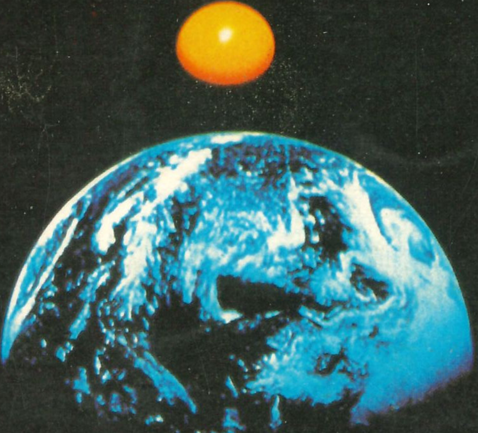


太空

『神約』原著者詹姆士•米契納 最新金榜冠軍鉅著•施寄青譯

大太空

『神約』原著者詹姆士•米契納 最新金榜冠軍鉅著•施寄青譯

皇冠叢書

大太空

當代名著精選

126

大太空

『神約』原著者詹姆士•米契納 最新金榜冠軍鉅著•施寄青譯

詹姆士・米契納——舉世推崇爲『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四十歲那年以第一部小說榮獲普立茲文學獎，三十年來，二十餘部作品銷售將達三千萬冊，其中十二部搬上銀幕，更以五十餘種譯本風靡全球；米契納的筆下，每以驚天動地的龐大綿長氣勢，生動刻劃出一種文明、一個時代、甚至人類種族發展變遷的完整面貌，被譽爲『自我教育的最佳導師』。其膾炙人口的鉅著如『夏威夷』和『神約』（皇冠當代名著精選十五和二十三），後者曾雄霸全美金榜冠軍寶座居然長達二十六周之久！本書於年前十月推出，再度一舉掄魁，傲峙寶座至今始終不輟！

大太空——雖然只以四十年的時間爲背景，但是如此浩瀚的領域——太空，仍將令您嘆爲觀止！人類征服太空的願望永不稍減，而自雙子星、太陽神、哥倫比亞號太空梭、至月球、火星、木星……的旅程，您又究竟能知幾許？當米契納先生以生動無比的小說手法陪着您……

當代名著精選126

大太空

SPACE

James A. Michener

施寄青譯

序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我應國家航空和太空總署的唐納•赫斯博士之邀，參加了一個圓桌會議，討論威京號登陸火星的意義，由於聆聽了太空時代一些頂尖人士令人興奮的介紹，我開始認眞的研究起太空來。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被任命爲國家航空太空總署的顧問。在這個顧問委員會中，我經常和領導我們太空成就的人士見面，並有幸的去了幾次太空總署的所在地。太空總署允許我參與所有的作業，四年來沒有間斷過。

由於缺乏科學方面的訓練，使我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倒是因我對數學和天文學一向很有研究，多少彌補了此一不足。再加上我從各方面着手，深入我們的太空計劃後，縮短了其間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我和不少專家們談過話，參觀過無數的實驗室，並研究過各種程序。

我和太空總署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們做過廣泛的接觸，這本書能寫成，是拜他們所賜，特別是那些在藍利、瓦羅樸、愛姆斯、休士頓、杭茲村、嘉達德和噴射推進實驗室的

人們。

我和太空人的認識則完全是隨緣偶遇，我只接觸那些正好碰上的。戴克・史萊登給我幫助最大，約翰・楊格使我獲得不少靈感。一位鄰居，唐・愛西爾增加我不少洞察力。因爲在我任職顧問期間，太空梭稱霸經年。我認得它的飛行員，羅伯・奎奔、喬・伊戈、狄克・杜里、艾廸・吉卜生，對我在研究太陽方面，給予我很大的助益的喬・克文，是位醫生太空人，曾在太空軌道上待過數週，在四種不同的場合中助我良多。我還有幸與麥克・考林斯晤談過，他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太空作家，此外，還有兩位優雅的女太空人茉廸・雷士尼克和安娜・費雪。

太空總署的署長羅伯・佛洛斯克博士和他的助手艾倫・樂夫雷士很客氣的接待我。他們並介紹哈里斯・赫爾將軍、太空署首席科學家約翰・納戈博士，還有顧問委員會的執行秘書奈特・柯罕先生，以及指導我的珍妮・史考特小姐，讓我隨時可以請敎他們。在狄姆・馬曲未死於喜馬拉雅山意外之前，我們見面多次，討論科學和管理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些專家也在他們研究的範圍內給予我助益不少，在此一併感謝。如果沒有他們，本書將無法問世。

詹姆士・米契納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於馬利蘭州聖馬可

譯序

兩年前，一口氣譯成米契納『**神約**』一書時，內心那份高興是難以言喻的。兩年後，再來譯他的『**大太空**』却是辛苦異常。原因是本書與密契納過去的那些鉅著『**夏威夷**』『南太平洋』『**神約**』等長篇歷史小說大異其趣。在那些小說中，故事發生的時間很長，有長達好幾萬年的，而地點則遍佈全球，中間更穿挿了不少的傳奇、神話，浪漫刺激，引人入勝。而本書故事發生的時間不到四十年，自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到一九八二年。故事發生的地點却是浩瀚無垠的宇宙，這個背景說大的話，大得令人生畏，說小的話，却也小得可憐，畢竟人類對太空的探測剛開始，宇宙的奧秘才被揭開小小的一角。

然而米契納不愧是一流的小說家，以其生花妙筆，將如此不討巧，而且牽涉到這麼廣泛科技知識的題目，寫得懸宕緊張、高潮迭起、出神入化，令人不能不佩服他功力深厚，不是一般小說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是他能以深入淺出的手法，把最尖端的太空科技介紹給讀者，讓讀者讀來只覺興味盎然，收穫甚豐，對近四十年來太空發展的來龍去脈，有一層深切的瞭解，實在難能可貴。

由本書中，我們可以想像整個宇宙是如何的壯觀、瑰麗，有壹四千億星星屬於我們的銀河系，還

有上千億的其他銀河系，光憑這麼一個無界限、無定義、無方向的宇宙，就够引發人類思想無窮的了。讀畢此書後，只覺得它波瀾壯濶、氣勢磅礴，雄偉神奇，令人衷心澎湃激動而不能自已。

由於本書牽涉的科技知識太廣，在翻譯的過程中深感吃力，曾請教過不少專家，尤以太平洋戰役一段，特別就教於日本留華學生會會長赤嶺守君，得其幫助甚多。本書之能問世，亦要歸功於皇冠平社長出書的魄力，以及全體同仁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感謝大家共襄盛舉，使這本敍述人類史上一項最重大的努力和成就的書能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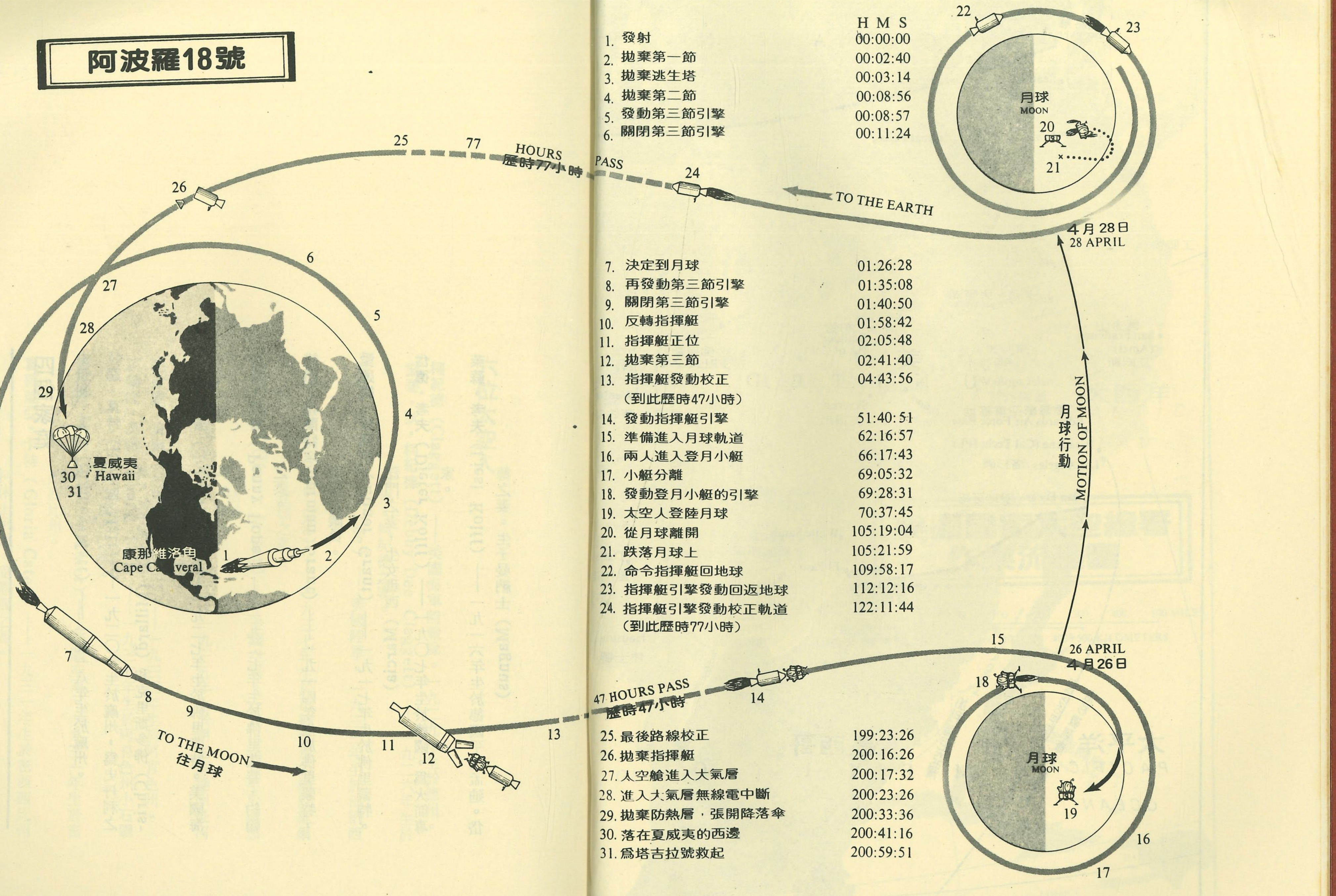
施寄青謹誌於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錄

第一章　四個男人……一七
第二章　四個女人……九三
第三章　韓國……一三五
第四章　和平河……一七九
第五章　理智的決定……二一三
第六章　雙生子……二五九
第七章　月亮……三三三
第八章　眞正的時代……三三九
第九章　月球的黑暗面……三七一
第十章　火星……四〇五
第十一章　土星圈……四三九

美國國家太空總署
作業流程圖
CANADA
加拿大
UNITED STATES
美國
MEXICO
墨西哥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灣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溫哥華 Vancouver
Seattle 西雅圖
Winnipeg
Great Falls
Columbia R.
Saskatchewan R.
L. Winnipeg
James Bay
Gulf of St. Lawrence
St. Lawrence R.
蘇必略湖 L. Superior
蒙特婁 Montreal
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L. Michigan 密西根湖
L. Huron 休倫湖
安大略湖 L. Ontario
伊利湖 L. Erie
康橋 Cambridge (MIT) 麻省理工
Hudson R.
紐約 New York
克里夫蘭 Cleveland (Lewis)
芝加哥 Chicago
大鹽湖 Great Salt Lake
Snake R.
Missouri R.
Platte R.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Ames) 艾姆斯
布德 Boulder (U. of Col.)
佛里蒙特 FREMONT
克萊 Clay
Benton 班登
Calhoun 卡洪
Webster 華伯斯特
Skycrest 天頂市
Colorado R.
愛德華空軍基地 Edwards Air Force Base
Pasadena (Cal Tech; JPL)
Los Angeles 洛杉磯
San Diego 聖地牙哥
Gila R.
White Sands
El Paso
Ciudad Juárez 艾爾帕脫
Pecos R.
Brazos R.
Rio Grande
Arkansas R.
Canadian R.
Red R.
Dallas 達拉斯
Houston 休士頓
St. Louis 聖路易士
Ohio R.
Patuxent R.
Washington 華盛頓
安那波利斯 Annapolis
Wallops Island 瓦洛樸島
Langley
Mississippi R. 密西西比河
Tennessee R. 田納西河
Huntsville 杭茲村
HUNTSVILLE TO CANAVERAL 杭茲村到康那維洛角
紐奧爾良 New Orleans (Michoud)
康那維洛角 Cape Canaveral
巴里海 Cocoa Beach (Bali Hai) 可可亞海灘
HUNTSVILLE AND MICHOUD TO CANAVERAL
杭茲村經紐奧爾良到康那維洛角
LOS ANGELES TO CANAVERAL
洛杉磯到康那維洛角
FROM LOS ANGELES
來自洛杉磯
Gulf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灣
BAHAMAS
巴哈馬群島
CUBA 古巴
HAITI
DOM. REP.
JAMAICA
0 100 200 300 400 500 MILES
0 100 200 300 400 500 KILOMETERS
120°
100°
80°
60°
20°
J.P. Tremblay

阿波羅18號



	H M S
1. 發射	00:00:00
2. 拋棄第一節	00:02:40
3. 拋棄逃生塔	00:03:14
4. 拋棄第二節	00:08:56
5. 發動第三節引擎	00:08:57
6. 關閉第三節引擎	00:11:24
7. 決定到月球	01:26:28
8. 再發動第三節引擎	01:35:08
9. 關閉第三節引擎	01:40:50
10. 反轉指揮艇	01:58:42
11. 指揮艇正位	02:05:48
12. 拋棄第三節	02:41:40
13. 指揮艇發動校正 (到此歷時47小時)	04:43:56
14. 發動指揮艇引擎	51:40:51
15. 準備進入月球軌道	62:16:57
16. 兩人進入登月小艇	66:17:43
17. 小艇分離	69:05:32
18. 發動登月小艇的引擎	69:28:31
19. 太空人登陸月球	70:37:45
20. 從月球離開	105:19:04
21. 跌落月球上	105:21:59
22. 命令指揮艇回地球	109:58:17
23. 指揮艇引擎發動回返地球	112:12:16
24. 指揮艇引擎發動校正軌道 (到此歷時77小時)	122:11:44
25. 最後路線校正	199:23:26
26. 拋棄指揮艇	200:16:26
27. 人空艙進入大氣層	200:17:32
28. 進入大氣層無線電中斷	200:23:26
29. 拋棄防熱層，張開降落傘	200:33:36
30. 落在夏威夷的西邊	200:41:16
31. 爲塔吉拉號救起	200:59:51

人物表

四個家庭

史丹利・莫特 (Stanley Matt) ——一九一八年生於麻州。

拉蔻・莫特 (Rachel Matt) ——一九二〇年生於麻州，爲史丹利之妻。生子密拉德 (Millard) 和克里斯多佛 (Christopher)

約翰・巴普 (John Pope) ——一九二七年生於佛里蒙特。美國海軍。

班妮・巴普 (Penny Pope) ——一九二七年生於佛里蒙特，約翰之妻。

諾門・格蘭特 (Narman Grant) ——一九一四年生於佛里蒙特，美國參議員。

愛蓮娜・格蘭特 (Elinor Grant) ——一九一七年生於佛里蒙特。諾門之妻，生女瑪西 (Marcia)

岱德・考夫 (Dieter Kolff) ——一九〇七年生於德國。爲火箭專家。

萊蘇・考夫 (Liesl Kolff) ——一九一六年生於德國平尼孟廸。岱德之妻。生子曼納士 (Magnus)

六位太空人

柯紀德 (Claggett) ——美國海軍陸戰隊。一九二九年生於德州。

黛碧・狄・柯紀德 (Debby Dee Claggett) ——一九二六年生於德州。柯紀德之妻。

查理・李 (Charles Lee) ——美國陸軍。一九三三年生於田納西州。

珊翠・李 (Sandra Lee) ——一九三七年生於田納西州的納舒維爾。查理之妻。

哈利・堅生 (Harry Jensen) ——美國空軍。一九三三年生於南加州桔堡。

殷姞・堅生 (Inger Jensen) ——一九三五年生於明尼蘇達州長河鎮。哈利之妻。

提蒙西・貝爾 (Timothy Bell) ——一九三四年生於阿肯色州。

葛蘭妮・貝爾 (Chung Bell) ——一九三七年生於阿肯色州小石鎮。提蒙西之妻。

愛德華・卡特 (Edward Cater) ——美國空軍。一九三一年生於密西西比州。

葛蘿麗亞・卡特 (Gloria Cater) ——一九三一年生於密西西比州柯休士可鎮。愛德華之妻。

約翰・巴普 (John Pope)

其他人物

范布洛恩（Von Braun）——一九一二年生於德國。

方色將軍（Funkhanser Helmut）——一八九六年生於德國漢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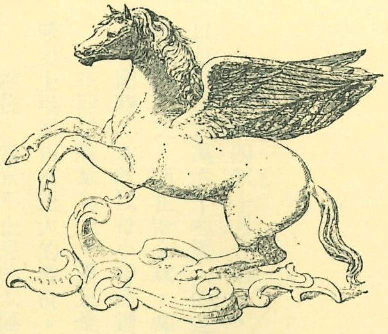
高溫・巴特勒（Gawin Butler）——一九二一年生於密西根。黑人校長。

葛嵐西（Michael Glancey）——一九〇四年生於紅河。美國參議員。

萊坡（Leopld Strabismus）——一九二五年生於紐約。神棍。

塔克・湯普生（Tucher Thompson）——一九一二年生於俄亥俄州。老鄉雜誌主編。

雷松佳（Rhee Soon-ka）——一九三六年生於日本大阪。英文名字是辛西亞・雷(Cynthia Rhee)，朝日新聞記者。



第一部　四個男人

尋找結束了，他花了兩年功夫，要找這個矮小的人，他只有一張照片可茲利用，現在他……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四日，地球一如過去五十億年來一樣的繞着太陽，在它自己的軌道上運行。它以每小時六萬六千哩驚人的速度運行，由於它的轉動，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季節。在北半球，正是金光燦爛的秋天，而在南半球，却是春寒料峭的初春。

同時，地球以每小時超過千哩的速度由西向東自轉，因而產生了晝與夜。

在非律賓羣島上，這正是嶄新的一天，兩支海軍，一是日本人，一是美國人，正要開啓一場在海戰史上堪稱規模宏大的戰役。

稍後，當永不止息的太陽，把中午帶到德國波羅的海沿岸的島城平尼孟廸時，一小羣機械師正默默的在爲亞道夫·希特勒工作，他會發現在這麼一個稀鬆平常的日子，却有一個最不尋常的成果。

又過了幾小時，當下午來到倫敦時，一個年輕的美國工程師，沒穿軍服的，會見識到希特勒的報復武器A—四，他要採取步驟來摧毀它，却不能摧毀製造它的人，因爲連美國政府都已預見戰爭要結束了，他們需要這些德國科學家。

當這漫長的一天將盡時，因地球自轉的結果，美洲西部地區已是落日時分了，在佛里蒙特區一個

小城中，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已經驗到三種燦爛的時刻，而且意識到這三種時刻是依序而來的，無法改變的。

在那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二的午後，現年廿六歲的美國平民史丹利．莫特正著急的在查看距倫敦南方十三哩的一個追踪站的雷達幕。

『來了！』一個英國軍曹嚷道，極力掩飾語氣中的興奮。在幕上，莫特看見那個邪惡的東西出現了，一個超音速，無人操作的怪物炸彈，正從荷蘭某處不明的基地飛向倫敦。

即使在雷達幕上，它也是無聲的，以每小時兩千多哩的速度前進。這個雷達站一時還聽不見它的聲音，等他們聽見後，它早已飛過他們了。『如果你聽見聲音的話，』軍曹向莫特說明道，『它早已過去了。』

等這一陣沉默過去後，室內的每個人都聽見了巨大的響聲，顯示出它正擊中目標——倫敦。大家把天線轉到新的方向。不一會，一個面如死灰，來自牛津大學的青年人宣稱，『是倫敦的心臟地區，我相信是在東邊的特拉法加廣場。』

『快！』莫特叫道。三分鐘後，他和這個牛津人，還有一個司機，快速奔向倫敦，車上擋風玻璃的雨刷中塞了一叠紅卡片，這是讓他們能通行無阻通過各道拒馬免受一些警察檢查的通行證。『我們是炸彈小組！』當車子以高速開過去時，牛津人嚷道。這個頭銜並不正確，他和莫特並不够格去拆除未爆炸的炸彈雷管，像眞正的炸彈組擔任的工作。他們是來檢視希特勒投擲到倫敦的這種可怕的新炸彈所造成的損害。希特勒誇口這種轟炸是『我們最後的報復行動。』

當車子駛近特拉法加廣場時，由那種混亂的情況看來，雷達追踪者沒有說錯，炸彈是落在正東方，更由救護人員的喊叫聲可以知道，『它落在城裏。』

他們的恐懼加深，這表示倫敦的商業中心再度被毀。英格蘭銀行、聖保羅教堂、邱吉爾演講的市政廳，希特勒如果今晚由他的無線電間諜裝置得知後，不知有多幸災樂禍，竟然擊中這麼些誘人的目標，當那個哈哈爵士在午夜的收音機中計算損失時，會如何的沾沾自喜。

搖搖晃晃的車子衝進了齊卜賽得街，司機一路喊着『炸彈小組，炸彈小組！』莫特和牛津人看到那些象徵性的目標竟奇蹟式的沒有被摧毀，不禁都鬆了一口氣，但這項發現只給了他們短暫的安慰，因爲他們現在得檢視炸彈落下後所引起的看不見的後果。

『死了不少人，』一個年長臉色蒼白，留着髭的救護員喃喃道。他領路經過一個大坑，不久前這裏還是個報攤，專門爲商業區辦公的人們服務的。這個報攤和附近的商店都被炸成一堆瓦礫了，裏面的工作人員和顧客全死了。

『謝天謝地，所幸在柏林的怪物，無法每天送五十個這種玩意過來。』牛津人嘀咕道。

『擊中倫敦的有多少？』莫特問道。

『如果我沒算錯的話，這是從九月起他們開始後的第九十三號，看來德國的供應系統有了嚴重的缺失。』

『還不是你們這些人粉碎了他們的地面作業。』

『所幸有這些人，』英國人一面在廢墟中探測炸彈碎片，一面嘆息着。他的小組仍不十分確定這種可怕的玩意是如何操作的。『莫特，你知道，我們曾估計希特勒一天會送上一百個這玩意來轟炸倫敦市中心，每個月會死上一萬人。我們可眞是叨天之幸，太幸運了。』

『現在死了多少人？』

兩個專家和救護人員商量後，大約算出不到五十人，當莫特重複這個數字時，幾乎是以一種感激的口吻。牛津人激動的哽咽起來。『看這第五十個，』他指着一個女孩的屍首，她在被炸死之前正在爲一個買煙的顧客服務。她的身子分開了，頭却是完整的，臉上似乎還帶着微笑。

莫特別過頭去，找到一個眞正炸彈小組的人員，他以職業性口吻問道，『你找到任何金屬部分嗎？或是完整的？』

『全是碎片，』那人說。

『該死，我們總在摸索中，』他踢了一堆橡皮一脚，在碎片中做最後的檢視，當醫院人員把屍體

蓋好運走時，他讓到一邊去。『我們還要繼續去麥德門罕嗎？』牛津人問道。

『當然去，』莫特說，『今晚我們要給那些納粹們顏色瞧瞧，讓他們再無力染指倫敦。』他抬頭看天，『反正到十點，月色都會不錯。希特勒，你這個雜種，給我滾回去！』

他們沿着一條向西的緊急路線檢查過去，跨過蜿蜒的泰晤士河三遍，泰晤士河在秋光下格外美麗，河兩岸是參天的巨樹，一直延伸到溫莎堡和伊登，他們可以好好享受一番，因爲道路都已清除乾淨，以備車輛通行。不久他們便轉入一條鄉道，那條鄉道是通往一個了不起的地方，在那兒要舉行一個了不起的會議。

麥德門罕是個小鄉村，是英國設計精巧的空軍信號指揮基地，那兒有德國的轟炸記錄，一批全球最優秀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數是英國人，還有不少美國人和法國人，正抓着飛行員送來的從空中拍攝的照片在計算損失。看着這些在麥德門罕工作的人員，你可以感覺到德國正逐漸走上敗亡之途。

今晚，聯軍的首腦人物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小屋中聚會，正在研究一組照片。照片上是德國位於平尼孟廸的火箭基地，這裏在戰前是一個位於波羅的海旁的夏日度假勝地。如果讓這裏的德國專家自由的做實驗和製造他們發明的東西的話，倫敦會被摧毀，下來是紐約和華盛頓。

『這可能是全球最主要的目標，』當莫特加入時，一位美國空軍將軍說，『華盛頓說什麼？』

『有話傳來，平尼孟廸得摧毀，不管其他的目標。』

『沒辦法，』一個英國將領打岔道，『你們美國人儘管去炸平尼孟廸好了，我們鼓勵你們把這個大本營炸平，至於我們英國，倫敦在如此重創下……我們必須先消滅那些發射基地，最新的火箭有什麼消息？』

莫特說，『一小時前落在齊卜賽得街和英格蘭銀行，聖保羅敎堂和市政廳幾乎是等距離的，炸中一家香煙店。』

『上帝一定是與我們同在，』將軍說完後又立刻接道，『死了多少人？』

『不到五十個。』

室內落入沉默中，這些人知道五十的意義，死的不只是五十人，還有因死亡而帶給這五十人家庭的悲劇。

『你會了解，』那個英國將軍說，『我爲何堅持要先找出發射基地和摧毀那些發射的地方。』

那個美國將軍，似乎是這次會議的主席，點點頭道，『你們幹你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今晚我們的目標是平尼孟廸。』

『在我們開始前，』一個英國平民說，『我要給你們看一些最近的照片，這個小鎮是窩山納，我們確信這些陰影是一個火箭基地。如果我們在最近幾天可以粉碎它，我想我們可以讓倫敦置身在射程外。』

『什麼是有效射程？』

『不知道，但我們計算一下，最高約兩百廿哩。』

另一個美國將軍輕視道，『你是說希特勒浪費了他所有的精力——在平尼孟廸——那個蛇窩——所造出的火箭才能發射兩百哩？那傢伙一定是個白痴。』

『我們知道他是白痴，』英國將軍說，『不過却是個要命的白痴，我們的飛機一定要集中力量轟炸窩山納。』

一個英國平民咳嗽兩聲。『有點困難，窩山納全是住宅區，如果我們集中火力……。』

『我知道，』英國將軍說，『我很清楚困難是什麼了，這樣做太殘忍了。有何高見？』

另一個平民打斷一個正要發話的官員，『我們和荷蘭政府商量過了，當然是秘密的，他們的一個代表正等在門外。』

『帶他進來，』美國將軍說。

一個穿着平民衣服，年約五十歲的荷蘭人進來了，一看這麼多將軍在座，便敬禮道，『我叫希堅拿，我常進出荷蘭了……』

莫特心想：這像是在說我常由哈得遜運河進出紐約一樣，但這完全是兩碼事子，他在想希堅拿如

何進出，用降落傘？或是晚上用汽艇？

『我們政府已研究這問題了，』希堅拿說：『我們認爲窩山納得炸毀。』

沒人說話，沒什麼好說的。既已得到允許，下一步便是採取激烈行動了。倫敦是倖免於難了，但在座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荷蘭小鎮窩山納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這是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些人下決心要贏，因爲他們知道輸不起。現在，窩山納被移到最前線了。

『希堅拿先生，多謝你。』有人說。那個荷蘭人起身要離去。

『你住在窩山納附近？』一個美國人問道。

『不是，我住在台克塞爾北邊的一個漁村，不過都一樣。』

當他走了後，美國將軍說，『就這麼一言爲定，你們的飛機去炸窩山納，我們的去照顧平尼孟廸，今晚開始。』

『今晚發動攻擊？』莫特問道。他似乎還太年輕，不夠資格向一個四星上將發問，但他的工作是核心工作，而大多數在核心工作的都是年輕人。莫特無疑的是火箭或原子彈方面的專家，他是個一流的工程師，有能力從事任何尖端科學的發展工作。

『是的，今天我們要派出三百九十四架轟炸機去炸平尼孟廸，炸它個兩千一百小時。從十六個不同的機場起飛，由四個受過高度訓練的英國偵察員領路，他們以前去過那兒。今晚我們要摧毀希特勒製造火箭的大本營。』

這個消息帶給莫特不少困擾，使他一時理不出個頭緒來，所以他無言的坐着，看着自己的指端，他正要問房間準備好了嗎。英國方面的首腦人物很愉快的說，『先生們，我相信一切都準備好了，沒來過這兒的人，我們要給你們一個意外之喜。傅萊雪，麻煩你說明一下好嗎？』

當那些人在收拾他們的文件時，幾乎每份文件都是最高的機密，一個穿軍服的漂亮女人站出來說了一番漂亮得體的話，『一位愛國人士把他的宅第但園讓出來給我們，離這兒約一箭之地，相當不錯，我可以向諸位保證。它是一八九〇年由赫遜先生建的，赫遜是日光肥皂的發明人，也因此而致富。

』一提到這個名字，引得好幾個人咯咯笑起來。

『當赫遜先生對這幢大厦厭倦後，便把它讓給戈登先生，戈登也因爲賣醬汁而發了大財，他比赫遜先生還有錢。他有廿一個園丁和四十六個傭人，先生們，我們今晚就要在英格蘭最負盛名的宅第吃晚飯。』

身爲新英格蘭市一個衛理公會牧師的兒子，莫特可沒見識過但園這種氣派。這幢灰石建築物大極了，十幢以前是馬廐的公寓，現在住着一批飛行員和機械師。大廳旁就有四十六個臥房，現由信號指揮中心的青年才俊們住着。那些給官員們準備的地方，令那些美國佬目瞪口呆。

首先是那個客廳兼跳舞廳的大廳，天花板高卅呎，有座巨大的壁爐，還有個大陽台，可以容納六人一組的軍樂隊，樂隊正在演奏英國空軍軍歌，好像是十八世紀的一對公爵夫婦正在歡娛嘉賓。當他們走進堂皇富麗的餐廳後，莫特只有搖頭的份兒。

餐廳有六十呎長，一端是綠色大理石的壁爐，無一處不像精雕細琢的藝術品。有四扇落地窗，可以一覽無遺下面的泰晤士河。但整個廳內最特殊的是那張餐桌，可以坐上七十個人，每件物品都發着光，亞麻布、瓷器、銀器。今晚入席的有四十六位男士，四位女士，由一些以前當過侍者的士兵服務。

整個大廳的氣氛是優閒的，談話是文明的，食物是美味的，音樂是悅耳的。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來賓是決心要打敗亞道夫．希特勒的人。

但在晚餐進行當中，史丹利．莫特已想出主意來了，在甜點還未上來之前，他已知道他該做什麼了，他挨近美國將軍身邊小聲道，『我想你和六、七位長官——』

『等爲國王乾杯後再說。』

『先生，我有很重要的消息——』

『可以再等十五分鐘。』

『先生，是關於今晚出擊的。』

將軍突然轉過身來，看着莫特，他在今晚之前從未看過他。『有那麼重要？』

『是的，先生。』

將軍咳了兩聲，『亞奇，我們是否可以快點？』

『當然，』英國將軍指示侍者，不必把桌上的杯盤完全撤完後再上甜點。甜點上來後，大家忙着把顛危危的果凍吃完，當美國將軍起身說，『各位，向國王致意！』大家便舉杯互碰，英國將軍也起身舉杯說，『各位，向美國總統致敬！』

行禮如儀後，莫特說，『別超過八個人。』

『好，』美國將軍說。他選了八個人，包括英國的平民專家。七男一女，四個軍人，四個平民，回到放地圖的小屋，開始他們嚴肅的討論。

莫特首先發言，『先生女士們，摧毀平尼孟廸是當務之急。』

英國將軍打斷道，『剛才在開會時，我是保持沉默沒有說出來，事實上，我們早已炸過希特勒的火箭大本營了，我們認爲平尼孟廸已經是動彈不得了。』

現在，莫特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坐立難安。他的任務是最困難的，因爲他所有的資料是這屋內在座諸人都不知道或了解的。平尼孟廸是德國生產火箭的搖籃，由於戰爭的進行，已被巧妙的移轉了。一年前英國大規模的轟炸只是暫時的摧毀它，今晚的全面攻擊不過是使它失去平衡而已。平尼孟廸使人備受威脅的火箭已經移到別處去了，這些人都知道。

但做爲重水研究中心的平尼孟廸又是另一回事。英國人堅持叫重水爲過氧化物，很可能會成爲德國製造一種威力甚猛的炸彈的原料，你願意的話，可以稱之爲原子彈的，只要一顆就可以使倫敦化爲焦土。莫特不能確定德國是否已在進行製造重水。他只能懷疑若眞有這麼一回事，一定是在平尼孟廸進行。他也不能確定納粹的科學家是否已擁有重水或過氧化物，若有的話，他們會知道如何把它轉變爲一顆炸彈的。

於是他很謹愼的展開這場討論，『各位，我們有證據，德國已在平尼孟廸發展製造重水的程序。』

『哦！天哪！』一位英國平民說，『不會又是那個無聊的水吧？』

另一個說，『我以爲我們老早便把這種怪物炸彈給解決了。』

莫特說，『我同意你的說法，我們並沒有掌握任何事實，但我們的人認爲萬一——』

美國將軍有點不耐煩的打斷他道，『莫特先生，我早告訴過你，我們要去把那地方炸個稀爛，你還要什麼呢？』

莫特是一組訓練有素的人員之一，當他們在白宮集會時，羅斯福總統曾笑道，『你們看來是沒特性的，什麼類型，什麼年紀都有。』只有五個人有特殊科學背景，兩個是教原子物理的教授，三個聰明的傢伙是來自所謂『曼哈坦計劃』的。另外六個是大雜燴。兩個商人，兩個軍人，一個出身聯邦調查局。而史丹利・莫特出身喬治亞工學院，是其中最年輕，也是最無害的。

羅斯福告訴他們兩件事，『美國將要產生一種了不起的武器，我們相信希特勒在平尼孟廸也在做同樣的事。』

這是最高機密，這十一個人得守口如瓶，每個人都在默默的工作着。有些已經由降落傘深入歐洲大陸了，其他的經由潛艇送出去。莫特在倫敦，這樣不會引人注意。在這個重要的夜晚，他小心翼翼的，只透露可以透露的資料，『羅斯福總統派我們這組人員到歐洲，只有一個指示，我們得摧毀平尼孟廸，不管它是否爲火箭大本營，但在進行這件事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得炸住宅區。』

英國將軍一攤雙手，『該死！我們早期的轟炸是以它們爲主要目標。』

『謝天謝地你們沒擊中，』莫特不客氣道。

『不錯，運氣太壞，那些偵察員把照明彈扔得太北了。』

美國將軍看了他的錶，『我們的人在兩小時之內要起飛，住宅區是主要目標。』他微微低下頭來，這樣可以讓他兩道灼灼的目光由濃眉下直射向莫特。『這次我們爲何要避開他們？莫特先生。』最後這幾個字幾乎是吥出來的，充分的表現出一個年長的將軍，對一個冒失的年輕平民的輕視，其中一個英國平民注意到這一點。『莫特教授，請說明一下。』另一個平民也抓住這個問題說，『是

的，莫特教授，請說明白一點。』

莫特從未用過他的頭銜，他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獲得學位的，也在那兒教初級航空學，他當然會避免去提他唸的大學，因爲他厭倦了一些聰明人，老是唱着：

我是來自喬治亞工學院的漫無目的的行屍。

一個該死的工程師。

但現在面對這吹些毛求疵的將領們，個個年高德劭，身上佩着琳瑯滿目的勳章，奚落他，好像在查證他是否是個正牌教授，迫使他不得不亮出底牌來。『不錯，我是專門研高級航空學的。』事實上，他教的是初級課程。

『教授，發表你的高見吧。』

莫特小心翼翼地看了十一個人一眼。他得說服他們，但又不能洩露了主要的秘密。他清了一下喉嚨，緊張的一拍兩手，他的動作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現在在平尼孟廸的集中營中住了三個人，他們的安全關係到整個自由世界，我想你們可以猜出爲什麼。』

『讓我試試，』一個年長的英國平民說，『你們美國人和我們英國人在火箭學方面落後得可憐，我們正在研究第一代的德國火箭的成就。我們擔心的是俄國人已經跑在我們前面了。因此在戰後……。』

『有三個德國科學家我們必須讓他們活着，直到把他們弄到我們這兒來爲止，』莫特說，『威納·范布洛恩，很年輕，似乎是個火箭天才。我的責任便是把他安全的弄到我們這兒來，我們也迫切的需要尤金·布瑞索將軍，他是管理上的天才。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不是納粹，只是個科技怪傑，可以使我們的計劃走在好幾代之前。第三個人名不見經傳，名字似乎是岱德·考夫，如果我們的情報正確的話。他大約卅五歲，我們要弄到他的最大原因是他很可能是這一組中眞正不世出的天才，他是他們在A—十方面的專家。』

『A—十是什麼?』一個平民問道：『我們的消息不超過A—六。』

『嗯，』莫特說，好像在和一組頂尖的天才學生開研討會，『你們是全球A—四方面的專家，所謂的A—四便是你們說的V—二。你們也知道下來的有關A—六或A—七方面較高的東西。但我們已有相當可靠的資料，這個不聲不響的專家考夫，如果眞有這麼一個人存在的話，他是A—十方面的專家。』

『那是什麼?』同一個平民追問道。

『就是從德國發射出來而能擊中紐約的玩意。』在場的人都怔住了，他等他們驚魂甫定後說，『不錯，這玩意很快會上路了。』

『我認爲你該把那些住宅區統統炸毀才是，』那個英國將軍說，『消滅製造這麼一個惡毒玩意的人。』

『不能！不能！』莫特抗議道，『因爲你我都不知道如何來製造可以載動一顆炸彈飛上十哩的火箭，但我們已有把握俄國很可能會製造出一個可以飛上千哩的。』

『所以你認爲我們該讓這些人活着是嗎?』美國將軍說。

『絕對必要的。』

『那麼我們又何必去炸那裏?』

這又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莫特只有無力的在重水這個問題上打轉，『爲了消滅眼前的危險，我們得摧毀他們重水生產的能力，爲了保障我們長程的安全，我們得救出這些德國科學家。』

『莫特教授，』將軍火大了，『你說話的口氣像個該死的傻瓜，尤其是在我們將要起飛的緊要關頭。』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像個傻瓜，』莫特承認道，『我們不是有安全電話嗎?請指示你的偵察員，讓他們把領路的照明彈落在住家以外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英國將軍說，『今晚的協調人摩頓正等在外面。』

首席轟炸員摩頓廿三歲，是個金髮的年輕人，體重不到一百四十磅，他原本是一個鄉下學校的年

輕老師，但今晚他却要單獨飛過北海到平尼孟廸去，他在那兒的上空要盤旋將近兩小時，以無線電指示四架英國偵察機在那兒投下照明彈，然後再迎接飛來的美國轟炸機，教他們把炸彈投在何處。三百九十八架飛機的命運是掌握在他手上，他也要對德國火箭和重水炸彈的未來負責，如果有這種炸彈的話，還有自由世界的安全。他孩子氣的露齒一笑，在這麼多專家面前似乎很害羞。

女照片分析師走到牆邊，把白布單拉到一旁，露出平尼孟廸的地圖來，這個棲在普魯士岸邊的小島，正孕育着一個由瘋狂的科學家們製造出來的怪胎，島的最北端是震驚全球的火前發射基地。引擎試驗場很明白的標明出來，還有指揮總部和軍營。島上一處標明綠色的地方，麕集着一堆建築物，上面標示着『科學家住宅區』，她指着這塊地方。

『我們從照片和俘虜口中得知，你要找的科學家們住這裏。我們相信自去年大規模的轟炸後，他們的房子已向南移。』

『如果說有重水實驗這碼子事的話，』莫特問道，『那兒可能是中心？』

『一年前我們曾掃除過氧化物，但失敗了——』

『不是要失敗的，』莫特嚴厲道。

『我們沒找到什麼，』女人不以為忤道，『但我們猜很可能在這兒。』

『那是我們今晚集中的目標，』摩頓說。

『那正是我們要避免的，』莫特幾乎是求情道。

『我們可以把炸彈放在任何你們要的地方，』摩頓熱心道，『但你得告訴我們放哪。』

在莫特還未回答前，美國將軍從濃眉下看着這兩個年輕人。『華盛頓參與這個戰略嗎？』

『是的，』莫特平靜道，『我是十一個被派來救出這三個德國人的人員之一。我們一定要得到范布洛恩，布瑞索和考夫。將軍，我們一定要弄到他們。』

沉默延續着，他巴不得能透露他所知道在新墨西哥的事。美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已超過了重水本質，正在建造原子彈，其威力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世界毀滅也許會在任何時刻到臨，從蘇俄、從德國、

從新墨西哥。事情變化迅速，任何一個國家如能領先一星期，它就可以佔盡先機。這些人所嘲笑的炸彈是真的，德國人很可能先發射出來，以一種無法中途攔截的火箭載動它，它的可怕是決不能掉以輕心的，說什麼也要阻止它。

莫特心想，拜託，拜託，讓這些人能接受部分的事實，他們不久便會知道整個實際的情況。

『這像是騙子的提議，』美國將軍說，『要我們炸毀整個島，却不許碰它的底。』

『有時，』英國將軍安慰道，『我們被迫去接受一半的措施，以保持整體的平衡。』

『你這是什麼意思？』美國人問道。

『我當然不想浪費我們的重轟炸機去炸一個暫時的目標像窩山納這種發射地點。我們該集中火力去粉碎這個大本營才是。但邱吉爾已向倫敦市民保證，我們會盡力去保護他們，以免受到希特勒的火箭攻擊。』他停下來轉向莫特，『今天損失了多少人？』

『大約五十個。』

一個皇家空軍的人搖搖頭道，『全倫敦的人都知道，不只死五十個。前天擊中一家電影院，死了兩百人，所以我們必須炸窩山納。』

『這條線通嗎？』摩頓問道。

『是的。』

摩頓直接指示他在牛津附近班生空軍基地的人，莫特可以聽見他當晚的計劃，像是在玩一場遊戲似的。『四個偵察員會找到我已經飛過的目標。你們投照明彈時，要離住宅區遠些。有充分的月光和能見度。在你們離去十分鐘後，月亮會落下，天色又會暗下來，然後美國佬會來，我會引導他們，但他們不得在燃燒以外的地方投炸彈。懂了嗎？收到了便出發。』

莫特在比較德國A—四的火箭和美國巨型轟炸機，他好奇的想着希特勒自取敗亡的決定。他射出了好多支可以載動一噸炸藥的火箭，却從未命中過目標，而美國轟炸機的價值跟一支火箭差不多，却能在接近目標的範圍內扔下六噸重的火藥。

乍看之下，希特勒的選擇似乎是錯誤的，但莫特知道，德國不久便會壯大他們的火箭載重量到八或十噸的爆炸物，由他秘室的資料中顯示，很可能在一年內，有人會製造出一種新的炸彈，可以載重百萬噸，橫渡過大西洋。

這正是做重大決定的關頭，他放心的看着摩頓把電話放下來，拍拍他的背愉快的說，『不管他們在平尼孟廸藏着什麼，今晚會毀於旦夕。』

當他離開後，莫特嘆口氣，藏着范布洛恩、布瑞索和考夫的地方又可多活一晚。

『莫特教授，眞有這麼重要嗎?』其中一個美國將軍問道。

『全球的安危很可能繫於今晚。』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四日的同一天下午，重創殘餘的日本皇家海軍，正在從事海軍戰史上最大膽的冒險。麥克阿瑟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登陸菲律賓羣島。日本的情報單位很快發現麥克阿瑟的部隊並非裝備完善的，如果來上大膽的一擊，很可能把他們從菲律賓趕出去，打得麥克阿瑟鼻青臉腫，好讓日本有一年的功夫來喘息，以加强他們國內的防禦力量。

這種把每艘可用的戰艦和飛機都投注下去，來對抗美國人的驚人努力稱之為『勝利行動』，它的成功端賴三個各據一方的海軍大將來顯神通創造奇蹟。最高的策劃人員相信這次行動會把美國人趕入海中，再次使麥克阿瑟受辱。

勝利行動有三個原則，三個原則靈活運用，務求爭取驚人的勝利。所有可用的戰艦分為三部分，每一部分有它不同的責任。北艦隊是由小澤次三郎大將指揮，從日本出發，大張旗鼓，至菲律賓北邊停留，以引誘荷西將軍把美國艦隊的主力集中到北邊來。這一支艦隊佈下陷阱來誘荷西入彀，這樣可以分散美軍主力。為了使這支艦隊更富有誘惑力，它排出了四艘巨大的航空母艦，『使荷西將軍受不了誘惑而想攻擊我們的航空母艦。』因為航空母艦最易受創。

南艦隊負責的是相當於自殺的任務，它由婆羅洲出發，直駛向菲律賓南方，再上行到北方。穿過狹窄的海峽，集中戰艦和航空母艦攻打麥克阿瑟部署在岸邊的人員，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南艦隊很可能先要突破一小隊美國的防守艦隊，那支艦隊正等在海峽的出口處。大規模的海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日本海軍大將相信在十月廿五日午夜時分，他和他所有的船隻都會死亡殆盡。

南艦隊的指揮是西村貞二，一個大無畏的人。身經百戰，英勇過人，還要繼續打下去，不管『勝利行動』要他怎麼做。他以純熟的技術從婆羅洲溜到菲律賓島南端，深入海峽，進入麥克阿瑟的灘頭陣地。當日暮時分，他向他的日本神道教的神祈禱，保佑沒有美國艦隊守在出口處，但他心裏明白，這是無望的希望。

這兩支佯裝的艦隊，一南一北，都是極端危險的，它們的目的是為了讓勇猛的中央艦隊能直攻麥克阿瑟而不受牽絆。中央艦隊將從新加坡出發，向北行，大膽切入東邊，通過固若金湯的聖伯納底諾海峽，美國司令早已認定那兒戰略地位重要，不容任何戰艦通過。這項艱鉅的任務，即率領五艘巨大的戰艦，十二艘重型巡洋艦，十五艘驅逐艦，每艘艦上都載有大量的火力，通過這條不可能通過的海峽，由三個將領中最勇敢的栗田武夫擔任。他是身材中等，有個像拳獅狗的頭。在攻擊的當晚，他對他的上司說，『我希望每艘通過聖伯納底諾海峽的船都沒有意外，一舉將敵人趕出菲律賓。』他以驚人的速度前進，卅一艘戰艦一字排開。如果美國的荷西將軍被困在北邊，如果西村貞二大將的南艦隊截住不少美國戰艦，那麼他可以通行無阻，只會遇上一些小型的航空母艦，和幾艘驅逐艦。這些都是很容易擊沉的。然後麥克阿瑟將軍只好從他的橋頭陣地撤走，說不定還會成為階下囚，送回東京。

十月廿四日的黃昏，靜得可怕，因為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海戰正要爆發了，三支日本艦隊將要遭遇三支美國艦隊。這三場戰爭會打得相當不公平，美國人會遭遇不利，等到十月廿五日黎明時，麥克阿瑟在菲律賓的據點就會完全摧毀。

領導南艦隊的西村貞二大將會是第一個嘗到戰爭滋味的，怪的是在空中佔優勢的美國人，儘管很謹慎的應用偵察機，却沒有測出正在進行的中央艦隊和南艦隊，這些强大的武力正自由的進入他們所希望進入的海峽中。所幸有兩艘美國潛艇，純粹是因為運氣而測知西村貞二大將的路線，他們以技術

加上勇氣，向他的艦隊發出了魚雷，在戰爭還未揭幕前，他已損失慘重，但是在海峽出口迎接他的是更壞的局面。

自有海戰開始，海軍將領們都知道有種情況是絕對要避免的，每個人都要切記這句老話，『決不能讓敵人攔截你的T形陣。』那些精通這個道理的年輕人，莫不夢想有朝一日能通過敵人的T形陣，因爲勝利絕對在握的。一五七一年，西班牙非立普二世的半個兄弟，奧國的唐璜在萊班土之役攔截了土耳其的T形陣，改變了地中海的歷史。納爾遜將軍攔截了法國的T形陣，拯救了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日德蘭半島（丹麥本土），英國攔截了德國的T形陣，結果挽救了歐洲。

當然在一九四四年，戰艦由於有飛機爲它偵察，妄想攔截敵人的T形陣是荒謬的，但有人做到了，在這些做到的人中，傑西．奧登多夫海軍上將便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國艦隊的司令，正等在西村貞二大將要通過的海峽的另一端。

當轟炸機飛向平尼孟廸的那晚，半月發出了足够的清輝，不過在午夜之前，它便消失了，留下無邊的黑暗。西村貞二一直朝奧登多夫上將坐鎮的地方前進，他進行的速度之快，令他的一些部屬吃驚。

要跨過T形陣的先決條件是敵艦必須排成縱隊，一個接着一個，這一來，船隻不容易迅速變換隊形，他們組成的T形陣很容易受創的，因爲攻擊的艦隊排成橫列，換言之，橫列的每艘艦上的火力正好對準敵人帶頭的主艦，由於T形陣的主艦孤零零的暴露在前面，因此它成了對方最好的目標，當第一艘艦沉下去，緊接着第二艘上來，當它上來時，會發現在前面有十五或廿艘的敵艦在等着它。

在日出之前，當海面一片漆黑時，日本艦隊排成縱隊，一艘接一艘，奧登多夫上將正好予以迎頭痛擊。

在海戰史上，並不常見如此不相稱的戰爭方式。西村貞二出海峽時，只剩七條艦，兩艘戰艦，一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迎接他的是來勢洶洶的六艘主力戰艦，個個來頭不小，馬利蘭號、西維吉尼亞號和田納西號。四艘重巡洋艦，每艘的火力可與戰艦媲美，還有廿八艘驅逐艦。這

表示四十二比七。另外美國方面還有四、五條機動的魚雷快艇，不時來戳他們，迫使他們不得不亂了秩序。

這場戰役完全是摸黑進行的，在凌晨三點開始，西村貞二寧可選這個時間，因爲他知道日本人長於晚上作戰，美國人在晚上便亂了陣脚。

這次他們可是如願了。當西村貞二領着他的小艦隊走向開濶的水域時，美國驅逐艦以衆凌寡，把他逼到一邊去，使他的艦隊亂成一團，有些被阻而慢下來，有些被打得不能動彈。

然後在距離十一哩遠的地方，完全看不見日本艦隊，由雷達指揮，美國戰艦百弩齊發，當砲彈射擊停止時，八艘巡洋艦一擁而上，火光衝天，把夜空照得通明，那是來自爆炸燃燒的日本艦隊。

西村貞二和他的艦隊一起殉國，一開始他便知道，要出海峽時，會有主力艦隊等着他，但他從未想到他的T形陣會被六艘主力戰艦和八艘重巡洋艦給攻破。他的七條船全沉，美國人一艘也沒沉。這是近世海戰史上從未有過的記錄，不過他的自殺冒險却增加了勝利的可能性，因爲西村貞二已正確的完成了他的任務，將美國的主力艦困在南方，讓麥克阿瑟在雷伊泰島的部隊暴露在日本的中央艦隊下，據西村貞二旗艦上一位生還者說，當船沉時，西村貞二很平靜的站在船橋上，似乎很滿意自己的任務達成了。

北艦隊也獲得勝利，因爲小澤次三郎大將已將荷西將軍誘到北邊來，留下雷伊泰島成爲中空狀態。

小澤次三郎的餌是相當誘人的。一支包括十八艘戰艦，四艘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艦的日本艦隊，若是荷西拒絕這項誘惑，那他簡直是大笨蛋。於是在審度情勢後，公牛荷西便率領着參差不齊的隊伍，六條大戰艦愛阿華號、新澤西號和南達科塔號、十艘航空母艦愛塞克斯號、企業號和萊克辛登號，八艘巡洋艦、四十一艘驅逐艦與冲冲的趕去了。日本再一次的以寡敵衆，六十五比十八，不過正中下懷。

唯一遺憾的是聲勢赫赫的四艘日本航空母艦上却沒有飛機。這麼一支龐大的艦隊只有十五架飛機，由於駕駛員都是沒經驗的，很快便被擊落下來，而十艘美國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却不少，都是由一些

訓練有素的駕駛員駕駛。因此在北邊這一戰，正如在南邊那一仗，是一場不成比例的戰役。小澤次三郎大將知道他從事的是自殺任務。他的任務很簡單，以最少的犧牲來困住荷西。

荷西認為想結束太平洋之戰，只有殲滅日本航空母艦一途，因此予以無情的痛擊，戰爭還沒開始，千歲號已被炸戰炸得體無完膚，在九點卅七分下沉。十點十八分，千代號擱淺，只好放棄，它在凌晨四點半下沉。二點十四分，瑞閣號下沉，它是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艦之一，翻了個身便沉了下去。三點廿六分，桒矢號為廿八架美國飛機圍剿，在如雨的炸彈中下沉。

北艦隊的五臟被掏空後，荷西的主力艦可以放手消滅其他十四艘日本船艦，看來除了奇蹟外，這些日本船艦是難逃一死了，正在這時，奇蹟出現了。

荷西正在他的旗艦上躊躇自滿之時，收到雷伊泰島拍來令人震撼的消息，麥克阿瑟告急，美國部隊正處於危險中。荷西面對一個殘酷的選擇，留在北還，一舉殲滅小澤次三郎的艦隊，消滅日本的海軍威脅，或加速南進趕去援助。他希望留在北邊，而且這個決定也許是對的。

現在却由於誤打正着，阻止了他做這個錯誤的決定。

夏威夷的尼米茲將軍，在密切注意這場被後世史學家們譽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海戰』時，發覺荷西率艦隊赴北邊的舉動，會使麥克阿瑟處於危險之中，於是他立刻拍了一封緊急電報給荷西，指示荷西要把主力移到中央去。由於拍發的電文語意含糊，荷西以為上面指責他，將美國艦隊引入危險情況中，使他焦急萬分，這事攸關他的一世英名。

他在驚慌和憤怒下，留下殘餘的日本北艦隊，急忙趕到雷伊泰灣去，如果那裏情勢正如電報上說的那麼危險，那麼他趕到時，也許大勢已去了。他意識到自己中計了，那個詭計多端的小澤次三郎大將，弄來四艘沒有飛機，汽油不足的航空母艦誘他入彀，卽使荷西不打它們，它們也會自取敗亡的。

儘管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日本人贏了這兩場戰爭了。西村貞二在南邊絆住了美國戰艦，小澤次三郎在北邊。現在就看中央艦隊的栗田武夫的表現了，歷史上甚少有一個海軍將領可以像這樣不受牽制的痛擊他的頭號敵人。

栗田武夫以高姿勢進行他的勝利之役，由於他曾打過無數戰役而沒損失過一艘船，自信十足的領導他那支龐大的艦隊，長驅直入美國人認為由於過狹加上危險重重，連驅逐艦都通不過，遑論戰艦的海峽。不過栗田武夫很幸運，他擁有的戰艦是一流的，其中五艘主力艦上的大砲口徑比美國的戰艦還大，再加上十一艘巨大的巡洋艦和十五艘驅逐艦，這麼一支卅一艘强大的艦隊，可以和任何可怕的敵人較量。

有意思的是他們竟眞碰上了，荷西從北邊帶了六艘戰艦來，奧登多夫從南邊帶了六艘，再沒別的，既沒有巡洋艦，也沒有大型的航空母艦，更沒有任何眞正的新式驅逐艦。

另外還有一些體積小而船殼薄的輕型航空母艦，他們是為應付潛艇和增援岸上部隊的，共有十六艘。每艘船上帶了一架五英寸口徑的小砲，不管用的。為了保護這些小傢伙，有九艘中型的驅逐艦和十五艘小型的所謂護航驅逐艦，它們的名字一如它們的職責，根本不是用來作戰的。

其中有一艘名叫路卡斯的護航艦，這艘艦是九個月前在布瑞摩登倉促建成的，艦長是卅歲的中尉指揮官諾門•格蘭特，他在自願入海軍前從未看過大洋。格蘭特是第一個得知日本艦隊過來的美國軍官。他鎭定的發出信號，『龐大的日本艦隊正通過海峽，有戰艦、巡洋艦。』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五日的早上六點四十七分，當飛機確定這個報告後，在這支小小的美國艦隊中，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岌岌可危了。沒有大砲，沒有充足的魚雷，沒有增援，這批弱不禁風的船艦得扼阻住龐大的艦隊。如果說日本的北艦隊和南艦隊所面對的是出奇的困難，那麼美國艦隊的遭遇更慘。

十九歲的約門•文尼地以速記記下格蘭特艦長的話，『弟兄們！我們從西雅圖一路航行到這裏，目的是為打垮日本鬼子，現在他們來了，我們就全力卯上吧！』

十六艘小航空母艦分成三組散開，每一組都由它自己的巡洋艦護衞着。格蘭特艦長的船被編到第一組，是最接近敵人，他會最先遭到日本的砲火攻擊。

路卡斯號上的人員都列在甲板上看著艦隊們各就各位，大型的驅逐艦正全速向敵人駛去，投擲煙幕彈，好掩護自己，以免被日本的大砲射中。就在他們注視着海上時，聽得一陣巨大的呼嘯聲，只見

四顆巨大的砲彈向他們飛過來，落在水中，引起巨大的震動，使得小小的路卡斯號像飄浮在波濤洶湧的大湖上的一片葉子。

『看哪！』一個名叫派克的水手喊道，『還是五光十色的炸彈呀！』

他沒說錯，爲了增加效果，砲彈的每一邊都塗上六、七種顏色，它們所激起的浪花有五、六十呎高。

『這可是聖誕節了?』文尼地喊道，當紅紅綠綠的水湧向他們時，大家面面相覷。

格蘭特看着那些驅逐艦朝日本的巡洋艦駛去，無異是以卵擊石，它們的目的是讓這些美國航空母艦可以多爭取幾分鐘好逃向南方。由於他沒對任何人說，他手下猜不出他想些什麼，也沒料到他會下令他們全速前進。

他們已無暇多想，因爲又是一排四枚巨彈射過來，這時，格蘭特艦長恢復了他的意識。

『向右！』他鎭靜下令道，當另一排砲彈落在路卡斯號的船尾時，他下令船一直開向彈砲落下去的地方，因爲日本人看見紅綠色的水柱後，便不會再向同一地點發射。

路卡斯號和另外三艘小的護航驅逐艦全速迎向大戰艦。這簡直荒謬極了，全然是瘋了，他們竟妄想對付大和號、武藏號、金剛號這種大戰艦，如果說護航驅逐艦能夠擋上一陣子，讓航空母艦逃走，也是划算的。

由於砲彈如雨下；格蘭特身爲先鋒艦長，不得不時時閃避，使得他的船和另外三條走散了，因此當他來到可以發射魚雷的位置時，他的船已成了孤家寡人一個了，面對着三條戰艦。

『各位，』他冷靜的下令道，『我們要攻破他們的T形陣。』這正是他要做的事。他領着路卡斯，筆直的迎向爲首的戰艦，將他所有的魚雷發射出去。

接下來是令人驚駭得喘不過氣來的十二分鐘，因爲魚雷到達戰艦要這麼久的時間，這時各色的水柱湧向這艘小船，綠的、紅的、藍的、金黃的，因爲狂怒的戰艦不斷向它射擊。格蘭特艦長一面左閃右避，一面密切注意他的魚雷。

『長官，這時間可眞長呀！』文尼地說，他手上拿着筆記簿站在一邊。

『全速向後！』格蘭特下令道，船身搖擺了一下，又是一排巨彈落在它前面幾碼的地方。

現在路卡斯號是注定倒楣了，因爲兩艘巡洋艦已過來增援戰艦，砲彈更密了，想逃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一陣雨雲從西邊橫掃過天空，像個勝利的跑者。『上帝呀！我希望它過來！』文尼地叫道。

『我希望它別來，直到我們看到魚雷爆炸爲止。』格蘭特禱告着，無視於呼嘯而來的砲彈，『十一分，馬上便十二分鐘了。』

他在雲層下看着日本戰艦，『戰艦看見我們的魚雷了，』他平靜宣佈道，船上的人看着大戰艦像是慌亂了。格蘭特轉過身來指示文尼地寫道，『所有的魚雷都失誤了。』

『看！』派克叫道，『我們打中一艘巡洋艦，』遠處響起一聲巨響，噴起一股好高的水柱，然後是烏雲密佈。

『我們也許擊中一艘巡洋艦，』格蘭特艦長對文尼地說，這時，執行官沙維吉在人羣中喊道，『我們攻破他們的T形陣了。』他說對了，一艘小船竟然把一排戰艦給攪得秩序大亂，讓那些小航空母艦可以乘隙逃走。

四艘護航驅逐艦圍成一個大圈，保護航空母艦，但這樣做沒多大用處，於是又傳下命令來，『小子們，散開！』於是格蘭特艦長又率領他的人離開罩住他們的烏雲，全速向北，加入朝巡洋艦駛去的大艦隊。

兩艘護航巡洋艦已被密集的砲火給擊沉了，這使得向前駛的航空母艦完全暴露在外，正是俗稱的『光屁股吹風』，這些航空母艦所發射出的砲彈還穿不透日本戰艦的鋼板，只期望能弄壞他們的甲板，於是這些小航空母艦發火了。

激戰的結果在戰史上也是另一項奇蹟。日本艦隊將重砲對準這些完全暴露的航空母艦。乞沙比克灣號在六分鐘內中了四枚十八英寸長的砲彈，由於日本人預料會碰上美國戰艦，因此他們的砲都裝上裝甲彈，這種砲彈擊中美國戰艦的厚鋼板時，會造成巨大的損害，發揮它的威力。

但當這些砲彈擊船殼薄如紙的乞沙比克灣號時，由於缺乏足以引爆的硬物，反而無聲無息了。當乞沙比克灣號的水手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後，其中一個人嚷道，『他們在做瑞士乾酪！』四枚最具威力的砲彈擊中一艘小航空母艦，竟然使它毫髮未傷，不過在船上開了八個大洞。

路卡斯號沒這麼幸運，由於沒魚雷好發射了，它成了廢物，但格蘭特艦長決心發揮他這條船最大的功效，他借着濃厚的煙幕，閃避迂迴的來到一個他可以向較少的日本驅逐艦開火的位置。他發射了十六次砲彈，一無所獲。但由於他接近日本的主力艦，只得和它們幹上了。彩色的水柱已沒有了，因爲日本砲手看得見他們的目標。格蘭特艦長現已能應付裕如了，他一直等着另一片雲來給他庇護。

但這片雲太小了，路卡斯號還是中了兩枚彈，都在船首。不過這片雲停留的時間算長，給格蘭特艦長足够的時間來檢視他的損失，現在他才瞭解他的執行官沙維吉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這個新來的德州佬，一年前還沒看過海洋的，在半小時內便把船給修好了，使它又可以移動了。

『現在如何？』沙維吉問道。

『回去作戰，』格蘭特說。

『說得也是，還能做什麼？』沙維吉說。

他們速度減半的回到戰場，看見小航空母艦上的飛機都起飛了，如果說護航驅逐艦只能造成小小的混亂，這些飛機也許可以使日本戰艦的攻擊停下來或放慢速度。於是格蘭特將他的小船投入迎面而來的日本艦隊的心臟右側。

在許多傳奇中，人們會發現老天贊助那些極端英勇的人。美國的印地安人，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哥德人都相信如果一個人表現出不凡的英勇來，那麼上天會對他眷顧有加的。

諾門·格蘭特，一個剛執業的律師，家鄉有他摯愛的妻子，便是這樣的人。當路卡斯號搖搖擺擺向北前進時，文尼地問他說，『你打算對付整支艦隊嗎？』

他說，『正是。』

這艘小船可眞是一條迷人的船，有諸神護衞着它。

船上的每個人都發現他們的船長英勇過人，他們都感染了他的勇氣。

是什麼原因使格蘭特艦長有如此英勇的表現呢，一個來自西部一個蔽塞的小鎭律師，竟有如此過人的勇氣和才智，我們可以從他一些小事上看出一些端倪來。

一九二一年，七歲時，他父親教訓他道，『你不許說謊，如果你拿了那盒糖，就說拿了，我所給你的懲罰決不會比你成了一個人盡皆知的騙子要來得重。』

一九三三年，十八歲時，他岳父說，『諾門，我們很高興你帶愛蓮娜去跳舞，記住，我們把她交在你手中，一點前回家，你不必證明你是能在黑路上以每小時七十哩速度開車的人。』

一九四一年，廿七歲，公司的主管說，『我告訴每個加入我們公司的律師，過去廿年中，這一郡裏有四個律師因貪汚被送上法庭，我親自出庭去做不利於他們的證言。』

一九四五年，廿九歲，海軍長官說，『按照老標準，你們中沒有一個人够格指揮一艘船，但我相信你們有勇氣和能力，這就够了。』

栗田武夫的艦隊中有一艘美國人極欲擊沉的艦——春名號，它是參加過許多戰役的老兵。尤其在一九四一年年底，美國人在珍珠港事變和菲律賓之役敗陣下來，備受屈辱時，大家都渴望有個英雄出現，曾有一度盛傳柯林·凱利英勇過人，擊沉春名號，他的飛機和擊沉的日本戰艦的照片散播到全球，結果令海軍尷尬的是在下次海戰中，春名號又出現了，威力依舊。

每次盛傳它沉了，結果它又出現了。一九四四年的年底，它又神氣活現的出現在那些小航空母艦身邊了。一羣海軍官兵，一看見它出現，個個發誓要擊沉它。

『春名號是我的！』乞沙比克灣號上一位駕駛員用無線電嚷道。他對準了春名號投炸彈，而且命中目標。

『我炸沉了春名號！』他喊道，但春名號繼續朝着路卡斯號駛來。

當文尼地看見這個龐然大物像泰山壓頂般的過來，相距約四哩時，他驚叫道，『天哪！看！』

他們無法辨識這是否是他們最憎惡的敵人，他們也無法重擊這個永不沉的敵人。但他們可以假裝有魚雷，若這個迎面而來的戰艦相信這一招，它會掉轉頭去，讓美國飛機對付它。於是當砲彈落在受損的路卡斯號上時，格蘭特艦長將他的舷側炮轉向春名號，好像他的魚雷管中全是怕人的魚雷。

他成功了，但也沒成功，因爲春名號是掉轉頭去了，但它在轉身之際，發出一枚十四吋砲彈，正中路卡斯號船尾的指揮塔，造成巨災。

船沒被打裂，一時也不會沉，但它得退下戰場，找一片雲來遮蔽，格蘭特用手掩臉，他可以想像那些日本戰艦是如何的在粉碎那些小航空母艦。他眞想爲今天死去的人哭。他和他的手下應該遏阻敵人，保護它們才是，但他們失敗了。他一定還有可以盡力的地方，他決不願其他的艦隊毀滅。他不是個水手，也不是個海軍，對於海上的傳統一無所知，但他不願失去他的船，他不要知道失敗的恥辱。

『看！看！』文尼地嚷道。不久沙維吉也怒吼道，『看那些龜兒子們！』

當他集中焦點在北邊的海平線時，他幾乎不相信自己所見的，栗田武夫大將面對整隊無力防禦的美國艦隊，大開殺戒起來。

然而這還不够，從西邊天上出現一羣飛機——這是日本的自殺飛機，由單人駕駛，飛行員圍着白圍巾，上面繪着升起的紅太陽，這些飛機筆直的朝路卡斯號飛來。

『打下他來！』沙維吉尖叫道，但子彈失誤了。

『打下這個狗娘養的！』文尼地對砲手嚷道，但他們無法瞄準這麼快速飛來的飛機。

飛機下來了，路卡斯號上的人可以清楚看見他們的敵人，一個年輕的日本人，一副凛然的樣子，他的手僵硬的握住方向盤。

船上發出一聲巨響，接着是熊熊的火焰，本來沙維吉和他的手下還可以控制的，結果從北邊又來了一架，直奔向路卡斯號，水手們可以看見那個飛行員，臉上帶着笑，一路喊着下來，就在這麼一剎那間，飛機撞上了左舷，一陣猛烈的爆炸，把船炸成兩半，船開始沉下去。

當格蘭特艦長爬上第三號救生艇時，他檢視一下周遭的情況。發現三二九名船員中，有五十人死

亡，二七九人落在水中。

格蘭特的救生艇上有卅個人，其中有十幾個快死的，受傷較輕的人中有沙維吉，他的臉色蒼白。

『你那裏受傷了?』

『左邊被一點破片打傷了。』

格蘭特要潘左士救護兵給他查看傷口。『肋骨斷了嗎?』

『大概沒有，』

『救生艇會在中午以前把我們救出去，這一小時內會有救護兵照顧你。』

潘左士被一個快死的海員給叫過去，他只有一小袋藥品，得小心的使用。

文尼地取代他的位置，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格蘭特艦長有關損失的計算。『如果六條救生艇都下來的話，每條可以裝四十個人，那麼差不多的人都可以被救起來。』但在油汚的海面上只有三條救生艇在飄着，沒有一條上面的人數超過卅人。

他們迅速展開救援行動，有一次格蘭特要拉上一個已死的人，潘左士在他耳邊悄悄說，『我們的地方已不够了，』於是在別人不注意下，鬆掉那個屍體。

那天下午，三號救生艇救起一個來自驅逐艦何爾號上的海員，他說他的驅逐艦被打得很慘，最後人艦俱沉。

到了黃昏時，飄浮的人知道今天是無望被救了，由於他們只有兩隻微弱的水雷筒，在晚上是不可能有救援的。到了天黑後，有不少重傷的死去，潘左士指揮大家把屍體扔出去。

現在天空是萬里無雲，美麗的半月在西天上發出清輝，星星也出來了，美極了，一個來自明尼蘇達的鄉下孩子能唸得出它們的名字來，『織女星、天鵝星、牽牛星。』一個從紐約來的男孩糾正他道，『天鵝座不是星，它是星座。』

『你說對了，』明尼蘇達來的男孩說，『但那個星的名字太難記了，我老是忘記它。』

導航員聽見他們的談話便笨拙的移向他們，他對星星是如數家珍。

當羣星出現時，沙維吉開始呻吟起來，格蘭特艦長和潘左士都移向他，『怎麼了?』

『有東西在動，我痛得不得了。』

格蘭特要去檢視沙維吉的傷口，看是否有破片在內，却爲潘左士所阻，等他們離沙維吉遠點後，

『我怕是昨天的熱氣，今晚的搖晃導致的。』

救生艇不是木頭做的，是橡皮的，它隨着海浪起伏，因此連那些在海上待過兩、三年的都開始嘔吐起來，新人更是受不了。

『如果你們要吐的話，吐到兩旁的海中，』潘左士說。

快天亮時，天上滿是燦爛的星星，由於月亮消失後，它們更加明亮了，其中有個人從未眞正看過夜空，告訴船員說，『我一生都忘不了這一晚。』

『看東邊，』領航員說，『天亮了，飛機會偵測我們的方位，我們會被救起來的。』

但沒人來救他們，半片雲也沒有，驕陽烤着他們，更多的人死去，連一些原本是輕傷的人都開始經驗到可怕的痛苦，害怕會死。

這些人的痛苦加重了潘左士的負擔，他從這個人爬向那個人，小心的用他寶貴的藥。他才廿一歲，根本沒受過什麼教育，來自阿拉巴馬的一個小鎭，但他表現得有如麻州大醫院的六十歲的老醫生。

『你得替沙維吉中尉想想辦法，』格蘭特在中午時說，但潘左士無法可想。一塊破彈片，在醫院裏可以很容易拿掉，但它現在正走向心肺，使沙維吉痛徹心肺。

『你能給他點什麼嗎?』

『只有一點嗎啡。』

『給他吧!天黑以前會被救的。』

潘左士皺着眉，但沙維吉的尖叫把他拉過去，在格蘭特的命令下，他把一劑嗎啡小心注射進沙維吉的左手血管中。

正如他所預料的，沒用，正午一點沙維吉去世了，格蘭特幾乎崩潰了，他摟着沙維吉，告訴文尼

地記下來，『他是一個最能幹的軍官……』但他發現一切的言辭都不足以形容這位奇才。

格蘭特看着空蕩蕩的天空喊道，『那些該死的飛機在哪?』

格蘭特抱着沙維吉，一直到潘左士在他耳邊小聲道，『艦長，我們最好埋了他。』

『你是說扔下海裏?』

『非這樣不可，我們也許還要過一晚。』

格蘭特不情願的將屍首交給潘左士和文尼地，他們費了一點力氣才將它扔下海去。在屍首還未消失前，他們遇見一羣人，已經在海中飄了廿四小時以上，沒有任何救生艇來救他們，幾乎快溺死了。

格蘭特是第一個跳下船去救他們的人，接着又跳下兩個會游泳的人，靠他們的幫助，把奄奄一息的生還者救上救生艇，當船上多了十六人後，潘左士悄悄道，『艦長，我們要超載了。』

『我們不能扔下這些人。』

『我們會統統沉下去。』

『那就沉下去好了。』

這些人是乞沙比克灣號的，他們的故事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中了四枚十八吋長的砲彈，竟然沒爆炸，眞是奇蹟。』

『是船上的洞使你們沉下去的嗎?』

『不是!不是!我們照樣飄着。』

『那是怎麼沉下去的?』

『日本鬼子的飛機呀!』

『你在本子上寫些什麼?』格蘭特問道，文尼地沒答腔，格蘭特拿過筆記本來唸道：

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零七分，在路卡斯號分裂爲二之前，格蘭特艦長以無與倫比的英勇，直搗日本鬼子戰艦的心臟右側，卽使在沒魚雷的情況下，他還故作姿態來混淆敵人的視聽。在救生艇上，他再度證明他的勇氣，度過兩個炙熱的白天和一個寒

冷的夜晚……。

格蘭特把那一頁撕下來，『這次戰役裏沒有英雄，』他說，『全體人員都是英雄，特別是沙維吉，』他說到這裏快哽咽住了。

然後是鯊魚，乞沙比克灣號上的水手發現他們的同伴攀附在一塊飄浮的椅子上時，他們大叫着，但當救生艇飄向那個淹死的人時，每個人都看見有兩條鯊魚向他進攻。

『射死牠們！』有人喊道，但鎗手還未開鎗，要命的鯊魚已把那人的腿撕裂，然後是軀幹。

那天下午，當救生艇飄過美國船隻下沉的地方，看見了無數的屍體，缺腿缺胳臂的，有些人忍不住而大吐特吐一番，儘管救生艇平穩得很。

『他們本來都可以被救的，』格蘭特說，這使他開始怒不可遏，只因爲救援太遲而使他們喪生。

『他們在哪？』他面對着無情的蒼天和殘酷的海水吼道。星星出來了，遠處日本船艦上發出一明一滅的燈光。

『如果你的眼力好的話，』領航員說，『你可以看出星星的顏色不同，土星是白的，木星是紅的。』

『看在老天的份上，閉嘴好嗎？』一個士兵嚷道。

『對不起，』領航員說，他和明尼蘇打達的男孩縮在一起，不久之後，從紐約來的年輕人也加入他們，在漫漫長夜中，星星是他們的慰藉，使他們不會去想到一些在天亮前死去的同伴。

潘左士想起他的老師教給他有關鯊魚的習性，他告訴其他人，『有時牠們會讓一個人游過去而不會碰他，特別是他的手脚拚命划動的話。但牠們也很可能發動猛烈的攻擊，只有一點可以確定，不能讓牠們嗅到血腥，只要一見血，牠們會發狂的把獵物撕裂。』

『牠們會一直跟着我們嗎？』一個農村來的男孩問道。

『牠們來來去去的，很可能距我們不過十一、二哩。』

『那我得禱告一番。』

『有人在嗎？』從海上傳來一個聲音。

一隻手電筒照向黑黝黝的海面上，『有個黑鬼在那兒。』

救生艇划向黑人飄浮的地方，他竟然在水中浮着，沒有任何可資借助的東西。他距船不到十五呎，當手電筒照過去時，在身後有一羣黑色的東西，有幾個人叫道：『鯊魚！鯊魚！』

潘左士想起他老師的話來喊道：『殺掉那些雜種——讓牠們流血。』三管來福鎗齊發。

這個策略奏效了，因爲其中一條鯊魚中了三顆子彈，鮮血湧出，惹得其他鯊魚像瘋了似的，牠們張大嘴，露出森利的牙齒，把受傷的鯊魚撕裂成片片。

這個黑人努力游向救生艇，當他游近時，由於兩邊太滑，他已筋疲力盡，根本無法爬上來，於是格蘭特艦長躍入黑水中，潘左士尖叫道，『把鯊魚羣趕開。』

『當格蘭特抱住黑人，用右手划水時，一條離羣的鯊魚由於吃不過癮，游向救生艇，聞到黑人的右脚，狠狠咬一口，鮮血直噴到格蘭特臉上，但他不管，奮力把那人推上艇去，在艇上的人把格蘭特剛拉上船時，又有兩條鯊魚游過來，結果撲了一個空，張着大嘴走了。

『你怎麼了？』潘左士用止血帶給黑人止血。

『乞沙比克灣沉下去……我是厨子的助手……，我游泳。』

『天哪！你一直在水中？而那些鯊魚等到最後一刻？』

『我的脚會沒了嗎？』

『你已經沒了，』潘左士說。

『哦！天哪！一個沒腿的黑人，一個跛子，一個乞丐。』

『你的腿沒少，少的是脚，海軍會照顧像你這樣的英雄。』

那人沒作聲，在月光下看見格蘭特艦長的階章，『你是中尉指揮官？』

『他是艦長，』潘左士說。

『你跳下海救我？不顧那羣鯊魚？』他用手掩着臉哭了起來。

文尼地爲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說，『你叫什麼名字，我好記下來。』

『高溫．巴特勒。』

『好名字！』

『我母親看但尼生（英國十九世紀的桂冠詩人）的詩得來的靈感。』

潘左士抬起頭來，『我不知道黑鬼會唸詩。』

『我們會看的，』高溫說。

午夜，天上的星星更加明亮了，救生艇上的人又聽見呼救聲，於是他們趕過去援救，『這艇上再也擠不下人了，』一個人說。格蘭特艦長不得不同意。

但那些人憑着一股勇氣，在水中掙扎了四十八小時，不能見死不救，因此格蘭特艦長跳入水中，把他們救上來，當他把他們送上船時說，『徵求四個志願者下來和我游到天亮。』文尼地和其他三個人自願下來，在漫漫長夜中，他們靠着船上的繩索綁在腰上在水中浮沉着。

在黑水中，文尼地抓住格蘭特的右臂說，『當我們被救後，我要把所有的事寫下來。』

格蘭特沒說什麼，他因眼前的景象而感到痛心疾首了。他氣憤的眞想大叫，但他要負責這條救生艇的安全，使得他沒大聲反問上蒼爲何苛待他的人。那羣鯊魚已游向別的生還者去了，所幸牠們沒回來。

沒有再比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七日早上的太陽更熱的了。等船上扔出的屍體騰出了足够的位置後，他才爬回船上。他筋疲力盡躺在烈日下，但他的思潮起伏，在這麼可怕的時刻中，他已淸楚的看出，如果他這次能生還的話，該做什麼。

他生長在佛里蒙特區一個名叫克萊的小鎭。他在本州唸大學，再進芝加哥大學的法律研究所。一九四〇年和愛蓮娜結婚，一九四三年嚴冬入達特茅斯學院，接受海軍軍官速成訓練。他並不聰明，所有的A都是苦讀出來的。有些老師看出他要比那些因聰明而考得好的同學來得優秀。

他的父親是個商人，他太太的父親是個農夫，他並無意克紹箕裘。一九三九年從法律研究所畢業後到一九四二年自願加入海軍前，他在克萊鎭執業律師，受理一些普通案件，僅能餬口而已。但在一九四二年，他爲共和黨網羅要提名他競選州議員，他曾認眞的考慮過。

現在他想起了文尼地在他們一塊在水中游泳時對他說的話。『你是我看見過最了不起的英雄。格蘭特艦長。』當時他叫他閉嘴，但現在那些話却在他耳邊迴響。戰後的世界，英雄是寶，看看柯林．凱利，大家對他的反應是多麼熱烈。佛里蒙特區應有我一席之地。他在半昏迷中咬牙切齒道，『就是這樣。』

『艦長，什麼事?』文尼地問道。

『文尼地，你在水中說的話……還有我從你本子上撕下的……，你看事情比我淸楚。』

『你說什麼?』

諾門．格蘭特艦長的哲學，成形了，『文尼地，這世界是狗屎之地，根本不管我們死活，如果我們回去……。』

『我們會回去的。』

『你和我要征服這個世界。』

『合夥?』

『直到死。』

『艦長，我想是飛機，』的確不錯。在救生艇飄了四十八小時後，他們被救了，送到馬奴斯去（位於澳洲屬地阿得米拉提羣島），那兒有技藝超羣的醫生和細心的護士。

當官方統計這次戰役的結果時，他們聽到諾門．格蘭特艦長的英雄事蹟，有三個人能證明。文書上士文尼地，救護兵潘左士，黑人高溫．巴特勒。十一月的一天，一羣戰地記者圍着高溫．巴特勒的床，看着他因單獨游泳近卅小時，英勇過人而接受獎章。

『這是了不起，』其中一個新聞記者對他的攝影師說，『但爲何把我們都召了來?』

主持這個儀式的海軍將軍說，『巴特勒要說幾句話。』高溫以流利的英語說，『當我失去希望時，路卡斯號的格蘭特艦長跳下海來救我，雖然他知道鯊魚成羣，他還是奮不顧身下來，當他把我送上

船後，又見船上人滿為患，於是自動整晚在水中游泳。』事實並非如此，格蘭特下水是為了留空處給其他被救上來的乞沙比克灣上的水手，但故事是這麼傳開來了。

然後是文尼地發言，他告訴大家格蘭特艦長如何英勇的以他的小護航驅逐艦來對抗日本大戰艦。

『你是說，他說他要攻破整隊日本艦隊的T形陣？』

『那正是他說的話，』文尼地說，『而且他做到了，』他把水漬的筆記拿出來唸道。

文書上士文尼地問道：『你打算和整支艦隊對抗？』

格蘭特艦長說：『是的。』

當問題問完後，攝影記者紛紛為坐在巴特勒身邊的格蘭特拍照，文尼地和潘左士分列兩旁。格蘭特和他的手下在一起時說：『我並不要這個，文尼地會告訴你們我並不想出風頭，但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另外的目的。』他說完後，不禁痛哭起來。

『那些死的！那些死在水中的！』他看着他的手下說，『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沙維吉。他的死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能推諉的。』

就在格蘭特艦長率領他的護航驅逐艦衝向日本艦隊時。在他的家鄉，位於佛里蒙特區北邊克萊市的橄欖球隊員正摩拳擦掌迎接來自班登高中的球隊。

由於是戰時，比賽不能在晚上進行。但也因為是戰時，平日幾乎沒什麼娛樂和比賽，因此這場比賽吸引了全鎮的人。

由於班登比克萊大上兩倍，球迷都認為班登高中會贏，一向也如此，但今年有話傳出來，克萊市出了一名怪傑，『和一九三二年時的格蘭特一樣了不起的中衛。』

這人名叫約翰．巴普，那年秋天是十七歲，身材不高也不壯，但體格勻稱，只聽哨子一響，矯健的身手和速度使他成了一個最佳的球員。因此當來自班登高中的彪形球員出現時，克萊的加油隊悄悄說，『別擔心，約翰．巴普會把他們統統絆住。』

這正是他的本事。上半場，班登的球員在球場上馳騁，頗有斬獲，但在他們偶有失誤時，克萊隊

乘隙反攻，即使這樣，在第三場結束後，人高馬大的班登隊已積至廿七分了。

然而，約翰．巴普今天的表現跟以往一樣突出，他在高大的班登球員中穿梭着，第三場結束時，克萊隊的廿分是他一個人獨得的。

比賽進行到這裏時，總要舉行一場儀式，而主持儀式的貴賓往往是在公務繁忙中從華盛頓趕來的。參議員尤里西斯．甘林今年要再度出馬競選，由於他是共和黨的知名之士，因此他得協助杜威競選總統。甘林連任是毫無疑問的，但他並未掉以輕心，仍是經常回本州來為他自己和杜威競選部署。

比賽停下來時，甘林起立演講，他隻字未提他和杜威競選之事，只要求大家低下頭來，為遠在前方的將士祈禱，由浸信會的牧師帶領大家禱告。

於是兩千名克萊鎮民低下頭來為他們出征在全球各地的子弟們祈禱，諾門．格蘭特一家五口也低頭為他的安全禱告。

甘林演講完了後，經過兩列球員面前時，他在約翰．巴普面前停下來，『孩子，我可是一直在注意你，你決沒問題的。』他滿面笑容的說。約翰只有喃喃道，『是的，先生。』

第四場開始後，克萊以五分之差落後，班登隊很快的把距離拉到十一分。但約翰踢出幾個漂亮球來，帶着球穿梭於班登隊中，如入無人之境。到最後，班登隊只好放棄進攻。現在成了約翰和時鐘競賽了，看來時鐘隨時會贏的樣子。第一回合，約翰受制於班登隊，第二回合，他一無所獲。在第三回合，有人漏接球，因此功虧一簣。第四回合，終於踢進一球。

比賽終場時，克萊隊以卅三比卅一贏。

約翰永遠忘不了那場比賽，並不是由於他表現特殊，而是在比賽後，來了一個穿黑西裝的不速之客。『我過去是替科羅拉多大學踢球的，如果你願意去的話，你會是下一個惠色．懷特。』

『我要進海軍官校。』

『海軍？一個來自佛里蒙特的中衛球員怎會想進海軍？這裏離大洋有千哩遠呢。』

『諾門．格蘭特也是這裏的人，他現在海軍。』

『如果他當年去科羅拉多的話，他早已不朽了。』

『他已是不朽了……。不過多謝你的好意。』

『孩子，事情會改變的，新觀念會代替舊的。你明年就該進大學了是嗎？到時候你會忘了海軍這回事的，如果你忘了的話，你到科羅拉多來，你會成爲一流的人物。』

約翰並沒有留下來慶祝他的演出。他知道自己不錯，他也很高興有個前科羅拉多大學的校隊來稱讚他，但他決不容許橄欖球或任何比賽影響他的長期價值觀。他此刻所想的決不是橄欖球，當他獨自離開球場時，他看着黃昏的天空，天上掛着半個月亮，星星開始出現了，他想到兩件重要的東西來。

第一個是他自七月以來擁有的一本書，也是他用自己的錢買的唯一的一本書。這本書是愛丁堡一家書店出版的，他向大學附近的書店訂購以後，得等十週才能拿到書。當他去書店取書時，接待他的不只是書店的店員，還有一位教授，他自我介紹道，『我是挪威來的卡爾．安德生，我希望和買這本書的年輕人見見面。你尊姓大名？』當約翰說明後，教授問道，『你怎麼會買這麼一本書？』他雙手捧着約翰的書。

『我認爲該是我去瞭解星星的時候了。』

『這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本書，』教授說，『現今世界上有半數以上偉大的天文學家，都是以這本書起家的，你知道嗎？』教授仍然握着那一本大書『諾登星球地圖集』。

『我沒看過，』約翰回答道，於是教授把書打開，上面有天體圖，但他沒有翻到那些約翰急於要看的迷人的畫頁，而是印了許多鉛字，有關天文學摘要的地方。

『如果你只看這些圖表，你在六週內便會把這本書扔下，但如果你從這些頁數着手，而且把它們消化了，你會成爲一個囚犯。』

『囚犯？』

『是的，因爲星星會抓住你，它們會深入你的腦中，它們會改變你的整個前途。』他很虔誠的把書遞過去問道，『你看過星星嗎？』

『沒有，不過我父親正要替我借一具雙目望遠鏡，等他……。』

『那太好了！你永遠也不會忘記那種美妙的經驗。』

『你在大學有望遠鏡嗎？』

『有。』

『那我可以去看看嗎？』

教授遲疑了一會。他年約六十歲，他轉到佛里蒙特來是因爲這裏的空氣沒有被污染，他可以好好的觀察星星，而不像在康橋或新海文那些煙霧籠罩的城市。『不行，』在那個七月下午他說，『你不能一開始便看天文望遠鏡。』當他看見約翰面現失望之色時，他接道，『你先用裸眼看星星，去熟悉它們，等你有雙目望遠鏡時，可以看得見更多的星星，現在就一步步去做。等你做完這些事後，而且消化吸收了，你就可以到實驗室來找我，向我借天文望遠鏡看，因爲那時你已有準備了。』

今晚第二個令他想到的是他父親向一個打獵的朋友借來的雙目望遠鏡。如果順利的話，這副眼鏡該已經到店裏了，他沒有直接回家，反而朝鬧區走去，他父親在市中心開了一家藥房。

『他們告訴我你今天跑了不少路，』他父親總是這麼說，他從不直接了當的稱讚他兒子，因爲他知道他在學校內已接受了太多的稱讚了。

『今天不錯，班登隊的手脚不够俐落。』

『望遠鏡來了。』

『像保羅說的那麼好嗎？』

『是德國造的，很貴，所以不能掉了。』

約翰拿起望遠鏡來，看了說明書後，把焦距調好，檢查了一遍，很滿意自己的操作，然後對他父親微笑道，『多謝，我能用多久？』

『保羅上底特律去了，所以他目前用不到。』

『你是說……』

『你可以用上一年……或幾年。』他看着他兒子的臉，然後問道，『你不要出去試試嗎？』

『不，』約翰慢慢道，『不在城中心，這裏太多光和塵土了，我要第一次看便看個清楚。』

他父親點點頭。

他把帶子掛在肩上，讓沉重的望遠鏡貼着身子，慢慢走回家，不時抬頭看天。

現在快近六點了，今夏最後一次高貴的星星正要在西天上出現了。他整個夏天仔細的研究諾登那本書，他希望第一個從望遠鏡中看到的是牧夫座中的一等恒星六角星。這個紅金色的巨人不久就會從逐漸暗淡的天光中出現，隨着曲柄的北斗七星的斗杓看過去便是六角星。可以看見那個偉大的夏季三角。六角星——心大星——織女星。當它們消失後，又會出現另一個三角。織女星——牛郎星——天津四。他想到那些星星，有如個別的認識它們。

如果他想看今年的六角星的話，他得快點回去，他知道它會因地球的大氣層而變得暗淡起來。他在路上有好幾次忍不住想拿起望遠鏡來看天空，但他還是忍住了，受安德生教授那句話的影響，『一步一步的去做。』吃過晚飯後，他心想，等天完全黑後，他要開始他的調查，但又很快想到，我得先把書本看清楚後才能用望遠鏡。

在飯桌上，他母親因他一面吃飯，一面翻諾登那本書很不高興，巴普醫生從藥房回來後厲聲道，『把書放下來，現在先吃飯。』於是他只好放下書來，但在吃第一口之前問道，『我可以不吃嗎？我要去看一個特別的星——』

『先吃你的飯，』巴普醫生說，但他太太大笑道，『他沒用過這玩意。』

『他踢了球，一定餓了。』

巴普太太示意約翰可以下桌子了，因爲她知道他的那種饑餓在人類的生活中是少有的，等他走了後，她告訴她丈夫，『我待會給他弄份三明治。』

幾分鐘後，約翰披着厚夾克，從廚房出來，迎向刺骨的秋風。當他經過他母親身邊時，他母親說，『奎默太太打電話來說你今天表現得很出色。』

『我踢得很開心，』他說着便朝後院走去。

巴普夫婦甚少看兒子踢球，巴普醫生要看店，巴普太太認爲從長遠的人類價值觀念來看，踢球並不是重要的事。這是很好的體能運動，可以使人身體强健，因爲她在結婚前曾在藥房工作過，看多了身體不健康的人。但她從未計劃讓她兒子成爲一個運動員，更沒想到把運動當成職業。

巴普家有三個孩子，約翰最小，大兒子繼承父親的衣鉢，是個準醫生，女兒正在唸碩士，將來想到大學去敎書。約翰並未表現出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來，因爲他在各方面都很優秀。他的成績從未下過B，而且B也不多。數學比物理和化學要好，但他的作文和演講也很不錯。

他是個優秀的孩子，只是脾氣有時不免暴烈了點。他是浸信會的會友，共和黨員，童子軍，橄欖球明星，但他對運動看得並不頂認眞，現在又成了業餘的天文家。沒有一顆蛀牙，身材中等，比標準體重少六磅。

他正要開門出去時，他母親又說，『對了，班妮打電話來，問你今晚何時去跟她一塊做功課？』

『她只是要我幫她解決問題而已。』

『怎麼可以這麼說，如果你答應過去她那兒，你該打電話給她，取消掉約會，像個紳士一樣。』

『媽，我今晚不想跟她嚕囌，拜託你打給她，』在他母親還沒來得及推辭之前，他已走出去了。

當他踏入夜色中後，他所做的與兩百萬年前還未發明望遠鏡時的天文學家一樣。他站在開敞的屋後，慢慢的觀測着天空，找出經緯度來，他成了古代的亞述人，還有那些在英格蘭平原上豎立史前巨石柱的人，秘魯的印加人。他看了一下北方，他早已熟知北極星的位置，哈！正在那兒，航海人之友。大小熊星座，還有遨遊在兩座之間的那條龍（天龍座）。他認識北斗七星中每顆星的希臘名稱和它們的特性，但他今晚的興趣在西天，西天上的星一年中倒有半年不見它們的踪影，因爲當它們移近太陽時，太陽的光遮住了它們。

當他站在那兒，面對天空時，他欣賞着這神秘的一刻，看着最後一抹餘暉沒入黑暗中，遠處的星星發出璀璨的亮光來。靠近地平線處正是六角星，紅色的光像一個火勢熊旺的熔爐，他迫不及待的想

用望遠鏡看它，但他知道閃爍的大氣層會減損它的光芒，於是他凝視更高的地方，整套盔甲展現出來，各種方位和顏色的星星在天上閃爍着。

奇怪的是他倒未被半月的清輝給打擾，因爲他已能正確的判斷星星的位置，這是遙遠的信息者所捎來的火花。他觀察着天空，由一個星星看到另一個。

這是牛郎星，是天鷹座中一顆閃亮的白星。『你很容易找到它，順着織女星和天津四。這是它的兩個明亮的守衞。』不錯，牛郎星正在那兒，是最明亮的星星之一，也是最早爲古人命名的星星之一。在很多社會中，它常與鳥並提，由於它像要飛的樣子，現在它正飛過黑色的天空。

他慢慢擧起眼鏡來，把頭往後仰，把焦距對準牛郎星，起初它似乎令人失望的有點模糊不清，當他轉動中間的校正圈，把鏡筒拉長後，這下可看清了。他嚇了一跳，『哇！這麼多星星！』

平常的星圖只標示一部分的星星，而未表現出衆多星球的全貌來。在這珍貴的一刻，他推論宇宙的本質；以我的肉眼，我看到牛郎星附近只有幾顆星，現在却看到數百顆星，若我再用天文望遠鏡的話，會看到上千顆了。如果不受到大氣層干擾的話，我敢打賭可以看上百萬顆，在浩瀚的宇宙中。

這正是一個男孩在認眞的觀察他的第一顆星後所有的想像。但他也是個實際的孩子，不時回過來看牛郎星和它兩個明亮的守衞，他意識到在他有生之年，他要在秋天的夜空中去辨認牛郎星，這是他永遠的愛好。

在學校中，約翰對文科並不擅長，不過像他受過良好教育的雙親一樣，他能用完全的句子來表達他的意念。他大聲說，『人類的思想只受制於一種自我命令的力量。』

他的手因長時間擧望遠鏡而發酸，於是他在地上坐下來，像古代的亞述人觀看天象一樣，把肘擱在膝上，他坐在那裏時，感到有人走近他身後，他一轉身，原來是他母親送三明治來。

『約翰，眞美！』他抓過三明治來，他是餓了。她指指頭上明亮的星星問道，『這叫什麼？』

『織女星，』他毫不遲疑的說，突然之間，他希望他母親能看看這顆星，因爲書上說它美得出奇。當他找到後，把望遠鏡遞給她，敎她怎麼看，當她看到後，開心的叫起來，『約翰，太可愛了

。』

『它的名字叫維加，我想是按女孩的名字取的，』他倒從未想過一顆這麼精緻的星，只能以女性來代表它。

他對女孩所知不多，他常說他姐姐是個『眞正的桃子，』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何要這麼說。他約過幾個不同的女孩去參加學校的舞會，也隱約知道不少女孩把他當成特殊人物看待，但他並未採取什麼行動，他只有十七歲，晚上不能像其他較年長的球員那樣跑出去，他父母都明白表示不准他與女孩駕車出去兜風。有三個克萊高中的學生因撞車而死，他父母只准他在十八歲以後才能開車。他明白他們的苦心，也接受他們立下的規矩。

『我們不是要你正襟危坐，』巴普太太說，『更不要你娘娘腔，但我們要你長成爲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我們要你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到敎堂去，正正當當的結婚，養出規規矩矩的下一代。』

巴普先生說，『我知道你會喝上一點，但我希望你別抽煙，抽煙會使人咳嗽、損害神經……別抽煙。』

巴普太太認爲一星期吃兩次油炸的東西已經夠了，她偏愛蔬菜。她的理論是蔬菜可以讓胃好好的工作，除非孩子們把菜先吃完，否則是不給甜點的。

今年秋天，他約了班上一名叫班妮·哈提的女孩出去過三次，她家距他家只有幾條巷子，不過在相反的方向。哈提家住的榆樹街是工人區，班妮父親在卡車公司做事，母親在美容院做事。她家有四個小孩，名聲都不錯，不過三個大的都只有高中畢業。

班妮的平均成績是B－，她的老師常說如果她肯用功的話，她會得A的。不明究裏的人總以爲她的不用功是因爲好交男朋友，事實上，她不能成爲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不是因爲男孩子，而是一種深深的抑鬱影響到她，而這種抑鬱又是她無法解釋的。她也知道自己該努力，因爲她很清楚的看見她的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由於受教育有限，像困在盒子中似的，難以有所發展。『他們把自己關進盒子裏了，』在他們第二次約會時，她告訴約翰說，『我認爲這是很可怕的，因自己不用功而成了對自己的

懲罰。』

他喜歡和班妮在一起，因爲她會談一些嚴肅的題目。她不太像其他女孩，當他在校內和校外與她相處時，他發現她對於他在球場上的不可一世無動於衷。她叫球員是『那些偉大的動物。』

班妮在歷史和公民科方面表現特佳，常有見解獨到的報告。她對數學不在行，因此當約翰敎她時，發現她的表現很極端，對一個抽象的概念，她不是立刻能掌握住，便是完全的放棄，不肯再做進一步的努力。她對於肯定的東西很能了解，對於否定的便無法接受。

後來她告訴他，當你住在榆樹街時，會經驗到不少否定的事，而使人無法適從，除非你把它們完全摒棄在你的生活之外，集中精神在肯定的事上。

在他們最近的兩次約會中，多少是在她的引誘下，他們開始接吻，約翰非常喜歡。有幾次，他們晚上一起做功課或爭論歷史問題。巴普太太喜歡班妮，而且很高興約翰找到這麼一個可人的女孩，她發現班妮很會做家事，這是她在家中訓練有素的結果。『我不喜歡住在豬窩裏。』

巴普太太告訴她丈夫道，『約翰和班妮兩人並不頂認眞，』她丈夫回答道，『我想約翰會和班妮認眞，她眞漂亮。』

她是個非常迷人的少女，幾乎和約翰一樣高，一頭烏亮的黑髮，經常編成兩條辮子。她的臉雖不是十分的美，却相當令人滿意。她也很會穿衣服，最常穿的是寬鬆的有小飛俠領子的整齊洋裝，這種衣服使她看起來既活潑又隨便。

因此當約翰第一次看到織女星時，夏季北天上一顆璀璨的星，發出像鑽石一樣藍白的光芒，使他自然而然想起班妮來，……還有他們的接吻，以及其他球員們所談論的有關和女孩們約會的事。

約翰不能把班妮看成那一類女孩，因爲他知道她是有思想的，不像那些圍繞着球員的女孩子們，她們有自己的事，父母經常不在家。他和班妮談過這方面的事，他們都知道生活不只是高中和秋季的星期六夜晚。班妮決定要進大學，約翰向她說出一個連他母親都不知道的秘密。『爸爸認得甘林參議員，他答應爸爸，如果我在學校表現良好，他會介紹我去安那波利斯。他每年查問我的成績兩次。』

『安那波利斯？你要去那麼遠？』

『我會邀你去參加那兒盛大的舞會。』

『安那波利斯！』她不禁對他另眼相看了。『我的眼界不出這個城，我甚至不能想望到韋伯斯特去唸護校。更不可能像賈蓮莉一樣去內布拉斯加。而你想望的是安那波利斯。』

那晚在英國，大批的美軍飛機正跨過北海，向平尼孟廸前進，偵察機已放下他們的照明彈。在雷伊泰灣，格蘭特中尉正在水中載浮載沉，安慰自己，美國飛機會來援救他和他的人。在佛里蒙特寂靜的天上，織女星開始下沉。一個着迷的年輕人正在搜索它附近的星座。

它位在武仙座中，他以銳利的眼睛只能偶爾看見它，發出模糊的光。他很小心的把望眼鏡舉起來校正好，對準那顆星，它正在那兒。

它被命名爲M—13星雲，是武仙座中一大塊球狀的星團，是天上一個不定的現象。它遠在三萬四千光年之外，是由許多顆星星聚成的球體。它距地球有兩百億哩遠。約翰以虔敬的態度看着它。五十幾萬顆星星聚在一叢。

他看不清楚，更無法區別一顆顆的星，但他可以看見那一大片星雲和它所代表的意義，這是天體系統的一部分，經過這麼遠，還能發出這麼亮的光芒。

『太棒了！』他對着夜空叫道。

『什麼？』一個聲音問道，接着是一隻手擱在他的肩膀上，一顆頭挨近他的頭。

是班妮，約翰答應今晚去敎她數學的，但他連電話都沒親自打一個便取消了。他母親打給她說，『班妮，約翰有了新玩具，一架雙目望遠鏡，我看他已無心做別的事了。』

當班妮聽到這個消息後，心想，這個雙目望遠鏡要比他們的約會還重要，她已經可以看出未來的一點端倪了。她和約翰在這最後一年偶爾約會，然後他會去安那波利斯，在那兒，他會找到新天地和新的責任，他們再也不會見面了。她和第一流人接觸的機會會失去，她會受限於只與她四周所見的第三流的男人和男孩接觸。不管對與錯，她認定約翰是帶她脫離這個極端暗淡和受限的生活唯一的希

望。她一想到這裏，不禁駭然，於是悄悄地來到巴普家，她到時，正好碰上巴普先生打烊回家，她躲在一棵樹後，一直等他進屋去，然後聽見他對後院喊道：『別在第一天晚上便把望遠鏡拿出去。』

『爸，我不會的。』

當一切都靜下來後，她悄悄地經過巴普家旁邊，來到後院，在逐漸消失的月光下，看見約翰正坐在地上，肘放膝上，看着北方。當她挨近時，聽見他自言自語，她便加入他。

約翰由於剛才見到一顆完美的星，也是天際最纖細的一顆星，內心充滿了激動之情，因此他立刻轉過身來，把班妮摟進懷中。他們擁吻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開始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探險，兩人有意的移到一叢矮樹叢後，以免讓家裏人看到。他們羅衫半褪，用衣服墊在冰冷的地上。他們以極大的熱情完成了他們的冒險，然後躺在冰冷的地上發抖，然後再開始。剛才看來是那麼重要的星星，現在正不聲不響的溜過去了。

當他們穿上衣服後，已經是淩晨一點了，他們抖得厲害，班妮說，『我一想到性就會想到像石頭一樣冷。』

『可不是我！』約翰說。

巴普太太從樓上一扇窗子嚷道，『約翰，別再看星星了，你會凍死的。』

『媽，就來了，』他送班妮回家，在經過寂靜的街道時，她做了一件很不聰明的事，但也許也是她做過最聰明的事。她說，『約翰，你一定明白今晚。』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我沒說記得，我是說明白。』有一會，她在想，是否該把她想的說出來。『我可以看出未來，約翰。你會去安那波利斯。這場戰爭還會繼續。通常來說，我不會再跟你見面了，因爲對你而言，大學或其他事情都比我來得重要。我要你知道的是，我要你永遠屬於我，因爲我知道你是不怕被束縛的年輕人。』

『我已準備好了，』他說。

『你是我一生中所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而我也是你所認識的女孩中最好的。我住在那些星星中，我要你知道。』

到了她家門口時，他們在門口徘徊，彼此都知道在星星之下發生了一些很特別的事。他們都朝更遠的未來望去，他們知道在旋轉的太空中，他們是一部分，他們現在分享，將來也會永遠分享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擁吻後互道晚安。

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大學校園裏的天文台還有燈亮着，他心想，很可能是安德生教授。他從街上轉入校園中，急奔向天文台。門是開的，於是他進去。聽到二樓有聲響，他便跑上吱軋作響的樓梯，發現那個專心用望遠鏡觀測星象的人正是安德生教授。

『我是那個買過星球地圖的人。』他解釋道。

『記得！記得！是你呀！我看你正聽我話用雙目望遠鏡。』

『這不是我的，是父親一個朋友的，他在底特律工作。』

『那麼你有沒有隨着星星的移動來觀察天象？』

『有的，先生，』約翰說，希望能給他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已用了好久的雙目望遠鏡了。

『那麼你看見什麼？』

『看見許多沒看過的小星星。』

『你的望眼鏡能放大幾倍？』

『七－乘－五十。』

『那你能看不少東西了。』

接着是一陣沉默，這表示教授想回到他的工作上，約翰知道他該告辭，但今晚太特別了，太不可置信了，他只想延長它。『我能看……。』

『用天文望遠鏡看嗎？』

『是的。』

『你以前沒看過？』

『我只用這個看過，』他說，拍拍他的雙目望遠鏡。

『初學儘可以了。』他看了一下大機器，再看看約翰。『你準備好了嗎？』

『我想準備好了，』約翰說。昨晚他還沒有勇氣這麼說。

『讓我問你幾個問題。我們所處的地區現在是什麼時間？』

『用格林威治時間減去六。』

『倫敦現在是幾點？』

『早晨七點。』

『我們所在的經度是什麼？』

『西經九十七度。』

『緯度呢？』

『北緯四十度。』

『在使用這麼一架天文望遠鏡時，那種測量的工具是最有意義的？』

『緯度嗎？』

『爲什麼？』

『定赤道位——』

『你知道什麼是赤道位？』

『這可以使你的天文望遠鏡指向一個特別的星，然後讓整個天文望遠鏡隨着地球移動的方向移動，這樣可使星星永遠在鏡頭中央。』

『你已準備好了，』教授說，並沒有幾個大學生能準確的回答出這個問題來。『你應該先看什麼？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

『約翰·巴普。我父親是開藥房的。』

『你是有名的橄欖球員，我兒子常提到你。』

『我踢球。』

『你對星星認識多少？』

『我以前對它們一無所知。』

『你看到什麼？』

『M—13。』

安德生教授抬起下巴，好像一驚，『你知道梅斯耶（十八世紀法國天文學家）數目？』

『知道一些。』

『你想看看英仙座中一些相當奇特的星嗎？』

『你是說八六九——八八四？』

教授拍拍手說，『孩子，你要不要試驗一下自己是否是個眞的天文學家，在一月時來註册做我的特別學生？』

『我能嗎？我現在才高三。』

『當像我這樣的人老去時，我們要找像你這樣的少年。』他咳嗽了兩聲，然後以愉快的調子說，『現在你該來看看天上眞正的寶物。』他慢慢地把天文望遠鏡轉離他剛才研究的地方，約翰想他該上前一步，湊到鏡頭前，但當他這麼做時，安德生教授厲聲叫道，『退後，這是一個高貴的儀器，你得懷着恭敬的心。』

他站到約翰身旁，指着發出微弱的光，美得出奇的天文望遠鏡，光可鑑人的銅製佩件和光亮如新的木節。『這架天文望遠鏡是麻州的亞萬·克拉克於一八八六年造的，他是美國最優秀的人才，一個學有專精的天文學家和天文儀器家。』

『如果這架望遠鏡這麼貴重，』約翰問道，『它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孩子，這是全球最有名的天文台之一。若不是這樣，我也不會待在這裏了，』他愛憐的撫着望

遠鏡。『好多年以前，這學校出了一個笨人。我還看過他申請入天文系的申請書。每個字都拼錯了。因此學校拒收他，於是他去做事，賺了四百萬，賺錢後第一件事便是買下這架望遠鏡，建造這座天文台。每天晚上到這裏來觀看星星，却不知道它們的名字。』

安德生教授用手按在發亮的望遠鏡上說，『在你看這架偉大的望遠鏡之前，你得用你的眼睛看，你看到在英仙座和仙女座之間有一條線嗎?』

透過有孔隙的天花板，約翰看着天上，看見一道固定的薄霧似的光。『是這個嗎?』他問道。

『現在用你的雙目望遠鏡看，』約翰看到一團東西，但他看不清是什麼。

『現在你可以看看雙星團。』教授說，他咕噥着把鏡頭焦距調好。

他退後一步，要約翰向前，他把眼睛凑近一看，剛才他所看見的那一團模糊，却變成了兩堆平行壯觀的星團，聚集了無數顆星，生氣勃勃的像夜合花一樣美。它們像在競爭一般，東西抗衡。有些很親密，像是在互相傾軋着，有些較散開，但所有的星都令人銷魂似的相互關連的，像是受老天折磨，迫使它們不得不在一起。這是一個複雜和含蓄的時刻，使得這些星雲如此的迷人。

『每個星團中有多少星星?』安德生問道。

『我們看見的星星都屬於這個星團的嗎?』約翰問道。

『好問題。不是。有些是位在我們和星團之間，有些是在更遠處。左邊這個，有三百顆獨立的星，右邊這個，有四百顆獨立的星。』

『似乎很不可能。』

『現在來看那顆寶石，M—31星雲。你能不用望遠鏡找到它嗎?』

『找到了。我在飛馬座的大四邊形中找到了，和仙后座成對角線，有一點偏西……我看見了。』

『用你的雙目望遠鏡時，你看見什麼?』

『一團像霧似的光，但很穩定，很大。』

『這是古人以肉眼所能看到的最遠的星團。你知道它有多遠嗎?』

『不知道。』

『大約是兩百廿五萬光年。那表示如果我們今晚送一封信到仙女座去，以光的速度送過去，若他們看懂了而且給我們回音的話，我們得在四百五十萬光年後才會收到。那麼你能計算出它有多遠嗎?』

『我要枝鉛筆。』

『這兒有。』於是約翰在木製桌子前坐下來，在暗淡的燈光下計算起來。『兩百廿五萬光年乘上六兆。』他計算好了後說，『除了前面的數字外，後面連着十九個零。』

安德生教授自己也計算一遍，他說，『非常接近，實際上距離我們是十三萬兆哩左右。』

兩人坐下來，默默地想着如此浩瀚的距離。約翰以一種新的虔誠看着天空。『現在用天文望遠鏡來看，』安德生說。約翰移近鏡頭，隔着遙遠的距離，欣賞M—31星雲在夜空中壯麗地發着光。

『看它的光度，』安德生說，『注意它的形狀，和我們的銀河系一模一樣。看中間發光的核心，還有它放射出的光芒，你看到在渦轉的軍隊嗎?那種洶湧狂亂嗎?你能猜出是什麼樣神秘的力量把它們聚在一起嗎?』

天文望遠鏡慢慢地轉動着有十一分鐘之久。約翰注視着無數的奇蹟。然後他聽到這位挪威教授平靜的說道，『今晚你看見了兩大奇蹟，美麗而偉大。照我們的判斷，那兒還有上百萬其他的銀河系。如果我們能掀開地球的大氣層的話，我相信還會再加上一百萬。因爲太空是無限的，它是永遠的。約翰，你永遠要記住一點，你我是住在一個小小的星球上，而這小小的星球是依附在一個小小的恆星邊，在一個小小的銀河系的盡頭。我們在這兒只住上很短暫的時間，然後我們去了，被遺忘了。有一天，這些銀河系也會消失了。唯一不朽的便是利用有限的人生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如果你一月來我班上上課，我會很高興的。』

星光璀璨的天空，那些星星比他剛吃過晚飯時要顯得更明亮了，因爲天色更黑了，讓那些光度較弱的星星也明亮起來。他走向家中，他的雙目望遠鏡掛在身上。

在雷伊泰灣，現在是下午四點，諾門．格蘭特正躺在救生艇上被炙陽烤着。而在平尼孟廸，德國的火箭專家正借着黎明的天光，收拾和計算被美軍轟炸後的殘局。

約翰知道他經歷到一個稀有而寶貴的經驗，開啓他到天上的路程，對美麗的織女星的一瞥，還有對班妮的愛的喚醒，以及親睹了遙遠的銀河。這一生中不會再有另一個晚上像今晚。我日後的責任是使所有的夜晚都發揮它的美好到極致。他心想。

一進家門，他父親便吼道，『都兩點半了，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該死！』

約翰嚇了一跳，他從未聽過他這個保守的父親這麼氣勢洶洶的罵人。『我去學校的天文台，』他道歉道，『他們讓我用……』

『約翰，』他母親也出現在樓梯口，穿着睡衣，而且是哭過的。『你該打電話回來。』

『我到天文台去了。』

『約翰．巴普，你不能像個無賴漢一樣在街上遊蕩，』他父親說，『你如果去天文台，也該打個電話給我們，害我們擔心死了。』

『教授要我去選他的課，明年一月上課。』

『太好了，』他母親說。

回到臥房後，他睡不着，因為那壯觀的宇宙正等着他去探險。

黎明前一小時，巴普夫婦聽見他們兒子的鬧鐘聲，他們來到走道時，正好撞見他消失在樓梯下。

『你現在上哪？』巴普醫生說。

『我要去看晚上是如何消失的。』

『約翰，』他母親平靜的說，『你得多穿點衣服。』當她兒子猶豫時，她接道，『我們關心你的健康，穿上夾克。』

當他到院子時，看見一無掩蓋的華麗的冬天星座。金牛座、獵戶座和雙子座，還有天狼星，以及在東邊的獅子座和處女座。他狂喜地站在那裏，用他的望遠鏡看着那些美麗的星星。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四日下午三點，當史丹利．莫特教授正在調查為火箭擊中的倫敦金融區的損失時，當西村貞二大將在雷伊泰灣進行他的自殺進攻時，火箭技師岱德．考夫正推出他的腳踏車，走向一個小碼頭，從那兒搭渡船離開最秘密的平尼孟廸島，到距離不遠的德國內陸沿岸。

他已卅七歲了，身材瘦小，留了幾綹稀疏的鬍子。鼻上架着厚厚的眼鏡。他說話輕柔，不過却看得出他的意志堅決。他內心在想什麼是無人知道的，甚至連他正要去看的萊蘇。

由於生長在納粹德國，教會了他對任何人都不信任。更因出身於慕尼黑以北一個非常貧困的山區，使他備受歧視。他既沒有普魯士軍人家庭的氣質，也沒有魯爾人做生意的精明，更不像柏林人一樣多才多藝。小時候在家中的農場做工，及長在慕尼黑的工廠做工，由於他沒受過大學教育，又不知如何來表現，因此不曾從他的天分中獲得什麼益處。

入伍之初，他一直是個上等兵，最初在法國前線，然後被調往俄國作戰。那些無法讓他們的機器運轉的軍官，即使走過他身邊無數次，也不會開口要他過去幫忙。但他聰穎過人，一九四二年春天，當德國大軍困在俄國，邁向悲劇之時，他却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使自己免於陷入泥淖之中。

他的機會在一九四三年年初來臨，當時他是在那個倒楣的保羅．范克萊伊士特將軍麾下服務，在高加索作戰。在大舉撤退時，范克萊伊士特的坦克開始瓦解，將軍在大軍中來回督促士兵們盡力修理，但却一點辦法也沒有。他走到一個沉默寡言的技士面前，那個技士正在泥濘中賣力地修理着，竟把這些龐大的坦克修好了，這人正是岱德．考夫。

兩週後，希特勒發出一道緊急的命令，要軍中保薦一些有特殊才能的青年人來擔當非常的任務。范克萊伊士特負責保薦十一名，當他列出九名之後，他的眼光落在考夫中尉身上，現已成了他屬下最可靠的軍官。他送考夫去還有另一層用心，若他能保薦一個不世出的奇才，希特勒對他在高加索的慘敗也許就不會太計較。

『你生在哪？』范克萊伊士特問道，當考夫報出家鄉名字後，將軍說，『你的文件上說是慕尼黑，所以不必再提那種惹是生非的地方。』

當晚，考夫便離開蘇俄，坐上了火車。回到德國兩週後，他的特殊才能才獲得賞識而被送到平尼孟廸去。一天下午，他被帶到一個高大沉默，臉上刻劃着深深的皺紋，聲音悲哀的人面前，『這是尤金·布瑞索將軍，』傳令兵說，『還不快向將軍行禮？』

考夫笨拙的向將軍行禮，『他們說你對機器很在行，』將軍說。他有五十三歲，由於肩負重任而顯出一臉憔悴來。

『我會修理東西，』考夫說。

『受過教育？』

『我在工廠做工，修理東西。』

『家庭呢？』

『農家。』

布瑞索皺眉，然後輕快問道，『大地主？』

『不是，小的養鷄場。』

『你怎麼會做到……軍官的？』

『在俄國，我知道如何修坦克。范克萊伊士特將軍……讓我升軍官的。』

『你認爲你會修我們正在做的東西？』

『我會。』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們說是火箭，用來打倫敦的。』

『你對火箭有研究嗎？』

『就我所看過的，我想我會修。』

那是兩年前的事了，現在，考夫中尉已成了布瑞索將軍手下最寶貴的人。將軍是個工程師，不是科學家，他負責建造由年輕的科學天才威納·范布洛恩發明的A—四火箭，這個工作不容易，因爲每

當布瑞索開始造時，范布洛恩便會改變一些設計，要求重新安排機器和建造的人。

『他爲何老是改變主意？』考夫有天絕望的問道。

『因爲這是個全新的世界，沒有規則可以依循的。』

考夫已不再是德軍軍中的一名軍官，他成了平尼孟廸一個特殊的人物，沒有階級，却有大能力，能應付未來世界所產生的問題。布瑞索也不再是將軍了，他在考夫眼中是個解決工程問題的奇才。剛開始，當他們失敗時，他會大笑說，『每次我失敗都是因爲沒聽考夫的話。』

這個瘦小的農夫對於引擎幾乎有種神秘的力量，當火箭變得愈來愈複雜時，他成了唯一能了解它們神秘的人。他是德國的湯瑪斯·愛廸生。范布洛恩和布瑞索都知道他們有幸找到他。『他是一個無師自通的天才。我們是怎麼找到他的？』范布洛恩說。

『我懷疑有多少這種奇才是我們沒發現的？』布瑞索說。

『我們統統需要，』范布洛恩說。

最初幾年，建造火箭進行得並不順利。德國的領導人物一次又一次到平尼孟廸來問詢A—四是否能發射到倫敦，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否定的，火箭似乎還在遙不可及的半空中，但這三個人繼續努力，深信他們設計的東西總有起飛的一天，可以載上大量的炸藥到倫敦，命中它的目標。

現在，當他在碼頭盡頭跨下脚踏車後，考夫想着自己有多幸運。如果我還是個上等兵的話，范布洛恩絕不會看我一眼。他根本不會理會一個上等兵，他以爲我出身顯赫世家，知道我會弄火箭，才對我青睞的。的確，由於考夫的改革，現在落在倫敦的火箭已有很大的進步了。因此他雖是個中尉，却能在下午三點時溜出平尼孟廸去會一個女孩，這就是范布洛恩他對器重的證明。

當他可貴的技能表現出來後，他從建造A—四的人員中被選出，參與最高的秘密設計。若他知道莫斯科和華盛頓都有他的檔案的話，他會大吃一驚，因爲雙方都打算在戰後俘虜他。直到現在，他還是不願承認德國也許會崩潰，他樂觀的原因是因爲他知道他和布瑞索將軍正在建造一個威力兇猛的武器。

A—十已快接近完成了，不到一年就會製造出來了，這一型的火箭載着巨大的爆炸物，可以射到波士頓、紐約或華盛頓。考夫與這些城市的居民並無宿怨，他對倫敦的居民也無深仇大恨，倫敦每天都要挨上他的炸彈轟炸。他是個技師，一個受過訓練的人，把他的能力應用到上頭交下來給他的任務，解決這項任務的困難，讓它完成。如果上面要他炸紐約，他會想辦法達成這個任務，他只管他的任務。

因此這個重要的人物跨上他的脚踏車，朝西前進時，正是美國轟炸機準備轟炸平尼孟廸之時。他的目的地是在渥戈斯特城北邊的一座農場，那是萊蘇．柯寧的家。它位在夏日的觀光勝地旁邊，東邊有一道運河，將大陸和平尼孟廸隔開。

萊蘇在這裏工作，夏天時侯來避暑的有錢的柏林人，多天時則接待一些樸素的平尼孟廸人。她不是個漂亮的女孩，也不年輕，現在是廿八歲，是個工作勤奮的女人，情性好。若不是戰爭的話，很可能已遷居到柏林去。考夫認爲自己有幸碰見她。

在碼頭西邊的公路上，他通過三道守衛，他的脚踏車被徹底的搜查過，雖然那些守衛都知道他是去找萊蘇．柯寧的。他們友善的朝他點點頭，一面搜查他，因爲任何從平尼孟廸出來的人和東西都要經過仔細的搜查。

岱德．考夫和萊蘇消磨了一個安靜的下午，和她家人一起吃晚飯。在蕭瑟的秋風中到海邊去漫步，海灘上部署着高射炮。『我們愈來愈膽小了，』萊蘇說，『父親今天下午看到偵察機飛過去。』

『我們也看見了。』

『但不是我爸看到的那種。』

考夫有好多事想和這個易感的女孩分享。他不好意思告訴別人，她很像他媽，一個善良負責的鄉下女孩，她會盡心盡意的侍候丈夫，熱愛她的丈夫和家。她了解他的感覺，特別是他對蘇俄的畏懼。『你該去看看他們的鄉村，他們的農夫過得像牛馬一樣。如果他們來這裏……』他不禁不寒而慄了。

他猶豫着；在德國，一個謹慎的人絕不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但身爲人，總想找個傾訴的對象。萊

蘇很可能是被安插在這個特別的地方的間諜，好讓一些像考夫這樣的人上鈎，所以他不能提任何有關A—十的事。但可以談蘇俄。

『兩年前，我在那兒時，我們認爲俄國絕不敢對我們發動攻擊，那是個窮得無以復加的國家，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但現在……。』

『他們愈來愈近了。』

『你怕嗎？』

『是的，我怕。』

那天晚上，他們沒再說什麼，但他們都知道，將來不能被俄國人擄去。

當夜色降臨時，他們來到一個穀倉做愛。自從他們意識到俄國人隨時會來，未來是不可知而令人害怕的以後，他們便把握每一秒可以盡歡的時刻。只有愛可以慰藉對方。萊蘇的父親曾提過四個問題，『他有自己的農場嗎？他眞是軍官嗎，他在島上做什麼？你以前的男朋友怎麼啦？他不是有座很好的農場嗎？』在這種情況下，她認爲沒必要和她父親談一些重要的事，因爲她父親對這個陌生人的評語是，『他吃起東西來像猪一樣，平尼孟廸沒東西吃嗎？』

萊蘇反駁道，『你沒資格抱怨，他每次帶來的東西都比他吃下去的要多得多。』

平常來看萊蘇時，考夫總是盤桓到晚上九點才回去，但今晚，由於謠言滿天飛，他渴望留下來。因此他們在海邊徘徊，漫無目的的走着，萊蘇停下來，拉起他的手來，『考夫，怎麼回事？』他愕然看着她，她接道，『你爲何事煩心？』

他擔心的事何止千萬件，但沒有一件能說出來，卽使是對最親密的人。謠傳希姆萊的秘密警察要發動另一次攻擊。而布瑞索將軍很可能會被放逐到俄國前線。他更怕平尼孟廸會完全的關閉，因爲俄國人愈來愈接近了。

『將軍老了……。他們把所有的錯都怪罪到他頭上，但我可以告訴你，若是沒有他，一切便完蛋了。』

『你喜歡他是嗎?』

『我希望所有的德國人都喜歡他。』

『我們該離開這兒了，考夫，我們兩人。』她遲疑了一會柔聲道。

『是呀，』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這由我來決定，時間到了我會告訴你。』他改變話題說，『我答應范布洛恩要照顧將軍，我得回去了。』

『但你已錯過渡船了。』

『我替他們偷了不少鷄，他們會載我過去的。』

當他和萊蘇道過晚安後已是十點半了。『那是什麼?』她指着天空問道。

月亮很亮，一架飛機在月光下飛過去，接着是兩架偵察機，飛得相當高，它們投下來的不是炸彈，而是照明彈，在夜空中發出不同的色彩來。

『天哪!』考夫叫道，『飛機來襲了，照明彈表示對方要大擧轟炸了。』他拚命地騎向碼頭，不斷地看着天上的飛機，他不知道這些飛機正引導着美國轟炸機過來。

第一架轟炸機轟隆飛過來時，他還沒到達碼頭。這些轟炸機飛臨平尼孟廸上空時，月亮正好消失了。『這是有計劃的，』他告訴在碼頭的人，接着是巨大的爆炸聲。

『我得過去，』他說。

『現在不行，』船夫說，他們尋找避難的地方，縮在防空洞中。整整兩小時，聽着外面巨大的爆炸聲。

『那些照明彈落在那裏?』考夫問船夫道。

『落在你住的地方。』

『天哪!他們想殺死布瑞索將軍。』

『還有你的范布洛恩。』

『他在柏林，我得過去。』

『現在不行。』

又有飛機過來了，這次是德國的戰鬪機，有些敵機着火，落入了波羅的海。其中一架筆直的落在空蕩蕩的碼頭附近，一直飄到萊蘇工作的地方。

現在他有兩件擔心的事，他的將軍和他的女朋友，但當轟炸停止，德國的戰鬪機撤退後，他直奔向平尼孟廸去看布瑞索將軍，而不是柯寧家的農場。他放棄脚踏車，由一個士兵用摩托車載他回宿舍，也就是莫特教授向當局要求不要轟炸的地方。

第一批照明彈投擲得錯過頭了，沒投到製造和研究的地方，而是投到科學家住的地方。領路的飛機曾警告過後面飛來的飛機，但這個目標太誘人了，他們不管三七廿一的便炸起來，致使整片住宅區夷爲平地。

考夫遠遠的便看到被炸的慘狀，他意識到若他沒去看萊蘇的話，他早已命喪黃泉了。但布瑞索將軍呢?

『到那兒去!』考夫對司機大叫道，但對方却說，『我不去!』於是他只好下來，跑向一片斷垣殘壁。他不用進去，因爲在外面的草地上排列着卅一具屍體，中間那一排，正是尤金．布瑞索將軍，臉上神色平靜，一個納粹始終不信任，却不得不借重的人物。

考夫趁別人忙於救災之際，來到建造A—十的地窖中。他把所有的設計圖偷偷拿出來，拿到他自己炸毀的住處，他用火把其中一些圖表燒着，燒一半後，又把火焰弄熄，再把半毀的圖表摻入他自己的設計圖。在那一刻，他並不很清楚自己爲何要這麼做，只是出於一種直覺，因爲他想到謠傳范布洛恩也許很快會被希姆萊的手下逮捕。

兩天後，在十月廿七日清晨三點，當諾門．格蘭特正在雷伊泰灣載浮載沉時。岱德．考夫坐在床上，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誰?誰可以救我。

他該擔心自己的安危，因爲在轟炸停止後，島上馬上來了一個堅持到底，始終不肯放手的敵人。他就是海繆．方色上校，現年四十八歲，胖得沒頸子，一對猪眼，是漢堡一個屠夫的兒子，他很早便

投效希特勒的棕衫軍，不是因爲他佩服希特勒的哲學，而是他看到了有機可乘。由於他對上面唯命從，很快便升爲希姆萊的副手。他目前的任務是把那些該死的科學家整垮，除掉范布洛恩，讓納粹掌握一切。

當考夫看見方色從黑色轎車出來後，他意識到有麻煩了，根據他過去幾次和這位上校接觸的經驗，他發現他對下級頤指氣使的，對上級却必恭必敬。

考夫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九四三年夏天，他從柏林直奔平尼孟廸，將范布洛恩、布瑞索將軍和考夫逮捕，而未向希特勒報告，把他們關在納粹設在史德汀附近的監獄中，關了六天，蒐集和製造一些可以被處死他們的不忠的證據。

結果奸計未得逞，因爲范布洛恩有一批有勢力的朋友，散佈在各階層，他們直接去找希特勒，希特勒親自下令赦免他，但布瑞索和考夫却判了死刑。范布洛恩出獄後，積極營救他們，最後他還是找上希特勒本人，說服他，如果沒有這兩個人，A—四休想飛向倫敦。

因此考夫這條命是拜范布洛恩所賜。

於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七日的晚上，當他想到誰可以救他一命時，他是該預先防範的，因爲一旦他失去了范布洛恩的保護的話，他便會落入方色上校的魔掌中。

他的策略是他若保有布瑞索將軍的檔案，他就有了一個可以做爲交易的强有力的條件，不管這場戰爭是誰贏，德國、蘇俄或美國。因爲范布洛恩了不起的構想，得由布瑞索和考夫合作才能實現的。布瑞索和考夫的結合還勝過范布洛恩，特別是在蘇俄和美國這種國家，理論家成羣，但能將理論實現的人却寥寥可數。

岱德．考夫知道自己是不世出的天才，在此時也許是全球最寶貴的資產，但他也知道，憑他的儀表和缺乏正規敎育的背景，若沒有像范布洛恩這樣的人領導，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然而在他不能確定范布洛恩的動向之前，他得保護自己。

我今天就得行動，在黎明前他自言自語道。方色和他的手下會追查布瑞索的案子，『將軍是怎麼

死的，他的檔案在哪？』考夫會被質詢，他得把那些檔案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他找了一個背包，把所有的檔案塞進去，他知道若被發現的話，他會當場被槍斃。他小心的走到被炸毀的廚房，向廚子要了三隻鷄，他早已建立了一套系統，他給廚子啤酒，廚子給他鷄。他把鷄塞在文件上頭。

他騎着脚踏車，先給那些守衞一隻鷄，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說，『我得去看我的女朋友，她一定嚇壞了。』

『你住的宿舍有人受傷嗎？』

『死了十幾個。』

『該死的龜兒子，我們何時炸倫敦？』

『隨時。』

在碼頭盡頭，又有另一羣守衞很熱烈的歡迎他，他遞給他們第二隻鷄。

『背包裏是什麼？』他們問道。

『給女朋友的鷄，』他說，擺出從容的態度，一點沒有急於離去的意思。

『你和……』那些守衞用手勢比劃出性交的姿勢。

『你們以爲我幹嘛要帶鷄去？』考夫微微一笑道，他的表情很好笑。

『我得檢查一下你的背包，』守衞說，他把蓋子打開，『你知道這是命令，』考夫强自鎭定，一點也不緊張的樣子，守衞戳了一下鷄。

『祝你好運！』另一個守衞說，『多謝你的鷄。』

他的心猛跳着，但他還是以優閒的步伐踩着脚踏車，走向避暑勝地。他看見萊蘇和另外三個女孩正在清理收拾，準備過冬。他用手挾着背包，跟那些女孩開玩笑，然後表示要和萊蘇單獨談話。當那些女孩調侃他時，他紅着臉。

當他們獨處時，考夫面對他的生死抉擇。

『萊蘇，我們得回你家農場，有很重要的事。』

『好的，』萊蘇平靜道。平尼孟廸已被炸了好多次了，先是英國人，現在是美國人，轟炸愈來愈接近柯寧農場，隨時有喪命的危險，所以萊蘇早已有準備，她只認得考夫，她準備追隨他。

『我們現在便走吧，』他說。她找了一些藉口，便和其他幾個女孩告別。那些女孩盡情的揶揄她。當他們到了柯寧農場後，他要她找把圓鍬來，當她找來後，他說，『我們得找個安全的地方，我有重要的文件，如果這些文件被發現，我們會被槍斃，如果沒被發現，這些東西將來是我們的護照。』

『上哪？』

他希望她不會問這個問題，因爲他自己也沒有答案。范布洛恩會做什麼？加入蘇俄，蘇俄已在進行製造火箭了，或是投效美國，美國還遠遠落在後面，他迫切的想知道范布洛恩的計劃，但沒有他，他也知道該選什麼。

『去美國，他們會需要像我這樣的人才，我們把這些文件交給美國人。目前，我們得先藏起來。』

當洞挖好後，他意識到他已把自己的生命交託在她手上，如果她是方色上校安排的間諜，那他必死無疑，但已別無選擇。她把袋子埋了。

當洞塡好了後，她悄悄地把鏟子放回原處，然後走向他。『這表示你要娶我嗎？』

『我想過，你是我愛的人，但目前結婚太危險，納粹會干涉的，會拖累你。』

她的身子攤了下去，他對她而言是唯一的生路，唯一可以逃離俄國人魔掌的希望，現在他却拒絕娶她。她並未表示出她的憤怒或揚言要報復。『如果你怕的話……』她說。

『我是怕，』他說，『現在亂成一團，我能通過守衛已是幸運到家了。』

『我知道，』她以挖苦的口吻道，但考夫太專注於自己的事，沒聽出她責備的語氣。

『我知道你是我的命，我想我們應該現在就結婚。』

『怎麼結？如果你怕納粹的話。』

『憑我們自己的意願，有蒼天爲證，』她默默地站在那裏，他問道，『你現在願意嫁給我嗎？』

『這是正式的結婚嗎？』她小心問道。

『當你接觸那一包東西時，我們已經結婚了，』考夫說，『上帝爲證。』

『那我們怎麼做？』萊蘇問道，好像她是個小孩，需要大人的指示。

考夫拿起她的左手來，她看着他，一個廿八歲的鄉下女孩，把她的一生交在他手中。

『我娶你爲我妻，』考夫說，站在埋背包的地方，那便是他們的結婚戒指和證書。

『我認你爲我丈夫，』萊蘇說，眼淚奪眶而出，當她看見自己必須行這樣的婚禮時，她想到其他女孩結婚時穿白紗的情景。沉默了一會，她問道，『你不親我嗎？』考夫親了她。她領他到穀倉去，在那裏完成他們的合巹大典。

『你得準備隨時離去，』他警告她道，『如果我送信來叫你在某處等我時，你就把這些文件帶來。』她順服的點點頭，他說，『你知道這是我們過新生活的護照。』她說她知道。

當他在回家的路上時，突然想到她或許是方色的間諜，但他除了焦急外，別無他法，因爲整個世界已亂成一團，他抓不住什麼了。

當他抵達碼頭時，發現上面已出動一隊納粹來找他，『方色上校要你立刻去向他報到。』

他假裝驚怒交迸道，『他何時到的，你們應該早通知我才是。』

『他是臨時來視察損失的，』兩個士兵說。當他隨他們回到他的宿舍時，他發現方色已派人把他的私物檢查過了。

『布瑞索將軍怎麼了？』上校問道，他一身臃腫，由於多了卅磅肉，穿在身上的制服總像是小了兩號。

『他被炸死了。』

『你在幹什麼？』

『我想去救他，但救不了，於是我只好趕去搶救他的秘密文件。』

『那些文件呢?』

『被火燒了，我只救出幾張來……』他一眼瞥見方色的人手中拿着他準備好的信封，內心一陣滿意。

『這些文件燒毀了一點，不過我懷疑它們不是你眞正找到的東西，』他突然改變態度說，『你上內陸去幹什麼?』

考夫一怔，方色問的是空襲的那晚嗎?但他只遲疑了一會便說：『去看我的女朋友，看看她家被炸了沒有?』

『炸了嗎?』

『謝天謝地，所幸沒有。』

若不是有個緊急的電話，方色還會追問下去，是元首的助手打來的，『要你立刻和岱德．考夫到狼穴去。』

方色看着他正質詢的人說，『你?希特勒要你幹什麼?』

考夫立刻收拾他的衣物，找出一套像樣的衣服，準備去見希特勒。『我有時間刮鬍子嗎?』他問道，方色嘟囔着，『到飛機上去刮。』於是摩托車隊把這兩個人送到島的北端，那兒正停着方色的飛機。

考夫曾經見過元首一次，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天，希特勒親自在他發抖的胸上別上一枚銀勳章，『爲了你對第三帝國的忠誠服務。』

在德國中部，距拉斯騰堡不遠之處，希特勒在這裏建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防空壕，他從這兒進行征服世界的計劃，德國人稱這兒爲狼穴，一點不假，這裏關着最兇猛的野獸，想摧毀整個世界。

狼穴附近沒有飛機場，沒有鐵路，聯軍的飛機搜索過上百次，但無法找到它。它完全隱藏在樹林中，是由十六、七呎厚的鋼板建造的，縱使聯軍的飛機偵測出它的位置，炸彈也炸不壞，因爲穿不透這麼厚的鋼板。

方色上校的飛機在狼穴外很遠的飛機場降落，然後坐車行過隱藏在樹林中崎嶇不平的路。

當希特勒出現時，又瘦又小，顯得很戲劇化，考夫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熱切的想幫助他。他們視他爲救星，他的所作所爲是爲了德國的利益，爲了熱愛他的人民。因此他所有瘋狂不合理的行徑都被遺忘了，被原諒了。他站在面前，露出疲憊的笑容，請求大家給予支持。

『考夫，告訴我，A—四的前途如何?』

『元首，你知道它是從窩山納發射到倫敦的。』

『我知道，英國人也知道。』

『我們發射卅枚，其中廿九枚如預期的一樣好，我相信我們的困難——』

希特勒突然叫人開出午餐來，其他人面前放的是燴鷄，他自已只吃一點蔬菜，還有一大瓶礦泉水。當他們吃飯時，元首的話題突然一變，『考夫，你去過諾道山嗎?』

『沒有。』

『我要你去，布瑞索死了，你比別人清楚怎麼建造，看看他們造對了沒有。』當他站起來，在室內踱步時，其他人也跟着站起來，他要他們坐下。

『現在方色將軍……。』

『將軍?』

『對，你現在負責A—四火箭的事，平尼孟廸、諾道山、窩山納都由你管。我們的科學家够多了，現在需要戰士。』

『我隨時待命，』方色將軍立刻答道，他要好好整整范洛布恩那一票人。

『現在誠實的告訴我，A—四是怎麼一回事?』希特勒在他的大橡木椅子上坐下來。

方色將軍從口袋內掏出一張紙來。『好消息，五天前，A—四擊中倫敦戲院，死了二八七人，上週，一枚A—四擊中市場，死了一九七人……』他一直報告着，在場諸人都感到一陣安慰，因爲方色的家鄉漢堡在上次空襲時，至少死了五萬五千人。

希特勒從椅子上站起來嚷道：『方色，我們一定要報復，爲每一個死去的德國人，爲你家鄉漢堡死難的人復仇。我們得趕快把火箭發射出去。』

他看着考夫問道，『它們能繼續飛嗎？』

『那是我的責任。』考夫答道。

『你去視察諾道山進行的情形，』希特勒說，會議結束。

方色巴不得立刻飛回平尼孟廸，告訴那些科學家，這地方要由他負責，但希特勒堅持要考夫先去諾道山，因此他只能先送考夫去。飛機在哈次山脈一個秘密的機場降落。有車等在機場，把他們帶到那個龐大的地下工廠去。

當考夫看見數千奴工做工的慘狀時，不禁想到，這裏簡直像地獄一樣。沒有陽光，沒有衛生設備，食物缺乏。希特勒的狼穴已够暗澹的了，這裏更是暗無天日。這個一度耀武揚威的國家，現在却像被追逐的野獸，躲在洞穴中喘息。在這兒工作的都是法、波、荷、蘇各國的囚犯。好幾千名俄國人，他們一向被奴役慣了，從來不知道何謂自由。

『我們的產品能在這兒進行下去嗎？』考夫審度一下情勢問道。

方色沒回答他的問題，召來當地的主管，一個粗暴的人，曾在鄉下做過警察。

『偶爾會有人怠工，沒辦法避免的。』

『那你怎麼辦？』

『統統槍斃。』

『有沒有誤殺技術工人？』

『這些都是很容易的工作，一個下午就可以學會了，反正有的是人，』他大笑道：『他們不好好學便槍斃。』

考夫一眼瞥見方色的臉，看見他並不以爲然的表情來，但在他們兩人還沒說什麼之前，當地的負責人得意的說，『看看我們這兒高品質的產物，』考夫不得不承認這是奇蹟。『你一定奇怪在這種情

況下怎會有如此好的產品。』

『紀律，』負責人說，『我們不敢找德國工人來做，而納粹給我們找來的人一定要好好看着，我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急於給他的新主子看關着那些替換奴工的集中營，當考夫看到一排破爛房子，還有槍斃人的地方，他恨不得戰爭明天便結束。這使他想到，日後德國人若被俄國人俘虜，一定也會落到這種下場，他下定決心，如果他要逃，他一定要逃到西方而非東方。

他們參觀完了後，當他和方色獨處時，他不敢表示他對於剛才所見的情形的意見，倒是方色說，『等我們把英國打垮後，像這樣的地方要消除，浪費太多的人力。』考夫仍舊保持沉默，因爲他知道，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只靠火箭，是不會使倫敦和聯軍屈服的。

同時，他又想到，當他回到平尼孟廸時，他得在方色將軍的手下討生活，利用空閒的時間繼續研究A—十，這是要用來發射到紐約和華盛頓的。聯軍炸毀了不少德國的城市，他們得還以顏色。儘管他計劃逃走，但他也想要報復。

在那一年快結束時，這些矛盾都消除了，因爲蘇俄的軍隊更加接近平尼孟廸了，而英美在西線攻勢愈加凌厲。一天，范布洛恩突然出現在考夫的研究室。他趁方色將軍不在島上時，召集大家開會。這是一次沉重的會議。『蘇俄部隊很快會來，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大家盡量集中在一起，隨身携帶文件，向西逃，寧可成爲美國人的俘虜。』

一個年輕的科學家害怕道，『那我們不是冒着被方色槍斃的危險嗎？』

范布洛恩微笑道，『我們有四大危險。在完蛋的日子，納粹會殺死我們，以免我們的知識爲其他國家得到。俄國人會殺死我們，因爲他們恨我們。美國人也許也會殺死我們，如果我們沒來得及說明我們的身份時。當我們跑時，總會有一些該死的守衛殺我們。』

『但你爲何選美國人？』另一個問道。

『我從不明白英國人是怎麼做生意的，他們一向瞧不起替他們工作的人，即使是他們自已的人。

我對法國人也沒好感，他們太吝嗇，不會支持一個眞正的太空計劃。俄國人，他們令人深惡痛絕而且一貧如洗。美國人有錢，等他們看見我們的成就後，他們會讓我們進行太空計劃的。』

這些科學家們並不知道，在他們打算逃向美國人時，史丹利·莫特教授也正處心積慮的在尋找范布洛恩，尤金·布瑞索和岱德。考夫的下落。莫特聽說布瑞索在廿四和廿五日的轟炸中被炸死，但他希望這謠言是假的，因爲像這樣的人，是美國在發展火箭起步時迫切需要的人才。

當俄國嚧嚧的大炮聲可以聽得見時，傳來斯德汀失陷的消息，平尼孟廸的科學家們開始搬家了。他們大包小包的塞滿了一卡車一卡車，向諾道山遷移。A—四在諾道山的地下工廠依舊建造着，當局還抱着最後一線希望，寄望它能一舉摧毀倫敦。

在離去的那天，天色陰霾，考夫心中也很沉重，他面對困難的決定，他知道一旦離開平尼孟廸，他便沒辦法去接萊蘇。他最好和大家一起走，然後再回來接萊蘇，但這是行不通的。或者他和其他人一起走，乾脆把她忘了，但他辦不到，因爲他愛萊蘇，更愛她的勇敢，和他有難同當。當范布洛恩一行人離去後，他一個人孤零零留下來。

他把幾件貴重的東西塞在背包中，一把尺，一個羅盤。然後走向他的脚踏車，但在他要離去之前，被一個納粹人員攔住去路，『希姆萊說，我們得摧毀剩下的A—四。』於是考夫只好忍痛去幫助他們摧毀自已耗費心血建立起來的東西。

當火箭爆炸後，考夫擔心在北碼頭的納粹軍隊不讓他到內陸去，於是他騎車向南方去，那兒的守衞和他有交情。

他一到柯寧農場便對萊蘇說，『把東西挖出來吧！』

『我們要走了嗎？』萊蘇問道。

『你沒聽見俄國的砲聲嗎？』

『我怕死了。』她不是個膽小的女人，但她已擔心了好久了。她拿出圓鍬來，把背包挖出來。

她父母捨不得拋棄祖產，寧可死守家園，他們認爲共產黨不會比納粹壞到那裏去。柯寧夫婦和女兒道別時沒有哭，因爲在戰亂時，那一家沒經歷過生離死別的場面。

於是他們開始逃亡，他走路，她騎脚踏車，車上放着那個寶貝背包。他們逃向柏林，但每當他們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時，軍隊總把他們趕往北邊，因爲首都已人滿爲患了。

『上面叫我們去諾道山，』考夫一再的向他們解釋，『他們在柏林等我們。』

『已經封鎖了，』守衞說：『你們得朝北走。』

他們如果朝北的話，遲早會與納粹部隊碰頭的。於是他們向南行。

當他們來到平尼孟廸和柏林之間的一個小城紐斯翠里玆時，一個納粹守衞堅守他的崗位，要他們往西去。

『西邊——』守衞命令道，他發現考夫不聽命而想偷溜過去時，便擧槍對準考夫，打中他的左肩，當他看見他的目標倒地時，再擧槍對準萊蘇，萊蘇立刻臥倒。他以爲他把他們都打死了，於是想去檢他們的脚踏車，但他又知道，如果他擅離崗位，很可能被打死，只好作罷。

萊蘇躺在地上，看見她丈夫鮮血直流，她立刻悄悄爬過去給他止血，等她止完血後，再想辦法，趁那個納粹不注意時，把脚踏車給拖過來。她用力打考夫的臉，要他醒來逃走。

但他的傷勢比她想像的要來得嚴重，走了幾步便昏過去了。

她只好把他綁在車子，然後連人帶車一起推着走，當她走到城郊時，已是筋疲力竭了。她坐在一棵大樹下喘息，聽着她丈夫不規則的呼吸聲。這時一個農夫經過，她召喚他道：『老鄉！我丈夫受傷了，你能幫我們找個醫生嗎？』

那人行色匆匆，『俄國人要來了，上哪去找醫生？』

『我丈夫快死了，』她懇求道。

『我來看着他，你去找醫生。』

『你會偷走我的脚踏車。』

『我不偷，俄國人也會偷。』

『麻煩你去找個醫生來好嗎？』

『他是什麼人，間諜？』

『他是我丈夫。』她求情道。

『好吧！我去找。』

當醫生來時，他問道，『警察追踪他？』

『一個納粹亂開槍打人。』

『那些該死的東西，』蒼白瘦弱的醫生說。他檢查考夫的傷口，然後抬頭看農夫說：『這個人若不及時治療會死的。』

『他可以住到我的地方去，』那個農夫說。他和萊蘇看着醫生熟練的把子彈取出，然後給傷口上藥，並交給萊蘇一瓶藥說，『休息三天。』

他們在紐斯翠里茲以西的農場上待了三天，農場主人是個好諷刺的人。『德國是垮了，這場戰輸定了，希特勒不久會被槍斃，我們不是落到俄國人手中，便是那些該死的聯軍手中。』他說。

『你爲何恨聯軍？』考夫問道，他沒說出他正想投奔他們。

『轟炸呀！你沒看過柏林、漢堡嗎？我聽說德勒斯登被炸平了。一個晚上死了一百五十萬人。聯軍也是魔鬼。』

然後他又說，『我知道你們的打算，逃避俄國人，希望被聯軍俘虜。你脚踏車上的背包裏一定是貴重的文件，你想交給聯軍是不是？我敢說你一定是從平尼孟廸來的。』

考夫沒回答，他又問道：『不過你們別擔心，我也打算投奔聯軍。他們都是龜兒子，不過至少不是俄國佬。』

農場主人的太太不想離開農場，但他不管她。在他們要走的前一晚，他說，『我知道德國，即使現在快要毀滅了，但十年之後，我們又會成爲世界强國，你知道爲什麼嗎？德國丈夫都是聰明人，而

他們的老婆則是一等一的勇者。我欣賞你照顧你男人的勇敢表現，小女人。你能逃出這裏的。』

他們走了，一個受傷的男人，一個年長的農夫，一個家庭主婦，兩輛脚踏車。農夫堅持要考夫騎脚踏車，直到他傷口康復了。他們盡力向柏林方面移動。每次被盤問時，農夫都說，『這是我兒子，在俄國前線作戰受傷，這是我女兒，我們要去法蘭克福投奔我兄弟。』

『這條路不通，』守衞說，他們一行三人只好來到易北河邊的威騰堡。

『這是個有名的地方，』考夫告訴他太太說，『馬丁路德在這裏起家的……。』

農夫是路德派的教徒，大笑道，『你們都錯了，這個威騰堡不是馬丁路德起家的地方，他在距這裏好幾哩外上流的另一個威騰堡，馬丁路德從未看過這個鬼地方。』

當他們進城後，在路上逛着，正想找一處地方休息時，考夫突然閃入一根柱子後面，因爲迎面而來的正是方色將軍和三個納粹軍官。考夫等他們走過去後，趕緊逃回萊蘇和農夫所在之處，他怕得渾身發抖，他們以爲他發燒了，等他喝了一杯酒後，才告訴他們，『方色將軍鎭守這地方。我看見他了，如果他知道我們在這裏，我們就完了。』

於是由農夫出去打聽，當他回來後，帶來一個悲哀的消息。『方色將軍下令要每個男性都加入防禦部隊。我們得立刻去報到，否則會被打死。』他看了考夫一會說，『那些文件是貴重的？』

『能救我們的命，』考夫說。

『那我們一定要逃出這裏。』

農夫擬定一個計劃，趁天黑摸出城去，結果碰上守衞，農夫被槍殺，考夫夫婦被捕。

到了早晨，他們被帶到方色將軍面前，考夫吃驚的發現方色竟瘦了廿多磅，他現在像一般人一樣有頸子了，他的目光中較有人情味，這使他想起他對諾道山不滿的表情。他又變成了人，他心想，他知道戰爭結束後，希姆萊和他那一票人都會完了。他悄聲對萊蘇說，『盡可能讓他鬧不清楚，他也許可以救我們一命。』

審問一開始便很糟，『我們從平尼孟廸來的英雄，還親自受過元首的勛章，你這次玩的是什麼花

樣?』

考夫默默的站着，想起這傢伙會處死過他。方色拍拍背包說，『你從第三帝國偷了什麼東西?秘密文件?這就是我在布瑞索將軍死後要找的東西?』

他把背包推到考夫面前，『你自己打開它來給我看看你打算賣給敵人的是什麼東西。』

考夫以戰抖的手伸進背包中，掏出一些文件來。『這是什麼?』方色問道，考夫不答，將軍尖叫道，『這是布瑞索將軍的秘密文件嗎?一定是的，這上面寫的是什麼?德國的秘密武器?』

考夫保持沉默，等待判決。罪行決不輕，『他和他太太是間諜加叛國，槍斃他們!』方色氣沖沖走出去，留下考夫和兩個納粹守衞，他們把他架出去，然後把萊蘇也抓起來，一起推向院子。

這是三月初一個溫暖的日子，天空是特有的普魯士藍。他抬頭看天，想起了他第一次騎脚踏車去柯寧農場時的情形，他眞想拉她的手來安慰她，但守衞把他們拖開，他只有回頭望着她，當他看到她坦然無懼的邁向死亡時，不禁放心下來。她還對他微笑，似乎在說，用不着後悔。

當他們面對牆站着時，考夫以顫抖的聲音問守衞道，『我可以和我太太吻別嗎?』

『去吧!』

『萊蘇，我們相處的時間很短……但很好。』

『我愛你，考夫。』

他們親吻着，然後各自站回去，三個守衞也分別各就各位，準備開槍。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方色將軍跑進院子叫道，『把他們帶回地窖去。』

『我們沒有地窖。』

『把他們關在儲藏室中看好。』

儲藏室只有七呎長，三呎寬，沒有光線，空氣稀薄。他們得在掃帚和拖把中找一塊空隙來，所幸有幾件工作服，他們可以睡在上面。他們在這麼一個地方被關了一星期之久。吃得很差，幾乎沒什麼水喝，一天只准上一次洗手間，是在守衞嚴密監視下。

『他鬧不清那些文件，』考夫猜道。

『一個守衞告訴我德國打敗了，他說時都快哭了。』

『萊蘇，我們不能觸怒他們，他們也是坐困愁城。』

第八天，方色將軍叫人把他們帶到他的辦公室。牆上掛了一張俾斯麥的像，還有一張希特勒的大照片。桌上放的是那個背包。

『這些文件是什麼?』方色問道。精明的萊蘇立刻看出他陷入困境中了，他已經知道這些文件可以救他一命。

她平靜道:『當聯軍來時，它可以救你一命，但只有考夫能向他們說明它的重要性。』

『這好像是火箭的設計，』方色翻着文件說。

『那是只有希特勒和布瑞索將軍知道的秘密武器，還有考夫。』她說。

方色看着面前這個矮小的人，他簡直不相信考夫能參予最高機密，但當他想起考夫曾在狼穴謁見希特勒時，不由得不信了。

『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考夫說。

『你認爲聯軍會要這些文件?』

『那就是范布洛恩爲何要秘密的把它送出去的原因了，』萊蘇說，『只有派一個能說明的人把它弄出去。』

『等一等!』方色說，他的豬眼瞇成一條縫，『范布洛恩和其他科學家去諾道山時，你爲何不去?如果你很重要的話?』

『我不重要，』考夫說，『但這些文件重要，范布洛恩知道我是唯一會解釋的人。』

將軍在盛怒下指示守衞，『把他們關起來。』等他們獨處黑暗中時，萊蘇安慰她丈夫說，『他在擔心俄國人，只要我們讓他操心，他不會馬上殺我們。』

第二天早上，方色又把他們傳去，並把守衞撤去。他從桌後走出來，站在考夫面前，好像他們是

平等的。他指着背包說，『我們能把這些文件送給美國人嗎?』

『那正是我的責任，』考夫說。

『誰的命令?』

『范布洛恩，』他說。

『我們帶着它通過聯軍的防線，我會說一點英語。』

他們組成了一個奇特的三人小組，朝漢堡、布雷門和漢諾威所形成的三角地帶前進。方色在前面帶頭，他騎着一輛脚踏車，上面放着背包，他怕用納粹的摩托車會被捕。

萊蘇騎另外一輛，但她隨時下車讓考夫騎。他們一路上吃得很差，睡不好，全身散發着臭味。他們發現方色很注重儀表，不管在任何情況下，總是盡力維持他的外表。

他是個很能幹的人，很能適應環境，也很會隨機應變。考夫成了他的小弟弟，萊蘇是他女兒，為了找她在漢堡的丈夫。他們一路行來，他注意聽所有的傳言，當他知道英國部隊向北推進時，他領他們向南逃，『英國人太精，我們德國人不是對手。』當村民告訴他法國部隊駐紮在布雷門時，他又避開，『法國人吃的好，住的却很糟。』

不管他們上哪，只見滿目瘡痍，到處是斷垣殘壁，令人心碎。有一次，當他們在一個慘不忍睹的地方停下來時，方色對天吼道，『戈林!你答應我，我們決不會被轟炸的。』

他一想到漢堡便淚如泉湧。他沒看到他的家鄉，不過聽到不少報導。他看着考夫夫婦道，『我們為何要遭到這種懲罰?我們做錯了什麼?』他一天天愈來愈痛恨希姆萊和希特勒了。

他是個很容易見風轉舵的人，少年時贊成德國共和國，到了一九三一年，他又很快的轉向剛成立的納粹黨，因為這是國家的救星。他原先在瑞德。范李伯麾下服務，他認為范李伯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但等范李伯在列寧格勒吃敗仗後，他又瞧不起他了。

當戰況轉壞時，他看出希姆萊是唯一有遠見的人，於是又投效在他門下。現在，他又背棄了希姆萊，因為希姆萊是個瘋子，一個有頭腦的德國人是應該鄙棄他的。

他隨時戒備着，晚上睡覺時，把脚踏車和背包繫在身邊，左輪槍準備着，他已經開始在想如何和美國人打交道，一旦向美國人投降後，他要除去這兩個人。他愈看萊蘇愈不信任她，因為她是個城府很深的人。至於考夫，聰明有餘，缺乏心機，除了長於科學機械外，一無可取，眞不知美國人怎麼會要他。

但當他們快接近美國人時，因他需要他們的協助，因此對他們大方起來。他雖然不肯和他們共用脚踏車，却很大方的把食物分給他們。

一天晚上，他們三人睡覺後，萊蘇對考夫悄悄的說，『這傢伙鬼計多端。』她悄悄爬開考夫身邊。

第二天早上，方色吼道，『我的槍呢?文件呢?』萊蘇說，『我拿了。』他嚷道，『你為何欺騙我?』她冷冷的說，『因為你打算在今天或明天殺我們……。』

方色說，『當我們從威騰堡出發時，我確實想殺你們，但在我們經過千辛萬苦後……』他兩手一攤道，『我說過好多次，你們是我的家人，我也一直這麼認為。』他繼續伸着手求情道，『我求你們別殺我。』

『我們並不想殺你，』萊蘇說，『現在領我們去美國人那裏，因為你是一流的嚮導。』

他領他們繼續前進，當他們穿過一片樹林時，突然碰上一隊德軍，在混亂中，萊蘇的左腿中了彈。

『趴下去!』方色喊道，三人爬在滿地的松針上。當他們抬頭看時，才發現攻擊他們的是一羣十四、五歲的孩子，不過個個穿着軍服，其中一個哭道，『我打中一位女士了，天哪!我打中一位女士了。』

方色衝向這一羣孩子，『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你們為何要開槍打這位正要去挽救國家的女士?』

當他宣稱他是納粹將領時，那些小孩立刻向他敬禮。他安慰那個在哭的小男孩，『這不能怪你，你幫她把傷口包紮起來吧!』他指示這些孩子們如何防守。

『你們的任務是什麼?』他問道。

『阻止美國人。』

『他們在哪?』他急切問道。

『就在附近，馬上會過來，我們守在這裏等他們。』他看看他們的來福槍還有細瘦的胳臂，敬禮道，『好好捍衛國土。』他對考夫夫婦喊道，『快點!快點!今天要決定一切了。』

當他們走出樹林時，萊蘇既不能走，也無法踩脚踏車了，於是方色說，『萊蘇，你坐在我的車後面，我來載你。』他以慈祥的眼光看着考夫，『快點!快點!我們信任的盟軍馬上會出現在這條路上了。』

他們才走到一半，便碰上了第一批美國人。『先生們，』方色喊道，『我是方色將軍……。』

『給我滾開，』一個士兵無禮的叫道。

『先生，我是——』

一個穿了一身髒兮兮制服，開着摩托車的大塊頭，一脚踢在方色的肚子上，把他推開，那個美國人沒踢考夫，因爲他們早已跳入路旁的溝中。

當巡邏的美軍過去時，方色重新領他們向城裏走，他很高興看見一隊正規軍過來。他舉起手來，跑向那個美國隊長，用清晰的英語喊道，『先生!先生!我有你們將軍要的文件。』

『滾開，你這個該死的德國鬼子，』一個士兵罵道，把他推開。

『拜託!請聽着，』他從路邊嚷道，『我有重要的文件……。』

坦克喀喀的開過去，萊蘇想到在樹林中的孩子，不禁要哭出來，方色也站在一邊看着過去的大砲，『希特勒答應我們，敵人的脚步永不會跨上德國的土地的，該死!』他默然地看着樹林，看着美國的坦克大砲開進去。他把考夫扶下車來，再把流血的萊蘇從溝中拉上來走向城中。

他們走到城中的廣場時，看到另一個美國人，穿着平民衣服。當他看見他們時似乎很詫異，他打量着考夫的臉，做了一個深呼吸。

『你是岱德。考夫?』他用德語說。

『從平尼盃廸來的。』

『你帶來重水的文件了嗎?』

『我帶來了秘密的文件，』方色揷嘴道，拍了萊蘇的背包自我介紹道，『我是方色將軍，平尼盃廸的負責人。』

那個美國人不理會他，又問考夫說，『你帶來那些重水的文件嗎?』

『重水?是什麼?』

『你沒……，』莫特猶豫一會，還是忍不住問道，『你們沒造原子彈?』

『是什麼?』

『沒有文件?』

『這兒有尤金。布瑞索將軍的秘密文件。』

『他在哪?』

『被炸死了。』

莫特搖搖頭，『他是個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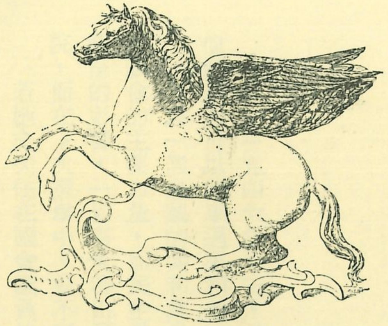
『我對布瑞索很清楚，』方色揷嘴道。

『自會有人審問你們，』莫特說，『布瑞索在那兒做什麼?』

『造火箭，要從平尼盃廸發射到紐約去的。』

尋找結束了，莫特花了兩年功夫，要找這個矮小的人，他只有一張照片可資利用。現在他找到了，德國並沒製造原子彈，但却在製造能飛過大洋的火箭，這個發現非同小可，這些秘密將屬於美國，而非蘇俄。

他領這三個德國人走進一座敎堂，在古老的椅子上坐下來，閉上眼，他聽到方色先是用英語，然後用德語禱告，『上帝呀!我們感謝你，因爲你引導我們做了正確的選擇。』



第二部 四個女人

她變成了在那一段時期，數百萬個沒有過去可茲證明身份，更沒有未來希望的女人之一……

打從一九四六年春天，佛里蒙特區共和黨的領導人打電話給他們的大戰英雄諾門·格蘭特，問他他們是否可以開車過來和他一談後，他太太愛蓮娜便開始害怕了，她也表現出她的害怕來。身爲一個忠誠的共和黨員，她知道佛里蒙特是共和黨一個重要的據點，是將來制衡爲民主黨把持的國會的主要力量，而民主黨是支持那個不能幹的哈利·杜魯門的。也許受到最近戰爭而引起的歇斯底里的影響，一切事情都出了常軌。佛里蒙特在上次的選舉中，竟選出了一位民主黨的衆議員到衆議院，而在下次選舉中，是不可能將他趕下台的。

若她丈夫住在國會議員的選區的話，她會鼓勵他出來競選。不幸的是民主黨的代表住的是位於米蘇里河畔的韋伯斯特，一個大工業城，這使格蘭特處於不利的地位。

共和黨的地方黨代表們表示要尋找名聲卓著的新血輪，好向參議院進軍。但有困難擺在面前，正如愛蓮娜所見，『甘林參議員認爲在他有生之年，他是坐定這個席位了……。』有些訪客表現出他們不耐煩和一個女人談這種事，但格蘭特堅持要他太太在場。『她給我的忠告一向都是很肯切的。』

『甘林老了，他會失去票源的。』

『他才六十二歲，』愛蓮娜反駁道。

『六十四了，』一個人說，『但他看來像八十歲的人。』

『他是六十二，』愛蓮娜堅決道：『我父親和他一向友善，從他第一次出馬競選便支持他。』

『我們都支持他，但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格蘭特太太。』

『我得提醒你們，我丈夫的父親也是支持甘林的，我們不能去打敗這麼一個好人。』

『格蘭特太太，我認爲我們該以大局爲重，』爲首的代表把地圖攤在桌子上，『路易士，你大略把我們的看法說一下。』

一個身材結實的紳士以相當慎重的口氣說，『這件事關聯到四個選區，由於我不是這四個選區的居民，因此我可以客觀的來評論。』

佛里蒙特是典型的西部地區，它是以探險家約翰‧佛里蒙特之名命名的，包括四個重要城市，這四個城市的名字都是以十九世紀初期一些致力於西部建設，並將這一片廣袤的地區併入美國，使美國成爲一個完整的國家的政治家之名來命名的。東邊是商業城韋伯斯特，西邊是這一地區的首府卡洪，北邊是州立大學的所在地，格蘭特的家鄉克萊市，中間是班登市。

『甘林參議員在他的家鄉卡洪是舉足輕重的人，』那個身材高大的人說，『但這整個城的人口只有一萬九千人。而在票源重心的韋伯斯特，大家都視他爲傻瓜。』

『這話說得太重了，』格蘭特抗議道。

『亨利，你說。』

亨利說，『甘林已經完了，你們該醒醒了。他侮辱我們的人，忽視他們，在一個州裏，東西兩個城對抗是司空見慣的事，費城對匹茨堡，聖路易對堪薩斯。在你家門口是韋伯斯特對抗卡洪。我現在警告你，如果我們再推出甘林的話，韋伯斯特和整個東區選民要投民主黨的票。』

當討論持續下去時，連愛蓮娜都不得不承認她所欣賞的甘林已過時了。卡洪支持他，但大城韋伯斯特却已受够他了。

『格蘭特，你得把眼光放遠點，一九四八年我們要推出杜威來，他是個天生的領袖人物，他會擊敗那個該死的從堪薩斯市來的雜貨店老闆。你知我知，如果今天舉行選舉，杜魯門連十張選票都得不到，連民主黨的參議員傅爾布萊特都勸他辭職，因爲全國都反對他。』

從韋伯斯特來的製造商笑道，『你猜杜魯門怎麼回答他嗎？他說他不需要傅爾布萊特的忠告。』

『我們都知道他沒資格入主白宮，我們的責任便是把他趕出來，因此我們現在要選出一個強有力的參議員候選人，擊敗韋伯斯特的民主黨候選人……。這是我來此的目的，格蘭特，我需要你的幫助。只有你出馬，才能擊敗民主黨，如再讓甘林出來，我們已失去衆議院了，現在連參議院也不保。』

『他眞的這麼差嗎？』格蘭特問道，他一這麼說，愛蓮娜就知道他已把自己視爲黨裏的救主了，她不禁害怕起來。

愛蓮娜‧施丹生於一九一七年，她父親是個環境小康的農人，由於在法國作戰受傷，自此便成了一個身體虛弱，沒有自信的人。當他從醫院回家後，她才兩歲，在她記憶中，他從未和她玩過，或把她放在他膝上，更未講過他在戰場上的經歷。

她逐漸長成爲一個安靜沉默的女孩，總顯得比同齡的同學要來得早熟。她在學校中功課很好，在大學也一樣。她的成績大部分是A，但她甚少出風頭。

男孩常注意到她，但被她一再嚴拒後，他們便不來找她了。她的生活只限於從宿舍到圖書館、教室和體育館。她身材修長，富有魅力，一頭烏黑的頭髮。令她高興的是對她有興趣的幾個男生中，有一些是用功型的。

因此，當橄欖球校隊隊員諾門‧格蘭特約會她時，令全校吃驚。不少號稱爲校花的女生追他，邀他參加她們的舞會，但他却和愛蓮娜好上了。

當他到芝加哥去唸法律學校時，愛蓮娜還有兩年才大學畢業，但她從未懷疑過他不會回來，因爲格蘭特喜歡和她父親談天。

施丹先生並不是律師，但他對美國歷史有獨到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外交政策。愛蓮娜還記得在一

九三八年的一個晚上，她父親告訴格蘭特說，『我很擔心羅斯福總統對日本的態度。』

『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我們對付得了日本的。』格蘭特安慰他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歐戰已是無可避免的了，只要一觸卽發……。』

『歐洲和日本有何關係？』

『你看不出嗎？如果歐戰爆發，大家的注意力會轉到歐洲去，這時日本軍閥便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們遲早會做出激怒美國人的事，那時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那你為何責備羅斯福呢？』格蘭特發現在法律學校中出色的教授，沒有不為羅斯福辯護的，在佛里蒙特亦復如此。

『我只認為他不該在我們和日本之間擱下一個楔子。』

『他這麼做嗎？』

『我怕他的做法只是引起對方的敵意。』

『也許我們該採取敵對的態度，看看這些黃魔鬼在中國的暴行。』

『問題是他如此繼續採這種態度，我們就得準備和日本人作戰。』

『日本不過是個小島，我們有辦法對付的。』

『你該看看地圖，它是由羣島組成，不會成為戰場的。』施丹先生把地圖打開，『如果打起來的話，戰場會是整個太平洋。爪哇、菲律賓、馬來西亞，還有夏威夷。』

這種說法未免太荒唐，因此格蘭特說，『日本是個小地方，他們無力這麼打的。我們的海軍會擊潰他們。』

一九四〇年，他回到克萊，並在當地一家律師事務所找到一個好位置。他向愛蓮娜求婚，認定了她會嫁他的。婚禮在一個浸信會的教堂內舉行的，蜜月是去尼加拉瀑布度的。由於諸門．格蘭特是體壇名人，因此他們結婚的消息還登上了紐約紀事報。

一九四二年，當施丹先生的預言實現後，格蘭特便進了達特茅斯學院，接受為期六週的速成訓練

，成為一個海軍軍官。問題來了，他入伍之後，他的新娘子該做什麼，岳婿兩人商量一番，決定要愛蓮娜回娘家幫忙，閒暇時從事社會工作。但當他們把這個意思告訴她後，她却說她已在達特茅斯的所在地新罕布什爾州漢諾佛的一家醫院找到護佐的工作。

兩個男人很生氣，格蘭特尤其反對。『我會一天廿四小時忙個不停，沒辦法照顧你的。』但她不聽。她知道這場戰爭的本質，因為過去四年來，她從她父親處聽多了。

她一直跟着格蘭特到達特茅斯，等格蘭特調到西岸時，她又在西雅圖一家餐館中找到一個女侍的工作，直到把她丈夫送上雷伊泰灣的戰場上。

現在已是一九四六年了，她的樣子和做學生時沒多大的差異，仍很苗條，衣着整齊，皮膚光潔，頭髮烏黑。隨着歲月的增加，她變得愈來愈美了。儘管在戰時，她表現的勇氣十足，但她的外表却是弱不禁風的。

她不願意她丈夫向甘林挑戰，她更不願意她丈夫在選上後遷到華盛頓去。『格蘭特已經打過他的仗了，先生們，現在再叫他披掛上陣，未免太不公平了。』

『這樣好了，』其中一個人提議道，『我們請教一下施丹先生好了，他認得甘林，也瞭解格蘭特。他會給我們中肯的勸告。』

於是他們打電話給施丹，他立刻就過來了，他曾指導過這些人不少次競選。他緊抿着嘴，手指按在唇上，傾聽這些人把問題攤在他面前，接着又聽他女兒反對的意見，然後平靜道，『我完全同意你們說的話，甘林已經過氣了。如果我們再提名他，不但會失去參議院的席次，而且會讓民主黨穩固他們在國會的席次。甘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得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他得讓賢給年輕人，我們認得的人中，沒有比諸門．格蘭特更有資格出來競選的。』

『那麼你願意支持他出馬競選嗎？』

『當然不行，我會像以往一樣支持甘林。』

『連格蘭特的岳父都不……。』

『還有他太太，』愛蓮娜說。

『天哪！難道說我們是一羣瘋子？』從韋伯斯特來的人吼道。

『你沒說錯，』施丹平靜道，『這會成了一大新聞，但我不能拋棄甘林，尤其是我認定我女婿會贏。』他執着於他的榮譽感，不能拋棄甘林，甘林不是一個一流的參議員，也永遠成不了。他明知自己該支持女婿，但他不能拋棄老友。

『那麼你女兒呢？也要爲她丈夫助選嗎？』

『我什麼也不管。』愛蓮娜說。

『那麼你至少可以閉嘴吧？』韋伯斯特來的人說。

愛蓮娜不作聲，從卡洪來的人說，『你不承認你丈夫比較好嗎？』

『他是個優秀的人，』愛蓮娜說，微微挨近她丈夫。

『他不會做個好參議員嗎？』

『會是最好的。』

『你不願見杜威選上嗎？』

『我會盡一切力量除去杜魯門。』

『那麼你可以閉上嘴嗎？』

愛蓮娜看着她父親，她父親正向前視。他最後說，『我們家一向支持甘林，他是個誠實和可以信賴的人。』

『無趣得緊，』有人插嘴道。

『所以我必須選他，但我會閉嘴。』她說完後拍拍她丈夫的肩膀便走出去了。

競選期間，愛蓮娜愈來愈不喜歡文尼地，這個從波士頓來的年輕魯莽的新聞記者，格蘭特特地把他請來，要他主持他在班登的競選總部。她第一次看到文尼地便警告她丈夫道，『我不在乎你選上與否，但如果你在乎的話，該去掉這個怪物。在這種地方，一個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只會壞事。』

當格蘭特堅持用文尼地時，她從不到班登的競選辦事處去。每次這個年輕人上家裏來時，她總表現出她的憤怒來，然而她確實聽到文尼地有兩手。

在競選的最初一個月，甘林很熟練的掌握住選民的感情，他强調自己過去數十年來服務的成果，出乎大多數人意料之外，這個沙場老將並不如預期的那麼不行，在投票前三週，看來他已穩操勝算了。

對大多數人而言，格蘭特是大學的橄欖球明星球員。有不少球迷支持他，但文尼地不以爲然，『我們得除掉這些狗屁……。』

『年輕人，嘴巴裏別不乾不淨的，』其中一個本地人說。

『你們不想贏這場選舉嗎？』

『年輕人，我已經寫信到波士頓去調查你，你是個民主黨員。』

『我是來幫助我的老夥伴競選的。這與我是不是民主黨員無關。我的朋友會過來助陣，從今晚開始，我們要把那個老屁蛋給打垮。』

他當晚打了幾通電話，兩天後，在韋伯斯特一個重要的政見發表會上，展開了他的新戰略。他要格蘭特站在一艘假的護航驅逐艦前，然後他和阿拉巴馬來的潘左士以及底特律來的高溫•巴特勒一字排開，站在一旁，一律穿着海軍制服，佩戴着勛章。

他首先開講，『我是諾門•格蘭特花錢請來助選的，因此我說的話不足以採信，但潘左士在此，他是從阿拉巴馬來的，他沒拿格蘭特一文錢，他有重要的事要向你們報告。』

潘左士以低沉緩慢的南方口音報導在救生筏上的一幕，由於他講得生動悲愴，使不少人掉淚，他告訴大家格蘭特艦長是如何的英勇和熱情，還有沙維吉死時，格蘭特艦長有多悲傷。

聽衆屏息聽他的故事，接着文尼地又把高溫•巴特勒請出來，他把殘廢的右脚伸給大家看，並以流利的英語告訴大家格蘭特艦長如何把他從鯊魚羣中救出來，並且自願在水中過夜，他冒着生命危險，只爲救出他這個黑鬼來。高溫在結束之時說，『這要由你們大家來決定格蘭特艦長是否會做個好參議員。但我敢向你們保證他是個好艦長。』他向大家敬禮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接着又是文尼地上場，『我說過我說的話不算數，所以我不打算說什麼，但我可以唸幾段我當時記下來的筆記，這些是一九四四年寫的，當時我才十九歲，忠實的記下我所看到的事，格蘭特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英勇的。』

於是他從口袋中掏出一本爲水浸濆的本子，這當然不是眞的，因爲眞的早已歸入海軍檔案處了，不過却是很好的一本仿本，他小心的翻着，然後以低沉的愛爾蘭口音唸着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五晨所記載的一段。

文書上士文尼地（那是我），『你打算對抗整支日本艦隊嗎？』

格蘭特艦長答道，『是的。』

他唸完後又說，『事後，當格蘭特艦長看到我寫的有關他的英勇事蹟後，便把那一頁撕了，於是我只好重寫。事實上，儘管當時情況惡劣，但艦長還是率領他的護航驅逐艦攻入日本艦隊的中心，雖然他已彈盡，但他還是以空城計淆亂敵軍耳目，到了救生艇上，他繼續英勇救人。』

一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急於見到佛里蒙特能組織起來爲一九四八年的杜威選舉鋪路，因此很熱心的把這一段故事擬成電報稿拍到他的報社。

這三個人到處爲格蘭特競選，大家不再提格蘭特在球場上叱咤風雲的事，都集中在雷伊泰灣的戰役上。愛蓮娜問她丈夫道，『你怎麼會讓文尼地導出這麼一幕鬧劇來？』

『我並沒叫他這麼做，』格蘭特說。

『是你把這三個人找來的嗎？』

『我太忙了而沒想到，是文尼地的主意。』

『你不以爲可恥嗎？』

『愛蓮娜，選舉和打仗一樣，只許贏不許輸。』

『那你是不擇手段的要贏了？』

『只要是誠實的，只要是必須的。』

『你認爲這是必須的？』

『上週我輸了，所幸文尼地想出這麼一個好主意，這週我贏了。我會鼓勵巴特勒去全區演講，讓佛里蒙特聽聽黑人演講是好事，讓他們聽聽來自阿拉巴馬或一個愛爾蘭人演講也是好事。』

『你不以爲可恥？』

『愛蓮娜，有許多事是你永遠也不會了解的。當我們最後從救生筏上被救起來……成千上百的人本來是不用死的，只因爲總部的人忘了派人來救我們，……我告訴他們三個人說，這世界是個狗屁地方……。』

『我不要聽這種髒話。』

她逃回娘家，問她父親對這件事的看法，她父親想了一會說，『有不少軍人英雄出馬競選，像哈里遜，格蘭特，麥金萊等。我相信艾森豪遲早也會出來競選總統的。但你別忘了，他們之中有不少表現特殊的，像傑克遜和老羅斯福，其中最優秀的是華盛頓。這些人當選並不是因爲他們的能力，而是因爲他們的英雄事蹟。這個國家總把一個軍人看得比他本人要來得聰明。現在輪到你丈夫了。』

『他是聰明人嗎？好人嗎？我已經失去判斷力了。』

『他是個橄欖球員，』施丹先生說，『一個優秀、强壯、誠實的球員。如果他稍有差錯的話，我們在雷伊泰灣早已打敗了，說不定還要再犧牲上五十萬青年。』

『他會是個正正當當的參議員嗎？』

『他可以做個好參議員，不過我想他到頭來會是個一般水準的參議員，不會很突出，但也不會有醜聞。甘林也是如此。我擔心的是你，我怕你做不好參議員太太。』

『我也怕，』她哭着，跑到她父親椅旁，跪在他身邊。當她情緒平復後，她小聲道，『我從不擔心格蘭特，我擔心的是自己，我不適合這個工作。』

『你認爲我適合當軍人嗎？簡直是鬧劇。你認爲我適合做甘林競選總部的經紀人嗎？第一次，我差點害他輸。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現在該是你去陪你丈夫出席演講了，他在打一場最艱苦的仗，你

應該幫他忙。』

在選舉的前五天，在班登的一場政見發表會上，她坐在講台上她丈夫身邊。在文尼地的堅持下，還說了幾句話。但當那三個水手出現時，她眞想嘔吐。

拉蔻·林奎認爲測驗一個女人最好的辦法是看她如何利用空間。『不是它控制你，便是你控制它。』

當她在衞斯理學院的室友問她是什麼意思時，她很坦白道，『像在廚房，要如何去安排那些盤碗刀叉，難道你能命令它們自己各歸原位嗎？』

『這有什麼好處？』那個從維吉尼亞來的懶散的女孩噘嘴道。

『因爲這可以看出誰是主子來，當空間安排得有條不紊，你便生活在創意中。』

『你是在敎訓我？』那女孩問道。

『由這個房間看來，是空間控制你，所有的東西亂成一團，你的衣服丟得到處都是。』

那女孩在盛怒下，宣稱她要搬出去和別的女孩住，拉蔻鼓勵她這麼做。當她去向舍監哭訴時，舍監微笑的安慰她道，『貝蒂安，我想你還是跟一個習慣像你的女孩住比較快樂。』

這次變動使大家都快樂，拉蔻一個人獨居了好幾個月，她把室內整理得有條不紊的。後來搬進來一個猶太女孩，她的箱籠是一塵不染的。

拉蔻·林奎的父親出身一個多才多藝、工作勤奮的瑞典家庭，他們家位在波士頓西區。她的祖父發明一種使金剛砂粒子附在布上的方法，在製造過程中可以減少磨損，但由於他不敢貿然投資，失去不少發財的機會，不過因他有四項專利，因此够他的子孫過安適的生活。

拉蔻自小唸私立學校，及長入衞斯理，在衞斯理，除了與第一位室友相處不快外，一切都很成功。她父母希望這個獨生女能在班上名列前茅，結果她做到了，她的朋友都認爲她的一頭秀髮和優美的身段，會讓她嫁個好丈夫。

她常被哈佛的學生請去跳舞，一九四一年，在她大二時，她認識一個耶魯的高年級生，名叫施圖特的，他家在新罕布什爾州開工廠。這一來，大家都認爲『拉蔻已經是名花有主了。』

珍珠港事變之前，快近十二月中旬時，全球似乎都在動盪不安。她參加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政治討論會，在那兒遇見史丹利·莫特，從喬治亞工學院來的年輕敎授。他是如此的機警和活潑，對於航空對世界的影響非常有興趣。她很快便被他吸引了，三天的討論會結束後，她有了重大的決定。

她父母不以爲然道：『是什麼敎授？』

『他在喬治亞工學院敎書，』她該說他是堪薩斯人才對。

『我想是個農莊莊主吧！』林奎太太說。儘管她出身一個沒落世家，但她還是很講究門第的。

『他父親是紐頓城衞理公會的牧師。』

『我不知道新英格蘭州有什麼衞理公會的牧師……。』

『他唸大學時是全額獎學金。』

『如果他像你說的那麼好，怎麼會去喬治亞那種地方？』

『我也在奇怪，』拉蔻承認道，『如果他眞是這麼聰明……認識他的人說他是個航空天才。但他爲何不進一所好大學？像哈佛或麻省理工？』

這問題太複雜了，於是林奎先生打了一連串電話給銀行、律師、學校和紐頓警局。他知道史丹利·莫特出身小戶人家，不過家世清白，他在紐頓時便被視爲科學怪傑，參加全國測驗曾得高分。他唸喬治亞工學院是因爲他對工程有興趣，他認爲這是一門最實際的科學。他在班上和拉蔻一樣是名列前茅，但林奎先生認爲喬治亞工學院的第一名是不能和衞斯理的第一名相提並論。

『他怎麼會變成敎授的？』林奎太太問道，她丈夫說他不是眞正的敎授，只是助理敎授而已，『他只有碩士學位，是和航空有關的。』

『他的碩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得的嗎？』他太太問道。

『路易斯安那州。』

『他似乎老避着一流的學校。』

當拉蔻要邀莫特教授到家裏來時，兩老都不開心，等莫特說他不能來時，他們又都鬆了一口氣。

他們一直沒見到他，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因爲他忙着教軍校，最後，他終於來了，顯得相當削瘦和憔悴，所以沒留給他們好印象，因爲他很緊張。

『空軍要徵召我。』

『去當飛行員嗎？』林奎先生問道。

『不，我看不出他們要我幹什麼。』

『你寧可選空軍而不去海軍嗎？』林奎先生問。他只是禮貌的要使談話繼續下去，這個莫特是相當沉悶的人，不像耶魯的施圖特，那傢伙倒是能言善道的。

『你一定會爲空軍網羅你而引以爲榮。』

『這沒什麼，只因爲很少人受過航空工程訓練而已。』

拉蔻很欣賞他，當她堅持要搭火車去參加喬治亞工學院的畢業典禮時，她父母才醒悟她打算嫁他。

『至少該帶他回來舉行一個正當的婚禮。』林奎太太懇求道。

『他家人一定和我們一樣急切。』林奎先生說。

『他沒親人，只有他媽。』

『她被遺棄了嗎？』

『她是寡婦。』

在壓力下，這一對年輕人只好在波士頓舉行一個正式的婚禮，不過因是戰時，婚禮相當暗淡，莫特太太來到波士頓，非常不安，幾乎無法出席。婚禮一行過，莫特便要向俄亥俄的萊特機場報到，他是以平民身分加入空軍。

他的任務不是航空工程，而是找尋一些德國科學家的下落，這是最機密的工作，這表示連他太太也不能得知其事。拉蔻了解，她欣賞莫特的正是他的聰明，她愈了解他，愈欣賞他那種沉着的氣質。

她還有一年才畢業，他鼓勵她完成學業，不管有多困難。她一完成學業後，便飛到德登城，在一家托兒所做事，工作繁重。當她告訴莫特她懷孕後，兩人都認爲她還是應該繼續工作。

她現在正是表現她組織空間能力的時候，她把家收拾得整整齊齊，把一切用不着的東西都扔掉。

她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她個人的儀表，她有一頭濃密的金髮，她把它盤成希臘式的，這使她的臉顯得更美，她喜歡穿線條簡單的衣服。她帶了四套衣服來，全是淺色的，以配合她的金髮白膚。

她也不喜歡裝飾品，她認爲唱機只需要八到十張好唱片就行了。她對貝多芬以後的音樂家都不欣賞。

一天下午，當莫特唸完一段書給拉蔻聽時，拉蔻忘情地吻着他說，『你眞好，你唸耶魯這樣的學校，一定也會表現很出色。』

『我在喬治亞工學院也不差呀！』他辯駁道，『我們也知道誰是尤金·歐尼爾。』

『我不是指那個。』

『那你是什麼意思？』

她撫平她的衣服，清了一下喉嚨說，『過去幾個月來，我們兩人各說各話，這是很危險的事。』

『拉蔻，你知道我的工作性質，我不能說呀！』

『我知道，我相信聯邦調查局的人在注意你，他們也應該注意你。但我們總不能不把心裏話說出來吧！』

『那你要我說什麼呢？』

『歐洲，你認爲歐洲情況如何？』

『我認爲希特勒不可能統治全歐。』

『如果他失敗了，史達林會控制歐洲嗎？』

『你只能管眼前的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呀！到時候說不定要同時解決兩、三個問題。』

『一個就够我受的了。』

『你的工作這麼困難？』在他還沒回答時，她已輕快的說，『不問這個，我只想問你，戰後我們怎麼過活？你認爲戰爭要打多久？』

『還要四年。』

她驚叫一聲，『要到一九四七年！天哪！我們能撐這麼久？』

『我們必需要，』他說完後繼續看他的書。

幾天後，他告訴她，他要去倫敦了。『你不能到那兒去，絕對不行。』

『那我該做什麼，等孩子生了後……。』

他想了很久，然後溫柔的吻她，『我不知道我要去多久，也許會好幾年，這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我眞的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當她替他收拾箱子時，在他的大衣口袋中找到一張相片，相片中有一個瘦小的人，像是德國人。那人最特別的地方是上唇的鬍子稀稀落落的。相片上沒有名字，沒有任何身分證明，但她推測她丈夫去歐洲的目的是去找這個人。

她考慮了很久，本來想把照片放回原處，但她還是收起來，等他要走時，她熱情的和他吻別，把那張照片遞給他。

『我希望你會找到他，』她說。

一九四五年夏天，一位空軍上校來到拉蔻的娘家，拉蔻和她兒子密拉德已搬回娘家，她自己在家附近的一家工廠做工。那個上校告訴她，她丈夫的任務是去找幾個重要的德國科學家。當她問到是那一類的科學家時，上校坦承他不知道，『我想是跟武器有關的，不過我也不敢亂猜。』

她又問他在那些科學家中是不是有個長得矮小，留了幾絡稀疏的鬍的人，他說：『老實說，我對這事是一無所知，除了知道你丈夫還活着，空軍當局認爲他的工作成績很了不起而已。』

『他會很快回來嗎？』

『我想是吧！』

史丹利・莫特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到美國，但還沒空回去看他太太。他一下飛機便打電話給她說，『你和密拉德立刻飛到德州艾爾帕索的巴里士堡。你可以找我的朋友麥考萊——』他把麥考萊的名字重複了兩次。『你想辦法要他給我們弄間最好的宿舍。我愛你，我要好好和你談一談。』

他說的話就是這麼多，巴里士堡、艾爾帕索、德州、麥考萊。她以爲他拼錯那個人的名字，但等她到了巴里士堡後，她發現眞有這麼一個叫麥考萊的人，他是個士官長，掌管分配宿舍大權的，當她人困馬乏的告訴他，她是史丹利的太太時，他不禁高興的說，『最好的人，在法國時，我曾替他做過事，精力充沛，永不疲倦。』

『他做什麼？』

『做文書工作。』

『那是什麼？』

『最高機密。』

『那我爲何要來這裏？』

『因爲你的好丈夫星期四會到這裏。』

『在這裏要待很久？』

『我想是好幾年吧！』

這是她所能打聽出來的事。她丈夫仍然是個平民，仍然在從事最高機密的工作。但他要到巴里士堡來，在這兒住上很長一段時間。她嘆了一口氣，動手收拾分配到的宿舍，把它佈置成一個像樣的家。

麥考萊士官長幫了她很大的忙，在別人還未到時，她可以先選房間、家具、廚房用具和床具。他給她不少東西，但她不要，當他看到她把家佈置得非常簡樸時，他說，『莫特太太，我要勸你收下這些東西，不管你需要與否，將來你可以拿它們和鄰居們交換東西。』

『我想這已够了，』她說，當她看到他因爲她的拒絕而頗爲傷心時，便溫和的問他是否可以幫她照顧一下密拉德，她想到艾爾帕索去買一個禮物給她丈夫。

『你有多久沒看到他了?』

她回想過去那幾年孤獨的日子，她生孩子時，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否還活着，那種椎心泣血的寂寞是無人能體會的。『很久了，士官長，我希望再也不會有這種事了。』

她借用麥考萊的車，在艾爾帕索的街上逛着，從一家店到另一家，終於買到了一個墨西哥畫家的作品，店主還送她掛畫的繩子和釘子。回到宿舍後，麥考萊幫她把畫掛上，畫掛在莫特一進門便能看得到的地方。

『這一來好看多了，』麥考萊稱讚道，『不過我還有個意外之喜給你。』他從地下室拖出來一大箱東西，箱子上新漆着『史丹利·莫特』幾個字，裏面裝了足够給兩家用的家具。『莫特太太，相信我，你可以用這些東西去交換一些藝術品。』

星期四時，一輛火車開進艾爾帕索火車站，這輛火車上掛了不少節軍用車廂，車廂上全用帆布小心的蓋好。上面不准拉蔻到車站去，所以她沒看見那些德國科學家下車。這些范布洛恩的助手們小心的踏上德州的土地，不顯眼的岱德·考夫面對廣大的美國，不禁臉色黯然。女人不許隨她們的丈夫到美國來。這些人約有一百多個，個個茫然不知所措，他們被送到一個他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的地方來。

當這些科學家從卡車上下來後，拉蔻才第一次看到她丈夫的獵物，那張照片上的人曾深深印在她腦中，當岱德·考夫一下車來，她立刻認出他來，不禁在心中禱告道，『感謝上帝，莫特找到他了。』她不懂考夫有何重要，但她知道上級給她丈夫的任務絕對要完成。

『莫特!』她叫道，從最後一輛卡車中走下她的丈夫來，樣子一如他走之時，沒胖、沒瘦、沒鬍子、沒疤。當他看見她時，先是走向她，然後用跑的，緊緊的抱住她。她抑制住沒哭出來。在他們親吻了四、五次之後，她指了指正走向宿舍的岱德·考夫，『你找到他了。』

『花了兩年功夫。』

『值得嗎?』

『我們應把平尼孟廸的人都弄來，但……。』

『什麼是平尼孟廸?』

『等我們回家後，我再告訴你，家在哪?』

她領他回家，一進門，第一個看到的是麥考萊士官長拉着密拉德站在那裏，他叫着兩歲大的兒子，麥考萊早已訓練孩子叫爸爸了，因此又是一幕父子相擁的鏡頭。但當莫特摟着兒子時，他從兒子肩膀看過去，一眼看見那幅畫，這正是他最心儀的畫家畫的。於是他把密拉德放到椅子上，走向牆邊欣賞這幅畫。他把手遞給他太太說，『每當我住在亂七八糟的地方時，總會想起我們簡潔的家來……整齊和一塵不染，連畫都讓我感到多餘，讓我們換上一些簡單乾淨的東西吧。』

那天當他們休息過後，由麥考萊開車，帶他們到那一家畫店，莫特把色彩鮮艷的畫，換了一幅線條簡單，色彩單調的畫。等他重新把畫掛上時，他吻着他太太說，『很好，就要這麼簡單。』

一星期後，拉蔻對她丈夫說，『我已經愛上這些瘋狂的德國人了，我不相信希特勒眞正的接觸過他們。』

她很欣賞那些科學家們收拾他們住處的方式。每個人都把自己住的地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她也注意到每個人都給自己留出一些空間來，可以攤開紙或散開工具來工作。

她對方色將軍最感興趣，他是個十足的騙子，不過却打定主意要討好他的美國主子。他的英文流利，解釋不少事給她聽，他告訴她有關平尼孟廸的事遠超過她丈夫說的。他自稱他對平尼孟廸的工作瞭如指掌，並說他自己如何捨命去搶救那些文件。她知道他在撒謊，但還是繼續聽他吹噓。

從和方色的談話中，她才知道，若戰爭再繼續幾個月，德國很可能會贏了。一天下午，當她問他火箭是否眞能載人到月球，儘管當年他曾因范布洛恩和考夫如此說而判他們死刑，但他現在却熱心

，『我一向都這麼說，有了火箭後，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月球、火星、甚至太陽。』

大約在第四週，拉蔻開始懷疑方色將軍來拜訪她的目的，並不是因爲喜歡和她聊天，而是看中了她那一大箱東西，那箱東西中有幾件是他可以派上用場的。於是這些東西都到了方色的房間去，不久之後，他住的地方就像是一個家具過多的十八世紀的普魯士城堡。

有一次，方色將軍說：『那些人很喜歡妳的金髮，它很像德國人的。』

『瑞典，』她糾正道。

『瑞典人大部分是日耳曼人，』他說。她沒答腔，於是他接道：『如果妳把頭髮編成辮子會更美。我妹妹便是編辮子。』

『你妹妹呢？』

『被美國轟炸機炸死了。』當他看見她害怕的神色便接道：『大家都在談妳的頭髮，莫特太太，他們都認爲你若編成辮子會更像日耳曼人。』

然後他的態度完全變了，變得討人喜歡，『那些人認爲妳很美麗。莫特太太，妳使他們想起他們的太太。』她還沒答腔時，他接道，『那張小桌，我可以用來寫字的，如果妳……。』

她一想到要把她那一頭希臘式的髻改換成兩條蹦蹦跳跳的撒克遜式的辮子，不禁大笑起來，但方色將軍並不感到好笑。

她大笑道，『任何誇我美麗的男人都可以拿去用，』但方色聽了後皺眉，因爲他被點破稱讚她的目的是爲了要得那張桌子。

後來，她又問方色有關考夫的事，方色大言不慚道，『我救了那人的命，他不過是一個小機械師而已。』

『我能和他見面嗎？』

『沒問題，』方色說。當他帶考夫來時，拉蔻發現考夫是個安靜的人，接近四十歲。他很難過的說起他太太在德國流浪的事。他是第一個提到他太太的俘虜。這使拉蔻也爲他難過，她問她丈夫，『那些德國人什麼時候可以接他們的太太來？』

『他們沒有證件，什麼都沒有，』莫特說。

『那他們怎麼到這裏來的？』

『我們把他們給偷偷弄進來的。』

『一百一十個？』

『沒人知道他們在這兒，只有總統知道。』

『他要他們來這裏幹什麼？』

『我不能說。』

拉蔻愈來愈佩服這些德國人，他們很快便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像大學一樣的組織，彼此互相教導着。也因爲這所大學的關係，使她和這些德國人更加接近。考夫和她談天時說，『我們最需要的便是一位英文老師。』

於是她成了這所德國大學的講師。這些科學家們喜歡她的教學，方色將軍自告奮勇當她的助教，糾正她的一些錯誤，當她對某些科學的原理用錯字時。

在她教書時，她開始爲她的德國學生們無聊的生活而擔心。

一天考夫問她，『我們的太太什麼時候會來？』

她喜歡那些思念他們太太的男人，因爲她曾非常思念她丈夫。當她與考夫接觸多了後，她問他，爲何她丈夫那麼急於找他。

『莫特教授……我也找他……很好的人。』他用破英語說道。

『但他爲何找你？』

考夫的鬆扭動着。他不敢說，因爲他不知道這女人是否是美國的特務機關派來的女間諜，目的是要引他上鈎的。但他經過一番觀察後，認爲她非常的像萊蘇·柯寧。他冒險道：『別跟妳丈夫說，我在製造一種秘密武器，我不像布瑞索將軍那麼重要，但……。』

『他在堡中嗎？』

『死了，我是他的助手，我知道所有的事，』他停了半晌道，『拜託不要說出去。』

這些話足以澄清過去兩年她丈夫的焦急。那晚，當她和莫特坐在一起，兒子坐在他們倆人中間時，她突然對莫特生出由衷的敬佩來，『莫特，我以你爲榮。』

他隔着兒子摟住她，『我也很了解你過去那幾年獨自苦撑的心情。』

『那些德國人的太太何時可以來？』她問道。

『我們還不知道那些德國人是否會留下來。』

『你應該早做決定，這太不人道了。』

他看着她說，『岱德．考夫和你說了什麼嗎？』

『沒有，是我問他的。』

偶爾這些德國科學家可以上艾爾帕索去買東西，在放假的日子，他們還可以過橋到墨西哥邊境去玩，不過都由美國軍人陪同。有些年輕人趁此機會到墨西哥妓院去，妓院很歡迎他們，因爲他們英俊又大方。

較嚴肅的科學家寧可隨他們的英文老師去逛市場和買一些好吃的東西，她也慢慢喜歡上辛辣鬆脆的墨西哥食物。

巴里士堡的活動愈來愈嚴肅了，一份秘密報告經由巴黎到達，報告上說明一些爲俄國虜獲的科學家已開始進行火箭研究了。這使美國軍方意識到他們所得到的這組人才有多寶貴。這羣科學家開始投入工作，由岱德．考夫指揮來裝置莫特教授那組人從各地收集來的A—四火箭的零件。

范布洛恩經常離開堡中，到洛杉磯或華盛頓和軍方代表談論發展火箭的潛能，這所非正式的大學上課時數減少了，除了莫特太太的英文課照舊，但也不是迫切的需要了，因爲不少科學家已會講英語了。

當堡中的主管宣佈他們可以買汽車，在一定的區域內逛時，他們都感到很驚訝。廿二個年輕人合購了一輛舊車，方色將軍向五個人借錢買了一輛別克，用來當計程車賺錢。收來的錢一半歸自己，另

一半給那五個債主。他向當局爭取到載了六個德國人和一個帶着機關槍的美國人，到加州走一趟的機會，當他回來時向每個人說，『那是個黃金遍地的地方，當他們釋放我們後，我們大家都往那裏去。』

德國人的太太何時可以獲准過來，仍是遲遲沒有消息。但至少有一件令他們愉快的事，那就是史丹利被派往德國去，看看他們的太太們是否過得很好，有沒有收到經由美國政府轉給她們的微薄的生活費。他在慕尼黑以北的一個名叫藍道夏特的城中，找到大多數人的太太，却沒有萊蘇．考夫，主管更告訴他說，他在檢查過檔案後，發現考夫並沒有結婚。

這些德國科學家們的運氣來了，由於美國認清了他們的價值，這些人將長久留在美國，如何給他們合法的證件，而不讓全球知道，特別是不能讓美國人知道，美國政府正在用希特勒的科學家，而這些人正非法的藏在國內，是件令人頭痛的事。

倒是另一部分的問題好解決，這些太太們可以普通移民的身分給送進美國來。

同時，在堡中，正進行另一件秘密的事，出點子的還是拉蔻．莫特。由於她常到墨西哥邊境的小城去，因此跟那裏的海關關員交上朋友，她勸他們對這些德國人寛大點，好讓他們去買一些便宜的墨西哥東西。由於經常交涉，她便認得了移民局的頭子。

一天下午，她乾脆跑去找他，把問題攤在他面前。『我們得讓這些德國人成爲合法的美國人，這對國家安全而言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在想我們該怎麼辦？他們是非法的。』

『非法的是不錯，但這是總統知道的事。』

『我聽說了，但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這表示我們迫切的需要他們。』

『爲什麼？』

『高度機密。』

『那你爲何要管這檔子閒事？』

『因爲沒有官員肯出面經由一般方法來辦這件事。』

『你要我做什麼?』

『明天早上九點四十五分，我要你在這兒，十點正也要你在這兒，檢查每輛從墨西哥來的車子。』

『然後呢?』

『你把所有的德國人一個一個叫出來，給他們一個普通觀光客的簽證。三個月後，他們可以用這個護照申請永久居留，再過幾年，他們便可以申請公民了。』

『明天?』

『嗯。』

於是在一個明朗的星期四早上，一百一十位德國科學家，從未正式到過美國的，在巴里士堡爬上車子，在九點四十五分走過那條國際橋，開進墨西哥去。車子進入墨西哥小城後，在一座墨西哥將軍的銅像前繞了一週，立刻又回到橋上，然後停在移民局門口。這些科學家們從車上下來，魚貫進入移民局，他們在移民局辦公室中鄭重其事的發誓，過去幾個月都住在墨西哥市，他們請求當局發給簽證，等移民局給他們後，然後又魚貫走回車上，開回巴里士堡，成爲合法的居民。

一個科學家，看着護照上的黑色老鷹說，『這整個安排是非常德國式的。』

幾天後，妻子們到達了。當拉蔻看見她們下車來後，她的熱淚不禁湧出來，因爲她們的耐力和表情，使她想到了自己。當女人們和她們的丈夫相擁，她正在流淚時，岱德．考夫來找她，『我太太沒來，怎麼辦?』

一九四四年春，當世界亂成一團時，史丹利．莫特在一個德國村子漫步，找尋那些科學家，但在上級派給他的任務中，並沒有指示如何處理他們的太太們，特別是那些沒有合法婚姻證明的人。

於是萊蘇．考夫只好在德國中部流浪，她沒有結婚證明，不知道她丈夫在何處，唯一的安慰是沒被俄國人抓去，又擔心因爲自己知道那些秘密文件而會被別人抓去。

她成了在那一段時期，數百萬沒有過去可資證明，也沒有身分證明，更沒有未來希望的女人之一。在她流浪期間，她的處境很像愛蓮娜．格蘭特和拉蔻．莫特，沒有丈夫的到處奔波。男人投入了戰爭的洪流，女人留在後方帶孩子養家，彼此都不了解對方的辛苦。

當萊蘇知道科學家的妻子們都集中在藍道夏特的軍營中時，她不辭辛苦，跋涉長途的跑去加入她們。由於她沒有足以證明她是考夫妻子的文件，美國守衛不准她進入，她只好流浪到漢堡，因爲重建的漢堡市有許多工作機會。

她發現想找一份正當的工作很難，她在碼頭邊一家夜總會謀得一職，既不是表演人員，也不是帶位小姐，連女侍和廚房打雜都不夠格，因爲她既不年輕，也不漂亮，只好做一個洗衣婦。她每天早上九點去上工，到晚上十一點才下工。

她和另外兩個女孩住，那兩個女孩和她差不多，她們的丈夫也是生死未卜。她試圖和她父母取得聯絡，但沒回音，這使她很擔心，其中一個女孩建議她回東德看看，她害怕不敢回去。

她倒是很幸運的從一個加州來的美國少校處得知她丈夫的下落，在巴里士堡。於是她寫了不少信去，告訴她丈夫她的苦況。

她寫了五封信去，才收到一封回信，當信接到時，上面蓋滿了郵戳，而且被兩國政府檢查過了。

她坐在夜總會的廚房中，把信放在膝上，看着它，不敢打開。最後她還是打開來了。

> 這兒的生活很好。莫特教授的太太是好人，她教我英文。我們的工作是你可以想像到的，儘管我們在軍中，却不是囚犯。我去過墨西哥三次。
>
> 我和莫特教授夫婦談過，如何把你弄到美國來。我會盡一切力量，這兒雖不是天堂，但絕不是俄國。
>
> 有三個辦法可行，第一是你去慕尼黑附近的藍道夏特，和其他太太們在一起，我很詫異你竟沒這麼做。第二是你想辦法去我們結婚的教堂弄一紙結婚證書。如果以上兩

個辦法都行不通，我會在當局許可下，立刻飛回德國接你。范布洛恩和史凌吉要回德國去接他們的老情人。

當她讀到考夫的第二項建議時，她瞭解他的策略，他要讓當局相信他們是在教堂結過婚的，只因為俄國人來了，把那個小教堂佔了，所有的文件檔案都付之一炬，已無從查起了。於是她回了一封信給巴里士堡。

我去過那個教堂兩次，想弄一份結婚證書的副本，但因俄國人到過那裏，教堂已被燒毀了，所有的記錄都付之一炬了。

夫妻兩人借着通信，小心的建立了一段過去的歷史。她寫信告訴考夫，她已辭去工作，要到藍道夏特去與其他太太們會合。

時間到了，但美國政府却不准她去，因為他們認定她只是個妓女之流的女人，想混水摸魚溜進美國去。她在失望中，看着其他太太們走了，只好回到西柏林，很幸運的在一個酒店中找到清潔女工的位置。

一天晚上，當她正累得大汗淋漓，不成人形時，經理通知她有個美國人來找她。她知道自己的樣子實在見不得人，她告訴經理她不能進酒店去，但經理却說，『不是在這兒，我帶他到巷子去。』她把手擦乾淨後，到巷子裏去見那個人，原來是莫特教授，在她和考夫投奔美軍時，她曾和他相處過三天愉快的日子。

『我被派來調查——』他用德語說。

『考夫要你來找我的嗎？』她用英語打斷他道。

『你怎麼會說英語？』

『我知道我總有一天要去美國，而這裏的人都在說英語。』

他要帶她去他住的旅館，讓她吃頓好飯，好好清洗一下，但她說她得先做完工作，於是他在酒店等她。等他們獨處時，他很直接了當的說，『我相信你和考夫沒結過婚，因此這有很多困難。』

『我們在一個小教堂結的婚，但俄國人——』

『別說了。你是個沒有證明的女人，情報單位很快會查出來的。』

『我們確實結過婚了，』她固執道，『但俄國人——』

『這樣好了，我要去波昂的美國大使館，發誓當我救出岱德．考夫和方色將軍時，是你把那些文件救出來的。』

『是我救出來的，』她平靜道，『考夫沒告訴你我怎麼把它救出來的嗎？』

『他告訴我兩件事，一是你如何幫他把文件埋在農場，一是你如何從方色那兒弄回它來。』

『奇怪的是方色能安全到美國，我却成了難民。』她用德語說。

『從方色的所作所為看來，他將來說不定還能當上什麼長呢。』

他回到波昂去安排這件事，軍情局派人去柏林調查萊蘇。柯寧的案子，她宣稱她是考夫的妻子。他們花了六分鐘便查出她在說謊，但他們去漢堡和藍道夏特調查後，發現她有不少優點。工作勤奮，學習英語，省吃儉用。她的室友都證明她不是妓女，於是調查的結論是：『關於她的婚姻，諸多疑問，至於她的品行，沒有問題。』

於是總領事把她召去，『萊蘇。柯寧，由於你對美國的重大貢獻，所以我發給你簽證，是以考夫太太的名義發給你，等你到了巴里士堡後，你快去正式結婚吧！總之，你可以去投奔你的……』他說到這裏停了一會，『你可以去投奔考夫先生。』

到了巴里士堡後，萊蘇看着那些太太們很快的便適應了美國生活方式。堡中有所學校，從幼稚園到五年級，還有一座醫院，給每家停車的車房。她們對艾爾帕索的商店都已瞭若指掌了。她們都聽得懂英文，還有不少人寫信回德國，替那些沒結婚的科學家們介紹女朋友，計劃替他們輸入太太。

萊蘇對莫特家印象尤深。他們照顧所有的德國人，她發現她並不是唯一由莫特先生想辦法弄進美國的太太。當范布洛恩被召到華盛頓時，他告訴美國政府，莫特如何的保護和指導他，以及負責所有的工作，莫特成了美國政府和德國人之間的橋樑。

莫特處理德國太太們的事，使他贏得了所有太太們的愛戴，而他在工作上又贏得她們丈夫的愛戴。他最初對火箭一無所知，但由於他對航空學方面的知識，使他很快便進入情況，不久之後，他和考夫一樣會解決問題。

『他眞好，』考夫告訴他太太說，『他白天幫方色將軍和交通警察講情，晚上幫史淩吉的忙，讓他可以出去冶遊。』

一天晚上，莫特夫婦來考夫家拜訪，拉蔻說，『我去找了一個在艾爾帕索的牧師，他說他很樂意來替你們安排婚禮，他是路德派的。』

考夫和萊蘇對看一眼，然後她走到桌前，拉開抽屜，拿出護照和合法的文件，把它們遞給莫特太太，『我發過誓說我結過婚了，教授也發過，考夫也發過。如果我現在又改口，我、教授和考夫都要坐牢的。』

他們談個不休，萊蘇終於發火了，她生氣的說，『當這個世界亂成一團時，當這個人——』她指了指她丈夫，『不知道如何處理他的文件時，他來找我幫忙。我們和納粹對抗，拿我們的性命冒險。我去拿了一把鏟子，把文件埋了，等埋完後，我問他，「考夫，你要娶我嗎？」他說，「不行，太危險了。」我那時幾乎要去死。他說，「在敎堂結婚太危險了，納粹會追踪而至，但我要在上帝眼前和你結婚。」於是在我家農場的空地上，有蒼天爲證，我們結了婚。我已經是他太太了，不需要什麼牧師來證婚了。』

莫特太太沉默了很久，她一向是擇善固執的，『萊蘇，那些德國太太說美國政府不讓你來，是因爲你沒正式結婚，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幫你安排一個婚禮。』

萊蘇很嚴肅的對莫特太太說，『在這裏的每個女人，包括你和我，我們都經歷過這場戰爭，以及戰後的毀滅。我不問妳，當妳丈夫不在時，妳是怎麼度過的，我也不問那些德國太太在沒來艾爾帕索時是怎麼過的。至於我自己，在夜總會工作，不是唱歌，也不是陪客人跳舞。我做的是最卑賤的工作，洗衣服，洗厠所，擦地板。我不在乎別人說什麼，只要我能活下來，這已經够了。』

這個問題變得不重要了。當史丹利·莫特通知考夫夫婦，當局要調查方色將軍時。『軍隊和聯邦調查局的人無聊。』他說，『他們非要把這些科學家查個水落石出不可，若查出他們是納粹，便要送回德國。』考夫夫婦聽了頗爲震驚。『你也會被調查，』史丹利接道，『不過別擔心，我們會和你在一起。』

從這些平尼孟廸的人來到美國的第一天，就不斷有人要找他們的碴。那些曾打過仗，現在又從政的人，對這些人素無好感。尤其是一些猶太人，更是大肆抨擊說，他們的國家現在正在靠前納粹來擴充軍備。每次德國人去艾爾帕索時，總會發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聯邦調查局接到不少匿名信說巴里士堡的納粹與墨西哥的共產黨有聯絡。

史丹利·莫特挺身而出爲他們辯護，他告訴國會、當地的報紙、雜誌和扶輪社，向他們保證絕無此事。

由於他一再維護這些德國人，於是軍方和政府的人都叫他德國鬼子教授。當他太太告訴他這個綽號時，他大笑，而且認爲受之無愧。『我在學校中常被人笑，因爲我老是獨排衆議，與別人意見相左。別人說我是一根直箭，總是對準別人射過去。』

『那麼現在箭頭指向哪裏？』她問。

『那兒，』他指天空道。

『你認爲這很重要嗎？』

『比你預計的還重要。』

『你是因爲找到這些人才被派來擔任這項工作的嗎？』

『還不只是這樣。』

『你小時候沒看過什麼科幻小說吧？』她問道。

『我沒看過，不過我研究過航空學。』

『你眞認爲火箭和太空很重要嗎?』

『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可以在早上九點離開艾爾帕索，晚上在巴黎吃飯。我或其他像我的人，有朝一日會在月球上漫步。』

『胡說。』

『范布洛恩是這麼想的，史凌吉、考夫都認爲有此可能。』

『坐下，莫特，我想問你更多重要的事。』

他們靠窗而坐，望着窗外一排建築物，那是德國人住的地方。大多數人正在白灘上試驗A—四，只有五個人留在家中休息。

拉蔻問道，『你這麼維護德國人是對的事嗎?我是說如此公開。』

『你不是告訴我你愈來愈喜歡他們了嗎?』

『是的，我也盡力幫助他們。但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是納粹?你怎麼會毫不遲疑的便公開爲他們辯護?』

『其中有些人我不肯爲他們作證，他們要被送回德國。』

『但范布洛恩和考夫不是納粹嗎?希特勒不是親自頒過奬章給考夫嗎?』

『考夫跋涉千里來把文件交給我，幫助我們避免引擎上的錯誤，我認爲對這個國家而言，考夫是無價之寶。』

『我不是在談錢，我是在談你，你簡直把自己弄得像個傻瓜似的，萬一他們都是納粹呢?』

當他開始爲自己的判斷辯護時，她以一個問題打斷他，使他一時無法回答。『好吧!就算范布洛恩和考夫沒問題，那麼方色將軍呢?』

『我以爲他是你的同伴。』

『不錯，我是蠻喜歡他的，但我懷疑他是個納粹。』

莫特用手按着他的太陽穴，這是他在喬治亞養成的習慣，只要一遇到讓他困惑的問題，『我研究

過方色的問題，他服從上級，却沒有自作主張，只要一有機會，他立即棄暗投明。』

當國會問及他有關方色的事時，他也頗爲躊躇。猶太人以眞憑實據向聯邦調查局抱怨，聯邦調査局對此事非常小心，蒐集不少證據。『這些檔案可以證明方色是一個納粹戰犯。』

『胡說，』莫特說，『看看這些文件，上面說他是個很好的行政主管，仔細研究過他的檔案後，你會發現他什麼都不是。』

『莫特教授，那麼你對他的看法如何?』

『他是個有勇氣有決心的人，他使我們能把這些迫切的文件安全的弄到這個國家來。如果我替他辯護的話，那是因爲我感激他爲我們做的事。』

『如果我們把他送回德國，你會如何?』

『我會誓死反對，在危急的時刻，他選擇我們這邊，如果他當時被逮住，會被槍斃的。』

『一隻老鼠應該淹死。』

『不錯，但他却帶給我們一大塊乾酪。』

當兩位將軍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出現在巴里士堡時，正如預料的，他們叫莫特去傳考夫夫婦來。一個年輕的探員說，『我們握有有力的證據，方色曾判過你死刑，還有他帶你去見希特勒的日期，我們也知道他被任命爲平尼孟廸的負責人，也是諾道山的負責人。除了有幾個月的行踪不淸楚外，其餘的事，我們都瞭若指掌。』

他停了半晌後說，『這段時間是你離開平尼孟廸到你遇見莫特教授之前。』他說：『告訴我們這一段時間是怎麼一回事?』

考夫和萊蘇對看一眼，最後由萊蘇用破英語發言。她太緊張了，其中一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用流利的德語說，『你說德語好了。』

她看着他，但並未笑。她皺着眉，因爲面前這個年輕人剪着短髮，穿着黑西裝，光可鑑人的黃皮鞋，美國式的秘密警察。她想起了半夜來敲門的納粹，還有法國的特務人員，以及被她躲掉的俄國人

。所有的國家都一樣，無可避免的，不管方色過去如何，如果這些人要找他麻煩，她得站在他這邊。

她很小心的慢慢道來如何埋藏文件，如何和考夫在一座小教堂結婚，以及他們因逃避轟炸而遇見方色的經過，她沒說出方色在威騰堡判他們死刑的事，但她却說方色如何領他們跨過半個德國，爲他們找食物和安全的通路以及晚上住宿的地方。

『他是個很勇敢的人，』她說：『如果沒有他，我們早已死了。』

『你知道他是個納粹嗎？』

『我父親也是個納粹，他不得不做，否則連吃的也沒有。』

『但方色不是一個很積極的納粹嗎？』

『我在平尼孟廸時不認得他。我第一次看見他時，他是威騰堡的司令官，但他放棄重要的地位而和我們一起逃亡……把這些秘密文件交給美國人。』

『考夫先生，』聯邦調查局的人突然說，『你沒回答我的問題，你同意由你太太答話嗎？』

考夫用英語說，『她總是先開口，她是個農夫的女兒。』

『她說得對嗎？』聯邦調查局的人研究他的檔案，『你們眞的結過婚嗎？』

『一個女人應該知道她在哪結的婚。』

『方色是個熱心的納粹嗎？』

『是的，當希特勒升他做將軍時，我在場。』

『他給過你獎章？』

『希特勒感激我所做的事，正如你們國家欣賞我做的一樣，我只是會造火箭而已。』

『當方色將軍判你死刑時，你有何感想？』

『他那時是上校，我以爲我死定了。』

『爲什麼又沒死？』

『因爲德國需要火箭，現在全球都需要。』

『如果你是個美國官員的話，你會准許方色留在這個國家嗎？』

考夫還沒回答，他太太却說話了，『對不起，先生們，你們該看看方色爲我們做的事，』她撩起裙子來，露出她左腿上的疤，『這是我被子彈打傷的，當時他可以抓了文件便跑，置我們不管。但他把我放在他的脚踏車上，推我走，莫特教授也可以證明，他把我扶下脚踏車。』她定定的看着聯邦調查局的人員說，『我會給他庇護的。』

方色後來到加州去，和一些航空界及火箭工業界的人士見面，他們對於他能如數家珍的道出有關火箭方面的知識和它的製造的方法甚爲驚異，結果有三家公司想雇用他。

加州的參議員一向有權有勢，他們去白宮時，有五、六個都出面替方色講情，這件案子便不了了之了。這位將軍坐了一架私人的DC—3飛機離開巴里士堡的，幾年後，他坐着自已的飛機回來，他已成了火箭和太空方面的專家。

一天早上，當局告訴萊蘇，『考夫太太，妳今天可以陪妳丈夫去白灘。』

當A—四升空時，她在場。她看見巨大的火焰噴出來，火箭一直衝上蔚藍的天空，然後消失在北邊。她心想，從平尼孟廸到巴里士堡，這是一條多漫長的路呀！

她生了一個兒子，給他取名曼納士，是按照范布洛恩弟弟的名字取的。當華盛頓的報紙指控范布洛恩是希特勒的左右手時，她大聲爲他辯護，『我們現在都是美國人了，連方色將軍在內，我不想再聽過去的事，現在我們該正視未來。』

她和考夫一直和莫特家往來密切，只要莫特夫婦出門，她一定幫他們看小孩，堅持不要錢。她認爲金髮的拉蔻是最大方和通情理的女人。考夫夫婦一直認爲莫特是他們的救主。

這四人成了巴里士的老兵了。當消息傳來，軍方決定大規模來試驗火箭，兩個男人認爲這是一項重大的突破，但兩個女人却在擔心軍方要把他們送走的事。

『阿拉巴馬州的杭兹村，』一個士兵在電話中說。

『爲何去那裏？』莫特問道。

『因爲參議員約翰·史巴門住那裏。』

進一步的調查才知道那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建了一個巨大的兵工廠，名叫紅石，現在已無此需要，杭玆村的人因兵工廠關門而失業的人甚衆，所以參議員要替他們找事做，他給他們找了一個新的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建造可以把人送上星星的機器，但爲了完成這項壯擧，需要考夫這樣的人來協助。

『這正是我夢想的，』考夫說，他準備隨時遷到需要他的地方，現在是阿拉巴馬需要他。

在一九四六年競選參議員那段最慘澹的日子，格蘭特發現再努力也無法打敗老戰馬甘林時，他認識了一個相當漂亮的大一女生，她自願爲他助選，決心要打敗老參議員。

當她憤憤地塞信封時，他問她，『爲何生氣?』她回答道，『我討厭那個騙子。』

『誰?』他問，她不悅道，『甘林。』

『我從不許自已這麼批評他，』格蘭特說。

『他沒對你做出他對我做的事。』

格蘭特坐下來，問她是怎麼一回事，他認爲這麼一個慈祥的人，儘管是他的政敵，不可能對這個女孩做出什麼不利的事。這女孩解釋道，『他不是對我，是對約翰·巴普。』

『巴普?』

格蘭特仔細打量了一下這個滿臉通紅的女孩後說，『你將來打算嫁約翰·巴普。』

『如果他給我機會的話。』

格蘭特笑了，『他會的，他是誰?你又是誰?』

那女孩目光一閃，『你不知道誰是約翰·巴普?那你當不成參議員了。』

格蘭特大笑，『我眞的沒聽過他的名字。』

『他在球場上稱霸時，你在哪?』

『哦!那個約翰·巴普呀!我去打仗了。』

這眞是幸運的事，所幸這位未來的參議員說了這句話。因爲班妮一聽，立刻自我介紹，並祝福這位英雄。她有了好主意，『如果你是英雄的話，你該讓大家知道你是，你該穿軍服出現在公共場合，博得他們的同情。』

『我決不會這樣做，戰爭已經過去了。』

『你不肯這樣做就沒辦法了。』她直覺應該弄出一些戲劇性的衝擊，來振作起日漸消沉的競選活動，她只好去找那個聰明的愛爾蘭人，『文尼地，這個競選總部快死了，我們若不能大事宣傳他戰時的英勇事蹟，我們就會輸了，而我不願見甘林回到華盛頓。』

『格蘭特決不肯穿海軍制服去巡廻演說的。』

她站在文尼地桌旁咬着指甲，突然靈機一動，『文尼地，他不用穿制服出來。你穿。』她變得很興奮，雙手揮舞着。『格蘭特站在這兒，穿深藍色的衣服，接近制服的顏色。你站這兒，給自己買套新制服。唸政府給他的褒揚令。』

她興奮的一直滔滔不絕的講着，但文尼地打斷她道，『你認爲這樣如何?若我能弄來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一隻脚給鯊魚吃了，不過非常英俊，英文講得很好，這樣辦好不好?』

班妮想了一會，跳過桌子來，吻文尼地的面頰，『你該出來競選。』文尼地事後回憶起來，這位小姐一心想打敗甘林。一天，當活動進行得很順利時，他們和他們的候選人一起倉促用餐，他問她爲什麼立誓要打敗甘林。她含着滿嘴乾酪漢堡說，『我瞧不起甘林，他是個狡猾的傢伙。因爲他好多年前便答應約翰·巴普，要向安那波利斯推薦他。去年，儘管約翰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但因甘林看出他競選前途黯淡，便把這項推薦給了一個幫他競選的人的兒子。約翰的成績總平均是九點九，而那個龜兒子只有二點三——』

『班妮，』格蘭特說，『我希望你別說髒話，會被些記者聽見。』

『他就是新聞記者，』班妮指指文尼地說。

『我同意格蘭特艦長的話，別說。』

『他真是個——』

『又來了，』格蘭特說，『我的對手如你所說的，是棵哭泣的柳樹，我們真該讓他退休了。』

文尼地說，『你知道，這些主意都是班妮出的。』

格蘭特認真的點點頭，好像是她父親。『你的約翰呢?』

『誰知道，他沒想到甘林會擺他一道，他聽人說，海軍每年會送一批優秀的官兵入安那波利斯，因此他從軍去了。』

『如果我選上的話，……我會推薦他。』

『約翰不想靠誰了，他已經被一個參議員騙過了，……』她的嘴唇顫抖，幾乎快哭了，但她把最後一口漢堡塞進口中，看看她的錶說，『我們該去手套工廠了。』

當格蘭特在一九四六年夏天贏得共和黨提名後，班妮遷到他在班登的競選總部，和文尼地一起主持競選事宜，她由各方面來研判，那一年會是共和黨勝利的一年。她想出不少對抗民主黨侯選人的標語，發掘不少民主黨的官僚在西部各州貪贓枉法之事，列舉杜魯門的無能以及民主黨國會議員乖謬的措施。她親自去找甘林，要他顧全大局，看在黨的利益上，支持偉大的海軍英雄諾門·格蘭特。

當格蘭特獲勝後，知道自己在華府將有六年的任期，他告訴文尼地和班妮說，『我要你們跟我去華盛頓。』

他遭到兩人的反對，他太太愛蓮娜認為帶這麼年輕的女孩上華府不妥當。班妮自己也反對，她要先完成學業。格蘭特對他太太說，『你別看她年紀輕輕的，她的聰明才智勝過四十歲的人。在華盛頓不能不用這樣的人。』他對班妮說，『我已經叫你的學校把你的學分轉往喬治城大學。如果巴普先生要進安那波利斯，沒問題。』

於是十九歲的班妮，出身工人家庭，便上華盛頓去幫忙新當選的參議員，而且享受喬治城大學全額的獎學金。

班妮一方面忙功課，一方面替格蘭特服務，這一來，她連約會的時間都沒有了。文尼地對她很有意思，但她表明態度，『文尼地，我們不能當真，原因有二，一個來自中西部浸信會的教徒是不能和一個天主教徒結合的，何況我還有個水手愛人。』

格蘭特參議員為約翰進行安那波利斯的事。海軍以有這麼一位國會英雄為榮，答應立刻辦理。就在這時，班妮接到她的水手的信，發現他已不需要別人的幫忙了。

> 好消息。我已被選入海軍官校了，雖然不見得是安那波利斯，但總是一個好機會。我已告訴爸媽，我也要告訴你。我因參加考試得第一，才如願以償的。

正當她吻着信上的簽名時，格蘭特參議員帶來好消息。『海軍告訴我行了。』她獲得這項保證後，立刻拍了一封電報：『格蘭特參議員已推薦你進安那波利斯，我以你為榮。班妮』

她一有空閒便飛往安那波利斯去，當她看到屋舍儼然的海軍官校，內心充滿了愉悅之情。那些精緻迷人的小街，還有南方式的大廈。她若是從華盛頓開車來時，便把車停在路邊，只為了好好欣賞這種稀有的美。然後再開向誘人的港口，看着繫在岸邊的小筏。她認為這是全美最美的州府。

只要約翰有全天假，他們便坐渡船到東岸去，彷彿走進了一個美麗奇異的十八世紀的世界中。他們吃海鮮，談天說地。回程中，一定到冰淇淋攤子去買冰淇淋，當他們吃完後，班妮小聲道，『我希望生活永遠像這樣子。我們不必希望，你和我可以使它繼續下去。』

自從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們有過第一次做愛的經驗後，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會做愛。反正他們彼此相愛，有朝一日會結婚的。沒有任何女孩能吸引約翰，也沒有任何才氣縱橫的男人能吸引班妮。

也就在這段時間，她隱約發現她的上司和他太太之間並不諧調。愛蓮娜一如往昔一樣美麗，黑頭髮依舊亮麗，她那種矜持的微笑，給人一種疏遠却愉快的印象。她似乎對她丈夫的所做所為都不贊成似的。經常拒絕參加為慶祝她丈夫成就的宴會，班妮說：『也許她不了解讓國會通過一個法案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特別是對整個西部有利的事。』

班妮對愛蓮娜的漠不關心感到困惑，但如果她知道格蘭特太太一直都反對她丈夫把她帶到華盛頓

來的話，她會大吃一驚。『格蘭特，你記住我的話，那女孩總有一天會讓你栽跟斗，到時會變成一件醜聞。』

一次，在一場慶祝宴會中，格蘭特參議員因爲太高興了，吻了班妮一下，正好被愛蓮娜看到，這下便不可收拾了。

她不停的嘮叨，迫使格蘭特只好把班妮找來。『班妮，我告訴你一件壞消息，我不想多說什麼，總之，你被開除了。』她大吃一驚，他很快接道，『另外有五個參議員要用你。』

『爲什麼?』她被這兩個消息驚住了。

『我不能說。』

『是格蘭特太太嗎?』當他不說話時，她接道，『一定是。』當她把這件事告訴文尼地時，文尼地也大吃一驚，『一定是格蘭特太太對不對?』他只好說，『他和她之間並非相安無事。』

『他勸我接受葛嵐西參議員的工作。』

『我也會這麼勸你。』

『那麼你早知道了。』

『是的。』

『好吧！愛蓮娜會毀掉她丈夫的，你等着瞧。』

『誰也毀不了他。』

她坐在他桌上，『爲什麼一個女人要恨另一個女人?每個參議員的太太都瞧不起給她們丈夫做事的女人，爲什麼女人不能……。』

『老實說，現在跟我談這事是不合適的，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

『太好了，女方是誰?』

『一個愛爾蘭女孩，來自波士頓，天主教徒。』

『現在我可以親你了，』班妮說，她一下子熱淚盈眶，因爲她要和兩個對她好的男人分開。她和

他們一起創業，現在却被迫離開他們，『你們都是無用的人，但我愛你們，愛你們所有的人，即使是騙子甘林。』

愛蓮娜的父親聽到這件事後，匆匆趕到華盛頓來，當他和班妮獨處時，直接了當的問她，『你被開除是做錯了什麼事嗎?』

『沒有，文尼地想娶我，但我已和約翰•巴普好了。你也許還記得克萊高中那個橄欖球員，他現在安那波利斯，離這兒很近。』她也很不客氣的說，『我可不是那種饑不擇食的女秘書。』

『那麼問題出在哪?』

『你應該比我清楚，』班妮冷冷的說。

『我女兒無力處理華盛頓的事?』

『還有其他的事吧！』班妮尖刻道，這人的女兒對不起她，她沒有必要對他客氣。如果他把愛蓮娜教好點，不會發生這種事。

『她有什麼問題?』

『你早該知道了，她不能面對現實，因此她老是疑神疑鬼，懷疑她丈夫和我……她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還有他做的有多好。』

『你有什麼打算?』

『我要去替一個眞正的參議員工作，他知道要什麼。他是一個民主黨的參議員。』她開心的笑起來，『對不起，恕我說話不客氣，如果你女兒堅持這樣下去，你女婿會一無表現的。』

『我知道。』

『文尼地會幫他忙，但這不是他的初衷，當年他們在救生艇上曾發過誓。』

『什麼誓?』

『文尼地和那個黑人告訴過我。在那個風急夜黑的晚上，大家都快崩潰時，格蘭特曾發過誓，如果他能活下去，……在他有生之日，他要做一些他原先沒打算要做的事。』

在華盛頓一家餐館有個小小的宴會，那是大家給班妮餞別的聚會。格蘭特太太沒來，來的有格蘭特、文尼地、施丹先生。令班妮訝異的是她的新老闆葛嵐西參議員也來了。

『我把你們都找來，』施丹先生說，『因爲我女婿需要你們大家的忠告。老實說，我希望他在參議院能表現更强些，但他沒辦法，是怎麼回事？』

葛嵐西參議員立刻說，『新人乍到，總要三緘其口才是上策。不過也要給自己快點建立一席之地，格蘭特還沒做到這點。』

『我致力於農業問題。』

『不錯，不過一般人只注意大問題。』

『什麼意思？』

『現在世界大事是原子能問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如何加强戰後的國內和國際間的防禦工作。』

『你把這事處理得很好，你和林登・詹森兩人。』

『如果詹森能保持他在參議院的席位，他將來會形成一股勢力。』

『原子能和我有何關係？』格蘭特問道。

『不只這件事，』葛嵐西說，『還有航空和火箭都很重要。在航空委員會中需要一名共和黨籍的議員，一個能蟬連數屆，强有力的人士。』

文尼地說，『我想我們有把握再度當選。』

『你能保證嗎？』

『一點問題也沒有。』

『絕對會有問題，有時只是我們沒看出來罷了。』葛嵐西說。

『我們的參議員會再當選，這是我可以確定的。但如果他不建立他自己……。』

『不錯，』葛嵐西說。『如果格蘭特把自己弄成一個老丑，像甘林一樣，不用民主黨來打垮你，只要出來一個有前途的年輕共和黨員就够了。』

『你認爲格蘭特前途無亮，如果他無法從死角中闖出一條路來嗎？』施丹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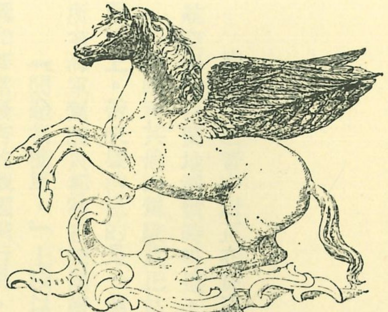
『絕對的，爲了報答你介紹給我這麼一位聰明年輕的女士，我邀你加入航空委員會。我們需要一位退役軍人，一個英雄。』

『我從未駕過飛機。』

『我也沒有，我連坐飛機都怕，但因工作需要，我也只好飛來飛去。我們的國家也需要在航空方面起飛。你正是可以幫助我們的人。』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約翰・巴普和班妮，當時還沒結婚，都下定決心要致力於航空事業。約翰學習如何駕戰鬥機。班妮替葛嵐西工作，從那兒獲得不少有關航空、火箭、太空的知識。

約翰從安那波利斯畢業後，他們兩人結婚了，兩位美國參議員出席這場婚禮，當新人從海軍官校學生交叉的劍隊中走出來時，兩位參議員都趨前吻賀新娘。格蘭特太太沒來，但當照片出現在家鄉的報紙時，她感到很不開心。



第三部 韓國

他飛到四萬五千呎時才擺脫了那四架米格，沒有飛機能飛這麼高，他居高臨下，觀看到……

第三部 韓國

約翰·巴普中尉正在從事他這一生中最壞的任務。酷寒的一月天，在韓國沿岸，當一個水手登上航空母艦白蘭地酒號時叫道，『喂！直升機來了。』

約翰和其他的駕駛員正站在船舷邊跳脚取暖，看着直升機在冰凍的水面上低飛盤旋，整齊的落在甲板上。帶來壞消息的是一個年約四十歲的上校，他大步走過甲板，走向迎接他的艦長。幾分鐘內，所有海軍駕駛員都被召到簡報室去。

『問題很簡單，』上校以棍子指着韓國地圖說，『北韓空軍包括不少本地的飛行員，還有許多中國和非常優秀的俄國飛行員，他們從鴨綠江飛出來，我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們的F—八十六打下不少他們的戰鬪機來，我們只希望他們送更多的米格過來，因爲他們送來，我們才有得打。』

約翰心想，標準的空軍大話。上校似乎已猜到他們的疑問，『那麼我又爲何來這兒呢？那些該死的韓國佬竟玩花樣，使得我們束手無策。卽使是最好的F—八十六飛行員也沒辦法應付，因此我來請各位幫忙的。』

他用棒指着韓國西岸的仁川，那兒是美國部隊駐紮的地方，也是軍需物資的裝卸站。『那些小雜

種造了一種像黃瓜似的小飛機，大部分是木頭製的，只在晚上出來，載着小炸彈，不管三七廿一的炸我們的物資，他們認爲卽使被打下來也划算。』

上校笑了一下，然後一本正經起來。『問題是它倒眞管用。我們的F—八十六無法對付它們，高射砲也找不到它們。但軍火却一箱箱爆炸，我們需要四、五個長於在夜晚駕戰鬪機的人。借重你們來巡邏那條空中走廊，把那些小傢伙給打下來。』

他沒再說什麼，艦長上台說，『華盛頓和夏威夷方面都同意了。我們要找四個人去，由巴普中尉負責。』他又報出其他三個人的名字。『你們在一點起飛到K—22去。報告完畢，解散。』

K—22在距白蘭地酒號四十哩外的海中，它在南韓的東端，是突出於日本海的一個小半島，每個在那兒服役過的美國人都知道，飛機在這裏起飛時，要玩點小花樣。

造成麻煩的不是那兒永不消的霧，也不是波濤洶湧的海，而是汽油中的水。飛機在空中時不會造成問題，因爲小量的水很快會因引擎的發動而消耗掉，但起飛時便成了致命傷。

由於飛機起飛時要衝刺，汽油內不能有一點點水，否則引擎會爆炸燒毀。

在K—22那年冬天，有五架飛機在起飛時燒毀。那些沒飛行的駕駛員，坐在草棚下都很緊張，只要有人起飛，大家一定停止談話，傾身向前，聽着引擎的聲音，直等飛機飛上天後，大家才再繼續談話。

由於K—22是空軍基地，停着一排流線型的F—八十六噴射軍刀機。這表示約翰他們這三架海軍飛機是外人，自然會屈居下風。不過約翰是個熟練的駕駛，勇敢、能幹。他的飛行日誌上顯示出他有過九百多小時的飛行記錄，駕過七種不同的飛機，更有無數次夜間飛行記錄。

他不能保持冷漠，因爲那些空軍駕駛員對他的飛機感到好奇。『這是古董了，』他說，『二次世界大戰的，你們也許還記得海盜吧，是當年海軍用來粉碎日本空軍基地的。了不起的飛機，體型大而重，像架坦克似的。』

『爲何要這麼可笑的設計，那些數字和字母是什麼意思？』

『**F**表示是戰鬪機，也表示它是可畏的。**U**表示製造工廠，**四**表示這是這一類型第四批出廠的。**五**表示是經過第五次改良的。**N**表示夜間戰鬪。**L**表示它在壞天氣戰鬪。』

『天哪！』一位隊長說，『你一定是個工程師，知道得這麼詳細，但它爲何要飛這麼慢和這麼低？』

約翰想了一會說，『你飛過F—八十六是不是？它是羚羊，而我的F四U是犀牛。在叢林中，各有其用。』

『但在天上呢？』

『F—八十六是要降落在平地上的，你們在三千呎高空便要煞車。我們要降落在航空母艦上，得在一百呎才煞車，事實上，我們沒有煞車。』

『你們如何停？』

『非常刺激，在一百呎的高空便放下輪子，然後把飛機降在搖盪的船上。』

『晚上沒有光時，如何能看到着陸的地方？』

『看不見，只有信任船上的燈光信號。由於降落時會有劇烈的震動，所以機身要重。』

『萬一失誤呢？』

『只好去游泳了。』

他的新任務很奇怪，白天睡覺，黃昏時起來吃早餐，吃完後，爬進他的F四U，然後飛上黑漆漆的天空，所有的燈都熄掉，一小時又小時的在天上巡邏，讓眼睛習於暗處，等着那些小傢伙過來，然後採取行動，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守株待兎。

對一般人來說，這種任務似乎很刺激，但對約翰而言，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在他寫給班妮的信可以看出：『你一連出來十八個晚上却一無所獲。有時候你以爲對方來了，結果是一羣鳥。只有在很少數的時候才會碰上一個敵人，然後把他打下來。』

他最高興臨時有命令下來，『今晚不管小傢伙，去找別的目標。』於是他一個人飛過北韓，像一

頭盤旋的老鷹，利用他敏銳的視力，偵伺敵人的活動。在浩瀚的夜空上飛行，自己主宰一切，給他一種自由自在的感覺。

他在找火車，北韓的火車因白天受到空軍的攻擊，不敢動彈，只好晝伏夜出，載運大量的物資到不同的陣地去。

一天晚上，他確實找到一輛火車，無垠的夜空中閃爍着繁星，當他回到K—22基地時，他發誓在星光下看見火車。『我飛得很低，把兩節車廂炸出軌來，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其餘的車廂照樣閃入山洞中是嗎?』一個海軍飛行員問道。

『帶着五、六十節未受損的車廂。』

在這種事發生幾次後，F四U的人員舉行一次會議，他們在會中設計出一套大膽的戰略，如果奏效的話，會讓北韓的火車卡在山洞中，『我們要把它炸平，連隻瞎眼的鳥也能找到它。』

當局要他們在炸完後拍照為證，因為有不少飛行員會說謊，因此要有真憑實據。

白天時，打下飛機，大家都有目共睹，但在晚上便很難看清了，而每個飛行員都想得獎章來證明他們的英勇。

因此當約翰在一個多天晚上要去試驗他的新戰略時，他問，第二早上是否有架照相機可以出勤。

『今天下午從K—3飛來一個海軍，有照相設備。』

『叫他準備好，』約翰沒說他要去炸火車，因為他是個不愛張揚的人。

當天晚上，當暮色四合時，他爬進了他的F四U，帶了大量炸彈。當他繫上安全帶時，他看着日本海，看着無垠的夜空，公牛座正從海上伸出兩隻角來，然後是雙子座。到了九點，獅子座也爬出來了。到了午夜時，紅金色的六角星放着炙熱的光芒，像是烽火一樣。

他打開窗戶，探頭出去看天上的星星，獵戶座正在頭頂上。『我是個好獵人，今晚我要去找火車。』

到了午夜，他檢視了一遍天空，確定他的方向，他看見獵戶座正滑向西邊的山丘，『多謝，它們為我開道。』

在黑暗中，他終於找到他的目標了。他故意不理會那個絕佳的目標，而飛到山洞的另一邊出口，他很準確的放下一顆大炸彈，把軌道炸毀，山洞堵住。

然後再飛回火車剛沒入的洞口去，放下另一顆炸彈，堵住了逃生之路。

火車上的砲手發現他幹的事後，在黑暗中憤怒的向空中開砲，結果什麼也沒打中，只是讓他在烈焰中看見進退維谷的火車。

他往西飛過去，繞一個大圈，然後又低飛回來，找到列車頭，開始放槍，似乎沒打中。

於是他又飛開，『這次最好能幸運點，』他對自己說，繞了一圈又飛回來，這次正中目標，一聲巨響，然後是一股濃煙冒上來，但他想起了K—22一些老人警告他的話，『那些北韓鬼子是世界上一流的火車司機，他們有百種花樣可以騙過你。』

他又往西飛，再折回來，但這次他發現火車確實受重創了，他又放下一顆炸彈。前三節車廂跌落在鐵軌之外。

約翰還想再炸其他的車廂，但他的油不够了，因此他呼叫K—22基地，要他們派另一個人來，『把它統統結果掉。』

當他向南飛時，他很滿意自己的表現，他只惦記兩件事，他要找到那個會拍照的人，還有看他的牽牛星從海面上出來，因為那是他今晚的吉兆。

當他快接近K—22時，從海面上升起的正是牽牛星，他向它致敬。

那個駕照像飛機到K—22基地來的海軍上尉比約翰還小兩歲，但却經驗老到。他也是德州一個小城的橄欖球明星。身材比約翰高，不過却很瘦。

海軍讓柯紀德駕這架飛機，並不是愚蠢的安排，因為它是美國軍械庫的一項主要的資產，它沒有

任何的裝飾，能升上五萬二千呎高空，有一些奇蹟式的照相機，照出來的照片非常清晰，他照了無數的照片。

當約翰在太陽快出來前去找他時，他還在床上，『你是柯紀德嗎？照相的。』

『你他媽的是什麼東西。』

約翰和許多嚴肅的飛行員一樣，從不說髒話，沒想到碰到這麼一個出言不遜的傢伙，但他需要他，只好說，『我是約翰．巴普。』

『我是柯紀德。』

『我炸毀了一輛火車，我得照相。』

『曉得了，你炸毀了火車，我就得飛上去照。』

『這輛火車……有六十節車廂。』

『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發明一個新戰略，把山洞堵住，阻止它逃走了。』

柯紀德坐起來，用手指梳着他的一頭亂髮。『你阻止了它們？』

『是的。』

『那我一定要去看，那些該死的北韓鬼子，前晚炸我們的物資。』

『就是那些木製的小傢伙？』

『是的，』他把瘦骨嶙峋的身子從床上挪開，看了一下鏡子說，『我得刮鬍子。』

在晨曦中，兩個飛行員刮鬍子。約翰因一晚沒睡而昏昏欲睡，柯紀德則是剛起床，還是睡眼惺忪的。約翰把詳細的地點告訴柯紀德。

『我找得到，』柯紀德說。當兩個人去報告上級時，他們感到很興奮，因爲早晨去巡邏的飛機已經找到約翰炸的火車了。

『統統着火了，』一位情報官說，『柯紀德，我們要照片。』

『沒問題。』他一會功夫便駕着他的飛機飛向西北方去了。俄國駕駛員知道美國飛機一定會再來察看，因此早已嚴陣以待的等在那裏了。

看來柯紀德是倒楣了，『天哪！』他呼叫基地，『四架米格在我右邊，我得上去了。』他飛到四萬五千呎時才擺脫了那四架米格機。他在高空上休息一會，那兒絕對安全，沒有飛機能飛這麼高，他居高臨下，觀看到一幕美景。

從東邊來了三架F—八十六，儘管是三架對四架，但因俄國人奉命要保全飛機，因此立刻撤退，快速飛回鴨綠江。這一來，柯紀德可以下來完成他的工作了。

這些F—八十六懷疑俄國人會乘機偷襲照相飛機，因此示意柯紀德跟着他們。柯紀德也很願意，『別讓米格打我屁股。』

於是這四架美國飛機，低飛過黃海，照了六十張照片。從照片中看出，那一輛火車有三節車廂脫軌，廿一節失火，其餘的都受到重創。

約翰．巴普獲得一個月薪水的獎金，一枚勛章，升爲正式的中尉。整個小組的人都很滿意他們發明的新戰略。

對約翰而言，柯紀德是個新的經驗，他是個十足的大嘴巴，他在酒吧中，把這件事大肆宣揚，得意的吹噓他如何飛上四萬呎高空，擺脫掉米格機。

柯紀德口無遮攔的批評這個空軍基地說，『K—22是個糞坑，你該去看看在釜山的K—3，我們那兒有朝鮮女孩。』

『朝鮮女孩？』

『韓國女孩，很不錯咧！不過，我太太也很不錯。』他從皮夾裏掏出一張照片來，是他太太的彩色照片，照片中是個漂亮的金髮女人。

『那是黛碧．狄，』他說，『結婚典禮完了，我就奉命去飛了，一直飛到現在。』

大家傳看照片，黛碧·狄是個美人不錯，但似乎比柯紀德要老，也許她那種美是容易消逝的。約翰本想問她的年紀，但他沒問。

接下來幾天，他經常和柯紀德碰頭，這是不尋常的事，柯紀德飛白天，他飛晚上。他滔滔不絕道，『你知道我怎麼會駕照相飛機的嗎？我駕戰鬥機比那些空軍還在行。』

『那你爲何不駕戰鬥機？』

柯紀德沒回答他的問題，『我駕過四十七種不同的飛機。』

『你怎麼會得到這項任務的？』

『一天早上，天使長加百列敲我的門，就這麼幸運。』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的清晨兩點，雷達手偵測出有飛機從南方來，於是約翰的F四U躍入空中。

他的飛機爬上七千呎高空，朝西北飛，要去攔截那個入侵的敵機，約翰測知敵機正在他下面，興奮的屏住呼吸，飛到小傢伙的後方，找了一個絕佳的位置，想把它結果掉。

由於他太專注於他的目標，而沒看到一架米格飛來，這架米格正想逮住追踪小傢伙的美國飛機，等約翰意識到有米格機時，已被困住了。米格向他開火，他一方面生氣自己被玩弄了，同時也感到子彈擊中他的F四U。

一邊機翼從機身處給打斷，一個油箱爆炸，F四U着火了，從空中栽了下來。美國和北韓的人員都看到了，大家飛奔過來。

北韓的飛機從附近的基地起飛，美國的直升機是從南邊飛過來，但他們都不如一架低飛的飛機來得快，那正是柯紀德的飛機。在他照下飛機殘骸時，他也照下了跳傘逃生的飛行員。

在K—22基地的軍官俱樂部中，約翰和柯紀德神色黯然。

『他媽的龜兒子，約翰，我們從一月便到這裏來，目的是來打小傢伙，現在六月了，一無所獲。』

『我看見小傢伙了，但沒看見跟在它後面的米格。』

『我們損失了兩架F四U了，海軍一定很火我們。』

『你那天不是擺脫四架米格嗎？』

『你也炸掉三輛火車。』

『但炸掉火車比不上把飛機弄毀。』

他們兩人在沮喪中，聽着外面有架飛機起飛。

『約翰，我想做戰鬥機駕駛員，我每次看見那些駕F—八十六的人，總羨慕得半死。』

『我不知道，我愛飛行，但戰爭是件醜惡的事，你得到飛行的樂趣，你也要付出代價來。』

柯紀德喝着啤酒，約翰要第二杯琴酒。『該死，飛行員怎麼能牛飲？』柯紀德阻止他道。當約翰無意放棄時，德州佬一揮手把酒杯打翻。『約翰，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知道飛機，我一向尊重那些對飛機認真的人，我有個建議，如果你肯拿它當眞的話，我會很高興的。』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張通告來，這是他從佈告欄上撕下來的。

『海軍要人，你對這個有興趣嗎？』

約翰看了一下柯紀德遞過來的那張紙後，他發現一些有意思的東西，『柯紀德，你得過碩士學位。』

『是呀。全班六十七人，我是第一名。』

『那你爲何講起話來像個大老粗。』

『我要像個德州佬，我要過得結實點。』

『你有這種背景，他們一定會收你。』

『希望如此，我希望你也申請，兩人可以組成一隊。』

約翰把申請表推還給柯紀德。『我早已申請了。』

『你這個鬼鬼祟祟的龜兒子，我相信我們兩人都會被選上。我們要把飛機飛得更高更快……』他跳到半空中，手臂揮舞着，『約翰，讓我們飛得美麗些。』

一九五二年，格蘭特參議員要競選連任，文尼地告訴他說，『在廿年中，你可以看見至少有廿幾個新人來到華盛頓，但有不少人只能做一任，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他們第二次出來競選時，不如第一次那麼賣力，如果你能贏得第一次，你可以蟬連六任了。我們最好及早準備。』

文尼地不願意在第二次競選時，沒有班妮的幫忙，但格蘭特說，『這會引起問題，她現在替葛嵐西工作，他是民主黨的，也許會反對。』

『問題很簡單，你向葛嵐西借將嘛！』

『不，我不願這麼做，不能欠他人情。』

『如果我去找的話，你在意嗎？』

『她的幫助有這麼重要？』

『參議員，這是你的緊要關頭，一切事情都重要，連你的信封顏色都不能大意，我要你停止用藍墨水寫信，值得信賴的人都用黑墨水。』

當文尼地去見葛嵐西時，葛嵐西想了一會說，『格蘭特需要我的人，却又不願自己來向我借將。現在，我需要格蘭特在航空及國防上許多事上支持我，因此我要他欠我人情債，如果他不肯親自與我接觸，我不會放掉巴普太太的。』

『他不肯，』文尼地堅持道。

『我會誘他來，』葛嵐西平靜的說道，『當我把我的問題推到他面前，他會覺得有義務助一臂之力的。』

『格蘭特不是那麼容易被强迫的人，』文尼地警告道。

葛嵐西立刻改變話題，天南地北的聊着，前一分鐘談去歐扎克湖獵鴨的事，下一分鐘又談起空軍新造的轟炸機。『我看關於這件事，我們何不和這位女士當面談談，看她意下如何？』

他把班妮找來，當她進來時，參議員很客氣的站起來，請她坐下。『我相信你認得這位文尼地先生，我也相信你可以猜得出來他爲何在這裏。』

『是爲了格蘭特議員投票贊成轟炸機的事？』

『不全是，巴普太太，他來請你去助選。』

她說：『但他是共和黨，而我現在替你做事。』

『不錯，』葛嵐西說，『如果我准你的話，你願替他工作嗎？』

『我願意，文尼地和我相處得很好。』

葛嵐西轉向文尼地說，『好了，這下解決了，我懷疑我們的史提文生會當選，不過我相信格蘭特一定會贏。我日後需要他在大的議案上支持我。』

『就這麼說定了嗎？』

『沒有，我要格蘭特親自來找我。』

班妮陪同文尼地到格蘭特的辦公室，當班妮看到她的老鄉，卅八歲，西裝筆挺，風度翩翩的格蘭特時，她直覺他會再當選，因爲他具有參議員的派頭。

『葛嵐西參議員說我們可以借用班妮……』文尼地說。

『要我親自去要？』格蘭特問道，當他的助手點頭時，格蘭特搖頭道，『這個老狐狸，他要跟我交易。』他轉向班妮，『你能過來暫時幫忙嗎？』

『我們上次讓你選上了。』

『你別太自信了，』格蘭特開玩笑道。班妮傾身向前道，『只有兩種參議員，一種是能再選上的，一種是不能的。第一種對國家有很大的用處，另外一種可以不論。』

『我當然希望再當選。』

『像你這種人也分成兩種，一種是像葛嵐西參議員，他勇猛直前，永不會輸。另一種是像你這種

好人，需要一些聰明的助手，你需要文尼地和我，為你想各種花樣。』

於是格蘭特去找葛嵐西。『你為何堅持要我來向你要人？』

『因為我要你答應我，參加我的航空和國防委員會。我希望有朝一日，你會成為少數黨的領袖，這次你若能當選的話，一定可以的。』

『你看出什麼不對勁嗎？』

『我不能明確的肯定，但我相信蘇俄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我們，如果眞是這樣，我們可有麻煩了。』

『你認為我能幫上忙。』

『絕對的，你知道什麼是戰爭，你知道什麼是國家的危險。你、我、詹森、席明頓以及其他一些人。你絕對是舉足輕重的。』

『如果我留在這些委員會，對佛里蒙特有何好處？我正打算轉到農業委員會去。』

『你的選民會喜歡的，會視你為他們的冠軍，你可以在農業上為他們奮鬪，但也可以兼顧我這裏，照我目前所見，工業將大大的擴張。』

『多謝你把巴普太太借給我，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我比你還清楚，』葛嵐西說。

由於這許多複雜的因素，班妮在一九五二年夏天重作馮婦，為格蘭特部署競選，由於她在一九五〇年幫過葛嵐西的忙，因此經驗更加豐富。十月份，她先飛到阿拉巴馬去和潘左士談，然後又到底特律，高溫‧巴特勒現已是一個小型的黑人學校的校長。

潘左士沒問題，他可以離開工作崗位六週，但巴特勒便沒那麼簡單。因為學校已開學，他得留在學校。而且他對格蘭特和葛嵐西兩位參議員對黑人福祉的關切感到懷疑，『我為何要犧牲自已來幫助他？』

『巴特勒先生，你不是常告訴我格蘭特參議員救你的事嗎？現在他需要——』

『你不知道，班妮小姐——』

『叫我班妮。』

『當我們離開救生艇後，會繼續成長。我回來後唸了大學，我的識見增廣了，我對人的要求也相對的提高了。』

『巴特勒先生——』

『叫我高溫。』

『高溫，如果我們能使你們三人重同舞台上，格蘭特參議員一定會當選。』

『對我們黑人會有什麼好處？』

『你會有個在高位的朋友，而我在葛嵐西參議員那兒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他從不管司法問題。』

『你想他雇我這個學法律的做什麼？我可以督促他。』巴特勒還想爭辯，但被班妮打斷。『高溫，我對政治獨具慧眼，我可以預測未來，他們兩人將來對你們黑人……，你的學校……還有你都非常重要。我卽使不能替你爭取到兩票，至少絕對能爭取到一票。』

他們是一羣瀟灑的年輕人，文尼地廿七歲，潘左士廿九歲，巴特勒卅一歲。到了十月底，看來當選是沒問題了，而艾森豪將軍當選總統也是篤定的事了。『看來我們沒問題了，』黑人說。

格蘭特和巴特勒很嚴肅的談了一次話。

『你的學校如何？』格蘭特不願表示有把握當選，他已選得很辛苦了，不敢掉以輕心。

『我們有很多問題。』

『卽使在北邊？』

『我說的不是黑人，我說的是底特律。』

『對不起，我誤會了。』

『我怕底特律要面對許多嚴重的問題。』

『我糊塗了。你是說黑白對抗。』

『不！我是說世事變化太快。商業區已擴大到郊區，稅收、失業。』

『這是所有城市的現象。』

『不錯，因此你要想辦法。』

『你是那裏人？』

『我是底特律市民，又是一個黑人，任何大城市發生的問題，對黑人的影響更大。』

『你要我做什麼？』

『投票幫助我們。』

『像什麼？』

『公平雇用黑人，讓黑人能參與這個國家，給予較好的學校，都市重新規劃。』

『範圍很廣。』

『這就是我爲何來幫你忙的原因，以你的背景和能力，你應該可以處理一個較大的範圍。』

兩人默默的坐着，巴特勒已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說了，因此不需要再多話了。格蘭特知道這又是他的一大重任，他要愼重從事。

『我想我們這次會贏的，格蘭特參議員。』

『如果我們贏的話，我要聽聽你的忠告。』

『我會隨時建議你的。』

當莫特敎授奉命把這些德國人從艾爾帕索遷移到阿拉巴馬的杭茲村時，他把大部分的人員和設備用火車送去。但岱德・考夫和其他七家希望開車過去，當莫特看着考夫組織車隊出發時，他心想，『美國軍方得到這些人實在划算。』

車隊朝阿肯色州前進時，史丹利・莫特回想這幾年和這些德國人相處的情形，他對拉蔻說，『我

在想，在這個國家中，有過一隊智慧如此高的移民嗎？』

拉蔻只想到兩批可以相提並論的移民，『也許只有五月花號的淸敎徒和到猶他州的摩門敎徒吧！他們也是强有力的人。』

『但這些人的前途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你眞這麼想嗎？』

『我是這麼想。我和他們在一起六年了，還經常爲他們的睿智所驚倒。』

『你知道那個一聲不想的史凌吉在做什麼嗎？沒有實驗室，沒有設備，只有一支筆和紙，還有聰明絕頂的腦袋和一架離子噴射推進引擎。』

『那是什麼？』

『我們認爲外太空是空的，沒有引力，沒有大氣，但有一種太陽風。它的吹法不像地球的風那樣吹，而是經常從太陽飛出的能源離子。只要太陽存在的一天，它就源源不斷的散出來。史凌吉認爲他可以建造一個巨大的嘴，快速穿過大氣層，把那些游離的離子吸收進來，就像鯨魚吸入海洋中的浮游生物一樣。』

『你能看見那些離子嗎？』

『看不見，幾乎是不存在的。但用一架離子噴射推進引擎可以吸收進來而轉變爲能源，這些能源可以運動在大氣層中的機器好幾年。』

每次談到這些問題時，莫特都不免黯然，因爲他兒子密拉德對此毫無興趣，而莫特太太因爲沒受這方面的訓練，只能聽他的解說。這男孩對什麼都沒興趣，還沒到杭茲村，便已討厭它了。莫特在想，他是那裏出毛病，才會造成這種知能上的眞空。也許是不斷的遷徙，使得這孩子對什麼都不熱心，他擔心密拉德無法發展出一種能力來，那種能力是使一個人能進入未來探險的領域中。

曾幫考夫修車的漢吉安格，設計出一套更好的火箭導向系統，他認爲美國一定要建立起這種系統，『否則我們在競爭中會輸給蘇俄的。』

莫特從未忘記過，范布洛恩、史凌吉、考夫、安格等給他的信念，再過幾十年，人類會統治太空，這關係到軍事的優勢，天氣的預測，將無線電信號傳到地球等。『但最有意義的是鼓勵探險的精神……在各方面……在各個領域。』范布洛恩說。

莫特問道，『你滿意我們現在造的火箭嗎？我們能到外太空嗎？』

『如果放我們自由，明天就可以，』范布洛恩不悅道。

『月亮呢？火星呢？』

『給我們六年的時光，我們會有很大的成就，蘇俄也是一樣。』莫特還記得當范布洛恩講下列一段話時，不禁不寒而慄，『你們美國也許弄到一百個平尼孟廸的人，但蘇俄可能俘虜了四百人。你認為你得到的是最優秀的嗎？你沒想到蘇俄也弄到不少好的嗎？』

『但他們擁有任何天才嗎？』莫特問道。

『對這一行而言，天才就是優秀的工程師，我是個好工程師，考夫也是，你如放考夫自由，明年這時候，他可能已將什麼東西射入太空軌道中。』

這一車隊似乎是向一個強大的目標走去，人類未來的命運掌握在這些流浪的學者中。一個年輕人夢想從一個太空船上撒出巨大如蛛網，一種最精緻的細絲，比任何尼龍釣魚線還要好。他解釋給莫特聽，『在外太空，你知道沒有風、引力或任何干擾，我的絲網會像一支八英寸的鋼束一樣堅硬。』

『我不相信，它有什麼用處？』

『收集太陽的輻射，轉化為電力，可以永久利用。』

『實用嗎？』

『否則我做它幹什麼？』年輕人說完後又去畫他的圖。

最大膽的構想是考夫的，他從未放棄對A—十的期望。一個威力無邊的火箭。當他在平尼孟廸時，他的目標是發射到紐約或華盛頓。現在他住到美國來了，他的目標要改為月球、火星和木星。『可以達成的，』他對任何聽他說的人堅持道，『我們現在就能做，我們一定要做。』在德國時

，他常和莫特討論一步步的程序，希望莫特能向軍方反應他的信念，但沒有用。他現在去阿拉巴馬，那兒的設備也不是為這個目的的，而且也沒有這項計劃，但他知道，那個國家先掌握太空，那個國家就會掌握世界。

杭茲村傳出一句話來，『一百一十名德國科學家會在四月一個早晨十一點到這兒來，天黑前，會有六十多個人來申請圖書館的借書證。』

他們暫時住在紅石兵工廠的軍營中，那兒在戰時一度繁榮之至，但現在已塵封了。杭茲村民一方面激烈的反對這些納粹德國人，一方面却又額手稱慶，有人搬來，可使紅石繼續下去，而且繁榮了當地的經濟。由於這種矛盾的反應，也使他們對這批平尼孟廸的科學家們待遇不一致，一些社會領導人物反對他們，但銀行家和商人欣然迎接他們。曼納士進入當地的幼稚園，當他回來時，帶回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學校的樂器可以免費出借，他母親說，『今天下午去借支喇叭來，』於是杭茲村充滿了嘹亮的喇叭聲。

萊蘇．考夫花了三天功夫，把軍營佈置成適於居住的家，她到城裏逛着，找尋合適他們一家住的房子。『不再住集中營、帳篷，我們又成了人了。』

杭茲村的人了解她的想望後，紛紛給她介紹空房子，但有些太小，又些又太貴。兩週後，萊蘇幫**六**家德國人找到房子，但她自己還沒找到。

一天，當她向北看時，看見一片林木茂盛的山丘地區，名字叫芒特杉諾，『健康之山』的意思，當地一位婦女解釋道。萊蘇去那兒，爬上平原後，從上面可以望見山下的城。就在那一刻，她決定要在這裏建她的房子，她也帶考夫和曼納士來看這個地方。

但如何弄錢來買下這片土地，如果它出售的話，建一座房子一定很貴。考夫又去找他的顧問莫特敎授，莫特也住在租來的房子，『我們德國人如何弄錢買房子？或建房子？』

莫特解釋給他聽，一個美國人如何向銀行借錢，但申請的人本身一定先要有幾千元才行。『我能跟銀行家接頭嗎？』考夫問，於是他和一位鄂金先生約好見面。鄂金注意的聽完了考夫的請求後，很

客氣的說，『考夫先生，杭玆村非常歡迎你們來，你們很可能是這個城的救星，我們願盡力爲各位服務。但除非你有頭期款，我們是無法貸款給你們的。』

考夫明白，但莫特要求和鄂金先生單獨談，『我希望你能去工廠看看他們是怎樣的人。』莫特說。

『我自然會，我並不願拒絕你的德國人……。』

『來看看。』

於是考夫坐在車後座，莫特和鄂金坐前面，驅車到工廠去，鄂金參觀了考夫一塵不染的家，還有停在門口，擦拭得光可鑑人的舊車。一個如此愛惜東西的人家，值得借錢給他們。

『我們准許你貸款，』鄂金回到辦公室時說，『以及所有的德國家庭，我們都可以貸。考夫先生，你要貸多少？』

『土地也許要一千五百元，房子五千元。』

『六千五百元？沒有保障？太多了，教授。』他問道，『你要買房子嗎？』

『我的未來還不確定，我不是軍人，我現在租房子。』

鄂金先生請考夫先出去一會，當他走了後，鄂金說，『他們是我們這個社區需要的人，他們在這兒會久住嗎？』

『我相信這是長期的，政府還不知道，但整個實驗……。』

『軍方同意嗎？』

『軍方不悅，但已回不去了。』

『我再重複一遍對考夫說的話，你可以告訴所有你的德國人，我可以以最低利率的貸款給他們，但他們要自籌兩千元。』

『根本不可能。』

『他有車。』

『那是他花四十元買來的舊車，自己改裝的。』

不過這問題最後還是解決了，方色將軍，現已五十四歲，代表聯合航空從加州飛來這裏與軍方訂火箭合同，當他聽到德國科學家們的情形，當場說，『我借你們一萬五千元，聯合航空再提供一萬五千元，用你們的薪水分期償還。』

錢貸到後，芒特杉諾山上便大興土木起來，幾家德國人都選擇這裏來建他們的房子。

不久，芒特杉諾終日樂聲悠揚，所有的德國孩子都去借樂器，組成一支樂隊，演奏美國進行曲、莫札特和貝多芬。

但在兵工廠的事情却沒有這麼順利，他們現在還是軍方的俘虜，被限制在軍方爲了軍事用途而要他們建造的火箭方面的研究和製造。他們不能自由參加由海軍主持的威京號火箭研究，或是空軍新發明的飛彈。考夫認爲美國實在是在浪費人才，各單位之間的本位主義太盛。

『我看不出這個國家能做什麼事，』他告訴他太太，『若是由范布洛恩來主持一切，他在六個月之內便可以造好火箭。』

『美國不是打勝仗了嗎？』萊蘇問道。

『這是一件神奇的事，』考夫說，但同時他仍是感激美國給他庇護，他也很安心的看着曼納士逐漸適應美國式的生活，並以他在校的成績爲榮。一天，當范布洛恩來他家吃晚飯時，這個偉大的科學家把曼納士放在膝上，問他有關數學和地理，考夫很得意他兒子對答如流。

當男孩上床後，范布洛恩表示他的恐懼，『美國軍人和德國軍人一樣，如果我們做一件只合科學用途的東西，他們就會叫嚷，懷疑我們的忠誠。』他笑道，『當我們想到太空時，方色將軍還要槍斃我們。他們不會在杭玆村槍斃我們，但他們會更惡劣，刪掉經費。』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德國人把他們的聰明才智應用到軍事方面，他們便享有相當的自由，上級也對他們鼓勵有加，將領們認爲如此才能讓國會通過預算。

范布洛恩經常離開杭玆村。他到華盛頓的國會去作證，去芝加哥向一大羣科學家們演講，或是到

一個田納西的小城去向當地的商人解釋新科學的意義，他很能掌握這些美國人。

范布洛恩由他與希特勒和一些德國將領相處的痛苦經驗中深深體會到勛章和表演的重要，尤其是和一些非科學家們在一起。基於這個理由，他常帶考夫一起去，他希望在艾森豪總統或葛嵐西參議員的委員會面前提出强有力的東西來。『我最好的助手岱德・考夫，他可以證明給你們看，結合這四部分便可以成爲一具農神火箭。』然後考夫便很小心的在觀衆面前表演起來，像小孩玩玩具一樣，范布洛恩從不要他演講，因他知道他的英語不靈光，也多虧有他，杭兹村的基金能源源不斷的來。

當陸軍的專家發展出一組火箭，有巨大的力量，載有科學儀器，升空後能把大氣層的資料傳回地球時，這些德國人大爲震驚，因爲這種美麗和成熟的裝備，已接近考夫的夢想了。一天下午，他給范布洛恩看一組計算。『如果應用這個，再加上一點推動力，我們可以把它送上地球的軌道。』

『別這麼說，』范布洛恩制止道，『別讓這兒的人聽見。』

但確實有人聽見了，不是他們這番談話，却是其他人的談話。於是華盛頓的國防部下了一道部長手諭。

在試放火箭時，要注意，不得讓任何部分射入外太空去，如果有此等事發生，會引起嚴重的國際糾紛，每位工作人員要謹愼，不得讓此等事情發生。

於是美國雖有能力將火箭射入太空，却一直未採取行動，而且在火箭還未展示它的能力之前，就已被扼殺了。

德國人並不絕望，他們繼續以驚人的技能來解決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像考夫這樣興致勃勃的人，他的興致不會因爲華盛頓的一盆冷水而澆熄的。

偶爾，他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其他的研究單位，由美國科學家組成的，雖然沒有他們的支援，成就却是相當了不起的。『我懷疑他們的火箭會飛。』有些德國人說，但考夫聽過方色將軍談及美國的工業界，他認爲不論有沒有德國人，美國也會解決火箭問題的。

但當另一個美國火箭洩氣後，他注意到當局派人來阿拉巴馬和范布洛恩商量，他發現他的領導人

，也是他深深欽佩的，已爲美國人所重視而認爲是重要的人物，由於他是范布洛恩的頭號助手，因此他也重要起來。

然而一天晚上，他帶回來一個天大的壞消息，他把平尼孟廸的人都召來宣佈道：『莫特教授被開除了。』

這個年輕的工程師，他曾去歐洲找尋他們，把他們帶到美國來，現在軍方却不需要他了。這一羣德國人立刻驅車到莫特家，他們發現莫特和拉蔻難過的坐在他們簡樸的家中。

『我們要去抗議，』考夫說。

『別做傻事，』莫特插嘴道，『我一向不是軍人，只是個平民，現在我的聘任結束了。』

『但你救了我們，』萊蘇說。

『我們要爲你爭取，』她丈夫誓言道。他們的抗議是激烈持久的。這些德國人知道他們是美國的寶貝，他們能貢獻美國，是因爲有莫特支持他們，他發現他們，救了他們，把他們帶入新世界的試驗室中。現在他們要維護他。

連范布洛恩都出面去找軍方高級人員，但對方的答覆是：莫特是平民，現在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必須走。他們到處打電話給各大學，由於當時美國科學界還未擴大，『我們這兒連博士都找不到工作，他只有碩士學位，最好去高中教書。』

令他驚訝的是，拉蔻很實際。『俗話不是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嗎？』她安慰莫特，只要有高中要他，無論到那裏，她隨時跟他去。

倒是考夫救了他們，可以說是萊蘇，萊蘇不斷督促她丈夫說，『你不能讓這樣的好人走，他們救了我們的命……好多次……。』

考夫打電話給方色將軍，『將軍，那個救了你的年輕人被解雇了。』當方色知道莫特教授被開除後，在電話另一頭罵了一會。三天後，他駕了聯合公司的四引擎飛機來，立刻到考夫的辦公室和莫特見面。

『聯合現在沒有缺，』他說，『但如果有缺的話，像你這樣好的工程師，你知道我們的薪水是多少嗎？』

莫特感到莫大的屈辱而不想猜了，於是隨便說，『一萬五千元？』

『一萬八千元，』方色說，『我敢保證，這個國家的科學將起飛，航空……原子能……太空。起飛的情形是你我夢想不到的，當那一天來臨時，像你這樣的人會成了寶貝。』

他坐在椅子上，兩手抱胸，看着莫特，好像在相一匹馬，『你是貨品，今日我們要如何將它出售？』

他突然跳起來，指着考夫用德語說，『笨蛋，你爲何沒想到？』

『什麼？』

『那些在漢普登和維吉尼亞的傢伙，他們一直要找像莫特這樣的人。』他抓住莫特的膀子說，『你是無價之寶，我們可以證明。』他抓起了電話，立刻安排了當天下午與對方會面；他告訴考夫，『你跟我們一起去。』

他們飛到維吉尼亞的藍利去，要與『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的顧問見面。這個委員會雇用八千名優秀的工程師和理論家，專門從事飛機引擎、設計、機場設備、新金屬、新燃料的發明和研究。如果說美國在航空方面佔優勢，那是因爲這個組織。

『我够格嗎？』莫特說，『我從未學過高級的航空學。』

『你是最佳人選，』考夫說，『他們要的不是航空專家，而是優秀的工程師，你過去豐富的經歷正是他們要的。』

方色說，『莫特，我們要進入太空時代了。我們需要有遠見的人，你的識見遠超過其他人。』他向考夫眨眨眼，『國航顧問委員會不知道它需要你這種年輕人，但我們知道它需要。』

這個委員會的建築毫不起眼。莫特由一個四人小組的專家們接見。他們問了一連串深入的問題，『是你救出了平尼孟廸文件的嗎？』

『是的，』方色說，『我找他，他找我。』

『你主修什麼？』

『機械工程、結構、建材。』

『太好了，』爲首的人解釋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性質，『我們喜歡有一般工程觀念的人，我們要他們從事每種工作，直到他們完全了解飛行這一行的錯綜複雜，而能解決各種問題爲止。』

『我喜歡這種工作。』

『你何時可以開始？』

『明天，』方色將軍說。

『我們可以從明天開始用你。』

『先生，太好了，但我得把杭茲村的事做個結束。』

『爲什麼？他們不是把你解雇了嗎？』

『我總不能說走就走。』

對方點點頭，表示嘉許，『如果一個人能忠於解雇他的人，他一定能忠於雇用他的人。』主席說：『你什麼時候能過來，便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對了，你是那兒畢業的？』

『喬治亞工學院，碩士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得的。』

主席站起來，隔着桌子和他握手道，『絕佳的結合，我們這兒有七個最優秀的人，三個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來的，一個是喬治亞工學院來的。』當他送莫特出門時道，『你來這兒不只是工作，我們要你成爲我們這兒最優秀的人之一。』

莫特停下來，喉嚨哽住了，過了一會說，『我能打個電話給我太太嗎？』

他在打電話時說，『親愛的，比你夢想的還要好。』

莫特走馬上任後，便被派去風洞試驗飛機，那是一幢巨大的白色建築物，有兩條巷子那麼寬，樣

子驚人。『看起來像個巨大的多福餅，上面撒着白糖。』

說話的人是個白頭髮的工程師，名叫哈利．關普登。他在較小的風洞做過卅一年，現在是這個了不起的建築物的監督。『我們叫它十六呎長的管道，』他指指花數百萬元建立的建築物的中央，『因爲風在這裏可以達到最高速，超過馬赫數1，交叉的部分是十六呎，那是很大了。你可以把你的模型放在中央，它可以避開沿牆所產生的狂暴。』

他領着莫特走進去，莫特說，『這些科學家做得眞好。』

關普登停下來，態度很不自然，在陰暗的通道中說，『科學家是夢想事情的人，而工程師是將他們的夢想實現的人。這是由工程師設計的，也是由工程師建的，更由工程師來操作的。你是個工程師，應以自己爲榮。』

『對不起，』莫特說。

『你以爲一個眞正好的工程師會成爲科學家，但如果你想做工程師，若發現自己手不巧的話，便只好做科學家了。』

他領莫特進去，裏面狹窄的地方成反時鐘方向。第一組彎曲處有一個輪軸，輪軸上有廿五片巨大的木製螺旋槳，當它們轉動時，產生巨大的空氣振動。再隔幾呎，有第二組螺旋槳，正好接住這股振動的空氣，將其加速，使它以每小時五百哩的速度向後吹。

『第一組廿五片槳，第二組廿六片槳，』關普登問道，『爲什麼？』

『避免共鳴，』莫特立刻答道，老工程師聽了很開心。

槳葉是用漂亮的白赤松木做的，關普登問他爲什麼，莫特答不出，『我給你時間去想。』他們繼續前進，『我們所做的便是和空氣玩遊戲，一下子使它慢下來，一下子讓它向前衝，等當它通過重要的一點時，它就成了颶風了。』關普登像個得意的父親，看看試驗的部分笑道，『同時，空氣也在跟我們玩遊戲。』

『怎麼玩？』

『你知道什麼是音速障礙嗎？』

『馬赫數1時，大約在海平面是每小時七百六十哩。』

『因溫度而不同。』

『我想是緯度和溫度，』莫特說。

『許多人這麼想。其實只有溫度。現在想一想。你爬得愈高愈冷，但主要因素是溫度降低。』

關普登靠在牆上，牆光滑得像珠子一樣，以便空氣通過時，使摩擦減至最低。他指着金屬的塔門，『似乎是不可能的，三年前，我們可以讓空氣在馬赫數0.9或馬赫數1.1時通過。但無法接近在高速航空時會神秘產生的馬赫數1，這叫做打破音速障礙。許多人判斷它是不可能。許多飛機要做這種嘗試都發生故障。』

『三年前不行，現在行了嗎？』

關普登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有個有決心的駕駛員，名叫喬克．伊傑的，駕着他的X—一飛到很高的地方，那兒的空氣沒那麼重，然後打破了音速障礙，但在這個通道中還是行不通。有其他駕駛員試過，結果飛機都撞壞了。』

『我一直以爲英國人已打破了。我在一部電影看到過……。』

關普登發出呻吟，低下頭來，好像不勝負荷，『電影會摧毀人類的聰明才智，那些該死的電影。』

『那麼是你把風洞弄直的嗎？』

『不是我，是個名叫約翰．史達克的天才。在這裏，我們總要解決一切事的，那是我們的工作，現在也是你的。』

『他怎麼成功的？』

『他認爲通道在馬赫數1時阻住，一定是吸進來空氣太多，於是他從這方面着手，終於解決了問題，爲飛機的發展打開了一條路，是可以突破音速障礙的。在這裏，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是時間問題。』

莫特研究第一組的兩片槳葉，上面有很仔細補過的痕跡。『現在你明白爲什麼用木頭了吧？如果我們用鋼，在許多方面而言較好，但當一個鬆掉的螺釘撞上它們，它們的碎片會變成子彈了。』

關普登撫摸槳葉的樣子像父親愛撫一個表現良好的兒子。『當你在這兒工作時，你是在一座大教堂中工作。』

過了將近一年，莫特才走近管道中，由於他擅長設計模型，因此關普登要他在那個部門工作，『你是個眞正的工程師，也是最好的一個，你知道材料，更知道如何處理它們。如果十五年前，我就有你這麼一個模型製造者……。』

『我想到管道來工作。』

『當然，我太自私了，老讓你在那邊做，你會是個很好的管道人員。』

他被調到管道來工作，是十七個有創造力的工程師之一，外加廿三個技藝超羣的模型建造師和數學家。他發覺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他在喬治亞和路易斯安那所學的那一套全用上了。

他家住在詹姆士河畔一幢白色的小平房中。他們自己擁有一艘小船，目前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他的大兒子密拉德，從一家私立學校退學後，便在公立學校混。他的小兒子克里斯多佛也進學校了。拉蔻由於沒有德國人好教了，於是把她的熱心轉向黑人學童身上，她充當義務教師，協助一些黑人學童。

莫特一家終於找到他們的一席之地了，連拉蔻的母親來時，都同意她女婿現在才是學以致用。但她還是有話批評，『他們付你的錢太少了。莫特，我希望你在這兒做出一番名堂後，可以去麻省理工學院教書。』她認爲第一流的人才都該去哈佛或麻省理工。二流的人才去普林斯頓和耶魯。

莫特和拉蔻對她母親的話感到好笑。他向她解釋道，『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教授常來這裏和我們合作解決問題。上週我就和兩個麻省理工的教授合作如何將一個物體以每小時兩萬五千哩的速度送上太空，穿過大氣層而不會因爲摩擦產生高溫而使它燃燒。』

莫特告訴過那些教授，『如果我們能送人上太空，像范布洛恩認定的，問題不在於如何送他們上

去，而是如何把他們弄下來。因爲穿過大氣層時，高溫會把一般的金屬融掉。』

三個人研究這個問題約三週，並在風洞中做實驗，由於在風洞中，無論如何產生不了每小時兩萬五千哩的速度，他們只好作罷。

但國航顧問委員會却很注重這個問題，他們選了莫特專門研究同溫層和電離層，因爲他在風洞的工作表現很好。於是他在兩年之間，有大半時間是花在附近的瓦羅僕島。

這是一個低窪、充滿沼澤的小島，野馬繁殖甚多，蚊蚋叢生，令人視爲畏途，但它的海灘絕佳，呈半月形，是最好的發射地點。

在瓦羅僕，美國對同溫層和電離層的研究開始了。

莫特根據他爬山的經驗發現，爬得愈高，感到愈冷。一架飛機升高七哩，溫度下降到零下五十度。

它繼續下降，一直到十二哩，然後就會發生故障，到了十六哩時，溫度開始急速升高，到了卅哩時，成了很舒服的零上四十八度。但到了五十哩又變了，它落到零下一百一十度。

但在五十五哩時，它又開始戲劇性的升高，升高到零上兩百度，然後機器飛不起來了，產生了一種難以置信的現象，大氣層在機器四周的溫度都一樣，但面對太陽的那邊輻射較强，溫度超過沸點，而背陽面，雖只距離幾呎，却是零下兩百度。

莫特花了好幾個月來分析解釋這種現象，它對人或機器的影響。他演繹出一些原理來，這種現象主宰着任何進入大氣層的飛行物。他給這股神秘的空氣彈迷住了，他經常站在瓦羅僕的沙灘上，看着他測量氣候的火箭升空，帶着小型珍貴的儀器，當它飛過去時，他會停留在靜靜的沙灘上，想像自己是火箭上的乘客，由冷到熱到炙熱和冰寒，開始時呼吸正常，隨着空氣稀少而呼吸緊迫，他也想像自己載着供給氧和適當壓力的設備的情形。

當他在瓦羅僕的工作告一段落時，發現由於他經常不在家的結果，家中由拉蔻一人打理，兒子們變得非常需要父親。老大的性情喜怒無常，沒有安全感，老二變得野性難馴，不好對付。看來只有做

父親的可以把老二納入正軌。拉蔻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密拉德身上，密拉德現在十三歲了，她愈看他愈擔心，這樣下去，他會變得懦弱無能。

那些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孩子們傾向於個人主義，拉蔻並不操心這點，她認爲男孩該像男孩，女孩該像女孩，而密拉德的發展令人困惑，因此她要她丈夫想辦法。

當這個問題擺在莫特面前時，他發現這件事得立刻採取行動。他提議去秦考提戈露營，全家反應熱烈。他們借了一輛小卡車，把露營的裝備放到車子上，從諾福克坐渡船，渡過乞沙比克灣口來到查爾斯角，半島上荒涼孤獨，却因有海而顯得强有力。

他們在這兒露營，晚上掛上蚊帳，以抵抗兇猛的蚊子，白天到島上去探險。小克里斯多佛第一天便收斂起他的頑皮，高高興興的和他父親去探險。『看蒼鷺！有四種，書上只有三種。』他用鉛筆檢查書本上每種分類，有些鳥很快飛過去，拉蔻還未看清是什麼，他已經看清了。

莫特把時間花在兒子身上，和他們閒話家常。『那些男孩是因爲好玩而被警察逮去嗎？』

『是的。』

『如果你被逮了，會怎麼樣？』

『他們沒做什麼嚴重事，他們沒偷什麼。』

『他們打破人家窗子，爬進人家店中。』

『他們沒拿任何東西。』

『他們被送進監獄，你去過監獄嗎？』

莫特打電話給最近的監獄。一天早晨，他帶兒子們去參觀監獄，當他們看見門禁森嚴，還有蕭瑟的走廊時，他們才稍稍了解何謂監獄。克里斯多佛印象尤其深刻。『媽，他們坐在長凳子，用鐵盤子吃東西，然後被關在門裏。』

『闖入別人店中的人是要住監獄。』

這種經驗也許嚇到克里斯多佛了，因此在露營期間，他一直跟他父親很接近，當他們收拾回家時

，莫特認爲他和小兒子已建立起一種良好的關係了。

但密拉德的問題較嚴重，他並沒有做出一些抵觸社會的行爲，他是跟自己過不去。莫特雖使出渾身解數，也不能排開籠罩在他身邊的那層霧。『奶奶願意替你付私立學校的學費。』

『我決不回去。』

『找另外一家。』

『都一樣。』

『密拉德，有上百所學校——』

『都是狗屁！』

『不能這麼說。』

『爸，不要再提這件事，讓奶奶省下她的錢吧！』

『這不是錢的問題，你長大後，要做個像我一樣的工程師嗎？』

『我討厭數學。』

『好吧！你還討厭什麼？』密拉德不肯再說什麼，於是莫特和拉蔻跟他談到大學教育的必要，她說，『我認識不少女孩，都是很好的女孩，但她們都像你一樣不願受教育，結果她們一事無成。』

『她們可以做跟你一樣的事？』

『她們可以，但她們不能。』

『爲什麼？』

『大學教育會激勵你做很多事，』拉蔻說。

『要做到我這個地步，你至少要有兩種學位，那些打樁的人不需要。』

『我喜歡打樁，』密拉德反抗道。

『你當然可以打樁，』莫特很快的說，『那是很好的工作，那些人也是好人。但當一個男孩有能力……。』

『我做不到你說的事，』密拉德幾乎是嗚咽道。

『那我們何不試試這個辦法，你利用剩下的這半年，好好想想你要做什麼，再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敎你如何去做。』

『例如，』莫特說，『如果你要做警察——』

『我討厭監獄，』他說。

每次談話都是這種結果，莫特很想振作起他兒子的自信心，但密拉德寧可和他的同學朋友談心，把他父母摒除在外。

莫特對密拉德的注意力，因他的新任務而移轉了。他得找尋一個他此生所碰到最吸引人的問題的答案。『莫特，你對大氣層了解不少，國防部現在面臨一個困惑的問題。如何使一枚炸彈或一個飛行物在它燃燒之前從大氣層弄回來，他們現在愛姆斯實驗室集會討論。我們提名你，因爲我們要找跟軍方有交情的人。』

國航顧問委員會愛姆斯實驗室是在加州，就在舊金山的海軍航空站的隔壁，由於莫特在這裏的工作是暫時的，因此他不能把家搬過來，只好在空閒時回家去探視。他在愛姆斯的住處很簡樸，正合他意，因爲他已全神貫注在這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上。

『當你要從航空學跳到太空時，』一個名叫施皮特的科學家說，『你得把你過去學的完全丟開。』他手上拿着一個流線型的洛克希德F—一〇四，陽光照在它像針尖一樣的不銹鋼的前端。

『我們來看看這個美人進風洞，』他領莫特到愛姆斯的風洞去，他們看着這個設計精美的飛機滑進空氣中，尖利的鼻端打開了一條路，似刀一般利的機翼切過空氣而沒有發生震盪。

『它的用處完善，』施皮特說，『我專做臨時的模型，幫助它們消除碰撞和突出的地方。』回到實驗室後，他把模型往旁邊一扔，『這飛機對解決我們的問題幫不上任何忙。F—一〇四在空中一小時是飛一萬三千哩，我們却要兩萬五千哩。』

由於軍事火箭飛高，他提出眞正的問題來，『我們若要把這個模型升上八十多哩的高空，得要用三節火箭，當火箭升到那麼高後，燃燒兩節，再讓它從大氣層中回到地球來，雖不像太空船回去那麼快，但也够快了。你看看這個美麗的鼻端會如何？』

施皮特領着全組的人回到瓦羅樸島，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他們試放三節火箭模型。火箭幾乎是筆直的飛入夜空中，第一團火焰在兩萬呎高空中出現，剩下兩節，它飛不見了，達到它的頂點後掉轉回來，開始向地球下降。當它達到馬赫數17時，剩下的兩節燃燒，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把模型轟隆的送回稀薄却迅速增加的空氣中。

當科學家和工程師等它下來時，莫特心想，『如果我們能利用那剩下的兩節向上衝的速度……。』他遲疑着，因爲他對於自己在火箭方面的常識沒有把握，因此不願在這組人面表現得很笨，但他實在想提出這個建議。

一個年輕的工程師，名叫列維。希爾的倒是搶先一步提出，『如果我們保持向上衝的力量，再加上兩節火箭，我們可以增加速度到每小時一萬八千哩，足以讓它射入地球的軌道。』當莫特還在猶豫要如何反應時，『有人告訴我說如果可以加速到兩萬五千哩一小時，那你可以擺脫低軌道，而進入太陽的軌道。』

『我們的火箭可以產生這麼快的速度嗎？』莫特問道。

列維默默的站着，心裏盤算着，『可以，今晚就可以射入地球軌道……或明晚。』他猶豫着，莫特知道他是個謹慎的人，因爲若計算錯誤，會釀成大災，『我想我們還得加强最後兩節的力量。』

『這種火箭有現成的嗎？』莫特問道，另一個隊員說，『只要有够大的火箭，什麼都可以辦到。』

莫特想起了在新墨西哥州那些失敗的A—四火箭，心想，要想成功，會比這些人說的要來得困難點。

當大家收拾火箭殘骸時，一個國防部的專家在檢視所有的東西後說，『我們製造出來九吋厚的金屬都像乾木板一樣燒光了。』

有幾個人要他說明，他說，『金屬遇到大氣層微粒，產生高熱，大氣層中的氧將它像糠一樣層層燒掉。』

『記住，』施皮特說，『這個模型才深入一部分的大氣層。』

一個熱力工程師說，『如果我們的模型進入眞正的情況，它整個都會被燒掉。』回到加州後，這組人繼續工作，將燒壞的F—一〇四擺在面前，『我們得造出跟這不同的東西來，是非常實用的。』

他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找尋適合的合成金屬來造火箭。莫特和方色將軍連絡，在八個月之內，做了無數次實驗，終於產生一種新的材料，以矽粒代替石綿，以一種新發明的纖維來代替普通的繩子，以環氧基樹脂代替黏膠。

施皮特試驗後說，『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材料，符合各方面的需要，只是太重了，每英寸立方要比平常的材料重五倍，我們再找其他做太空船的材料吧！』於是莫特這一組人又繼續努力。

國會對於撥款給國航顧問委員會頗有怨言。委員會本部有七千員工，再加上支部像愛姆斯和瓦羅樸島，價值約四億，因此經費成了一大問題。所幸詹森議員在參議院很有力量，他支持航空太空計劃，但他所提的議案需要由兩位西部來的議員葛嵐西和格蘭特支持推動。也因爲如此，格蘭特參議員和他那個體弱的太太愈來愈少見面，愛蓮娜經常待在克萊，而格蘭特則留在華府開會。在她先生去參觀國航顧問委員會時，她拒絕去，只要是與巴普太太有關的機構，她都不去。

她關心的不是她丈夫會和女秘書私通，她認定外太空人早已來訪過地球，正要控制地球的政府。

她有這種想法是當她去美容院做頭髮時，隨手拿起了一些無聊的雜誌看到的。

雜誌上登了一張世界知名的瑞典科學家萊坡・史崔畢士馬斯博士的照片，一個長相特殊的人，碩大的頭顱，配上修剪整齊的黑鬍子，還有目光銳利的眼睛。格蘭特太太一眼便喜歡上這個有學問的人，因爲他代表了學問和肯定，她似乎聽到他正在傳遞信息。

當他們來時，你準備好了嗎？

艾森豪總統還有他的參謀人員，飛行員協會的人員，都知道他們，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也知道，胡佛極力不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他們是誰？外太空來的訪客。這些小人是乘着你所聽過的飛碟來的。你當然知道他們已在美洲不少地方登陸過，你不知道的是他們正計畫要接管我們的政府，給紛擾多難的世界帶來秩序。

雜誌上的廣告還說明，如果讀者參加了在加州的環球太空協會，每年繳納會費，便可以按月收到有關外星人活動的報導，『你會得救，而其他人不會。』

格蘭特太太回家後，她已被萊坡博士給迷住了，關心他的警告，於是立刻寫了一封信給環球太空協會，她不僅去信問有關太空人的問題，同時把她的恐懼告訴萊坡博士，希望他能給她安慰。

我是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人，極力想跟上這個時代。我丈夫在政府機構中正從事一種神秘的工作，我想是跟太空人有關的。

當信寄到位在洛杉磯郊區的環球太空協會時，一個女職員看到這封信，便將信拿給萊坡博士，『博士，你最好看看這封信，我想這女人的丈夫是太空委員會的參議員。』

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輕人，蓄着一把大鬍子，檢視這封信，他把信封也看清楚後，打電話給本地圖書館的詢問處，證實愛蓮娜・格蘭特是太空委員會的參議員諾門・格蘭的太太，而這封信很明顯的是想讓環球太空協會自投羅網。萊坡博士太聰明了，不會上鈎的，『你還沒寄出什麼吧？』

『正要寄。』

『別寄，把這封信保留起來，』他把信放桌上，仔細的打量着。

他生長在紐約州的蒙特・佛農，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義大利人，當他還叫馬丁・考席拉時，便已是警局的常客了。在紐約州立大學當時爲了收容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而擴大招生的班級唸書時，由於盜印考卷出售而被捕，被學校給開除後，在新海文租了一個小房間，專門賣考卷給耶魯的大學生，由於他交遊廣濶，不愁沒有考卷的來源。他從未被逮捕過，因爲學校當局對他束手無策，但他自已在印了九十多種不同的考卷後，突然醒悟到他花了很多時間，只是在幫助那些沒腦筋的學生獲高分而已

，將來他們畢業後好賺大錢，不費吹灰之力，因此他對這種玩意感到不耐起來。

當飛碟在國內廣受注意後，他預見將來在這方面會吸引一些年輕聰明的人，因此他打算拿它當成致富的捷徑。於是他蓄了一把鬍子，給自己取名爲萊坡．史崔畢士馬斯。

他在蒙特佛儂苦思五個月，如何將自己放在那個即將來到的科學革命的中心。他腦中經常浮現的是報章雜誌上報導的外星人故事，他想這是能引起狂熱的字眼，大有可爲。但他在紐約踏出的第一步並未收到效果，他意識到只有去加州，才能打出一片天下來。『那兒有的是機會，』他吻別他母親後，便搬到洛杉磯去，雇了一對夫婦做助手。太太是個墨裔美人名叫伊莎．雷麥，鬼主意特多。

他花了三個月功夫來準備廣告，預備登在廉價的雜誌上，他要每句話都能打動讀者的心弦，最後還是伊莎想出的好點子，那就是站在一系列歐洲有名的學校文憑前面照一張像。然後取一個響亮的名字，環球太空協會。

環球太空協會賺的錢比萊坡預期的要多，他本可以租更大的地方，雇上四、五個女秘書，但他寧可侷促在兩個房間的小辦室，繼續用這對夫婦。

他也把市場調查得很清楚，對不明飛行物體會感興趣的城市有丹佛、達拉斯、休斯頓、邁阿密等，西雅圖也不錯。至於紐約是不可靠的，而費城和華府更是碰不得，但是最好的地方是波士頓，可以吸引不少從哈佛和麻省理工來的富有懷疑精神的教授，以及一些聰明絕頂的年輕人，他們會注意到所有發生在他們社會中的各種主意，不管是多麼荒誕不經的，因爲有不少的新觀念，最初是被視爲瘋狂的。

四年之中，在三個人的努力下，每年賺進十九萬元，而且前途無量，因此萊坡博士得全力保護他自己的利益，不能被格蘭特太太侵害到。當他和他的助理討論過後，他警告道，『這也許是她丈夫的主意，引誘我們入彀的，別上他的當。』但三週後，又來了一封更緊急的信，向他們求助，因爲格蘭特太太的丈夫依舊不肯說出他在做的事。

於是萊坡與他的秘書商量，『我何時要去布德（位於科羅拉多州）？』秘書查了一下說，四週後

，他該去那兒一所大學演講。他要秘書寫封措辭謹愼的信給格蘭特太太，告訴她，他會在四月十六日到布德去與一些歐洲來的知名的科學家們開會，如果她樂意的話，可以從克萊過去和他見面，因爲兩地相距不遠。

她去聽了他的演講，演講的內容是大肆抨擊丹佛的科學界，她感到自己終於找到一個了解到世界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人。出她意料之外的是他竟提議要開車送她回克萊。他們一路談着，當她聽到外星人如何已秘密的登陸地球，想要統治人類，並且已滲透入政府的最高階層時，她不僅爲美國擔心，更爲全人類擔心。

『啊！別怕！』萊坡博士安慰她道，『我們有把握，這些外星人都很溫和。他們有超人的智慧和技能，我們只會從他們那兒得到最大的益處……如果我們肯聽他們的話。』

『我們肯聽嗎？像我丈夫那種人，擔任高位的？』

『不肯，』他看着空蕩蕩的平原，想起了他在擁擠的紐約的情景，『這些平原使我想起矮人告訴我的他們的星球。』

『你看過他們？』

『當然，正因爲我跟他們接觸過，才促使我關切這件事。』

『他們眞的是很和善嗎？』

他說明他們找上他是由於他對於外星人較了解。『在舊金山北邊的一個山谷……他們在距公路三百碼的地方登陸，並向我打信號，要我加入他們。』

『他們長得如何？』她的好奇心更大了，萊坡也投其所好。他說起話來不卑不亢，事實上，他並未因這些外星人選他做他們的大使，代表他們和地球打交道而得意忘形或自大自傲起來。

『我會把我和這些人交往的經過告訴你，因爲當這些訪客在控制我們政府第一步時，他們可以找到可靠的後盾。』

他在格蘭特家住了三天，他走時是滿載而歸。

當格蘭特議員回家清查帳目時，嚇了一大跳，因爲他太太寄了四張支票到加州去，總數是五千三百六十元。

『這是怎麼回事?』他問道。

愛蓮娜規避道，『當你浪費你寶貴的時間和你的漂亮女秘書鬼混時，我也在工作呀！』他問她是什麼工作，她便出示萊坡博士的那一套東西給他着。他仔細研究一番，立刻知道是假的。他對於他太太竟會如此愚昧的相信這種胡說八道大爲震驚，但當他想好好和她談這件事時，她竟用從萊坡那兒聽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來和他爭辯。

『格蘭特，你不會相信的，因爲你忽視這些精神的證據。』當他問她和飛碟有關的是什麼樣的精神證據，她責備他道，『因爲你根本沒看過他們，所以你排拒那些偉大的科學家的報告，那些人是眞正看過他們，和他們談過話的。』

『是那些偉大的科學家?』

『萊坡博士便是一個，他和他們見過面。』

於是格蘭特只好打電話給在聯邦調查局的朋友，查出萊坡的底細，知道他過去拆濫污的事情。但他不能把這些事透露給他太太知道，因爲這一來會洩露出他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不過他要求班妮雇私家偵探去調查萊坡，等資料蒐集齊全後，他把這些證據攤在她面前。

『這人原名是馬丁·考席拉，在大學裏盜印考卷，他從未去過瑞典，我相信他也從未看過外星人。』

愛蓮娜却極力的反駁他，『他告訴過我這些事，那是教授們討厭他，因爲他比他們聰明。耶魯大學還千方百計請他去做正教授，他知道的事比任何教授都多。他確實看過外星人，而且我再透露一件令你驚訝的事好了，艾森豪最親近的一個顧問，便是外星人假扮的。在海軍的高階層人士中也有。還有許多大銀行家，你該睜開眼來看清楚。』

當三千元又飛到加州時，格蘭特發現他得出馬找人來勸愛蓮娜了，因爲他自己已無能爲力了。他

要班妮找人，因爲她認識國航顧問委員會的一些可靠的科學家，『我需要一個穩重的人，對太空有很廣的涉獵。』

她提出幾個人的名字來，但都太老，對最新的發展也不清楚，這時，正好有一個人從國航顧問委員會的維州總部來華府，他携來一份報告，是來與此間決策人士商討的。班妮看了之後，認爲他正是最恰當的人選。『參議員，我沒看過他，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太棒了。』

當她溜去聽方色將軍和史丹利·莫特向委員會證明他們所製造出的合成金屬的特質時，她看見一個戴眼鏡；身材削瘦的年輕人，她聽了他以準確的新英格蘭腔，彬彬有禮的演講後，她相信他是個有說服力的人，因爲他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一些困難的科學理論和名詞，解說給在座的議員諸公聽。

當談論進行當中，班妮向莫特教授示意，她希望和他私下談談，於是他悄悄走下講台來，和這位美麗的女士到外面會合。『格蘭特參議員想和你談談，在他辦公室。』

『我?』他隨着她走出去，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他從未單獨和一位參議員談過話，而且對方又是他從未見過的。

格蘭特現已發福了，不過動作依舊很俐落，不愧是當過軍人的。『請坐，巴普太太告訴我你是學有專精，』他說話是一字一句的，聲調鏗鏘。

『我很高興自己能在這麼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構工作。』

『巴普太太告訴我，你知道不少太空的事。』

『其他人知道的更多。』

『但你做過深入的研究，而且知道自己在談的是什麼。』

『我研究過。』

『很好，』參議員站起來，在他的辦公室來回的走着，突然停在莫特面前，『你得發誓不洩露出去我說的話。』

最近莫特所接觸的都是機密，所以他毫無困難的點點頭。

『莫特敎授，你坦白告訴我，眞有所謂綠色的小人嗎？』

莫特嚇了一跳，他經常以輕視的態度看那些科幻故事，一些大驚小怪的人，只因爲看見一個飄浮的汽球便報警說有飛碟來了。令他不解的是爲何這些故事中的入侵者總是身材矮小的男人。『如果你想到我們的銀河系的話，你會知道太陽是很小的，其他星球上若有生物的話，那個星球一定是屬於較大的太陽系的，而它的星球本身也會相當大，因此在那個星球上的人絕不會長得很矮小，很可能比我們大得多。』但因爲最先傳出來謠言的是，說外星人長得矮小，而且是綠色的，便造成了一般人根深蒂固的觀念。

『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看過從另外一個星球上來的人，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記錄可以證明有人看過。』

格蘭特議員做了一個深呼吸，『我太太說她看過，降落在亞里桑那州的台地，她和從加州來的一個人談過，那個人宣稱看過他們。』

莫特有點左右爲難，如果他笑的話，他很可能會得罪了這個對他的工作機構甚有影響力的參議員，如果他支持他那個瘋太太，其他科學家聽了會不齒他的爲人。身爲一個工程師，他一向喜歡有話直語，身爲一個科學家，他得尊重證據，他知道眼前這個陷入困境的人正要他的忠告。

『參議員，你太太是被騙了，她給這個人錢了嗎？……』

『幾乎是我們存款的半數。』

『絕對是騙局。』

『但這是她心甘情願給他的。』他拿出一小捆資料來，上面印着那個所謂偉大的科學家的照片，莫特瞄一眼便知道這是個如假包換的騙子。

『這眞有意思，格蘭特參議員，我能和你太太見見面嗎？』

『她在家鄉，她不喜歡華盛頓。』

『參議員，她可是落在壞人手裏了，等我回加州後，我去查查這件事。』

『但不能鬧出醜聞來。』

『這已經是醜聞了，如果這人能說服你太太拿出錢來的話。』

『我是說不能讓大家知道。』

『我絕不會公開跟這種人打交道，但我要看看他到底在做什麼，破壞科學的名聲。』

當莫特回到愛姆斯時，他請了幾天假，由班妮供給旅費，來到洛杉機環球太空協會總部的所在地，知道萊坡博士不在，去布德開會了。秘書是個機警聰明的女人，對他所有的問題，都以很機智的回答給擋回去。『你得問萊坡博士，他出遠門了。』

『他何時回來？』

『要到星期四才回來，』秘書說。

『很好，我在巴沙廸那的噴射推進器實驗室工作，我會在星期四回來。』

『你是公務員？』秘書道。

『是的。』

『我想起來了，他還要到西雅圖去。』

『那我去西雅圖和他見面，如果你和萊坡博士想對我玩什麼花樣，你們會坐牢的。』

『你有證明嗎？』

『當然有，』他掏出他的國航顧問委員會的身分證明。

『他在家，』她說，『如果你可以等……』

『我會等的，』不到幾分鐘，名聞一時的環球太空協會的頭子，西裝筆挺的萊坡出面了，一副精明的樣子。

『請到我辦公室來，』他說，當他領莫特走進他的另一個房間時，女秘書退下去。裏面凌亂不堪，放了一張大桌子，地上到處是印刷品。『誰派你來的？』他問道。

『政府的高級人士，』莫特說，他希望這麼一說能懾住對方，但萊坡只是大笑。

『莫特先生，如果你要採取什麼行動，那麼格蘭特參議員所受到的傷害會比我大。』

莫特只好忍住這口氣，看來這人比他預料的要難對付。『像你這樣的人，總是會有人調查你的……。』

『聯邦調查局定期調查我，我可是完全乾淨的。』

『你騙了一些無知的女人。』

『我的會員中，半數以上是男人，不少人是像你這種學有專精的人，因爲他們厭倦了科學的矯飾。我勸你回去幹你的活兒，別被一個頭腦不清的參議員耍了，他太太比他聰明得多。』

莫特指指桌上五顏六色的小册子說，『有多少人捐錢給你？』

『那要問我的助手雷麥先生，他出去了。』

莫特發現這個萊坡很難纏，因爲他在耶魯時，早已學到法律專門保護一些玩弄法律漏洞的人，而不是守法的人。他只是送一些夢想給一些迷惑的人，不牽涉到任何犯法的事，因此政府對他無可奈何。

『你沒看出來嗎？』當他送莫特到門口時說，『我得借重你們在國航顧問委員會的表現，以及你們所發表的發現。你們愈成功，這世界愈困惑，需要我的人也就愈多。現在，你快回到你的試管和火箭去替我工作吧！』

莫特對這個人的無禮感到十二萬分的生氣，他離開加州後，決定要和這個騙子幹到底。當格蘭特太太回到華府時，他立刻從維州趕去，打算向她說明這是個騙局。他堅持要格蘭特參議員在場，但等他站在這兩人面前後，他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啓口，但他還是得說。

『格蘭特太太，』他猶豫道，『我去看過環球太空協會，我得勸你，這只不過是個三人一組的騙子。他們只有兩間骯髒的房間，我還拍了照片回來。』

當他把照片拿出來時，格蘭特太太拒絕看，微微一笑，彷彿她知道一個秘密，是這兩個男人無法理解的。他拿出了更多的證據，但她只是笑着，不論他說什麼，她總是把他給駁回去，到最後，只是

徒勞無功。

他感到很洩氣，因爲他站在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人面前，而她却拒絕接受證據。反而給了他兩份萊坡博士出版的小册子，圖文並茂。

莫特看了後，只得大笑道，『我倒希望國航顧問委員會中有人有這份才情，能把宣傳品寫得這麼好。』當他看着格蘭特太太時，她沒大笑，只是帶着一種滿足的微笑，得意於自己打敗了兩個敵人。

倒是那兩份刊物中的一份，令兩個男人都目瞪口呆。

注意！我們已確知外星人將在南大西洋的一艘太空船上舉行會議，他們已邀請我們這個協會中的兩位人士參加。由於外星人對艾森豪政府愈來愈不信任，他們打算自己出面，在下週二接收美國政府。

這個偉大的歷史將發生於格林威治時間十一點，你會發現，在每個社區，原先是你熟悉的人，會透露出他們是外星人，住在你們中間，目的是爲了測驗你們。你們要儘量和他們合作，因爲這對國家是有益的。

萊坡博士•環球太空協會

當這兩個人看完後，他們抬頭看着愛蓮娜得意的笑容。『到星期二時一切都會結束了。』她說。

『你是外星人之一嗎？』格蘭特很嚴重的問道。

『你會大吃一驚，』她說，『每個社區的人會站出來，承認他們的眞實身分，你會大吃一驚。』

『愛蓮娜……』

『你和你那愚蠢的參議院。你，莫特敎授和你在國航顧問委員會所做的調查。這些外星人只要彈一下指頭，就可以給你們看到你夢想一千年也見不到的奇蹟。』

這兩個人密切注意格蘭特太太的舉止，到了星期日，她已處於一種幸福感中，因爲老舊的世界要過去了，她正要迎接一個新世界的來臨。她提出一些在內閣和參議院的人，認爲他們會在時間到臨時、承認他們是外星人。她只能想出少數的共和黨人士有資格擔任這個角色，民主黨則沒有半個人。她

從未考慮過她丈夫是適當的人選，因爲他和巴普太太有染，他早已該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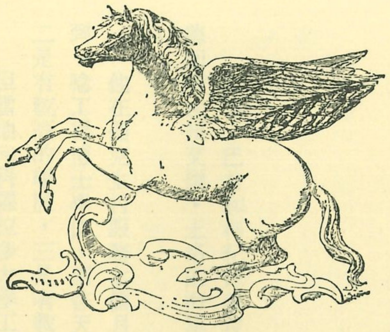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星期一中午時，她收到萊坡博士一份電報。

我和我的助手在最後一分鐘，說服外星人，再給艾森豪總統一些時間，將國家好好組織起來，以配合超級的星球。

因此外星人明天十一點不會接管美國政府，而那些混在我們中間的外星人也不會透露他們的身分。他們同意耐心等待，但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一段多餘的時間。現在一切都看華府了。

萊坡博士‧環球太空協會

當她把這份電報給這兩個男人看時，他們不相信她竟會接受如此荒謬的解釋，她得意的收起她的電報來，神秘兮兮的把他們摒拒在外。



第四部　和平河

每個在和平河的人都很重視榮譽，他們都是一再冒險犯難，出身入死的試飛人員，他們……

約翰・巴普和柯紀德都沒申請到海軍設在和平河的工作，韓戰結束後，兩人便失去聯絡了。柯紀德回到加州艾爾・土洛的海軍特遣艦隊，而約翰・巴普被派到在大陸的另一邊的傑克生村的海軍基地。

他在傑克生村服務七個月後，海軍當局發現約翰是個特殊的人才，派他去布德的科羅拉多大學報到，唸工程博士學位，副修天文學。海軍當局如想升得快的話，必須具備三項條件，一是作戰經驗，二是有較高的學歷，三是有戰功。約翰有不少獎章，現在要做的是在學歷上也有優異的表現。

但當他向科羅拉多大學工程系報到時，系主任說，『他們給你擬了一個看似辦不到的計劃。』

『我不怕。』

『全套工程計劃，還有全套的天文學。』

『我已經知道一點，我準備一試。』

系主任當場給他口試，然後打電話給天文系的一個教授，也給他口試一番，約翰對答如流，對於眞正困難的問題便回答不知道。

像許多成功的人一樣，約翰總認爲現在是他最快樂的一刻，當他十七歲在克萊踢橄欖球時，他心想，這是我所知道最好的事。在安那波利斯四年，當他和班妮約會時，他說，『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幾年。』到了韓戰戰場時，他又認爲，『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興奮刺激的時刻。』

因此在科羅拉多時，當他看到瑞雪紛紛落在校園後的落磯山脈時，當他在工程和天文方面的學習有心得時，他宣稱，『這也許是一個人所知道的最好的日子了。』

這種判斷並不表示當事人缺乏區別的能力，只表示他能玩味生活，會珍惜每一刻。正如柯紀德說過的，『我是愈來愈幸運了。』

對約翰而言，當班妮從華府飛來的日子更美好，他們一起在山上的一家旅館消磨一個週末，山上的小徑爲白雪覆蓋，她坐在壁爐前，向他娓娓道來和艾森豪政府鬥法的事。

他們這種聚少離多的婚姻，更加强了他們的愛情。他們各有自己專注的事業，更有愉快的性生活。他們每次分離後，都會帶着一份新的信心，相信他們下次的聚首會更加的熱烈。

他們是幸運的一對，他們也知道這點，他們在政治觀點上的極端差異更增加他們的個別意識。約翰認爲只有共和黨值得信賴，可以把這個社會組織好，他所服務過的長官，只要是優秀的，都是共和黨的，所有在參議院支持軍方的亦復如此。有不少民主黨的人士，都是喜歡講大話的。

而班妮在國會，經常和民主黨的參議員葛嵐西接觸的結果，她知道他是如何賣力的工作，倒是她所認識的共和黨人士，包括格蘭特參議員在內，都不是眞正大有能力的人，他們結合在一起，會滙爲一種力量，但如讓他們獨當一面時，這個國家會窒礙難行。

他們經常討論這些事，約翰對於班妮貶低格蘭特參議員的價值而感到生氣。『如果你這麼看不起他，又爲何把我從大老遠叫回佛里蒙特去選他呢？』

『因爲他是個誠實的人，比一般人要好，何況，我們需要他在委員會中，他確實做了一些事。』

『妳先是貶他，這一會功夫又是誇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有四十個像他一樣的參議員，兩黨都包括在內，他是以尊嚴來塡充他的太空的。』

『我想你的葛嵐西議員是眞正的英雄了？』

『他是主要的推動者。』

『我認爲諾門．格蘭特幹得有聲有色。』約翰說。

『但當你把他所完成的事清算一下，你會發現並不多，』他太太回答道。

他們沒有再爭論下去。他在校功課很好，由於年事漸長，又有一個心愛的妻子，不像一般年輕人那麼心浮氣躁，相當沉重的功課，對他而言，只是另一項有待克服的挑戰。他每日工作十五小時，一面用他的米達尺做工程的計算，一面查考天上的星星。他發現早期在天文學上的研究基礎，給了他莫大的助益。

它們的本質，他早已摸熟了，現在他要學習的是它們的力學，每堂課都有新的發現，使他學習得非常快樂。他知道主要星球的距離、大小和色澤，以及這些測量的意義。他也知道某些肉眼看不見的星星，在天上的重要意義。像巴納德的星，很可能是天上數百萬星星中，唯一也許會像太陽一樣有許多行星的。人馬座，可能是最接近地球的星。艾普西龍．伊瑞丹尼也許是最像太陽的星。

使他最開心的，莫過於對太陽行星系統的機械組織知識的增加，他現在已很會運用數學來計算了。

約翰花了七十五元，買了一輛撞毀的林肯牌轎車，由兩個軍官幫忙，把車子修好。春假時，他有九天休假，打電話給班妮，確定她也可以安排出休假後，便跳上他的車，以每天開上十八小時的紀錄，從科羅拉多開到華府去。

他一路奔到華府，精神奕奕的去葛嵐西的辦公室接班妮，和葛嵐西參議員打過招呼後，便帶着班妮又開回科羅拉多。

他和班妮喜歡這樣的旅行，他們在早上四點起床，天色仍黑，洗完臉，梳好頭，穿好衣服，四點十五分便開始向西前進，看着星星們在太陽出來之前一個個消失。

到了九點半，他們已經走了將近三百哩，他們以高速駕駛。餓了，便到加油站去問詢，看那兒有好館子。到了餐館後，叫兩客豐盛的早飯，約翰通常會溜到男盥洗室去刮鬍子，班妮則瀏覽報紙，看看華府有什麼大事，他們飽餐過後，又回到車子上，再向西行。

他們會找一些有趣的路走，像經過西維吉尼亞、俄亥俄和印地安那的公路，再上卅六號公路，一直到米蘇里河岸的聖約瑟夫，從那兒再回到老家克萊。約翰回他父母家住，班妮回娘家住。他們再從克萊奔向布德，到落磯山去度他們的假期。

他們從不停下來吃中飯，只吃一些蘋果和餅乾果腹，一天要走上七百哩，一碰上車子少的路上，每小時便開上九十哩。他們在七點半停下來吃晚飯。然後在星光下開到十點，停在任何一家碰上的汽車旅館，脫掉衣服後，倒頭便睡，第二天早上四點，他們立刻又醒來，匆忙上路。

這樣的旅行最大的好處是省錢，而且在長途駕駛中，他們可以盡情的聊天，他們最有意義的談話都是在開車途中進行的。

『布德的學業告一段落後，海軍要送你上哪？』班妮問。

『不會是海外，我已經在海外服過役了，』她放心了，『但也可能是德國。』

『德國還可以想辦法，』班妮說。

『你想過離開華府嗎？』

『沒眞正考慮過，你知道，我替不少參議員做過事，我相信只要有機會，他們願意提拔我的。』

『你說話的口氣，好像你打算在共和黨的政府中覓個一官半職似的。』

『你別——』

『艾森豪絕對會連任，他是近百年來最好的總統。』

『我想他可以，』班妮說，『但我沒把握尼克森能接替他。』

『我在科羅拉多……和空軍工作的同事……』

『他們都是共和黨。不管這些，我剛才的意思是，我可以出任一些有影響力的委員會的合法顧

問。』

『那太好了，』約翰由衷稱讚道，『你絕對勝任，比任何人都幹得好。』

『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呢，還要從長計議。』

『你想過要小孩嗎？』

『我希望能有幾個小孩。』

『你想過收養一些嗎？』當班妮沒回答時，約翰說，『這眞是奇怪，我愛你勝過任何男人愛他們的女人，但我們沒小孩，你知道德州來的那個瘦皮猴……。』

『你是說柯紀德。』

『他娶了一個什麼校花之流的太太，但在韓國時，他却跟不少韓國女孩胡搞。一天晚上，他告訴我，他太太在日本也跟其他男人胡搞。他們却有三個小孩。』

『約翰，如果德國有好工作，盡力去爭取，我會用整個夏天和你在一起。』

『我想十之八九會在本土的，我們到那時還有好多機會。如果眞有好差事的話，要葛嵐西和格蘭特支持你，我是說眞正的支持。』

『我會的，席明頓欠我不少人情，曼德．瑞佛也是。』

她挨着他坐着，看着過去的景色說，『葛嵐西是美國最聰明的人，他知道那兒有錢，骨頭埋在那裏，他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也有敏銳的感觸。他最擔心的是蘇俄會先生產出來。』

『生產什麼？』

『他也不知道，但我也受到他的感染。如今商業用的飛機，速度已經超過音速了。還有一種新的電視機。我不知道怎麼說，但我知道整個世界的歷史……。』

『你看過不少歷史書嗎？』

『當你和葛嵐西那種人工作時，你必須讀歷史。從我看的書中得知，只要空氣中有變化，便會發生偉大的事。』

『你認爲我們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時期?』

『我是這麼認爲，你呢?』

『柯紀德在韓國時告訴過我，他天生便知道人可以飛到各處去，任何高度，任何速度。』他默默的在西部大草原上駕車，這一片土地，是早期的探險家們預測不能開發的。『他告訴我，他的身體每根肌肉都想向上飛，他說我們的工作便是發明這種讓人飛的設備。』他大笑道，『你沒見過柯紀德，說起話來像個大老粗。但當他談正事時，像個教授。』

當他們在山上過了五天後下來時，發現柯紀德來了一封信。

自回家後，我終於弄到了和平河的任務，這裏比他們說的還要好上三倍，你可以飛到任何地方去，是真正的先鋒部隊。約翰，把你的屁股挪到這兒來吧！除了我以外，你比這裏任何人都要好上兩倍。

當班妮看完信後，眼淚盈眶，她小聲道，『約翰，想辦法爭取那個工作吧！而且離華盛頓近，我們可以每個週末在一起。』

於是他從布德寫信，班妮從華府發信，就在他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後，他收到新的任命：

飛行試驗學校，海軍飛行試驗中心，馬利蘭州和平河。

在阿拉巴馬的杭茲村，考夫一家比任何一家都來得快樂。吃穿不愁，有不少工作要做。萊蘇照顧家，她的花園，還有幫助一些來找她的人。

她不常出現在公衆場合。她知道自己矮胖的身材，還有不合時宜的穿着，和那些講究穿着的美國女人，甚至較年輕的德國太太不相稱。她現已接近四十歲了，胖了許多，像德國農村婦女一樣。她感到她的世界便是家和芒特杉諾的樹林。

她丈夫給她刻了一根很漂亮的拐杖，她拄着這根拐杖到她的小森中探險。她把樹林收拾得乾乾淨淨，把落下來的樹枝撿成一堆，好讓隣居們可以拿去當柴燒。小徑清理得乾乾淨淨，她在兩年中收拾

出一個花園錦簇的公園來。那些開滿繁花的地方，以前全是松針堆積的地方。

她的花園和家一樣的乾淨，一樣的有收穫。成天忙碌，使她甚少想起在平尼孟廸對面的那個農場。她的英文雖不好，不過她已能用英文來計算家用，德國的錢幣系統早已忘記了。

她掌管家裏的財政，每當她丈夫或兒子有額外收入時，總是快快的把錢送給鄂金先生，來清償貸款。有一次，當她走進灰石建的銀行裏時，鄂金先生把她迎入他的私人辦公室，『我貸款給九十一家德國人，幾乎都是沒有抵押的，但每一家都按期清償，你是其中還得最快的。』

她問道，『如果我全還清了，還可以再借嗎?』

『當然，你的信用是一流的，』然後他問她要錢做什麼，但她不好意思說，『事實上，』他說，『你現在便可以再貸款。』

『你說什麼?』

『你不必等全部的錢還清，你現在便可以再借款，只是以後每期多付點。』

『你說我現在可以再借錢?』

『是的，但董事們要知道你做什麼用。』

『我要買一片樹林。』

『多少畝?』

『十畝。』

『你需要這麼多?』

考夫太太想了很久，鄂金光生以爲她沒聽懂，但她想的是人類對土地是多麼渴望，他們永遠覺得擁有的土地不够多，每個國家都想擴張土地。她想起她父親常說的，『如果一個人認爲有十畝地才感到安全，他若有十倍於十畝的地，會感到更安全。』

『我照顧的那片樹林，』她說，『小路是我開闢的，我想擁有它。』

『就在你家附近嗎?』

『是我家的一部分。』

『我要先看一下，』他開車載她到山上去，當他一看到那個可愛的公園後便被吸引住了。她已經把這個地方的價值提高到她買不起的地步了。她用自己勤奮的雙手摧毀了自己的夢想。

『我看你是買不起這十畝地。』他說。

『要多少？』

『我會去打聽，不過一定很貴。』事後，當他告訴她地主要價多少時，她嚇了一跳。

她只好向自己的夢想投降了，但這並未阻止她像以前一樣的照顧這片樹林，不過她的主要興趣還是在她兒子曼納士身上，他只有八歲，已經是一流的喇叭手了，擔任學校樂隊的喇叭手。他絕對是個天才，對於音樂又有天賦。他母親高興非常。當她去收拾花園時，經常要他陪同她去，在那兒練習吹奏。

音樂是曼納士的愛好，但並未妨礙他發展其他的興趣，他喜歡跟一些男孩玩在一道，或是跟其他德國家庭的男孩一起踢足球。他臉上滿是雀斑，濃密的金髮剪成短短的，儘管他功課不錯，但他認為大多數的科目都是乏味的，他寧可練習小喇叭和運動。

他不願講德語，儘管他聽得懂。當他父母哄他，要他講時，他會固執的拒絕，『學校中沒人講德語。』

『如果你懂德語的話，有一天會派上用場的，』他父親說。

『我那時再學，』他說。

他是個好孩子，當其他人惹是生非時，他只在一旁觀望，他太謹慎，不會去找罵挨的。『如果你被逮到，沒關係，因為你爸爸會和你好好的說，如果我被逮到，我爸爸會痛打我。』他對美國孩子說。他經常會記起他母親的教訓，『曼納士，記得，你還不是美國人，他們會送你回德國去……如果你不好的話。』

萊蘇弄不清情況，有些德國太太說，曼納士和他們的小孩因為生在美國，將來是美國公民。不過

她確定她和考夫不是，因此，她認為如果父母被驅逐出境，孩子也會。她用這個來約束她那個精力充沛的兒子不出軌。

一九五五年秋天，移民局認為這些德國人若成為美國公民，是有利於美國的。因此舉行一個隆重的公民宣誓儀式，軍政雙方都派代表來。在儀式舉行時，每個人都要回答有關憲法和總統的問題，然後大家宣誓成為美國公民，小曼納士和他的小樂隊在一旁負責演奏國歌，不少雙眼睛都濕了。

當考夫的妻子和兒子都得其所哉時，他自己的工作並不順利。並不是他怠忽職務，而是他的上級，特別是范布洛恩博士，無法把事情理出個頭緒來。一週又一週的過去，沒人知道紅石的任務是什麼？或是軍方下次要做什麼，或者月初是否有經費來，簡直是亂成一團。有時當夜深人靜時，這些德國人會交頭接耳道，『這個國家怎會打敗我們的？』儘管他們沒有公開提出另一個問題，但他們都在心裏納悶着，『這個國家如何對抗蘇俄？』

問題是，在不懂什麼是火箭或太空的五角大廈的指導下，他們打心眼起不信任這方面的發展，因為問題叢叢。他們只願發展他們了解的武器。主管其事的查理．威爾生是造汽車和坦克的專家，他不了解昂貴的飛彈的重要性，因此輕視它，這一來，五角大廈無法發出明確的指示，造成了杭茲村的人和國航顧問委員會的人一片混亂。

空軍把希望放在雷神和洲際彈道飛彈上，如果成功的話，可以達成任何任務。有些夢想家認為洲際彈道飛彈有七、八種用途，這是美國設計出來的了不起的機器，可以把東西送上月球的，但也非常不幸，空軍遇到不少困難，當他們最初做的十次嘗試失敗後，火箭的發展便在混亂中結束了。

海軍支持它的發展，不過他們的火箭沒有分類，目的只是送科學衛星到地球軌道去。在國際地球物理年，所有的國家都在合作探討大氣層和太空時，海軍並沒有完善的解決，但海軍的領導階層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家，所以他們的試驗雖然進步緩慢，但還繼續着。

陸軍在范布洛恩和他的德國人的努力下提出了擎天神號，它是平尼孟廸A—四的後裔，五十八呎

高，直徑將近九呎，有足够的衝力，可以將它的原子彈頭或衞星送上月球。但當時並未爲大家看出來它比空軍和海軍所造的要好。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考夫這一隊人，每天花上十六、七小時，使這個複雜、巨大的系統的每一個步驟都趨於完善。數哩長的細電線，數百個電子連接處，九種不同的金屬，成噸重的齒輪。一九五六年多天試射這個巨大的東西，由於沒有指導的機械理論，結果整個火箭崩潰，這一組人只好回到實驗室，找出毛病在那裏。

范布洛恩痛心疾首，他知道杭玆村的主管會把每次的失敗向海、空軍報告，不消多久，華盛頓來的調查人員會暗示當局將這整個作業結束。『你可以給你的人在私人工廠找到事做，工廠一向需要可靠的機械師。』

『他們叫你爲「可靠的機械師」，』范布洛恩嫌惡道，他告訴考夫他去見上面的情形，然後大笑，碩大的腦袋自嘲地搖着，『你這個建造偉大的火箭的人，你多大了?』

『四十九，快五十了。』

『你認爲你是個「可靠的機械師」嗎?』

『我是個造火箭的人，等着造更大的。』

『我巴不得你是個可靠的機械師，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該死的東西扔到天上去了。』

『我們分析過一切的事情，還是找不出錯來。』

『下一個有希望飛上去嗎?』

『我們會讓它上去的，』考夫說，他想起在平尼孟廸絕望的日子。『還記得希特勒曾邀請八個將領來看我們的發明嗎?我那時眞想去死。』

『我們兩人差一點送命，』范布洛恩又笑道，『下次我們再失敗的話，我們還是會死，只不過方法不一樣而已。』

現在，考夫睡不着覺了，他所想的事，還不只是軍方的名譽，美國戰後與蘇俄的對抗，整個太空

計劃關係到的不僅是美國，而是整個世界。有不少人願見這個計劃向前邁進，更有數百萬人希望看到它失敗。

一九五六年的九月，考夫飛到佛羅里達州的康那維洛角去，那是一個濱臨大西洋的島，像瓦羅樸一樣，却有七百五十哩長，他在荒凉的沙丘上指導大家把巨大的火箭竪起來。當他看到它矗立在島上時，心內的感觸是相當複雜的，萬一再失敗的話，他是不敢想像了。

等待的時間是令人痛苦的，他可以看到范布洛恩臉上的汗直冒。最後終於發射了，引擎怒吼着，巨大的火焰噴出來，這具龐然大物慢慢的飛上天空了，開始時並不是一鶴衝天式的，而是緩慢的，引擎一直冒着火，然後慢慢的加速，有目標的往上衝。

由雷達顯示，它已爬到令人不敢相信的六八二哩高了。

『我們貢獻給美國一個了不起的工具，』范布洛恩喜出望外道。當他看見考夫癱在一張圓凳子上，精疲力盡時，他走過去，坐在他身邊，『我們已邁出登月的第一步了。』

這次動人的飛行有項奇特的成就，那是高級專家才能領會的。一個物體被拋入空中，能在很低的高度射入軌道。而這具火箭可以飛上比它現在所飛的高度要高上七倍的高度，但它却沒飛這麼高。『怎麼回事?』巴普太太代表委員會問道。范布洛恩說明道，『高度與這個無關，它可以一直飛上一千多哩，然後掉到地球上。但如果在衝出了大氣層，還有足够的速度，它就可以進入軌道。』

『那麼要多快的速度?』巴普太太追問。

『大約是一小時一萬六千零廿九哩。爲了顧及我們機器的震動和效果，該是一萬七千五百哩一小時。如果少於一萬六千零廿九哩的話，不論它飛多高，地球的引力還是會把它拉回大氣層的。它一定要進入軌道，而且留在軌道上。』

班妮還沒答話時，范布洛恩笑道，『歐伯斯說道，如果你能把汽車開到每小時一萬七千五百哩的話，照樣可以開到軌道上。』

現在班妮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你爲何不讓它再快上幾百哩，射入軌道中呢?』

『這額外的速度，需要額外的燃料呀！』

『那麼我能告訴參議員說你們可以申請額外的能源了嗎？』

『是的。』

當考夫歡天喜地的回到杭玆村時，萊蘇告訴他一個更好的消息。『樹林的地主看在我苦心經營的份上，他願意賣給我們兩畝……以合理的價錢。』考夫還沒來得及恭喜她時，她又抽出一封信來。

考夫先生夫人：

令郎曼納士的小喇叭吹得太出色了，密西根的摩特國家音樂營的主任，想邀他去參加今夏舉行的七週講習會。

儘管這項活動是免費的，但考夫夫婦還得給孩子準備一筆錢做零用，這一來便會影響到萊蘇要買樹林的預算了。

吃晚飯時，夫婦討論這個問題，萊蘇表示，儘管她想要樹林，但曼納士的教育比什麼都重要；而曼納士表示，儘管他想去參加音樂營，去見大場面，在眞正的交響樂團中演出，但他也喜歡那片樹林，希望能買下來，全家人分享。這一來，就要由考夫來做主了。

在他還沒來得及做決定時，電話鈴聲大作，『考夫，立刻過來，有四個人在這兒翻箱倒櫃的。』當他到了辦公室後，發現亂成一團。他的秘書噙着眼淚，兩個陌生人正在翻弄他的文件。

『都是德文的？』其中一個人問道。

『火箭工作一向是德國人做的，』考夫說，他這才知道由於五角大厦做了一個可怕的決定，關係到杭玆村未來的。因此軍情局的人才來檢查，由於考夫一向主張發展長程火箭的，所以他涉嫌最重。

第二天早上九點，大家集合起來，聆聽國際部長查理·威爾生的訓令，他和那些曾在平尼孟廸找范布洛恩麻煩的人一樣，是火箭發展的大敵。訓令的內容是：

自今早八時開始，所有美國軍方，特別是這個基地的人員，停止建造火箭或任何其他可以飛行超過兩百哩的物體。

換言之，范布洛恩博士及其所有人員要停止現有的工作，當局會安排所有人員，或在杭玆村繼續工作，或引薦去對太空工程有興趣的私人公司。此令自即日起生效。

散會後，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人開始散佈謠言說德國人會被送進艾爾帕索的集中營，但這個謠言立刻被來宣諭的將軍否決了。『你們是合法的美國公民，有權待在阿拉巴馬和任何地方，就跟我一樣。』但當這些人問他，他們是否還能保有目前的工作，他却避而不答。

當考夫回家後，萊蘇和曼納士都已知道這件事了，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安慰他時，他說，『我們不買樹林，不去音樂營了。事實上，我也不知道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能留在這裏嗎？』萊蘇問道。

『我想我們得賣掉房子搬走。』

萊蘇忍住悲痛問道，『上哪？』

『我不知道。』

當約翰·巴普中尉到和平河報到時，他發現他在韓戰時的夥伴柯紀德上尉，正生活在一個狼狽的天堂中。

和平河是美國最好的軍事基地之一，一排飛機場，位在半島的尖端，半島伸入乞沙比克灣。和李奇蒙、安那波利斯、華府和瓦羅樸的距離相當，尤其是跟後二者的關係最重要，如果基地的作業有困難的話，可以立刻和最高當局取得連絡。飛機如果在試飛時遇到困難，可以利用瓦羅樸島做爲緊急降落或加油的地方。和平河是個美麗而管理非常完善的地方，在這裏有一流的飛行家。

由於佔盡地利，新來的飛行員可以選擇四處居住。軍營因爲離機場太近，人人都不愛住。有一處新建的公寓，名叫溪鎮，是給已婚的飛行員住的，在那兒養育小孩較安全。還有一處在和平河的對岸，是海軍小船的基地，稱爲所羅門島的，那兒因爲太不方便、太原始，因此只有最堅强的飛行員夫婦才願住那裏。

柯紀德住在所羅門，因此每天得跋涉長途到基地去上班。

約翰一到，柯紀德便說，『老友，沒人要住基地，溪鎮沒多大意思，城裏的房租太貴，因此只有所羅門最好，你跟我住到所羅門來吧！』

一回到家裏，柯紀德便大叫道，『黛碧，龜兒子來了！』從廚房裏走出一個風姿綽約的金髮女人，看來要比她丈夫顯得老氣些。她和柯紀德一樣是德州人，一樣的熱情活潑，大眼睛內洋溢着熱心，還有一種狂野的媚。她用一條誇張的圍巾把頭髮攏起來。她不注重服飾，也不怎麼管小孩，因爲她時而對他們大吼——時而安慰他們，如果他們受傷的話。她有兩兒一女，她一開始便坦白道，『男孩不是柯紀德的，當法蘭克在飛行訓練摔死時，他好心的娶了我。』

『這些龜兒子們現在是我的了，』柯紀德說，他替其中一個孩子繫上推車的帶子，讓他拉回家去。他和黛碧都向約翰推薦所羅門。『所羅門什麼都有，好鄰居、週末有大宴會，還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衞理公會教堂。』

柯紀德又帶他去買舊車，花了卅五元買了輛舊福特，加以大修一番，便可以上路了。

約翰不久便宣佈一項他們不喜歡聽的消息，『我打算住基地了。』

『天哪。』柯紀德大叫道，『只有蟲子才住在基地，至少也該去溪鎮買幢合適的房子。』柯紀德帶他去看房子，約翰認爲房子很好，但他堅持道，『我太太在華府工作，我們不需要房子。』

黛碧把他拉到一邊，豐滿的嘴唇中叼着一根香煙。『約翰，如果你手頭不便，我們可以……。』

『不是錢的問題，是我不需要房子。』

『但這房子實在好，又便宜……。』

『我不需要房子，我只要試飛。』

她退後一步，肅然起敬道，『你他媽的龜兒子，有專家的氣度。』

這正是柯紀德的脾氣，他平日儘管撒野，說他的粗話，但等他試飛新飛機時，他就成了一個神了，完全專注在他的任務上，他認爲誰也沒有他做的好，他是個中翹楚。

每個在和平河的人都重視榮譽，當約翰和另外十五個人一起上第一堂課時，負責他們五個月基本訓練的是潘考特上尉，不帶一絲感情的迎接他們。『你們被選來這裏，因爲你們是國內一流的飛行員。你們比其他人了解飛機，但等到明年這時候，至少會摔死兩個人，因爲你們瞭解的還不够。』

在第五週時，警報響了，一個有一千四百小時飛行記錄的海軍中尉摔下來。黛碧是第一個趕到溪鎮去照顧那個寡婦和兩個小孩的。

總而言之，一個試飛飛行員，便是要駕着他的飛機從事任何冒險行動，再把飛機安全駕回基地，並把冒險經過正確的記下來。但就是這寫報告的事難倒許多飛行員。約翰對於柯紀德寫起報告來的那種大題小作的樣子印象深刻，儘管他在喝啤酒時，舉動說話像個大老粗，但他寫出來的報告却像出自一個科學家。當他看到約翰的第一篇報告時不屑道，『太嚕囌了，太不準確了，不是你想的是什麼，或是儀器上顯示的是什麼？而是當飛機意外的逸出航線時，你的感覺是什麼？你感到你的眼睛在飄動嗎？該死！你是這飛機上最珍貴的儀器，也是最複雜的，所以信任你自己的反應。』

在一次聚會中，柯紀德發表他這一套理論，一罐啤酒在握，面對着六個飛行員發表談話，他們都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太太們在前面客廳談購物和小孩的事。『各位，我們是在一條長線上的盡頭，』他模仿潘考特上尉說話，『這是達爾文的天演論。如果你進入安那波利斯或西點時，你是那五百名入選的人之一。當你畢業時，只有百分之卅的够格做飛行訓練。而在百分之卅中，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完成訓練，再高一級的訓練又要刷掉百分之廿，而剩下來的又有不少因爲不小心而被米格機打下來。總之，我常在想，我們是精英中的精英，每個人價值兩百萬元。』

『你怎麼算出來的？』其中一個駕駛員問道。

『高中四千元，安那波利斯四年，是四萬八千元。飛行訓練十五萬元。高級飛行訓練卅萬元。韓戰三年，八十萬元。和平河三年訓練是五十萬元，加起來不是將近兩百萬元嗎？』

柯紀德還給他兩個重要的勸告，『約翰，絕對別和一些飛機製造商的代表太接近，他們是做生意的，我們是軍人。如果別人看到你和他們在一起，其他人會認爲你將來有意改行當老百姓，這兒的人

在內心會輕視你的。也別和航空公司打交道，這表示你將來想替泛美或聯美做事，他們駕的是車廂，我們駕的才是飛機。』

當約翰五個月的加强訓練接近尾聲時，柯紀德又警告他，『我想你會成爲一個了不起的駕駛員，儘管我一向最瞧不起爲了省幾文錢而住在基地的人，我也不喜歡直爽脾氣的人，但我看重你和我一樣好，因此要給你一個忠告。在未來兩年中，你所犯下最不可原諒的過錯會是摔壞飛機。你自己摔死沒關係，和司令的老婆胡搞也不打緊。但你在這兒的目的是保護飛機，如果你摔壞了，你的試驗也就失敗了。別讓自己固定在一種型式的飛機上，記住，飛機對你是沒感情的，你試驗完後便該瀟洒的離開它。』他得意的給約翰。巴普看他的記錄，飛過七十一種不同型的飛機。

柯紀德把握每個機會，只要有新機種到基地，他一定會千方百計的想出辦法來駕駛它。他警告約翰・巴普道，『抓住每個機會，任何飛機都要試，否則你就趕不上潮流了。』

『那你是怎麼辦到的?』

『成爲這兒最優秀的駕駛員，寫出最好的報告。只要他們讓你爬上的飛機，你一定要去飛。』

當約翰・巴普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時，潘考特上尉欣賞他的能力，力邀他擔任訓練學校的講師。『你可以在這裏買房子，定居下來。』

『我感到很榮幸，但你知道我太太在華府工作。』

『柯紀德又給你腦中散佈什麼毒素了?』潘考特溫和的問道。

『他說過兩件事，成爲一個永久的講師固然是人人希望的，但用功的飛行員最希望還是能做飛行試驗。』

那天晚上，柯紀德夫婦在所羅門擧行一個盛大的派對，把溪鎮的人也請來。這一次，約翰・巴普才認得和平河大部分的人。任何飲料中都不摻酒精，不談書本和藝術，播放最大聲的音樂，決不提政治。男人在廚房，女人在前面。牆上掛着各式各樣的飛機模型。來參加的人都是在過去幾年中一再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試飛人員，他們打算在將來時，還要這麼做。

當柯紀德的大兒子狄姆駕車來接他上柯家時，他沒想到班妮竟然會在柯家，原來是柯紀德開車到華府去把班妮接來參加這個狂歡之夜的。

當他看見她時，整個心跳停止，她的頭髮整齊的梳在腦後，臉上容光煥發，『班妮，』他叫道，『你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

『飛行的猩猩，』她說，指指柯紀德。

那些海軍的太太們都忙着招待班妮，由於她在華府工作的關係，立刻便和這些女人打成一片。她嚷道，『我沒小孩，我想一定是他的錯。』

『不是，在韓國時，我們的寶寶約翰有三個孩子，錯不在他。』

那些太太們喜歡班妮，想知道她在華府究竟做些什麼，她最後跟她們解釋道，『我幫助一些像詹森和葛嵐西這樣的人去找錢來支持像和平河這樣的地方。』

『上帝祝福你，』黛碧叫道。

派對一直進行到黎明，當太陽從乞沙比克灣升上來時，黛碧領着巴普夫婦到一幢借來的房子，把這一對夫婦送上床。『生個孩子吧!』她告訴他們，『沒有孩子不能做個合格的試飛飛行員。』

班妮很喜歡和平河，特別是柯紀德一家人。因此她計劃每個週末過來，或睡在所羅門，或是溪鎮，她看得愈多，對這兒的一切愈喜歡，她敬重所有在這兒工作的男男女女。

一個星期五晚上，當她住在柯紀德家中，由於一週來工作過度，再加上舟車勞頓，便沉沉睡去，在睡夢中被河對岸傳來的巨大爆炸聲給驚醒，只見火焰衝天。她嚇呆了，因爲她丈夫正在做夜間飛行，她擔心是他的飛機。

柯紀德那晚沒有班，於是他和黛碧安慰她，黛碧以老經驗說，『如果是的話，他們會打電話來。』

『你是說他們會在電話中告訴我?』

『不是，』黛碧說，『他們會派牧師或其他飛行員來。』

他們一直等着，漫無目的聊着，班妮成了驚弓之鳥，連蟋蟀跳入草叢的聲音都會讓她嚇一跳。過了很久，電話鈴響了，誰也不敢去接，響了很久，最後還是班妮去接，電話中傳來約翰的聲音，『甜心，你睡得好嗎？我只是打電話來問問看。』

當班妮放下電話時，她看了一會她的同伴，他們坐在黑暗中，並沒有爲她高興，因爲她的獲得正意味着有人受到損失，她一下子崩潰了，『哦！黛碧，我好愛他。』她感情衝動的告訴他們，她和約翰戀愛結合的經過，隨着歲月的增加，她的愛愈來愈深。

『你們有孩子，』她告訴柯紀德夫婦，『其他人也有，但我們沒有，也許這種失敗使我們更加的相愛。』

『那你爲何不辭職，搬到這裏來？』黛碧問道，希望她的情緒能平復下來。

『反正怎麼做都不對，』班妮說，於是他們給了她一杯飲料，送她上床。

現在她每個週末和休假時都會過來，她愈來愈愛他。最後，她終於了解督促他的力量是什麼。『你要成爲最好的是不是？』

『我永遠也趕不上柯紀德。』

『你對飛機的了解是他的兩倍。』她說。

『你說特性，不錯，但讓一個人會飛又是另一回事。』

『那是基於什麼神秘或宗教的力量嗎？』

『是一種神秘，』他遲疑着，這些話，只有飛行員在自己人中才能說開來，不足爲外人道也。但他愛這個意志剛强的女孩，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深，她是他的一部分，他要和她分享一切的事。

『當我們四人一組開始時，其他三個人跟我一樣是受過良好訓練的，我們要把飛機飛下來，由統計數字顯示，在我們還未完成之前，還有四個人要下來。每個人都了解他的飛機，每個人在對講機中都很清楚的說着話，每個人都依照步驟做第一個動作，然後第二個，第五個和第六個。但等他們下來後，還在想要發現出什麼來時，而柯紀德在第三步時已經感覺到什麼了。那些東西是書本上決沒有的，而且是大不一樣的。』

『你們這些人要試驗多少種飛機？』約翰·巴普舉出廿個名字來。『對大多數人來說，老的F四U是最難飛的一種，但却是一種了不起的飛機，我在韓國時飛過。現在同一家公司又製造出F七U，名字叫彎刀，可眞是個禍精，沒有一處對勁，特別是引擎部分。柯紀德寫了十幾份報告去，但對方沒辦法改善。你知道，柯紀德不肯飛它，他說它是寡婦製造者。』

『你飛嗎？』

『我什麼都飛，』他又告訴她說，『還有F三H更差，我和柯紀德寫了不少報告去，但他們還是不能改善。』

『但你還是飛？』

『那是我們的工作，我們要試驗它們，如果我們不試驗的話，海軍買下來後，會害死不少年輕的飛行員的。』

『很難飛嗎？』

『卅天要飛上卅次或五十次。反正找出這個毛病後，又會找出另一種毛病。』

當她回到華盛頓後，每次談到這方面的事，她會對所有從事航空業的人更加的敬佩。大公司製造飛機，參議院的委員會爭取基金，將領們主其事，英勇的年輕人試驗飛機。

這些飛行員的家庭各型各類都有，但沒有一家的主婦是膽小儒弱的，也沒有所謂超人丈夫，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觀察這些流浪的家庭是很有趣的，這些沒有根的飛行員，從未擁有過房子，七十一家人家中，只有四家是以前有過房子的。現在有三分之二的人有房子，這種改變是驚人的。

一天晚上，班妮談起這件事來後，不禁熱淚盈眶，平日女强人的神情全沒有了，『約翰，我要買一幢房子，溪鎮有房子賣，我要買。』

『爲什麼？我們不會定居下來的。』

『可是買房子是正常的事，』她說。

他把她拉入懷中，不停的吻着她，撫摸着她漂亮的腿，『我們在這兒不會久住的，班妮，而且——』

『他們沒有人會久住，但他們都有房子。』

『等我們走時，房子不好賣——』

『其他人也有同樣的困難，但他們總是會找到買主的——』

『這是浪費錢，你人在華府——』

『我省下了錢，』她說，『我要買房子，我負責賣出。』

『但你在華府——』

『別這麽說，我們是一個家庭，一個家庭該有房子，卽使我們搬走，我們也要保存這個房子，它是我們永遠的避風港。』

約翰沒辦法，『你在夏天時住過馬利蘭的南部嗎？冬天你住過這兒嗎？現在先上床去吧！』

當他們躲在被子下時，她挨近他，悄聲道，『我好敬佩柯紀德太太，我要做個比她還好的管家，但我無法做個好媽媽。你知道嗎？她比她丈夫大三歲。』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中午，一週又一週，約翰・巴普試飛每種飛機，逐漸地美國海軍當局似乎把他看成是『可以飛任何東西的傢伙。』那些製造商的代表特別欣賞他每次飛行後所做的精確報導。

一天早上，潘考特要他和柯紀德解決兩架有問題的飛機，他要約翰飛一架Ｆ三Ｈ，要柯紀德飛Ｆ七Ｕ。

『我不飛Ｆ七Ｕ，』柯紀德以嚴肅的口吻道。

『爲什麼？』

『因爲它力道不足，害死不少好人。』

『你怕飛它？』潘考特問道，房間內立刻陷入一片死寂，因爲任何人膽敢向柯紀德的勇氣挑戰都

是荒唐的。他飛過的機種比任何人都多，而且是在不同的天氣和危險的任務中。他經常處於極端危險的狀態，完全是靠他的意志力才安然度過的。

但他不肯飛Ｆ七Ｕ，因爲他有太多的良朋益友被它害死，柯紀德認爲够了。

『是的，』他說，『我怕。』他說完後便靜靜的走出準備室。

潘考特上尉面臨一個困難的抉擇。一個受過完全訓練，而且是負責試飛的飛行員竟然公開拒絕駕有問題的飛機，他又如何去指揮新來的駕駛員。

他只好說：『約翰，你要飛Ｆ七Ｕ嗎？』

『好的。』

『你去找柯紀德，要他飛吼叫的魔鬼。』

『好的。』

於是在乞沙比克灣上空，兩個全美最好的試飛駕駛員，駕着兩架令人失望的飛機，盡一切的努力操作着，但在返回基地時，約翰的Ｆ七Ｕ開始失去平衡，第一個注意到的是柯紀德。

『約翰，我是柯紀德，我有過一次這種情形，拉回去。』

當改正失敗後，柯紀德說，『問題好像出在左邊的補助翼，調整！』

還是沒有用，Ｆ七Ｕ可眞是處在麻煩中了，正從一千呎高的上空向水中衝下去。

『約翰，』柯紀德以鎭靜的聲音道，『試着來個左轉。』

但這架飛機不理這一套，向右打轉，現在，約翰什麽也聽不見了，聽不見柯紀德的聲音，也聽不見指揮塔的聲音，甚至飛機本身的。他耐心的，一點也不驚慌的，做了一番最後的檢查，在飛機正要衝入乞沙比克灣時，終於把機頭拉起來了，安全的降落在和平河機場上。

當他把Ｆ七Ｕ交給地面人員後，他和柯紀德在準備室寫了七頁的報告，以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檢討這架飛機的缺失。這次任務達成後，兩人都加了薪。

令約翰回味無窮的是他曾到英國位於波士康比唐士的試飛中心去做了四週的交換訪問，那個試飛

中心在倫敦西南方，靠近索利斯堡和溫徹斯特大教堂。他在陰霾的雲層中，飛凌英吉利海峽，試驗由英國專家設計出來的飛機。他發現有毛病時，便記下來，但沒有立刻說出來，因爲他到底是客人。

他喜歡英國飛行員，敬重他們對工作認眞的態度，但最令他高興的還是班妮打電報來說國會派她到英國去辦事，她在倫敦的正事辦完後，便要到波士康比唐士去看他。約翰和他的英國同事商量後，他們建議他在索利斯堡附近的小客棧訂房間，從那兒看可以看到矗立在平原上的索利斯堡大教堂。班妮用公款租了一輛車，他們到鄉下去探險，到處遊玩，然而給約翰印象最深的，還是矗立在平原上的那些大石頭，當他看到四千年來神秘的遺跡時，他想像自己是古代的天文學家，他堅持要等星星出現後，到這些大石頭中去查看星星和它們位置的關係。

『我從沒這麼快樂過，』他說，『我有全球最好的工作，和一流的同事共事。我有時想這會永遠繼續下去。』

班妮說，她有最好的工作，『在全球政治的中心，可以感到事情變化的迅速，我想葛嵐西和格蘭特將會一直連任，而我會是他們的左右手。』

他們是很漂亮的一對，在大石的陰影籠罩下，兩人都卅歲了，都有點削瘦，中等身材，儀容端正，他們都是敬業樂羣的人。他們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他們深深相愛着，他們在全球最優雅的地方度假。

班妮在報上看到有三個合唱團要在溫徹斯特大教堂聯合演出，她想辦法弄到兩張票，開車過去欣賞。

約翰對音樂是門外漢，不過很高興的欣賞着大教堂的建築，而合唱團雄偉的歌聲令他想歡呼，當歌聲終了後，他是第一個鼓掌的人。

當他們回到和平河時，他們發現柯紀德已被調到南卡羅林那的畢堡去，擔任一支F八U—一海軍特遣隊的司令官。在所羅門的惜別宴上，他把班妮拉到一邊去說，『班妮，你現在責任重大了。我走後，約翰會成了這裏頭號人物，他的壓力會加重。』

『那我該怎麼辦?』

『把他弄出這兒，這兒是墳場，會使他成了沒有眞正驅策力的人。』

『爲什麼?』

『別像一個頭腦簡單的女學生，你當然知道爲什麼，要他往上爬呀!從上尉到將軍呀!』他抓住班妮的膀子，『你在參議院看多了。有些人能一直往前衝，大多數人只能待在不重要的委員會。你丈夫注定是塊料，別讓他半途而廢。』

『那你也是塊料嗎?』她諷刺道。

『當然，你也是，』他大言不慚道。

柯紀德所言不假，他一離開和平河後，約翰首當其衝，成了頭號人物，受到後來的學員們的尊敬。一次，又有一個學員摔死，他被派去慰問寡婦。回來後，有好幾天抑鬱寡歡。他在心情沉重之餘，很想和班妮談，或是和柯紀德聊聊，但他却只有一個人，這對他而言也許是好的，因爲他可以獨自好好的想一想。三天後，他替自己選了最新和最困難的飛機來試飛。

過去四年來，格蘭特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華盛頓，因爲他太太不再到華府來，卽使是短暫的停留，她說她寧可待在克萊，她可以督促他們的女兒瑪西讀書。瑪西已是高三的學生了，格蘭特太太認爲瑪西無法適應華府的生活。但她留在家鄉最大的原因還是她可以隨時接收到萊坡博士的消息。她丈夫愈深入太空方面的事，她愈排斥他做的事，因爲她知道外星人會在時機來臨時掌握一切。

在參議員中討論所謂『太空計劃』的人愈來愈多，儘管在政府中，還沒人認出美國需要一個太空計劃的事實。有心之士像詹森、葛嵐西和范布洛恩都曾考慮過如何採取實用的步驟，但他們的工作無法具體化，因爲大部分的實驗都是由軍方在秘密進行。

在他們的討論中可以看出，認識這個計劃的重要性的是民主黨人士，雖然艾森豪以高票連任。那些邀格蘭特加入的議員們，在一次非正式的集會中，透露他們對未來的期望。格蘭特問道，『像這樣

一個計劃要耗費多少錢？』多數黨領袖詹森說，『大約廿億。』

『廿億！』格蘭特叫道，『在三年中能湊到兩億都是幸運的了。』

『格蘭特，』詹森以他誇張的德州佬姿態說，『我們談的是一個成人的預算，為一個成人的國家做一個成人的計劃。』他描述出對未來的看法，『新機器，新的飛行人員，新的材料，新的問題，一切都會改變的。』

在這次集會中，格蘭特唬地站起來，指着范布洛恩厲聲道，『我才不會為了你的大玩具而當跑財政部的聽差。』

范布洛恩正色道，『格蘭特參議員，這不是我的玩具，是全球的義務，而且是有進無退的。』

格蘭特說，『我們不能光聽你們這批人的話。』

范布洛恩笑道，『參議員，這事不是你、我可以來決定的。』

『那麼是誰？』

『俄國，』范布洛恩說，『從鐵幕後來的各種情報，可以確定蘇俄不久會做出驚天動地之舉。』

『像什麼？』格蘭特問道。

『我不知道，但我想他們有能力將一些科學儀器送入地球軌道中。』

『我看不出會有這種事。』

『如果他們放上一個人，我也不會驚訝。』

『做什麼用？』

『震驚全球，做一番大大的宣傳。』

當格蘭特還要再反駁時，詹森說了，『范布洛恩告訴我，如果蘇俄成功……。』

『你要我做什麼？』

『準備着，我要你想想看這些困難，如果范布洛恩是對的，蘇俄確實在全球的注視下完成了這一椿豐功偉業，我們就是落在沸水中了。』他以德州腔說了一個故事，『我們家鄰居有個老頭，他沒多

少牛羣，於是便叫他的兩個兒子用草做了一些牛，把草牛放在路旁，當我叔叔問他做什麼時，老頭說，「不管你有沒有牛，最好讓鄰居認為你有。」當蘇俄在做驚人之舉時，我們最好能向鄰居證明，我們是不會輸給他的。』

當格蘭特表示他不相信蘇俄有此能力時，他們找來兩個中情局的人，證明確有其事。葛嵐西和格蘭特對於他們的報告都嚇了一跳。

『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蘇俄現在有能力把人送上太空，而且可以待在太空好幾天。』

『你們怎麼知道？』格蘭特問道。

『是由西伯利亞發射地點的工作人員透露給我們的。』

『可靠嗎？』

『一向很可靠，我們也和瑞典的科學家談過。還有英國的，他們都確定有此可能。』

『你們認為蘇俄有能力做到范布洛恩說的事嗎？』

『應該沒問題。』

格蘭特站起來，在室中踱着，『簡單告訴我，蘇俄送一個小機器或一個有人的大機器到太空去，有什麼意義？』

每個人都轉向范布洛恩，他早已考慮過這個問題將近卅年了。『這世界會亂成一團，這一來，莫斯科可以向全球證明共產主義優於一切，莫斯科是對的。』

格蘭特問中情局的人意見，他們也同意這種宣傳影響是很大的。『全球的人會交相指責我們，他們會反問我們，「你們不是世界的領導嗎？事實上，你們不過是個隨從而已。」參議員，我敢擔保，這一來，可是大禍臨頭。』

『到時候，』詹森預測道，『你、我和葛嵐西會衝進參議院，立刻通過五十億美元的法案，……去急起直追。所以我現在才來請求你在事情發生之前支持我們。』

格蘭特是個保守的西部參議員，他的經驗大部分來自軍中，他懷疑這只是他們的策略，用來嚇唬

他，好爭取到經費。『如果蘇俄超過我們很多的話，過去這幾年，我們也花了不少錢，爲何還這麼落
後?』他瞪了范布洛恩一眼。
『我們並未落後，』范布洛恩叫道，『兩年前，我們曾發射過火箭進入太空，在瓦羅樸島——。
』
『等一等，』格蘭特打斷道，『從瓦羅樸島來了一個專家，現在華盛頓，我想巴普太太知道如何
和他聯絡。』於是史丹利・莫特被請到這個非正式的會議來。格蘭特說，『莫特，聽說瓦羅樸在很久
以前，便有能力把東西射入地球軌道是嗎?』
『是的，』他告訴他們有關發射的經過。說完後，他做結論道，『總之，我們可以把東西發射到
軌道上。』
格蘭特一擲鉛筆道，『既然你們都這麼認爲，我們何不動手做呢?』
范布洛恩沒說話，莫特也不作聲，他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詹森看了葛嵐西一眼，葛嵐西只好說
，『好吧!你們都不肯做壞人，只好由我來當壞人了。那是你的寶貝國防部長查理・威爾生下了一道
秘令，不准任何美國火箭發射到太空。』
『天哪!爲什麼?』大家都沒作聲，格蘭特怒道，『如果蘇俄對這件事如此慎重，我們爲何不採
行動?』
莫特說，『是艾森豪總統直接下令的。』
『我不信，』格蘭特說，他氣沖沖的走出辦公室，大叫班妮，『告訴白宮，我馬上過去。』
算查理・威爾生走運，他退休的命令已由國防部發表了，不過人還在華府，這使格蘭特有機會和
他們兩人當面談。『他們告訴我，總統先生，蘇俄也許會把一個科學玩意送上太空。』
『是那些國航顧問委員會說的嗎?他們一向在做這種夢。』
『他們跟軍方一樣，』威爾生說，『利用蘇俄來要更多的錢。』
『總統先生，他們向我保證，如果蘇俄先到那兒，在宣傳上是一大勝利。』

『我相信他們會這麼認爲，』艾森豪溫和的說，『但我不相信全球的人會爲了一個不比足球大的
玩意，環繞地球飛而大大的興奮起來。』
『我知道兩件事，』威爾生說，『軍方要更多的金屬，科學家要更多的錢去研究一些像狗爲何吃
，草爲何是綠的事，你無法滿足他們的，他們也從未完成過什麼東西。』
『你下令要他們不得把任何東西發射入太空嗎?』
『當然，』威爾生說，『我們不能任由他們胡鬧。』
『我也認爲恰當，』艾森豪說，『我們不用去涉獵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如果你再想想，你會同意
的。』
這兩個人，一個是軍人出身，一個是生意人，他們送他出門，向他保證說詹森和范布洛恩是好人
，但對這件事看得未免太嚴重了。在分手時，艾森豪說，『格蘭特，注意太空委員會，不能讓他們太
過份。』
於是格蘭特回到他的辦公室，對正在收拾文件的班妮說，『和總統談了以後，發現他把事情都看
得很清楚。』也就在那天下午，一個英國的科學家，他一向是在監聽蘇俄活動的，打電話給中情局的
人說，『今早在西伯利亞有動靜，不過我們查不出來什麼。』
一九五七年夏天，依據愛蓮娜的判斷，是世界歷史上最令人興奮的時期，她向她十八歲的女兒瑪
西說，『外星人對艾森豪總統感到很不滿意，他們本來打算一定要接管他的政府的，所幸爲萊坡博士
阻止了。』她給女兒看一封最近寄來的電報。

上週，太空人在摩洛哥沿海附近的太空船上舉行一次會議，我有幸去參加，有兩
名艾森豪的閣員也出席了，他們是外星人假扮的，他們和我一起請求外星人延緩接收
的時間，目前他們決定在十月初接收，正確的日期將另行通知。
萊坡博士・環球太空協會

瑪西在想，這位萊坡博士有多大的魅力，使得她母親深信不疑。到了七月中，這位世界知名的科

學家，親自到克萊來，要求她母親捐助。

他現在變胖了，卅二歲，加上那一把鬍子，顯得更加英俊了。黑密的頭髮梳往腦後，白色的西裝襯托出他深黑的眸子，那副自信十足的神情，使得他無往不利，財源滾滾而進。

『所幸我去出席了會議，』他告訴瑪西和她母親，他們一起坐在陽光普照的客廳裏。『因爲像參議員這些在高位的人，並不見得比常人聰明，外星人反而要借助我們這些人幫助他們來治理國家。』他轉向格蘭特太太，『格蘭特太太，外星人決不會歧視有能力的女人。』

他的恬顏無恥吸引了瑪西，她開始注意起他來，而萊坡也決定這次訪問的目標不在母親身上，而是在這個漂亮的女兒身上，她的能力還不知有多少。瑪西是個易怒的女孩，她剛進大學，除了驚人的美麗外，沒有任何特殊的表現。她比她母親高而且苗條，一張臉光滑無瑕。留了一頭長髮編成兩條辮子，紮上小小的藍蝴蝶結，配上她的藍裙子。當她走動時，露出一雙修長的腿。

萊坡博士注意到她的腿，儘管他們之間曾交換過一句話，但這個偉大的科學家和參議員的女兒之間已取得默契了。博士這次來倒是要大失所望了，因爲格蘭特太太說，『參議員結束了我們兩人的聯合戶頭，所以我現在無法隨便動用錢了。』

『你上次不是告訴過我，你有自已的私蓄嗎？是你父親留給你的，他是有名的……。』

『他是農夫，他留給我一點財產，但我得留給瑪西當嫁粧。』

萊坡博士對瑪西微笑說這是個好主意，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能在新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對瑪西的前途不是更有保障嗎？

當格蘭特太太在顧左右而言他時，瑪西看着萊坡博士，好像在說，『我知道你是個騙子，一個無恥已極的騙子，如果我們兩人獨處兩分鐘，我會讓你脫下褲子來。』他對她微笑着，好像在說，『咱們彼此都清楚對方，如果我們兩人獨處，我會立刻讓你把褲子脫下來。』

最後還是格蘭特太太提出，她和瑪西可以節餘一千五百元，萊坡向她們一再道謝，然後很技巧的提出讓瑪西送他回旅館。六分鐘後，兩人便倒在旅館的床上了。

『你是個最狡猾的騙子，』她在他的鬍子旁悄聲道。

『你是最性感的小孩，到加州來。』

『我父母會不准。』

『你不用告訴他們。』

『他們是可憐的一對笨人是嗎？』

萊坡沒有回答，因爲格蘭特太太不比其他支持他的女人差勁，而格蘭特也不算是差勁的國會議員。許多到加州來找他的女孩，都認爲她們的父母差勁透頂，他想這是一種通病。

她大笑道，『事實上，我可是花了一千五百元來跟你玩的。』

『一點也不寃枉是嗎？』瑪西同意。第二天，萊坡和這兩個女人見面，他警告他們，『這次接管是不會延期了，時間在十月初。』

當參議員從華盛頓回來時，格蘭特太太給她看這封信，他跌坐在椅子上，不知道他太太爲何會愚蠢到相信這種事。當她告訴他，由於她的合作，已給他在新政府中謀得一個差事後，他火大道，『你瘋了？』

『沒有，萊坡博士來過這裏，瑪西也喜歡他。』

『她呢？』

『上加州去了，去看她的朋友。』

『加州那裏？』

『洛杉磯吧！』

『天哪！你沒看出是怎麼一回事嗎？他誘拐她去那裏了。』

『格蘭特，只因爲你看不見發生的事……。』

他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的人，兩小時後，證實瑪西。格蘭特和萊坡博士住在一起，並且幫他處理信件。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他對他太太吼着。

『都是一些間諜，』格蘭特太太說，『他們只想保有舊的朝代，以免被推翻。他們爲了救自己，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九月中旬，瑪西乖乖回到克萊，晚了兩星期進大學，當她母親問她有關萊坡的事時，她只是哭，然後又跟一個橄欖球隊員約起會來。

當十月一日，那封緊急的電報拍來時，他們一家三口正好都在家。

我只能警告你們會有重大的事發生，我們必須有所準備。我巴不得能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外星人對艾森豪政府極端不滿，我無法預測他們可能會做什麼。

參議員對這種無聊事感到很生氣，他打電話給一個情治單位的人，問他是否可以藉此信使萊坡入罪。

當格蘭特把信給他看後，對方大笑道，『這還算好的，我們很清楚這個人，比起其他的，他還算正常，至少他給人們提供了娛樂。』

『他這樣不算斂財嗎？』

『從你太太處？』

『是的。』

『她是自動給他的。』

『你怎麼知道？』

『當你打電話來時，我已猜到是怎麼回事了。我查過銀行，她共捐給他兩萬一千元，每分錢都是合法的。』他很坦誠的對格蘭特說，『你女兒已回家了，如果她沒染上性病或懷孕的話，你已經比大多數的家長幸運了，聽我的話，別再追究這件事了。』

十月過了三天後，格蘭特太太開始害怕了，因爲她相信這次外星人一定會來，他們會邀她去幫他們治理國事。她這一年是四十歲，未來還大有可爲，她歡迎這些小人光臨，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

星期五時，他們家爆發了一次危機，當他們一家三口坐在桌上吃晚飯時，參議員說，『我禁止你再拿瑪西的錢給這個騙子。』

『我是爲了她將來打算……還有你的。』

『難道你看不出他是個騙子？』

『別老用那個字眼，』格蘭特太太尖叫着，她本想衝出去，但被她女兒阻住。

『媽，』瑪西說，『我們都知道他是個騙子，他只有兩個房間，雇用一對夫婦，你也許該知道實情，當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從奧克拉荷馬坐公車來找他時，他把我踢出來。』

格蘭特太太抽回她的手，看着前面，拒絕聽這些誹謗，但瑪西說個沒完，『研究？他夢想一切，他只有一個員工，那就是他自己，至於說去摩洛哥開會，全是騙人的勾當，不過是去別的城，騙取一些跟你一樣的女人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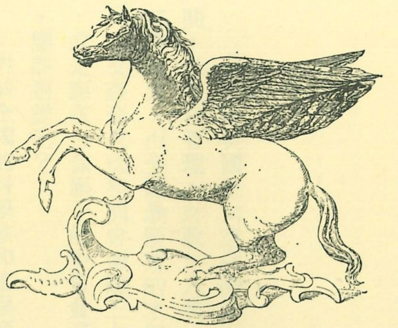
格蘭特太太直挺挺的坐着，溫和的說，『我希望明天或星期天外星人來時，他們會原諒你，我已經盡一切的力量來保護你了。』

正在這時候，葛嵐西從華盛頓打電話來，他帶給了他們一個讓全國震驚的消息，『格蘭特，快看電視。』

蘇俄業已宣佈，並經在英國的觀察家證實，蘇俄已於今天發射一枚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號進入地球軌道，它每九十分鐘環繞地球一次，並發出清晰的無線電訊號，這是地球第一次進入太空去探險。

『這不是世界上的人發明的，』愛蓮娜狂言道：『是那些外星人……正好在預測的這天。』

瑪西只好微笑道，『萊坡！你這個幸運的龜兒子！』



第五部 理智的決定

總統先生，我們已經落後很多了，這一來我們在軍事上會失利，要急起直追了，我急於……

如果說美國在太空探險方面落後了，它却表現出驚人的決心要趕上蘇俄。但在採取有效的步驟之間，必須在管理、財政、人事，還有工程和科學方面做最理智的抉擇。自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由全國最優秀的才智之士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做決定。

艾森豪總統和國會面臨三大問題，太空計劃應由軍方來控制嗎?因爲他們可以利用它來對抗敵人，或是應該由像原子能委員會這樣的新機構來管理。如果人可以飛上太空，那麼面對一大羣的自願者，應該選誰呢?

對於全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而言，他們也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他們應該發射什麼樣的機器進入太空?由於一般的羅盤已無作用，那麼這個機器要靠什麼儀器來指導登陸月球或其他星球，月球是堅硬的實體，人可以在上面走嗎?或只是一片塵土組合的?卽使人造衞星可以繞地球而行，又如何將它拉回地球而不被高熱燒毀?

班妮在聽到有關史潑尼克的消息後，立刻採取行動，衝到葛嵐西的辦公室，打電話給在克萊的格蘭特議員，並和另外兩個參議員通電話，因爲中情局的人已經通知詹森等幾個參議員立刻來開會，空

軍並派出噴射機去接格蘭特議員。

在委員會和杭玆村的考夫，以及在國航顧問委員會的史丹利．莫特，還有在洛杉磯的方色將軍通過電話後，已經擬定出最緊急的策略。最大的助力來自范布洛恩，他向參議員們保證，『美國在六十天內可以發射出一枚人造衞星。』當委員會和考夫通電話後，他竟然說，『卅天。』

班妮安排了一連串會議，目的是如何來決定美國的太空發展。在這些會議中，她有機會好好觀察這些議員們的表現，德州的詹森、紅河的葛嵐西和佛里蒙特的格蘭特。第一個是典型的汽車推銷員，他認爲沒有什麼行不通，他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班妮不欣賞他那種粗野的幽默，但她對他很尊敬，因爲美國的太空計劃要靠他。

葛西嵐參議員是她的頂頭上司，凌亂的頭髮和愛爾蘭人特有的下巴，使他看來像頭拳師狗，他有辦法給有錢人他們要的一切東西，只要他們能在金錢上支持他，但他也能兼顧到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小人物。他並不是一個煽動家，但他有遠見能及早看出問題的癥結來，尤其是那些能爲他爭取到選票的問題。他尊敬那些自我教育的人，對美國歷史有獨到的見解，對他的國家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那幾年，當美國在太空方面一無所成時，他已經感到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班妮知道，最主要是因爲他的遠見，才使得杭玆村和國航顧問委員會的科學家們和工程師們能繼續工作。但現在，她發現她的參議員一無是處，他的酗酒，他對有錢人的諂媚，他願意用任何位置來賄賂那些支持他的人。她對他的結論是他是參議院最好的人，如果她有機會，她也會做個像他這樣的人。

至於格蘭特參議員，他能當選爲參議員，主要是她的大力相助，她對他是又敬畏又輕視。她從文尼地、潘左士和巴特勒的口中知道他是眞英雄，他在參議院中是個嚴肅、謹愼，非常保守的人，不太愛强出頭，任何對軍方有益的法案都支持，對於一般社會、工程之類的法案不太關心，那些法案大多數是葛嵐西參議員提出的。格蘭特是個好參議員，但他的識見非常有限。她由於對他的底細很淸楚，因此在他對某項問題誤解時，她會不留情的攻擊他，他總是慣着她，不以爲忤。他們兩人組成在參議院中一對堅强的搭檔。

有意思的是葛嵐西和格蘭特都認爲班妮是『我的女孩，』每個人都在重大的決定上依靠她。但每當他們喊她女孩時，她立刻糾正他們道，『你們不是我的男孩，你們是大人了，是美國的參議員。而我是個成熟的女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委員會的行政人員。』

班妮和六位火箭專家開過會後決定，『一月的第二個星期，美國要發射出一枚火箭，而且是絕對成功的。』她在筆記本上記下，一月十四日是預定的日期，但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蘇俄又把史潑尼克二號送上太空，這個人造衞星比第一個大，而且載了一個旅客，一條叫賴卡的狗。

在驚慌中，大家又決定要提前發射，在十二月初或十一月底。但班妮事先警告她的參議員們說，『萬一失敗了，別吃驚，我知道我們沒準備好。』

然而，整個太空委員會的議員，由他們的秘書陪同來到佛羅里達的康那維洛角去看美國進入太空時代。他們從五哩外看着海軍瘦弱的先鋒號發射，只聽引擎怒吼，飛上去不久便倒栽葱的落下來而爆炸全毁。火箭上所載的要發射到太空的無線電，落在地上，發生無力的嗶——嗶——嗶聲。全球的人都洩氣的注意這一幕。

『可恥的結果，』一個議員悲鳴道，每個議員都不以爲然，連葛嵐西也覺得很沒面子，只有格蘭特，豎起頸子來，拿出他在雷伊泰灣不屈不撓的精神說，『儘快準備下一次的發射。』

他緊閉着嘴，在幾週後，看着第二架火箭又發出巨大的呻吟而垮下來。

在杭玆村，考夫也緊閉着嘴，但晚上，當他回到家中時，他拍桌子，用德語對萊蘇說，『眞令人痛心，他們堅持要丢人現眼，而我的朱諾號（羅馬女神名）是可以成功的，眞是瘋了！』

她準備了豐盛的晚餐，但他吃不下去，她知道他很沮喪。

這些丢臉的表現對格蘭特沒有表面的影響，對范布洛恩也沒有，當他出席委員會時說，『在平尼孟廸，我們發射過十七枚，有十五枚是失敗的，失敗的次數愈多，將來成功的機會愈大，因爲從失敗中可以吸取教訓。』

『我是希望一次便能成功的，』葛嵐西說，但他知道范布洛恩的話是對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九日，班妮和參議員們又飛到佛羅里達，從遠處檢視考夫巨大的朱諾號，上面載了探險者太空船，當他們用雙目望遠鏡檢視時，注意到棕櫚葉被大風吹彎了，他們知道這麼大的風，會影響火箭升空的。『風速是每小時一百八十哩，』一個氣象專家報告道。這些沮喪的議員們只好打道回旅館。

一月卅日，當他們再出來看朱諾號時，風速達到每小時二三五哩，足够把探險者和火箭吹開來，這次的發射又流產了，當參議員們傷心的回到旅館時，他們看見班妮熱淚盈眶。

『太不公平了，』她說，她指着早報的標題，『美國太空出擊又完蛋了。』

格蘭特參議員把她帶到旅館的酒吧去，他給自己叫了一杯汽水，給她要了一杯啤酒。『你知道蘇俄在成功之前，失敗過多少次嗎？』

『你想逃避責任嗎？』她道。

『失敗是必然的過程，這是逃避不了的。』

『你不怕這種公開的嘲弄？』

『我不怕人笑，因為我決心要贏得這個長跑。』

『你認為替蘇俄工作的也是像范布洛恩這樣的人嗎？』

『我們會贏嗎？』

『絕對會的，』他啜了一口汽水，『你不認為我們的德國人和他們的德國人一樣好嗎？』

『還會有誰？』

一月卅一日晚上，風息了。於是消息傳出去，『我們要飛了，』但到九點四十五分時，考夫發現發射台漏油，於是又傳出話來，『沒戲唱了，』班妮可以聽見新聞界的呻吟聲。

她在內心禱告着，上帝呀，求你保佑如期完成吧！她感到美國不能再忍受另一次失敗了，參議員們的名聲經不起這樣無止境的失敗的。

計數停止了，因為考夫突然從碉堡內衝出來，衝向火箭。

『回去！』安全人員吼道。

『考夫！它隨時會爆炸的！』

考夫繼續向火箭匍匐過去，一直到引擎下面為止，然後他又轉身奔回碉堡，臉上洋溢着微笑，『沒問題了，繼續數吧！』

十點四十五分，平尼孟廸的專家們要生產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只見一道巨大的火焰噴出來，朱諾號的引擎怒吼着，一躍而升入空中，然後只冒出第二道火焰來。

『上去了。』葛嵐西叫道，委員會的委員們開始跳舞。格蘭特參議員抱住班妮的腰，把她舉到半空中，『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當天深夜，確定美國火箭，已將衛星帶入地球軌道，而且比預期的作用還好時，格蘭特參議員要班妮寫一張便條交給艾森豪總統。

我有責任提醒你，我們送入地球軌道的衛星是卅一磅，但蘇俄放入兩個，史潑尼克一號重一八四點三磅，史潑尼克二號重一一二一磅。最重要的史潑尼克二號證明了生物可以在太空生存，所以蘇俄很快會送上太空人的。

總統先生，我們已經落後很多了，這一來，我們在軍事上會失利，要急起直追了，我急於和你談這些事。

總算把衛星射入太空了，大家都感到滿意，於是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來發展太空計劃，參議院展開激烈的辯論。參議員格蘭特堅持道，『整個計劃應由軍方主其事，阿拉巴馬州的紅石兵工廠有完善的設備，他們也有人力和能力來達成任務。』許多曾在軍中服過役的議員支持他。『何況總統出身軍旅，他一定也支持這項決議。』格蘭特使出他最後的絕招來。

一羣有力的西部參議員，認為該由原子能委員會來主其事，因為這些委員們，個個都有三朋五友，等着這個委員會成立後，掙得一官半職的。

葛嵐西參議員持第三種意見，方色將軍支持這個意見，他認為應由民間和私人企業合作，因為很多私人企業在這方面已有基礎了。當葛嵐西提出他的意見時，遭到格蘭特激烈的反對。

格：『你為何反對由軍方出面？』

葛：『因為我贊成美國人的方式，私人企業。』

格：『如果涉及國家安全時，只能信賴軍方。』

葛：『如果由私人企業出面，可以控制費用，他們必須賺錢。』

格：『費用問題不及國家安全來得重要。』

葛：『反正做決定的都是同一批人，如果軍方解雇范布洛恩這批人，民間企業會立刻雇用他們。』

格：『我只注重安全、秘密。軍方知道如何處理，民間不懂。』

葛：『你太注重安全了，大多數的事是可以公開的。』

格：『在這方面，在現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葛：『再過幾週，全世界都會知道。』

格：『而這幾週，也許能決定世界的命運。』

在參議院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科學家們聚在一起爭辯，有人認為整個計劃應由一個類似科學基金會的組織來控制。有人提議由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出面，但由於牽涉到經費問題，而且計劃龐大，不是這一羣科學家所能勝任的，於是這個提議作罷。

正當大家辯得不可開交時，艾森豪總統把所有的團體召集到白宮去，包括格蘭特和葛嵐西議員。他向大家宣佈他要向國會發佈的消息，『各位，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有一個民間的太空機構，但不是私人工業，也不是科學家公會，更不是國航顧問委員會，這是一個新的機構，比現有一切舊的機構都要好。我們也要通告全球，我們將利用太空做和平用處。我們將公開作業，一切財務公開，公開我們已有的設備和人員的成就。』

格蘭特回到他的辦公室後，對於這個決定深為驚駭，『我得在這個重大的錯誤造成前去見總統。』他要班妮安排他和總統私下會面。他和總統見面後，極力主張應由軍方來控制太空，艾森豪知道他

是有遠見的，於是盡力安慰他，『格蘭特，在我的計劃下，軍方繼續他們的秘密工作。如果民間洩露了什麼重大的機密，一定會第一個通知你的，但我認為太空探險應由民間主其事，你再想想看，你會同意的。』

有了這層保證後，格蘭特議員成了共和黨在國會推動大家贊成總統提議的帶頭人物。他和班妮從春天一直工作到初夏，敲定一切的細節，並且進行立法。一個週末，當他們和葛嵐西參議員正在進行法案的最後修訂工作時，詹森又提出了十九項他認為是必須的限制，格蘭特本想不理會它們，但葛嵐西警告道，『我在參議院只學到一件事，不能忽視詹森，他會歪纏到底。』詹森的修正案中，有七項是為了德州的利益，他們只有照單全收。

由於民主黨在參議院只以四九對四七的少數差額佔多數，因此共和黨的票數很重要。現在格蘭特參議員成了舉足輕重的人。每當有人還堅持要由軍方主管時，他便會站出來說，『艾克是自老羅斯福以來最好的三軍總司令，如果他主張由民間管理，我也贊同。』

『半年前，你不是堅持主張由軍方出面的嗎？』批評他的人指出。

『半年前我還不知道我現在知道的事，』他說。

他每天都弄得精疲力盡，一天下來，他只想用冷水洗把臉，囫圇吞下一份三明治，倒頭便睡，但比他還辛苦的班妮，會把他拉出去好好吃頓飯，『吃那玩意會破壞你的胃口。你得好好吃頓飯，有青菜和沙拉的。』

他便提議兩人一起去吃飯，因此在華府的幾家議員們常去的餐館中，經常會看到他們。一天晚上，當他們飽餐一頓後，班妮注意格蘭特的臉上似乎突然之間添了許多線條，好像是辦公室的重擔不勝負荷似的。『參議員，如果你老皺眉，你會變成老頭子了……。』

『我在擔心蘇俄，』他說。

『葛嵐西參議員也擔心蘇俄，但看看他的臉，一點皺紋也沒有。』

『他真正擔心的是紅河。』

『他知道如何放鬆，你該學學他。』當他沒作聲時，她問道，『家中又有麻煩了？』

『那個該死的萊坡，我太太堅持繼續送錢給他。』

『你爲何不阻止？』

『我阻止了，但現在她用她繼承來的那批遺產。』

『法律不能阻止這種欺騙嗎？』

『他不是欺騙，我們無能爲力。』

『那你要怎麼辦？』

他把他的盤子推開，不知如何作答，然後問道，『你和約翰兩人是怎麼配合的？』

『海軍的太太們都會想出辦法來的，反正他們來來去去的。』

『我最近一直在想婚姻和家庭的問題，班妮，你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種長期分離？』

班妮現在已卅一歲了，她說，『以約翰的前途爲重。但我和你及葛嵐西參議員的工作也很重要，我相信約翰也會配合的。』

『我看你們似乎在玩一齣很困難的遊戲。』

『當然，難道你不是嗎？』當格蘭特規避這個問題時，她接道，『你在華盛頓，格蘭特太太在克萊．約翰和我的分離不正和你們一樣嗎？』

『不同的，完全不同，你們兩人同心全力……，而愛蓮娜只想摧毀我的工作。』他並不認爲當着委員會的執行女秘書，而且是這麼一個漂亮的女人說起這事會有什麼光彩。他知道這是丟臉的事，但他最近因爲工作過度，迫切的需要幫助。

『班妮，你願到克萊去和我太太談談嗎？』

班妮立刻接道，『參議員，你眞是糊塗了，你當然知道格蘭特太太討厭我，指責我跟你有染。』

格蘭特拍拍他的皮帶，看着餐館的桌子，『那是她胡思亂想，別當眞。』

『我不得不當眞。』

格蘭特說，『班妮，你怎麼會這麼懂事和堅强的？』

『我有個强壯的好父親，又嫁了一個好丈夫。』當她的話一出口後便後悔不迭了。她連忙道歉，但他阻止她道，『愛蓮娜也有個好父親，至於我，是我該死，也許我該待在家鄉弄個小小的律師事務所幹幹才是。』

『我們都想過了這件事，你辦公室中所有的女孩都想過了。』

『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只有把這個萊坡博士下獄。』她聳聳肩道。

『你知道瑪西又到加州去和他在一起嗎？他們現在正在建一個新的中心，她成了他的顧問，才十九歲便當了建築顧問。』

『你現在抓到把柄可以把他打死了。』

『剛才我問你是否可以去克萊和我太太談談……我是說着玩的，但如果你能到洛杉磯去，看看……能否救了我女兒。』

『我明天就去，』班妮說，雖然太空法案正接近它的高潮，但她安排別人代替她的工作，然後坐計程車到機場，飛往洛杉磯。

她按照地址，找到兩間破爛的辦公室；這就是環球太空協會的大本營，但萊坡博士不在。雷麥先生以爲她又是愛上他雇主的蠢女人，便給她一個地址，是在郊區的山邊。她按地址找去，是一幢白色壯觀的房子，快要建完成的。

班妮從塵土蔽天的路上，看着卡車開向建築物，她望着眼前的建築物，發現儘管萊坡是個騙子，但他還是渴望他的事業是合法的，讓別人尊敬他，這使她對他的感覺不禁溫和了點，她用手圈住嘴叫道，『瑪西．格蘭特在嗎？』

出來的是個身材高大，滿臉鬍子的年輕人，他一看見穿著一身整齊的班妮，便認定她是奧克拉荷馬或南達科塔州來的送過錢給他的女人，他向前走一步，帶着燦爛的微笑，伸出了手。

『女士，請進，這兒就是太空大學的所在地。』

『你是萊坡博士?』

『是的，這裏將來是我們太空研究的地方。』

『眞壯觀。』

『你從哪來的?』

『我是來找瑪西・格蘭特的，麻煩你去叫她出來……。』

『格蘭特小姐不在這兒，』

他看着班妮，開始懷疑了，他的態度立刻變了。

『我想她在這裏，』班妮冷冷的說，『我要去找她。』

『這裏要戴上工作帽，』萊坡很快擋住去路。

『你也沒戴，』她推開他叫道，『瑪西！瑪西・格蘭特！』

二樓出現一個苗條，光着兩條腿的女孩，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美麗的臉上帶着責備的神情。『怎麼一回事?』

『瑪西！』萊坡叫道，『回去！』但瑪西認出來者叫道，『她是替我父親做事的。』

萊坡用力抓住班妮的膀子喊道，『你是誰?間諜?』

『我是美國參議院的工作人員，』班妮平靜道，『如果你不鬆開手的話，我要叫警察來了。』她用右手把他擋開，然後趨前走向瑪西，很親切的迎向她。『我想我們得談談。』

『別跟她去！』萊坡叫道，想要阻止瑪西，當兩個女人不理會他時，他威脅道，『別碰我的車。』

『我們去那兒，』班妮建議道，指指路旁一家小餐館。當她們在鋪着油污的桌布的桌子旁坐下來後，她開門見山道，『瑪西，跟我回去吧！』

『是爸叫你來的嗎?』

『是的。』

『媽知道嗎?』

『我想不知道，他們甚少聯絡。』

『你和我父親睡過覺嗎?』

班妮爲自己的擧動震驚住了，她一巴掌打在瑪西臉上，『你是在和我說話，不是和一些無恥的騙子。』

這種突如其來的擧動也使瑪西怔住，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她懾於班妮的正氣凛然，只好道歉道，『對不起。』

班妮拉起瑪西的手說，『我才是該道歉的人，我處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工作，什麼挑戰都有，不能有一點的差錯，名譽重於一切。』

『我並無意侮辱你的名譽。』

『是你父親的名譽。』

『容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別再打我好嗎?』

『好的。』

『你愛我父親嗎?』

班妮笑了，看着這個困惑的女孩，『我想所有替你父親工作的人都會愛上他這麼好的人，你看過我丈夫嗎?』她從皮包中掏出一張約翰穿運動裝的照片，一張穿軍服的，『我眞的用不着跟年紀大的人談戀愛。』

『他很不錯，』瑪西說，『他在哪?』

『他從不跟其他女人鬼混。』

『小心點，萊坡比我父親和你丈夫都神通廣大。』

『這所大學是做什麼的?』

『加州隨你愛幹什麼便幹什麼。我們的大學是已立案的，任何時間都可以開課，不過我們並沒有開班，只是出賣學位而已。』

『你不認爲讓萊坡這麼做是可恥的嗎？』

『你是什麼意思？我是教務主任。』

『天哪！你連大一也沒唸完。』

『在加州，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瑪西，去年萊坡爲了一個奧克拉荷馬的女孩把你踢走，明年他還會踢掉你，你看過他怎樣欺騙你母親。』

『我媽是狗屁，你也知道的。』

她正要伸出手去，瑪西却把她擋回去。『巴普太太，這種遊戲够了，』她說，從桌旁站起來，走回通往新建房子的路上，大聲嚷道，『她打我兩次。』

『我們要告她侮辱，那個賤人。』萊坡悻悻道。

班妮正好走在瑪西身後，聽見他說這話，生氣的叫道，『你再說，我要找人好好揍你一頓。』

他把工人叫出來道，『你們聽見她的話了，她威脅我。』

當萊坡和工人把她推倒在地上時，班妮走到她的車子旁，感到莫大的屈辱，身爲律師，她知道她無論在口頭上或行動上，都足以構成侮辱罪了，但她怒不可遏，她不願在沒找出反擊這個人的方法之前便離開加州。當她把她的身分證明出示給警局的人看時，一位中國警探很耐心的聽她說，然後說，『我們已經研究過他的案子七、八次了，到處都有怨言，但無法證明他是騙子。』

『那些綠色的小人呢？』

『到處有人看過綠色的小人，我母親也看過。』

她問當地聯邦調查局的人，『年輕女孩呢？她們不是未成年嗎？不算誘姦嗎？』

『他在這方面很小心，他把年輕女孩送回家去。你這個案子的女孩多大？』

『十九歲了。』

『是成年人了，她可以跟任何人睡覺。』

班妮無計可想，儘管他斂財一百多萬元，但這都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而且在加州，他還算是正當的生意人，比他更過份的大有人在。至於瑪西，如果她離開萊坡的話，會有六、七個其他女人願意取代她的位置。所以班妮空跑一趟。

她在加州的最後一天，又去找瑪西了，但她不聽她的話。『我和萊坡會成就一番大事，至於我媽，她是個廢物，我不會再和她聯絡。你可以告訴我父親，我不會做出令他難堪的事。他是個沒目標的人，如果他能開始另一場戰爭，也許他會找到自己的。』

在回家的飛機上，班妮想着這件事，她不懂格蘭特母女兩人是怎麼回事，愛蓮娜身處人人羨慕的位置，她却不屑一顧，而瑪西是聰明漂亮兼而有之，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工作，要任何她想要的男人，但她却自甘墮落。至於我呢？她想到自己，她的本事、野心，她對丈夫的愛，沒有子女。我已經三個月沒好好煮一頓飯了。

她從皮包中掏出約翰的相片來，此刻她眞希望他能從海軍退役，在一個像克萊這樣的地方定居下來，她也辭職回家，照顧他，收養幾個小孩。當飛機在聖路易降落時，她想起了太空法案會遭遇軍方和科學界的反對時，連忙打電話到葛嵐西參議員的辦公室，『回來吧！一切事情進行順利。』辦公室的人說。

七月的下半月，她一直在幫忙她的參議員們做最後一分鐘的修正，每當她工作到深夜時，她發現全美國只有一個人了解到太空發展的可能性，那就是林登．詹森。當她把她的想法告訴葛嵐西參議員，詹森會用最邪惡的手段來達成他的目的時，葛嵐西大笑道，『你沒看錯。』

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九日，當八五－五六八號公共法律簽署時，格蘭特和葛嵐西參議員站在艾森豪總統後面。在這兩位參議員身後站的是班妮，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穿着整齊的藍衣服。當多數黨領袖詹森對她悄聲說，『蜜糖，這個該死的法案，出自你手的比我們任何人都多。』原先是有員工八千人

，預算一億一千七百萬元的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改名爲美國航空太空總署，預算接近六十億，員工有三萬四千人。（以下簡稱那撒，取其英文NASA的譯音。）

當新法案的細節傳到杭玆村時，原先已惶惶然的德國人，更加的抑鬱了。他們正生活在黑暗的邊緣，不知何去何從，而他們在阿拉巴馬的工作是毫無前途可言。正如考夫對他手下的人說的話，『新的機構包括了原先國航顧問委員會的所有機構，加州的愛姆斯，克里夫蘭的路易士，維州藍利總部。』

『那我們呢？』

『他們不要我們。我們繼續接受國防部長威爾生的指令，不准發展到太空的交通工具。』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火箭射入兩百哩的射程內。』

『如果射到兩百一十哩呢？』

『那我們會被捕。』

『這怎麼行？』

『我不知道，』考夫說，『也許我們會被解雇，大家各分東西。』

他回到家中也是落落寡歡的，他的家人也一樣，萊蘇仍然在爲她那已死的夢想而悲哀，眼看着那一片土地已被劃分爲興建住宅的工地，它的自然美已完全破壞了，小徑上停的是壓路機。芒特杉諾仍是杭玆村最美的地方，因此招致一些本地人抱怨道，『我們怎麼會讓這些該死的德國人把這塊地給偷走的？』萊蘇很是感傷，她難過的不只是她個人夢想的幻滅，而是當地人如此不用心思的對待這種自然之美。

曼納士盡力不把他的失望表現出來，他把精神集中在他的小喇叭上，有不少交響樂團來邀他，甚至連阿拉巴馬州立大學也邀他去演奏，但當他發現那是一支鼓樂隊，目的是爲橄欖球隊加油的時候，

他一頓足道，『音樂與橄欖球無關，我不去。』

考夫現已五十一歲，灰髮，狹長的臉上是憂心忡忡的神情，他深陷的眼睛，依然發出灼灼的光芒來，那是他多年來的夢想和野心。他仍想建造一個巨大的火箭，能够載負太空船而發射到其他星球上的。至於太空船裏要裝載什麼儀器，那是別人的事。他的工作是造出一架火箭來。現在，他却被閒置着。

『去他的，』他用德語告訴他太太，『他們正在勒死我們。』他吃不好，一天晚上，在飯桌上，他幾乎要哭了。『威爾生先生只准我們飛兩百哩，萊蘇，一九四三年時，我們已能讓A—四飛兩百哩了。這麼多年來，我們反而要開倒車。』他告訴萊蘇他的朱諾號成功所帶來的重大意義，『而這是我們所得到的回報。』

華盛頓又有新的指令來，所有的德國人聚集來聽這令人沮喪的消息，結果發現比傳言還糟。任何計劃都要從阿拉巴馬州移到那撒中心去，而紅石的所有的火箭都要被拆下來，回歸原處。

這些科學家們和工程師們都很震驚於這項決定，他們在會議中沒提出抗議，但在散會後，當他們在考夫家聚會時，羣情激憤，『我們要上哪？我們如何去找工作？』

其中一個人生氣道，『難怪蘇俄會領先，最好讓蘇俄領先，好給這些美國人一些教訓。』

但考夫不願這麼想，『別這麼說，在平尼孟廸陷落前，你已經離開了，你不知道蘇俄來了後的慘況……我只能告訴你慘不忍睹。』

『但蘇俄鼓勵像我們這樣的人工作，我們已有證明了。』那人指指天上。

『別這麼說，』考夫說，『這裏的人中，沒人願意待在俄國的，你自己也知道。』

『我寧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那人說，大家都同意，但在新的規定下，有什麼事可做呢？沒有一個人能知道。

連方色將軍也不知道，他從加州飛來，要雇請四個德國人爲聯合航空工作。『反正軍方無力再維持這個基地了，不過我們會想辦法替你們在別的地方安插工作。』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像當

年的亞當和夏娃一樣，考夫一家要從他們自己所造的伊甸園中被驅逐出去。

大家正在收拾行李要走路時，白宮却因爲發生了一件怪事而拯救了他們。這事與杭玆村或太空計劃無關，而是一件可恥和令人懊悔的事。

在美國近代史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卑鄙的事了，素以擅長誹謗的參議員喬•麥卡錫指控喬治•馬歇爾將軍不僅是愚蠢和無能，而且是叛國。他的煽動引起了軒然大波，使得一個眞正的愛國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認識這三個人的都知道總統支持馬歇爾，因爲馬歇爾曾是艾森豪的上司，推薦他爲聯軍總司令，在每次危機時都全力的支持他，因此艾森豪欠了他很大的人情。

但當這種沒有憑據的指控落到他的老上司頭上後，艾森豪立刻保護自己，不但不再支持馬歇爾，而且在他的演說中刪除所有對這個造成艾森豪光榮的人有利的說詞。這眞是一件可羞的事，當危機過後，有人指出他這種儒弱的行爲後，艾森豪感到汗顏。

艾森豪當初這麼做是採取了防禦措施，那就是如何堵住這個從威斯康辛來的參議員的嘴，以免讓他把國家給弄得四分五裂，而葬送了他自己的前程。艾森豪的問題不是馬歇爾，而是麥卡錫，馬歇爾是可以犧牲的，於是總統背叛了他的導師和朋友。

時值一九五九年，馬歇爾和麥卡錫都已去世了，艾森豪希望做些彌補，當他得知在杭玆村的軍方基地要關門時，使他想到可以以這個老友的名字來命名。考夫便成了被召到白宮的專家之一，他以德國口音甚重的英語强調他們這些德國人工作的重要性。

『總統先生，請相信我，一九四五年那些被俄國人俘虜的德國人，他們跟范布洛恩博士一樣的聰明。如果我們美國能建造出火箭送人上火星或月球，我相信我們在俄國的堂兄弟們也能做到，所以請總統先生好好利用這個基地讓它能開花結果吧！』

他一再强調的結果，這一處火箭基地便被用做進入太空新時代的基地，並命名爲喬治•馬歇爾太空中心。在成立那天的演說詞中，總統盛道馬歇爾是一個英勇的軍人，也是最好的國務卿，馬歇爾計劃的創立者，這個計劃挽救了歐洲，更使他成爲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考夫和他的工程師們擬定他們的火箭計劃，他們將火箭命名爲農神一號，他們還計劃建造農神二號、三號。

幾個月後，他們把農神一號安置在發射台。考夫雙手抱胸，好像是個祈禱者，眼睛濕潤的看着它。

從慕尼黑附近的一個農村到蘇俄前線，再到平尼孟廸，再到艾爾帕索、杭玆村和康那維洛角，一直到星球上。

那天晚上，曼納士感覺到他父親的快樂，爲他父親吹奏一曲。

當小小的國航顧問委員會擴大爲巨大的那撒時，對那些一向保守而時常受到上面在經費上錙銖必較的工程師們而言，無疑是開了眼界。這些人在一夜之間得將他們的眼界放大一千倍，一些考慮要飛數百哩的專家們，現在要着眼於飛到廿億哩之外。

一羣新的經理級人員出現了，這些人是有良好的公共關係的，對國航顧問委員會的人而言，一些曾視爲機密的事，現在全公開來了，而且還加上誇大的渲染。一個新來管人事的專家，原先是一家報紙的主編，發現這裏的工程師，只有少數擁有博士學位時，不禁大吃一驚。在這個國家中，沒有一個主要的機構擁有博士學位的成員如此之少，這眞是一件可恥的事，尤其是在國會舉行聽證會時，這是相當不利的事，派出去的人因爲不具有頭銜，說出來的話也缺乏份量。再看軍方的代表，不是某某將軍，便是某某博士，海軍尤其深得個中三昧，博士人滿爲患，因此一定要找些博士來充門面。

於是主管人事的委員會將新機構的所有人員的背景調查一番，將全體人員分成兩組，一組是較年輕的，這些人具有碩士學位，在工作上也有優異的表現，如果再有博士學位，可以擔任更高級的工作。在這個表上排名最前面的便是史丹利•莫特。

『我們跟加州工學院談過，』主管博士進修的人對莫特說，『他們的課程只要修三年。』

『要修博士！』莫特驚道。

『這是全國最好的學校，也許是全球的。他們的博士學位不是亂給的。』

『我不要離開三年，在那時，我們已上土星了。』

『我們也這麼說過的，我們給他們看你的記錄，你已經做的九頁的研究報告，有關同溫層和電離層的，還有磨削（太空乘具因重入大氣層，爲高熱而銷毀之部門）等，他們看了很滿意，認爲你的實力已超過博士的水準了。』

『他們了解嗎？』莫特很想到加州工學院去進修一年，由於他在國航顧問委員會和瓦羅樸島的研究，特別是他在加州有關磨削的研究，他看到有太多有份量的思想是由這個位在巴沙廸那規模雖小，却是有名的中心裏滋生出來的。如能在這麼一個學術機構潛心研究，和一些精英們切磋，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願意克服任何的困難來獲得這個機會。

『問題是，』主管人事的人說，『我們要你成爲一個天體力學家，研究這個宇宙是如何聚在一起而使它運轉的。』莫特一聽到天體力學，不禁心跳加速，因爲這正是他利用閒暇時研究的範圍。他認爲這方面的知識是廣大的，值得探討無窮的。

他能抓住這些奧妙，成爲一個了解銀河系結構或原子在外太空狀態的人，眞是太棒了。

『我願意去唸三年，』他平靜的說。

『也許不需要。』

『但我願意去試。』

『我們跟他們談過了……他們願意讓步。如果你工作努力，能夠維持你的研究水準……。』

『我會的，』他已經四十一歲了，但却像個童子軍想參加夏令營一樣乞求道，『我會做得到。』

『他們說，也許你可以在兩年之內處理完這些材料。』

『哦！』莫特沒話可說了，他能到一流的學校，和一流的人士學習，沒有任何條件，只要他自己全心投入，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拉蔻聽到這個消息後，爲她丈夫高興。她一直認爲他比一些有學位的人高明多了，但她也看出，

沒有博士學位的痛苦，往往使她丈夫處於不利的地位。兩個男孩對於要去加州定居也開心得很，他們研究地圖，看加州工學院離海灘有多遠，研究的結果却是使他們大失所望。

然而眞正的失望還是拉蔻的母親。她總認爲女婿沒進哈佛或麻省理工是一大遺憾，她嗤之以鼻道，『誰聽過加州工學院？』

委員會所列舉的第二組名單，這些人年紀較大，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再去唸博士，於是由那撒出面，示意他們原來畢業的學校，看在他們現有的成就上，給予他們一個榮譽博士學位以爲補償，結果有不少優秀的人士在這種情形下得到博士學位。

至於那幾個能幹的歐洲人，包括岱德·考夫在內，沒在美國唸過書的，那撒也有一套解決的辦法，由加州洛杉磯新成立的太空航空大學，以函授的方式，授予這些人一張博士文憑。碩士文憑三百元，學士文憑兩百元，博士五百元。它的文憑印得比牛津、耶魯還來得耀眼氣派。

當考夫得意的把他的文憑展示給家人看時，大家都爲他高興，因爲他現在和范布洛恩一樣是博士了，儘管每個人都知道這事荒唐，但他們也都了解美國人比一九三三年時代的德國人還重視文憑。考夫縱使聰穎過人，也不得不隨俗了。

考夫的博士是榮譽學位，由於他在太空方面有特殊的成就。他很優雅的接受別人給他冠上考夫博士的頭銜。他現在去國會作證時，已是考夫博士了，他的話也因而更有份量了。

史丹利·莫特和約翰·巴普有很多相同之處，兩人皆是正直之士，都愛太空和星球的專業訓練，都認爲自己現在擁有的是最好的。康德和愛因斯坦也許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兩人對自己的熱中不感到半絲的欠缺。

莫特進加州工學院後，遇見世界上最高明的教授，和從康橋、以及蘇俄朱可夫來的一流理論家切磋。在他入學一年後，他眞希望自己能在加州工學院待上整三年，因爲有許多小地方是他想去探討的，但那撒要他學的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能使美國領先的東西，那就是如何使一個由人操縱的衛星由康

那維洛角射入月球，然後再回到西太平洋中。

他只好把自己的注意力從最遙遠的OQ—一七二，距地球約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哩遠的地方拉回到月球來，月球距地球只有二三八、八九〇哩。也由於它距離太近了，使他覺得它彷彿就停在隔壁的農場上似的。

拉蔻．莫特並不喜歡加州，從小受到新英格蘭式嚴謹的教育，沒想到太平洋岸這邊的生活是如此的自由和隨便，連她梳得一絲不茍的頭髮，似乎都要與强風來對抗。她更不高興她的兒子們對這種輕鬆的環境的反應。

密拉德十八歲了，身材瘦長矯健一如運動員，金髮，把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海灘上學習衝浪，全身晒成棕色，他和一羣像他一樣的年輕人交往，其中有兩、三個女孩很粗魯，拉蔻懷疑他們在學校的成績會好，因爲他們整天玩衝浪。

一天早上，她向其中一個女孩說：『你在學校功課如何？』那女孩回答道，『無趣。』當她問那些男孩子時，很意外的發現其中有兩個已經上大學了，當她問及他們在學校的功課如何時，他們回答道，『那些教授全是廢物。』她更進一步的發現密拉德也認爲他的教授是廢物。

拉蔻的感覺不是生氣，而是遺憾，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她和莫特珍惜的東西有多重要。

一個五月的早晨，她對加州印象更加惡劣，簡直是令她害怕。她帶克里斯多佛到大得嚇不死人的購物中心去買衣服，然後再帶他到一家小吃店去吃三明治。她吃完東西後，檢視買來的襯衫手工時，才發現那些衣服都是料子很差的東西。

當她把衣服塞進袋子後，打量了四週一眼，在她隔壁一桌，坐了一個母親，頂着滿頭的鬈髮，穿了一件緊身緞子的上衣，露出豐滿的胸脯，正對她女兒悄聲說話。她女兒看來約莫十歲，長得相當漂亮，頭髮梳得高高的，指甲上竟塗了鮮紅的指甲油，臉上塗得又紅又白的，樣子倒像一個廿歲的大學女生。身上的衣服看來也很貴重，樣子和質料都不是該穿在一個孩子身上的。

『天哪！』拉蔻對自己驚呼道，『這孩子還戴奶罩！』這女孩戴了有襯墊的奶罩。

她慢慢的吃完自己的沙拉，克里斯多佛在店裏逛着，她把她的目光從兒子身上移到窗外路旁的樹上，心想：加州也許不適合小孩，不過確實是適合植物的生長，因此沙拉吃起來味道特別好，看來加州也不是一無是處。

她還在沉思之際，突然聽見那個小女孩尖叫道，『媽咪！媽咪！他給我看他那玩意！』

最初拉蔻還不知是怎麼回事，當其他桌上的客人紛紛轉過來看那個做錯事的男孩時，她才發現闖禍的是她兒子。他站在那裏，臉脹得通紅。

『該死的小壞蛋！』一個女人對克里斯多佛吼道。

『媽咪！』小女孩繼續叫道，好像還叫得不够似的，『他給我看他那玩意。』

拉蔻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進去，或是當場死了。她心想，這女孩要再叫的話，她要勒死她。

拉蔻臉紅到耳根，她立刻去櫃台付了帳，拉起她兒子的手，帶他離開。

『你該帶他去看心理醫生，』一個顧客不屑道。這使拉蔻更加氣憤。她心想，在加州，他們認爲看心理醫生能解決一切事情。走到街上後，她正想一巴掌打過去時，她兒子說，『是她要看的。』

『我相信是她不好，』拉蔻說，當着其他顧客面前摟抱她兒子。

那天下午，她坐在陰暗的房間裏，想理出個頭緒來，不僅是這件事，而是整個家庭中的關係。她想到她的兒子們，他們正走向痲煩中。她意識到這是莫特的錯，也是她的。過去這許多年來，莫特一心一意於工作，早已和孩子分離了，而她也無可奈何。

密拉德的那幫衝浪的朋友都是舉止曖昧的人物。他們雖晒成古銅色，却稱不上是健康，這可由他們交往的怪模怪樣的女孩看出來。

像剛才在店中那個小女孩，她母親以爲她是聖潔的天使，她却認爲她已從小被訓練爲一個妓女了。

這時她腦中閃過一個醜惡的念頭。我倒希望今天闖禍的是密拉德，密拉德甚少和女孩在一起，她突然想到，密拉德是個同性戀者。

她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她記得自己很久以前說過，一個女人能不能幹，看她如何整理內務。她是把家收拾得整整齊齊，大無畏的支持她丈夫，不論他做什麼，熱心公益，關心時事，然而，她的兒子們却沒有教好。

克里斯多佛今天闖的禍決不能等閒視之。他也許會變成一個色情狂，然而讓她擔心的還不止是這件事，他在學校表現也很差，欺負弱小同學，破壞公物，輕視權威。

她一定要把這些事告訴她丈夫，不管他在加州工學院的工作有多忙，他得關心他兒子，負起教養他們的責任來。她認爲只要父母能擔負起責任，沒有敎不好的孩子。

那天下午，也就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廿五日的下午，當莫特從學校回家後，他一進門便興沖沖道，『你聽見新聞沒有？密拉德呢？我們快看電視。』

密拉德和他朋友去玩了。其他三人聚在電視前看六點的新聞，聽甘廼廸總統向國會發表演說。

我相信這個國家在往後十年之內應達到一個目標，那就是將人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地球。再也沒有比太空計劃能予人類印象深刻的了，或是比長程的太空探險還來得重要的，也沒有比完成它更困難或花費更多的事了。

當總統講完後，莫特從椅子上跳起來，『今天我在實驗室聽到，但我還不相信，在這十年之間，現在只剩九年了，拉蔻，你知道這項工作會完成的。』

她想把他的注意力拉向兒子，但看他興高彩烈的樣子，只好再度打消她的念頭，反而湊趣的說，『如果眞成功了，你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這一問倒使他沉思起來，『感謝加州工學院，使我跟大家一樣知道月球，但當我們完成了登月的壯舉後，我們會再向火星和木星進軍。無疑的，我也能貢獻一己之力。』

拉蔻送克里斯多佛上床，然後叫她丈夫把電視關上，坐下來，告訴他有重要的事要和他談。每當她這麼鄭重其事時，她甚少會有這種表現，也許一年只有兩次，莫特會立刻放下手邊的事說，『什麼事？』他知道他太太不是喜歡小題大作的人。

她四十一歲了，一個把自己收拾得齊整的女人。她說，『你的大兒子跟一個同性戀過夜去了。你的小兒子今天在餐廳，把他的命根子露出來給一個十歲的小女孩看。莫特，你兒子有問題了，我們有問題了。』

把一個人從星球上拉下來是不公平的事，何況是在這麼一個晚上，要他去正視他兒子的生活，莫特並沒有心情來管這件事。『十歲！拉蔻，你小時候沒玩過醫生的遊戲嗎？』

莫特在加州工學院的最後半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候，因爲他要全神貫注在他的博士論文上，他不能分心在任何事上。他的題目是『發射一個人操縱的太空船到月球並安全返回地球的程序』。他做了許多的實驗，結論是月球是可以接觸的，人可以走在上面。當他的結論發表後，他得爲自己的結論辯護，和各種不同的科學團體、記者、電視鏡頭。每當闡述他的發現時，他就更執着於自己的理論。他成了那撒的月球人，他爲了證明他的理論，工作得更加勤奮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埋首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每次工作到清晨兩、三點，直到拉蔻硬把他推上床爲止。

身爲月球委員會的一員，莫特知道如果要在一九六九年以前達成登月的任務的話，有五項提議要解決。

這五項提議都是莫特很容易掌握的，因爲在他的論文中，已經分析過其中四個了，困難的是如何作決擇，因爲這是要以國家的名譽和太空人的性命做賭注的。在第一次會議時，他聽見提議者爲每一個提議辯護。

『第一個也是最容易的方法，是我們稱爲朱利．威恩方法的。朱利．威恩是法國小說家，一八六五年時，在他的小說中，便預測人類可以從佛羅里達州的康那維洛角登陸月球，他的方法？很簡單，造一尊巨大的加農砲，把一個彈頭射入月球，帶着火藥一起上去，等你完成探險後，再把自己射回康那維洛角。』

發表演說的人是以前國航顧問委員會的老手，向委員會保證威恩方法是實際的，而且是安全的，

將一個巨大的火箭送上月球，由於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因此將火箭射回地球時，也只需要從地球射到月球的動力的六分之一。但這方法有個困難，若要造這麼大一具火箭，而且還要保留動力，從月球返回地球。至少在目前所有的火箭中，找不出一個足以擔當如此重任的。一個前途無量的超級火箭，名叫彗星的也許可以辦到，但專家們預測，它要到一九七五年，才能達成此項任務，而甘廼迪總統向全國國民答應的是一九七〇年以前。

『第二個方法，』是由范布洛恩的一個助手提出來的，『這是一九三〇年便研究過的。稱做地球軌道會合點，非常簡單。先將載負着要送上月球的機器射入低處的地球軌道，再送上第二個火箭，加入第一個，供應第一個的燃料和設備，再從在軌道上平穩的發射台上發射登陸月球的火箭。這種在軌道上的會合只需要小型的火箭卽可辦到，重量減少了，到月球的距離也縮短了。』問題是兩個火箭會合的地方應在哪？還有如何會合？從月球又如何回返地球？都是問題。但范布洛恩的助手堅持可以辦到。

這時莫特出來發言，『我們倒要聽聽范布洛恩的頭號助手考夫的意見？』

從阿拉巴馬來的一個專家結結巴巴的說，『考夫博士支持第一個方法，把巨大的火箭送上月球。』

『他認為在未來的四年中能造出這種火箭嗎？』

『他說他明年便可以造出來。』

『你認為他能嗎？』

『不行，至少在十年之內辦不到，考夫博士是瘋了……』

第三個提議是由加州來的一些天才提出的，『盡力去建造一個最大的火箭，但卻是兩個一組並排的，火箭一號載運人和食物，直接飛向月球，火箭二號載運科學儀器和所有回程的燃料，兩個火箭登陸的地點相距不到四分之一哩……。』

『萬一火箭二號在月球另一邊登陸呢？』一個科學家問道。

『有慣性導航的裝置，不會發生這種事的。』

這個提議倒是不錯，於是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成了小學生，在光亮的桌上把他們手中的玩具移過來移過去的，由火箭二號把燃料送到火箭一號需要一種運輸工具。

『月球表面可以行駛這種交通工具嗎？』一個人問道。

『我們認為可以。』

至於第四個提議是最吸引人的，是由一組工程師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可以造一具動力最大的火箭，將它送上月球，等它燃料用盡後再由第二架火箭帶着新燃料送到第一架火箭，並把太空人送回地球。

『那麼空的火箭呢？』一個人問道。那些工程師驚訝地看着他。

『留在軌道上，它會一直在上面轉着。』

『在地球的軌道上？』

『它與地球無關，它會在太空中流浪，成了人造的小行星。』

莫特早已研究過這四個方案所需要的燃料、重量和太空船，因此他在這方面的知識非常有價值。無可避免的是有不少人向他所提出的數字挑戰，他們最後同意用助變數，這是那一年的新用語，討論才變得合情合理起來。

第五個提議完全是出人意表的，提出來的人是一個空軍上校，將近五十歲，以炯炯的目光掃視每一個人，好像要說服在座的每一個聰明人似的。

『我的計劃很簡單，也很大膽，利用現有的小火箭，將人和三年的食物及氧送入靠近哥白尼附近的平原上。我們要確定他到了那裏而且活下來，有設備，也有濃縮食物。』

『他怎麼回來？』莫特問道。

『他不回來，』上校說，當大家的震驚平復後，他接道，『不是現在回來，不是今年，而是三年後，在這三年中，我們要造出另一具火箭來，是可以把他救回來的。』

『天哪！』一個科學家不悅道，『你要冒犧牲人命的危險？』

『我冒過不少險，』他自大道，『當我們的給氧系統還很原始時，我便飛到八千呎的高空上去。』

我也派人上過一萬五千呎的高空上。身爲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不管能否回來……。』

他停下來，看了全場一週，『爲美國建立一片比亞洲還大的土地，是名垂千古之事。諸位，我可以保證你們至少會有廿位在空軍服務的試飛飛行員，他們願意明天便出發。』

『卽使要他們在上面孤零零的等上三年?』

『他們會有無線電，可以向地球廣播。』

『三年後，他們也許會從無線電聽到救援的火箭來不了了，你願送你的人上去嗎?』

『我告訴過你，至少有廿個人願去。』

『你呢?』

『我到這兒來便是請纓的，』他站得筆直，他的身高不超過五呎六吋，體重在一百四十磅左右。當他肅立在那兒時，讓委員會感到，他們所討論的不只是這些提議，而是生與死和世界歷史的大事。

月球委員會的人大多數贊成朱利．威恩方法。當考夫在阿拉巴馬聽到這個消息時歡喜若狂。因爲這正是他已宣講了廿年的，儘管他因對這個提議的熱中，而與范布洛恩意見相左，范布洛恩是贊成地球軌道會合點的提議。但他非常高興，指揮他的手下研究如何使巨大的彗星火箭的發射成爲事實。

當爭論進行到高潮時，莫特正好有機會去參觀錢西沃特公司，這是製造F四U和F八U飛機的工廠。他在這兒碰見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人一生的時間都花在探討如何把重物投入空中，並使它們能向前移動。在試驗場中，這人很小心的介紹給莫特一個理論，這個理論最後挽救了太空計劃。

『把你的目光放在簡單的問題上，先解決它們，這樣每件事都會有着落了。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你得將一個重物射入空中，而且帶着足够的燃料使你能離開地球，穿過太空，離開月球，回返地球。如果有重量阻止你回來，爲何不去掉這個重量，去掉這個該死的玩意。』

莫特問他所要去掉的部分是什麼，是載人上去的或是送人回來的部分。莫特認爲自己相當聰明，會問出這麼聰明的問題來，誰知這人的回答大出他意料之外。

『我是說全部，不只是一節節的火箭。我是說整個包袱，除了那個載你登陸月球的小太空艙外。用完第一批燃料後便把引擎丟掉，讓整個有機體掉到海洋中沉下去，就像擎天神號一樣。然後再用第二批燃料，再把引擎扔掉。等你登上月球後，你已經扔掉送你上月球的運輸工具的大部分。等你離開月球，回到你的母船時，再把送你到月球的太空艙也扔掉，把所有的東西都扔掉。當你回返地球時，再扔掉送你回來的機器，只剩下一個小艙，用降落傘吊着。等你掉進水中時，把小艙和降落傘也扔掉。當你登陸月球時，是帶着由八、九種部分組合的重達數千噸的運輸工具上去，然後一路扔掉這些東西。等你回到地球上來時，你自己成了太空船。』

這個理論成了莫特操作的原則。莫特把那些提議一個個的剔除。它們犯的最大毛病是太重了，花費太大了、太不人道了、太空洞了。到月球唯一實際的方法，他認爲是由范布洛恩設計出來的方式，他比任何人清楚火箭。

莫特極力反對更進一步的討論朱利．威恩方法。『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的世紀，有新的能力，讓我們用新的方法。』他變成范布洛恩的地球——軌道會合點最有力的支持人，使得委員會的人都喊他爲我們的小德國人。

他告訴一個工程師說，『你一生中只可能碰見少數人是所謂天才的。如果你够聰明的話，你會依附他們。』但這個工程師不屑道，『范布洛恩不是什麼天才，他是個工程師。』莫特本想和他好好辯上一辯，但他認爲無法說服對方，只好無奈的說，『我想帶我們上月球的會是范布洛恩。』

由於他日以繼夜的努力，那年夏天終於完成他的博士學位，他出錢請他岳母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老太太在看了這所學校肅穆安靜的氣氛，還有也許是全美大學中最好的活動中心後，不得不承認道，『這幢建築比哈佛的好。』

莫特畢業後，不少私人公司來聘請他，薪水和職務都相當優厚，但他認爲自己是公務員，正在做全球最刺激的決定，他拒絕這些私人公司的聘請。倒是在畢業前夕，方色將軍過來看他時，說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話。

『莫特，你沒看清，那撒什麼也做不成，一切東西會是我們造出來的，錢西沃特、古魯門、北美、道格拉斯、波音。我們才是建立太空時代的人，不是那撒。我才是太空時代，不是在杭玆村的考夫或你在國航顧問委員會的朋友們，加入我吧！你加入的會是先鋒部隊。』

當莫特退一步觀察時，他發現方色將軍沒說錯。當那撒的人忙着到全國去巡廻演說，向國會發表演說和作證時，古魯門、道格拉斯、波音正在進行他們的太空計劃。

當方色將軍提出年薪三萬七千元，要他幫聯合航空在太空時代做正確決定時，莫特認爲該跟他太太和岳母談談。

兩個女人分成兩派，岳母說，『莫特，你辛苦得像條狗似的，你想表現什麼？房子是租來的，只有一間浴室。除非廳省請你去做正教授，否則還是去替私人公司做事，賺合理的薪水。』拉蔻有不同的看法，『你已經是全國最優秀的人之一了。你的觀點左右這世界，還是留在那撒，你會成爲美國的范布洛恩。』

就在委員會要宣佈採用范布洛恩的提議時，他接到巴普太太從華盛頓打來的一通神秘電話。『葛嵐西參議員要你直飛杭玆村。考夫似乎在興風作浪，他强烈的反對一些事情。』

當莫特住進杭玆村的旅館後，他打電話給考夫，他可以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他以爲考夫來接他時，一見面便會向他抱怨，誰知考夫開車來時，曼納士也在車中。莫特很高興看到這麼大的男孩子，儘管他專心工作，但在他內心深處，總認爲他和拉蔻對兒子有責任，因此他很願意跟一些跟他兒子一般大的男孩談談。

『你在學校如何？』他問這個方臉的男孩，他的回答和他兒子們的大異其趣。『我的英文還是不好，不過數學和科學都不錯，我最喜歡的是音樂。』

『什麼音樂？』

『我們有個交響樂團，我是吹小喇叭的。』

『他只有十五歲，但已有大學給他音樂獎學金去學音樂了，』考夫說。

『你會開你父親的車嗎？』

『哦！不行！得十六歲才行，還要父親特別准許。』

『但你會開車是嗎？』

『要到十六歲才能學開車。』

『我不准他碰車，要到法律規定的年紀才行。』考夫說。

到了位在山邊考夫的家後，莫特對考夫家另外添建的走廊印象深刻，坐在有紗窗的走廊中，可以望見山下的萬家燈火。

那一頓晚飯更是令他回味無窮，菜餚並非山珍海味，但因萊蘇高明的手藝，吃得他讚不絕口，還要求添第二道。

萊蘇清理桌子，曼納士回他房間去讀書，兩個工程師坐在走廊上，開始談話。

莫特：『考夫，你是怎麼了？』

考夫：『你們要做的決定令我沮喪。』

莫特：『我聽說你現在支持范布洛恩的提議。』

考夫：『我當然支持，我一向是個忠心耿耿的軍人！你知道的。』

莫特：『我很遺憾，無法接受你那個較簡單的計劃，但朱利·威恩方法……。』

考外：『我爭論過，我輸了，這事只好作罷。』

莫特：『那還有什麼問題……』

考夫：『這個主意本身便有不少謬誤。』

莫特：『去月球？你不是在好多年前便和我談過嗎？在艾爾帕索……。』

考夫：『去月球，不錯，但不能把去月球當成主要的目標。』

莫特：『把月球當成主要的目標有什麼不對？』

考夫：『因爲當你擊中錯誤的目標時，你會沾沾自喜，以爲自己成就了了不起的事。』

莫特：『你懷疑我們上不去月球？』

考夫：『我們會上去的，困難是我們下不來。』

莫特：『且慢！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審查每一步程序。我確定我們能把我們的人安全弄回來。』

考夫：『這些人，不錯，這個國家却不行。只要我們一旦上了月球，我們會被困在那兒。』

莫特：『這是什麼意思？』

考夫：『我是說選太空人上那兒是個可怕的錯誤，這是把登月當成馬戲來耍。』

莫特：『人是這次冒險的重心。』

考夫：『錯就在這裏。我們不需要人登陸月球，他們會使這次的冒險的意義減少。他們會使一切事務的價值減少。最後，他們會成爲我們困在月球的原因。』

莫特：『你說明一下吧！』

考夫：『看看月球，從東邊冉冉上升，像一個灰色的女神。再看看那些星星，月光也不能掩蓋過它們。月亮是漂浮不定的東西，它來了又去。星星却是永恒的，我們的責任不是針對這暫時的月亮……那是容易捕捉的。我們的責任是星星……，它們是不易了解的。』

莫特：『那你要取消登陸月球？』

考夫：『並不是，那是邏輯的第一步。但我願意快一點把這事完成，我不願送人上去，以免造成一種耍馬戲的效果。我要做眞正的探險。在那兒，那兒才有思想的戰場在等着我們。』他指指距離甚遠的地方。

莫特：『你爲何反對太空人？』

考夫：『現在我們說到事情的中心來了。並不需要人上去。你知我知。但爲了配合他們，我們必須製造巨大的太空艙，如果沒有他們，只要很小的就行了。爲了要把這個太空艙送上去，我們得造比平常大兩倍的火箭，用兩倍的燃料，我們得準備所有原先不需要的供應系統。而最危險的是全世界的

注意力會從我們這次探險的意義而移轉到人的身上。』

莫特：『考夫，我了解。你是一個可以造大火箭的人。在平尼孟廸時，你便夢想造一個能横渡大西洋的。在白灘時，你想造更大的。你所要做的便是造一個大火箭，而不管它的目的。你是個走火入魔的工程師。』

考夫：『你是個失去遠見的工程師，科學已經腐化了你。』

莫特：『你認爲我們可以不用人來操縱機器而能探險月球和火星？』

考夫：『會更好，把那些浪費在人身上的錢給我，我們可以在三年中完成太陽系的基本探測。我們明天便可以把機器送上月球而帶回標本來。我們可以爲宇宙拍照，在金星登陸，從土星飛出去，去檢視行星環。我們可以做得更快更好，獲得兩倍以上的知識。』

莫特：『那我們爲何不這麼做？』

考夫：『政治。爲了政治的原因，甘廼廸總統說：「我們要把人送上月球，再把他安全弄回地球。」』他說到這兒對自己笑起來，『終我一生，我都是政治的玩物。希特勒有個夢想，於是我從蘇俄前線被召回去；方色爲了要洗除他個人是納粹的汚點，於是他把我送到你手中。現在又是生活雜誌的商業政治。』

莫特：『你在說什麼？』

考夫：『生活雜誌和太空人簽了約，獨家的報導太空人的新聞，這一來會使他們成名了。你怎麼說？新聞價值。十五名作者耗費他們的精力，把七個普通人變成了神。看了報紙，放棄了所有重要的判斷，把亞爾。薛帕德渲染成哥倫布了。他做了什麼？他駕了一個廿五年前，我們在平尼孟廸便有的機器而已。生活雜誌和時代週刊都沒體會到這些戰役的眞正意義。』

莫特：『這是新聞，大新聞。』

考夫：『是錯的新聞。我要靜靜的觀看這幕馬戲演出成功，悲哀的看着這種無意義的遊行終止。當我們無事可做時，我會坐在這兒，看着星星流淚。』

考夫的分析給人一種强烈的印象，莫特不得不改變行程，繼續留在杭茲村，和其他專家談考夫的理論，儘管那些德國人不願意發表任何和政府政策相反的言論，但他們和考夫擔的心事一樣，惟恐此擧會成爲絕響。范布洛恩不在，於是莫特取得那撒同意，留在杭茲村，等他囘來。在他認爲，這個德國領導人一定也看出了送人上去的無意義。在他等的兩天中，他和很多人談過。

范布洛恩是個謎樣的人物。他很高興莫特的委員會剔除了朱利‧威恩方法，也剔除了其他三個。因爲這一來，意味着他所提的地球——軌道會合點將被採納，這就需要他來繼續處理了。

他不談如果不帶人去的登陸壯擧。『上頭已經決定了，我們就這麼辦，而且很容易。何況他們所選的人是受過高度訓練的，在飛行的過程中將是一項資產。』

『但不帶人不是更簡單……。』

『事情已經決定了，』范布洛恩說，很明顯的他不願再開啓戰端。當他送莫特到門口時，却說了兩件事。『我聽說你是贊成地球軌道會合點最有力的人，多謝。你不但有勇氣，而且認識正確。別讓考夫的想法擾亂你。除非他能將他的火箭發射到太陽系，他是不會快樂的。時間到了，自會證明他是對的，但目前，他是不對的。』

兩小時後，當莫特準備囘加州時，他接到從華盛頓的太空委員會打來的緊急電話，是巴普太太打來的。『葛嵐西參議員要你今天下午四點到他的辦公室，帶考夫來。』

這次會議短暫而匆促。桌子的一邊坐着葛嵐西和格蘭特，還有他們的主要幕僚，班妮，她是做筆記的，像是要判刑的大陪審團。會議是由葛嵐西召開的，却是格蘭特先發言。

『你們兩人以爲你們在做什麼?』

『什麼?先生，』莫特問道。

『該死，給登月的事製造麻煩，我們已經够多麻煩了，不希望我們的人再惹麻煩了。』

『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莫特問道。他沒有一點示弱的意思，自從他有了博士學位後，也有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自信。

格蘭特在參議院待了十六年後，也失去了他第一次選上時的猶豫。他現在已習於如何一擧擊敗對方，如果對方不聽勸的話。他認爲在這個時候，擊敗對方是必須的。『聽說你們兩人在馬歇爾太空中心煽動我們將人送上月球的提議。』

『考夫博士和我是在討論，』莫特說，他故意提考夫的頭銜，使參議員們不能輕視他們。『考夫博士在這方面是世界級專家，我是去向他請教的。』

『我可以坦白說一句話，考夫博士在這方面的意見不值一顧，他最好保留起來。』

『所有的意見都得聽聽，格蘭特參議員，難道你在聽證時，沒聽過一些瘋話嗎?』當他告訴他們，有一個空軍上校自願帶三年的食物和氧到月球上，等地球發明更有力的火箭把他接囘來時，葛嵐西參議員直搖頭，但格蘭特參議員却嚴肅的說，『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到自願的人來一試，如果我年輕的話，我立刻就去。』

葛嵐西說，『問題是格蘭特和我得在你們那撒的人把那個嚇不死人的預算扔給國會前做一番判斷。每年五十億。我們不能對參議院說，「這是爲了科學探測。」如果我們說，「這是爲了把勇敢的美國孩子送上月球，再把他們安全的弄囘來。」那些參議員會流着淚，答應給我和格蘭特要求的數目兩倍的預算。』

『但你知道，』莫特固執道，『沒有人會做得更好和更便宜。』

格蘭特一拍桌子，『該死!幾年前，當巴普太太把你帶到這裏來時，我以爲你是國航顧問委員會中最聰明的人，現在你是愈來愈笨了。』他一說完這話便道歉道，『收囘這些話。你在加州工學院表現優異，可喜可賀。但你却冥頑不靈，頑固到家。』

『不錯，確是這樣，』葛嵐西說。

『那撒計劃浩費龐大，得靠葛嵐西、我和副總統這種人來使它的經費有着落，然而能使我們爭取到經費的不是范布洛恩、你和考夫這種聰明人，而是太空人。上帝祝福他們，因爲他們才能深中人心。如果你敢說約翰‧格林（太空人）一句壞話，你今晚就得被趕出那撒。他是至聖的，其他人也是。

整個那撒要靠他們來防衛。我們不送猴子上去，因爲那是一項可怕的錯誤。我們不用機器，因爲人們不愛機器。也不送科學儀器，因爲人們只願意在電影裏面看它們。我們送的是勇敢的年輕人，你們別忘了這點。』

『我們要做的是，』葛嵐西溫和的說，『要堵你們兩個的口，你們兩人可以私下談論下一步如何，採那一步最好，但在公開場合，閉上你們的嘴。』

『如果你們不閉的話，』格蘭特說，『你們辛辛苦苦做出來的計劃便要付諸東流了。』他突然轉向班妮說，『你可以帶他進來了。』當她離去時，格蘭特說，『我們請了一位人士來說明這個事實。』

進來的是一個年約五十歲、英俊瀟洒、西裝革履的人。穿着灰色高級料子的西裝，進口的義大利高級皮鞋。『我很榮幸能介紹塔克·湯普生先生給你們。』格蘭特說，『他是老鄉雜誌的編輯。我們爲了答謝他的合作，已讓他獨家採訪我們將要選出的一組太空人。我請他來說明情況的嚴重。』

湯普生說話帶有佛里蒙特口音，不過語氣是自信十足。

『我們公司贏得這紙合同是很辛苦的，這是和生活打對台的結果。我們是新來的，我不願意說任何一句反對生活的話。因爲他們在把太空人介紹給大家時，做得非常出色。但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由於我的工作的關係，使我成了搞公共關係的人，你們有權懷疑我說的任何事。老鄉雜誌不想把偉大的太空之旅渲染成雜耍，也不想製造速成英雄。我也眞正的相信，我們決沒有意思把太空人渲染成超人……只不過是我們國家所產生的優秀青年，他們的太太也跟一般美國年輕女人一樣。我們不出售夢想，我們只賣事實。事實是美國人認爲它的太空計劃和太空人是一體的。而他們的家屬也是這個偉大計劃的重要部分。因此一個單身的太空人是無法想像的，因爲這一來，他的意義會消失。我可以說沒有太空人，就沒有太空計劃。換言之，任何人不能說太空計劃是不需要人也能完成的。我們在這些優秀的年輕人身上已經投下巨額的資本，因此不能剔除。』

莫特發現他應挺身而出辯護，面對這麼一個對於太空計劃中的種種科技上的困難一無所知的人。

『兩位參議員已經提醒我們有關政治上的考慮。這位有名的主編也告訴了我們應注意的公衆反應。考夫博士和我是工程師兼科學家，我們對這個重大的決定有責任。我只是提醒你們，登月只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當它成功後，我們要送無人操縱的太空船到火星上。』

『全國不會知道的，』塔克·湯普生說，『因爲沒有人類的故事好寫了。』

『你認爲故事是一切?』莫特問道。

『是的。』他說完後，意識到冒犯了這兩位才氣縱橫的工程師，便說了一個笑話。『公共關係不得不注重。有這麼一則笑話，當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他把他們集合在紅海邊，很坦白的告訴他們，「孩子們，我們有痲煩了，大痲煩。大海在我們面前，沙漠在我們後面。埃及的大軍就要過來，我告訴你們我要怎麼辦吧，我要把紅海分開，露出一條旱地來。我們從旱地過去，等埃及軍隊來時，我再把海合起來，淹死他們。」以色列搞公共關係的人聽見這件事後大喜過望。「摩西，你幹吧!」他嚷道，「我可以在舊約中給你大書特書上三頁。」』

格蘭特說，『因爲太空人的關係，我們在生活週刊上，每月出現三次，在洛杉磯時報上每天佔三欄。當蘇俄的太空人在各國巡廻，宣傳共產主義比民主政治好時，我也要約翰·格林出馬，等我們把人送上月球後，可以好好給蘇俄顏色看，就是這麼簡單。』

兩個參議員察覺出莫特的不快，在考夫被巴普太太請出去後，葛嵐西用手摟着莫特的肩膀說，『在一個像我這樣的政治家和一個像你這樣的科學家之間最大的差異就是我每六年要競選一次，而你只要被聘用了，就可以安於位了。一個人從選擧中學到唯一的事:便是做事時要考慮到各方面。如果一張照片中沒有人，這就不算是照片。』

『他說得對，』格蘭特議員說，『我有足夠的工程常識，知道你是對的。我們當然可以不用太空人，但會造成可怕的錯誤。納稅人不會支持這個計劃，你的夢想便完了。』

莫特聽着他們的話，他愈去深入考慮太空人的事，愈覺得參議員是對的，而他是錯的。考夫熱中於建造一具大火箭，使他看不清社會的需要。一個人做事要考慮各方面，儘管機器可以獨立完成探月

壯舉，但也要考慮的是支持的羣衆的感情問題。

到了門口時，格蘭特問道，『洛杉磯有什麼消息嗎?』有一陣子，莫特沒有意會到他爲何會問起這麼一句話。他最初以爲參議員指的是反對地球——軌道會合點的事，正要回答時，忽然悟到他問的是萊坡博士的事。他笑出聲來道，『你沒聽說嗎?環球太空協會現已成了太空航空大學。』

『天呀!』

『連那撒都向它買了七、八張博士文憑，給一些年紀較大的老手。』

『你在開玩笑?』

『不是，其中一張便是給考夫的。由校長萊坡博士簽名的，而那個大學的教務主任是瑪西·格蘭特博士。』

格蘭特參議員重重的落坐在椅子上，『博士?她連大一都沒讀完呢，現在她竟當上了教務主任。』

『沒那麼糟，反正那所大學沒有教職員。』

就在莫特努力的研究太空計劃時，他沒料到的是他找到一個强有力的聯盟，那就是詹森副總統。他爲了討好德州的大富豪，要求將休士頓附近一塊原先要建大學的地方，建爲美國的太空中心，這一來，詹森的德州中心和范布洛恩的阿拉巴馬中心便打對台了。

莫特贊成設在德州，這一來使和他在杭玆村的德國老友對立了。這場戰爭持續了一年，牽涉到政治的、金融的，地區的驕傲等許多複雜的因素。最後又演變成了地球軌道合會點和月球軌道合會點之間僵持不下的局面。

葛嵐西和格蘭特兩位參議員召莫特到委員會來作證，因他深深陷入這場戰爭中，他要求不出席，他們只好同意。但在辯論沒有結果後，巴普太太打電話給莫特，要他來見兩位參議員。

他一見到兩位參議員，他們便不客氣的說，『我們得在這個月底之前有所決定。看你能不能擺平

這件事。』他問他們兩人喜歡設在那個地方，格蘭特不悅道，『我們也不知道，反正要我們付錢就是了。』

莫特飛往德州，一個巨大的太空中心正從沼澤地中矗立起來。他得承認，『這兒是建太空中心的地方。』

但這一來便要犧牲阿拉巴馬了，於是莫特又來到杭玆村，他立刻感到那些德國人認爲他背叛了他們。他和范布洛恩、考夫，以及一些工程師舉行了一次悲哀的會議。當他和考夫談了以後發現他不會再讓步了。前一年，他把他一生的事業和名譽都投注在朱利·威恩方法上，結果被否決掉，他只好轉而效忠范布洛恩，現在他又被迫放棄，他拒絕這麼做。

他請莫特到家裏來吃飯，莫特又和萊蘇和曼納士見面了。曼納士正在準備要在阿拉巴馬——田納西交響樂團演出的曲子。考夫太太說，『他擔任獨奏，要去五個城市演出。搭客運車去，看一些我和考夫沒看過的地方。』

『擔任這麼重的工作不嫌小嗎?』莫特說。

『他四歲便開始吹喇叭，』考夫說，『這是住在美國的好處，給你樂器，給你指示。』吃過晚飯後，他父母要他演奏一曲，他站在那兒，兩腿微開，抬起頭來，嘹亮的演奏一曲，然後一鞠躬，便上樓去讀書了。

考夫並不是請莫特來聽他兒子演奏的，他是要和他談這個重大的決定，令他訝異的是萊蘇竟然也加入談話，他們把椅子放在陽台上，可以看見夏天的星星。她沒說什麼，但她很注意的聽。

考夫:『我得和你開誠佈公的談一談。』

莫特:『只要不談送人上月球的事就行。』

考夫:『好，我知道我們這一隊已經輸了。』

莫特:『反正我們會上月球的，沒有任何事能阻止我們。』

考夫:『我想好好跟你談，但沒辦法。』

莫特：（有點不耐煩）『是什麼呢?』

考夫：『一個有重大影響的問題。』

莫特：『我們的決定快底定了，不能再——』

考夫：『但這次你一定要聽我的，我求你。我求你不要讓那撒採用月球軌道會合點。』

莫特：『你令我吃驚。月球軌道會合點是一個了不起的解決方法。』

考夫：『是的，但這問題不值得解決。』

莫特：『這可以使我們登上月球，回返地球。』

考夫：『這只是收效一時，沒有建設性的未來。』

莫特：『有這樣的技術，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考夫：『不，不，這只能載你到月球。當它的用處死了……消失了……一個昂貴的夢想便完了，終至消失了。』

莫特：『你怎麼看出錯來的?』

考夫：『范布洛恩的地球軌道會合點的辦法是絕對了不起的，因爲它除了使你能上月球外，它還在地球軌道上豎立一座固定的發射台，以後從那兒可以探測整個宇宙。我們難道不要一個在軌道上永遠的太空站嗎?我們不是要探測火星和金星嗎?我們可以從地球軌道會合點的太空平台出發。在太空中放上一具偉大的望遠鏡，在月球上建立居留地。所有的事都可以辦到，如果我們能在地球軌道上建立一個固定的太空平台，就可以一勞永逸了。』

莫特：『我們也許會拒絕這麼做。』

考夫：『歷史不容我們拒絕。我們必須這麼做。』

莫特：『如果我們拒絕呢?』

考夫：『如果我們不負責任，其他國家會仿傚，日本……印度……法國，還有蘇俄。』

莫特：『是范布洛恩要你說服我的嗎?』

考夫：『我既不贊成，也不反對范布洛恩，我只要這個國家做對事情。我只認爲自己有責任這麼做。』

莫特：『我怕上面的決定是和你相左的，我們打算採用月球軌道會合點。』

考夫：『那麼我要反對你，我會盡力支持范布洛恩。因爲我要阻止你造成一個悲劇的錯誤……不要把你所知道的賤價出售。我從沒想到你會這麼做。』

但考夫這一夥原先要盡力爭取地球軌道會合點的德國人，却爲范布洛恩的一項宣佈給震驚住了。范布洛恩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中，不帶感情的說，他最後終於了解德州人的觀點，願意加入他們，因此阿拉巴馬的地球軌道會合點的提議作廢，現在大家都該支持德州的月球軌道會合點，並使它實現。

當這次宣佈發表後，不少德國人要他陳述理由，他邀請莫特來說明德州——阿拉巴馬合作的可能性。『這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個愚蠢的政治投降，向德州和詹森，但這只是部分的原因。它在科學上也是正確的選擇。如果照這方法做，所有主要的基地和康那維洛角都有同樣重要的工作可做。我們要將整個火箭分成七、八部分。杭茲村負責兩部分，加州負責兩或三部分，密西西比一部分，休士頓兩部分，加上太空人計劃本身。』

『怎麼做?』一個實際的工程師問道，『我們能把不同的店中做出的七、八個部分拚起來嗎?』

『只要做得準確，』莫特說。他開始解釋每一部分特性時，考夫怒不可遏的站起來，滿面通紅，正想大肆抨擊這個計劃。這時，場中有不少新聞記者在座，所以莫特一定要把他安撫下來。

『我們的好友考夫，』莫特殷勤道，『最後一定能建成他的大火箭，把我們送上外太空的。』

那些在考夫手下工作的德國人發出了歡呼聲，但考夫知道他是用計來堵他的口，狠狠瞪了他一眼便坐下來，他從此不和莫特說話，達七年之久。

正如前面所述的，艾森豪從未支持過太空計劃，甚至可以說是這個計劃的敵人。但他却對這個計

劃做了幾個重大而正確的決定。第一個便是將這個計劃交由民間去發展。第二個是當他知道那撒要向民間徵求太空人後，便把那撒的主管找來，斬釘截鐵道，『我們需要的人在軍中已有，試飛飛行員，他們有多年的經驗。』他要在軍中找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這些人訓練有素，第二是只要付他們一個月五百六十元的薪水就可以了，還可以杜絕一些無聊的人來應徵。當軍方招募太空人時，約翰．巴普正在亞洲海岸附近，指揮他的特遣隊降落在航空母艦上。由於他對目前的工作很感興趣，因此他對太空人原該是沒興趣的，但他對任何新的工作都有一試的興趣，何況他的資歷符合。『有兩年試飛飛行員經驗，飛過廿種以上不同的飛機，不超過四十歲，身高不超過五呎十一吋，體重不超過一百七十七磅。』他隱約知道自己每項都合格後，便把這件事忘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他感受到第一批七個太空人公開後所引起的狂熱。海軍的飛行員戲稱這些太空人是『罐頭豬肉』，因為他們並不是什麼飛行家，而是由電腦和地面控制的複雜的機器中的乘客。

約翰．巴普並不這麼認為，他爭辯道，任何一種機器在發展之初一定是佔優勢，他預測道，『讓人們飛過一次後，他們就能超越機器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當他降落在塔拉吉號航空母艦時，正是蘇俄太空人首度飛入太空時，這使他沮喪了好幾週，『我們海軍的人在哪？他們為何不先上去？』

約翰．格林首度飛入太空，使約翰．巴普大為興奮。他開始認眞考慮要去申請當太空人。當他向他那一區的司令奎恩上將提出申請時，奎恩上將給他一番長輩的訓話。

『約翰，不要受到這種誘惑，當太空人確實令人羨慕，可以讓你的照片登在報章雜誌上，我們海軍也會以你為榮，約翰．格林便是出身海軍。但這只是風光一時，等事情過後，再要回到軍中服務時，這扇門已經關了，軍隊不會要你了。而你一向被視為海軍的傑出人才，我會好好栽培你，別只為了一時的虛榮而放棄了眞正的機會。把登陸的壯舉留給其他人吧！眞正的工作是在這兒的。』

當第二批太空人選拔時，約翰．巴普沒有去應徵，他已把這件事拋開了。一九六二年九月，當電視播報新聞，介紹九名新的太空人時，他對班妮大叫道，『喂！他們選上彼得，康諾！你認識他的，

在和平河時，你還住過他家。還有法蘭克．包曼，我和他同過事。最後那傢伙是約翰．楊格，他是個了不起的飛行員。』

現在約翰．巴普眞的渴望加入這個新的行列，因為這些人跟他是同樣的年紀，和他共過事。

但他這種突然的興趣，並非是對於自己事業的不滿，因為在奎恩上將和他談過後，他立刻升了官。

班妮聽到他升官的消息很高興，特別過來為他慶賀。『你升了官後更神氣了，』她打量他軍服上的新官階，然後跟他談起她的工作，但他因為心裏有事而沒聽清楚。她說，『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但你沒聽見，葛嵐西參議員讓我安排選太空人的事。太空計劃進行的比我們預期的要快，你有興趣當太空人嗎？』

『沒有，幾個月前我有這個想法，因為在海軍的事很順利，因此便不想動了。』

她熱情的吻他道，『我太放心了，當我看着太空計劃公開時，似乎是一片歇斯底里。政客們利用它做為他們選舉的資本。新聞界利用它增加銷路。最後，這些太空人會走樣的。』

『奎恩上將在幾個月前說過同樣的話。』

『我一直有個感覺，等這事達到最高潮時，整個國家會像一個爛馬鈴薯一樣落下來。我看葛嵐西參議員已開始退出了。他和詹森早在十年前便有此遠見。』

『那麼格蘭特呢？』

『他是個好人，但識見有限，不過我很同情他，有個神經病老婆，還有個瘋女兒。』

『他女兒現在如何？』

『你沒聽見嗎？她成了博士，是洛杉磯一家大學的教務主任。』

『我不認為這是瘋了。』

『但那個大學沒有教職員，只出售文憑，五百元一張。只要你一句話，我可以給你弄第二個博士來。』

按照奎恩上將的安排，約翰本來該隨還在太平洋上的塔拉吉號出航，擔任執行官的職務，當約翰去報到時，塔拉吉號已被派往加勒比海去，擔任把太空人史考特·卡本特的太空艙撈回來的任務。

救援過程的簡報長達一百四十一頁，其中還有卡本特的傳記，傳記上寫明他在和平河做過試飛飛行員。約翰大略看了一遍指示後，發現至少有廿四艘船隻，分佈在太平洋或大西洋，等着把卡本特拉上來，另外還有一百廿五架飛機負責搜索的任務。

當約翰站在船舷邊，看着波平如鏡的海面時，他被一種渴望撕扯着。『上帝呀！我要再飛！我要飛遍這世界上每一種飛機。月亮……』他咬住下唇，一直到咬痛了為止，『月亮，我知道月球上每個坑。』他一直站在船舷邊，眼淚湧上了眼眶。然後大步走向他的船艙，以顫抖的手指，抽出一張紙來，開始給他在華盛頓的朋友打封信。

我得知海軍要選一批有試飛經驗的人送到那撒去受訓。我的年齡、身高和試飛經驗都符合他們的要求。我要和我的司令官奎恩上將商量，然後提出申請。

令他驚訝的是上將竟親自飛到塔拉吉號來了。

『約翰，我以前給你的忠告是錯誤的！我來向你道歉。當我要你別去當太空人時，我只是自私的為海軍着想，我沒看清太空有多廣大，對未來海軍的發展有多重要。那撒要選六個人，其中至少要兩個海軍出身的。我知道陸軍和空軍都在爭取這些名額，他們以為太空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得和他們相抗衡，推出最好的人來，大家都認為你是最佳人選。』

奎恩上將安排約翰先解除了塔拉吉號上的任務，然後飛往紐約。在安那波利斯有心理醫生為這些候選人做檢查，還有一連串的體能測驗。

約翰從紐約和其他人飛往休士頓，他們以假名住進旅館。由於有為期四天進一步調查和身體檢查，因此上面勸這些候選人好好睡一覺。

他很早起來，為了給委員會一個好印象，在梳洗過後，打電話給他太太，『當我站在船舷邊，等着去救援太空人時，我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太空人。我從未這麼想望過一件東西，請為我禱告，我想這是神的旨意。』

當他輕快的走向委員會時，他是容光煥發，極富魅力的。五呎七吋高，一百四十七磅，短短的棕髮，卅二顆強壯的牙齒，視力良好。有高深的天文學知識，還有和平河的一流記錄。但當他看見其他人時，他意識到在未來幾天中，這些委員們會與上百名和他一樣優秀的青年見面，他不禁擔心起來。

在這些委員中，坐在桌子盡頭的一個人，模樣很像大學教授。年約四十歲，戴着金邊眼鏡，面露微笑，『這位是史丹利·莫特教授。』約翰相信他的命運是操在這個富有同情心的人手中。正當他打量着在他前面的一個候選人時，他不禁張大了嘴，那人正好在跟委員會的一個空軍軍官說話，他回過頭來時，也正好看見了約翰。

『約翰！』原來是柯紀德少校。他一巴掌拍在約翰的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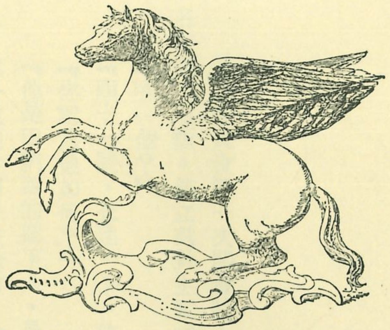
對杭玆村的德國人而言，這是個狂歡之夜，因為本地的一家戲院要放映一部電影『我瞄準星球』，大家都買票去看，因為這部電影是他們的英雄范布洛恩的傳記。

謠傳這部電影並不忠於他的一生，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觀衆，將他在平尼孟廸的德國女秘書，換成了一個貌美的英國女間諜。而最受歡迎的德國男演員庫特·喬金把范布洛恩演活了。總之，平尼孟廸那一票人都到齊了，迫切的希望給他們的孩子看看以前的德國火箭中心的樣子。

節目在本地交響樂團的演奏下啓幕，曼納士擔任吹奏小喇叭，令他父母很高興。

電影簡直是糟透了，沒有一項工程背景是對的，平尼孟廸更是一點也不像，所有發生過的事件都演得走樣了。考夫夫婦大失所望，其他人也認為無聊透了。所幸范布洛恩本人那晚沒來看。但所有的人都感到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色角被醜化而變成了丑角了。

考夫和萊蘇帶着重要文件逃亡一事根本沒提。萊蘇對她兒子說，『像范布洛恩這麼偉大的人，是不應該拿他來取樂子的。』



第六部　雙生子

他們並排躺在小小的艙中，即將進入不可知的太空中——『起飛了！』——這一對雙生子……

選拔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莫特在桌旁坐下，看了一下名單，上面有一百一十名申請者，申請六名太空人名額。他立刻對主席說，『我看我不適合擔任選拔委員，因爲其中一個人是我認識的。』

『哪一個?』

『四十七號，查理·李。他在杭茲村時，做過守衛。』

『你認爲他如何?』

『他是田納西的鄉下人，是我認得的年輕人中最優秀的。我太太也認爲他太太珊翠是一等一的好人。我叫他別幹門房去唸書。』

『他唸了嗎?』

『唸了，我太太給他太太找了一個護士的工作，他後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這不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嗎?你就坐在這兒給我們出主意。』

『輪到他時，我不投票就是了。』

『如果他眞好的話，你不必避諱。』

於是莫特留下來，審查每個角逐者，他選了柯紀德和約翰．巴普，這兩人都被選上了，他也選了查理．李。

那撒當局在把這六個選上的人介紹給新聞界後，便交給莫特一項新任務，是一項令他在往後的十年中感到很滿意的工作。『你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對工程和科學都有專研，我們要你負責教育這些年輕人。在往後幾年，他們會成爲我們這個計劃的主幹，所以我們要把他們訓練成頂尖的人物。』

莫特先着手瞭解這些人的背景，並與一位空軍心理學家路米．關多博士商議，關多博士是負責給這些新太空人做測驗的。

關多博士不愛賣弄術語，『莫特博士，將來要和你共事的是全美求知慾最強烈的六個年輕人。你看看他們的臉，看看他們的記錄。』他將六個人的照片攤開來，每張照片下面有三行簡介：

柯紀德，一九二九年生。德州工農大學畢業。海軍陸戰隊少校。和平河。

查理．李，一九三三年生。范德比特大學畢業。陸軍少校。

提蒙西．貝爾，一九三四年生。阿肯色大學。平民。聯合航空公司試飛員。

哈利．堅生，一九三三年生。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空軍上尉。

愛德華．卡特，一九三一年生。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畢業。空軍少校。

約翰．巴普，一九二七年生。安那波利斯海軍官校畢業。海軍中校。和平河。

在莫特看着這張表時，關多博士評論道，『約翰年齡最大，貝爾最小，其他人依次排下來，非常整齊。都是基督徒，都出身小地方，都結過婚，除了約翰外，每人至少有兩名子女。都是來自中西部或南部的，最後這一點意義重大。這些人能通過我們嚴格的考驗，都具有同一特質，行爲良好，勇敢，有宗教情操，用最好的一個名詞來形容，他們都是愛國者，老式的愛國者。今天要到哪去找這種人？只有南部。莫特，你若查過軍人的資料，會發現百分之七十的軍人是南方人。而南方人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卅。爲何會這樣？因爲英雄的職業永遠吸引着南方人……南方女人。看看這張表：德州、田納西、阿肯色、密西西比，而那個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的小子是生在南卡羅林那州的，只因爲他祖先是

瑞典人。所以家裏要他去北方求學。』

莫特問他爲何這些太空人中沒有天主教徒，關多博士立刻答道，『我們要求的條件是受過數學、工程、科學訓練，並有試飛經驗的。而一般優秀的天主教學校强調的是什麼？它們根本不注重數學、工程和科學。因此那些畢業於天主教學校的年輕人便不合格了。』

『誰說的？我就是天主教徒，我巴不得第一批人中能有個天主教徒，但上哪去找呢？總不能到巴黎聖母院去找吧。』他把檔案推開，熱切道，『選第二批時，我們得找一、兩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關多强調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這一批人都來自小城。『我想過這件事，一定和社會經濟有關。來自小城的男孩和他們的父母較爲親近，家長鼓勵他們認眞做事，督促他們用功，參加童子軍、打球。這些人都是在十歲時便定型了。』他停了半晌道，『莫特，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討厭生活在一個由這些太空人統治的國家，太保守了，除了他們自己本行外，對外界的事物缺乏想像力，他們都是共和黨。』

但他也强調莫特早已知道的一點，那就是這些人都是抱定了非成功不可的決心。『每個人優異的成就，都是導源於他們的決心和毅力。他們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難，因此你在教育他們時，不必擔心給他們負擔過重。這些人的學習能力是一般人的十倍，他們是超級機器。』

當莫特又提出另一個問題來時，關多回答道，『你提的這一點，我也考慮過。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出名的運動員，我研究的結果是，由於這些年輕人一心想出人頭地，他們是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打球上。而且工程和科學這兩門科目都是要花不少時間在實驗室中，哪有時間去打橄欖球。』

他說到這裏，突然一拍腦袋失笑道，『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每次選太空人時都要選身材較瘦小的，才好塞進我們造的機器中，而想成爲一個好橄欖球員，至少要身高六呎四吋，體重兩百五十磅才行。而我們的標準是身高不超過五呎八吋，體重不超過一百六十磅。』

莫特說，『我記得約翰．巴普球踢得相當好，柯紀德也是。』

『不過他們志不在此。』

他又提出另一項警告來，『這些人都自命不凡，從小受到家長們的嚴格督促，因此他們習慣壓力，不會得什麼胃腸潰瘍的，他們知道只要吃頓好飯，好好睡上一覺，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因此你用不着把他們當瓷器，這些人韌度强得很。』

本來他還有不少分析要說給莫特聽，但他認爲重點都說過了，是該給他介紹另一個客人的時候了，『我要給你介紹一個人，他是打敗生活雜誌的老鄉雜誌的主編塔克·湯普生。他得好好報導這六個人，否則就要捲舖蓋走路。』

在莫特還沒來得及說，『我早已見過湯普生』時，這位主編已經興沖沖的跑進來了，堆着一臉的笑，莫特借此機會把他好好打量一下。他很高，膚色古銅，年約五十歲，當他伸出手來時，袖子上別了一對醒目的金袖扣，筆挺的黑褲子，昂貴的白上裝，還有光可鑑人的鞋子，有點禿頭，笑起來時，那張大盤子臉就更大了，棕臉把牙齒襯得白森森的。

『我是塔克·湯普生，』他說，正要向前時，突然停了下來，用食指指着莫特，『嗨！我認得你。我在格蘭特參議員的辦公室看過你。你是……』他遲疑了一會，『你是莫特博士。』

他帶來一些太空人的生活照片，當他把照片攤在桌子上時，關多博士又接道，『對了，我還忘了一點，這些年輕人都不怕娶漂亮女人，而丈夫和妻子間也沒有角色糾紛的問題。』

莫特看了一下李太太的照片，很驚訝的發現她早已不是他記憶中那個笨拙土氣的鄉下女孩了。『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太太，看看那一對像鋼一樣的眼睛，只要她想到的事，沒有辦不成的。』

『這個貝爾，』關多繼續道，『是葛嵐西參議員大力推薦的，娶的老婆是個漂亮洋娃娃，也許是這一羣老婆中最賢慧的。』

『她照起像來是頗爲躊躇自滿似的。』

『卡特娶了個精明的老婆，』湯普生說，『她還沒嫁卡特前便經營一家公司了。』

『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來，』莫特扶了一下他的眼鏡，『除了我自身外，我得全神貫注在這個工作上。』

『我却認爲有兩個問題，』湯普生說，『如果我是選拔委員會的委員，我不會選這兩個人的，因爲他們損壞了我們的形象。』

他指指黛碧·狄的照片，她穿着寬鬆的上衣，足上趿着凉鞋，蓬亂着金髮，叼着一根香煙，『老實說，她有點隨便。我們曾開過會，決定如何對付她，她不是活潑型的，也不是封面女郎。她有兩個缺點：第一是她的兩個小孩是前夫的，當然前夫已死。第二是愛說髒話，什麼他媽的龜兒子全出籠了。』

他輕蔑地將黛碧·狄的照片翻個面放下來，『我們的化粧人員替她打扮時，可眞是煞費苦心。讓她穿一件有花邊的高領洋裝，帶上一對綠耳環，頭髮攏起。結果她看了照片後說：『他媽的，像個婊子似的。』她很難對付。』

『那麼你們打算怎麼做？』莫特問。

『有兩個辦法，我們宣稱她父親在德州擁有一個大農場。』

『他有嗎？』

『沒人知道他在哪？』他咳了兩下道，『還有一個方法便是强調她第一任丈夫的死。』

『你不是說這是一項缺點嗎？』

『幹我們這一行的，就得有本事把缺點變成優點，然後擲到大衆臉上要他們接受。我們查過記錄了，她丈夫摔下來時，她表現得很勇敢。我們可以宣稱柯紀德是他們家的老友，憐惜兩個小孩成了孤兒，因此適時伸出援手來。』

『你爲何不能實話實說，把她說成個怪物呢，』關多說。

『太危險了，』湯普生警告道，『非常危險，因爲你決無法料定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尤其是對一個女怪物。』

『我們可以禁止她當衆駡龜兒子嗎？』關多問道。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改過來，』湯普生說，他又翻到最後一張照片，『約翰·巴普太太是參議院

太空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她穿着上班的衣服，長及小腿脛的紅色裙子，白色上衣，還帶了一串養珠項鍊，頭髮向後梳成一個髻。』

『我們看過她，』莫特提醒主編道，『在葛嵐西參議員的辦公室。』

『我記得，她很了不起，不過對我們而言，她很可能是一劑毒藥。』

『爲什麼？』莫特問，『你的法案，她不都盡力讓它們通過了嗎？』

『諸位，她是顆炸彈，』湯普生說，『你們知道生活雜誌是如何描寫太空人升空後，他們的家屬在做什麼嗎？等在家中的妻子兒女，或在教堂中禱告的妻子兒女，以及一些爲這些太太們操心的好心的鄰居。男孩最好能有一副滑板，脚踏車更好，女孩要洋娃娃，而不是玩具熊。這些瑣瑣碎碎的事使人感動，使得探險太空的事比火箭發射的照片還要來得眞實和感人。』

『如果太空人約翰．巴普升空後，我們要拍什麼？他太太在華盛頓的辦公室中咬着鉛筆嗎？更糟的是她沒有小孩。這個能幹的女人簡直是一無是處。我們又不能阻止一般記者去訪問她，說不定她還會說出一些不得體的話。「爲何太空人中沒有有色人種？」「何時才能選女太空人上去。像蘇俄一樣？」天知道她會說什麼，但這些話是絕對少不了的。』

他用鉛筆輕拍着那張漂亮的照片預言道，『這女人是顆核子彈。會炸毀我的計劃。』

『這個勇敢的女孩是在一個很特別的機構工作。』

『幹我們這一行的人，』湯普生說，『不喜歡碰見太聰明的人。住一幢小房子，有白籬笆。你知道爲什麼嗎？我們的讀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她們直覺的排斥能幹的年輕女人，像班妮．巴普這樣的女人，會使她們黯然失色。』

『除了黛碧．狄之外，』莫特說。

『你們告訴我，我該怎麼對付這女人呢？』他不以爲然的指指班妮．巴普。

當那撤聘請拉蔻．莫特擔任這六位新太空人家屬的嚮導後，所有的問題都變得重要起來。她獲得這項工作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她丈夫平時優異的工作成績，但所有認識她的人，都認爲她贏得這項工作是實至名歸。她已四十三歲了，是一個賢妻良母，也是有强烈責任感的波士頓人。

她和莫特在休士頓附近新建的太空中心定居下來，密拉德沒跟來，他留在加州，和他那一羣衝浪朋友在一起，這使她感到很沮喪，不過十三歲的克里斯多佛很快便適應了德州生活，令她多少感到安慰。最令她欣慰的是那撤中心的每個人都很尊敬她丈夫，他在那撤不但是新進太空人的導師，也是最有才氣的工作人員之一。

然而莫特最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指導這六個年輕人身上，在他們來休士頓報到一週後，他要他們每天花兩小時來學習高級工程學，十小時實驗。這個計劃預定進行六個月，半年後再進行特別的訓練。

由於太空人要專注在他們的工作上，因此他們的太太便有許多空閒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拉蔻的責任便是安排她們的活動。湯普生認爲要多多報導這些太太們的活動，好向大衆展示那撤的另一半女性們努力的成果。他特別着重在主日學、野餐、和老友晚飯寒暄的照片。

拉蔻安排她們一些正常的工作，儘管開始時，這些女人懷疑她，認爲她是那撤派來的間諜，但到後來，她們對她都很佩服。她有很大的同情心和說服力，她的一絲不苟，純熟的英語，對衣服的品味，留給這些太太們深刻的印象，使得她們也注意起自己的舉止儀容來。

最令她頭痛的是黛碧．狄，她只比她小六歲，從不把別人的話放在心裏，但拉蔻並沒有因這個失敗而耿耿於懷，她發現德州女人較無禮，而柯家的小孩比她的還沒教養。她找不出像柯家這樣的一家人，但當她丈夫告訴她，他也很難對付柯紀德少校時，她感到好過多了。『他比其他人反應要快，徹底的了解飛機，但我很難和他溝通，因爲他對任何事都是以玩笑的態度對待之。』

她喜歌哈利．堅生夫婦，他們是典型的瑞典人。漂亮、耀眼、聰明，急於討人喜歡，而他們的金髮和窄臉盤，使人很容易認出他們來，他們的眼睛是澄藍的，臉上的微笑不斷，夫妻鶼鶼情深。

她擔心那對平民夫婦，因爲他們不像軍人家庭那麼堅强，儘管莫特向她保證提蒙西．貝爾是私人

企業中最優秀的飛行員，『方色將軍決不會推薦一個不能幹的人，你多注意他太太的優點，別去理會她的缺點。』由於做丈夫的長得出奇的英俊，而做太太的又有一張娃娃臉，所以他們的照片流傳得特別廣，莫特太太不得不承認這一對是這個計劃中的寶貝。

她很喜歡那三位南方太太，卡特太太、堅生太太和李太太，她們表現良好，無論在任何場合都很合作，她們像從古到今那些丈夫出征的女人一樣鎮定勇敢。由於她自己在艾爾帕索和杭玆村待過，因此格外尊敬她們。

拉蔻感到斑妮‧巴普和她個性最為接近，她的那種能幹和自持，正是她自己一向努力的方向。班妮還有一股特有的媚力，是她從未能達到的。也由於她天份較其他五位太太來得高，因此她們有機會做很有益的交談。拉蔻不像其他人那樣看班妮，認為『這個該死的女人，是個冷冰冰的傢伙。』

她可以感到班妮是個有主見而親切的人，但同時，她也知道班妮將來所引起的問題絕對與這些南方來的佳麗不同。拉蔻喜歡班妮，同時也對她感到畏懼。

『有什麼消息嗎？』在第四週開始時，湯普生問道，他的雜誌正準備對這六位太太做個初步的介紹。

『她們都很美，你的攝影人員應該很輕鬆。』

『但我們要表現的不只是美麗，我們得表現出她們的內在，在這場遊戲中，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她們很聰明，一點也不呆，即使是黛碧‧狄，也精得跟根針一樣。』

『聰明並不重要。我們要找一個主題是會引起美國人共鳴的。這工作不容易，如果你能幫我出些點子，我會感激不盡的。』

『從美麗着手，但名之為「使美國人耳目一新的外貌」，把她們之間的差異變成一種優點，異中取同或同中取異，這就是你題目的方向。』

他們會盡力的討論過好幾次，如何介紹這些太太們，最後還是採用拉蔻的意見，『中間放一面飄揚的國旗，旁邊排上六位太太經過慎重挑選的照片。

封面設計得好極了，漂亮的美國國旗，環繞着六個吸引人的女人。結果那一期的老鄉雜誌賣了兩百萬份，每本售價是兩毛五分。

拉蔻認為自己也在扮演一個有用的角色，即是把這六位太太介紹給美國社會，但在維吉爾‧蓋瑞生和約翰‧楊格駕着雙子星號，從事歷史性的飛行時，她卻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愚人的天堂中。這是太空史上緊張的一刻，全國矚目，而這是第一次以兩個人的生命做賭注，而非一個人。全那撒都在緊張狀態中。湯普生認為這也許是讓這些太太們露面的最好時刻，因此他打電話給拉蔻，『拉蔻，那些太太們呢？』

『其中四個在卡特家看電視吧！』

『太好了，怎麼只有四個？』

『巴普太太在華盛頓，堅生太太去看她在明尼蘇達州的親友。』

『該死！她是最上鏡頭的，不過，有多少算多少吧！我們在卡特家碰頭。』

當他們到了卡特家後，湯普生向等着的新聞記者說明照像和訪問的規則。『這些女人是非常緊張的，她們聚在一起是為了互勉。別問些太讓她們為難的問題，更不許問萬一這次任務失敗後的結果是什麼。』

拉蔻應該先進去通知這些太太們準備才對，但她得留在屋外應付那些女記者，向她們說明這四位太太們的個性。結果是湯普生先進去，當他進去時，幾乎昏倒，因為那四個女人脫了鞋子，正在那兒暢飲琴酒和馬丁尼，電視開着，根本沒人看，柯紀德太太和女主人卡特太太還在抽煙。

『天哪！』湯普生嚷道，『在歷史上這麼神聖的一刻，男人在冒險，你們還在玩撲克牌。』

『喝琴酒，』卡特太太說。

『新聞記者就在外面，是全國各地和全球來的，快穿上鞋子。』

李太太負責，以最俐落的動作把酒藏起來，然後堆起最迷人的笑容，走到門口，平靜的對等在外面的記者們說，『各大通訊社和兩位來自海外的記者可以先進來十五分鐘，然後我們會出來和各位見面，要訪問多久便多久，因爲這是歷史性的一刻，我們非常驕傲，能扮演上一角。』

她落落大方的陪同五位記者進到屋內，當她把門關上時，順便向門外的六、七十個記者微微一笑，然後加入正在專心看電視上匡凱特報導雙子星新聞的其他三位太太。

甄選新太空人的目的是爲了駕駛雙子星號，第一次上去的兩個人，要擠在一個狹小的太空艙中，絲毫不能動彈的度過十四天。莫特檢查了太空艙後，他想起了關多說的話來，那撒之所以限制太空人的高度和重量，就是因爲太空艙的空間有限，卽使是受過高度訓練的瘦削的太空人想要擠進去，也是困難重重的。

雙子星在世界上是個重大的突破，它需要的太空人是有活力、勇氣和超人的能力。

六個月的講習開始時，太空總署的署長狄克．史勤登帶了一疊基本手册和厚達廿七英寸的飛行計劃過來。『輪到你們要飛時，你們得記住每一行粗體字。』

基本手册像是給成長的孩子們玩複雜的益智遊戲，詳盡的分析雙子星每一個系統的操作形式，還有彩色的圖畫來說明每條線路的活動，以及整個太空船的構造。

這方面的知識似乎是無限的，十六種主要的資料，每一種都要精通。不管這些人下一步要做什麼，每天的課程都是一樣的，一天是兩小時的討論，十小時的實驗，另一天是兩小時的筆記，十小時的體能訓練。

開始時，那撒要求所有的太空人學習每種事，後來便指定給每人一個特別的範圍，使其成爲那方面最高級的專家。熟悉最神秘的觀念和可能的未來發展。指定任務時是最令人興奮的一刻，一天早上，狄克拿着名單出現，『柯紀德，由於你對飛機有獨到的研究，所以你負責結構部分。查理．李，由於你在電子方面已有專研，所以你負責電的系統。貝爾，因爲你在聯合航空時對空氣動力學特別有

研究，所以你負責這方面。堅生，你身材較小，飛行裝置和活命機械裝置由你負責。卡特，你擅長推進器，所以這方面由你負責。巴普，你對天文學、航海學和電腦有研究，所以由你負責這部分。』

約翰發現，在任何任務的名單上，柯紀德總是排第一，而他總是殿後。一天，當他獨自待在莫特博士的辦公室時，他看到桌上放了一張表格，上面的名字依舊是這麼排列。正在這時，莫特回來了，他直接了當的問他，『爲何我總是排在最後一名？』

『你不該看這張表。』

『我沒看，我只看到名字。』

莫特把表格放進抽屜裏說，『這表示你被選上了，我想你也知道，沒有比柯紀德更好的飛行員。』

『我在韓戰和和平河時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最好的。』

『其他人的記錄也很驚人，像貝爾，他在聯合航空公司時，只要是有翅膀的，他都能駕駛，幫他們改善每一架製造出來的飛機。』

『但爲何我總是敬陪末座？』

約翰一臉困惑，莫特只好安撫他，『這與你的能力無關，你絕對是一流的，你的勇氣可嘉，由你在韓戰和和平河的勳章可以證明。』

『我有什麼看不見的缺點？是我自己不知道的，你一定要告訴我。』

『這是模式問題，』莫特說，約翰聽了更是一頭霧水。他接道，『你不合我們的模式。你和太太不住在一起，你沒小孩。那撒認爲選柯紀德和李這種人較爲妥當。因爲他們較合這種模式。你給我們的感覺就像是在夜間飛行，令人難以把握。』在約翰還沒答腔時，莫特又說，『在韓戰和和平河都是這樣。』

『怎麼樣？』

『你是個孤獨者。』

『這和做太空人有何關係？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我都表現良好呀！』他知道自己是最優

秀的人，因此他也毫不客氣的表示出來。

『因此我們才選上你呀！約翰。』莫特直呼其名，使得他們之間的討論進入一種新的和更親密的狀況，也使約翰心平氣和些。『你們為何不能忽略這種不正常？』

莫特取下眼鏡，不禁笑了，他看着比他小九歲的約翰，也是他認得的人中少有的菁英說，『我們選你，因為我們知道，到了空中，你就成了最優秀的人之一。』

『但在地面上便有問題了。』

『是的，』他很尷尬的回答，『你能勸你太太辭職，搬到休士頓住嗎？』

『不行，』約翰說，『上星期班妮來時告訴我，她覺得你太太和她個性很接近，你一定也面臨過相同的困難吧？』

『奇怪的是我太太也說過同樣的話。不過我沒碰過像你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太太是嫁鷄隨鷄，她一直跟着我到處走。』

『我太太不一樣，』約翰輕快的說，他不等莫特表示談話到此為止，便起身告辭了。

他很喜歡那撒指派給他的任務，因為他的任務範圍很廣，他可以選習天文學，新的航海系統，他發現它們深具吸引力，在他寫給他太太的信中說，『它們把我的思想發揮到極限，我已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不過我決定要把它們征服。』

太空人還要經常到各地去檢視正在製造的太空船，因為太空船是由分處各地不同的製造商製造。

他和柯紀德在三個月中去了許多地方，像貝爾公司、通用公司、奇異公司等。

每個太空人都依他的需要而到他該去的地方，像李回到愛德華空軍基地，『該死！他們把我弄到四萬呎高空中，筆直的飛上去，然後又筆直地落下來，沒有引力，完全沒有引力，大約有卅二秒之久，我在貨艙中動着，就像一根羽毛在德州大風雨中飄盪一樣，他們依着拋物線上上下下，總共做了卅八次，等我出來時，全身沒有一處沒有瘀傷。』

對約翰而言，他完全沒有感覺到引力，是置身在杭玆村新建的中心中一個巨大方型的像箱子一樣

的游泳池中。他穿上全套太空人的裝備，被扔進水中，腰上繫着足够的鉛，『一種奇怪和美妙的感覺，不是真正的無重，因為如果你把頭伸出水面，血液會沖到頭上，因為引力還在作用着，但有種奇妙的自由的感覺。』

這種旅行從未斷過，等那撒弄來一批T－卅八雙人座超音噴射訓練機後，令他們感到更快樂了。這種流線型，令人興奮的飛機可以達到馬赫數1.3，下午三、四點時飛到康那維洛角，再從康那維洛角飛過休士頓的上空，趕回來吃晚飯。

由於T－卅八可以載兩個人，於是在和平河待過的兩個老夥伴柯紀德和約翰便經常結伴駕駛它，到各處去參加會議或是去檢視太空船、試車和做跳傘訓練。由於每種意外都要預計在內，這兩個飛行員曾經做過一連三天的跳傘訓練。當他們降落時，在加勒比海的陽光映照下緩緩落下，他們在空中還可以默默的打賭，看誰會被等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停留的船隻先救起來。在第三天下午，當試驗完畢後，他們迅速趕到機場，爬進T－卅八，飛過墨西哥灣，然後再飛回來，當他們回來時，日頭正好落在城後。

由於年輕，在天上就像在家中一樣自在，再加上每個人可以自由支配T－卅八，到全國任何一個機場加油或去任何地方參加重要的集會，使他們感到生活太愜意了。這些飛行員得不斷的飛來保持他們的技術，上面還規定他們每個月一定要飛的時數，有時還要夜間飛行，這樣才能加薪，因此飛行是他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去他媽的，』柯紀德說，『光靠我的正規薪水，黛碧．狄和孩子們只能過捉襟見肘的生活，不得不爭取一些外快來貼補一下。』

他們最喜歡飛的一條路線便是從休士頓到康那維洛角，這表示他們飛向一個神秘的地方，因為他們有朝一日要從這地方飛向太空去，所以他們帶着一種敬畏的心理，來到架着發射台的沙灘上。『這給人一種真實感，』一天，當柯紀德飛過海面，快要降落時說。

角上有不少令人感到刺激的東西，這些太空人對於爬進各種奇怪的設計，進入各種想像的飛行程序是樂此不疲的。那撒最擅長設計出令人感到刺激的東西。

在這許多令人感到刺激的人和物中，有一個最會設計刺激的人，是個來自普度大學的工程博士，他身材高大，一臉悲戚的表情，留着像傳滿洲一樣的鬍子，大家都叫他崔客勒。（是西洋傳說中的吸血鬼）

他的工作便是預先設計災禍，想像他的太空人每跨出一步時，將會遭致的最壞的結果，好讓他們想出辦法來應付這些可能會碰上的意外。譬如說三節火箭飛到一半不見了，以及飛行員萬一犯了錯，要如何來改正或補救。或是在緊要關頭，兩個主要的電腦飛走了，引擎着火了，磨損防護層燒掉了，降落傘沒張開等。每次崔客勒出現，總有意想不到的災難隨之出現。

這位崔客勒似乎永遠也不會滿意，除非他想像中的雙子星太空船落入大西洋中，所有的駕駛員遇難爲止，但等眞正的飛行開始，沒有任何危機發生後，這些太空人開始喜歡他了，不過他正如柯紀德說的，『是個眞正的龜兒子。』

在視覺和聲覺的發明上，崔客勒是個天才，他發明許多壯觀的東西，讓太空人可以在飛行中看得更清楚。

一天，他們兩人碰上眞的意外了，發生了可怕的爆炸和狂野的喧囂聲，火和煙衝進了太空艙，於是坐在左首的柯紀德遵照以前所學的每一步來減少爆炸，而坐在右首的約翰便忙着控制火勢。火終於撲滅了，他們兩人也損失慘重。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完全是假的，是崔客勒設計出一套最好的電影，一種新的聲光系統，一種新的機器，可以產生火焰和煙的。當總部問及柯紀德和約翰對這次爆炸的反應如何時，約翰以他試飛飛行員的態度說，『我試過第一步，但失敗了，又試第二步，也失敗了，不過第三步有效。』柯紀德很誠實的說，『我嚇得連屁也沒有了。』

詹森一直很注重德州的福祉，葛嵐西也極力爲他的家鄉爭取合同，格蘭特要對付這兩條老鱷魚是很難的，不過他也非弱者，他威脅着說要叛變時，這些民主黨的領袖便不得不來安撫他。

『格蘭特，』一天早上，在還未開會前葛嵐西說，『空軍和那撒可以在米蘇里的西邊再建一個機場，我們決定建在你家鄉的北邊，這一來你就方便了。』葛嵐西還勸方色將軍在韋伯斯特建立聯合航空公司的分支機構。

『葛嵐西，佛里蒙特區有名的天文學家安德生告訴我說，有個有錢人捐建了一座非常好的天文台，我想新太空人可以到我們那兒去研究星星。』

『嗯……你知道，我們已經派他們到北卡羅林那的教堂山去了，他們在那兒學得很好。』

『我相信他們學得不錯，』格蘭特不退讓道，『但我相信安德生也能做得一樣好。』

格蘭特急於看見六個太空人，走在他家鄉大學城的路上，因此他提了兩次，最後葛嵐西只好讓步，『我會跟那撒說。』不久，這件事便付諸實際行動了，這批太空人從北卡羅林那移陣到西部來。當安德生第一次會見這些太空人時，他告訴他們：

『當一個人研究天空研究了一萬個晚上後，他有資格下一個結論，那就是太空是沒有界限和定義的，沒有東西南北之分，也沒有上下左右之分，更沒有內外之分。它是眞正無止境的，我們得注意它這個特性，它是無法測度和了解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依照我們隱約可以感覺到的它的定律來行事。我要談的便是這些定律。我不需要勸你們精通它們，因爲不久，你們便要飛到太空去，這個國家和全人類的福祉，便端賴你們的表現了。』

『這是一個銀河系，』他給他們看一張M—51星雲的驚人照片，『在這個銀河系中約有十億的星，而在這個宇宙，就我們目前所知，約有十億的銀河系。這表示宇宙可能有百千兆的星星。我把燈光開亮點，你們可以在筆記本上好好算一算，換言之是一的後面加上十八個零。』

他用棒端有着燈光的棒子指着位在宇宙遠遠一端的太陽說，『我們所依附的一顆恒星只是一個中等的恒星，位在一個中等的銀河系中，距離新星誕生的中心甚爲遙遠，距離新銀河系的誕生中心也甚爲遙遠。年輕人，絕對不要相信我們是位在什麼東西的中心的，甚至是接近任何中心的。但我們所佔的位置，在我們的銀河系中是意義重大的，其中的複雜錯綜，足以讓你們後半生都投入其中而無法弄

懂。我已經窮究六十年的功夫了，想去探究我們星球的奧妙。然而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我，却是一個無知的老人，非常的羨慕你們有機會去我們的太陽系去探險，更急於幫助你們取得探險時所應具備的能力，好完成這個探險，達成你們的任務，因此你們一定要了解星星。』

他給他們看各種天文台的儀器，並以特殊的儀器標示出黃道帶來，以及太陽、月亮移動的情形。

『我用五種不同的語言研究過黃道帶，但以英國一個古老的兒歌最有用，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記住，我每晚都用到它，你們將來也是一樣。』他把這首兒歌唱給他們聽。

白羊、公羊，天上的雙子。
巨蟹旁是閃亮的獅子。
處女和天平。
天蝎、射手和公羊，
然後是拿着寶瓶的人，
更有閃亮魚鱗的魚。

他唱完後喊道，『大家一起來唱！』於是這六個太空人像一羣幼稚園的小朋友們唱了起來。

安德生教授精力充沛的要求這些太空人熟記沿着黃道帶附近的導航的星星，其中有些是經常可見的，却不顯著，它們的名字也不是耳熟能詳的，這些星星給這批年輕人帶來不少困擾，『明天以前你們得記住這些容易記的，角宿第一、心大星、金牛座的畢宿五、獅子座的軒轅十四。』

當他們熟悉後，他又要他們記難的，這些星不但幾乎看不見，而且也不明顯，名字也不熟悉，像摩羯宮、白羊座中的星，非常難找。

最令他頭痛的人是柯紀德，因爲他用自己的發音來稱呼這些星星的名字。但柯紀德認星星的本事比任何人都快，除了約翰外，因爲約翰是天文學的博士。所以他對柯紀德頗爲容忍。

當北半球的星座熟悉之後，他說，『我想我們已經熟悉了北邊的星，特別是那些明亮的，我們很

幸運的發現上帝或自然界把兩極的位置定得那麼恰到好處。現在來看看南極，南半球的天空是多麼的空曠，沒有多少明亮的星可以指導我們的。當我還是小孩子，住在挪威時，我和你們一樣熟知北邊的星星，我經常站在山上，生氣的看着天，希望這一片天能轉過來，好讓我也能看得見南方的天，我會喊道：「南十字星，讓我看看你，我知道你就在下面。」想想看，我們七個都算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我們沒有一個人看見過南方的星星。現在我們要來認識它們，說到這裏，我無法不表示出我對你們的嫉妒來，因爲你們可以飛入太空，遠離地球的限制，可以一覽整個南方燦爛的星星無遺。』

他開始教給他們南方的星星，『明天以前要將它們記下來，然後我們再教難的。』

他們上了一百廿個鐘頭的課後，安德生教授總結道，『當我們置身較廣大的地方，沒有一個人會弄清我們在哪，我們會迷失在星星中。但若我們熟悉了這些星星，至少對我們會有點助益。你們借助了不起的飛行機器，至少可以拉開一角我們無知的面紗，使我們對這浩瀚的宇宙能有點了解，或是發現我們更無知。總之，我羨慕你們。』

塔克·湯普生認爲他的雜誌報導這六位太空人的事情要比生活雜誌來得高明，六位太空人也很高興，因爲依照他們和老鄉雜誌的合同，如果這些報導賣到海外去，他們可以多收入兩萬三千元，因此他們非常合作，也鼓勵他們的太太合作。但所有的女人對於湯普生侵犯她們的私生活都感到生氣，因爲他老要她們做出美國大衆所要求她們表現出來的形象。

最使湯普生擔心的便是可可亞海灘，那是位於康那維洛角上一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小城，目前有兩千六百名居民，不過很快便會擴增爲兩倍，過去是避寒勝地。由於大多數有錢人都到距它南面一百廿五哩的棕櫚灘，因此它還能保持淳樸的美。

當太空人出差到康那維洛角時，那撤備有單身宿舍給他們住，但他們寧可住到可可亞海灘去，尤其是當他們帶太太去時，他們喜歡住在一家新建的，全是落地窗的汽車旅館，名叫巴里海的，這家巴里海旅館由一羣加拿大人投資建的，而由一對從緬因州來的樂天派的夫婦昆士經營。

巴里海擁有三項優點，一是一大片白色的沙灘，丈夫們可以投入大西洋的碧波中；一是一個用藍瓷磚建的游泳池，四周有棕櫚樹蔭，太太們可以在池畔休憩；還有一個以黑色色調裝潢的名叫七首的大酒吧，可以讓夫婦一起買醉。酒吧的牆上掛着七首、劍、刀、番刀等，這些都是旅行各處的顧客收集來的，這種裝飾的效果是出奇的好，而酒吧內供應的酒名更是無奇不有。一客新鮮的蠔才不過五毛錢，使這些太空人夫婦趨之若鶩。

湯普生對巴里海的一切深感滿意，他也希望這些太空人夫婦住到那裏去，因爲這家旅館很清潔，價錢公道，但他卻發現一些令他脊骨發涼的事，那就是巴里海經常聚集了一羣年輕人，都還是一些十七、八歲的少年。

這些青年男女都是來找尋刺激的，從歐洲、南美各地來的，流連在各個酒吧中，隨時跟人上床去。

拉蔻第一次看到這種現象時，對於和她同一性別的女人，行爲竟如此隨便，大爲駭異。那些女孩恬不知恥的投入男人的懷抱中。塔克．湯普生有一晚便看到有五、六個女孩，全是廿歲以下的，圍在柯紀德身邊，拉蔻都承認道，『我被這些孩子們嚇住了，他們的父母在哪？我相信，哪一天，若有什麼小人從外星球上下來，會有大批女孩上去迎接他們。』

『總之，她們不能碰我的太空人，』湯普生說，『否則我們會成了笑話。』他給莫特夫婦看他下一期的雜誌，封面上的六個太空人排列整齊，下巴端正，目光炯炯，頭髮剪得很短，湯普生很滿意他的作品。

『幹我們這一行的，』他說，『如果你能給你的產品冠上一個響亮的頭銜，那你已經成功一半了。像棕色炸彈，使得喬路易聲名大噪；像孤獨之鷹，使得不容易爲大衆注意的林白大出風頭。因此我給他們取名爲踏實六人小組。』

『踏實六人……』莫特重複一遍道：『聽起來很不錯，看來也很實在。』

『不過，我沒權做決定，要全體董事通過。生活雜誌把上一批太空人命名爲驚人七人小組，我們不能拾人牙慧，但我們可以强調我們的太空人是愛國的，是歷久不衰的，驚人七人小組一下子便銷聲

匿跡了，我們的不但要使雙子星飛行成功，還要飛向太陽，飛向月亮。』

他敲着桌子，從拉蔻身旁望過去，看着那些女孩還圍在柯紀德身邊，『我們不能讓任何人落入醜聞中，那些報章雜誌對於我們獨家報導早已深感不滿了，若眞有什麼醜聞發生，我們就像是落在一羣惡狼中一樣。』他看着莫特說，『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

『我要你和這些大男孩談談。』

『問題不在我。』

『正是你的問題，』湯普生不客氣道，『對不起，但這事很重要，莫特太太你在這兒要看住這些女孩，莫特，你要看住這些大男孩不能出軌。』

他這種堅持的態度，使莫特頗爲不悅，認爲他未免小題大作。但湯普生在和他的上級取得聯絡後，他們給格蘭特參議員一通電話，格蘭特參議員似乎是參議院太空委員會的發言人，他立刻打電話到可可亞海灘來，『莫特，湯普生說得不錯，你不能讓這些人越軌，萬一有任何醜聞沾到這個計劃，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把這話傳下去。』

『參議員，我不能──』

他還沒來得及抗議，便被對方打斷，『莫特，那些人是你的責任。』

莫特本想等所有的人都到了康那維洛角後再說，他不想一個個來說，但又不能拖得太久，因爲有一個從米蘇里州來的女孩，緊追柯紀德不捨，脫光了衣服，躺在他在巴里海旅館的房間床上等他回來。

柯紀德認爲沒有義務拒絕這女孩，這件事被湯普生撞見，着急得不得了，他回顧一望，看看附近有沒有別的新聞記者會看見這一幕，所幸不見任何人的蹤影。正當他要鬆口氣時，一眼瞥見，在七首酒吧的一個角落的桌子旁，坐了一位年輕的日本女人，不到卅歲，嬌小纖細、高顴，生了一對亞洲人的眸子，皮膚細緻，表情平靜安詳，她似乎是那種讓男人願意向她傾訴困難的女人。她身上的非正式

穿着，令男人有接近她的願望，一件寬鬆的棕色格子上衣，正配她的膚色，一件毛衣，隨便繫在她的肩膀上，一條寬皮帶，正好强調她纖細的腰身，一條打摺的裙子，再加上一雙義大利式的涼鞋。

湯普生一看見她，便知道她非等閒之輩，然而令他最害怕的，還是她正津津有味的看着柯紀德和那個女孩在餐廳一起吃晚飯，不時在筆記本上記下幾筆。

『她是誰?』湯普生問道。

『坐在角落的那個女人?』莫特太太問道，『她是日本來的記者，與紐約時報有關係，在瑞廸卡芙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碩士學位。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的記者。』

『一個日本記者在康那維洛角做什麼?當間諜?』

『她來採訪有關太空的消息，她寫的報導很優美，對太空有眞正的感覺。她還有飛行員的駕照，當她在瑞廸卡芙學院唸書時，經常飛上新罕布什爾州的上空。』

『她叫什麼名字?沒在我名單上。』

『你的名單上有她的名字，不過我們把她當成男的了，雷松佳先生就是她。』拉蔻指指正坐在一組馬來亞七首下面記筆記的可愛年輕女人。

『好個日本人，』湯普生吼道，『日本天皇總想扳回本來。』

『塔克，別看得這麼嚴重吧!』

他無法不看得嚴重，他已經輸了不少戰役了，因此他直覺到這是個棘手的敵人。『你說她替紐約時報工作?』

『我想是交換的工作。』

『你說我可以走過去把她勒死嗎?』

『塔克，她只是個女人，絕不超過一百磅的。』

『一條眼鏡蛇不超過六磅。』他研究了這位入侵者好幾分鐘後，突然站起來走向她的桌子，『我是老鄉雜誌的塔克·湯普生。』

『我知道，』她輕快的說道，『請坐!你的工作是管住那六個童子軍。』

『我們的工作是報導他們的事。』

『你似乎沒把那個坐在酒吧後面的管好，』她說，指指柯紀德。

『他的姪女，從堪薩斯來的。』

『教皇的姪女不少，太空人也會有艷遇。』

『你若寫一個字的話……』

『我打算寫六萬字。』

『你要小心……』

『你要很小心……』

『你的工作是提供給美國大衆一些神仙故事，而我的責任是給他們來一番成人的詮釋。』

『不需要，我不準備出售任何東西，今晚我正在記錄一個最吸引人的年輕人，也是最出色的一個。』

『小姐……。』他猶豫着，『你的大名?』

『我是雷松佳，不過在美國，我叫辛西亞·雷。』

『你是日本人，你會惹上麻煩的，雷小姐。』

『我是韓國人。』

『一樣糟，我有辦法讓你吃不完兜着走。』

『你看過我有關克里姆林宮的報導嗎?我一向麻煩不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以流利的英語說着，絲毫不爲湯普生的威脅所動。

『我希望你有幸完成你的故事，雷小姐，』他說着便站起來要走。

『你會盡力阻止我完成是吧?』

『只要是涉及我的六個太空人，我會的。』

『我要寫的正是這六個太空人，』她沒看筆記的便唸道，『柯紀德，來自德州，妻是黛碧・狄。查理・李，來自田納西，妻是珊翠。提蒙西・貝爾，來自阿肯色州，妻是葛蘭妮。哈利・堅生，來自南卡羅林那，妻是美麗的殷姑。愛德華・卡特，來自密西西比，妻是葛蘿麗亞。也許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來自米蘇里的約翰・巴普和他野心勃勃的妻子班妮。你會讀到這些報導的。』

當湯普生回到他的桌子後，拉蔻的一席話，更是令他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她爲了完成她的報導，打算跟這六個人中每個都睡覺，』她停了半晌又接道，『就是你所形容的踏實六人小組。』

緊急會議是在巴里海旅館湯普生的房間擧行的，雖然他原先要莫特去應付這個問題，但事不容遲，他開門見山便說，『各位，我要說的話很簡單，如果你們隨便跟女人亂搞而玷辱了太空人的名聲，那麼你們便危及到關係整個國家和全球的最重要的計劃。』聽話的人都可以看見他在冒汗，大家都在猜他下一句要說什麼，『謠言滿天飛，我們不得不小心從事。』

他不知道怎麼說下去，於是他話題一轉道，『如果這件事被渲染的話，你們會損失不少錢。』

莫特接道，『格蘭特參議員剛打電話給我，他是負責籌集你們所使用的T－卅八基金的。他也要使出渾身解數來讓國會通過雙子星計劃十億多美元的經費。』

湯普生又換了一種聲調，『各位，參議院和那撒當局，以及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看見這個計劃順利的進行下去，你們已經被選爲從事這項意義重大的任務，別因爲做一些愚蠢的事而把它弄糟了。』

他被一個不帶感情而生硬的聲音打斷道，『如果你是在說有關性方面的事，你就直接了當說好了。』約翰說道。

『這正是我們談的，』湯普生不悅道，『如果你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胡搞到一起……。』

約翰不以爲然道，『你跟我們談這事是不合適的，我們又不是童子軍。』

『但大家認爲你們是。』

『也許是你的雜誌造成的印象。』

『我們報導美國人需要聽到的。』

『我們是試飛飛行員，每個人在很早以前便決定該怎麼表現自我了，到目前爲止，我們做得很不錯，坦白說，我們並不需要高中的輔導老師。』

這些話出人意料之外，而且是自一個出人意料的人口中，莫特不想說什麼，但湯普生並不想保持緘默，『別把這件事看得太輕鬆，這裏有個女記者，她宣稱要跟你們每個人睡覺，然後寫一本書來報導你們的表現。』

大家都吃了一驚，只聽柯紀德小聲道，『把那個女孩的名字和地址給我吧！』

當那撒最高當局意識到辛西亞・雷的威脅性後，他們給湯普生一個更明確的指示。『跟那個韓國記者擺明態度。』但湯普生記起了他和她第一次交手的情形，他知道自己不是做這項工作適當的人選，於是把莫特太太找來。『把那位泡菜小姐給打發走。』

『什麼？』

湯普生耐着性子解釋道，『泡菜是世界上味道最重的涼拌菜，是韓國人最愛吃的，這位雷小姐比泡菜還辣，叫她別打我們太空人的主意。』

拉蔻笑道，『這可不容易呀！』

『如果說得動她，你有賞。』

於是拉蔻到酒吧去，雷小姐正坐在她慣常坐的桌旁，拉蔻走向她說，『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湯普生先生付錢給你來對付我嗎？』這個韓國女人毫不客氣道。

『不錯，』拉蔻不悅道，抓過一張椅子來，便在桌旁坐下。『酒吧那些男人聽到你曾誇口說要和我們的太空人睡覺，嚼這些舌根的人眞是不上路。』

令她驚訝的是這個韓國女人竟解除了所有的武裝，像秋天的太陽，美麗的臉上展開了溫和的笑容，她把一雙小手放在拉蔻手上，『你一定知道，當男人碰見比他們聰明的女人向他們挑戰時，便會散

佈這種謠言。』

『那麼你向他們挑戰了嗎?』

『我當然挑戰了，像湯普生這種男人，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全是狗屁。』

『你用這種字眼嗎?』

『只有這些字眼可以形容那些把這裏寫糟了的男人。』

『你打算糾正他們?』

『當然，』她背靠在牆上打量着莫特太太，『你知道嗎，我很高興你過來跟我坐，我一直在想如何去認識你。』

『爲什麼?』

『你也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正如柯紀德一樣。』

『出我意料之外。』

『不必意外，你丈夫是那撒擧足輕重的角色，爲了要了解他，我得了解你。』

『爲了使你避免把事情弄砸了，』拉蔻說，『我得了解你的動機。』

『我是很簡單的人，很懂得自我約束，但絕不複雜。』

『告訴我吧，』拉蔻說，她聲音中透着親切，使得這個亞洲女人願意談她自己。

『因爲我生在適當的時間，一九三六年，在我之前有不少偉大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她們使我獲益良多，像西蒙·波娃，桃樂西·湯普生，還有，戰後三位年輕的美國女記者，我從不敢妄想我會和她們一樣好，但我是她們的繼承人，我得使我的職業向前邁進，像她們所做的一樣。』

拉蔻說，『告訴我那三個美國女記者的事，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

『她們都是殉職死的。瑪姬·希金，死於韓戰。狄姬·賈佩爾，爲了證明她比男人還勇敢，乘降落傘落在敵後，最後在越南被炸死。妮爾·奈樂，在基輔機場，和她的俄國上校因逃亡而被害死。她們都是聰明和勇敢的女人，建立一種新的自由，她們爲女人開拓了新的境界。她們在一九五〇年代優

秀的表現，使我要在一九七〇年代繼續下去，我絕不要做一個比她們差的女人。』

當拉蔻問她打算如何寫這六個人時，辛西亞大笑，『誰知道，當那撒要發射一枚衞星時，誰能確定它要飛向哪?同樣的，你們要發射一個有思想的人去命中一個帶感情的目標，誰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當兩個女人考慮這個問題時，辛西亞又接道，『比起我剛才提的女人，我認爲自己是相當受限制的，但我有她們所沒有的背景，我是爲一種你不會相信的力量所驅策的。我是韓國人，却生長在日本，日本人最瞧不起韓國人的，因此在那樣一個熔爐中，我被煉成一種特別的鋼，有韌性，敏銳，無法摧毁。我就像一把日本武士刀一樣，它是我最憎惡的，同時也是最敬佩的東西。他們的武士刀削鐵如泥，我也一樣。』

當拉蔻抬起頭來時，看見湯普生正走過來，『你們兩個女人相處如何?』拉蔻心想，這場戰爭是多麼不公平呀!一個韓國跆拳道手要和一個麥廸遜街的文人交手，但後來，當她發現塔克在這場混戰中如何巧妙的防衞自己時，她發現這場決鬪並不如她想像的那麼不公平。

約翰·巴普大膽的爲他的太空人同伴辯護，不要那撒和老鄉雜誌來干涉他們私生活的事，引起了幾種反應。其他五個人素來知道他爲人正直，對於他自動出面來維護他們的權益頗爲感激。他們已經視柯紀德爲他們中最優秀的飛行員，現在他們又認定約翰是他們未經宣佈的政治領袖。這並沒有使他增加收入，只是增加責任而已，每當有難題發生時，他們總希望他出來發難，但他並不想强出頭，這並不是他的本意。

令人困惑的是這些人雖以他爲馬首是瞻，但他們並不特別喜歡他，因爲他太嚴肅了。他不喝酒也不抽煙，更不和那些人胡搞。當其他人在酒吧流連時，他總是在沙灘上跑步，跑個六、七哩來保持身材，這使他和其他人隔絕。但這也不表示他們欣賞柯紀德那一套，因爲他太野了，有點瘋瘋癲癲的。最正常的太空人是查理·李，沉默寡言，做事有效率，會喝上兩杯，如果他的權利被漠視，立刻便會

有反應，對其他人的表現也有適當的反應。約翰和柯紀德是極端相反的人物，而查理．李正是站在兩人中間。

不過那撒當局並不高興約翰公然反抗莫特和湯普生。

一天下午，這一羣太空人都聚在酒吧中，莫特坐在另一張桌子上看着他們，每個人都有瘦削的臂部，寬廣的肩膀，稍嫌削瘦的身材，個個儀容整齊。由於才出席過記者招待會，每人都穿着黑西裝，白襯衫，打領帶，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脚上的鞋，每人都穿着最適合自己風格的鞋子，柯紀德是一雙德州靴子，哈利．堅生穿着薄底的法國式鞋子，約翰當然穿着老式的鞋子。

莫特看着他們，不禁想到他自己的兒子，密拉德所選擇的道路和這些人是多麼的不同呀！當晚他對他太太承認道，『拉蔻，我今天想了很久，有關密拉德和我們的事，以及我們讓他因他的生活方式而和我們隔開，』他的聲音發顫，眼淚幾乎要淌出來。

『什麼事？』

『我和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使我很想看看我們的兒子。我不管他是怎麼過活，或其他人怎麼想，他畢竟是我們的兒子，我們有義務跟他相處。』

拉蔻低下頭來，以掩飾自己的眼淚，然後喃喃道，『也許你是對的，那你打算怎麼做？』

『我已向當局請准假，下次去加州時，可以有三天時間去看密拉德。』

『有何目的呢？』

『沒有什麼目的，我只要看看他，讓他知道我們愛他。』

拉蔻哽咽的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她擤擤鼻子，然後輕輕說道，『這眞是奇了，你看到他們會想到你兒子，而我整天和他們的太太相處，你知道怎麼樣嗎？如果她們中任何一個是我媳婦的話，我都會很開心的。我希望密拉德以後娶的太太會像她們中任何一個人。』

『這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做此奢望，現在是由密拉德來做決定，我們去適應他。』

『儘管我們輕視他的決定？』

『是的，我們得和我們兒子保持聯絡，不管他做什麼。』

於是莫特在下一次到加州聯合航空接洽業務後，便租了一輛車子，直驅馬里布海灘，在一個女孩的指點下，找到了密拉德住的地方。他和一個從印地安那來的名叫羅傑的青年人合住，密拉德比他父親高，沒戴眼鏡，非常修長，全身晒成棕色，顯得很健康，頭髮蓄得很長，脚上沒穿襪子。

兒子以爲父親是來教訓他的，因此態度很冷淡，羅傑更是擺出防禦的樣子來。一個下午過去後，沒有任何教訓，氣氛便和緩下來，當莫特邀他們去吃晚飯時，他們迫不及待的接受，因爲他們要知道他此行的目的爲何。最初他們的談話集中在太空人身上。

『他們眞是……。』密拉德不知如何說才不會侮辱到他父親，因此有一段很尷尬的沉默。

『像他們所表現的那麼方正嗎？』莫特說，兩個年輕人大笑起來，他說，『你也許不相信他們有多方正。』

『爲什麼？』

『每次他們飛上天時，他們是玩命的，稍一不注意就會送命的。』

『那他們爲的是什麼？』

『因爲那是他們的選擇，他們認爲有意義，』當兩個年輕人都不作聲時，他故作不經意道，『就像你們選擇你們的生活方式。』

接着是一陣沉默，莫特又說，『我尊敬他們的選擇，也尊敬你們的。』在這兩個年輕人還沒來得及反應時，他又將話題轉向太空人必須具備的能力，『數學、機械、電腦、火箭引擎、無線電、電視，以及其他十多項很不容易精通的科目。』

『他們好像都是天才嗎？』羅傑說，他的代數便不行。

『我剛說的是基本的，等他們學會後，還要開始更難的工作。他們的手册就有兩呎高，』他用手比劃着。

『他們得吸收一個人腦所能吸收最大限量的知識，』他停了半晌說，『也許只有一本正經才能吸

收這麼多東西，所以他們不得不方正。』

兩個年輕人點點頭，羅傑撫摸着他身上穿的昂貴的開司米毛衣。『還要再來一杯嗎？』莫特問道，沒人還要喝酒，於是侍者把食物端來，是美味的海鮮，還有義大利大蒜麵包和冰茶。

當他們吃飯時，密拉德小心道，『再回頭談你剛才說的有關生活的方式。』

『是的，我尊重每種生活方式。』

『你知道我有工作了。』

『我不知道，』他取下眼鏡來擦拭着說，『我很高興，是什麼呢？』

『如果我告訴你我在從事電腦工作，或任何機械工作，你一定會引以爲榮，可以跟親朋好友說，

『我兒子從事電腦工作。』不過你兒子只是醫院的護佐，羅傑也是。』

『太好的公共服務工作了，』莫特說。

『我們也這麼認爲。』

過了一會，莫特輕快道，『你媽和我希望和你保持聯絡，如果你到東部來或放假時，說什麼也要回來住幾天，羅傑也來吧。』

『你不會把我轟出去？』羅傑問道。

『爲什麼？』

『如果我帶你兒子回我家時，我爸爸會打死我。』

『四個月前我會把你轟出去，但現在……』

『爲什麼？』

『我和那些太空人在一起，我成了起他們的保姆了，他們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看清了人各不同，大大的不同。』

『還有呢？』

『我也看清了人的能力不同，使我能站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整場遊戲，我來就是想告訴你這件

事，密拉德。』

『這個沙拉很好，』他兒子說。

『你要聽聽我父親在這種情況下會怎麼說嗎？』羅傑問道。

『好呀！』

『他是一個賽馬場的小主管，當他聽到我的事時，他說，如果我讓任何人知道我在做什麼，他要殺了我，於是我大笑問他道，「你要知道最先和我睡覺的兩個男人是誰嗎？」當我說出他們的名字來時，他幾乎暈倒，因爲是他手下兩個最好的騎師。他尖叫道：「我要殺了他們。」但他沒辦法殺他們。』

『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莫特很尷尬說出了這麼一句話，但他實在找不出更適當的話，『如何正視你們的未來？』

『我們不管，』羅傑說。

『但密拉德的媽和我等我六十五歲時退休，便要過着安度晚年，互相扶持的生活。我們中任何一個先死……我們都死了。你們也許會說，是一種有秩序的過程。』

『一種統計上的，』羅傑說。

『你們的情況也會受制於統計的。』

年輕人不想多談他們的前途，因此話題轉向他們在醫院的工作，以及他們在海灘上的朋友。

莫特和他兒子相處了兩天，談論不少他從未想到能談的問題。

『你對你所做的事感到滿意嗎？』在最後一晚，羅傑問道。

『每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挑戰。』

『像什麼？』

『你知道，我一直沒有博士學位，我是四十四歲才獲得天體機械方面學位的。』

『那你現在做什麼呢？』

『那撒派我從這一個委員會到另一個去，使我能學以致用。』

『像什麼呢？』羅傑追問道。

『你眞要聽嗎？聽我說上一小時？』

『試試看吧！』

於是莫特拿了一大張紙，在紙上很精確的畫出一個太陽系來，把太陽和地球的名字標出來，但沒有標名出他所謂的『八個其他的漫遊者』。

『你能告訴我這些行星的名字來嗎？』那兩個聽衆都不行。於是他標出來，水星、金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

當年輕人看了這個圖後，莫特說，『我從事的工作便是我們所謂的「偉大之旅」。我們從佛羅里達出發，要到其他星球去。』

他在星球間畫出一條蜿蜒的線來。他說，『如果我們能在一九七〇年開始我們的旅行，那麼到了一九九七年時，我們便可以越過冥王星，到達我們的銀河系中最遠的星球去。』

『聽你說起來好像是不朽的事。』

『正是，沒有空氣的攪動，沒有濕氣使它生銹，沒有燃油堵住管子，只有永恒之旅。』

『你怎麼知道它一直在走。』

莫特指指屋外的一盞燈說，『就像這盞燈一樣，借着電力發出它的光芒來，星球亦復如此，它以光來傳遞它的訊息。我們銀河系中最遠的星球上的消息，需經數千年才能傳到地球上來，不過還是傳來了。』

年輕人思索這個問題一陣子後，密拉德問道，『但太空船怎麼會有力量向外移動？』

『我們以一種性能良好的升壓機來推動它，使它向正確的方向進行，每當它碰見一個星球時，它可以因那個星球繞太陽轉動而從其中吸取能源，這使得太空船可以準確的飛向下一個星球。』

『有多準？』

『幾乎是算到每秒和每哩的地步。』

『你打算讓你的小太空船經過十億哩而在那些行星和軌道中穿梭嗎？』

『那正是我們計劃做的。』

『怎麼做？』

『牛頓有一次說，如果他能看見更遠的距離，那是因爲他站在一些巨人的肩膀上，而克普勒便是一個生在他前面的智者。我們可以解決一些機械的問題，是因爲有不少的數學家已爲我們完成了計算的工作，所以我們可以準確的發射出我們的太空船而不會犯錯。』

他說話的口吻非常堅決，使他的聽衆不想反駁他。倒是他兒子的一番話令他很訝異。『爸，你注意看你那些像神一樣的太空人的下場吧？我在加州看到不少陸軍和海軍退役下來的人，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下場。兩個人會在年紀輕輕便因公殉職，兩個會離婚，娶比他們年輕廿歲的女孩，其中一個會辭掉這個工作，轉業經商，另一個只會向他的鄰居誇示他小小的成就。』

莫特立刻說，『說到這六個人，其中有三個很可能會上到月球去，那就不大一樣了。既不會有離婚的，也不會有酗酒的，他們會上到那兒去的。』

到了早上，當他要走時，他對密拉德說，『家門永遠爲你開，帶羅傑來，你們不會一輩子滿意於沙灘上的生活的。』

『試試看吧！』羅傑說。

一九六四年春天，格蘭特發現他處在很有利的地位，而他的黨却處在混亂中。在佛里蒙特區沒人跟他角逐參議院的席次，但他可以清楚的看見共和黨因取決不下支持高華德或洛克非勒而有分裂之虞。格蘭特支持高華德，而且希望支持洛克非勒的自由派人士能看清大局，捐棄成見，合作無間。

『他們只會使我們受害，』格蘭特對他的老助理文尼地說。

『我愈來愈擔心詹森了，這個德州佬是個棘手的政客，如果我們提名高華德，他會勝利的。』

『我們要提名他，我們要給人們一個有主見的人，不是一個應聲蟲。』

『你喜歡這種陳腔濫調嗎？』

『如果洛克非勒那批人不搗蛋，我們會贏的。』

『參議員，你的問題在你自己的佛里蒙特的選區，我看我們有麻煩了。』

『麻煩？我們連對手都沒有呢！』

『十一月大選會使我們遭殃，今年可能是民主黨大獲全勝的一年。』

格蘭特也以為然，因為他知道一個政治家或將軍，要把每次的戰爭都當成殊死鬥，他說，『如果說這些年來我在參議院學到什麼，那就是詹森是個可怕的敵人。』

於是他在五月間回佛里蒙特，開始部署，並且參加每次重要的選舉人的集會。在共和黨大會中，他是堅持支持高華德，因此激怒了洛克非勒那一派人，整個夏天，他都在為高華德助選，然後再趕回佛里蒙特區，和民主黨的候選人競爭。

但在幾個回合後，他發現自己早期未免太樂觀了，他的挑戰者比他更能認清時勢。他和文尼地開戰略會議時，這個愛爾蘭人把一疊卡片往桌上一摔道，『參議員，如果你要這樣下去的話，你會輸的，高華德是頭纏在你頸子上的信天翁，別再護着他了。』

『高華德是我屬意的人，他是個好人，能拯救這個國家的。』

『看看在賓州的休．史考特吧！他和你的處境相同，但他比你聰明，絕口不提高華德之名。聽他演講，根本不讓你感到要選總統了。看，他的標語，「不管你選誰，要選休．史考特，一個偉大的美國人。」我能印一些像這樣的標語嗎？』

『不行，我要和高華德同進退。』

『我就怕你會說這種話，韓禮在本地問題上會將你封殺出局，因此你只能强調國家領導、愛國主義、太空方面的成就，你能把約翰．巴普找來幫忙嗎？』

『那撒不肯。』

『這正是我擔心的，所以我們得把班妮請回來，她幫了你三次忙，這是絕對合法的，趁大家都還記得她是約翰．巴普太太時。』

『葛嵐西肯嗎？』

『我和葛嵐西說過，他和我都知道高華德會失敗的，但他希望你能回到參議院，因此你可以借重班妮。』

班妮以為格蘭特助選為榮，因為她和他相知十多年，沒看過他有任何不誠實的地方。

文尼地要她儘可能伴同格蘭特在公開場合出現。他可以介紹她為『我們這一州勇敢的女兒，當她勇敢的丈夫，也是我們這一州勇敢的兒子要飛往月球時，她在華盛頓戮力國事。』文尼地讓約翰和柯紀德坐在T—卅八中，由班妮獻花，然後拍成照片。

她同時也要向新聞界解釋，何以參議員的太太和女兒沒有出來助選。『愛蓮娜因為患了經常性的頭痛，無法出來助選，而瑪西忙於自己的工作，她擔任西部一所大學的教務主任。』

為了掩飾愛蓮娜與格蘭特不合的事，確實令班妮煞費周章。班妮得向各界保證，愛蓮娜絕不是酗酒，但在班妮內心，她實在對她沒有好感。

格蘭特太太也喝酒，但還不至於到酗酒的地步。她最大的問題是那些從外太空來的小人，威脅着要接管這個國家。當班妮去勸她時，發現她簡直無藥可救。她向愛蓮娜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第一次和萊坡博士通信是什麼時候？』

『十年前吧！也許更早。』

『就算是十年吧！這表示你至少已收到一百廿份每月通訊了，上面都說的是同樣的事，難道你沒有懷疑嗎？』

『巴普太太，危險要來了。』

『這十年來，你至少接到不下四十封的電報，都是告訴你在緊要關頭，這些小人不接收政府了，你不覺得整個事情一再重複嗎？』

『巴普太太，當他們來時，像你這樣的投機份子會被摒棄的，』班妮不理會她這話。她繼續道，『你到這兒來做什麼?是爲了炫耀你和我丈夫之間的事嗎?』

『格蘭特太太，我們只談你丈夫好嗎?他目前正處於極端困難中，他可能會輸，你知道，這個國家需要他。』

『不錯，他是個愛國的人，這個國家是需要他。』

『所以我來求你幫助他，忘了你個人的感覺。令尊一向也是獻身於這個民主……。』

『他是的，我父親是個聖人，和格蘭特一樣是個英雄。』

『我常聽到你丈夫這麼說。』

『我不會破壞格蘭特的政治生活，我父親不會要我這麼做的。』

『那你得和新聞界見面。他們要求見你，他們已經在找難聽的理由了。』

『我不能見新聞界。』

但班妮一直鼓勵她，『格蘭特太太，你一定要同答他們的問題，我會幫你忙。但你不能造成整個國家的驚慌，我相信萊坡博士也不希望你在大庭廣衆間談這件事。』

『對的，他常說當時間來臨時，他會警告全世界的。』

『我相信如果你先張揚出去，他一定會不高興的。』

『我不會這麼做，』她答應着。於是在十月初一個下午，她和班妮召開了一個經過小心安排的記者會，她在會上談論她丈夫的英勇，他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以及他對太空計劃的貢獻，月球上不久會插上美國國旗。

只有一次，她差點露馬脚，那就是談及美國的重大危機時，當記者問她是什麼危險時，班妮連忙以共產主義給遮掩過去。正在這時，班妮示意格蘭特進來，他吻了他太太，文尼地連忙上前爲他們拍照。

當文尼地提及是否還要把老戰友召來，把以前那一幕再搬演一遍，班妮立刻否決了，『不能老用同一種方法，何況越戰已經弄得人心惶惶了，特別是學生們。

『我們共和黨把南北戰爭用了四十年，從一八六八到一九○八年，一次又一次獲勝。格蘭特是個少有的英雄，利用這個主題不會錯的。』

她勉强同意了，但當她看見這三個老兵穿着舊制服時，模樣實在是很可笑，除非她能賦予新的意義。因此她精簡他們的演講詞，使得效果一如當年一樣强烈。在最後幾天，眼見格蘭特的寶座可以坐穩了，於是她對他們說，『由於你們鼎力相助，使得一個眞正的偉人能繼續他的生涯，來爲這個國家增添力量。』

她看見文尼地和潘左士頗爲她的話所感動，但高溫．巴特勒却無動於衷，因此在大選當晚，當他提出來要儘快和格蘭特見面時，她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我要儘快和議員見面。』

『爲何不多留幾天?他一向是最推崇你的，巴特勒博士。』

兩天後，他們爲格蘭特當選連任開慶祝會，班妮領巴特勒去見格蘭特。當這個高大的黑人坐定後說，『你一定以爲我是爲工作而來見你的，我先聲明不是，我幹得很好，說不定還能當上密西根州或加州的督學。』

『如果你借助我而再次進到參議院，我也要借助你來發展我在底特律的事業。』

『恭喜!』格蘭特衷心道賀道。

『那麼你有何指教呢?』

『是有關太空的事。』

『太空?你是指月球或其他?』

『是的，』巴特勒平靜道，『我給你看幾張照片，』他從公事箱中拿出四張由那撒公共關係室送給他的照片，第一張是七張英俊有力的臉，包括格林、阿姆斯壯等第一及第二梯次所選的太空人，還有第三梯次的柯紀德、巴普、堅生等。

『這是我們的孩子們，』格蘭特說。

『卅六個優秀的美國人，』巴特勒說，『你計算過造就他們要花多少錢嗎?』

『我們沒有明確的數字，不過有人算過，每人約三百萬美元……。』

巴特勒指指巴普說，『這孩子是你們家鄉人是嗎？』

『我跟他的被選中無關。』

『但他是來自你家鄉的，政府為了培育他要花三百萬元。』

『為了特殊的任務。』

『我同意這是一種高貴的任務，然而你在看這些照片時不覺得奇怪嗎？』格蘭特聳聳肩，巴特勒嚴肅道，『中間沒有一張黑面孔。』參議員為他坦白的指責而震驚得無詞以對。巴特勒繼續道，『我們黑人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少在卅六個人中該有四個才對。』

『我們選拔的過程是非常小心的……』

巴特勒不聽他解釋，他又掏出另一張照片，照片中是那撒的管制中心，裏面有上百的工作人員，個個神情嚴肅，沒有人在吸煙，頭髮都理得很短，穿着短袖的白襯衣，全是一批年輕人，看來都像是一流的科技人才，但有個共同的特徵，清一色的白面孔。

『按照人口比例，這張照片中至少有十二、三個黑面孔才是，却沒有半個。』

『全國以太空計劃為主要努力的目標，每年要花上五十億，也許是六十億。報章雜誌都在談論這件事，却沒有一個黑人參與。為何你們總把我們和這國家最好的事隔絕呢？』

這問題是發自內心的吶喊，不只是發自這個底特律的教育工作者，而是發自全美的黑人。格蘭特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在他大力推動的這個計劃中，為何沒有黑人參與。他立刻想到詹森和葛嵐西，他們兩人都是南方人，但也不能這麼侮蔑他們，因為在歷任總統中，沒有比詹森更關心黑人福利的，而葛嵐西在他的辦公室中雇用不少黑人秘書。

他又想，是否是太空中心在選拔過程中有所偏差，他想到了太空中心的負責人狄克·史勒登，但這個人是他生平僅見的正直的人，如果有合格的黑人的話，他絕不會放棄，何況他來自威斯康辛州，西部人是沒有偏見的。

他立刻把班妮召來，文尼地陪她一起過來。

『你也留下來，』他對文尼地說，當他們坐定後，格蘭特向巴特勒點點頭，『把你的抱怨說給他們聽吧！』

『這不是我個人的抱怨，』巴特勒抗議道。他再把照片攤開來。『你們有何意見？』格蘭特問他的助手們，班妮承認道，『沒想過這問題。』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了，』巴特勒說，『沒人注意到我們國家最偉大的企業中是清一色白的，沒人去注意這件事。』

他又從皮包掏出張照片來，三個白人立刻認出照片中的人物，全是當今藝壇上的知名之士，『如果黑人能做好你們所給的任何工作，他們為何不能在太空方面證明他們的能力。』

這問題是實在的，而且很直接的打中這個計劃主其事的人。格蘭特參議員坦白道，『高溫，你提醒我一件最重要的事，我沒注意到這點，我一定會力求改進，我會叫巴普太太傳話下去，星期一早上回辦公室時，由你找四位黑人代表來，把莫特博士請來，我們來談談。』他對班妮說。

星期一早上，當四位黑人代表坐定，提出他們的抗議書後，莫特博士為他們解釋。

『我擔任過三次選拔委員會的選拔委員，我們很希望能選中天主教徒、猶太人、女人、特別是黑人，因為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印象，那就是我們絕對沒有宗教、性別或膚色的限制。可惜的是符合我們選拔標準的人沒有。』他遞給他們一張選拔標準表。

曾獲工程或科學的學士學位。

工程或科學的碩士學位。（優先考慮）

軍事作戰訓練。

試飛飛行學校。

大學畢業後的學位或訓練。

精通數學、物理、引擎、微積分。

至少試飛過廿四種飛機。

服過兵役。

『先生們，如果你們能找到合乎上列條件的年輕黑人，我一定向委員會推薦。』

『也許太空人不容易，但地面的控制人員總可以吧？難道所有的事都排除我們嗎？』

莫特拿出另一張單子來，上面載明了在控制室工作人員的履歷。他指出其中一個人的學經歷道，『湯姆•佛斯特，康奈爾大學學士。加州理工學院的碩士，麻省博士。曾在克里夫蘭的路易士火箭中心工作六年。』他一個個的唸下去。

莫特和四個黑人一樣感到沮喪，『我也想不出什麼解決辦法來。』

『難道說科學家不能上太空嗎？』一位黑人哈佛教授問道。

『可以，但他們也需具備這些條件。一個黑人打了四年球的話，就很難合乎標準了。』

在他的建議下，由他和班妮陪同，帶着他們四位去參觀五所好大學，其中有三所是有工學院的，兩個沒有。這次的參觀活動很有意義。班妮特別做了記錄：

我們在這五所大學中，沒有找到一個黑人學生是從事較艱深的科學訓練課程，好使他日後能被選爲太空人的。這與智商、能力無關，黑人學生的分數常在他們的白人同學之上。

原因是有才氣的黑人學生喜歡讀商，做爲他們跳出貧民區的進身階。他的目光不放在星球上，而是在董事會中。因此這次參觀後，我們的結論是從現在起，十年之中，很可能找不出一個合格的黑人青年，是能擔任太空方面工作的。

班妮的記錄平息了這四位黑人的抗議，但沒有平息格蘭特參議員，當他拿到這份資料後，當天下午，便和葛嵐西參議員把莫特博士召來。格蘭特首先發難。

『該死！我要一個黑人太空人，不管是否要降低錄取標準，總之，非要找出一個黑人太空人來，不許你們說辦不到。』

莫特插嘴道，『偏是辦不到，你要危及整個計劃嗎？』

『如果你不能找出一個黑人太空人來，整個計劃就要被國會擱淺，你以爲我們可以不管那兩千萬人的想法而進行下去嗎？不讓他們參與每年要花掉他們所納的幾十億稅嗎？如果大家反對你的計劃，莫特，你就是死路一條，下次再照控制室的照片時，我要看到至少四張黑人面孔。』

莫特固執道，『要他們做什麼？』

『我不管他們做什麼，他們甚至可以打毛衣，但我要他們出現在上面，你不同意嗎？葛嵐西參議員？』

於是他們決定在來年結束之前，一定要找到幾張黑面孔，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莫特一行人，終於在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找到一個，雖然他沒修過微積分和飛行訓練，但還是把他找來，從事新聞發佈工作，他表現良好。後來又在阿拉巴馬州、加州和麻州各找到一名受過一流科學教育的黑人。因此在第二次照片發佈時，在衆多的面孔中，出現三張黑面孔。格蘭特在照片上，用紅筆圈出三個黑面孔來，寄給他在底特律的好友巴特勒博士，『親愛的高溫，你向我們挑戰，我們終於找到了。』

那撒當局有鑑於萬一計算錯誤，太空人很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降落到中、南美洲的叢林中，因此所有的太空人都要接受叢林求生訓練。有些人去哥斯大黎加受訓，有些人去聖薩爾瓦多。但踏實六小人組被派往亞馬遜。

他們在早上八點離開康那維洛角，八點四十五分到達邁阿密機場，搭乘泛美班機，直達巴西的蠻納斯，一個距亞馬遜八百哩遠的乾淨整齊的城市。巴西海軍的官員負責接待他們。當天下午五點，他們便徜徉在世界上最大的河中。

這些看慣了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米蘇里河的美國人，在他們腦中，對所謂大河已有一些概念，因此當他們第一次接觸到像亞馬遜這樣眞正的大河時，簡直不敢置信他們所見的。

亞馬遜不只是大，簡直是驚人，像一個巨大移動的湖。

『各位，』一位巴西官員說，『你們可以看見河岸有汚黑的線條，比河面要高上廿呎。』他指給太空人看那條黑線。『你們猜猜看這道黑線是從哪來的？』當大家猜幾遍而猜不着後，他說，『那是夏初時，河水暴漲的痕跡。』

美國人看着這道汚跡，想像河水氾濫的浩大情形。

『事實上，我們還沒到亞馬遜河，這是尼哥羅河，是由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河滙流而成的。』

過了一會，他們才感到右邊有一條巨大的河流來會，河水洶湧，是由秘魯和厄瓜多爾的山上流下來滙爲一條巨大的所羅門河，再與尼哥羅河相會，遂成巨大的亞馬遜河。

『注意！』那個巴西官員喊道，儘管他陪客人來參觀許多次，但每次看到這麼壯觀的景色，依舊感到震撼激動。從南邊滔滔而來的是黃色的所羅門河，從北邊來的是水勢盛大黑色的尼哥羅河水，相會以後，並未混合，涇渭分明的流了將近廿哩，黑黃分明並列，直奔向大海，令人嘆爲觀止。

夜幕低垂後，這些美國人又看見兩種奇觀，就在新會合的亞馬遜上，駛來一艘兩萬噸重的德國船，長驅直入，像是在大海上行駛一樣，朝蠻納斯筆直前進。

『在河中竟能行駛輪船，』柯紀德嚷道。

另一奇觀是河中有海豚在跳躍，藍灰色的身軀躍入半空中，然後再潛入深不可測的亞馬遜河中。當牠們在暮色蒼茫中躍起時，約翰對同船的人說，『牠們代表好預兆呀！牽牛星是我的幸運之星！』

『我不懂，』卡特說。

『海豚座是保護牽牛星的，你看着！我們能應付得了亞馬遜的。』

這些人在第二天參觀蠻納斯，省長在蠻納斯以盛宴招待他們。湯普生派去的攝影記者爲他們照了許多相，『各位，我們將給你們一個意外之喜。』由摩托車隊開路，市長帶他們到市中心去，那兒有一座金碧輝煌的歌劇院，是十九世紀將結束時，由一羣亞馬遜的橡膠大王集資興建的。

『卡羅素曾在這兒唱過歌，還有不少知名的歌唱家都在這兒演出過。我們這兒是叢林中的雅典。』

踏實六人小組被帶到里奧索里末斯，索里末斯是葡語的所羅門王之意，是所羅門河的一條支流，由當地的嚮導領他們進入叢林，然後把他們留在那裏。他們除了刀子以外，什麼也沒帶，只有用來做蚊帳的布，以及三架收音機，可以對外廣播他們的位置，却無法收聽到外界的消息。如果一個人跌斷腿的話，很可能在三天才會後被救出去。

領他們進叢林的嚮導是個混血兒，他把這批人扔下後，一句話也沒說，當他離去時，看着約翰，朝一棵有濃密棕櫚葉的大樹點點頭，然後眨眨眼睛便消失了。

現在只剩孤零零的七個人了，所以有七個，是多了一個法裔加拿大的守林人喬治，他精通野外生活，所以由他來訓練他們如何在野外求生。他告訴他們，『看見任何動的東西便抓住它。任何看來可以吃的讓我聞聞看。』這可不是玩遊戲，七個饑腸轆轆的人，身上沒有武器，得挨過三天，而且要活着出去。

當第一天結束時，這一隊探險隊的英雄看來會是哈利•堅生，他憑着小時候在家鄉附近的沼澤中玩耍的經驗，知道如何在河中捉魚，或是佈置陷阱。

他很機智、堅持，而且幸運，第一天什麼也沒抓住，大家只好餓着肚子去睡覺，不過第二天，他的陷阱捕到蠶蜥蜴，但因爲不會生火，這羣太空人只好生吃。

約翰想起那個嚮導在走之前，曾朝那棵棕櫚樹眨眨眼，於是他問大家那種樹有什麼用處，貝爾想起了什麼說，『棕櫚樹心是可以做沙拉的，在餐館中還是相當名貴的菜。』於是約翰和堅生便向棕櫚樹下手，也不知道樹心在哪？

不過棕櫚樹也不是好惹的，兩個人用小刀砍了半天，弄得大汗淋漓，才把樹給劈開了，堅生把嫩葉丟給其他太空人，其中一個說，『如果再加上凱撒醬，吃起來還不錯。』

『和生蠶蜥蜴一起吃也不錯，』約翰說。

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們飽受蚊蟲肆虐，由於他們滿身汗臭，招惹了更多的蚊蟲來。查理•李舐着手上的汗說，『我們失鹽的程度很嚴重，』大家也都跟着舐。

卡特告訴大家一個有關二次大戰時一個士兵迷失在瓜達康納爾島（南太平洋上所羅門羣島中的大島）上的故事。『在那種環境下，碰到兩椿事情最倒楣，一是日本狙擊手，一是腿被砍傷，因爲在濕度高達九十九度的氣候下，傷口永遠不會癒合，只會慢慢腐爛。』

『會爛多久？』柯紀德問。

『也許六個月。』

『還好，至少可以活到聖誕節，』柯紀德永遠不忘幽默。

他一向在六個人中被視爲領導人物，現在却很嚴肅的說，『假定我們的收音機全壞了，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便是走出這裏，該怎麼辦？』

大家立刻看着喬治，喬治說，『那是你們的事。』

『最重要的事，』堅生說，『就是靜靜的坐一小時，把所有的事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帶頭來分析情況。

他們說他們知道是在巴西，但他不准他們這麼想，『如果雙子星座艙降落下來，我們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置身何處。』

『我們知道是在南美。』

堅生提出廿個問題來，如何由濕度和叢林的密度來推測置身何地。

三天過後，當救援隊伍前來把他們救出去時，這一羣太空人臉上全是蚊子咬的疤。卡特說，『堅生，我不知道你開飛機的功夫如何，但萬一降落在叢林的人是我，我要你跟我作伴。』

當這一羣筋疲力盡的太空人回到他們在蠻納斯的住處後，卡特嚷道，『天哪！這怎麼可能！』然而坐在旅館酒吧的圓凳子上的，正是漂亮的辛西亞·雷。她由佛羅里達追踪而來。

『我來看看你們出叢林後的樣子，』她以可愛的語氣說。『看來眞糟糕。』她摸摸卡特的臉，『這麼多疤，疼嗎？』她關切的看着他。

『在這麼惡劣的時候是由誰來帶頭？』她問道。

『你猜，』卡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想是堅生吧！』

『你怎麼知道？』

『因爲他對沼澤一定很熟悉，南卡羅林那州有不少沼澤地。』

『你眞聰明，』卡特說，辛西亞轉向柯紀德。

『你在可可亞海灘時，答應我要告訴我你以前的故事的。』

『工作第一，』柯紀德說，先要了一杯啤酒。

『也許你們除了飛行外，最重要的事便是和我談談了，因爲你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你們可不願意被這個人寫成狗屁吧！』她指指正急急走過來保護他的太空人的塔克·湯普生。

儘管塔克防範很嚴，她還是想辦法溜到了柯紀德的房間，他們做了一場狂野的愛，花樣百出，最後柯紀德問道，『日本政府給你們開過這門課嗎？』

『我是韓國人，』當他們精疲力盡的躺在床上時，『你連韓國在哪都不知道吧？』

柯紀德微笑，『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每隔廿年便入侵一次。』

『爲什麼你們美國人甚至像你這麼聰明的人對世界其餘的部分都如此忽略？』

『因爲其餘的世界是跳蚤滿佈的叢林。』

這使她很生氣，『你知道韓國被分成兩半嗎？共產和自由？』她把床單拉到下巴，狠狠的瞪着這個蠢美國人。

柯紀德慢慢的說，『你從九州島的福岡起飛，飛過朝鮮海峽到釜山，然後大邱、漢城、仁川，朝西北到平壤，飛抵鴨綠江，直下興南。我在那兒和俄國大鼻子，還有中國人打過仗，冬天冷得半死，夢想和一個美麗的高麗姑娘談戀愛。』

辛西亞·雷沒說什麼，她看了柯紀德有好一會，然後俯身去吻他。『對不起，我該在下結論前先

發問。』

『你能遞給我一瓶啤酒嗎?』

她在床邊把啤酒瓶蓋給撬開,『這是我從耶魯學來的。如果你在韓國待過,你一定知道日本人有多歧視我們。我可以端起一架機關槍來,把世界上所有的日本鬼子都打死。』

『但你是在那兒唸的書。』

『我生在那兒,我父母被當成畜牲一樣驅使着。我恨不得宰了日本鬼子……。』

『躺下,別把我的床當成戰場。』

他們整晚做愛,間或談到韓國、那撒、叢林。柯紀德從未碰過這樣的女人,一方面可愛得半死,一方面又精明得厲害,她對太空人計劃的見解遠在他之上,她機智的觀察會使其他的太空人為之愕然。『如果我是狄克·史勒登……』

『妳認得狄克·史勒登?』

『我的工作是認識每個人。如果我是史勒登,我要你擔任雙子星的指揮官,你猜我要誰坐你右首?』

柯紀德猜堅生,但她說,『錯了,他在陸地上很了不起,他像梅西百貨公司的經理一樣能幹。不過為了更上一層樓,我要選約翰·巴普,他不討人喜歡,但很能幹。』

『妳沒打那根直箭的主意吧?』

『巴普能在你暈頭轉向時把那個太空艙給弄下來。』

當他們飛回康那維洛角時,柯紀德問道,『大嘴巴湯普生告訴我們,你揚言要跟我們每個人睡覺是真的嗎?做為研究的報導?』

『我問過你說你第一次駕駛雙子星時,興奮得連褲襠都濕了嗎?兩個互相喜歡的人,難道不能彼此信任嗎?』

『那麼你說了沒有?』

『沒有,你褲子濕了沒有?』

『濕了,』他們熱烈的擁吻着。

在美國,沒有一個人,甚至連那撒在內,像萊坡博士這樣致力於太空探險的事。他現在是環球太空協會的會長,太空航空大學的校長。

他的環球太空協會的生意興隆,有六萬多會員,鈔票滾滾而來。大學更是辦得有聲有色,遠在他預料之外。學校依舊沒有學生和教職員,但它所發出的文憑增加了十倍。『大家都渴望有更高的文憑,』他告訴瑪西,當他們晚上躺在床上時,『妳注意到嗎?如果一個人肯付三百五十元買一個碩士學位,他一定願意花六百五十元買個博士學位。』

他和瑪西經常在盤算這些人買回學位去幹什麼。

一次,有位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正教授到太空航空大學來調查一位申請教書的人的資格時,萊坡很坦白的告訴他,『這傢伙是個贋品,把他剔除。』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

『在加州,教堂和大學的設立如雨後春筍,州政府根本沒精力管我們,只要我們不偷州政府的錢,每年納稅,它就不管我們幹什麼。』

『你這張教職員名單算什麼呢?』

『它傷害到任何人嗎?騙過任何像你這樣的人嗎?』

『你不覺得自己在犯罪嗎?』

『當然不是,我認為我是在為大衆服務。』他話說得很坦白,倒使這位教授喜歡起他來。他們談得還蠻投機的。

『告訴我,你在威斯康辛感到科學在走下坡嗎?』

『有呀!當初聯邦政府對科學部門大加輔助時,使我們都氣憤非常。』

『你學什麼?』

『人文科學。我專攻哲學。』

萊坡立刻滔滔不絕的談起霍布士、康德、布萊德雷，還有耶魯的布蘭雪爾。

『你認爲反科學的運動會繼續下去?』萊坡問道。

『我從學生身上可以看出來。』

『你的學生中玩紙牌算命的多不多?』

教授彈了一下他的指甲道，『你怎麼會問起這個問題來，確實有愈來愈流行的趨勢。』

『占星學?』

『不止，』這個威斯康辛來的人撫着下巴，凝視着地板說，『這種現象實在令人不解，我們在太空方面有很大的成就，而我們的年輕人却愈來愈不願接近科學。』

正在這時，瑪西進來。『這位是格蘭特博士，是我的教務長。』他告訴她他們在談的事。

『年輕人反科學，反對任何權威，反對他們的父母，使他們的教授坐立難安。去他媽的科學。』瑪西說。

萊坡因爲這幾年來一帆風順，體重增加了，臉圓了，鬍子修得整整齊齊，使他的臉看來更慈祥了，頗有大學校長的氣派。瑪西臉上的驕縱消失了，她不再任意發脾氣，身材修長，更加的嫵媚了，臉上堆着和氣的微笑，頭髮梳成整齊的辮子。她邀請那位教授留下來吃晚飯，教授欣然接受。

『告訴我，』他一面喝酒一面問，『你們兩人怎麼會搞起這一行來?』

『萊坡沒告訴你我是誰嗎?』她問，『我是格蘭特參議員的女兒。我聽厭了他那一套愛國的大道理。』

教授嚇了一跳，『原來你也是叛逆的一代。』

『當然。』

當他問她是否唸完大學時，她說，『差不多要唸完一年級，成績是C一，因爲我厭倦你們這些教

授們所教的狗屁。』

『你看出下一次會吹起什麼狂熱嗎?』萊坡問道。

『反正是反科學的，這是絕對的。』

『理由何在?』

教授分析給他們聽，由於大學生怕被徵兵，而中下階級的人不滿政府花費太多的錢在太空方面，

『尤其是黑人，他們非常反對太空計劃，因爲他們被摒棄在外。』

『任何事都排除他們，』萊坡說，『你知道嗎?我的環球太空協會中沒有一個黑人會員，却有不少黑人來買文憑，因爲他們認爲文憑會使他們的處境不大一樣。』

當他們正在談論時，瑪西扭開電視機，畫面上出現的是那撒正向大家介紹下一次要擔任雙子星之旅的兩位英雄，左首的是柯紀德，當他微笑時，特別富有魅力，電視照出笑容可掬的他，還有他美麗的妻子黛碧．狄和他們三個小孩。

『太空中有不少奇觀，』萊坡說，『等他們上了月球時，大家的興趣會增加，不過馬上便會跌下來……。』

『在下一波浪潮起來時，你要成爲先鋒人物?』

『當然，出售文憑會增加不少收入，但爲了擴大我們的建築物，這些錢是不够的。我們需要更大的運動。我只知道人們會反科學，反太空，但是會形成怎樣的情形……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康那維洛角已改名爲甘廼廸角，爲了紀念兩年前被暗殺的總統，但對他們而言，那裏永遠是康那維洛角。

大家爲了慶祝柯紀德被選爲雙子星的指揮官，在可可亞海灘的巴里海旅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

由於堅生、約翰和莫特教授在磋商一個問題，因此其他人先去，他們兩人後到。他們兩人各自駕

着自己的車，沿着五二〇號公路到可亞海灘去。

堅生領路，約翰跟在後面，正在這時，迎面來了一輛黑色的別克，車子走得歪歪斜斜的。約翰自言自語道，『那傢伙不會開車。』於是他把車往旁邊靠，留出空隙來，以維安全，萬一那輛別克有問題時，不會遭魚池之殃，但他發現前面堅生的車並未和他採取同樣的步驟。

當別克衝過分島線，朝堅生的車衝過來時，他大叫一聲，好不容易把車子煞住時，只見前面兩輛車已撞成一堆。

當他排開人羣，擠進去一看，只見別克車的駕駛爛醉如泥，却是毫髮未傷。而哈利・堅生已被撞得血肉模糊，難以辨認了。

約翰恨不得當場殺死那個兇手，但他沒說話，立刻返身走回他的車子，在警察還未來之前，把車子快速開走，一直開到巴里海的停車場。

他沒從大廳進去，當辛西亞・雷看見他凝重的神色時，她知道一定有事故發生了。她以為是和柯紀德飛行的事有關。『約翰，怎麼了?』他抓住她的左臂，拉着她去找到卡特和李。把他們叫到角落去悄聲說，『哈利・堅生死了。』

『怎麼回事?』

『一個醉酒的駕駛撞上了他。』

『確定嗎?』

『腦漿溢了一地。』

『天哪!』兩個人驚呼道，卡特說，『貝爾呢?你去把他找來吧。』他對李說。貝爾來時，臉色蒼白，卡特說，『有誰知道殷姑在哪嗎?』

『我剛看見她在舞池中，』貝爾說。

『我們不能在這兒告訴她，』卡特說。

『我去她房間告訴她，』辛西亞說，但卡特抓住她說，『不行。』他們知道堅生和這個韓國女孩

睡過覺，他們懷疑殷姑知道。

卡特去舞池把殷姑找回房間去。當她回到她房間時，發現有三個太空人在等着她，約翰、貝爾、李，每個人都站得筆直，眼中有着哀傷的神情。

『天哪!』她驚叫道。

『在公路上，』卡特說，『被撞出車外。』

『天哪!』

卡特當着她的面打電話給狄克・史勒登。『我是卡特，堅生剛在公路上被撞死，在康那維洛角到可可亞海灘的路上。』

辛西亞通知了其他太太們，珊翠・李把男士都請出房間去，叫其他女士們也出去，讓殷姑躺下來，叫了一杯酒來，把電話聽筒拿下來。

柯紀德一回到康那維洛角後，便怒沖沖的走進警局去，他要知道撞死堅生的人是誰，才發現這個人曾有六次酒醉駕車的記錄，有一次還撞斷一個女人的腿，他的駕照却沒有吊銷，也沒坐過牢，或被處罰過，只因為他的律師說，『剝奪這麼一個好青年的謀生工具是不公平的。』

『每年有五萬人因車禍死亡，』局長說，『半數以上是因酒醉駕車肇事的。』

『你們沒辦法對付這些人嗎?』柯紀德悻悻道。

『我們逮捕了他們有何用?反正他們會請律師，而法庭也會縱容他們。』

柯紀德看了一下檔案：麥多・史達林。二八歲，已婚。第一次逮捕：酒醉駕車。第四次逮捕：撞中一個婦人。第六次逮捕：酒醉駕車。他指指最後一行。『這是三週前的事。』

『美國喜歡這個調調，我有什麼辦法。』局長說完後把檔案扔進抽屜裏。

不少堅生生前的好友長官來安慰殷姑，更有不少未婚或鰥夫願意娶殷姑，並接納她的兩個孩子，

但殷姑都拒絕了。她在奧勒崗州一個大學的圖書館中找到一份工作。大家爲她祝福，送她上路。當莫特的小兒子克里斯多佛因出售大麻給華盛頓郊區一家學校的學生而被警方逮捕時，他父親正因登陸月球的事已開了三天三夜的會。他請求警方和檢察官不要把他兒子送進感化院。在會議進行第四天，正當大家熱烈討論月球表面是灰塵還是堅實的地面時，他突然不支昏倒在地。

拉蔻得知後，以爲他是心臟病，醫生檢查過後說，只是疲勞過度而已，『要他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幾天，別讓他操心。』

當莫特病倒的消息傳出去後，五個太空人分別寫信去慰問他，表示他們對他的感激之意，每位太太也分別寫信給拉蔻，但最令人意外的還是辛西亞·雷，她親自來看莫特。『我來這兒有兩個原因，一是希望莫特博士早日恢復康健，因爲你是個好人，大家都需要你。另一個原因是來看看一個爲太空計劃殫精竭慮的科學家的報應。』

『你怎麼有這麼多閒空來寫一個故事？』

『我每週都有東西交出去，我的報酬相當不錯。』

『這週我成了你故事中的主角嗎？』

『是的，一個工作過度的科學家，在往月球的路上不支倒地，每個在日本的人都會看到。』

『工程師，不是科學家。』

『看來我們已有第一回合的衝突了。由於你一向不滿意你的工程師身分，因此你才成爲一個眞正的科學家的。你爲何拒絕這種頭銜？』

莫特扶了一下眼鏡微笑道，『我一向是個工程師。你知道有個老工程師對我說什麼嗎？科學家夢想造出一些偉大的東西來，工程師使他們的夢想實現。』

令人驚訝的是有多少能幹的男人，還有許多女人願意和這個了不起的韓國女人談天。她將近卅歲了，似乎根本不適合擔任這個艱鉅的工作。她太嬌小了，好像無法排開圍繞在這些太空人四週的人羣。又長得太漂亮了，使人無法把她當眞。她的英文說得不錯，不過偶有拼錯音的地方。她從不知道控

制她的火爆脾氣，但她自有迷人處，而會使人注意去聽她的意見，也沒有人會拒絕回答她所提出來的的很直接的問題。

『我應該列出使你倒下去的原因，』她坐在莫特的床邊說，『堅生的死。那麼一個漂亮的好孩子，還有他像仙子一樣美的太太，你一定把堅生當成你自己所沒有的兒子看待……。』

『我有兩個兒子。』

她的聲音不變道，『當然，但一個在加州，是個同性戀者，另一個在華盛頓因販毒被捕。』

莫特並不想反駁，但他問道，『這些都要印出來嗎？』

『要，』她說，『你研究過韓國的陶器嗎？我們的陶匠絕不想做一個完美的花瓶，他們隨着黏土的性質去拉坯，底色上得非常牢靠，做出來的花瓶歷經五百年而依舊生動。我就像韓國的陶匠一樣，我用心的上底色，我要知道你對堅生的死以及其他的事情的感覺，所以在我的書中，你的形象會很生動，歷經五百年而不會磨滅的。』

『你有特別的直覺。』

『不只特別而已，是很長的，別忘了你和你的年輕人所從事的冒險，將會吸引羣衆的興趣歷經五世紀之久。你不是活在一九六五年的美國，而是活在西元二四六五年的歷史書中，如果我今天不把你的事正確的記載下來的話，你知道二四六五年的書會怎麼說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蘇俄太空人蓋加林成爲第一個環繞地球軌道的人，過了很久，才有美國人跟進。」那就是你整個心血的總結。除非我今天把你的故事忠實的報導出來。』

『一定要談到我的兒子們嗎？』

『當我去訪問密拉德和羅傑時，他們並未限制我。我有三份警方有關克里斯多佛的報告。我從未關心過你，直到我看到你有多愛你兒子後。』

『你爲何排斥我？』

『因爲你老跟湯普生混在一起。』

『我在德文報紙上看到你對堅生死的報導。內容與湯普生寫的沒什麼兩樣，只是他的照片比較清楚些。』

『且慢，爲了應付報紙，我當然是寫些狗屁倒灶的事，那是爲了賺錢，不過爲了我自己的書，狗屁的比例便要減至最低了。』

『你在寫書？』

『所有的記者都在寫書，不過我的會很短，我相信我的書會留傳到下一個世紀，因爲我的底色上得很牢靠，韓國的老陶匠會因我懂得用他們那一套道理而以我爲榮。』

第二批來看他的客人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柯紀德和約翰・巴普。他們得意洋洋的帶了一個大紙袋來。

『怎麼樣？博士。』柯紀德問道。

『沒有壓力，沒有痛苦。』

『怎麼一回事？是什麼事讓你一下子倒下去嗎？』

『可以這麼說，不過這也是對你們這些初生之犢的一個警告，任何人都有極限的。』

『我們是來給你打氣的，狄克・史勒登昨天告訴我們後，我們便急忙駕着T—卅八趕忙來告訴你。』

『我從你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來，雙子星是由你們兩人駕駛嗎？坐右邊的人要離開太空艙出去漫步是嗎？』

『是的，』柯紀德說，『約翰出去，如果我看他不順眼的話，我會把他叫回來。』

莫特和他們一樣興奮的談着，他笑道，『我打賭，湯普生一定忙得團團轉。』

『是呀！』柯紀德說，『他派人拚命給黛碧・狄和班妮照相，巴不得我們摔死，他好有更多哀傷的事可以報導，就像他對付殷姑一樣。』

『塔克快要精神分裂了，你最好快點起來，把他給擺平了。』

『怎麼回事？他不是該歡喜若狂嗎？這整個旅行是由他名單上的兩個人控制的。』

『是不錯，昨晚他在巴里海對大家說，「我們要教教生活雜誌如何報導太空飛行的事。」但令他難以接受的是五位太太中，他必須要跟其中兩位他最不喜歡的打交道。』約翰說，『黛碧・狄開口便是三字經，而班妮堅持在華盛頓，旣沒家，也沒孩子。』

柯紀德從袋子掏出一堆書來，『博士，你平常太認眞了，所以才會一屁股跌下去的，看點輕鬆的科幻小說吧！』

當莫特看完這些小說時，他的健康也恢復得差不多了。當約翰和柯紀德回來拿書時，他對他們說，『這些書有不少優點，我現在才知道，像柯紀德這樣的人，爲何常能找到樂趣。這些書寫得很好，有不少動人的情節，還有很强的洞察力，當你們拿這些書來時，我以爲會是一堆垃圾，誰知寫得相當好，至少和我過去在閒暇時看的一些小說一樣好。』

『我常從其中找到幻想，我不只想上月球，還想上火星，那才是眞正的第一步，這些人把我的想像實現了。』柯紀德說。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得記住一件事，這些人可以自由幻想，他們用不着去冒生命或名譽的危險。但像我這種人便無法如此放縱，我們是絲毫差錯都犯不得的，我們得把你們兩個給安全弄回來。』

『這些書很有趣吧？』柯紀德問。

『很有趣，不過有點孩子氣。』

『這不正是我們要保持的精神嗎？』柯紀德問道。他咧嘴一笑，露出被打壞的門牙來，像是個在看科幻小說的愉快的孩子。

雙子星號之旅是介乎一人駕駛的水星號和三人同飛的阿波羅號之間的一次飛行。此行的目的有五

，是為了完成登月壯擧的準備工作。第一是證明可以同時發射兩人到太空，第二是收集有關無重效果的資料，第三是證明人可以漫步太空，完成特別操作的任務，第四是證明一艘太空船可以與另一艘會合，第五是在完成任務後，能將太空艙儘可能降落在預定的地方。

星期二的早上四點十五分，兩個太空人在他們被隔離的房間中醒來，這種隔離的目的是怕他們感冒或出疹子，如果他們因跟別人接觸而被傳染的話，這個十六天的飛行就會流產了。他們穿着T恤和長褲，吃着特製的早餐，好使他們排泄糞便的數量減至最低。

到了黎明時，兩個太空人全身裝備，爬進正在等他們的白色車子，車子靜靜駛過一些來看太空船發射的人，還有佈滿鱷魚的沼澤，來到角端，壯觀的泰坦火箭正矗立在那兒，太空艙便放在火箭端。

整個火箭高一〇九呎，黎明第一線曙光照在它身上時，顯得更加的龐大，當旁觀的兩萬人把目光集中在太空艙時，才發現它有多小，只有十九呎高，十呎寬。因此在這次飛行中，百分之八十二的部分會解體，落入海中。

一架電梯把他們送上入口處，兩人走入艙中後，才意識到在未來的十六天中，他們要並排躺在狹小的艙中，吃着冷火雞，穿着一身像愛斯基摩人一樣的服裝，進入不可知的太空中，任誰也不免會驚慌的。

柯紀德是指揮官，他先滑進前艙，讓自己躺在傾斜的床上，這種床是用一種柔軟、堅韌的物質做的。然後示意約翰躺在他的右邊。當四肢擺好了後，兩個人所佔的空間比一張單人床還小還短，他們的頭和脚全頂在艙壁上。兩人此行是從事一項特殊的任務來尋找一項特殊問題的解答。即是兩個健康的人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十六天嗎？

艙蓋關上了，門閂鎖上了。然後由另一個太空人邁克．考林斯來計時。

『已經發動了，』他穩定的說道，『起飛了。』有他來報告是很好的，因為在艙中的人幾乎無法感到火箭發射，引擎以四十三萬磅的力量往上衝。

『溫和得像嬰兒的吻，』柯紀德報告道，强大的引擎持續的將火箭往上推，最後，太空人終於感到他們眞的是步上了往太空的路了。

第一節火箭落下來，其餘的部分繼續無聲的往上爬，但當第二節火箭以十一萬磅的衝力解體時，引起很大的撞擊力，約翰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被撞擊着。

『涉喲拉娜！』柯紀德喊道，在控制室的人都可以聽到他的告別語，這是辛西亞．雷敎他的日語。

『休士頓！』約翰插嘴道，『我們看見地球兩極的地球物理瞭望台。』

『雙子星，我們看見了，』聯絡官說，當太空人進入太空軌道時，在地面上的控制室中，只准一個人與他們聯絡，以免人多嘴雜，使太空人無所適從。那個人必須本身也是太空人，而且是飛過太空的，每次飛行需要四個聯絡官，而擔任聯絡官的人，聲音一定要穩定、清晰。

同時在總部，三百一十九家承製太空船零件的公司都派人來候命，隨時等候召喚來分析他們所承製的部分，萬一有任何地方失靈的話。

當麥哲倫環繞地球時，他的手下在他死後乘着破船獨力完成壯擧，根本無法和支持他們的西班牙取得聯絡。但當柯紀德和約翰去探測太空時，他們隨時可以和四十萬人聯絡，因此很難決定，到底是誰在從事探測工作，是柯紀德和約翰，還是這些在地面上供給他們消息和給予他們命令的像莫特博士這樣的人。

柯紀德開始引爆，讓泰坦火箭和太空艙分開來，在他和休士頓連絡過，做好檢查工作後，他按照電腦的指示，絲毫不差的動作着，發出一陣爆炸聲，速度起了巨大的改變。

小太空艙安詳的飄浮在幾近圓形的距地球表面一一六．七乘一六四．六哩的軌道中。朝着第一個目標——愛琴娜—A前進。

現在開始了近世以來人類最奇特的經驗。愛琴娜—A被定在它自己的軌道上，雙子星的任務便是進入它的軌道，落在它後面，然後慢慢超越它，將雙子星的尖端插入愛琴娜A的尾巴，然後結合起來

，這項任務要在一萬八千哩的時速下完成。聽起來很困難，不過却是經過精心計劃的。

在00：02：21：36（日—時—分—秒）時，柯紀德通知休士頓。『我看見那個小討厭了，』邁克•柯林斯平靜的說，『你們現在它下面十三哩，前面廿二哩處。』約翰回答道，『我們電腦上的記錄跟你們的一樣。』

柯紀德好像是操縱過數百次的老手，很冷靜的做着一連串最精細的調整，使得他的太空船溫和的向上升，以每小時一萬八千哩的時速，一直等它找到愛琴娜—A的軌道，他駕着雙子星向前，接近正以高速飛行的目標。

『着手結合，』聯絡官說，然後一個太空奇蹟產生了……八千四百磅的雙子星，以高速接近重一千七百磅的同樣也是以高速飛行的愛琴娜—A，柯紀德以高超的技巧，將兩個飛行物結合在一起，而且緊緊的扣上。這個秘密很簡單，如果兩個飛行物都以相同的速度前進，結合便像把車駛入車庫裏一樣容易。

他們結合和分開了三次，以證明這個動作是可行的，然後柯紀德通知休士頓，『我要我的右首來試驗下次的結合。』現在換了一個新的聯絡官，同樣也是太空人，他說，『好！』於是約翰興奮的將雙子星向前推，完成了漂亮的結合。換言之，到月球之路已打開了，人類可以載兩個或三個交通工具到太空中，並將它們結合起來，只要他們的電腦能將他們在正確的時間放入正確的軌道上。

太空人同意以休士頓的時間做爲他們錶上的時間，在他們完全練習與愛琴娜—A的接合動作後，漫長的第一天過去了，他們便睡覺了。他們的太空船和愛琴娜保持兩哩的距離，一直繞着地球轉着。

當他們躺在那兒進入夢鄉後，他們眞正成了雙生子，如果一個人要翻身，另一個也得翻，因爲沒人希望把呼吸吹在對方臉上。他們得計劃每一個行動，以免使對方難過，而且得這樣繼續十六天。

到了第三天後，這一對雙生子非常適應他們狹小的艙座。每一個可以移動的東西都被定住了，有時是以非常特殊的方法，他們很感謝發明維爾克鉻纖維的人，可以把他們的筆、羅盤、本人固定在一定的地方。

無引力並沒給他們帶來困難，只有在吃東西時要小心，因爲一點點碎屑都會飄浮着。如果是液體打翻的話，會變成漂亮的水滴，如果數量多的話，會變成像拳頭大的圓球。他們在飛行的頭幾天，滿心感謝他們的醫生朱里•費德曼博士。『在雙子星艙座中，最危險的是你們的腿沒有運動，肌肉會萎縮，等你們要走路時，便無法走了。』爲了防止這點，他發明一種吊帶，讓他們的腿可以滑動，使腿部保持運動。

太空人背躺在座椅上，不能隨處走動，但他們可以從他們厚重的裝備爬出來，非常困難，要花上四十分鐘，然後穿上舒適的睡衣。『你好，蛹，』柯紀德在約翰換衣服後向他致意道。約翰笑道，『這使我想起了乞沙比克灣那些可憐的軟殼螃蟹。我在安那波利斯唸書時，常和班妮去捉牠們，每當牠們掙扎着從牠們殼中走出來時，立刻被一些老饕們放入熱鍋中煎來吃。』

『你和班妮如何配合，你在休士頓，她在華盛頓？』

『我們是海軍家庭，不少人像我們這樣。』

『她是個大好人，當她第一次到所羅門來和我們住時，我覺得她有點冷漠。』

『我有時也有那種感覺，你知道她的工作是很複雜的。』

『她有頭腦，總有一天會出人頭地的。』

『她現在已是要人了。你有殷姑的消息嗎？』

『兩個小孩，軍中給撫恤金。你還要知道什麼？』

『黛碧•狄在和你結婚前做了多久的寡婦。』

『六個月或八個月。』

『我希望有人像你一樣去娶殷姑。』

第六天是試驗約翰的時候，因爲他得爬進一套特殊的衣服，背上像黃瓜似的裝備，走出太空艙，去取下裝在愛琴娜—A上一具放射量測定器。那具儀器是一年前放上去，爲了測度人在太空飛行時所集聚的放射量。當他在太空漫步時，有個臍帶連着他，供應他所需的氧器，他還要帶一小套工具去。

靠柯紀德的幫忙外，還要花上一小時才能穿上那套衣服，開門又花了十五分鐘，柯紀德也要換上他的太空衣，因爲艙門一開，艙內便無法供應空氣了。兩個人都是身在太空，只是柯紀德在太空艙內而已。

最後，兩人終於穿戴完畢，艙門也打開了。艙外是無垠的太空，無色、無重、無形，只有無數的星星和銀河系，人類對它巨大的構造是一無所知的，這是多麼的壯觀，又是多麼的吸引人。當約翰在艙口猶豫時，他像一個將要離開子宮的嬰兒，子宮內是多麼溫暖，而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刺激却又是這麼的茫茫不定。

東邊是耀目的太陽，它正位於摩羯宮和水瓶座之間，遮住了約翰的吉星——牽牛星。西邊，在深黑的夜裏發出燦爛光芒的是獵戶座、獅子座。沒有一個進入太空的太空人比約翰更清楚這些星星，他正準備走向它們，迎接它們，好似它們是他的顧問，他更高興自己可以一覽南半球的星無遺，這是他的教授安德生從未看過的，『我會代他向射手座致意。』他說。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位在下面的地球，平日感到它是多麼的大，而此刻，當約翰俯視它時，却又是這麼的小。『嗨！柯紀德，可眞是個球咧！』

『跳呀！你這個小鷄。』於是他跳入太空。

他像個跳傘的人，但他並沒有落下去，因爲沒有引力把他拉下去。他小心的移近愛琴娜—A，他以爲當他到了那個怪物時，可以找到時間休息，誰知他又碰到一個新問題，因爲他根本找不着可以抓住的地方，當他努力的挨近那個巨大光滑的物體後，一直在它附近飄浮着，爲了抓住它而弄得膝肘都是瘀傷。

過了半小時後，他已是滿身大汗了，於是他的動作慢了下來，他記起了他此行的任務是把那個放射量測定器從愛琴娜—A上拿下來帶回地球去。於是他笨拙的移向它，把自己鈎在上面，然後取出工具箱中的老虎鉗來，但他發現根本沒辦法應用。因爲每當他要用力時，他的身子便往反方向飄走。

他花了廿分鐘，結果一事無成，筋疲力盡，眼淚從眼眶流出，遮住了他的視線。所有漫步太空的快樂都消失了，更糟的是他不能浪費太多的精力，他還得保持回去的力量。

『我回來了，』他告訴他的同件。

『你可以用的時間是卅四分。』

『我回來時，你出來把我弄進去吧。』當他回到艙口時，已經累得爬不進去了，他在艙口休息了將近半小時，才恢復過來。

『外面不好玩，』當他把頭盔脫下來時說。

『下次運氣會好點，』柯紀德說，身爲這次飛行的指揮官，他拒絕接受任何失敗，但他也知道約翰快垮下去了。

當太空人收集到一定量的廢物，包括尿袋後，經由一個巧妙的系統排出，結果有些廢物弄髒了柯紀德的窗子，於是約翰說，『我出去把它清乾淨。』

這次的太空漫步是很成功的，因爲範圍只限於雙子星號。約翰用一些把手和鈎子穩住自己不會團團轉，或朝相反的地方飄，結果把柯紀德的窗子給擦乾淨了。

當晚，他們和休士頓討論，用什麼方法去取回放射量測定器，聯絡官說，『費德曼博士希望你們取回來，因爲我們迫切地需要它。』研究結果，他們建議約翰把左脚鈎住，然後從不同的角度去接近愛琴娜，肚子和一條腿、一條肘活動着，好分散重量。

第二天早上，兩人慢慢穿衣服，以免出汗，然後用最小的力量打開艙門，約翰放慢呼吸來控制出汗，並照柯紀德的建議，在螺帽上倒上油。

約翰照着休士頓的指示，讓自己半邊身子飄着，保持一種平衡，然後去扭開上了油的螺帽。

『成功了，』他對柯紀德說，當他卸下測量器後，綁在他的腰帶上，一根螺釘落下去，它並不是落，只是飛出了他的控制，飄浮着，像個小行星一樣，在距離地心約四一〇八九哩的地方繞着地球轉。已經過去六天了，以下的三天有許多事要做，這是地面上的專家們所預定的，特別是那些太空科

學家。

研究無重，對基因是否會造成損害。

給地球帶回一百四十九張相片。

爲在某種情況下會在太陽對面出現的星狀雲拍卅六張照片。

調查L—四和L—五的地球、月球平衡點。

檢查偏極的超高頻率對無線電在大氣中傳送的影響。

收集在太空有關蛙卵生長的資料。

在第十天，他們起得很早，綁住每一項可以移動的東西，以避免劇烈的運動。在和休士頓聯絡後，他們確定他們已來到愛琴娜—B的後面距離約廿哩的地方。他們正中目標，不偏不倚的登上了愛琴娜—B的軌道。

『休士頓，我們準備發射了。』

『一切正常，』聯絡官說，於是柯紀德點燃愛琴娜—B的主要引擎，經過廿九秒後，響起一陣巨大的爆炸聲，破片吞噬了太空艙，每小時又增加了時速四六九哩。整個物體被拋入更高的軌道中，比任何人去過的都要高。

『如果上帝是個高爾夫球手，祂要能像剛才我們那樣一桿命中的話，祂也會很高興的。』成千上萬的教徒聽到柯紀德這種大不敬的話，交相指責，看來那撒要費上一番唇舌來否認他說上帝是高爾夫球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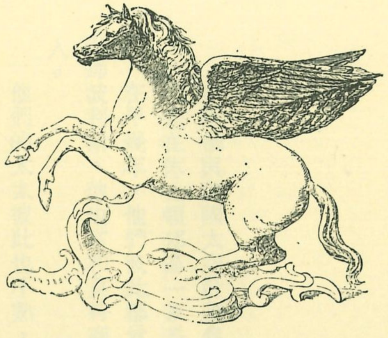
約翰說話比較含蓄，『哦！從這兒看地球眞壯觀，日夜的線條在這兒分明的像刀刃一樣。哦！非洲正如地圖上的樣子，海洋是藍色的，哦！喜馬拉雅山。你們該看看我們的地球有多大。』

雙子星落在太平洋上，距等待撈他們上岸的船塔拉吉號約七百八十一碼處。

這次飛行非常成功，共花費了十一億四千七百卅萬美元。他們兩人向國會兩院連席會議報告飛行經過。然而對他們而言，此行最大的收穫是當他們再駕駛T—卅八時，覺得特別容易。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一日下午，正當三個太空人坐在裝置在農神火箭上的太空艙中做例行訓練時，由於地面電線走火，引燃了艙中的純氧，使得三人葬身火窟。

當這件事發生時，踏實六人小組的成員正在巴里海的酒吧裏。班妮聽到消息立刻從華府趕到，大家都因這件事而難過。辛西亞・雷一個人坐在角落裏，這是她早已預料到的，身爲一個現代的哀斯奇勒斯（希臘悲劇詩人），她知道什麼是悲劇。



第七部 月亮

登月小艇的門打開了，一個白色的身影慢慢的踏下短梯，然後堅定而自信的踏出第一步……

這四個與美國太空計劃息息相關的家庭，第一次相聚是在一九六九年，當太空人終於登陸月球後，他們是在休士頓郊區一家長角旅舘見的面。

在早幾年，他們彼此都曾接觸過，譬如，格蘭特參議員很早便認得約翰・巴普，而且幫助他進了安那波利斯。他也常和莫特商討事情，也曾把考夫召到華盛頓來報告兩次，但他從未同時看過這三個人。

他們的太太彼此也不熟，只有班妮和格蘭特太太見過面。她也在很多場合和拉蔻碰過頭，但她從未見過萊蘇，不過萊蘇和拉蔻很熟，她一直把拉蔻當成小妹妹。

這四家人早該在阿波羅二號發射之後便碰頭的，因為這四個人都來到康那維洛角，各有任務要執行，但四家中，有兩位太太寧可待在家裏，就是愛蓮娜和萊蘇。莫特和考夫在經過七年後相聚的場面是很感人的，考夫拋棄了他的成見，上前來擁抱他的救命恩人。『莫特，此刻的勝利是屬於你的！』莫特拍拍這個工程師說，『勝利是屬於你的，老友。當年我在德國找到你時，你便說過，「我要把火箭送到月球上。」不久我們就會到那兒去，你的火箭和我的人。』

考夫聽了頗不受用，『不是我的火箭，只可惜你選錯了方向。』

莫特不想去挖老瘡疤，轉換題目道，『萊蘇呢？』考夫說，『她本來怕來。』

萊蘇一直想看看她丈夫花費心血建造的東西，但她又怕去參加那種熱烈的慶祝會。『我不適合去那種場合，夾在那些打扮得珠光寶氣的貴婦人中。』現在有機會到休士頓來，一睹這個太空中心的活動，但她還是躊躇。她寧可去波士頓，因爲她兒子正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中工作，曼納士瞭解他母親的爲難處，他從波士頓打電話給她說，『媽，去德州吧！反正你有的是機會看我，拜託你跟爸去休士頓。』於是她歡歡喜喜的跟她丈夫去休士頓了。

尼克森總統派格蘭特參議員出席這次發射典禮。一個白宮幕僚人員指出，『該死的民主黨早想把這一場秀據爲己有，甘廼廸、詹森、葛嵐西。你是我們最突出的人物，因此你一定要露面，屆時會有不少報社電視來訪問，總統交代，一定要帶你太太去。』

格蘭特無法說動愛蓮娜跟他去，因爲她要待在家裏等萊坡博士的電報。

愛蓮娜認爲待在家裏迎接外星人對國家而言幫助更大。她寧可錯過發射太空船的盛況。但當白宮打電話給她，督促她出席這次盛會時，她不得不去，於是她打電話給洛杉機的萊坡博士，要聽聽他的建議，他叫她儘管去，不會有妨礙的，於是她便和她丈夫一起到長角汽車旅館去。

拉蔻還在帶領那些太空人的太太們，由於現在著重在要登陸月球的人身上，所以她能分身陪她丈夫，她也需要休假。她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她兒子克里斯多佛在一起，在佛羅里達的陽光下，他似乎長得茁壯了。他因成績太差而爲馬利蘭大學退學，但她相信家的溫馨可以使他重新再拾起書本，她本來要他陪她去休士頓，但他寧可留在佛羅里達，參加在邁阿密的反越戰遊行。

當班妮在阿波羅二號成功的發射完畢，把參議員們帶回華盛頓後，葛嵐西把她拉到一邊，『這是最高機密，尼克森總統堅持要愛蓮娜去參加在休士頓舉行的登陸月球的慶祝會，她已經瘋了，你的責任是看住她。』班妮抗議說她可不是看小孩的人，葛嵐西咆哮道，『由不得你，萬一歐洲的報紙知道太空委員會的重要參議員的太太是個瘋子，把國家機密透露給綠色小人的話，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班妮的任務便是看住格蘭特太太。

那一天中午十一點半時，屋外的氣溫高達華氏九十六度，這四對夫婦坐在長角酒吧一個預定的角落桌子吃中飯。旅館應格蘭特參議員之請，送來兩架電視，這樣他和他的客人可以同時聽匡凱特和錢西勒的新聞報導，酒過兩巡後，上來的是一大盤路易斯安那蠔，萊蘇不吃，她怕腥。

當他們在等鷄肉沙拉時，格蘭特參議員對萊蘇說，『我知道你本來不想來的。』

『我是不想來的，』萊蘇說。

『但這次的勝利是屬於你丈夫的。』

『他有許多次勝利了，今天也是我兒子的勝利之日。』

『他在做什麼？』

『今晚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小喇叭。』

『你兒子？他多大？』

『廿二。』

『愛蓮娜，太好了，考夫太太的兒子才廿二歲，便在一個有名的交響樂團演出。』

愛蓮娜微笑着沒說什麼。她感到自己與這個聚會無關，因爲她所面對的問題是他們所不了解的，而且她知道，每次她丈夫誇獎某個年輕人時，暗地裏是在指責她沒把女兒教好。但她認爲瑪西年紀輕輕便當到教務長，成就非凡。她對考夫太太微微點了點頭，好像在說，『我很高興這個國家令你滿意，你看來似乎是心滿意足。』

格蘭特太太不時偷瞄巴普太太一眼，看看她是否眞的和她丈夫有染，但沒看出什麼來。她很生氣她丈夫把這個女人帶到休士頓來，更爲約翰·巴普難過，因爲他是個相當不錯的年輕人。

沙拉上來後，電視上的新聞正熱鬧的在報導登陸月球的事。大家都忙着看電視，只有考夫太太因爲沒吃蠔，所以餓了，忙着吃她的飯。大家都在談論着廿三萬八千哩外太空的情形，竟能出現在電視畫面上。

『如果沒有高山或星球的阻擋，電波的傳達是永久的，可以傳到兩億三千八百萬哩。有一天，我們會在土星上設置無線電，那是遠在十億哩之外。用不到一只燈泡的電力，便可以傳送我們的消息，只要沒有山脈或其他干擾，正如考夫說的，電波會傳到永遠。』莫特說。

『那我們能送人上火星嗎？』格蘭特問莫特，但在後者還沒回答他之前，考夫插嘴道，『當然，我可以在明年便建造一座火箭，把人安全送上火星。』

格蘭特知道至少有四十五萬美國人參與這次的登陸月球的壯舉，這些人可不高興聽到一個德國人說他能把人送上火星，一次太空飛行需要將近五十萬人，超過兩百億美元，才能達到這項壯擧的。

『我仍是無法相信，』格蘭特說。他現在五十五歲，一個瀟洒的老人，面色凝重憂戚，頭髮泛灰，外帶在華府長期工作所培養出的穩重。他跟太空計劃是息息相關，經常爲它爭取龐大的經費，然而他對這些計劃並不瞭解，現在他便面對一個他完全不懂的勝利的一刻，而考夫又告訴他可以很快把人送上火星。他幾乎和他太太一樣困惑，只是她的冒險是花了數千元，而他的是數百億。

當萊蘇向侍者要第二道沙拉時，愛蓮娜大方的說，『我的沒動過，你拿去吃吧！』

現在是一九六九年七月廿日中原標準時間兩點正，桌上的杯盤撤去後，侍者端來一個氷桶，裏面氷鎮着好幾瓶啤酒，考夫拿了兩瓶，開了蓋後遞給他太太一瓶，但她不要，『美國人把啤酒釀得太甜、太不够勁，墨西哥的很不錯，』萊蘇說，『菲律賓和丹麥的也比美國的好。』

現在愈來愈緊張了，格蘭特轉着手上的空酒瓶，看看這架電視螢光幕，又看看另一架。影像非常清晰，他說，『幹得好！看！』

當登陸小艇降下後，班妮走到她丈夫身旁，因爲他比任何人能了解此刻的意義。考夫太太也挨進她丈夫身邊，回想起這許多年來，他始終抱持着樂觀的態度，使得這個從平尼孟廸時代便有的夢想實現。莫特太太也想走到她丈夫身邊，但却爲格蘭特太太拉住，她悄聲的對她說，比起世界上將要發生的大事而言，電視上正在進行的事是微不足道的。『你是不知道，但我相信你丈夫很清楚卽將發生的事的價值。』

『什麼事？何時會發生？』

『你等着瞧。』

莫特站在格蘭特的椅子邊，啜着啤酒。『這簡直是令人喜出望外，這些軌道是我參與設計的，現在看着它竟付諸實現了，你知道，這實在是很特殊的。這些人登陸的地方正是我們三年前計劃的地方，絲毫不差。』

『這是美國史上一個偉大的日子，』格蘭特說。他腦中浮現那次海戰的情況，高溫，巴特勒和鯊魚奮戰的情形，他第一次宣誓就任參議員，甘廼廸的被刺，尼克森戰勝韓福瑞，還有與葛嵐西，一個值得信任，却不完全像詹森的人，在太空委員會的並肩奮鬪。

『這個國家已有不少偉大的日子，』格蘭特說，拍拍莫特的手。

現在沉默充滿了下午，連電視似乎都停住了，爲了向這偉大的時刻致意，新聞正播道，『休士頓，這兒是寧靜海基地，老鷹已經登陸。』在這一刻沒人說話，格蘭特和莫特，熱淚盈眶，令大家驚訝的是考夫突然跳上跳下的像個瘋子，先是用德語大叫着，然後是英語，『成功了！』

『天哪！』格蘭特喃喃道，『我們的冒險成功了。』他指着電視說，『你們知道我們冒了多大的險嗎？全世界都在看哪！』

約翰親吻班妮，班妮也是淚眼盈眶，她轉過頭來吻了格蘭特，他的努力是她親見的。『我們成功了！』她喊道。

從太空人離開登月小艇到在月球上漫步要六個半小時，每個人都準備等待這一刻，因此飲料源源端過來，班妮打了好幾通電話回葛嵐西的辦公室。參議員說，『所有的帳由委員會開銷，這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一天。』

班妮還打了一通電話到波士頓給曼納士，他正要登台，他告訴他父母，演奏會完畢後，大家要爲他開慶祝會，因爲他們知道他父親是幫着建火箭的英雄。『爸，我眞爲你高興。』他說英語，他父母說德語。

格蘭特太太只打了一個電話，打給萊坡博士，他告訴她，『一切事情都很穩定，我的人正在月球的另一面，隨時準備給予援助，他們希望地球人成功。』

約翰打了幾通電話給控制室的人，那裏洋溢着興奮之情，這是屬於許多人勝利的一刻，其中一個人說，『告訴那個龜兒子史丹利・莫特，這要歸功於他主張的月球軌道會合點。』

格蘭特接到十幾通電話，其中一通是尼克森總統打來的，但他女兒沒打來，當大家平靜下來後，他問考夫夫婦，『你們兒子怎麼這麼年輕便會吹喇叭？』

萊蘇說，『美國是一個學習環境很好的地方，莫特太太當年在艾爾帕索教英文，免費的。當我們搬到杭茲村的第一天，他們便借給孩子們樂器，那時曼納士才四歲，他當時借了一隻喇叭。』

『但我們也碰到過困難，』考夫說，『他也有玩心，想去踢橄欖球，我阻止了他，我對他說，不許把貝多芬當成玩玩的。』

『你們怎能讓他對事情的看法跟你們一致？』拉蔻插嘴道。

『你告訴他一次，他不聽。』萊蘇說，『你告訴他第二次，他對你大叫，於是你不用告訴他第三次，拿一把錘子，把他的喇叭砸爛。』

考夫大笑道，『喇叭是學校的，我們還得賠一把，但他感到慚愧，只好對學校說他的喇叭被卡車輾過了。』

『我們再給他買一個較好的，讓他參加當地的樂團，然後是阿拉巴馬大學，現在是波士頓的。』

『你們一定以他為榮，』拉蔻說。

『是的，』萊蘇說。

格蘭特轉向莫特夫婦，『你們跟兒子之間有小麻煩嗎？』

『有，』拉蔻說，『而且不只是小麻煩。』

『哪方面的？』

莫特猶豫着不知如何啓口，但他太太卻說，『生活方式，我們的大兒子對女孩沒興趣。他和一個跟他同齡的年輕人住在一起，在科羅拉多開一家食品店。』在其他人還沒答腔前，她又接道，『但我們和他相處得很好，他是個溫和的好青年。』

『他廿六歲了，』莫特說。

『但我還把他當孩子看，』拉蔻說。她丈夫接道，『當你兒子表現出這種特性時，實在是令人震驚，……』他停了半晌，然後脫口而出，『我們借他錢讓他開店，也以他能經營得不錯為榮。』

『克里斯多佛比較麻煩，』拉蔻說，『他曾因販大蔴而被捕過。』

『毒品？』萊蘇問道。

『嗯，』拉蔻說，『告訴我，你如何使你兒子免除這種麻煩的？』

『時代不同了，』格蘭特看着電視機說，『當我小時候，整個社會都是循規蹈矩的。警察很友善，主日學的老師諄諄教誨。橄欖球教練是個令人尊敬的人，我還記得有一天，當我溜到彈子房時，兩個碼頭工人把我拉到一邊說，「格蘭特，你是好人家出身的，將來也許會娶法官的女兒，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快出去吧！」』

『現在不同了，』拉蔻說，『我們兒子正在邁阿密喊着，「嗬！嗬！胡志明。」』

『這全是孩子們無聊的把戲，想惹我們生氣的。』

『但那個胡志明為何是無聊的呢？你兒子……。』

『他們要結束越戰，堅持退出。』

『那是政府的政策，』格蘭特不悅道，『不能由小孩來置喙的。』

『克里斯多佛不小了，十九歲了，他怕被徵兵。』

格蘭特站起來，『當我們面對更可怕的敵人時，我那一代的人都自願去服兵役，你不也是嗎？莫特。』

『軍隊找我去的，』他規避道，不想說出他不是軍人。

『你呢？約翰，你不也是志願的嗎？』

『我那時還在高中。』

『但韓戰呢?』

『我已穿上軍服了，打了不少仗。』

『你一定也是志願參加德國那邊吧?考夫。』

『我在俄國前線作過戰，』考夫說，不想說明他是被納粹的鷹犬抓去當兵的。

『在危急的關頭，』格蘭特說，『每個人應捍衞自己的國家。』

『密拉德寫信來說，他根本不認爲這是危急的關頭，整個事情都錯了。』

『錯了!』格蘭特吼道，『當美國國會……。』

『那是他的觀點，』拉蔻說，『國會沒勇氣眞正宣戰，他說這是政治遊戲，逃避現實。』

『你的密拉德最好注意點。』

『他認爲這是一種詭計，讓窮人家的孩子去維護有錢人的權利。』

『他說話像共產黨。』

『他告訴我們在科羅拉多的年輕人都這麼認爲。他有兩個朋友逃到加拿大去，爲了逃避兵役。』

『逃兵役?他們是懦夫，總統和國會既定的政策，全民便該遵守。』

莫特不希望爭論繼續下去，便問道，『在這麼一個急遽變動的時代，做父母的如何使他的孩子們安份?』

『有時，』萊蘇說，『得把喇叭砸爛。』

自從老鷹登陸月球後，已過了六小時了，在兩個太空人坐在艙中等待時，專家們向那撤道賀，因爲他們採用月球軌道會合的方法，而不是由地球直接射上去。一位科學顧問報導說：

『這次飛行的大功臣是一位將所有的模式的優劣點都比較過的人，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一定是委員會中的人，因他選對了方法，並爲這個方法辯護，讓它能付諸實現，値此登陸成功之際，讓我們向這位功臣致最高敬意。因他決定正確，才導致這次登陸如此準確和成功。』

『莫特，他在說你，』格蘭特說。

『我和許多人。』

『贏得很辛苦嗎?』

他本想說出經過情形，但一眼瞥見考夫沮喪的神情，便不忍心再說了。

登月小艇的門打開了，一個白色的身影慢慢的踏下短梯，然後堅定而自信的踏出第一步來，安定的落在月球表面上，並沒有所謂的月球塵土，也沒有什麼火焰冒出來。

然後傳來一個人的聲音，聲音之清楚，就像那人是在隔壁房間一樣，『對我而言是一小步，但對人類而言是一大步。』

八個在長角旅館的人中有七個鼓掌，每個人擁吻他太太。

『我們給他們顏色看了!』格蘭特欣喜嚷道，『我們給蘇俄顏色看了!看看在月球上的美國孩子們。』

大家舉杯慶祝，愛蓮娜對大家微笑着，提早告辭上床去了。萊蘇已喝了六瓶啤酒，步履不穩的告退了。拉蔻知道這些男人還要慶祝，她寧可去睡覺。只有班妮認爲自己是參與這次探險的一員，因此留下來，叫了更多的三明治來。

到了凌晨一點，約翰必須前往控制室，因爲輪到他做聯絡官了，於是班妮陪他去。格蘭特也不支而走了。現在只剩下莫特、考夫和兩架電視機。

考夫：『你聽見他剛才說什麼嗎?我們已給蘇俄顏色看了，現在該用心別的事了。』

莫特：『這是戰後疲勞，他爲了達成這次勝利，工作得很辛苦。』

考夫：『今晚結束了，這是你的錯。』

莫特：『別怪罪我，我不認爲我有錯；看看這些慶祝。』

考夫：『馬戲要結束了，跳舞的熊要休息了，我們可以把燈關了。』

莫特：『不幹了?不，我們還有八、九個計劃要完成。』

考夫：『我很擔心今晚，現在已經表現給蘇俄看了，我們該算算帳了。』

莫特：『也許一個社會能吸收很多，也許它得停下來喘口氣。』

考夫：『社會的某一部分可以停下來，格蘭特參議員是已經筋疲力盡了，他會說現在我們可以做些更重要的事了。』

莫特：『且慢，他沒這麼說。』

考夫：『但他有此意，把人從月球弄回來後，便要解決這兒的問題。』

莫特：『你知道我兒子在上封信寫什麼嗎？科學在我們這個社會大行其道，它促成了偉大的登月之舉，也就是你說的馬戲。』

考夫：『我六十二了，再過兩年，我得從這個戰場退下來，我很難過，我下來，每個人也都會下來。』

莫特：『別講那種傻話，我不會退下來，我還要計劃火星，木星和土星。』

考夫：『你談的都是小事，將來都會達成的，像你我這樣的人，應該開拓我們的範圍。』

莫特：『我是這麼想。』

考夫：『我們得在各方面都前進，但與該死的月球無關。』

莫特：『這是第一步，而且是令人興奮的一步。』

考夫：『你現在該承認你的決定是愚蠢的吧！』

莫特：『絕不。』

考夫：『看看結果吧！等這些人從月球爬下來後，會被人們奉爲神明。』

莫特：『有何不可？他們是今日的哥倫布。』

考夫：『就算他們是吧！我們的工作完成了，來做其他更重要的事吧。』

莫特：『一點英雄崇拜決不會損及長程的計劃。』

考夫：『你的錯誤的第一步，便是派人去而不是派機器。』

莫特：『不！葛嵐西說得對，美國人只懂人，他們無法認同你的機器，沒有感情的證驗，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考夫：『我的機器可以震驚世界。』

莫特：『可是我的方法成功了，看看這些慶祝。』

考夫：『它給了你什麼呢？』

莫特：『這是你聽見的，連西班牙都在慶祝。』

考夫：『到了早上後，還會留給你什麼？讓無用的人到無用的月球上，而蘇俄却在努力向眞正的目標前進。』

莫特：『等等！你不認爲克里姆林宮現正在沮喪的咬指甲，當阿姆斯壯出現在巴黎香榭里舍大道時，他的風光會使蓋加寧黯然失色。』

考夫：『但正當的任務被擱置一邊了。』

莫特：『你所謂的正當的任務是什麼？』

考夫：『我們生活在一個宇宙裏，我們渺小的生命是生活在它的結構中，所有國家的命運是在它的限制中，我們却對它一無所知，我們有責任知道。』

莫特：『也許是不可知的。』

現已快凌晨四點了，儘管兩人都已精疲力盡，但誰也不想先去休息。正在這時，進來兩個人，一個是辛西亞．雷，另一個是卡特。兩人從控制室回來，她本來該回她的房間，而他也該去他的，但他突然摟住她，熱情的吻着她的頸和肩，兩人一道走入她的房間。

考夫：『你的太空人只解決了較簡單的問題，却留下宇宙給我們。』

莫特：『每次我看這些年輕人，便使我想起堅生，好一個北歐傳奇中的神祇……。』

考夫：『在此刻，我感到很悲傷。……如果我講德語，你不在意吧？你用英語，因爲我要正確的表達我的意思。』

莫特：『說吧！』

考夫：『在知識史上，有問題發生是一定要解決的，由誰來解決呢？不是政府，也不是個人，是廣大的人類知識的集聚。哥白尼知道，蘇俄早就知道，這是他們爲何先到月球的原因，（莫特挑起眉毛來。）我們在慶祝時，故意要忘了他們先登陸，先收集到標本，先照了相的事實。』

莫特：『別誇大其詞，蘇俄像西班牙發現新大陸一樣，我們像英國。西班牙先發現新大陸，但是開發新大陸的是英國。』

考夫：『你認爲南美不重要？』

莫特：『不那麼重要。』

考夫：『今晚我們不免太自大了吧？』

莫特：『是有點，我的人完成了非常艱鉅的任務。我們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而且成功了。如果你要做什麼，你去想辦法，別向我抱怨。我們還是再叫啤酒吧。』

考夫：『我很高興你這麼自負，我沒辦法，因爲這是一種假相的。』

莫特：『你要我們做什麼？』

考夫：『很簡單，取消阿波羅計劃。把所有的太空人開除。召集數百個天文物理家來，給他們很小的預算，要他們工作。』

莫特：『做什麼？』

考夫：『研究宇宙。如果我們花上數百年功夫孜孜不倦研究它，我們可以解決所有重大的謎底。』

莫特：『像什麼？』

考夫：『宇宙的起源，它的歷史，太陽和其行星的特別角色。人類的起源，在下一次冰河紀來臨前的演變。再過十五到廿萬年，冰河會覆蓋了紐約，當它融解時，海洋會漫到佛羅里達，這些都是我們該研究的。』

莫特：『考夫，你看過我的辦公室嗎？牆上有一幀四五六五銀河系的照片，……距地球廿億光年。我的想像在那兒，我最後要去那兒。』

考夫：『那是你爲何愚蠢的在月球上打轉的原因嗎？』

莫特：『因爲葛嵐西參議員告訴我說，除非我帶着納稅人一起去，否則我到不了的。我們一次只能走一步，月球便成了第一步。』

考夫：『也許是最後一步，我們今晚已完成我們的大業了。你知道所謂薪傳嗎？我們也許要傳給其他人。』

莫特：『什麼其他人？』

考夫：『日本？德國？蘇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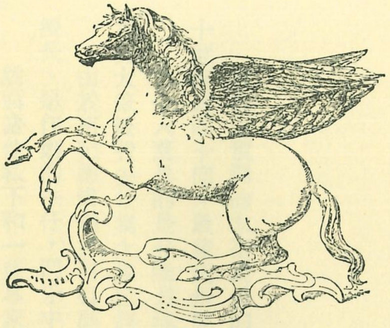
莫特：『他們能嗎？』

考夫：『人們有辦法使他們能。我今晚是憂心忡忡的上床，因爲我看到我的第二祖國走錯了路，我必須從這個戰場下來。晚安，莫特，在你巨大勝利的一刻。』

一星期後，當全球還在爲這事歡欣時，輪到莫特擔心了，因爲他收到一封來自加拿大的信。

我和羅傑決定關掉我們的店，逃到加拿大來，我們無法參加一個打錯了的戰役，爲了一些腐敗的原則在打的仗。我們可以去上大學來逃避兵役，但我們無法面對那些因沒錢上大學，只好被迫去代替我們當兵的人。我希望我的決定不致於使你對我失去信任，尤其是在你有權回味你的勝利之際。

密拉德



第八部　眞正的時代

在這個意義重大的一刻，她看了一下四周的參觀者，小心的記下一切情形，她認爲這是：：

考夫所預測的太空衰退的局面比他所預料的還快降臨，而且來得更加嚴重。那撒的預算由每年五十億落到四十億，最後到卅億，許多的專家被裁員，許多研究中心甚至要關門。

更令人驚異的是登陸月球的旅行成了例行公事，以至於大多數人並不感到它在進行，人們只抱怨花費大筆經費去收集大家已經了解的月球岩石。

由於柯紀德慣於插科打諢，那撒便派他出去做公共關係，他那張臉很快便爲大家所熟悉了，一個瘦長、惡作劇的牛仔，門牙中間有一道吸引人的牙縫，隨時會有驚人之語出現。

然而當他私下和一些專家們談問題，他的見解往往是觀察入微而且值得信賴的，有三家不同的大公司老闆都在私下邀請他到他們的公司去任職，『太空計劃已走下坡了，柯紀德上校，你一定也看出來了，我們公司要進入新的領域，我們以有你加入我們的行列爲榮。』

他總是說，『我是海軍陸戰隊的人。』但當他和黛碧．狄以及約翰．巴普夫婦獨處時，很認眞的談及他們這個特殊的職業。

『班妮，你的看法如何？』一天晚上，他在巴里海的七首酒吧問道。

『經費會一直刪減下去。』

『國會會贊成多少個阿波羅計劃?』

『我們編列的預算是到阿波羅廿號，但我相信他們會刪除掉兩個，甚至是到阿波羅十七號。』

『你認爲那是極限了?』

『嗯。』

『該死，我很可能會被排在阿波羅十八號，帶你一起去，就像雙子星號一樣。』他對約翰說。

『有一件事我知道，』班妮說，『以後幾次的飛行要帶科學家和地質學家去，因爲大家堅持這樣，抱怨如雪片般的投到我們辦公室。』

『好吧!我帶科學家登陸月球，約翰照顧店面。』

『你肯嗎?』班妮問她丈夫。

『如果要我上月球的話，我寧可去漫步。』

『我聽到一個謠言，』班妮說，『如果你們能登陸月球的黑暗面，那麼國會便會支持阿波羅十八號。』

『別這麼說，』約翰有點不悅道，『每個人都這麼說，月球的黑暗面，它並不是全黑的。它所得到的日照和我們登陸的這一面一樣多，只因它從未面對我們，讓我們可以檢查罷了。』

『在華盛頓的每個人都把它叫成黑暗的一面。』

『大家都錯了，他們經常犯錯，我們也不能稱它是未見過的一面，因爲我們和蘇俄都拍過它的照片。』

『那我們該怎麼稱呼它?』班妮說，『遠的一面。』

『不，另外一邊。我們不能再用我們偏狹的透視來描述行星系統的一切東西。』

『好吧!不管你們怎麼稱呼，只要你們能把阿波羅十八號的焦點集中在華盛頓所謂的黑暗面，你們就能從科學界和大衆中得到强力的支持。』

『這主意不壞，』柯紀德嚷道，開了另一瓶啤酒，但約翰却用兩個碗排成一個圓形。

『有個問題存在，以前幾次任務中我們是用無線電聯絡的方法；康那維洛角在地球的這裏，你的人在月球這裏，但是當阿波羅十八號登陸月球的另一面後，也就是我太太所堅持的黑暗面，你看看結果如何?』柯紀德被他這麼一說，不由得放下啤酒來。

他向侍者要了一塊玻璃紙，他用玻璃紙做成另一邊登陸的地點，這一來，直線交通變成不可能的了。『無線電波是無法穿過堅實的月球內部而達到另一邊的，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你和你的科學家們下到這兒後，就算是停留四、五天吧，你們無法和地球聯絡，無法得到那撒的支持。』

柯紀德想起了阿波羅十三號升空後，由於一個氧氣筒破裂所引起的嚴重問題，最後還是靠太空中心的人解決的事。『只有地面上那些電腦和那撒的奇才們，才能使太空人活着回來，那是一羣天才組成的交響樂團，如果沒有無線電聯絡，便成了三個死鴨子了。』

『到另一邊的任務令人興奮，』約翰還沒說完便讓班妮給打斷了，『不!你不能在上面過四、五天而沒有聯絡。』

『我們可以聯絡，黛碧·狄，給我兩個橘子，』他小心的把它們放在他所定出的月球軌道上，他說明道，『其中一個衛星可以一方面和我的太空艙，以及在月球上的柯紀德聯絡，一方面可以和地球上的休士頓聯絡。』

『行嗎?』班妮問。

『我們現在就在進行，用我們的通信衛星，和這些在月球軌道上的人造衛星……也許我們需要三個衛星來**概括**所有的……。』

『你如何把三個衛星發射到適當的軌道?』班妮問道。

『把它們當成行李一樣帶上去，依賴電腦的指示，再把它們扔出去，它們便會待在適當的位置上。』

『你認爲這主意可以賣給國會嗎?』柯紀德說。

『國會堅持到阿波羅十七號，不過格蘭特也許會對它有興趣……何況約翰和他是同鄉，』她考慮了一會說，『我想你會有機會飛的。』

『這正是我要的，』他喝了一大口啤酒，『你知道我爲何想和你這個醜丈夫做最後一次旅行嗎？因爲阿波羅的太空艙很大，我們可以好好享受這趟旅行，有時間可以移動，你簡直想像不出我們在雙子星上有多擠。』

湯普生憂心忡忡的，經營巴里海旅館的昆士夫婦警告他說，生活雜誌的人到處打聽柯紀德、黛碧．狄和韓國女記者辛西亞．雷的事，這表示有麻煩了。『你認爲他們要幹什麼？』

『這是可亞海灘衆所週知的事，』昆士說，『柯紀德和這位小姐有一手，生活雜誌的人想弄出一點醜聞來，我想他們要坍你們老鄉雜誌的台。』

『爲什麼選上柯紀德？她……』當昆士夫婦彼此不解的看着對方時，他接道，『兩人常常上床？』

『她對太空很有專研，我喜歡她，她很好，是個負責任的女孩。』

『她卅五歲了，我巴不得勒死她。』

『她帳付得眞乾脆，她之所以能吸引那些太空人是因爲她很溫和，』昆士太太說，『因此她做什麼事都值得原諒。』

『但她不能和我的男孩們混。』

『湯普生，你的男孩有多大了？』昆士太太問。

他從口袋掏出一疊卡片來，上面有每個人的詳細資料，『卅六、七歲了。』

『將近四十歲了，』昆士太太說，『我看過一篇有關約翰．巴普的報導，上面說他有四十四歲了。』

『韓國小姐追過約翰嗎？』

『沒有，當別人跟她上樓時，他都是去慢跑。我們這兒的大廚讓他們每個人都增加體重了，只有約翰一盎司也沒長。你聽過柯紀德形容他嗎？「給約翰一對翅膀，在他屁股上黏上一根羅馬蠟燭，他可以把阿波羅拖向月球。」』

『柯紀德是個大嘴巴，』湯普生悻悻道。

『他是個實話實說的人。』

『我們如何能避免醜聞？』湯普生問，當昆士夫婦態度猶疑時，他警告道，『你知道，萬一有什麼差錯的話，你們是最大的損失者。』

『醜聞對酒吧而言是好事，這酒吧在未來的十年間一定會賺錢。』

『少了太空人，你這兒便沒吸引力了。』

『我們可不願意這樣。』

『那你得想辦法制止這位小姐。』

『她不是那麼聽話，』昆士先生說，昆士太太瞪着她先生。

『你最好叫她搬出去，』湯普生建議道。

昆士夫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最後還是由湯普生自己解決了，他派柯紀德夫婦去國外訪問，由老鄉雜誌一位記者陪同。

辛西亞．雷繼續留在巴里海旅館，提蒙西．貝爾從康那維洛角飛來，她悄悄的和他混到一起了，因爲她要知道在所有是軍人組成的太空人團體中，他這個平民的感覺是什麼。

『且慢，』他有點生氣道，『我可不是個二等平民，別這樣問我。』

『你現在已經給我一個很好的答案了。』

『記住，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是一個平民，阿姆斯壯不是軍人，跟我一樣是個平民試飛飛行員。柯紀德是我們這一組第一個上月球的，我會是下一個。』

『諾傳說下一個會是你。』

『你調查過爲了阿德林和阿姆斯壯兩人中誰該跨出第一步時的爭執嗎？那撒當局認爲由非軍人先下去比較好，以免讓人有個印象說我們是一羣窮兵黷武的人。』

『因此我才提出這個問題來的，我要聽聽你個人的感受，而不是重複你在新聞記者會議上的那些話。』

他變得很激動，從床上起來，光着身子在房間內大步踱着，然後又一陣風似的爬上床，抓住她的肩膀。『我當然感到不同。他們自成一個團體，是我永遠也擠不進去的，我的收入比他們多的這個事實，也使他們頗不能平衡。』

『你認爲你和他們有任何不同嗎？……在能力方面？』

『我可以勝過他們中間任何人，』他遲疑道，『除了約翰．巴普外，我想你知道他是最好的。』

『那撒認爲柯紀德最好。』

『我猜你也是這麼認爲。』

『我不這麼想，也許堅生是你們中間最好的。』

『但沒有約翰這麼堅忍，也沒有柯紀德這麼機靈。』

『你有什麼打算？』

『我會再飛兩次，然後成爲一家製造飛機的公司董事。』

『是聯合航空公司？』

『這是你說的，我沒說。』

『這是你的野心嗎？』

『這是我受的訓練，當我結束跟那撒的賓主關係後，我要把我在那撒學到的這些東西用在實際的用途上，這一套學問，全世界能接受的人不超過四十個，包括蘇俄的太空人在內。』

『葛蘭妮呢？她要做什麼？』

『她有三個小孩，够她忙的，而且她早已習慣我的工作了，我做什麼，她都支持我。想來她也能勝任一家大公司董事的太太。』

『你愛她嗎？』

對於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他想的不是愛不愛，而是如何表達出來。『當我在唸阿肯色大學二年級時，我的功課很重，因爲我全選難的功課。一天晚上，當我從實驗室走出來時，碰見一個女孩，穿着淺藍色和白色的衣服，像內戰時南方女孩喜歡穿的，我一時被她給吸引住了，她走過去時，我便呆呆的站一旁，事後又立刻追過去，她說她叫葛蘭妮，自此，我的三門實驗室的課程便一落千丈，她說，「我們先得把你的分數拉上來才行。」我們是春天認識的，夏天便結婚。每次我想到她，印象中的她總是那一襲藍白色的衣服。』

『她仍是那個小女孩嗎？』

『是的。』

在華盛頓，班妮爲十八號的阿波羅任務積極爭取國會通過預算。那撒全力支持她，並派莫特博士協助她去到處遊說。然而還是失敗了，衆議院比參議院還要反對阿波羅十八號的任務，因爲那撒的科學家們無法證明他們能有什麼新的發現，莫特只好鳴金收兵，把這個流產的任務留給班妮。

當她向她的委員會報告她失敗的情形，沒人同情她，甚至連葛嵐西議員在內，他現在成了一個疲累的老人了，他說，『我們的仗已經打完了，儘管它曾是這麼光榮過，讓我們認清這個事實吧！』但她還是堅持到底，想出一個新的主意來吸引一些新的參議員的注意。

『如果我們不去探險月球的另一面，半途而廢，這表示我們是儒夫，因爲我們的工作只做了一半，我們可以到另一面去做個比較，留給繼任的人一個基礎，因此我們有道德上的義務去完成它。』

當格蘭特議員也反對這樣一個與地球沒有聯絡的探險，這是她提議的致命傷，班妮拿了三個玻璃杯來，照她丈夫排列的方式排給他們看。

『你沒說錯，格蘭特參議員，用直線的無線電聯絡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這麼做，在月球軌道上安置三個人造衞星，……這三個玻璃杯代表三個衞星，放這兒……這兒一個……這兒一個。如此一來，照樣可以通信，用間接的方法。』

當其中一位參議員問道，『如果需要三個無線電通信站，那不是要花更多的錢嗎？』

她抱歉道，『對不起，我沒把事情說清楚，像這樣的人造衞星，不會比一個排球大。』

『如果說太空的每一吋都已經被佔了，這三個球如何放上去。』

『用登陸小艇送上去。』

『如何發射它們？』

『會有一個發射帶，在適當的時機把它們發射出去。』

『這麼小的東西怎會有自己的推進力？』

『它們不需要有，它的推進速度和阿波羅一樣。』

『巴普太太，你對這些事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因爲這是我的工作，』她微笑着，『別忘了，我從一九四九年便在這個委員會工作。』那個參議員又問，『你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我是說你如何面對這許多改變？』

『盡力而爲，』她說。

在接連的幾次聽證會中，她邀請許多專家來報告，他們都强調目前對月球的了解只是片面的。

『這不會成慣例嗎？』一個參議員說，『你們不會每次都來要求我們再做一次探險吧？有完沒完？』

『沒有完，因爲知識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

『那我們爲何要……。』

『因爲我們目前的處境很像一四九一年的歐洲人一樣，他們只知道半個地球——歐洲和亞洲，但不知道另外半個——美洲。漠視富庶的美洲存在是很可惜的事——』

『但我們所知道的月球是沒什麼富庶可言的。』

『它是一座金礦，我們才開始探測。』

一位從芝加哥大學來的天體物理學家帶來一個直徑十六英寸的月球模型。

『我同諸位保證，如果我們能登陸另一邊，它在知識上的回報是非常巨大的，讓我們來看看這整個月球，在莫斯科海下卅度的地方是月球赤道，在赤道上是曼德列夫坑。這兒是休奧考夫斯基坑，在這兒組成一個漂亮的蓋加寧三角……。』

『怎麼全是俄國名字？』一位參議員問道。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了，』班妮插嘴道，『所以我們要急起直追。』

從一九六二年起，美國發射出四枚衞星到太空去拍攝月球的照片，結果全失敗了。同時俄國却成功了，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一次是一九六五年，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是俄國人揭開了月球另一面的眞面目，由於他們先發現的，他們有權命名。

但俄國的照片不清楚，後來還是由美國的人造衞星傳來較清晰的地圖。

『我們科學家認爲，如果阿波羅十八號在曼德列夫，休奧考夫斯基和蓋加寧三角帶登陸——』

『休奧考夫斯基是誰？』一個參議員問道。

『天體物理學之父，他在一八八三年建立了太空飛行的科學原則。如果我們能在這個三角登陸，可以產生奇蹟。』

班妮邀請了十五位科學家來列席報告，說明阿波羅十八號若能登陸另一邊，不僅是實際的事，也是一種義務。慢慢的這些參議員都同意她的論點了，認爲留下這未竟的任務是不智之舉，而莫特博士向他們保證，阿波羅十八號不會比以前任何一次飛行費錢，『反而要少，因爲製造的工具是我們已經有的。』

『那三個衞星呢？』

『每個約一千萬。』

科學界熱烈支持這件事，國會被迫去認眞考慮班妮所提的意見，參議院委員會的顧問說，『這是我們向月球鄭重的告別。』一九七一年四月，這件事成定局，狄克．史勒登通知新聞界，阿波羅十八號將要送三個人上去，『指揮官是柯紀德，飛行員是約翰．巴普和地質學教授保羅．藍禮，保羅．藍禮教授有飛行執照，是普度大學畢業的博士，第一個黑人太空人。』

那撒依據一萬七千張由月球衛星從近距離拍的照片來畫出一張大的曼德列夫，休奧考夫斯基和蓋加寧三角，由技師們用混凝紙做出立體模型來，讓三個太空人熟悉環境，就像熟悉他們家後院一樣。再由那位崔客勒設計出各種情境來讓他們做刺激反應訓練。

柯紀德和約翰很快便喜歡上保羅．藍禮，他比他們年輕，身材也比他們瘦小，他很能與人合作。身爲黑人，在擔任德州石油公司的地質學家時，曾遭受到各種艱困的經驗，但他很快便與大家打成一片，建立起自己的地位。當那撒帶太空人到亞里桑納不毛之地受訓時，因爲那兒的環境和月球很像，他比其他人更有耐力，那撒終於有了一個黑人，大家都以他爲榮。

他非常用功，每晚研究到半夜三更。他結婚了，有三個小孩，他太太知他工作繁重，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放在家中，於是帶着小孩留在休士頓，而讓他自已忙着到各處做登陸訓練。在休士頓練習登陸，到康那維洛角學習起飛，在麻省理工練習應用電腦。他寫信給他太太道，『我花了不少時間在聯合航空的刺激訓練上，已經不知道眞正的生活是什麼了，不過我還記得你的火腿和賴馬豆，現在眞想吃。』

對柯紀德和約翰而言，一九七一年的最後幾個月和整個一九七二年是他們最緊張的時刻，他們每天分析莫斯科海南面的地勢，把每一吋的地方都摸清，當約翰駕着太空船從其上飛過時，柯紀德和藍禮可以在上面收集標本。

『你們得給你們的太空艙取個名字，』莫特說。

柯紀德指指約翰，『我們在月球上時，由他一個人駕駛它，那是他的寶貝。』

『牽牛星，』約翰毫不遲疑道。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個晚上，他從借來的雙目望遠鏡看到的第一顆星是牽牛星，當他在韓國的夜空上飛行時，看到的也是牽牛星，這是他的星。

當那撒問柯紀德要給他的登月小艇取什麼名字時，『露娜（月神之名），』他說，『既然是俄國人先發射露娜上去，我們尊敬他們。』

那撒怕各方面反對，但柯紀德不爲所動，『我偏要這麼叫，』約翰支持他，不過給那撒一個合理的解釋，『反正在詩裏面月亮都是露娜，我們不必提蘇俄就是了。』

『我無所謂，反正你知我知就行了，用不着對別人解釋。』

不久新聞界便發佈消息，『阿波羅十八號包括指揮艇牽牛星和登月艇露娜，將於一九七三年年初，載太空人柯紀德、巴普和藍禮到蓋加寧坑去探測。』

莫特發現約翰努力的做了一些必須以外的工作。一天晚上十一點半，他看見約翰還伏案疾寫，便過來看是怎麼一回事，『寫什麼？』他看見約翰寫了許多張小紙條。

『這些規則不都載在手冊中嗎？』莫特說。

『我要它們放在這兒，』約翰用手敲敲他的前額。

『你記不住這麼多細節的。』

『因此我要把它們抄下來。』

『但它們已經抄在手册上了。』

『我自已要抄一遍。』

莫特問費德曼博士，他是否注意到約翰太緊張，費德曼說，『他一向如此，所以才有直箭的外號。』

『這是必須的嗎？』

『他認爲如此。』

『嗯，我——』

費德曼打斷他道，『在任何任務中，一個人的正確反應往往會使得事情整個改觀。那些小紙條是約翰的刺激，隨他去吧！』

但莫特在經過一番觀察後，他建議休士頓把約翰召回去，讓他和貝爾一起去聯合航空公司去做檢查工作。而且不讓他開T—卅八，要他坐客機去。約翰提議要和班妮開車去，那撤同意了

當約翰通知他的夥伴他和班妮要開車去時，貝爾要求跟他們一起去，約翰拒絕道，『三個人如何去蜜月旅行。』

『我帶葛蘭妮去。』

『她願意花這麼久時間在路上嗎?』貝爾爭辯說他太太會肯的，於是約翰要他去打電話問，由於貝爾把這趟旅行描述得太好了，於是她飛到巴里海來加入他們，當她知道要花上五天功夫在路上時，她便拒絕了，『我不喜歡坐這麼久的，』但當她看見她丈夫一臉失望的樣子便說，『你去好了。』

『那是巴普夫婦的蜜月旅行，他們不會帶我去的。』

『如果不跟你去，你打算怎麼去?』

『我駕T—卅八去。』

『一個人?』她對這種飛機很敏感，因爲已有兩個太空人從上面摔下來了。

『我喜歡駕它，』貝爾說。

『不行，我跟你一起開車去。』她說。

於是他們安排旅程，但當班妮從電話中知道貝爾一家要跟他們一起去時，她以懷疑的口氣問道，『約翰，你要帶她跟我們去嗎?』

『貝爾夫婦很有趣。』

『我知道他行，但我懷疑她適合。』

葛蘭妮不合適這種長途汽車旅行，開窗子，她嫌風大，會吹亂她的頭髮，但到了下午，她又要開

窗子透氣。

第一天上路便不順，巴普夫婦要在早上四點出發，而葛蘭妮不肯早起，直到九點才出發。約翰原來是一天計劃開三百哩的。

她非要停下來吃午飯不可，一到六點，她便要找旅館，『如果我們現在不找一家，等下便找不到了。』

『你沒睡過車子裏嗎?』班妮問道。

『當然沒有。』

『試試看，你會喜歡的。』

葛蘭妮認爲這無異是給她一記耳光，雖然她沒向她丈夫抱怨，但他知道她快支持不住了，因此他也支持她，儘快找一家旅館。

由於才五點半，約翰說，『我們還得再開上四小時。』

『到時候便找不到旅館了。』

『總會找到一家的。』

這一句話使她嚇倒了，她怕他們會隨便找一家破爛的旅館，『我希望在天還亮時找好住處。』她堅持道，巴普夫婦只好把車停在一家乾淨的旅館前面，他們只走了一百七十三哩，而不是預計的三百一十六哩。

他們吃了一個悠閒的晚飯，班妮警告大家道，『明早準四點出發。』

大家都同意，但到了早上，葛蘭妮一直磨菇到七點半才打扮停當，而且她拒絕空肚子出發，『空肚子旅行是不衞生的，』於是他們八點十四分才上路。

約翰和班妮喜歡一路停下來參觀一些他們聽過却沒見過的名勝古蹟。平常總是班妮看地圖，約翰開車，班妮看地圖的本事很高，決不會看走眼。偏偏當他們要去參觀在一八一二年內戰時重要的戰場

摩比爾時，是葛蘭妮坐在約翰旁邊，於是便由她來看地圖，當他問她該左轉還是右轉時，她嗚咽道，

『我怎麼知道？』

『地圖上有呀！』他不客氣道，當她看了半天還看不出來時，他立刻抓過地圖來，看了五秒鐘，便用手指指着地圖說，『不是在這兒嗎？清清楚楚的。』她差點要哭了。

班妮坐在後座，心想這眞是奇怪。美國文化是建築在汽車上，大多數年輕人都曾做過長途汽車旅行，因此大多數年輕人女人都有在汽車中度過她們大半假期的經驗。葛蘭妮不會開車倒也沒關係，但她至少該會認地圖，如果她在這方面不行的話，她一定會給她丈夫添不少麻煩。

『你把地圖給班妮吧！』約翰說。

『我本來就不想拿着。』

『吃過晚飯後再開幾小時吧！』約翰通知他的旅客們，『我們就可以到密西西比了。』

『我認爲我們該找一家旅館了，』葛蘭妮說。這次班妮支持她丈夫，但最後還是讓步了，他們五點廿三分便停在一家旅館前面了。雖然班妮在晚餐桌上宣佈道，『我們明早準四點出發，否則到不了加州了，』結果他們第二天早上在七點五十二分才出發。

更令人生氣的是當他們停下來吃午飯時，葛蘭妮竟跑去做頭髮，花了五十分鐘。到了下午五點半，她又哀求着要找旅館。

約翰在第三天早上三點半便醒來做運動，班妮也醒來了，她小聲道，『這次旅行可是一場災難，看來會愈來愈糟的。』

『我從來沒碰過這樣的女人……』

『我們走吧！』

『只好這麼做，』約翰說。

『你那兒有多少錢？』

『我有旅行支票——』

『我是說現款，』他們兩人總共收集了一百四十三元五角五分，但還需要留下廿元來在其他店開門之前的加油錢，等店開門後，他們便可以用支票兌換現款了。

他們把一百廿三元五角五分放入旅館的信封內，上面寫着，『一一七號房間，貝爾先生夫人收』，他們本來要把信封從貝爾住的房間門縫下塞進去，約翰考慮了一下，還是寫了一張短箋：

親愛的提蒙西和葛蘭妮：看來這樣是不行的，這兒是我們所有的現款，够你們到最近的那撒分處，聯合航空公司見。

班妮、約翰留

他們一上了十號公路，便朝着路易斯安那直駛而去，約翰開車，班妮膝上攤着地圖，兩人開心的唱着歌。

這次的事情並未使兩個太空人心存芥蒂，貝爾也意識到他們實在是給巴普夫婦添麻煩，換上他，他也會這麼做。因此到了聯合航空公司後，兩人仍是合作無間。

在方色將軍的午宴上，他問他們怎麼回去時，兩對夫婦頗爲尷尬。約翰說，『我和班妮開車回去。』

『你可以離開華盛頓那麼久嗎？』方色問道，他對巴普太太特別殷勤，因爲他知道國會會來查聯合航空公司和那撒的合同，儘管合同訂得很公平，不免有圖利公司之嫌。

『你們呢？』方色問貝爾夫婦。

『要麻煩你的秘書以那撒的名義，代訂兩張機票。』

『你們不用坐客機，』方色說，『坐我的私人飛機回去。』於是事情便這麼安排妥當了。

在回程中，他們一天開上七百哩，他們談及不該把貝爾夫婦放鴿子的事，約翰感到有點慚愧，但班妮不以爲然，『我們做過不少趟旅行，若讓他們把這次旅行破壞掉，那才是不幸呢。』

『但有一天我也許會跟貝爾一起上太空。』

『他會想到你在處理問題上當機立斷的態度。』

『對他這麼壞後，我得對他更好點。』

『約翰，別再責備自己了。我們都在爲國家服務，勝過許多夫婦，我們有權早上四點起來，開車到晚上十點。』

他們比較喜歡朝東開，因爲可以看見新的星星從地平線上爬起來，升到天頂，看着夏季星星盛大的陣容，令他們驚喜異常。

他們早上三點便出發了，獵戶座、雙子座和天犬座已在迎接他們了。約翰說，『我們何不朝右邊走，可以到達佛里蒙特。』他們經過一個疲累的下午後到達佛里蒙特。

巴普醫生從藥房匆忙趕回來，哈提夫婦也趕回家，但這一對夫婦實在太累，早早便上床，到了淸晨四點，他們已上路，過了米蘇里河。

約翰在康那維洛角學習應用下次飛行要用的電腦，班妮在華盛頓忙她的公事。一天，提蒙西・貝爾駕T－卅八出公差到威奇塔去，中途在辛辛那提降下來加油時，飛機爆炸燃燒，連屍首也沒找到。

消息立刻傳到休士頓，繼而傳到康那維洛角和華盛頓的太空委員會，因此約翰和班妮兩人同時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但班妮不知道上面派約翰去可亞海灘通知葛蘭妮。

『我認爲我並不是適當的人選，』約翰說。

『找不到別人，』這是那撒的慣例，太空人有任何意外發生，由其他太空人去通知他的寡婦，而不是神職人員或記者。

約翰由一名警察護送去，趕在任何新聞記者之前。當約翰聽到警笛大作時，他叫那個警察把警笛關掉。

約翰來到貝爾家後，他叫警車廻避，然後慢慢走向大門。他在門上敲兩下，聽到裏面有孩子嬉戲的聲音，怕得眞想逃掉，但他只好硬着頭皮等着。

門開了，葛蘭妮頭上滿是髮捲，腰上圍着圍裙，絕望的看了約翰一眼，『是提蒙西嗎？』

『是的。』

她在門口站了一會，面無表情，然後慢慢往後倒，約翰抓住她。

『媽媽！媽媽！怎麼啦？』一個孩子問道。

約翰感到她的力氣回來了，他看着她走向三個孩子，把孩子聚攏來，想說什麼，却說不出話來。她轉向約翰求情，約翰把孩子帶開，當她意識到這件事對孩子們而言是多大的打擊時，她發出了凄厲的喊聲。

正在這時，湯普生走進來，他很鎭靜的把葛蘭妮扶進沙發中，然後給她倒了一杯白蘭地。再把孩子們叫到跟前，很誠實的說，『你們父親不在了，你們要好好照顧媽媽。』他把他們帶到她身邊。

『約翰，』他叫約翰道，他正困惑的站着，『我們得把她弄走，以免大批記者湧到，你太太在這兒嗎？』

『她不在，不過黛碧・狄就住在三條街之外。』

『叫黛碧準備好，我在五分鐘內會把他們帶過去。』當約翰走後，湯普生把孩子們的衣服收拾好。

班妮趕來了，其他的夫婦也趕來了，這是一個嚴肅的喪禮，四個年輕的太空人穿着他們的軍服，佩上勳章。方色將軍也代表聯合航空公司來向他們公司最好的試飛飛行員致意，那撒當局也派代表來。湯普生極力不讓新聞記者們去騷擾葛蘭妮和小孩們，但沒有用。

喪禮過後，一些離婚和鰥居的飛行員都跑來慰問貝爾的遺孀。黛碧・狄和葛蘭妮長談過，『找個人嫁吧！別像殷姑一樣，浪費你的生命在圖書館中，你還有不少事要有人替你擔待。』

葛蘭妮本來便脆弱，而且又長得漂亮，儘管她不會認地圖，但這一點並不礙事，不到六個月，她便嫁給一個空軍少校，一家人搬到愛德華空軍基地去了。

莫特出公差到西雅圖的波音公司，却被他太太急忙召回去，當他下飛機時，迎接他的除了他太太外，還有一個年約五十歲，身材高大的人。『你好，我是哈瑞．康白律師。』

『做什麼的？』

『爲了你兒子克里斯多佛的事，他因爲販賣大蔴被捕，幾乎是一頓重的大蔴。』

『哦！天哪！』莫特知道他兒子一直在幹這種勾當，只是沒被逮到而已。他還參加一個所謂新納粹集團，在一家猶太人的草地上焚燒十字架，然後便消失到亞里桑納州的沙漠中，接受軍事訓練，反對非洲新成立的黑人政府。

『這次事件鬧得太大了，很難擺平的。』康白說，『政府認爲大蔴是從墨西哥用快船運到佛羅里達，由你兒子和另外兩個人走私進來的，現在貨放在聯邦政府的倉庫中。』

『在佛羅里達算是毒品嗎？』

『是的。』

莫特取回他的行李，走向康白的車子，一路上專心聽康白說明要如何打這一場官司，『我不勸你兒子認罪，雖然我相信他有罪。』

『爲什麼？』莫特問道，『如果他有罪的話……』

『因爲他還年輕，』莫特太太說他才廿一歲。』

『廿二。』

『我想我們可以證明他是爲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唆使的。』

『行嗎？』莫特問道。

『莫特博士，你兒子很難對付，再過兩年，他會變成眞正的罪犯。』

『天哪！』

『從長遠來看，最好讓他現在坐牢，我可以想辦法把刑期弄短一點，嚇嚇他。』莫特夫婦沒答話，『但我對佛羅里達的監獄不敢恭維，因此我們若能把他弄出來，一定要盡力把他弄出來。』

第二天早上，他帶他們去監獄看克里斯多佛。當莫特夫婦看着他們一表人材的兒子，做個大學講師綽綽有餘的青年，不禁低下頭來。克里斯多佛了無悔意，毫不肯退讓，拒絕和他的辯護律師合作。莫特眞想揍他，拉蔻却想把他擁入懷中，他看到他父親眼中的憤怒和他母親眼中的愛，却將兩者都拒絕了。

法官也感到他這種桀驁不馴的態度，很耐心的聽康白的辯白，判了他半年的徒刑。

莫特夫婦租了一輛車，開到巴里海旅館去，向老朋友尋求慰藉。昆士夫婦說，在佛羅里達有不少好人家生出這樣的兒子來，『你對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告訴莫特夫婦，他們有個朋友的兒子，從九歲起便開始偷車，父母一再和他講道理，法官也是。一天早上六點，他跑到旅館來偷車，結果才開出高速公路一百哩便因車禍而喪生。

『你知道，』昆士太太說，『這裏沒有一個人爲他悲傷，甚至連他父母在內，我們只高興他沒害死其他無辜的人。』

莫特夫婦住在巴里海，想要了解克里斯多佛的結果會如何，這時那撒打電話來，『我們要你把火星計劃弄清楚，做爲我們和傳播界的媒介。』莫特聽了很高興，因爲這正是邁向他眞正興趣的一大步。莫特回憶起他小時候便狼吞虎嚥的把羅厄爾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書『火星和其運河』唸過。

莫特自小並不是個天才，像他的那些太空人一樣，他是因用功唸書而慢慢長大的。他後來又向牛頓圖書館借了一本羅厄爾的『火星上的生活』，發現羅厄爾把火星描述成了一個阡陌縱橫、城市羅列、運河遍佈的地方，但他認爲火星上是無人居的，後來當他有機會從天文望遠鏡看到火星時，他很滿意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火星是個死的星球。

他在醫院修養時，柯紀德帶來的小說幾乎都是以火星爲主題，說火星上有生物，但從水手四號傳來的照片看來，火星上是一片死寂荒凉。

那撒當局告訴他，『水手四號的成就不錯，不過水手九號會繞軌道而行，可以把整個火星的全貌照下來。』他感到非常興奮。

在一個炎熱的五月底，火箭將水手九號送上太空去，莫特看着尾巴冒着火焰，消失在空中的火箭，不禁心想，我們的太空人談到火星之旅時說得頭頭是道的，我懷疑他們的估計是否正確。因爲到火星的太空船一定要大，這沒問題，因爲在太空，五十噸和五十盎司是沒有差別的。但在一來一去之間，再加上火星表面上的探測，至少要花三年的時間，我懷疑三個太空人只靠脫水食物和吊帶來使他們的腿運動，可以維持這麼久。

當水手號孤零零的出發到火星時，他有五個月的時間要去弄清楚這個計劃。他在巴塞廸那的噴射引擎實驗室工作時，他發現他得忘掉他過去學的許多東西。一個廿三歲，蓄着鬍子，穿着牛仔褲名叫馬文・譚樸萊的年輕人成了他的老師。

『把照相機和照片這些字眼從你腦中除掉，我是兩者都不用，因爲它們會混淆思想。對我們而言，它們是掃瞄機和圖畫，掃瞄機和照相機關係不大。它對準一個物體，把它分成許多小方塊。掃瞄機用它神奇的眼睛，可以偵測出每張照片從全黑的到全白的相關價值。它可以把一種灰色從〇分到二五六種不同的級，掃瞄機如何將信息傳遞到地球，以一種二元電腦語言，每個字包括八個微粒。一架掃瞄機在高速運轉時，可以在每秒鐘送給我們四四八〇〇微粒。我是說每秒鐘。它在整個運轉時可以傳送給我們三千五百億微粒資訊，以每秒兩萬兩千九百微粒的速度，日夜不停的。』

莫特拿到掃瞄機後，他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小，外表如此不起眼的一個儀器，竟然有這麼大作用。

但當如潮水般的資訊湧到時，他感到很有意思，他花了四個月的功夫將這些八地（八個微粒組成的資訊單位）轉變成圖畫，都是在馬文・譚樸萊的指導下。

當莫特熟悉了這個有意思的儀器後，他開始接受從不同的衞星傳來的資料，把不要的圖片除掉，加强要的，把掃瞄器所收集來的宇宙重建起來。

當他認爲自己對火星已所有瞭解時，噴射推進器研究室的人告訴他，『你不能只管這麼做，當你自己都是在眞正的時間操作。』他問那些人什麼是眞正的時間，他們回答他道，『我們從火星得到的資料有兩種，一是由掃瞄器立時拍下來，直接傳給我們的，這叫做眞正的時間。但我們無法處理完所

有瞬間傳過來的資料，因此它會儲存在帶子上，等我們不忙了後，再把帶子上累積的資料收集來，這是延遲的時間。因此在處理一個計劃時，就是如何把眞正時間和延遲時間的資料配合好。』

莫特發現這個說法有誤，『但從火星上傳來的信息最少要費時六分四十四秒，我們不可能在眞正的時間操作的。』

『你錯了，眞正的時間是說資料一來你便處理。如果我們有一天能收集到土星的資料，至少要耗時九十分鐘，只要我們立刻工作，這還是算眞正的時間。』

這個道理很像人生。一個人在年輕時累積資料，處理一些他必須立刻處理的，再把一些儲存在他自己的記憶電腦中，等以後再來整理。這是一種生活的平衡，一方面處理不能延遲的問題，一方面去回憶更有意義的資料，等人年長後，會有許多片斷的回憶，從其中可以得到許多教訓。

他建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理論，但克里斯多佛是怎麼回事？他不懂得收集資料嗎？或是缺乏技巧去回憶和辨認他所需要的資料？

他在哀傷中拿克里斯多佛和密拉德相比，密拉德有不少混亂的資料，但他必須辨認出來，並作個結論。比起克里斯多佛來，他至少知道怎樣處理自己的事。他一想到克里斯多佛，便用手遮住他的眼睛，那個年紀和他兒子相仿，却已學有專精的譚樸萊問他，『莫特博士，你病了嗎？』莫特眞想大叫，『我病到心裏了，』但他只是搖搖頭，於是譚樸萊說，『我要給你看看我們還能做什麼……非常神奇，』於是他把莫特帶到一架新的機器去。

『這是一架特別的掃瞄機，它在五・二分鐘內可以送給我們一三九七七六〇〇八地。』

當水手九號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到達火星時，那撒的工作人員大爲震驚，因爲從上面傳來的照片，沒有顯示任何東西，火星被一大片塵風所淹沒，看不清任何東西。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水手號送來的都是塵土蔽天的照片，一直到一月中，灰塵開始下沉，看來會有結果產生了。

『明天，』莫特向新聞界保證道，他們提醒他說，『你以前說過了好幾次，』他說，『這次火星會合作。』

火山開始出現了，比地球上任何山都要高出三倍來，深深的峽谷，長度約從波士頓到聖地牙哥。斑剝的表面可以看出在過去不斷的受到流星碎片撞擊的痕跡，荒涼的大平原上，使莫特更加肯定在最近的時期是不可能有任何生物住在其上的，遑論有牛羊或種植蔬菜了。

這些照片證實了羅厄爾等人的書全是子虛烏有之事，他們在審視火星的表面後，人們心目中那個老的火星已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火星。

『人類當然能在月球上漫步，』他在好多年前曾肯定的對拉蔻說，儘管登陸月球後產生的是惡果，但畢竟月球只距地球數十萬哩。

但到距離七千五百萬哩外的火星，或到十億哩外的土星是令人生畏的。

儘管他的兒子們令他不高興，又死了兩個和他關係密切的太空人，但從火星上傳來的信息令他大為振奮。當他從噴射推進器實驗室回來時，在路上，他看着星星，感到它們距他更近了。它們不再只是在遠方閃爍的小點，而成了眞正燃燒的實體，是散佈在銀河系中白熱的火炬，有些跟太陽一樣也有行星，那些散佈在太空中的星球，也許會有有知覺的生物生活在其上。

萊坡和瑪西過着簡單的生活，住得很簡樸，開着普通車子，不穿昂貴的衣服，都在中下級餐館吃飯，每年省下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把這些錢存入銀行中，以備有朝一日做更大的用途。你若走在路上看到瑪西，絕對不會認出她是個參議員的女兒，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一天，萊坡對瑪西說，『瑪西，我已決定了，妳得去墮胎。』

她已經卅三歲了，如果這次再去墮胎，她便很難懷孕了，她愛萊坡，儘管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騙子。她已爲了是否要墮胎而和他爭論了五個星期，但他堅持要她墮胎，『瑪西，我有種感覺，將有重大的事情會發生，我們不能養個私生子來妨礙我們的前程。』

『你可以娶我呀！』

『我們不是結婚型的人，我們要走與衆不同的路子。』

『家和孩子有何不好？成千上萬的人不都有家和孩子嗎？』

『但不包括我們，我要我們的生活愈簡單愈好，一旦有事情發生時，可以機動的去迎接它。』

他是如此的堅持，到了最後，她只好同意去墮胎。他開車帶她到一個叫做希姆萊的醫生那兒去，他是她有生以來認識的人中最卑鄙的。

希姆萊出生在英國，他是否是什麼學校畢業的，沒人能够肯定，但他牆上却掛了不少文憑，其中有兩張，瑪西一眼認出來是雷麥的筆跡。他說話帶有牛津腔，很好聽，看來生意也很不錯。

他爲了要讓瑪西放輕鬆點便說，『我們稱這種爲小手術，一點也不痛，』他說了不少笑話，自以爲得意的足足笑了有一分鐘之久。當他在找工具時說，『想想非洲人口過剩的情形，再看看自己所做的事，你的選擇是很聰明的。亞洲更糟。這世界上，每四個出生的小孩中有一個是中國人。一天，有個女人哭着跑到這裏來要墮胎，因爲這是她的第四胎，她可不要生個中國小孩。』當他面對瑪西時，咧嘴笑得更厲害了，樣子可怖，瑪西嚇得從手術台上跳起來，奪門而出。

萊坡出去喝咖啡了，等他找到她時，已過了好幾小時了。她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走着，起初她不肯上他的車，等上了車後，她既沒有哭，也沒有鬧。只是坐在車上，坐得筆直，手放在肚子上，『要過聖誕節了，我要回家。』

『回到克萊？根本不可能。』

『我要回家。』

『從這兒回到洛杉磯是可以的，但從這兒到克萊，妳最好多想一想，特別是妳父親。』

當她深入一想，想到她有精神病的母親和她脾氣暴躁的父親，發現萊坡沒說錯，她不能回家，於是她乖乖跟着他回到希姆萊醫生處，這次希姆萊醫生倒是不再開玩笑了。

莫特爲了體驗宇宙到底是什麼樣子，靜靜的坐在阿拉巴馬杭玆村以南的田納西河河岸，讓自己的手脚都不動，甚至連眼睛也不動，因爲他希望能經驗到一種身體完全休息的感覺。除了呼吸和心跳外

，他可以說是個死人。

他對自己說，我是一動也不動，他維持這種姿勢約十分鐘，什麼也不想，但他的腦子却想起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的事。

這一刻，我坐在地球北緯三十四度卅分的地方，這表示我是以每小時八六〇哩的速度由西向東轉。在赤道一帶，由於凸出部分較大，每小時是一千零四十哩。同時，我的地球，以每小時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一哩的時速繞着太陽轉。而我的太陽和它的行星以每小時三萬一千哩的速度朝着織女星走。我們的太陽和織女星在銀河系中，以七十萬哩的時速移動，而銀河系本身却以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哩的時速轉動。這還不止，我們的銀河系和其他的銀河系在宇宙間以一百萬哩的時速在宇宙間移動。因此當我靜止在這兒時，事實上我是在移動的，以六種不同的方向，以約兩百五十哩的時速在移動。所以我絕不可能靜止不動。我是一直在一種不可解的速度中轉動，而這所有的事都發生在眞正的時間。

他想了很久，然後下結論：

也許宇宙本身以一種無法說明的速度朝着一個未限定的目的地行進。

當他站起來時，感到四肢慢慢的在活動，他心想，我們所做的旅行是多麼渺小呀，我們在一吋吋的移動，宇宙却是以百萬哩的速度在移動。當他朝他的車子走去時，他是以一小時二・三哩的速度前進字，與宙進行的速度來比，簡直是微不足道。因爲我們已存在了數百萬年，我們所能做的，便是弄清我們在哪，這並不是一件小事。

當柯紀德、巴普和藍禮只剩下三週便要出發時，他們腦中早已深深印入莫斯科海以南的月球地勢，以及如何將三個無線電人造衞星投入軌道的程序，他們的任務却因遭遇到一個意外而差點取消，約翰是第一個聽到消息的。

一天晚上在巴里海的酒吧裏，柯紀德說，『約翰，我要和黛碧・狄離婚，娶那個韓國人。』

『慢點，你要做什麼？』

『事情都解決了，黛碧知道，辛西亞也知道。』

『那撒知道嗎？』

『不關那撒的事。』

『當然關，他們花了數百萬在這次飛行上，數十億。』

『這跟數百萬有何關係？我在談我的私事。』

『柯紀德，我們沒有私事可言，如果這件事傳出去，他們會取消你這次的飛行。』

『又怎麼樣？他們可以用李來代替我的位置。』

『他們當然會。』

約翰並未通知那撒這件事，雖然柯紀德常認爲他是『那個該死的直箭，總以爲他在主持主日學。』

首先得到風聲的是湯普生，巴里海的昆士夫婦告訴他，黛碧・狄從休士頓飛來這裏，發現柯紀德和雷小姐睡在一張床上，氣得不得了，柯紀德躺在床上對他太太說，『寶貝，咱們完了。』

湯普生知道這事非同小可，直接找上柯紀德，『柯紀德，你不能這麼做。』

『我已經做了。』

『美國大衆是不允許你這麼做的，我的雜誌也不許。』

『關你雜誌什麼事，我又不會說給美國大衆聽，我敢打賭，他們不會管這檔子閒事的。』

『柯紀德，你沒仔細想過。』

『黛碧很快便可以找到一個新丈夫的。』

『重點不在此。』湯普生頻頻冒汗，他已看出阿波羅十八號會爲老鄉雜誌留下光榮的一頁，他可以描述柯紀德在月球另一面大步走的情形，黛碧・狄在德州等待的焦急，還有那些漂亮的黑人小孩，桃樂西・藍禮，忠實的等待她的良人回家。現在這一切會付諸東流，時代和新聞周刊會拿它當笑柄。

當他無法說動柯紀德時，便趕到約翰的房間，『約翰，大事不好了，眞的，我……』他一屁股跌

坐在椅子上，拚命拭他的前額。

『柯紀德固執成性的。』

『但這件事萬萬行不通，美國大衆不會再容忍他了，拋棄他可愛的美國妻子，去娶一個斜眼的東方女人。』

『柯紀德告訴我都解決了，黛碧・狄已同意離婚了。』

『不可能解決的，等葛嵐西和格蘭特來時，柯紀德會打顫的。』

『我認爲他沒那麼容易打顫。』

但當兩位參議員由莫特博士陪同到巴里海來時，事情便急轉而下。他們三人並不是請求他考慮，而是直接指責他。

格蘭特：『你拿我們十四年來的工作孤注一擲，我們可由不得你。』

葛嵐西：『你是興奮沖昏頭了嗎？』

格蘭特：『你忘了美國大衆在你身上投下不少錢嗎？你不僅是柯紀德而已，你代表着更多的東西。』

莫特溫和道：『你在那撒是前途無量的。』

葛嵐西：『你只要稍一輕舉妄動，整個構架會垮下來，你棄你太太不顧而換上一個日本……。』

格蘭特：『我們花了十四年功夫來塑造太空人的形象……還有他的太太應該是怎樣的……離婚是不適合我們已建立起的圖畫。』

葛嵐西：『離婚會粉碎這個形象，我們是絕不准的。』

格蘭特：『對美國大衆而言，太空人是特殊的，湯普生會告訴你，你的任務爲何。』

莫特：『要我提醒你嗎？這次任務是我們花了多大的代價爭取的？』

葛嵐西：『我們遭遇無數的麻煩。』

莫特：『如果這件事傳出去的話，所有的苦心都要付諸東流了，我栽培你們將近十年了，這是你

的高潮，也是約翰的，你們兩個是一體的。』

柯紀德：『我看不出我的事跟這些事有何關係？』

格蘭特：『大家都看得出來。』

柯紀德：『讓查理・李上月球好了，他可以代替我，如果你們認爲我的事……。』

莫特：『我們不能在發射前三週才換人。』

柯紀德：『三週？阿波羅十三號起飛前三天才換人。』

葛嵐西：『看看結果是多糟呢？我們再也承受不起災禍了，特別是在這一刻。』

格蘭特：『總而言之，美國太空計劃中不許離婚這件事。』

柯紀德：『它必須接受。』

第一次的談判沒有結果，他們發現他們面對一個最難對付的人，於是他們只好改變戰略，從那個韓國女記者下手，結果仍是錯誤。

格蘭特：『年輕的女人——』

辛西亞：『我已經卅七歲了。』

格蘭特：『你知道你可能被遞解出境嗎？』

葛嵐西：『你知道什麼是敗德嗎？』

辛西亞：『你們想粉飾太平嗎？』

葛嵐西：『別跟我開玩笑。』

格蘭特：『因爲你的簽證到期了，你會被遞解出境。』

辛西亞：『手續要費好幾個月，到時我已經結婚了，一個美國英雄的太太。』

格蘭特：『你會在監獄裏。』

莫特：『雷小姐，參議員們說的是眞話，你已經危及到他們辛苦籌劃多年的工作。』

辛西亞：『這是個神聖的計劃，我也在努力的。』

葛嵐西：『你是什麼意思？』

莫特：『她在寫一本書。』

辛西亞：『把這時期的眞相寫出來。』

莫特說：『我得說明一下，這位女士在日本、歐洲都負有盛名，被各方看重的。』

格蘭特：『我們爲何需要一個外國人來寫我們的太空人？』

辛西亞：『因爲你不讓你自己的人來寫他們。』

格蘭特：『不是有生活雜誌，湯普生，還有數百個新聞記者嗎？』

那個韓國女人輕視的大笑起來，看來她不是那麼容易被嚇倒的。

莫特：『你肯爲了一個偉大的任務而回日本嗎？』

辛西亞：『說來不是很可笑嗎？全球各地的記者都要來參觀這次的發射，却讓我離開。』

莫特：『我替你買票，你跟我一起飛到紐約，搭泛美或環球的客機直飛東京。』

辛西亞：『如果只有這兩家航空公司，我要選泛美。』

格蘭特：『謝天謝地。』

辛西亞：『不過我並不想到任何地方去。』

莫特：『拜託，爲了一次偉大的探險。』

辛西亞：『不。』

三個人一無所獲，只是中斷了訓練的時間而已，他們早早上床，第二天一大早便起來到發射的地方去，並要那撒把三個太空人帶過來。

格蘭特：『一個嚴重的問題發生了，會影響你們這次的飛行。』

柯紀德：『讓我說，我已經跟他們兩個說過了。』

約翰：『藍禮和我認爲沒問題。』

藍禮：『是的。』

格蘭特：『美國人民……。』

柯紀德：『我認爲他們根本不在意。』

格蘭特：『年輕人，當阿波羅十號的太空人稱他們的太空船是史努比和查理．布朗（美國著名的漫畫人物）時，你知道有多少信寄到我們參議院嗎？』

葛嵐西：『我接到數百封納稅人的抗議信，「我們可不要用我們辛苦賺來的錢，來送一些小丑上太空，像在演鬧劇一樣。」』

格蘭特：『你能想像時代和新聞周刊會怎麼抨擊我們嗎？更別忘了紐約時報會怎樣向全世界宣傳，一個負責飛行任務的人爲了一個日本人拋棄他的美國太太？』

柯紀德叫道：『你爲何不坦白說她是個韓國人？』

葛嵐西：『這沒兩樣。』

莫特：『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對這次飛行，以及往後所有的飛行而言。』

柯紀德：『沒有往後了。』

葛嵐西：『你肯幫我們嗎？』

柯紀德：『不。』

奇怪的倒是倔强的格蘭特最後說服了柯紀德，他以一種父親的口吻勸說。

格蘭特：『你們知道，這次飛行不是我們的主意，我和葛嵐西並不想要，我甚至還反對它，是你們要的，約翰，你太太拚命的游說我們和其他參議員，要去探測月球的黑暗面，完成科學的實驗。你們說服了我們，現在不能說不管便不管，這樣做太不够意思了，一點大丈夫的氣概都沒有。』

柯紀德想了很久：『那你們要怎麼辦？』

格蘭特：『這件事說來很難，但只有你可以應付，莫特，告訴他吧！』

莫特：『我們要你告訴雷小姐，跟我一起飛往甘迺廸機場，悄悄的搭泛美班機飛到東京或去韓國，如果她願意的話。』

柯紀德：『她不會肯的。』

莫特：『如果你要求她，她會肯的。』

柯紀德：『我不能這麼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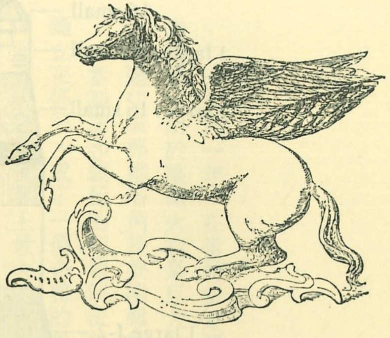
屋內六個人都沒吭聲，三個年輕的，三個老的，但他們都經驗到從參議院到遙遠的太空所經歷的辛苦戰役，最後約翰說，『我們要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我想他們想得很周到。』

柯紀德上樓跟辛西亞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在那天上午十一點，一架美國軍機將兩位參議員，一位高級的那撒官員和一位韓國女記者送往紐約的甘迺廸機場。

當雷小姐在甘迺廸機場匆匆登上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飛機時，三個太空人正在康那維洛角上做最後一次的刺激反應訓練。

雷小姐在倫敦下飛機後，立刻又搭上一班飛往蒙特婁的飛機，從蒙特婁悄悄的溜進美國，再匆匆趕到佛羅里達州雜在人羣中，看着載了柯紀德、約翰的阿波羅十八號飛向月球的黑暗面。

在這個意義重大的一刻，她看了一下四周的參觀者，小心的記下來一切的情形，她認爲這是重要的，應該把他們的態度在真正的時間裏記錄下來。



第九部 月球的黑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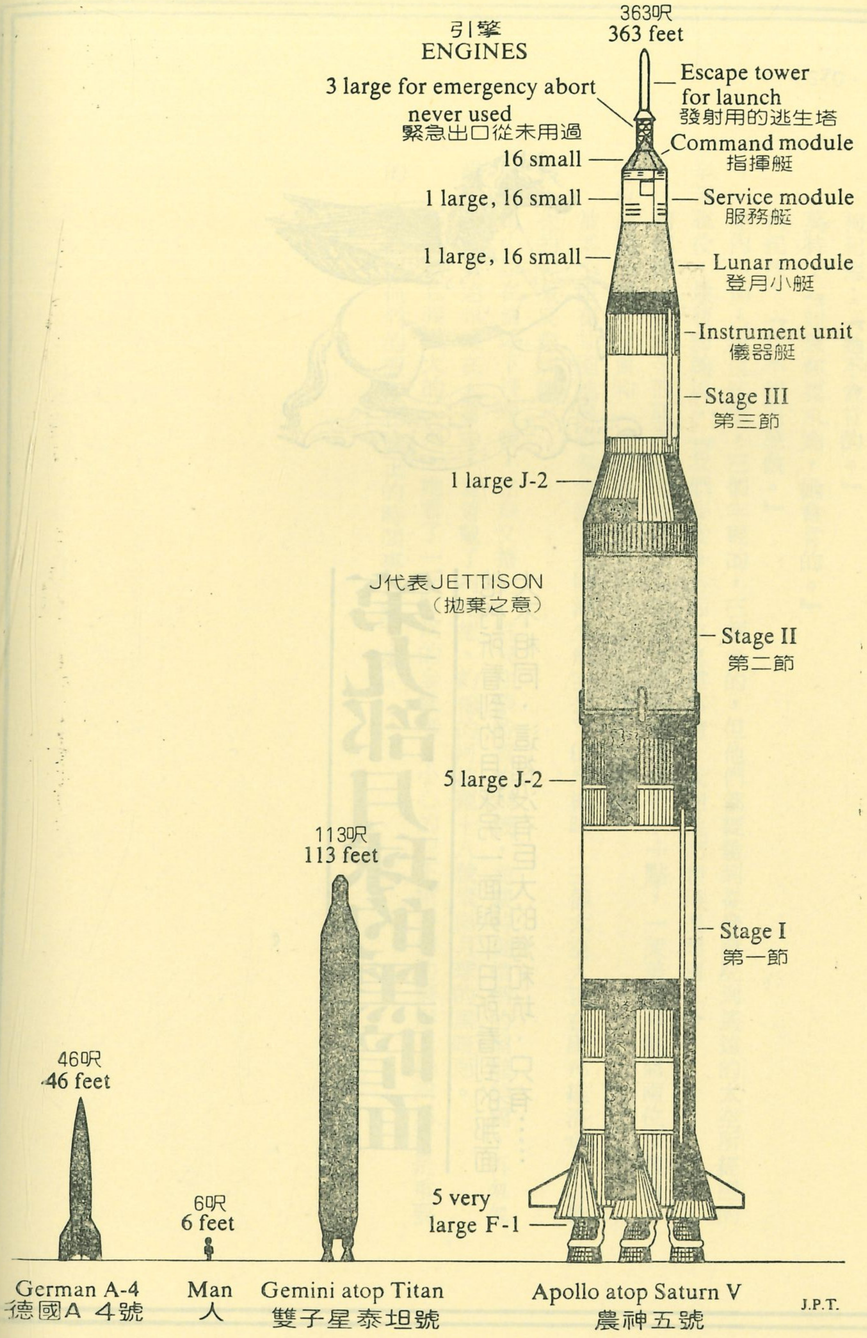
他們所看到的月球另一面與平日所看到的那面大不相同，這裡沒有巨大的海和坑，只有……

一九六一年，在當局決定要從康那維洛角發射阿波羅時，美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都面臨一個巨大的困難，由於整個火箭是巨大的，有三六三呎高，比一個橄欖球場還要長，若在一個地方製造和裝配，再運往康那維洛角是很困難的，因此決定分別在六個地方製造，然後再運到康那維洛角來裝配。

當製造和裝配的問題解決後，在康那維洛角上的沼澤地上便豎立起現代的金字塔，龐大、靜默的矗立在那兒，成了一個奇特的景觀，太空時代的象徵，尖端像華盛頓紀念碑一樣高聳入雲。從許多方面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卻是在緊迫的速度下完成的。

這具巨大機器的建造者分散在全國六個地方。巨大的第一節是由位在路易斯安那的波音公司承造的。強力的第二節是由在加州的北美公司建造的。第三節，包括最重要的單一引擎，可以把太空船送上月球的是由在加州的道格拉斯公司各部門集體建造的。各種儀器是由在阿拉巴馬的ＩＢＭ公司建造的。

四個主要的部分組合後，只是火箭部分。指揮艙和登陸小艇是由加州的道尼公司承建的。道尼是北美公司一個獨立的分支機構。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發明出的最複雜的機器，沒有人能預料它是否能使用，直到把這六、七部分裝配好。

那撒如何將這些分開的部分集合到角上。儀器部分由田納西河的平底船裝運，向北送往俄亥俄河，再漂下密西西比河，來到佛羅里達南端，到康那維洛角。第一節火箭也是走水路，從紐奧爾良開始。加州的部分有兩條走法，一是用船載到巴拿馬運河，或是用巨大的波音飛機運送，這個飛機的腹部特別大，正好可以裝下第二節。

柯紀德的阿波羅十八號預定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三日起飛，當時間一發佈後，柯紀德便對新聞界說，『好個幸運的日子，莎士比亞的生日，他如果活在今天，一定會爲它寫出一齣劇本來的。』

六大部分早在四個月前便運到發射的地點來裝配了，當平底船溯運河而上，大飛機把它們珍貴的貨物卸下時來正是聖誕節。工程隊伍從每一家承造的公司飛往康那維洛角來着手裝配工作。

二月中，格蘭特和班妮代表參議院來檢查裝配工作，並將所有的製造費用表携回給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他們看着最後一個阿波羅在裝配的情形。格蘭特並不願見這個巨大的計劃遽然停止，尤其在這個時間，要提醒俄國和全球，美國仍是有競爭力的。然而這次告別的飛行——到月球的另一面，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的。

到了二月中，專家們報告，『一切都好了。』於是吸引了不少的人來參觀這個龐然大物，他們站在安全的距離外觀賞，從巨大的門內可以看見排列整齊的內部，每個人都嘆爲觀止。

三個太空人仰望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火箭時感到特別的有意義，因爲在他們的引導下，要將這個莊嚴美麗的東西送上月球的另一面，『最後和最好的，』柯紀德說。

約翰小聲道，『我們能坐進裏面眞是天賜的恩惠。』柯紀德提醒他道，『別忘了，名字是你取的，這就是你的牽牛星了。』這將是他們的家，他們的責任，他們以滿心的愛意看着它。

在四十五萬直接或間接參與阿波羅十八號建造工程的人中，有澳洲人、馬達加斯加人、西班牙人、關島人等，他們分散在各處，從事這項偉大的工程建造。在科羅拉多白金漢村的一個農場上，有小孩，在他九歲生日時，他叔叔給了他一架日本造的雙目望遠鏡和一本諾登的星球地圖，他後來贏在科林斯堡的一家農學院的獎學金，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他名叫山姆·卡泰基，他的父母是從德國來的移民，他們很擔心他，不知道一個學天文的兒子將來能從事什麼行業。但他畢業後，很快便在布德的太陽研究中心找到工作，那兒空氣清新，使他可以好好的研究太陽。他的責任是一小時四次，把十六英寸的太陽巡邏望遠鏡的焦距調好，由特殊的濾網來看太陽可見的一面和它的周圍升起的火焰所引起數萬哩附近空氣的波動，然後再把出現黑點的地方註明下來，這些地方很可能會產生主要的燃燒，也就是一些天文學家所謂的太陽質子事件。

美國政府認爲讓山姆·卡泰基做這種研究是有益的，因爲這些太陽黑點的出現會產生一種白光，有時會干擾無線電波的傳播。它們似乎破壞了地球的磁場，更重要的是這種猛烈的火焰會放出大量的輻射，這種輻射的力量很强，對沒有做任何防護措施的人而言是致命的。這是爲什麼費德曼博士急於要柯紀德和約翰把在愛琴娜—A上的放射量測定器給取回來。『我們要知道在這麼長的飛行中積聚了多少輻射。』

任何飛行在決定前，一定要由天文學家來決定，他們可以判定何時太陽黑點的運轉是最少的時刻。自一八四三年起，人類就發現它了，天文學家發現每十一年是它們的一個周期，這些周期都被編號，阿波羅十八號可以在周期廿的黑點衰退的時間出發。這個周期在一九六四年時進入最低潮，到了一九七〇年又達到平均值以下的高潮，現在又轉弱，但卡泰基的研究中心警告那撒：

> 卽使在最近的一個周期中，也很可能有突發的太陽質子事件會迫使你們放棄任務的，不過周期廿比周期十九要緩和得多，周期十九在一九五七年產生密集的火焰。依我們的判斷，你們可以放心，不過我們仍會密切注意它。

因此卡泰基每天要寫四份太陽出現黑點部分的報告，每天結束後再來一個總結，分送給全球有與趣的觀察者。

卡泰基在閒暇之時，向一個專門研究太陽的傑克・艾廸博士學習，他在布德郊外一座山上工作，是由美國各大學聯合組成的研究中心。他的一個上司對他說，『在我們這一行中若沒有博碩士，難以出人頭地的，你很聰明，去修個碩士和博士吧！』他現在向艾廸博士請教，一面工作，一面修科羅拉多大學的碩士學位，對於教授所講述的有關太陽過去三千年的生活史感到很驚訝，正如他寫給他女朋友的信上所說的：

艾廸教授眞是了不起，他把每種研究太陽的書都研究過了。在十九世紀末有個叫芒德的傢伙，他宣稱在十七世紀末年時，太陽黑點幾乎全部消失達七十年之久，大家都嘲笑他，但艾廸教授證明出芒德是對的，那些年中地球特別冷，冰河向下延伸。芒德眞了不起，我想再過幾世紀，我們會有其他的芒德出現，不過現在，我只能做一年一年的預測，無法測知更遠的事。

在艾廸的指導下，他累積了不少資料，儲存在電腦中。他發現太陽黑點的周期不是十一年而是廿二年，前半段時，太陽黑點出現過程是一種型式，後半段則剛好是前半段的相反。他對德國方面的報告也很注意，那份報告是說在每八十八年中會有一個超級的周期出現。

他每天注視着太陽無表情的臉，推斷會發生什麼，但他什麼也沒發現，於是只好回去繼續累積他的資料，但他知道有事會發生，只是他無法預測而已。

他在煩躁中打電話給艾廸，但他不在，去亞里桑納的凱蒂峯做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了。他只好跑到他女朋友的宿舍，把正在睡覺的女朋友給叫起來。『不管我用的周期是十一年或廿二年，甚至八十八年，我的結論是我們正值主要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你爲何不提出報告？』

『因爲沒人會相信，我又提不出事實來，只有理論而已。』

『問問艾廸他是什麼看法。』

『他現在亞里桑納，我打過兩次電話給他，他都出去了。』

『你的問題得等他回來才行了。』

『等？你知道一個主要事件發生會怎麼樣嗎？太陽的表面會比整個地球表面大上五十倍。它會爆炸，在半小時之內，會噴出大量的物質，投入五萬哩外的太空中。不到一小時中，它放出的能量，夠全美國用上一百萬年的，大極了。』

『危險嗎？』女孩問。

『所幸我們有大氣層保護，不過如果你在飛機上，又飛得很高，就會有危險。』

『那麼像阿波羅十八號呢？』

『死路一條。』

於是在三月的最後兩週，山姆密切注意太陽的動向，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於是他記下摘要：

過去廿四小時中，太陽的活動量很低，只有一些小火焰，磁場也只有輕度的干擾，一般的活動繼續很低，不過，它也許會增加，如果三九六地區和它附近地區合併的話。

兩個委員會都開過會，第一組是由科學家們組成，決定阿波羅十八號應帶什麼樣的儀器到月球上，以獲取所需的資料來解開行星或宇宙創始之謎。

『在我們早期探測中，我們可以把儀器放在月球上，將天線伸向地球，然後由我們設在澳洲、西班牙或美國等地的觀測站接收。就以上週而言，我們設在月球的發射站，每天傳送給我們九百萬不同的八地資料。一年下來，我們對月球面對我們這一面的了解一如羅德島一樣。但從另一面，我們便沒有這種直接的接觸。每件事都要靠我們放置在月球軌道上的兩、三個人造衛星間接傳遞過來，如果它們失敗了，我們便失敗了，換言之，如果它們失敗了，整個阿波羅十八號的飛行也會失敗。』

因此這一組的委員會致力於檢視這三枚人造衛星的性能和功用。

莫特博士參加第二組，這一組的任務較令人興奮。他們要選擇一個適當的地點讓柯紀德和藍禮登陸，他們得選一個岩石標本多，而適於觀測的地形。兩個太空人每次開會都來參加，因爲他們得熟悉

要去探險的地方。當他們研究地圖時，發現每個他們想探測的地方都已有了俄國名字，柯紀德問道，『不管任何人上到月球的背面，都得用俄國名字嗎？』委員們點頭時，他說，『難怪格蘭特參議員急着要趕上了。』

要讓太空船降落在月球上，有個很不尋常的難題。正如天文物理家說明的：

『你們要面對和歷次阿波羅號同樣的限制，那就是你們的登陸小艇要降在一個很狹窄的地帶。如果太陽是在七度以下，你登陸的地區會落在很暗的陰影中，如此你們會碰上大石頭。如果太陽高過廿五度，登陸更不可能，因爲你們會失去影子，沒有影子，你們無法斷定在前面的是什麼。最理想的只有四度，即十二度到十六度之間，因爲這時太陽在你們身後，像手電筒一樣可以指出危險的地方來。如果你們到達你們理想的登陸地方太晚，太陽太高太亮，很簡單，快速向前，超越你們原先選定的登陸地點，就會發現你們可以來到你們要的地方即十二度到十六度之間。』

當保羅．藍禮聽到這些限制後，他說，『從我們起飛的那天算起，我們得飛二三八八四八點七哩，並在七十小時，卅七分四十五秒時準確降落才行。』

『一分鐘也不能遲到，』柯紀德說，『否則該死的太陽會升得太高了。』

也是在此刻，藍禮才意識到陽光的明暗對月球另一邊的山谷有多重要。他寫信給他太太道，『我們爬進這個重達六十三萬磅的機器內，發動一具可以產生七十五萬磅衝力的引擎，所有的行動都是以分秒來限制的，太空飛行是絕對科學的。』

兩個委員會把報告提出時，那撒當局很高興，因爲大家都看得出來，阿波羅十八號會帶回不凡的成果來。但當大家想到這次的飛行將成絕響後，全美各地的工程師都湧到康那維洛角，來看這具壯觀的火箭。

大家站在四周觀望時，考夫說，『這架飛上去後，我們已發射了十四具農神阿波羅了，沒有一具失敗。我們既然可以到月球，就可以到土星，等着瞧吧！』

他留在康那維洛角，指揮手下的人對他嘔心瀝血之作做最後的檢視。

當天晚上，他獨自在巴里海旅館的餐廳用餐時，一位漂亮的東方女人，穿着灰色的亞麻布洋裝走過來，要求和他同坐，她自我介紹是朝日新聞的雷松佳，『我可以問問你這位大名鼎鼎的德國科學家幾個問題嗎？』

考夫被她恭維得飄飄然，他們談了很久。

『范布洛恩是怎樣的人？』她問道。

『他從不出賣任何爲他工作的人。』

『還有雇用他的人？』

『我們這些活着到杭茲村的人，都欠他一命。』

『當火箭飛上天空後，你有什麼感覺？』這一個問題使他百感交集，他想起許多前塵往事來。

她記下來，她懷疑她會用到多少考夫告訴她的事，但她需要他的洞徹刀來做爲她所寫的東西的底色。『你知道這都是錯的嗎？走向錯誤的方向？』他問道。

『我早知道，這只是一種顯揚，小男孩們在做秀，』她說。

考夫最後問道，『你怎麼看他們，他們的生與死？』

她說，『他們實在很小，考夫先生，你沒注意到這些年輕人有多小嗎？』

『他們不得不小，爲了適合我們狹小的太空艙。』

『但是大多數的美國英雄都是高大雄壯的。』她用手指彈着桌子，『我現在發展出一套理論來，任何國家選高大的人做爲他們的英雄，都會注定失敗的，高大的普魯士士兵，那些在梵蒂崗的瑞士守衞，羅馬的男士，以及可笑的日本摔角力士。』

『我對巨人素無好感，』考夫說。

『在美國，所有的橄欖球員和籃球員都是人高馬大的，』她變得很興奮道，『我在亞特蘭大機場正好遇到一隊波士頓來的球員，我得仰望他們。美國和日本都以體重來論英雄，這兩個國家都是前途

暗淡。』

她一直在這個題目上做文章，『我認爲歐洲有救，他們選英雄時是不論身高的，他們看得出正常人的優點。難怪我特別欣賞太空人，因爲他們是這麼小，這麼普通，卻又是這麼勇敢。』

考夫沒想過這一點，他只是接受政府選擇太空人的標準，是以太空艙的大小做爲選拔的依據。但他發現這個論調很有意思，因爲他從不因一個人身高七呎或體重兩百七十磅來看他的優點。

兩人靜靜的坐了一會，都因漫漫長夜一席談而感到累了，考夫嘆息道，『當你年輕時，充滿幻想，當你老了後，你盡的是責任，所有的討論都像今晚一樣，浪費時間在瑣事上。』

『我認爲剛好相反。』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山姆‧卡泰基正在對準他的望遠鏡時，他發現在太陽赤道帶有新的黑點積聚，他盡責的發出通知，『四一九地區，形成馬蹄形，亮度在一般水準之下。』這份報告傳到全球的觀測台。

這些天來，當他寫報告時，一直在問自己，『這次可能會變成一次大的事件嗎?』但四一九地區平常的表面迫使他回答不。

四月四日，黑點靠近末端，即太陽看不見的一面，山姆要知道當它一再出現在東端時需要多少天。他的計算會令一些自認對太陽有所了解的人感到意外。

因爲太陽和其他可見的星球一樣是氣體而不是固體，它在自己的軸上運轉的速度也不一，要看每一部分距太陽赤道有多遠。

在太陽赤道處，運轉需時廿六點七天，但在接近兩極處，需要卅二點一天。四一九地區正好在赤道北邊，轉一圈需時廿七點六天，也就是說至少有十四天看不到黑點。

四月五日，卡泰基看了四一九地區最後一眼，黑點消失了，但他認爲自己測出了他以前曾看過的實在的波動。在他寫完例行報告後，他到總部去說，『我剛才看了四一九地區一眼，我想它變得更活

動了。』

『該死，』主任咆哮道，『十五天來什麼都沒看到，它很可能從東邊大量過來。』

『我們只能猜測。』

主任坐着不停地拍手，『廿年後，我們不會這麼一籌莫展了。我們會有儀器來檢視它。』他看着桌上各種照片，搖搖頭道，『卡泰基，太陽是宇宙間對我們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對它的了解卻這麼少，它是所有星星中可以進一步研究的，我們卻忽略了它。』

他在室內大步走着，突然停下來說，『你要發出一項警告嗎?』

『我很緊張。』

『但你有實際的證據嗎?』他自問自答道，『沒有。』

卡泰基一時也找不出足以佐證的證據。

『卡泰基，你同意我們不發佈警告如何?』

『好的。』

於是沒有任何警告發出。

在預定飛行的前九天，三位太空人被放在隔離室，以免受到細菌的傳染，特別是傷風和痲疹。在這段期間，他們繼續接受訓練，約翰是其中最用功的，他把各種規則用防火卡片摘要下來，儘管他早已把這些程序默記在心，但他還是隨身携帶這些卡片，以免發生意外。

四月廿日，在起飛的前三天，四一九地區又出現黑點，集中在東端，好似害羞的女孩，懷抱琵琶半遮面。卡泰基看着這些黑點，偵測不出什麼來，當他警告主任這一地區重新出現黑點時，三個專家爭相用望遠鏡觀察。

『太陽表面不少地方更加的活動了，』一個老手說。

『但有任何證據顯示出它會變動嗎?』主任說。

『沒有,』卡泰基說,『和十五天前的照片來比,你會看出活動減少了。』

『謝天謝地,太陽的另一邊很可能會有事。』

四月廿二日的晚上,三個太空人早早上床去睡覺。對柯紀德而言,這是他的第四次旅行。

他們在清晨四點起來吃早飯,柯紀德擧起桔子汁來道,『爲莎士比亞乾杯,我們用偉大的一擊來慶祝他的生日。』狄克·史勒登幫忙他們換衣服,陪他們到發射台。探照燈照着等待出發的火箭,圍觀的人將近百萬,爭相目睹這最後一次的飛行。

儘管那撒不滿新聞界把這次登陸月球描述爲『月球黑暗面的探險』,但這次探測成了最熱門的一次,三千多個新聞記者到場採訪,鎂光燈閃個不停,都在拍攝這歷史性的一刻。

太空人乘電梯到太空艙,柯紀德坐在左首,約翰居中,藍禮居右。

當他們坐定,繫上安全帶後,倒數計時開始。考夫立在火箭下,看着他最後一具農神如期發射出,只見後座冒出一縷火焰來,地面都起了震動,火箭開始升空。

在座艙中的三個人幾乎沒感到起飛,藍禮以前沒飛過,他說,『儀表上說我們出發了。』約翰正在看他的小卡片,拍拍他的手臂,點點頭。

休士頓:『所有系統正常。』

阿波羅:『我們準備拋棄第一節。』

不到三分鐘,第一節火箭在達成任務後便解體了。

當柯紀德發動第二節火箭的五具強力的引擎時,火箭一下子從八哩衝到一一二哩,時速超過一萬五千哩。

然後柯紀德再將第二節拋棄,現在阿波羅只用第三節,唯一的一個引擎發動了。這具引擎在把太空船送到地球軌道,把阿波羅射入通往月球的道路上後也要被拋棄,當然在太空艙中還有較小的引擎

。

休士頓:『所有的系統正常。』

阿波羅:『我們的儀表上也這麼顯示。』

當他們把第三節火箭拋棄後,柯紀德和約翰着手進行以前的太空人都沒做過的事,他們在正確的時間,引爆門閂,把艙蓋打開,讓三個通信衛星從阿波羅跳出來,利用同樣的力,把它們推入預定的軌道中,萬一射得太高或速度太快而沒送入預定的軌道,柯紀德便以無線電來操縱放置在每個衛星上的減速火箭,讓它落入該落的軌道上。這些衛星成了太空人在月球另一面工作時與地球聯絡的主要工具。

『我們現在可以睡覺了,』柯紀德說。柯紀德用耳機聽他的鄉村歌曲,約翰聽他的貝多芬,藍禮負責和休士頓聯絡。第二天晚上,藍禮扭開牽牛星的電視攝影機,把太空艙內的生活情形傳遞給地球。柯紀德說了一些嚇壞人的德州笑話,但高潮還是約翰表演在無重的情況下,一滴水如何形成水球,在太空中吃、喝的麻煩。

然後由他端着攝影機,要藍禮解釋系統的中心,收集資料的電腦,約翰說,『柯紀德上校要發射一具引擎,不多也不少的是在十一秒之內,他如何知道該在何時發射,那是因爲電腦告訴他的,在他發射後,我們就要直奔向月球了。』

柯紀德發現這個節目太專業化了,於是他咬了一塊餅乾,弄出一大塊碎片來,浮在空中,『抓住碎片,』他向其他兩個人叫道。由他端着攝機影,照着約翰和藍禮去抓碎屑的鏡頭。

第二天,從窗口可以看見掛在面前發光的月亮,他們可以認出以前阿波羅登陸的地點,等他們轉到另一邊去時,第一次看到一些奇異的山在面前等着他們,他們感到莫名的興奮。

在他們登陸之前,繞月球軌道許多次。在這個等待期間,他們和休士頓的聯絡官談話。

阿波羅:『一切順利。』

休士頓:『柯紀德的電視劇本是誰寫的?』

阿波羅：『兩百年前的喬•米勒。』

休士頓：『這場秀成功極了，編輯們都很喜歡約翰有關無重的示範。』

阿波羅：『我們也是，我們以前也不懂。』這是柯紀德的聲音。

休士頓：『你們能看見以前登陸的遺跡嗎？』

阿波羅：『沒有，我們搜索過了。』

休士頓：『眞是難以置信，當你們降落在較低的軌道……。』

阿波羅：『我們登陸的地點現在是黑的，但我們可以看見有光的地區，和另一邊不同，上面有許許多多的坑。』

山姆•卡泰基繼續檢視太陽黑點，在阿波羅號起飛後，他發現四一九號地區維持馬蹄形的集聚，太陽黑點大到肉眼都可以看出它的發展，但還是沒有太陽質子事件會爆發的現象。他那天通知全球和那撒科學家的摘要如下：

四一九地區產生一些小閃光。新的黑點在白光中出現，該地區顯示出混合的極性。地磁場好像未定，該地區會產生一般的閃光。

但在第二天，當太空人準備登陸月球時，四一九地區戲劇性的平復了，因此摘要中沒有讓那撒的科學家們足以警惕的現象。

然而卡泰基卻睡不着覺，當柯紀德和藍禮準備登陸月球時，他一個人在他的工作室中，重新檢視有關周期廿的資料和四一九區的動態，他愈演算，愈發現他的理論是對的，四一九地區一定會爆發一場主要的閃光。

到了早上，他又去向主任報告，『從統計上看來，四一九會出事的。』

『我們不是吉普賽人，不是算命的。』

『好吧，不管我的數字，你說該怎麼辦？』

『這是個麻煩的地區，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發出警告。』

再一次的沒有任何通知發出去。

四月廿六日，兩個太空人要登陸月球了。山姆•卡泰基沒離開他觀測的崗位去吃飯。四一九地區已從太陽可見面的東半部移到西半部了，這使得危險性增加，因爲太陽自轉的關係，西半面所放出的輻射直接射到地球和月球上。

山姆錯過他吃午飯的時間，但他的女朋友却帶了一個三明治來看他。『我昨天眞是神經過敏，』他說，『把所有的資料看過後拿給主任看，却提不出任何證據來。他說我們不是吉普賽人，不能憑空預測。他沒說錯。看！這是個平靜的太陽。四一九地區從東邊移到西邊。這次我們會逃過，不過我還是相信，在周期廿結束後，會有大事發生。』

『希望那些上去的傢伙幸運，』她說。

『怎麼？他們現在月球上？』

『還沒有，但我聽到休士頓的廣播，他們正要登陸。』她發現他很緊張的樣子便說，『你何不跟我到圖書館走一遭？放輕鬆點。』

『我要看它消失到西邊去。』

『要多久？』

『六天，』他隨即笑了，『好吧！我們出去走走，不過只能一小時。』

就在卡泰基和他的女朋友上圖書館時，柯紀德和藍禮坐進了登月小艇，當他們坐定後，示意約翰把他們放下去。

露娜離開了阿波羅，降落在湯普生告訴他的讀者們的『黑暗和危險斷層上，其中有不知名的力量，會危及任何踐踏其上的人的生命。』莫特博士看了後大爲光火，『除了景觀不同外，那有什麼不同？』

當太陽照的地區愈廣時，柯紀德和藍禮所看到的月球另一面與平日所看到的那一面大不相同，這裏沒有巨大的海，沒有坑，只有高大的山脈、深谷。

柯紀德以高超的技術，把登陸艇降在預定的狹地上，有充足的陽光照出所有的山岩來。

露娜：『一切順利，這裏大不相同。』

休士頓：『我們聽得很清楚。』

柯紀德像把一輛大車停在超級市場的門口似的把露娜瀟洒的停在陽光的最邊緣。前面那一片黑暗，不久會充滿炫目的陽光，身後浸浴在陽光的部分，不久又會變成又冷又黑，沒有大氣可以反光的地方。

露娜：『我們從窗戶可以看得更清楚，大不一樣。』

休士頓：『所有的系統都關好了嗎？』

露娜：『都安全了。』

四月廿七日的早晨，天還沒亮時，卡泰基便把他的太陽望遠鏡調好焦距，急於看太陽有何變化，他緊張的等着紅色的大太陽出現在東邊的平地上。太陽剛出來時，由於位置太低，攝影機無法穿過厚厚的大氣層，等太陽升空，太氣層的厚度減至最低，才能拍照。卽使這樣，他還是隔着一層霧氣來檢視太陽。

他又檢查了一遍放射線表。放射線在三四〇——四二〇時，所有的人會病倒，其中有百分之廿的會在兩週內死亡。放射線在五〇〇——六二〇之間，所有的人會病倒，其中百分之五十的會在一個月內死亡，生存者在半年內要臥床。放射線在六九〇——九三〇，嚴重嘔吐，百分之百致命。

卡泰基看了這張表後，他下個結論道，『難怪他們要我這樣的人看着太陽了，及早發出警告，萬一太空人沒有保護，就死定了，如果能讓他回到指揮艇，他就能生還。』

當火紅的太陽升起時，卡泰基用肉眼凝視着它，爲它吸引住了，他在心中默禱道，『好大的發電廠，幾百萬年以來，每秒鐘投擲到太空中六百萬噸的東西，像這樣繼續一百億年後，還消耗不掉你百分之一的能源，拜託！拜託！再抑制你自己三天吧！』

當卡泰基懇求太陽多寬限幾天時，擔任休士頓控制室的查理・李正把睡在露娜的兩位太空人叫起來，然後再强調一遍計劃。於是他們打開艙門，放下梯子。

柯紀德對什麼事都不太在乎，婚姻、爲人父、試飛、在韓國打落米格機，但當他踏上月球表面時，意識到自己站在一塊從未有人站過的宇宙的一部分，卽連最强力的望遠鏡也沒看過的，他的心中激起了一種神聖嚴肅的感覺。

露娜：『這一刻不是在你們準備的情況之中，照片沒這麼清楚，無盡的坑和大石頭。』

休士頓：『不是完全黑的？』

露娜：『太陽明亮，但在本質上它是黑的。』

當保羅，藍禮也下來後，探測地形的事便由他來主持了，他提醒柯紀德，他們得快一點收集岩石標本，這才是他們此行的任務。

柯紀德忙着把科學儀器裝置在月球上，豎好天線，以便將消息傳遞到衞星上，再由衞星傳到地球上。

休士頓：『我們可以很清楚聽到你們的聲音。』

露娜：『我們要休息十五分鐘。』

休士頓：『好的。』

露娜：『然後才去探測。』

休士頓：『檢查過你們的放射量測定器了嗎？』

露娜：『正常。』

當他們休息了十五分鐘後，避免出汗或重呼吸，以免消耗太多的氧，便爬上了輕便車，由藍禮操

縱。

兩個人辛勤的工作着，找尋可以看出這一面歷史的特殊的東西。旅行的距離是計算過的，好使他們可以安全返回，即使是輕便車故障，太空人還可以走回登月小艇。

他們來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小坑，坑內全是網狀，於是太空人給它取名長頸鹿坑。當他們爬上一個小土丘時，藍禮更開心。他告訴休士頓，這兒所見比他們所提供的照片更令人興奮。

露娜：『壯觀極了，這兒是個新世界。我們要下去步行採集標本了。』

休士頓：『太陡了，不方便用輕便車?』

露娜：『是的。』

休士頓：『我們從電視攝影機可以看到你們。』

露娜：『我們下去了，去收集一些看來是黃色的石頭。』

在布德的太陽研究中心，卡泰基固定好太陽望遠鏡的位置，當他檢視太陽時，發現四一九地區已移至可以產生最大危險的地區。它正跨過中線，位於距月亮最近的位置，換言之進入最危險的西半球，可以放出最大的能量來。

卡泰基很高興四一九依舊保持安靜狀態，然而當他做完早上的記錄，再看一眼太陽時，發現那地區突然擴大了，『天哪!怎麼回事?』

他一面伸手要去拿電話，一面繼續觀測，正在這時，爆出一股猛烈的火光，四一九地區已不再是個深具威脅的活動地區了，它已成了兩百年來最猛烈的爆炸區。

『天哪!』他趕忙打電話，腦中閃過一個念頭，『不管發生什麼事，上帝呀!請保護那兩個人。』

他發出警告，在他的上級還沒來得及通知那撤時，在休士頓地區其他兩位觀測者已經發出警報了。

休士頓：『露娜，牽牛星，你們聽見了嗎?』

牽牛星：『聽見了。』

休士頓：『露娜怎麼不回答?牽牛星，你能看見露娜嗎?』

牽牛星：『看不見。』

露娜：『休士頓，聽見了。』

休士頓：『太陽似乎發生爆炸了，你們檢查過你們的放射量測定器了嗎?』

露娜：『沒有。』

休士頓：『我們看到你們的計數很高。』

露娜：『我們也是。』

休士頓：『我們現在有確切的消息，主要太陽黑點爆炸。』

露娜：『要持續多久?』

休士頓：『無法預測，兩天或三天。』

露娜：『我們有麻煩了。』

休士頓：『回到登月小艇，立刻起飛，立刻會合。』

露娜：『我們沒有資料和時間表，如何起飛和會合?』

休士頓：『我們的電腦可以供給，你們距登月小艇多遠?』

露娜：『七哩，要一小時。』

牽牛星：『我要降到會合軌道嗎?』

休士頓：『等一會，我們等下再處理你的問題。』

休士頓：『露娜!再說一遍，廿分鐘，收拾上車要多久?』

露娜：『放棄一切裝備，廿分鐘。』

休士頓：『放棄一切裝備，別驚慌，但快一點。』

露娜：『誰驚慌了，我們正爬出坑，難爬。』

休士頓：『製造商保證輕便車最快可達十一哩。』

露娜：『萬一車子壞了?走路不是更慢。』

休士頓：『維持安全速度。』

露娜：『我們試着用九哩。』

太陽以驚人的速度，大量放出原子粒和輻射塵，炸掉任何一個靠近它的物體，一波波的閃光粒子和高能量的輻射向地球，但因大氣層的關係而被擋住。

當柯紀德和藍禮登上他們的輕便車時，他們已無暇去看放射量測定器，因爲計數超過一千，任何資料都已不重要了，他們知道有麻煩了，只能盡力爲之。

他們的輕便車將近一小時才回到登月小艇，登月小艇也爲輻射所籠罩，兩人爲求鎮定，一路上只好談些無關緊要的笑話。

休士頓聽到一連串的笑聲，從露娜傳來是藍禮的聲音：『嗨！柯紀德！你看過醫學報導嗎?黑皮膚比白皮膚對輻射塵的抵抗力要强些。』

柯紀德：『兄弟，過來點，好給我遮着。』

約翰一個人在牽牛星內，把他的摘要卡片中有關預防輻射的掏出來，把一切注意事項記下來，等他的兩個同伴回來時，他可以預做準備。

休士頓：『牽牛星，你弄清我們送來的資料嗎?』

牽牛星：『沒問題。』

休士頓：『等會合後，立刻依樣去做。』

牽牛星：『好的。』

休士頓：『你的放射量測定器指數如何?』

牽牛星：『如前。』

休士頓：『很好，你的指數比露娜低多了，你不會有事的。』

牽牛星：『我已準備好了，可以讓他們上來了。』

原本的聯絡官是一位較老的太空人，但那撒認爲在此緊要關頭，最好由一個與他們熟悉的太空人擔任，因此又換上了查理．李。

休士頓：『我是李，所有的讀數都正常。（這是謊話，放射量測定器的讀數已高得嚇人了。）』

露娜：『很高興聽到田納西州的口音，我們已看到登月小艇了。』

休士頓：『你們一上去後，我會讀出起飛的資料。』

露娜：『我是藍禮，我們收集了不少岩石。』

休士頓：『如果費事就拋棄。』

露娜：『我們不拋棄。』

休士頓：『我也不會，怎麼回事?露娜，費德曼醫生在這兒，他問藍禮博士的喉嚨是否有點乾燥。』

露娜：『沒事。』

休士頓（費德曼醫生說話）：『你嚥一下口水。』

露娜：『很好。』

休士頓：『費德曼醫生說，藍禮博士，保持你的嘴乾燥。』

露娜：『嘴！乾燥。』

休士頓的控制室聚滿了人，都是趕來援助這兩個人的，當他們看到測量器驚人的指數時，他們也知道事情很棘手。

休士頓：『把輕便車停在登月小艇附近。』

露娜：『好的。』

休士頓：『柯紀德一坐進小艇便通知我，我要開始檢查資料，在未檢查前什麼也別做。』

露娜：『我一向是全世界最小心的檢查者，叫我小鷄柯紀德好了。』

當藍禮把車一停好，柯紀德便衝入登月小艇，開始記下李傳來的指示。藍禮看還有時間，又回到輕便車上去取珍貴的石頭。他到月球的任務是收集石頭，他得達成任務，當他去拿第二批時，一個踉蹌便跌下去。

露娜：『我想藍禮博士昏倒了。』

休士頓：『在艇外還是艇內？』

露娜：『各半。』

休士頓：『拖他進來，繫好安全帶，立刻起飛。』

露娜：『我只有一半資料，他進來了。』

休士頓：『立刻起飛。』

露娜：『我要走三九號路，路上交通不擠吧？』

約翰用望遠鏡找到登月小艇的地點，他向休士頓報告：『一切正常。』但他已知道藍禮昏過去了，柯紀德要獨力完成起飛會合的工作。

休士頓：『你完成你的還有他的檢查工作嗎？』

露娜：『好了。』

休士頓：『出發了！』

露娜：『牽牛星，你準備了嗎？』

牽牛星：『好了。』

露娜：『我們來了。』

約翰注視着，全球聽着，柯紀德獨自將登月小艇駛離月球，飛入六百呎高的太空中。

休士頓：『一切正常，柯紀德，幹得好。』

露娜：『我頭昏了。』

休士頓：『現在不行，你不能。』

露娜：『我……。』

休士頓：『聽着，振作起來。』

露娜：『沒用，休士頓，我——』

休士頓：『柯紀德上校，抓緊點，不能放鬆，不能放鬆……。』

露娜，過了一陣很長的沉默：『上帝祝福聖萊柏威玆，讓他們的夢繼續下去……（一陣咳嗆）』

約翰聽到這段談話，看着登月小艇在一陣搖擺後，快速的落到月球上。

休士頓：『柯紀德，抓緊，不能鬆手……不能鬆手……。』

牽牛星：『露娜跌碎了。』

休士頓：『地點？』

牽牛星：『登陸的東邊，山區。』

休士頓：『損壞了？』

牽牛星：『全毀。』

休士頓：『我是查理・李，牽牛星，爬上軌道。』

牽牛星：『我得看仔細點。』

休士頓：『費德曼醫生問你的喉嚨有點乾嗎？』

牽牛星：『天哪！全毀了。』

休士頓：『牽牛星，立刻爬上軌道，你在浪費燃料。』

牽牛星：『我要看清楚才走。』

休士頓：『你已經告訴我們了，登陸地點的東邊，山區。』

牽牛星：『我不要留下他們。』

休士頓：『約翰，約翰，我是李呀！你得爬上軌道，準備發動引擎，太危險了，約翰，約翰，我是李呀。』

約翰獨自飛着，太陽的輻射愈來愈强，每次他迎向太陽時，都感到自己吸入了更多的輻射塵，因爲他的測定器的記數一直在往上升，當他溜到月球背面，他知道自己可以擋住輻射。

每次他飛過登月小艇降落的地點都不禁要去看一下，儘管他的高度很高，已經看不清楚了。他對自己唱道：

在這兒死亡是多麼不同，沒有蟲子來啃蝕屍體，沒有潮氣會腐爛屍體。千年之後，他們還在這兒，是首先的，也是唯一的。當其他銀河系的漫遊者來時，會看見我們這兩個未被埋葬，等待救援的先鋒。

哦！柯紀德，我眞愛你，我們一起在韓國並肩作戰，在乞沙比克灣上練習，飛過全國各地，出發時由你開，回家時由我開。雙子星號上的十六天，喝桔子水，對着我的臉放屁。接受刺激訓練的時刻，和黛碧。狄一塊喝啤酒。

由於太陽白光的干擾，使得牽牛星與休士頓的通話中斷，休士頓急忙通知全球各地的太空站，要他們想辦法和約翰聯絡。因此各國的聲音都湧到牽牛星，約翰沉默的聽着，在其中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

亨尼沙克：『這是澳洲，呼喚牽牛星。』

牽牛星：『你不是注意過我和柯紀德飛雙子星的那個人嗎？』

亨尼沙克：『是的。』

牽牛星：『我喜歡你的談話。』

亨尼沙克：『休士頓急於和你談話。』

牽牛星：『我想跟休士頓談話。』

亨尼沙克：『一切都好嗎？』

牽牛星：『好。』

這個熱心的聲音使約翰振作起來，當休士頓聯絡到他時，他已準備好了。

牽牛星：『露娜摔爛了。』

休士頓：『可能有生還的人嗎？』

牽牛星：『不知道，露娜全摔壞了。』

休士頓：『我們要你立刻進入軌道。』

牽牛星：『好的，照辦。』

休士頓：『約翰，在電訊中斷時，我們計算過每一哩你回家的路，很好。』

牽牛星：『我準備好了。』

休士頓：『你要睡一下，你需要鎮靜劑嗎？』

牽牛星：『不要。』

休士頓：『你還能保持六小時清醒嗎？』

牽牛星：『沒問題，六天都可以。』

休士頓：『六天後你會躺在席夢思上了。現在，你聽清我的聲音嗎？』

牽牛星：『清楚。』

休士頓：『你現在就在我們指定的時間做一切的事。』

牽牛星：『好的。』

休士頓：『如有任何你不懂的……。』

牽牛星：『我打算把這玩意安全帶回去，你別緊張，我也不會緊張。』

休士頓：『上帝祝福你，把它弄下來。』

牽牛星：『正有此意。』

他發動火箭，將它投入一個軌道中，這個軌道是會把他安全送入太平洋的。

他現在要面對八十小時的孤獨。他的兩邊是空蕩蕩的。他打開他的錄音帶聽貝多芬，但又想起柯紀德不喜歡它，稱它是通心粉音樂，他自己也覺得討厭，便打開柯紀德的錄音帶，聽到裏面傳來尖銳的歌聲，『離——婚——』使得他更加懷念起柯紀德來。當聯絡官卡特從休士頓問他要不要聽新聞，他直接的拒絕，『不要！』於是卡特對他說，費德曼醫生要問他幾個問題。

牽牛星：『叫他來吧！』

休士頓（費德曼醫生說話）：『你會頭昏嗎？』

牽牛星：『沒有。』

休士頓：『喉嚨發乾嗎？眼前出現黑點嗎？』

牽牛星：『沒有。』

休士頓：『尿中有血嗎？』

牽牛星：『誰要看？』

休士頓：『我要，我要你也看一下，看過後立刻報告過來。』

牽牛星：『好的。』

休士頓（卡特的聲音）：『關多博士要你運動，不要保持靜止。』

牽牛星：『好的。』

休士頓：『我是查理・李。你做得很好，但我們要你睡一會，我們要你聽新聞。』

牽牛星：『關掉，我並不沮喪，我沒什麼不對。』

休士頓：『你是沒什麼不對，但你昨天什麼也沒吃。』

牽牛星：『我在噁心。』

休士頓：『你拒絕聽新聞，你不肯跟我談話，又不肯跟卡特。』

牽牛星：『我喜歡跟卡特談。』

休士頓：『卡特在這兒，我們不開玩笑，從現在起，卅六小時之內，你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事，我要和你檢查一遍四張表格。』

牽牛星：『你是說一人緊急降落？』

休士頓：『這有點複雜，你知道。』

牽牛星：『我一年前便有所準備了，我把所有的程序都寫在紙上。』

休士頓：『你眞是個直箭。他們要我問你，有人把酒帶上去嗎？』

牽牛星：『你們是要我喝還是不喝？』

休士頓：『他們認爲它有鎮定的作用，但我告訴他們你從不喝那玩意。』

牽牛星：『我以前的橄欖球教練說一個年輕人最大的敵人是香煙、酒、油炸食物和女孩，我很笨，他的話全信，現在還是一樣。』

休士頓：『班妮到休士頓來了，她和我們在一起。她和黛碧・狄在一起。』

牽牛星：『我想也是，告訴她我會在五月二日跟她見面。』

休士頓：『你應在五月一日着陸，……記得嗎？』

牽牛星：『五月一日夏威夷，五月二日休士頓。』

休士頓：『他們也許會讓她去夏威夷。』

牽牛星：『不！不！她不必去。』

全國乃至於全球的人都在注意約翰把牽牛星帶回地球。電視分析他的情形，漫畫家爲他的孤獨奮鬪喝采，大家都爲他祈禱。許多老太空人都被請到電視上來說明約翰會遭遇的眞正危險，他們一致同

意約翰不會驚惶，以他過去的經驗，他能獨自完成三人的工作。高潮是在最後一天。

休士頓：『他們認爲如果你把你的電視攝影機打開，讓大家看看你在做什麼，對全國、對你而言都好。』

牽牛星：『我不要轉來轉去。』

休士頓：『你不用，只要固定鏡頭就好，這是我們一致的意見……。』

牽牛星：『你要使我分神嗎？』

休士頓：『是的。』

牽牛星：『你一向知道你在做什麼，李。』

休士頓：『明天是重大的一天。』

牽牛星：『我對電視說什麼？』

休士頓：『你有不少事可說，唸你的緊急摘要。讓他們看。』

牽牛星：『時間過得好慢，』他的聲音無力而空洞。

休士頓：『把攝影機架上，做一些筆記。讓你的注意力集中，再過四十分我們就要行動了。』

牽牛星：『莫特博士同意嗎？』

休士頓：『他說這是義務，可以使你振作起來。』

牽牛星：『照辦。』

在四月卅日晚上，他打開電視，讓攝影機照到座艙的大部分。

他無法用第一人稱『我』，於是他很自然的說『我們』。『在我們訪問過月球另一面後，我們要把這個偉大的太空船帶回地球。』

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兩邊的空位。

『藍禮博士應坐右邊，我們的指揮官柯紀德是坐左邊，他把我們帶到月球，我的工作是把我們帶回來。當我們離開康那維洛角時，這個太空艙和另一個登月小艇空重十七噸，我們帶了卅五噸燃料，

來供這兩個小機器使用。我們得知道四十哩長的電線通往何處，記住廿九種不同系統的作用，任何一個壞了都要會修理。我們有六百八十九個開關，五十個引擎，還有記住四千頁以上的指示，我想沒有人可以記得住這麼多。』

儘管攝影機不是對準他，但却照出一個完美的太空形象來；身材瘦小，短髮、堅定的下巴，強健的體格，一雙小手熟練的移動着，表現出一種鎮靜和幹練來。『我這兒有一張太空船的圖表，在我們起飛後兩分鐘把第一節火箭完全拋棄，好讓我們快速升空，若我們用不到逃生塔，便在三分鐘內拋棄它。八分鐘後拋棄第二節。第三節把我們送上通往月球的路，跟着我們約兩小時，然後再拋掉。登月小艇有兩部分，一部分留在月球上，另一部分是要回到母體的，但你們知道，這次沒有，如果有的話，我們也要把它拋掉。因此最後只剩兩部分，一是太空艙，它裏面裝着所有的東西，能使我們繼續飛行，明天我們也要扔掉，最後只剩下我現在坐的這一小部分，它會穿過大氣層，飛過高溫，溫度高達兩萬五千度，但我們不會有感覺。』

然後他轉向鏡頭，『好多年前，有好幾百個試飛飛行員來申請當太空人，最後只有六個人被選中。哈利。堅生，也許是我們中間最優秀的，但却被一個醉酒駕車的人給撞死。提蒙西。貝爾是唯一的平民，飛機失事而死。柯紀德是一個傳奇人物，却被太陽輻射擊中。現在還剩下田納西的查理。李，密西西比的愛德華。卡特和我。如果我們三人能說服那撒送我們去火星，我們願意明天就出發。人類注定要和太空共存，過去幾天中，我們可以看出太空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我們要探測出它的奧秘來，與它較量。我特別要向桃樂西致意，藍禮博士的去世是我們一大損失。他本來可以帶回許多秘密和新的理論的，這世界只好等下一次了。』

他背轉過身去轉動他那六百八十九個開關，讓攝影機繼續照着，他不管鏡頭，專心他的工作。

着陸的時間到了，如果太空船筆直的落下來，它遇到的阻力會很大，若是落在堅實的地面上，立刻會燃燒爆炸。但若角度太低，便無法穿透大氣層，太空船只會跳幾下，再飛出太空中，一直飛着，

等氧氣完了，這個人便會坐在艙中，永遠繞地球轉而下不來。

約翰檢查角度，不超過七點三度，不低於五點五度，以兩萬四千哩的時速着陸。

休士頓：『我是李，一切都順利。』

牽牛星：『一切都順利。』

休士頓：『今天是你的大日子，把它弄下來。』

牽牛星：『好的。』

他很鎮靜的衝入大氣層，儘管他受過警告，這種衝擊力會大過雙子星，但他還是感到很意外，窗外可以看過熊熊的火焰，五顏六色，比一個小孩的一盒圖畫筆還多色彩。他看了一下他的尾巴，火焰至少拖過五百哩。

由於溫度太高，所有的通信設備都失靈了，他只有獨自下來，內部的溫度却沒有升高一度。

火焰熄了，他試降落傘，很滿意它的作用正常。

美國塔拉吉號軍艦：『牽牛星，我們看見你了。看來你降落的地方會正好。』

牽牛星：『那正是我的打算。』

那撒當局知道那個日本女記者辛西亞•雷要去參加在阿靈頓舉行的柯紀德的喪禮時非常震怒。莫特博士和湯普生被派去華盛頓她住的旅館勸她不要去。

在去的車中，湯普生說，『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意外的事。一向貪好杯中物，說話粗野的黛碧•狄，在整個過程中，竟跟亂世佳人裏面的梅琳一樣賢慧。』

『我經歷過九次那撒的悲劇，沒有一位太空人的太太像她把角色扮演得這麼好。如果這位雷小姐出席喪禮，會破壞一切的。』

湯普生已有經驗了，他知道如何處理太空人的喪禮，如何去形容年輕的寡婦來喚起同情，如何去拍孩子們的照片。

當車子接近旅館時，他說，『你們出了一個格林，一個約翰•巴普，他們建立起一種形象。人們開玩笑說我們在培育童子軍的形象，但這不正是這個國家需要的嗎？約翰一個人把阿波羅帶回來，他不正是英雄嗎？給我兩百萬，我可以讓他當上總統。』

在辛西亞的房間，莫特首先開口，他以最溫和的聲音道，『這實在是很尷尬……。』

『不是我，』韓國女孩輕聲道。

湯普生不客氣道，『雷小姐，我們知道你如何溜進美國的，是非法的。』

她向前走一步，面對她高大的敵人，『湯普生先生，請你客氣點。』

『蝴蝶夫人，你若是出現在喪禮，你就得滾蛋。』

『為什麼？』她發火道。

『因為參議員不要醜聞。』

『他們不是已有了嗎？』當莫特博士一臉困惑時，她說，『我是說卡泰基，我跟他談過他要示警的事。我想你的間諜已經告訴你了。』

『謠言，』湯普生說，『我們已經注意到卡泰基的事情。』

『你希望這是謠言，你希望不要見諸文字。』

『雷小姐，』湯普生有意修好，『當美國出了兩個像柯紀德和約翰這樣的英雄，你不會……。』

『我打算參加喪禮，』她堅定道。

『格蘭特參議員會下令逮捕你。』

『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從加拿大和墨西哥偷渡進來。』

『我警告你，他會給你冠上嚴重的罪名，像妓女之類。』

她大笑，她是個見多識廣的女記者，她才不受這些威脅。『一個偉大的人死在月球上。我愛他，這件事與別人無關，有一天我會寫他，他的寡婦會感激我。』

湯普生更生氣，『你若出現在阿靈頓……醜聞便會滿天飛。』

『你們或你們的參議員休想阻止我。』

莫特認爲他該說話了，『這是個嚴肅的時刻，我一向都在幫你的忙，只要是我能力範圍所及的，但我現在請求你廻避。』

『不可能，因爲約翰要陪我去。』

『約翰？』湯普生嚷道，『你又跟他混到一起去了？』

『讓他告訴你們好了，他馬上就來。』

幾分鐘後，約翰來了，班妮陪他一起來，他們一看到莫特和湯普生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約翰說，『我們來帶辛西亞去參加喪禮。』莫特反對道，『格蘭特參議員和葛嵐西參議員不要她去。』

『我相信我是柯紀德最好的朋友，我有幾句話要說——』

『約翰，』莫特打斷道，『你會使那撒一些高級人士很不痛快的。』

『這是我朋友的喪禮。全國都爲他哀悼，我知道他要辛西亞去。』

『你怎麼知道？』湯普生臉紅脖子粗的問道。

『因爲在飛往月球的旅途中，他告訴我和藍禮，等他一回地球，他就解除和那撒還有老鄉的合同，娶這個韓國女人。當我們跟他爭辯時，尤其是藍禮，看過太多異族通婚而不幸的事，柯紀德說，他在韓國期間，便愛上一個韓國女孩。』

『誰？』班妮問道。

『韓國妓女，』湯普生插嘴道。約翰憤怒的瞪着他，『你再說一遍，我就把你打成兩半。我見過柯紀德的女友，唸過兩年大學，因爲戰爭無法過活，才來給美軍調酒的，柯紀德愛上她，他告訴我們，她是他最愛的人，他很後悔沒娶她。他不想再失去第二次幸福，所以他要娶這個韓國女人，』他朝辛西亞點點頭。

『巴普太太，』湯普生懇求道，『你能不能……。』

『我支持我丈夫，柯紀德會把我拉到一邊說，「告訴你的參議員，他們現在贏了，但等我回來後

，他們可以滾蛋。」』

湯普生駭道，『你贊成你丈夫？』他有氣無力問道。

『當然，黛碧．狄也同意，我打過電話給她，她說，「把那個斜眼的龜兒子給帶來，我想柯紀德會很高興。」』

『約翰！』湯普生叫道，『我警告你，大丈夫的行徑不是這樣的。』

班妮說，『我丈夫已經是大丈夫了，我是他太太，我們要帶辛西亞去。』

『你的參議員會開除你！』

『我爲他們工作，』班妮說，『但他們不能干涉我的生活。』

黛碧．狄也來了，班妮出面，『黛碧．狄，這位是雷小姐。』黛碧．狄很溫和的說，『我們可以說是見過面了……。』

湯普生立刻說，『柯紀德太太，你要這個女人參加你丈夫的喪禮嗎？』他用手指着辛西亞。

『我邀請她去的，』黛碧說，『如果我不請她，不是顯得很小氣嗎？』

正當湯普生還要說什麼時，格蘭特參議員挽着藍禮太太進來。他的聲音哽住，『是我鼓勵我的好友高溫．巴特勒把他姪子送到那撒的，因此我對他的死要負責。』

『你已給他機會來證明他的勇敢了，』桃樂西說。班妮看看眼前這兩位寡婦，禁不住上前擁抱她們。

在有十七響砲聲的喪禮中，黛碧．狄讓湯普生爲她拍下嚴肅優美的姿勢。儀式過後，她抓着藍禮太太一起到班妮在華盛頓的公寓，大家一起喝啤酒，約翰已先陪辛西亞回來了。

『柯紀德是個不折不扣的男子漢。』黛碧．狄說。

『你第一次做寡婦時是什麼情形？』辛西亞問道。

『問他們，』黛碧．狄指着巴普夫婦。他們便談起了和平河時的情形。

『身爲一個黑人，又不是軍人，你的感覺是什麼？』辛西亞問桃樂西。

『我覺得他很優秀，』她看着約翰，像在徵求他的同意。

『他的頭腦比大多數人好，但他的勇氣無人能比，』約翰沉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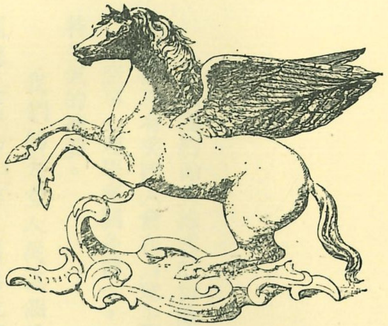
辛西亞說，『我愛他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一種象徵……。』

『柯紀德什麼都是，』黛碧・狄說，『就是不是象徵，這個龜兒子是最實在的。』

『他是一個太空人，』辛西亞說，『不是格林，也不是你，他在太空的時間比任何人多。他一上到太空船，便像擁有那艘太空船一樣。』

黛碧・狄拭淚。過後，當辛西亞・雷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她記下這一段。

當他們向全球宣佈柯紀德死了時，認識他的人知道他的精神是永遠長存的。



第十部 火星

整個控制室鴉雀無聲，大家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然後有一億九千九百萬哩外傳來了……

全國爲約翰英雄式的冒險旅行而興奮了十一天，才從歡欣的情緒中驚醒過來，那就是在本世紀，不可能再有美國人會在月球上行走了，阿波羅消失了，太空人的光榮黯淡了。

空軍心理學家關多博士，曾幫那撒挑選過不少太空人的，他比任何人要瞭解他們，寫下一段令莫特生氣的摘要。

我們的太空人從這個計劃退下來後，紛紛在找工作，大多數人只能擔任一些公共關係之類的工作，因爲他們除了會計算和懂得天文物理學外，沒有一技之長。

雖然約翰‧格林當了參議員，富蘭克‧鮑門到一家航空公司任職，但一般的太空人如愛德華‧卡特離開那撒後，先在邁阿密當地產經紀人，又轉行到紐奧爾良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現在在家鄉賣舊車，他太太是一家服裝店的老闆，賺的錢比他還多。

其中最好的九位死了。所有活着的也都活得很尊嚴，但令我們失望的是他們中間沒有一位詩人，他們全是火熱的試飛飛行員，讓自己適應火熱的太空船，除此之外，

便沒什麼了。在這有限的反應中，他們反應出全國人對太空的態度。

當莫特看完了後，眼睛快冒出火來，一個瘦小疲憊的人，當他在辦公室找到關多後，他光火道，『讓我們拿哈佛、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等學校的畢業生來與太空人做比較，格林是參議員，鮑門在東方航空公司，安德森成了大使，我的太空人跟任何一組精英相比都不遜色。』

『莫特，』署長打斷道，『關多只是在寫報告。』

『但我不喜歡，我不喜歡見到這個機構被侮辱，如果我們的計劃必須停下來，不是因為它是個壞計劃，而是客觀環境不允許。』

他以這種奮戰的態度在國會山莊為那撒辯護，當一位北達科塔州的參議員問及那撒為何在某些方面比私人企業落後，莫特幾乎要發脾氣了。

『那撒是個私人企業，我們不做什麼，是全球最大最好的代理商。自從我來後，我們花了五百億美元，但沒有一件貪污、盜用公款的事發生。這國家不用替我們丟臉，我以它為榮。』

儘管他極力為那撒辯護，但他意識到那撒已經從最絢爛的時候開始衰退了，他對他的助理說，『我們應該採取大膽的步驟，送一些太空船上去，不管有沒有人，去探測最遠的邊界。當我們這麼做時，哲學家要面對新的複雜的問題，被迫向公衆解釋。』

他在休假時會到大峽谷去遊覽，當他站在壯觀瑰麗的峽谷邊時，想像站在火星的一個峽谷邊的情形。

無論他到任何地方去時，他發現人們總分成兩組，一組人對宇宙有一再探討的興趣，另一組人却寧可接受一個較簡單的宇宙，沒有這麼多面的。這種感覺在一九七六年時特別強烈，人們渴望返回一七七六年那種單純。

他的兒子密拉德便是一個例子，當福特總統在寬赦了尼克森後，同時也赦免所有逃避兵役的年輕人，密拉德狼狽不堪的回到家中來，他告訴他父親說，『每個人都認為我們有權抗議，美國人都知道越戰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羅傑拒絕美國這種不情願的赦免，他寧可留在加拿大。當密拉德提到他們分手的事，眼淚都湧出來了。莫特夫婦第一次意識到他們的兒子對羅傑那份深深的執着。他們更驚異於他們兒子第二天便和一個名叫維克多的年輕人住到一起，維克多在丹佛經營一家賣天文書籍、卡片的店。

在密拉德去科羅拉多州以後，拉蔻把家裏重新整理一遍，把不要用的東西都扔掉，當她收拾好後，坐在床上打量看四周，對她丈夫說，『和密拉德談到他的羅傑和維克多，就像聽一個倔強的女兒，跟她丈夫離婚後，又跟另一個男友住在一起，這年頭真難定價值觀。』

『特別是對年已將近六十歲的人，』莫特說。

當克里斯多佛在佛羅里達因走私市價三百萬元的海洛因而出庭時，莫特夫婦為他找律師。他們來到西棕櫚灘市，在骯髒的法庭坐了三天，眼看着檢察官蒐集各種證據來對付他們兒子。

他們聽到庭上把各種醜行宣佈出來後，莫特夫婦神色沮喪，那是過去這許多年來，他們一直故意去忽略的事實。這對一對上了年紀在任何場合都極力維持他們尊嚴的夫婦而言是很難堪的事，拉蔻依舊是梳着她那希臘式的髻，穿着簡樸的衣着，嘴唇緊閉，莫特穿着深藍色的衣服，白襯衣，戴着金邊眼鏡。由於開庭的地方接近那撒，報紙特別強調他們是那撒的工作人員。

克里斯多佛已廿五歲了，不能說是個不懂事的年輕人，但當他坐在辯護律師身旁時，他顯得那麼削瘦和脆弱。拉蔻不得不時時低下頭來，免得哭出來，她不禁問自己，『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的？』

每天上完法庭後便回到光明潔淨的旅館中，對拉蔻而言，這也是康那維洛角的另一面，就在數哩之外，是巨大的火箭發射地，夾着萬衆的歡呼飛上太空，成千上百的工程師在地面忙碌着，坐在艙中是年輕的英雄們。而在這裏，却有一個困惑的年輕人，企圖為自己的罪行開脫。

這個時代的歌曲，衣服的形式，電視、報紙的黃、黑色新聞，都是造成他今日的罪魁禍首。而她和莫特太專注於社會服務而沒有奮力去反擊這些破壞性的影響力。

『我們從未為自己工作過，』她說，『為軍隊，為艾爾帕索的德國人，為阿拉巴馬的鄉下孩子，為太空人的家庭，我們從未自私過。』

『我也許有過，』莫特悲哀道，他坐在床邊，回顧他自己的生活。『當我在加州用功唸書時，你曾警告過我。那時密拉德開始跟一些不對勁的人廝混，而克里斯多佛的行爲也有偏差。我自感罪孽深重。』

第三天，案子由陪審團表決，七男五女的陪審團一致認爲被告有罪。法官決定兩天後才宣佈判決，由於莫特夫婦要先走，於是他們到獄中去看克里斯多佛，盡力給他支持。

當拉蔻聽到她兒子被判刑五年時，不禁昏倒了，她只好透過律師，要求法官送她兒子去待遇較好的監獄。法官說監獄不在他管轄之內，他無權作主。

當總統建議約翰做一次世界性的旅行，讓各國一睹美國英雄的眞面目時，那撒的醫生認爲他才經歷過一場嚴厲的考驗，應該休息。但約翰說，『我要去，如果我能去澳洲謝謝那個住在亨尼沙克的傢伙，他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於是約翰到歐洲，然後再去澳洲，美國大使特別飛到雪梨來接他，並搭乘美國飛機到墨爾鉢去參觀，最後回到美國大使館的所在地坎培拉，大使館準備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來歡迎他。

他很客氣的向大家解釋他太太班妮因爲華盛頓的公務繁忙，不克陪他出國訪問。蘇俄大使館原準備一個小型的宴會爲慶祝『美國太空人和一個非常勇敢的人』。但約翰打電話去婉拒了。

『我來這兒是爲了看看在亨尼沙克的澳洲聯絡人員。』美國大使在第二天派了一輛專車和司機帶他到位於坎培拉以南的山區，那裏隱藏了一個大的無線電聯絡站，約翰對它範圍之大和複雜甚感意外。

當他走入聯絡中心時，一個高瘦、有濃重澳洲口音，名叫麥奎根的人急切的迎上前來。

『你好，約翰，很高興看見你回來了。』

『多謝你的幫助，』他們熱絡的聊了一會天，約翰對中心的主任說，『麻煩你把所有的員工找來好嗎?我有點話要對他們說。』

每次美國發射重要的火箭時，澳洲的工作人員總趁着這個緊要關頭要求加薪。因爲太空船涵蓋的範圍很大，它得跟地球各處聯絡，因此那撒只好投降，但約翰知道一旦加薪後，澳洲的工作人員便能提供最好的服務。甚至在最危險的情況下，奮不顧身的把電線修好，好維持和休士頓的通訊不斷。

當全體員工集合後，約翰平靜道，『所有的太空人都知道他們欠了你們澳洲的聯絡員有多少債，特別是在亨尼沙克的工作人員，有兩次，麥奎根先生幫了我很大的忙，我要代表美國政府送他兩個勳章，第一個是給他個人的，第二個是由他代表，給全體人員的。』他把勳章遞給麥奎根，大家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等大家走了後，主任說，『記者會在另一幢建築物內召開。』他走進新聞簡報室之後，發現有五名記者在等他，四名澳洲記者，一名是從日本來的，從日本來的是辛西亞。雷，她穿着深色的衣服，以黑色的眸子望着他。

『我要完成我的故事，』當她和他握手時說。

『你從東京來的嗎?』

『我要看我的太空人中最後一個人的表現。』

當記者招待會結束之後，中心的主任送約翰到大使館派給他的車子時，辛西亞攔阻道，『我有車，我送他回去，』她不等別人反對，便把那輛大使館的車給打發走了，領約翰到她的車去。

『我在澳洲的阿爾卑斯山科修斯古山附近的一個村子的旅館訂了一個房間，』她說。他們開車走了一個多小時，兩旁起伏的草原上，不時有袋鼠跳過，『我快寫完我的書了，』她說，『但若沒有你的故事便不能完成。』

『我的很簡單，三個人上去，一個人下來。』

『但你爲何會上去?當你在佛里蒙特那片廣大的平原時，你知道你自己會上去嗎?』

『你去過佛里蒙特嗎?』

『我每個地方都去，這次也把亨尼沙克每一處都走遍了。』

『為什麼?』

『約翰，你……你沒感覺到嗎?你是不朽的。五百年後，他們會讀到你的故事，正如我們讀到麥哲倫的故事一樣。』

她說得這麼簡單，這麼有說服力，使他無話可說。

她把車開到一家外觀很吸引人的鄉村客棧，客棧的招牌上說明此處有麥酒出售，由於天還沒黑，他們便坐在花園裏喝茶，他開始談起來，話匣子一打開便止不住了。他談了許多事情，是許多他以前從未用語言表示過的。

『他們一直問我，一個人駕太空船回來時的感覺。我回答他們想要的答案，用一些他們會接受的話來表示。這是責任，也是上面指定的工作，接受刺激訓練，做適當的反應，再加上一些真正的寂寞感。你想聽聽真話嗎?』

『這就是我為何來的原因了。』

『太空艙是很小的地方。當我獨處時，我感到很空曠，只想喊道，我終於有我需要的空間了，說實話，我感到鬆了一口氣。』他大笑之後又停止道，『至於其他人?卽使太空艙是空的，他們的鬼魂還在我身邊。』

他們談到吃晚飯時分，吃飯時，他們仍然在談，一直談到該上床時分，這時有點尷尬，辛西亞希望他能提議他們一起睡，或是表示出他希望她能提出。他把旅館經理召來，『請你給我開個房間。』辛西亞陪他到房間門口說，『晚安，明天早飯後再談。』

第二天，他們或在旅館的餐廳內休息，或到繁花似錦的花園裏去散步，他們一直在談太空，當他們進進出出時，聽到旅館的人交頭接耳道，『那是約翰．巴普，一個人把太空船駕回來的，他現和那個日本女新聞記者住到一起去了。』

那天過去後，似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約翰在哪了，包括在華盛頓的格蘭特參議員，參議院的一位秘書通知班妮後，班妮擠出一絲笑道，『他被那個韓國寶寶給困住了。』

電報如雪片般湧入坎培拉的大使館，要求大使館立刻把約翰找到，大使館追蹤到旅館，打電話來催他，但他不接電話，於是旅館的老闆娘便告訴他，『我怕事情鬧大了。』

『我們似乎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對辛西亞說。

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晤談不會再有第二次了，於是他們把握機會，把重心放在太空經驗上，約翰發現自己所談的都是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

『柯紀德來自南方，而我來自沒有黑人的地方，因此我們代表偏見。「黑鬼身上的味道很奇特，」柯紀德堅持道，「跟黑鬼擠在那麼小一個狹小的艙內可不好玩。」因此我說這也是我的問題，因為擠在藍禮旁邊的是我。而保羅．藍禮是我遇見最難以取悅的人，比秋天的麋鹿角還清潔，我在好幾天沒洗澡後，臭氣薰天，在我們抵達月球前，我問藍禮，「我臭嗎?」他說，「當然。」我們三個人大笑，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應該是我們中間最難聞的。』

辛西亞不時把他的話記下來，然後以她一慣的單刀直入法問道，『約翰，你認為你成熟嗎?』

他咬着下唇，『我覺得自己一直是安那波利斯的入伍生，其他人也是。柯紀德、堅生，從他們生的那天，他們便打算——我常用打算這個字，我打算做某些事，以某種方式。我相信所謂的大丈夫是先說明你的意向，然後去完成它。』

『你失敗過嗎?』

『沒有，』他說，不自禁的打了個寒顫，『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從小便想進安那波利斯，我們的參議員甘林答應推薦我，結果他食言了。』

『那你怎麼辦?』

『我叫罵了兩天，以為我心碎了，我咒罵他，但自第三天起，我再也不叫不罵了。』

『班妮是你第一個吻過的女孩嗎?』

『唯一的，我和班妮相處非常愉快，我們六個人中，只有查理．李的婚姻和我一樣幸福。』

『哈利．堅生如何?殷姞很可愛。』

『比起班妮來，殷姑差遠了。』

『你還打算上太空嗎？』

『你的間諜告訴過你那撒已受够我了嗎？』

『我聽說當局已很討厭你了，卡特給我信時提到。』

『他寫信給你嗎？』

『當然，我們是好朋友。』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直箭做了兩件令我們意外的事，第一是當柯紀德死時，他拒絕離開；第二件是當柯紀德下葬時，他堅持帶你去。因此他的前途無亮了。』

『你比我知道的還清楚，』他不悅道。

『那是我的事，』她說。

他本作想發脾氣，却代之以微笑。『柯紀德和我在韓國時，我不懂他如何能愛待在東京的黛碧．狄，同時又愛他在釜山的韓國姑娘，那時我還不認得你。』

她聳聳肩，『你和班妮擁有很寶貴的東西，我會盡力去老實的描述你們，如果我能——』

他們被一陣人聲打斷，一個人衝進來，大聲嚷着要找那個該死的約翰．巴普。

來人正是湯普生，他是從那撒趕來的，他的表情甚是難看。『他們用軍機送我到洛杉機，再搭泛美到奧克蘭，從奧克蘭再搭澳洲航空到雪梨，再轉機到坎培拉。抱歉我一副狼狽相。』

『精疲力盡的英雄，來一杯酒吧！』辛西亞說。

『你知道我發現什麼嗎？美國人最喜歡的童子軍，却被一個賤人給困住了——』

『讓我們把話說清楚點，我們誰也沒困住誰，我們在談話。』約翰說。

湯普生看看他們兩人，咧開嘴來，『你去向別人解釋吧，希望你能說服別人，如果被時代抓住小辮子的話，我們就完蛋了，我是指我們大家。』

約翰把他搖得轉了一圈，『我告訴你，我們來這兒是談天的。』

湯普生拂開約翰的手，跌坐在椅子中，『一九六〇年時，我告訴德州那些最頑固的浸信會教友說，甘廼廸是一個心思最單純的愛爾蘭小伙子，他決不會聽命教皇的。也許我現在也可以把這一套搬出來，一個熱血奔騰的美國英雄和他的杏眼雷夫人——』

約翰本想一巴掌打過去，但他却去擁抱他道，『湯普生，跟你在一起一小時，要比待在美國陰溝中一年來得好。我愛你。』

『你得小心，評論會多過事實。』

『這有什麼關係，』辛西亞說，『你在他們年輕時便帶領他們，編織了一個神仙的故事——』她說到這裏哽住了，隨後哭了起來。約翰把手伸過去，她握住他的手放近唇邊，『你們都是這麼小，』她低聲道，『你從未告訴過這世界，他們是這麼小的人，既不雄偉，也不英勇，決不是那種虎背熊腰式的英雄。他們是他們這個時代的英雄，每當大家望月之時，會記起他們來。』

有不少關於太空人的書，都寫得相當不錯。但其中最好的一本，應該是這位東方女記者雷松佳寫的，她的書名是『金色的侏儒』。

任何一個正常的女人對於巴普太太的反應都會感到意外，因爲她竟任由她丈夫和一個韓國女記者公開鬼混而不聞問。由於約翰還要到紐西蘭，並經飛枝羣島、大溪地和復活島到南美去訪問，因此要在三週後才回來，在這段等待期間，班妮一面處理她自己的公事，一方面爲她不在的丈夫辯護。

她從不提他行爲有失檢點的事，格蘭特參議員想安慰她時，她反駁道，『約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一向彼此信任。』儘管她不准別人提這件事，但她自己却常在內心想，當約翰回來時，她該以什麼態度對付他，她絕不能用一般太太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

因爲她不是一般的太太，她是海軍的眷屬，這其中便有很大的差異。從他們第一次約會，她已準備接受這種聚少離多的生活方式，她也準備隨時隨他東奔西跑，她更知道，如果他們有小孩的話，她

得獨自照料孩子。

當然，這種生活一定有它的問題存在，這個問題是海軍太太們從未提出過的，那就是她們丈夫長年覊留在海外時，她們總有性慾强烈的時候，太太們也都知道，她們的丈夫很可能會出入那些港口的風月場所，但她們都裝作不知道，她也不例外，對這種事視而不見。

班妮一直盡力在做一個理想的海軍妻子，儘管她在華盛頓的工作阻止她和約翰常相聚首，但只要她有閒暇，一定不遠千里去和他相會，並盡力和他們同事的太太們相處。但也常會發生這種情形，當他有空時而她却公務纏身，無法陪他，因此她從不過問他如何打發他的閒暇時間。

其實最嚴重的問題還不是通姦，而是酗酒，因爲軍官俱樂部大開方便之門，酒又便宜，有不少年紀較長的海軍太太染上酒癮。她還在不少宴會中聽到一些將領的太太們因喝酒而勾引年輕軍官的事，由於班妮甚少喝酒，因此沒這方面的危險。

最重要的是她對婚姻的態度是取決於她丈夫的性格。他從讀軍校起便有直箭的外號，一向在班上是名列前茅，只跟她約會。在和平河時，他爲省錢住單身宿舍。在韓國時，依照柯紀德的說法，他儘量避免有漂亮的韓國女侍服務的地方，睡在軍官宿舍裏。

班妮的態度有些微的改變，她還是信任約翰，不過她也考慮到自我的尊嚴。由於長年擔任重要的工作，自有一種氣度，但她對於她的職業也頗有怨言，使她內心深感憤怒。

當她參加參議員的聽證會時，她注意到有不少酗酒的老男人，醉得根本無法辯論，經常在聽證時睡着了。她再看一下聯邦政府雇用的工作人員名單時，更加的沮喪，因爲有這麼多不稱職的男公僕尸位素餐，却讓一些有才智有能力的女人做助理工作。

她的標準訂得很高，因爲她曾跟過三個最有能力的人工作過，詹森、葛嵐西、格蘭特。這些人都相當不錯，但有不少女人與他們相比並不遜色。

多年來，她很仔細的聽一些所謂自由派的女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但她很少爲她們的論調所吸引，有些是太粗野，有些太尖銳，有些是太沒女人味。有時她會懷疑她們的邏輯，不過她同意其中一、兩個人的論點，確實有不少女性在工作上被歧視，這種後果不僅是女人的損失，也是男人的損失。正當她在爲這些事情痛心時，湯普生氣急敗壞的從澳洲回來，『巴普太太，我一路趕到坎培拉去，你知道我發現什麼嗎？快要鬧出醜聞了，那撒已經受够你丈夫了，時代和新聞周刊是惟恐天下不亂的，只等機會發動攻勢。』

『他們爲何不發動攻勢？』

『你丈夫是個英雄，他們要怎麼說？嘲笑嗎？我想他們不敢，渲染成黃色新聞，他們還沒有眞憑實據，現在，如果我們能先做一番安排，可以把整個事情擺平。』

『你的雜誌有何命令？』

『我們拍一些你熱烈歡迎你丈夫回來的照片。』

『我要吻他嗎？』

『這是很重要的，若這件事砸鍋的話，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不是已經壞事了嗎？』

『還沒有，除非你使它砸鍋，』湯普生堅定的說，『這是全國的問題，事關那撒的名聲。』

『要我吻我丈夫很容易，』班妮說，『因爲我愛他。』

『但問題沒這麼簡單，』這時他開始懷疑這個他一向不喜歡的危險的女人可能在耍他。『你是眞心願意合作？』他遲疑道。

『不這麼做不是更糟嗎？』

『你是說眞的？』

『當然。』

『有多少美國女孩會表現得比你們六個太太好的？死亡、失望、離婚的威脅，現在又是醜聞，你們得爭點氣。』

『我們也有此意，』班妮說。

『和你這樣的女孩共事是種光榮。』

『我四十七歲了。』

『我們不會在文章中提的，對讀者而言，你們仍是女孩，衣着整齊，行爲端正，我以認識你們爲榮。』

『你這麼說，好像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是的，太空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搖搖頭，好像是不勝遺憾似的。『但我愛你們這些小孩，一如我自己的家人一樣。這也是我的天鵝之歌，下個月我就要退休了，儘管這是違反我意志的。我不願攪壞我鍾愛的事。班妮，讓我們依照模式來吧！』

『什麼是適當的模式？』

『美國妻子的角色是忠誠、寬宏大量、可靠。這次我們不拍你在辦公室的照片，我打算找個小房子……。』

『但我認爲要在我的辦公室中，角落裏放上一面美國國旗，照往常一樣有詹森、葛嵐西和格蘭特的大照片，他們是太空計劃的建築師。』

『但——』

『我跟我丈夫都是屬於那撤的一部分，我認爲我的地位還更重要，因爲我使得這件事情一直繼續下去。』

湯普生這才發現事情很棘手，這賤人是存心和他過不去，這正是他最擔心的。

『看來我的辦法行不通。』

『我確定是行不通，』班妮說。

『你最好禱告時代和新聞周刊不會登這個故事。』

『他們有我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他正要走，但他又不願意他的踏實六人小組會有這麼一個結果。『巴普太太，拜託，我們長期以

來都在報導這件事，從雙子星、阿波羅到你丈夫的英勇事蹟……柯紀德，天哪，別把泥巴扔到柯紀德身上。』

她低下頭輕聲道，『你寫過柯紀德和約翰如何在韓國並肩作戰，如何在和平河當試飛飛行員，兩人在雙子星共度十六天，還有約翰如何不忍將他留在月球上，寫得很感人。』她抬頭看他，『你認爲我做的事會將這些關係破壞嗎？』

『我不這麼想。』

『我當然會合作，把你的攝影師帶來，不過要在我辦公室。』當他發出呻吟時，她說，『你一向會舞文弄墨，編你的故事吧。現代的妻子肩負兩種任務，一是辦她的公，一是愛她的丈夫。』

他決定不以約翰．巴普和他摯愛的妻子爲主題，因爲這會引起許多問題的，他正要走時，被班妮推回椅子上。

『湯普生，你可是幫了我不少忙。一分鐘前，我還不贊成貝蒂．密端丹的論點，但現在你的一番話，印證了她的說法是對的。就因爲有不少像你這樣的作家，才造成了一個美國女人應該是怎樣的神話。一幢小房子，而不是一間辦公室；一套白色的家居服，而不是辦公服；一個寬宏大量的妻子，不是一個感到屈辱的女人。』

『班妮，』他揷嘴道，『我擔心的已不是老鄉雜誌了，去他的雜誌，我只求你，別離婚——』

『誰說要離婚的？』

『你說你因約翰的行爲感到屈辱——』

『我當然爲這事感到屈辱，但我因你和你的雜誌要我這樣做感到更屈辱。故作姿態。你該出局了，約翰也該從那撤滾蛋，我可能也會離開我的工作。總而言之，我要的照片便是在美國國旗下吻他。』

他匆匆逃離她的辦公室，對這個現代女人感到深痛惡絕。

當她丈夫提着兩箱勳章和紀念品下飛機時，班妮去迎接他。『對不起，班妮，我一定讓你很尷尬

，但我一定要說，我得找一個懂得我實際感受的人把它記錄下來。』

『你爲何不和我說？』她問，眼中充滿歡喜的眼淚。

『你總是忙着，』他連忙改口道，『我也成天爲一些瑣事忙。』他們手牽手走向等着他們的攝影機。

萊坡像是個極度敏感的氣壓計，早已測知全國的動向，他比格蘭特參議員還早意識到太空時代已告一段落了。隨着阿波羅計劃的終止，他也察覺到要改弦易轍。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個早上，他醒來後，把被單拉起來，在瑪西屁股上重重一拍，『起來，我們去結婚。』

那年她卅七了，依舊苗條美麗，早已放棄萊坡會和她結婚的希望。反正她過得很好，他們依舊是日進斗金，她自己擁有一輛賓士轎車，還雇有一個秘書替她處理事情。雷麥夫婦依舊負責辦公室內的大小事務，極盡他們的想像力，業務蒸蒸日上。

『你是吃撐了嗎？』她問道。

『沒有，是整個時代的變動，大衆的覺醒。』

『你在說什麼？』

『我有預感，這是我當年在耶魯也有過的，當時我便知加州是有希望的地方。』

『我不要離開加州。』她說。

『我們今天結婚。』他從床上起來，穿上他平日去有錢人家募捐的出客服，瑪西看見他眼中閃着光。

『萊坡，是怎麼回事？』

『穿上衣服，這次是眞的。』當他們穿好衣服後，他領她到外面，讓她看清楚他們這所學校。『現在我們有足够的錢，可以建兩翼，也就是我以前和你說過的。這裏一幢，那裏一幢，不是小的，是大的。』

『做什麼用？』

『宗敎。』

她沒答話，但她可以想像她這個聰明過人的同居人要做什麼。穿上一件長袍，以如雷的聲音，扮演起神棍來，她知道他會扮演得唯妙唯肖。這所大學會大成爲一座敎堂，門前車水馬龍，成千上百的善男信女湧到。鈔票滾滾而來，會比以前更多。這是加州的本質，也是她的男人的本質。但得做對了，因爲競爭激烈。經營一家賣文憑的大學很容易，但宗敎便不容易了，除非能想出新花樣來，否則前途未卜。

『什麼宗敎？』她問道。

『我過去兩個月一直在想這件事，用環球神聖協會如何？』

『不好，神聖這字被人用濫了，不如用救世。』

『也許你的看法對。就救世二字吧！』

『我贊成，把握住它。』

當他們討論過後，便去找了一家敎堂，願意出個證明，證明他們是一九七三年結婚的。他們多給了牧師十元。回到家中後，他打電話給一家紅河聖經學院，和院長凱洛戈談條件，由萊坡授予他一個法學博士學位，對方授予萊坡一個神學博士學位，文憑上的日期登記爲一九七三年。

然後他再叫雷麥替他準備一些文憑，什麼希伯萊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琳瑯滿目的掛在牆上。隨後又跟他太太做了一番懇談。

『我們必須結婚，』他說，『因爲我要强調道德，這個國家渴望舊時的精神復興，我要把你推出來，强調你是格蘭特參議員的女兒，强調他在二次大戰的英勇表現。』

『還有呢？』

『反對科學，什麼達爾文的進化論、地質學等統統扔一邊去。』

『但我們靠科學賺了不少錢，那些小冊子……。』

『到此為止。我們保留大學，那是個金礦，但我們讓別人來處理這些小人的事，因為飛碟已過時了。相信我，新的趨向是舊時的宗教。』

萊坡去圖書館借了不少書，在一週之內，他成了一個反無神論的專家。

當他的兩幢大樓蓋起來時，他說起話來像個無知識的南方村夫，這使得他講起道來更生動。他採取這種姿態出現是因為他知道那些渴望舊時宗教的人，本質上是懷疑那些大學型、都市型以及電視上滔滔不絕型的人物。他們渴望簡樸的鄉村生活，只有來自鄉間的人才值得信賴。

他立刻發現電視的效果，但他知道得謹慎從事。『瑪西，你和雷麥到各處去打聽一下，買下一家便宜的電台。不管地點和它的播音網有多廣，只要一座電台。』

他們在洛杉磯山區找到一家只能白天播出的電台，開始不斷的廣播結果收穫頗豐。慢慢的他找到一個可以一天廿四小時播出的電台。最後他進軍電視台，由於他穩重的儀表和激烈的佈道，使他聲名大噪。佈道不到兩年，他的年收入是卅萬元。

瑪西是他成功的因素，她坐在講壇旁邊。她警告他道，『萊坡，總有一天，新聞界會發掘出你的眞名來，你是猶太人，會演變成醜聞的。』

『半個猶太人，』他糾正道，『等他們發覺時，已經是六、七年後的事了，我的地位早已經穩固了，他們擊不倒我的。』

『人們對宗教是看得很認眞的，他們對猶太人把耶穌釘死一事絕不能原諒的。』

『我想過了，我自有兩全的答案，我會說，「我是個猶太人，就像彼得和耶穌本人一樣，但像他們一樣，我看到眞道，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是永不止息的，除了全球的猶太人都知道了他們的錯，像我和保羅一樣改信基督教。」你可以打賭，他們絕對吃這一套。』

他第一次吸引全國注意是他在電視節目中大肆抨擊進化論。他講得頭頭是道，因為當他在新港念書時，他曾做過三篇有關達爾文的論文，所以他的演出精彩萬分。

他的演講流風所及，竟使許多加州學生認為達爾文是個大騙子，認為大峽谷並不是經過幾十億年

形成的，而是像創世紀中所述，是上帝在一週之內造成的。

這一來，全國知名的科學家開始注意他的論調而予以反擊，那些哈佛、芝加哥大學和柏克萊的學者們認為他們有義務喚起人們，如果他們把這些攻擊科學的無稽之談當眞，他們會成了別人眼中的笑柄。尤其是在他們被他加以無神論和共產黨的罪名後，他們便跟他周旋下去，這種反擊的結果是很糟的，因為大多數愚夫愚婦不肯相信他們的論調。

當反應超過他的希望後，鈔票滾滾而來，他告訴瑪西，『我想我們是好的開始，我們建立了一種遠比我們想像來得要大的事業。』

格蘭特參議員對於他在太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很矛盾。他為了高溫．巴特勒姪子的犧牲，而對那撒大加質詢，因為他曾以驕傲的心情來看着這個年輕人成為全國第一個黑人太空人。他對於約翰早期的表現也甚為滿意，尤其因他是來自自己家鄉的子弟，他私下敦促尼克森總統派他當親善大使出國訪問，以提醒蘇俄，誰是領先的。

但對於那撒未來的發展，或是再把大把的鈔票花在它身上却是他反對的。『我們曾有過三個人投入這個戰場上，我、詹森和葛嵐西，現在他們兩人都死了，我相信，他們如果還活着，一定也會和我一樣反對擴大那撒。』

他從未反對過那撒，更未公開領導反對，只是在投票時縮減它的預算，告訴每個問及他態度的人說，『我們已經證明我們有能力做我們想做的事，現在我們得注意更重要的問題。』

他這種態度是取決於他有意在一九七六年連任，他跟一般謹慎的從政者一樣，已感覺到全國的態度，因此來了一個驚人的大轉變，現在是全然反對對太空再做進一步的去探討。正如一個在卡洪的農夫說，『地上有一大堆要辦的事沒辦，去探測月球做什麼。』黑人激烈反對更進一步的擴張，原先反對越戰的人現在也轉而反對科學了，因此格蘭特在環顧大局後，發現不能再執着在太空上了。

『這是個死的問題，』他告訴文尼地，『我們只就目前的問題來努力，不去談未來。』他要求約

翰助他競選，由於太空人不能公開出來助選，但約翰答應和他一起拍照。

在競選中，使格蘭特擔心的不是太空，而是美國人民令人遺憾的心態。『値此立國兩百週年紀念時，我們甚至無力發動一個全國性的慶祝。』遠在一九六九年便曾討論過如何來慶祝，包括舉行世界博覽會，大型的遊行活動、表演會、運動會等，然而這許多計劃全都欲振乏力，身爲一個大國，是人類希望所寄，竟默默的慶祝它立國兩百年的國慶，好像是自慚形穢似的。

『原因是一九七六年正碰上選擧，』格蘭特哀傷道，『而我們共和黨竟出了一個尼克森，所有的計劃都因水門一案而崩潰了。至於民主黨，表面上嚷嚷要慶祝，然因主政者是我們，他們只會袖手旁觀。我們只好默默的來慶祝它了。』

他同時也怕別人注意到他太太愈來愈糟的情形，愛蓮娜更向一些記者抱怨格蘭特要餓死她，把她禁閉起來，『他跟藍鬍子一樣，我成了古堡中的俘虜。』

『但我們還可以自由地來訪問你呀！』一個女記者說。

『可是你不知道我離開的話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來試試看，大家一起下去吃午飯吧。』

『我不敢，到處有間諜。』

『你是說你丈夫雇了間諜？』

『不只是他，』她黯然道。

當這些記者知道此事後，都認爲格蘭特是個怪物，對於他在二次大戰中的英勇表現和歷任參議員任期中所做的諸種努力都不値一談，他們更對他女兒在加州的事感到興趣，他們以不着痕跡的方式來報導她和聲名狼藉的騙子萊坡以及他的文憑工廠的事。

參議員諾門．格蘭特之女瑪西．格蘭特，過去是萊坡的密友，現在是他的妻子，也是他設立的大學的教務長，由他的大學授予她博士學位。她除了收費之外，還擔任什麼職務不得而知，不過此所大學沒有教職員，有不少人要求會見教授，却被格蘭特

教務長給拒絕了，她的理由是教授們忙着改考卷，事實上學生根本不需要考試。

經本報記者在沙加緬度詳細調查後，發現加州有不少像環球太空航空大學這樣的文憑工廠。他們沒做什麼有害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們專門製造文憑。當我們問及這州爲何會允許如此公開的欺詐，當地人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要整頓這些假大學，那麼我們也得整頓那些教堂，在這一州裏，你愛設立什麼樣的宗教，什麼樣的大學都可以，反正州政府是不聞不問的。』

倒是民主黨的候選人，甚少以他太太和女兒的事來攻擊他，正如文尼地說的，『在美國，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無力訓練他們的妻子兒女，如果你要以此事來攻擊格蘭特，那會沒完沒了了。』

格蘭特很感激對方沒有拿這事來攻擊他，但他却頗爲內疚，如果他能多負起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的話，愛蓮娜和瑪西會成長得正常些。這種感覺在班妮．巴普飛回家鄉助他競選時更爲加强，因爲她和他女兒很像，家庭環境遠比瑪西差，現在却成了華盛頓擧足輕重的女性，而且是全國矚目的英雄最富吸引力的妻子。

班妮從未指責格蘭特從太空計劃撤退，她只是在私底下，而且決不以約翰．巴普太太的身份來提這件事。『參議員，聽你談話，會使人認爲美國已從太空競賽中撤退了。看看天上，有多少我們的衞星在工作，年復一年的把許多信息傳遞給我們。』

『我知道我們的委員會做了不少事，但沒有阿波羅了，太空實驗結束了，我們沒有什麼大事可稱道了。』

『參議員，別忘了，除了俄國之外，還有不少國家有能力把人造衞星射入太空，如西班牙、印度、捷克、義大利、荷蘭。』

當班妮以權威的口吻談論這些事時，格蘭特禁不住要想到如果他娶的是班妮這樣的女人的話，他的一生會怎樣呢？如此穩重而有判斷力的女人。當尼克森就任總統時曾有意延攬他爲國防部長，甚至做爲副總統，但他因有這樣的老婆和女兒而痛苦的婉拒了，事實上，他絕對有能力勝任這些工作。

每當她聽格蘭特參議員演講時，她都感到這個共和黨的從政者已經老朽了，他沒有任何熱力，也沒有遠見。他談的題目只有一個，那就是空洞的愛國主義。

他的生活中曾有兩個高潮：第一個是當他把他的驅逐艦直駛向日本艦隊的心臟時，第二個便是聯合詹森和葛嵐西領導美國進入太空時代。自此後便走下坡了，現在他要求他的選民再給他六年的服務機會，班妮以做他的助選員之一而感到羞恥。

她和格蘭特面對面開會時，更是令她沮喪。他才六十二歲，却像個歷經滄桑的男人，更由於他家的女人所帶給他的心理負擔，使他即使穿起黑西裝，有着滿頭銀髮，還是掩不住蒼老，他只剩下空洞的驅殼了，更糟的是他不斷的大聲重複着，『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更嚴肅的事上，我們必須刪減預算，增强我們的軍備，我們得善用納稅人的錢，減少日漸增高的犯罪率。如果你們再選我去華盛頓的話，我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降低稅率，却不會損及我們的防禦能力。』

然後他又搬出文尼地、潘左士和巴特勒來重複他的英勇事蹟，要求選民支持一個强大的美國。

『文尼地，』班妮在一場表演後說，『你們穿上那一套褪色的制服，只看着可笑，』但文尼地却辯道，『但這一套衣服却使他當了卅年參議員，現在還要增加到卅六年。』

湯普生還在找尋有關踏實六人小組的最後故事，安排約翰同鄉去參加十一月三日的集會。雖然福特總統當選頗有問題，但格蘭特當選是沒問題的。約翰來到台上，吻吻他太太，不顧那撒的規定，說了幾句話，要求家鄉的父老們將他們神聖的一票投給這位偉大的愛國者，也是美國太空史上的英雄人物。

班妮像個好太太，將左手放入她丈夫的右手，鎂光燈紛紛閃着，投向他們夫婦和參議員。湯普生把這個難得的鏡頭攝入，做爲他最後一篇太空人的報導。

爲了逃避兒子帶給他感情上的衝激，莫特集中精神在工作上，但他在工作上也遭遇到讓他感到困惑的局面，當他在研究行星時，發現自己在工程和科學之間舉棋不定。身爲一個工程師，他希望建更大更大的機器，但身爲一個科學家，他渴望送一個小的、精確的機器去做新的探討。那兒有個我們才剛開始探討的宇宙，如果我們有勇氣的話，我們可以瞭解到它的中心。

有兩本書給他影響很大，一本是一位普林斯頓的教授所著的有關工程的書，另一本是一位倫敦的教授所寫的有關太空科學知識的摘要，兩本書大異其趣，每本書對他都有說服力，遂使他成了一個鐘擺。

普林斯頓出版的這本書是歐尼爾教授著的『太空移民』，他主張建造一座龐大的機器，射入軌道中，裏面住上成千上百的工作人員和探測員，將他們的一生都花在上面。歐尼爾的建議是可以實現的，考夫可以在一個月內建造出好幾具大火箭，射入地球較低的軌道中。休士頓和杭玆村有現成的材料可以裝配成，射入軌道後，利用太陽能源來發動。

建造這一個這樣的太空站所需的經費是前面一個一，後面跟着廿七個零的數目的費用。這是問題的癥結。

他被歐尼爾大膽的想法所吸引，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國家使歐尼爾偉大的計劃付諸實現的。這個國家將會控制全球，其他的國家永難超越它。從這樣一個太空站上，你可以利用太陽能，使石油成爲廢物。可以控制天氣，操縱雨的降落，可以設計出新的生活方式，建造新的合成物質，研究宇宙的本質。

每當他想到這裏便會停下來，想起了考夫的話。『不用人去探測，只需花千分之一的費用，現在就可以著手進行。』

倫敦出版的這本書是艾倫所寫的『天體物理學的量』，全書三百一十頁，是有關宇宙結構的摘要，附有數百張圖表，和上千的註釋，指出所有資料的出處，這是一本工具書，莫特幾乎天天用到它。

這也是一本很簡單的書，一開始便有詳細的原子價表，循序漸進的導向其他行星、太陽以及同樣的恒星的結構，銀河系和其他銀河系的距離。每當他翻到這本書後面幾章時，便發現美國做成了多少

重要的工作，美國人集中了全球的智慧，應用在大膽的新觀念上。哈羅．薛浦里建立了決定我們銀河系大小的研究。卡爾．西佛特證實了新型的銀河。愛德溫．哈向演算出主宰它們的系數，馬坦．史奇密特擴大了它們的定義。

莫特之鍾情於天體物理，就如一個酷愛文學的人之熱愛英詩一樣，每一頁都能引起迴響。這兒有牛頓、浦藍克、愛因斯坦、赫玆．甫嵐戈。這兒是領人進入宇宙中心的大門，每當莫特翻弄這本綠皮的小書時，總使他精神爲之一振。

他的整個思想偏向科學，然而每當他往這方面想時，他總會回憶起在風洞中，關普登對他說的話，『科學家夢想做一些東西，工程師將這些東西實現。』每當想及此，他會變得實際些，『我現在能做什麼？』這個問題把他又投入歐尼爾的大太空站，是美國現在就能建造的。

他每天的工作集中在管理的問題上，『我們如何在緊縮之下維持重要的人員？』由於阿波羅計劃已結束，又沒有新的計劃來代替它，因此裁員成了勢在必行的事。他在康那維洛角時，發現可可亞海灘蕭條的情形令人意外。巴里海旅館只剩兩個女侍，原先是八個的，昆士夫婦悲傷的和莫特坐在一度是生氣盎然的酒吧中，『我們少了上千的人口，店和酒吧都紛紛關門了。』

莫特問到他們是否可以把巴里海維持下去，他們黯然的說，『我們比別人幸運些，因爲有好的海灘，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們。一年發射一個阿波羅可以使我們繁榮，但現在都過去了，我們也不敢肯定。』

『但你們要試呀！』

『也許換一種營業方式，看看在冬天時能否抓住一些候鳥客人。』

『祝你們好運，這地方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他可以聽到那些消失的太空人的笑語聲，他彷彿看見辛西亞．雷在酒吧內走動，像一個在低軌道上的小彗星，他更可以看見那三個他最欽佩的年輕人在此活動。最有效率的平民貝爾，最合乎理想的年輕人堅生，他所遇過最優秀的青年柯紀德，雖然有不少缺點，却是了不起的。他們都死了，康那維洛角在步上死亡之路了。當他離開巴里海時，開車到

棕櫚灘去看他身繫囹圄的兒子。一路上只看到令人難過的牌子：『房屋出售，出價就賣』。

他到那兒去都是一片衰退之象。大量的裁員，當他到了加州去視察時，他聽到的話都是『我們可以裁員，但等我們急需人時，再從哪去把這些人找來？』

這確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如何保留這些智慧和技術，在走下坡時能讓他們做什麼？更重要的是如何維持這個殘局，一旦需要時能立刻恢復過來。大的汽車公司、軍隊、大的零售店都面臨同樣的問題，但不如那撒來得這麼嚴重，因爲每個被裁掉的人都身懷絕技，不容易找到代替的。尤其是有些人合作慣了，能够合作無間，配合得天衣無縫，縱使日後能找到替補的人，但這些替補的人是否能如此配合佳妙，頗成問題，太空是很實際的經驗，得邊做邊學的。

莫特去看格蘭特議員時，格蘭特參議員給了他一些明確的指示。『我已經辭掉太空委員會了，把這個工作交給年輕人。當我們有太空人在上面時，格林，阿姆斯壯，柯紀德，整個國家都處在興奮的情緒下。今天，如何？大不相同。你們想去探討火星的事，和街上那些人有何關係？』

『它很可能是我們在太空方面最有意義的成就。』

『你不覺得嗎？如果沒有人來參與，這只是個運動而已。』

『是有人參與呀，這整個世界的了解……。』

『那要到很久以後了，而且是在你讀的書中才能找到的，不是在眞正的生活中。』

『那麼你認爲那撒該怎麼做？』

『儘量裁員，減掉四分之三的設備。做一些不花錢的發射，讓科學家們快樂，但別讓他們佔住舞台的中心。』

『如何保有我們的人才，萬一在國家急需要用人時？』

『那是軍事問題，所有那撒能幹的人員不是到國防部便是到航空界，他們還是有容身之處，只是換了辦公的地方而已。』當莫特還要反駁時，格蘭特急忙道，『你以爲我爲何要辭掉太空委員會，我要參與有關軍事方面更重要的事，那正是目前的趨勢。』

莫特又想辯白，格蘭特阻止他道，『看看你一手栽培出來的太空人，三個死了，卡特回去當平民，約翰打算辭職，只有那個田納西來的傢伙……他叫什麼名字？』

『查理．李。』

『只剩一個了，由於他對外界的經驗太少，無法改行。』

『我們要裁員到什麼時候？』

『巴普太太告訴我，天上有不少我們的衞星，儘量去維持它們，增加一些，改良新的模式，確定它們都在運轉就對了。但休想擴大，你們只是一個預算有限的服務機構，就是這樣。』

『你說約翰要走嗎？』

『他很聰明，看出大勢已去了。』

『他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有個能幹的太太，而且那撒當局對他的自大也頗多不滿，他在澳洲的事……。』

『我認為他沒錯，』莫特冷冷的說。

『我也認為他沒錯，他是我的同鄉，我還欠他人情債，他替我助選，但……。』

他把莫特送到門口，『好日子已經過去了，莫特，我們得做些實際的事。』

格蘭特參議員是對的，約翰考慮了很久，如果他從那撒辭職，會更有出路。『班妮，我已經四十九歲了，他們不會再送我上去了。』

『他們一定會有合適的工作給你。』

『當然，給我一枝筆，坐上三樓的辦公室，我不是這塊料。』

『你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

『那是眞的，但必須是有意義的事。現在，如果他們要我去研究一個全新的範圍，我可以從頭來過。但這個時代過去了，現在整個中心只剩下骨架了，已沒地方容納我了。』

『約翰，我看過預算，還是很多，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我去過太空，也去過月亮。如果飛行計劃結束了，我不能把後半生耗費到桌子上。』

『那你要做什麼？』他們在班妮華盛頓的公寓中，也是全國活動的中心，聽他這麼說，好像生命已結束了，這種感覺令人很不舒服。

『我仍是個海軍艦長，我還是可以回去。』

『約翰，你回到海軍也不過是做文書工作。他們不會要個像你這樣老的人，儘管你有輝煌的記錄。』

『我仍是一個好的飛行員。』

她噗哧笑了，『約翰，那些在和平河的年輕老虎們，不知道如何跟你或我相處。』

他們想了很久，約翰去開電視，但班妮立刻把它關掉。『我們必須要正視這件事，回海軍不是解決的辦法。也不過是從那撒的文書工作，換到海軍的文書工作，所以要怎麼辦？』

『也許我回安那波利斯教天文學好了。』

『不，如果你要改行，就來個大大的改變。』

『像什麼？』

在他們進退維谷中，班妮也面臨許多那撒家庭所面臨的問題，那就是被解雇後如何去找其他出路。

『約翰，你考慮過回克萊嗎？我們都有養老金，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從政。』

『我從未接觸過這一行。』

『你可以出來競選。』

『我不是從政者。』

他拒絕進一步談論這件事，把電視打開，看起橄欖球賽來。但第二天，當他去五角大厦的海軍總部時，碰了一個釘子，『約翰，海軍一直想安揷你，但你離開太久了，而且上了年紀。』這表示回到海軍後，他還得從頭爬起，以這樣的爬法，他想當到將官是很難的。

『但在飛行……。』

『你是個人才，但你已轉業平民了。』

『我可以——』

『我想沒有一個長官會感到自在的，如果他們手下有你這麼一號英雄人物，這會使他們感到很不平衡的。』

『和平河呢？我在那兒過得最有意義，你知道柯紀德和我一起在那兒待過。』對方很注意的聽着他細數當年光榮的日子，然後慢慢的，這種興奮之火熄滅了。『我想我年紀太大了，不適合上那兒了，不過當年實在風光。』

『你若想回來的話，無疑是大錯特錯的。』

海軍是不需要他了，當他離開國防部時，他知道再想穿上藍制服是不可能了。班妮料得不錯，那天他回家後，他已打算聽她的高見了。

『你眞認爲待在那撤沒前途了嗎？』她問道。

『絕對的，不管我是否承認，我已經是完了。』

『那麼你在海軍也沒前途了？』

『他們已很明白的告訴我了。』

『私人公司如何？柯紀德告訴過我，以前有六家公司找過他。』

『那是柯紀德，他有這個能耐。』

『那麼我倒有個意外的工作給你，我透過格蘭特參議員，要佛里蒙特的州立大學請你去教書。』

『教什麼？』

『應用天文學。』

約翰坐下來，用手搗着嘴，去想像這個工作，臉上慢慢浮起了欣慰的笑容。『我喜歡，你也來嗎？』他問道。

『再過一陣子。』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這兒還有工作。而且上頭也許要指派我擔任一個聯邦機構的職務，也許是法官之類。』

『太好了，如果有這樣的職務，別放棄。』

『我有假期，你也有假期，我相信行得通的。但是你若要在華府找工作的話……。』

『我受够這裏了。』

『我想你是對的，我一直有種强烈的感覺，你應該回到你的家鄉去，爲自己的鄉梓做一些事。』

『做什麼？』

『誰知道？你還不到五十歲，你還有廿五年日子好發揮。』

『班妮，我……實在很難以表達，』他一時語塞，隨卽脫口而出。『你知道我愛你，勝過飛行，勝過一切事。』

『那眞是難以相信……有時。』

『但我們似乎總是兩地分離……。』

『你把我訓練成一個海軍妻子，約翰，你成就了一個了不起的工作。』

『那麼你還是在華府，我在佛里蒙特囉？』

『不過我們可以配合得很好。』

『我正有此意，』他說。

爲了歡迎約翰返鄉，克萊的市民和大學籌備一個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英雄凱旋而歸。然而這個社

區的本身却已四分五裂了。

一些宗敎正統派家開始推行一個運動，便是將從小學到研究所，所有有關達爾文的進化論都加以掃除，這些人深受萊坡的影響。

他挾雷霆萬鈞之勢横掃他太太的家鄉。在鄉間開佈道會，大聲疾呼，激起一股興奮的潮流，佛里蒙特從未看過這種場面，最後鼓動起一股風潮，使得學界遭受到嚴重的打擊。

當他的講道風行這裏時，一些學者、教科書的出版商都從別州趕到這裏，想要爲科學辯護，但他們却無力澆熄他煽起來的火。

他的論點根據兩本書，一本是一個密西西比的神職人員寫的，他認爲地球上是有化石、恐龍的遺骸，正如達爾文所列舉的，原因是在西元前四千零四年，就在上帝創世的時候，便早已在各處埋下這些東西，用來引誘人做一種知識上的假定，作者以簡單而美麗的語句來解釋所有的事情，因此萊坡說，『就這麼簡單，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第二本書用來和從大學來的那批人辯論時是最爲有用的，是喬治・邁圭地的『新地質學』。這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論文，完全是用科學術語去寫的，很難駁倒它，它的內容很吸引一些身受科學統御之害的人。

有許多地質學家自願與萊坡辯論，但他只肯在他的佈道帳篷中和他們會面，有唱詩班、再加上羣衆的歡呼，使得這些科學家們根本無從辯起。

萊坡是個可畏的敵人，遠比大多數他的對手所受的敎育要好。他爲何要如此的攻擊進化論？他絕不是基於堅定的宗敎信仰，也不是由於他的無知，因爲他曾寫過有關達爾文的論文。

他爲兩種力量所驅使，一是權力的渴望，一是要報復學術界，然而最重要的還是他意識到美國人渴望返璞歸眞的心理。

也就是在這股熱潮下，約翰回到家鄉來，當學校宣佈要由最受大家敬愛的安德生敎授在歡迎會上致詞時，大家都憂心忡忡的，因爲他年事已高，很可能會說出一些不中聽的話，而與萊坡對上。因此

當安德生說，『我要在天文台發表演說。』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這地方很小，』校長跟校董會說，『免得一些無聊的人來。』

歡迎會是在晚上八點開始，來的人都是社區中的知識份子。他們要聽聽這個老人說些什麼。

『今晚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二日白日將盡的時分，我們該看看天文台之外的天空。現在，我要把時光倒回九百廿二年之前，卽西元一〇五四年的六月廿日。那時的天空幾乎和今晚一樣，天上繁星閃爍。午夜在巴格達，阿拉伯的天文學家們正在看着天空。沒有什麼異樣。然後到了一〇五四年七月十一日，早晨三點時，但是看哪！在金牛座中……。』

天文台中的聽衆屏息靜聽着，這時在金牛角的頂端，出現了非常明亮的光，它的光芒超過天上所有的星，而且光度不斷的增加。

『這是一顆在金牛宮中的超級彗星，我們知道有它，是因爲在許多國家中的阿拉伯天文學家看見它，而且記錄下來，可以與中國所見的印證。亞里桑那的印地安人也看見了，在長達廿三天的時間中，中國和阿拉伯的天文學家告訴我們，這個超級彗星統御整個天空，幾乎和太陽一樣亮，像燃燒的烽火般，照亮了夜空。』

然而到了一〇五四年八月二日，這顆新彗星消失，它消失的時候比出現時來得還快。

『今晚在歡迎本鄉的青年才俊約翰・巴普之際，我爲何要告訴你們這個故事。因爲這顆偉大的星，它的出現在天文史上是個很特殊的景觀，因爲在中國、阿拉伯、阿拉斯加、亞里桑納和南太平洋等地都有記載。我們有資料可資證明。但在歐洲却沒人看見，從義大利到莫斯科，從烏拉山到愛爾蘭，沒人看見，至少是沒人提到這件事。他們歷經地球上最壯觀的一個天文景觀，却沒有半個人去注意。今晚，我們借助天文望遠鏡都可以看見躲在金牛宮中這顆超級彗星，但我們搜查西方世界所有的圖書館，却沒有半點文字記載。因爲西方所處的是一個黑暗時代，不是沒有彗星，而是人們拒絕去看。』

那撒從未如此精心的計劃過，從一九七一年發射人造衛星到火星的軌道上後，並無計劃要登陸火

星，由於水手號在空中轉着，傳回來不少驚人的照片，使科學界非常高興，至少登陸的地點是不用擔心了。這一次，要送威京號登陸火星，直接從其上拍照片回來。一九七一年時，火星距地球是七千五百萬哩，這次是一億九千九百萬哩，因此整個作業過程是不一樣的。

擬定登陸地點的作業是在一九六一年便開始了，當初並未抱太大的希望，一些有經驗的數學家，演算出一個時間表來，即是機器放到火星上的時間正是東部日光節約時間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下午三點。這個大膽、複雜、美妙而富想像力的功業是美國兩百週年的一個里程碑。

那撒的主管人員一年又一年的問他們的專家們：這個計劃進行順利嗎？可以在七月四日登陸嗎？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們開始每個月問一次，在威京號於八月發射出去後，他們開始每週檢查。到了一九七六年，登陸的日期還未卜，他們每日演算，結果總是同樣的答案：『計劃依舊，應在七月四日下午三點登陸。』

由於政府沒有其他可資以帶動兩百年慶祝高潮的特殊事件，從政的人都企望火星登陸的這件事。福特總統已打算好，屆時要借全國性的廣播來向達成此一奇蹟的科學家們道賀。三家電視台也打算播出威京號發射回地球的照片。成千上百的美國人，正努力將此一壯大的冒險任務圓滿達成。

那撒派莫特到加州的噴射推進實驗室去檢查所有的準備工作，希望屆時不會出任何差錯，以免掃了數百萬等着看此一奇觀的人們的興致。因此在七月四日的前三週，他來到加州，很高興一切工作都在進行當中，當地的工作人員都在兢兢業業的等待任務的來臨。

就在七月三日，福特總統已準備好他要向全球廣播的演講稿，電視公司也準備好要邀莫特博士和他的得力助手做科學評析時，那撒一小組科學精英從最近傳來的有關六年前他們所選定的登陸地點的照片中發現令他們大吃一驚的事。

『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登陸。』

『美國總統正等着發表文告，全國的電視攝影機都在等着。』

『無法將這麼脆弱的機器送上這樣的地形。』

『你們如何向美國總統交代？』

『沒辦法。』

『那你們要怎麼辦？』

『延後幾天，找個更好的登陸地點。』

『延後？你不能延後！』

『我們已經延了。明天絕對無法登陸，我們得找個更好的地方。』

這些人知道這個消息會引起多大的失望，何況是在全球矚目之下，最後開會決定要由誰來出面宣佈此一延期。他們公推莫特博士和另兩位科學家。

在簡報大廳中，當消息宣佈後，引起一陣憤怒的廻響，因為成千上百的記者和攝影師都在等着這個勝利的一刻，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壞消息。

『換言之，你們精心籌劃的計劃都完了？』一個人挑釁道。

『我們無法在七月四日登陸確屬遺憾，但我從新傳來的照片中獲得信心，那就是在七月廿日或廿一日可以在一個較好的地方登陸。雖然延遲了十六、七天，但從人類探險的長遠歷史來看，哥倫布發現他的新世界是十月十二日或比這日期稍後兩週並不重要。』莫特博士安慰他們道。

『如果哥倫布再晚兩週看到新大陸，他的水手會把他打死。』一個新聞記者吼道。

『我們籌劃經年，耗資數百萬元，在人類史上從未有過像這樣的冒險，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讓它落入一堆岩石中而功虧一簣。』

『那麼你們再選的地點會比較好嗎？』一位科學作家問。

『我們無法保證，但此次任務非常艱鉅，我們只有盡力為之。我們只知七月四日的登陸地點不好，希望再選的這個會比較好。』

『那你們為何不能在三週前及早看出這個地點不好，以免失敗？』

『三週前所傳回來的照片是在幾千哩之外的，而現在傳回來的更清晰，能使我們看出這個地點不

好。我們得依據準確的科學根據，這就是所謂的科學。』

因此在這個盛大的日子中，沒有可以稱道的大事，總統把他的演講稿收起來。各大電視台的人也打道回府。兩週後，那撒的科學家們認為七月廿日的登陸是很樂觀的，全部的工作人員都進入緊張狀態。

一個年輕的科學家抓住莫特的膀子說，『非成功不可。』

在整整兩小時的煎熬中，那撒的人員緊張萬分的檢查指示器，『威京號現在卅萬呎高空，……七萬四千呎……兩千六百呎……。』

整個控制室鴉雀無聲，大家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然後由一億九千九百萬哩外傳來穩定而不帶感情的信號：『威京號着陸了，所有系統都在作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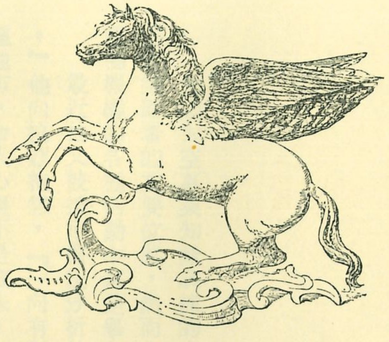
大家躍入半空中，有些人喜極而泣，『經過十五年後，……終於到火星上了。』莫特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人類已到達其他的行星上了，他要向整個太陽系挑戰，要去一窺它的奧秘，即使是浩瀚的銀河系，現在也成了可以觸及的。這種偉大的太空冒險何時會結束，沒有人可以預測。和這次登陸火星比較登陸月球已是微不足道的了。月球只是地球的一個死的附屬品，而火星和地球同是行星，我們現在知道它是滿面瘡痍，沒有空氣和生物的不毛之地。

當他們檢視傳回來的照片時，那個抓住莫特膀子的年輕科學家又嚷道，『該死！該死！全是荒原，如果上面會出現一棵棕櫚樹，我們明天便計劃送人上去，九月便可以到達了。』

莫特知道這是實情，但為了長遠來看，他得糾正這個科學家的想法。『這些照片雖讓你失望，但它很可能會觸動一些年輕的日本人，或一些現在廊州的學童們的靈感。』

他想起了他小時候看的那本羅厄爾所寫的有關火星的書，雖然是滿紙荒唐言，却激發了他後來從事探測火星的決心。他仔細的看着這些傳來的照片，上面沒有阡陌縱橫的運河，有的只是滿目荒涼和死寂。



第十一部 土星環

這群全球頂尖的天文學家，獨自佔在思想的前端，領悟出他們的無知，在這麼一個短暫而美麗的一刻，他們和土星共同探索著宇宙的……

受過太空專業知識訓練的史丹利．莫特，只因爲他的兒子們一再的涉及一些醜聞，使得他無法擔任太空總署的重要位置，然而他高超的技術，一個實際的工程師兼有遠見的天文物理學家，使得他在這個機構的各種活動中都是擧足輕重的角色。

最近他又被指定擔任分析航空方面的工作，這個工作要佔用他好幾個月的時間。『眞是浪費天才，』他向拉蔻抱怨，『一向有新的探險，總是由我來主其事。現在却要浪費時間在波音和洛克希德這種地方，令人心裏不是滋味。』他不悅地看着他的火星照片，渴望回到太空去。

不過莫特是個敬業樂羣的人，他花了三週來研究美國在航空方面的成就後，他想做成一流的工作，他對他的朋友們說，『你們都忘了那撒的全稱是國家航空太空總署，以前我們着重在太空方面，如今太空方面告一段落，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回過頭去注重航空了。』

他指出美國正處在危險中，『你們都忘了美國在歷史上有三個時期是落在歐洲之後。一是一九一五年當國航顧問委員會成立時，二是一次世界大戰，三是二次大戰快結束時，那時英德兩國都在實驗新的設計和引擎。你知道我想什麼嗎？我認爲我們又落後了。』

『我們的航空界重踏汽車界的覆轍，在新的發明上落後，不做研究工作，不肯製造世界上需要的小型飛機，只因為我們有了波音七四七而沾沾自喜。』當他提及目前小飛機造得最出色的國家是巴西，中程距離的飛機是歐洲時，才使大家正視這個問題。『那撒應該盡力去帶動這個工業，刺激最前進的想法，製造出一個可以在一小時飛上三百哩的直升機和能在短距離起飛降落的飛機，還有更好的引擎，更好的設計。』

他的意見受到國會和那撒一些人的反對，『如果這是為了商業利益的話，應由商業界付錢來研究而不是由聯邦政府。』這些人認為那撒屬下的一些有大風洞的中心應該賣給這些大公司，讓他們去實驗和發明新型的飛機。

他們說得很有道理，莫特不得不退讓，如果一個大公司因那撒的一個新觀念而獲利甚豐的話，那麼這個公司該付錢，但他還是和這些人據理以爭。

『美國國會通過的四個最好的法案莫過於一八六二年的公地放領法案，讓西部土地得以開發而建立了一個偉大自由的國家。還有同年的莫瑞爾法案，讓每一州能建立自己的農業大學，產生了像德州農工大學和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這樣的大學。還有二次大戰後的榮民法案，給那些曾為國服務過的人免費受教育的機會。還有一個給予鋪設鐵路免費用地的法案，使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龐大的運輸網。建築飛機場的免費用地法案，使我們飛入一個新時代。一個國家應維持某些基本事情的創建力，新的科技，最前進的教育等。如果一個國家不肯繼續負責在航空方面的試驗，我擔心我們優秀的工業界，一向是替我們賺大把鈔票的會步上我們汽車界的後塵。』

為了維護這個理想，他到全國各大工業中心演講。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他到位於丹佛市一家跟那撒有合同的大公司開會後，登上一架飛往落磯山脈最高處的小飛機，在天頂市下機，搭計程車到密拉德經營的店，『你會發現這裏是人潮湧入的中心，福特總統和他那一批僚屬在休假時也來這裏。』計程車司機說。

莫特是不速之客，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很高興自己看到的景象，那是一家賣滑雪用具的店，出售

一些從澳洲進口的滑雪用具，店中有不少英俊的店員，外帶教顧客滑雪。最後出來一個年輕活潑的女孩，『先生，要買一對好滑板嗎？只要四百五十元。』

『你使得這些男人男孩都昏頭轉向了，』他說。

『你會滑嗎？』

『我來這兒是避雪的。』

『喝杯啤酒吧？』她走到小冰箱，取出一罐啤酒來，拉掉鋁蓋子。『你的行李呢？』

『我是密拉德的父親。』

『哇！』她叫了起來，跳到空中，給了他一個吻，『原來你是把那些大男孩送上月球的人呀！密拉德，你老頭來了！』

密拉德從裏面辦公室出來，一個年已卅六歲英俊的年輕人，看來却只有廿五、六歲的樣子。穿了一件昂貴的毛衣，一條淺藍色長褲，一頭波浪起伏的金髮，身上沒有一吋肥肉。他怔了一會，然後急忙走過來，把手伸給他父親，莫特緊緊握住他兒子的手。

『你這兒很不錯嘛！是貸款來的嗎？』

『你不是教過我們嗎？信用第一。』密拉德大笑道，領他父親到後面辦公室說，『我拚命貸款，利息重得嚇人，這地方總算上軌道了。下週還要再雇個女孩。』

『你現在雇的這兩個很不錯的，頗能招徠顧客。』

『她們能幹得很，』他說，『爸，你一點也不老，最近好嗎？』

『你母親是個好廚子，最講究養生之道了，你一點也沒胖嘛！』

『克里斯多佛呢？』這問題問得比莫特預期的要早。

『他在牢裏。』

『等他出來後，我可以提供給他一個工作，山頂市是個奇怪的地方，在這裏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山上空氣新鮮，可以使一些人頭腦清醒，但一些沙龍也能使人渾渾噩噩。』

『我怕克里斯多佛是傾向沙龍了。』

『太可怕了。你去看過他吧?』

『每次到康那維洛角時都去。』

莫特發現計程車司機沒說錯，密拉德的店是在人來人往的中心，光這個早上，他已碰見三個共和黨的知名之士，那兩個女店員對待他們跟一般顧客一樣。他注意到一個從空軍退役下來的男店員，不聲不響的把貨品便推銷出去給每個進到店裏的顧客。『你該邀他入夥，』他對密拉德說。

『我已有合夥人了，等下他會過來吃中飯，你一定會很意外。』

密拉德帶他到一家餐館，裏面有不少漂亮的女侍。

『我們先喝點酒，等我的合夥人來。』

『好吧!來罐啤酒。』

『他來了，』莫特看見一個年輕人走進來，頰上有裂縫，太陽穴附近有灰髮，他覺得有些面善。

『莫特先生，我是羅傑，我們幾年前在加州見過面。』

『哦!你是羅傑。』莫特想起來了。

『他因爲逃役而在李文溫斯服了三年刑，現在回來了。』密拉德幾乎是得意道。

在從丹佛到洛杉磯的飛機上，莫特寫信給他太太。

『我走時頗爲困惑，不過也很高興。羅傑出獄了。密拉德把店鋪一半的股權給他。他們在山頂市開了一家很不錯的店，我在那兒碰見不少政壇聞人。因爲我們兒子也是那個社區的知名之士。還記得你以前說過的話嗎?就像是一個女兒跟她丈夫離婚，去跟一個男友同居。現在這個女兒又回到她丈夫身邊，我只是不敢問他那個男朋友維克多如何了?不過他們的家和店中都充滿了愛。』

這次莫特到洛杉磯不是爲了航空，而是爲了太空的一個危機。十年前，當他爲其他事分心時，那撒最高當局曾精心規劃出一些其他的計劃來代替阿波羅，最後，他們終於認定了考夫理論的價值，那就是送一個浮動的太空站到地球軌道上，再從那兒把衛星送到更高的軌道中。

但那撒的決定比考夫的還要更進一步，那就是製造一具有太空人駕駛的太空梭，成爲一個便宜的空中巴士，來往於康那維洛角和外太空。

莫特一聽到這個決定，便着手解決眞正的困難。『我們可以起飛和登陸，但等我們到達目的地後，只剩下當初發射物體的一小部分了，而它外殼的保護層，在回到大氣層後也燃燒掉了，因此我們根本無法保留整個太空船再加以使用的。』

當他聽到他們所提的解決辦法後，不禁大吃一驚，這個辦法是在這太空梭外殼鋪上一層磚，而這層磚是可以耐高溫，而且能一再使用的。『那得需要多少磚?』

答案是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塊。沒有一塊是相同的。身爲一個科學家，他很滿意有這種磚，而且更有黏這種磚的膠，然而身爲工程師，他認爲不可能完成如此複雜的製作程序。但是，那些做決定的人辯道，『莫特，我們不能用一種磨損的物質，一定要用一種可以一用再用的。用一種特殊的銅合金可以，不過若鋪上這麼一層銅合金，那麼它會重得根本發射不上去，因此我們要發明一種新的物質……。』

『但爲何要做成三萬多塊磚頭?』

『因爲這個太空梭要成爲一個可以生活、呼吸和活動的地方，如果你只在外面厚厚的鍍上一層新物質的話，它會因劇烈的震動而破裂，如果我們把它做成四吋大小的磚，磚與磚間有縫，可以減少破裂。』

總之，這個造磚的事又落在莫特頭上，一家在加州的工廠生產出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塊不同的磚，來配合太空梭的每一部分。然而這些磚在第一次實驗中便不成功，萬一眞把這個太空梭送上太空，裏面的兩個駕駛員會被活活燒死。

現在太空梭在加州，製造磚的工廠也在加州，而製造過程之繁複和困難是出人意料之外。『難道在最高委員會中沒有工程師嗎?』莫特在沮喪中問他太太，她說，『你不是嗎?』

身爲一個好戰士，他一向是極力維護那撒的名聲的，他從不批評他心愛的機構已經衰落了，但他常在想，爲何一向在任何決定上都沒出錯的那撒，這次却大錯特錯。原因是那撒這批能幹的人，從火星、月球到木星，沒有不成功的，使得他們自以爲神通廣大，無所不能。他們忽略了要用手工來黏的事實，要動員多少的工人來黏這些磚，而這些磚在黏到一半時便開始脫落。

一個星期的延遲變成一個月，最後到一年，預算不斷地增加。而電視台不斷地報導太空梭的事，使得莫特更加緊張，他得服胃藥來抑制住他的胃痛，尤其是當他要到國會聽證會中去做證時。

他終究還是爲那撒辯護，因爲他是那撒在國會中和記者會中的主要發言人。太空梭會飛上去，提供給美國所需要的太空交通工具。由於他經常在公開場合這麼說，說到最後連自己都相信了。他在扶輪社、各大學、電視上，甚至在休士頓和杭玆村頑固的同仁中。

『太空梭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只是有一點小問題，這很快會解決的。請相信我，它的發射系統是我們所做過最好的。』他不肯承認任何缺點，因此，在他面臨卽將退休之際，這個頑固、能幹的老人把太空梭當成了他對那撒最後的貢獻。他非要讓這個交通工具飛上去再飛回來不可。

當紐約時報一位太空專家問及他有關太空梭的花費和完成的時間時，他邀請這位博學的記者到巴里海的酒吧去喝啤酒。『你批評得不錯，不過若你考慮一下通貨膨脹的因素，我們現在所花費的，比起一九七一年來要少多了。至於談到我們一再改變設計，這正如海軍當年製造水陸兩用飛機DBY—五A時的情形一樣，在這架飛機能同時在陸地和水上降落時，總計做了五百卅六次修改。至於太空梭，我們已經修改了四百廿一次，還在繼續進行中。』

他目前的工作便是飛到加州沙漠一個遙遠的地方，去檢視一大羣正在製造這些磚的技師。他簡直不敢相信這些磚有多細緻，就連最簡單的一塊方磚，它從A角到B角的斜度便不同於從B角到D角的，而從A角到C角的斜度也不同於從C角到D角。這是個極端繁複的工作，所以他爲那撒辯護得更起勁了。

『這個太空梭會在今年三月間發射出去，它要在地球軌道上一如計劃的停留三天。全美國會爲它所表現出的技巧和美麗而震驚，我們又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但當他獨處旅館時，却睡不着覺，萬一太空梭失敗的話，他不敢想像美國太空計劃的後果會是什麼。屆時新聞界、國會、報章雜誌都會無情的痛詆那撒。他可以想像出自己會在國會聽證會中備受攻擊，而不會有像葛嵐西那樣的參議員出來維護他。杭玆村、瓦羅㯷島，那個他曾在那兒研究同溫層大氣層的地方都會關閉，而休士頓的太空中心、洛杉磯的噴射推進器實驗室都會縮小編制。

他是全美國中最了解到太空梭所擔負的重大責任的人。他翻來覆去的，直到快天亮時才沉沉睡去，卽使在睡夢中，他還夢到太空梭上的磚一塊塊脫落下來，使得他滿身大汗的嚇醒了。而他內心的憂懼是不能說給任何人聽的，他既然被選爲太空梭的發言人，他得盡力而爲。

約翰．巴普敎授在佛里蒙特州立大學敎授天文學時，一如他在訓練未來的太空人一樣。『你們是生活在星星中，不管你們是否這麼認爲，就像船飄在海中，你在地球上靠星星來辨認你的方位。當你離開地球，進入太空時，你的飛機也要靠星星來導引它的位置，因此我要你們認得這些星星的位置和它們的形狀，這一來，你們便能辨認出自己置身何處了。』

他的學生花了不少時間在熟悉天上的星座，他特別要他們認識南半球的星，因爲他們中大多數的人是從未看過的。『如果你的飛機迷路而迫降在澳洲，我要你們能從星星的位置找到回家的路。』

他是個認眞而要求嚴格的老師，但學生却很喜愛他，因爲他講起課來生動非常。

一天早上，一個女學生說，『大家都在猜測柯紀德上校死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我們很想知道他說了些什麼？』

『只是一句斷章取義的話，』約翰避重就輕道，『當時因有大量的輻射，使得通信中斷。』

『但你一定聽見了，你那時不在地球而在上面呀！』

約翰想了一會，他也一直在思索柯紀德最後那話的意思，因爲他聽得清清楚楚的，但他不想回答

。當天晚上，他在天文台中觀察星象時，突然想到，他用不着保留這句話，這句話是他死去的同伴所留下來發人深省的話。因此在第二天早上，他回答那位女孩道：『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柯紀德死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但我現在認為沒有保留的必要，我告訴你們，你們自己去揣摩它的意義。他說的是：「上帝祝福聖萊柏威茲，讓他們的夢繼續下去。」』說完後，他走出了教室。

學生們到處查資料，想要找出這句話的意義來，但他們找不到，倒是有一個愛看科幻小說的學生解決了這個謎題。第二天上課時，他舉起手來對約翰說他找到答案了，當約翰彎下腰來時，他小聲道，『華德・米勒。』約翰聽了後回到講台上。

『柯紀德和許多人一樣，認為最好的一本科幻小說是由華德・米勒寫的「萊柏威茲的頌歌」。故事發生的年代是西元三一七五年，地球上的人因恐懼核子戰火，對科學產生了很大的反感，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一樣，所有的圖書館、實驗室和研究中心都被摧毀，科學家們都被打死，最後，人們住在洞穴中，沒有電、沒有醫藥、沒有書。北美為軍閥割據，人民生活困苦，但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個角落裏，有一羣修士秘密的維持着傳統的生活，庇護一個絕頂聰明的科學家名叫萊柏威茲的人，他是個聖人。在這文明將毀之際所保留下來最珍貴的一份文件，是從萊柏威茲的實驗室中刼後餘生的。上面寫着：

一磅燻牛肉，

一罐酸黃瓜，

六個炸圈，

帶回家給愛瑪。

從這一片紙中，整個美國西部文明才重建了起來。我把萊柏威茲介紹給你們，柯紀德死時將他交到我們手上。我相信這位聖人看到佛里蒙特竟把進化論、地質學看成是大逆不道而應掃地出門的東西，一定不會感到意外，因為這正是他生活的時代所發生的事。』

一九八一年的二月，身為太空梭的發言人，莫特的壓力更形加重，因為每次的延期，都予新聞界以攻擊的口實。尤其是在兩個員工因疏忽而遭遇意外死亡後，莫特開始懷疑這個偉大的企業是否真要垮了，但他只有獨自暗暗操心。

在公開場合，他仍是一個振振有詞的辯護者，當他飛往康那維洛角，看見這個莊嚴的機器矗立在發射台上，他心中所有的疑慮一掃而空，他堅定的告訴新聞界，『這次會飛上去，它會開創太空探險的新紀元。』

當發射日期定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個星期五的黎明時，他住進了巴里海旅館，昆士夫婦以美食款待他和其他那撒人員。前太空人卡特、約翰和查理・李都趕來。李擔任這次飛行的地面聯絡官。

當一切就緒後，莫特幾乎要鬆一口氣，但那種工程師的直覺又讓他不敢掉以輕心，因為這些磚塊很可能會脫落，所以他在要發射的那晚輾轉難眠。

清晨兩點便起床了，他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空喃喃道，『上帝呀，別下雨……或刮風。』當他和另外兩個從那撒來總部的人要驅車到發射的地點時，他們碰見一大羣人，只得一步步往前移，一個維持交通的警察說，『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也許來了上百萬的人，這些都是錯過了阿波羅十八號的人，這次不想再錯過了。』

到了早上五點，他的車已被堵死了，看來他連康那維洛角都到不了，更遑論是到發射的地點了。『我們大概要錯過看這整場秀了，』他對他的同伴說。

然後傳來好消息，因為五具電腦中有一具出了一點小問題，發射時間要延後，這使他們或許能趕到發射地點。正在這時，一輛那撒的公務車，由警車護送呼嘯而過，其中有人認出了是莫特博士，便把他一起帶到發射地點。

這是個明朗的佛羅里達早晨，閃閃發光的白色太空梭背後是蔚藍的大西洋。莫特和他手下站在靠近發射台的台上，即使這樣，他們距太空梭還有五哩遠，這是為防萬一發射失敗，太空梭會亂飛。

莫特發現幾乎所有他認識的人都來了。以前那些為爭取預算而奮戰過的前任主管們，那些設計出

許多偉大的機器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們，更有不少從國會來的好友，然而其中最知名的幾個人却不在了。詹森總統，葛嵐西參議員，范布洛恩，甘廼廸總統，他的話依舊在莫特耳邊廻響。『我相信……。在十年後……人類會登陸月球並安返地球……。』

但寒暄過後，等待的時間便顯得特別漫長，人們開始焦躁不安。

到了九點，看來是發射不成了，那具頑固的電腦像個頑皮的小孩似的，拒絕和其他四具講話。當局只好宣佈：『發射取消。』

車子又紛紛打道回府。交通更形擁擠，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巴里海旅館。這批失望的人立刻溜進了酒吧，莫特一進去，便有電話在等他，『你能到希爾頓來一趟嗎?有兩家電視公司要訪問你。』

他看了一下酒吧，找到約翰和卡特，要他們兩人跟他去。『讓他們看看一張勇敢的臉。』

莫特在訪問中毫不退縮，約翰也堅定的支持這個計劃。卡特說，『我那輛老車給我的麻煩遠比太空梭給他們的要多，如果他們邀請我的話，我願意明天就跟它去。它可以做許多阿波羅做不到的事。我曾上過月球，那是好玩。如果我認得約翰．楊格的話，我會和他一起飛上去，他會把太空梭安全駕回地球，就像一個農婦從雞舍提回家一籃雞蛋一樣。』

莫特、卡特和約翰三人那天下午都是在酒吧間度過的，他們談過去的事，但心中都暗自緊張着。到了晚上，查理．李也過來加入他們，他們沒邀外人，他們都在心中默禱着這隻鳥會飛。

星期五晚上，莫特睡不着。星期六一整天又消磨在酒吧中，到了晚上，他考慮是否要吃安眠藥。最後還是沒吃，清晨兩點，他便穿好衣裳，坐上那撒的公務車，由警車開道，送他到發射地點。

黎明後，充滿了興奮的氣氛，當廣播中傳來計數的聲音時，莫特呼吸急促到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聲巨響，一道火光，一陣如雷的聲音穿過了沼澤地。巨大的火箭便載着太空梭升上空中。

莫特倒在他的帆布椅上，他的精力已竭，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因爲他知道，眞正的恐懼才開始，除非那兩個人把太空梭安全帶回地球，上面的磚塊還要完整無缺才行。尤其是當他聽到一個電視評論

員在電視上宣佈道，『當朝海灣的門打開時，太空人看到有幾片磚塊不見了。』

他和幾個人搭乘那撒的小飛機飛到位在沙漠中的愛德華空軍基地去開會。兩家電視台要求訪問他有關失踪的磚塊的事，由於他不能公開表示他的焦慮，因此他拒絕了。他聽到一位記者宣佈，『那撒高級官員拒絕評論有關這種危險的情況。』

星期二一大早，他匆匆刮完鬍子，便驅車到太空梭應該着陸的沙漠，他在等待之中，只覺得膝蓋發軟。『上帝呀!求求你，把它安全送回來吧!』他一想到萬一出差錯的話，會引起多大的攻擊時便不禁發抖了。

他聽到擴音機宣佈，『哥倫比亞號已進入了寂靜帶，由於熱度太高，通信中斷。』哦!上帝呀!讓這些磚塊固守本位吧!

莫特的呼吸幾乎要停住了。圍繞在他四周的人都變得靜悄悄的，怎麼一回事?然後傳來一陣歡呼：『回到加州了!』太空梭出現了，一如一架從澳洲來的客機一樣，莫特像小孩一樣歡呼起來。

這架美麗的機器安全的降落在地面上，像一隻覓食的老鷹，安穩的飛回牠的老巢中。

莫特環顧四周，想找個地方坐下來，因爲他怕自己會昏倒。

在太空梭安全返回加州後，拉蔻．莫特在她華盛頓的家中接到一個從杭玆村寄來的意外禮物，是考夫夫婦寄給她的，上面還附了一張便條，『請打電話給我，給我一些忠告。考夫』。當她打開來後，裏面有兩張唱片，是曼納士．考夫灌的。其中有十首小喇叭演奏曲，由波士頓交響樂團伴奏。第一張有四首古典作品，是舒曼、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作品。第二張中有聖誕頌歌。每張她都聽了兩遍，演奏得精彩極了。她打電話到杭玆村去看看考夫家有什麼問題，結果頗出她意料之外。

『拉蔻，我很高興你打來，我信任你的判斷。是我孫子威拿的事，你收到唱片了嗎?好聽嗎?你知道，這是由曼納士領導演出的。曼納士現在也住在杭玆村，小威拿該認眞考慮他要學什麼了，曼納士認爲最好送他去德國接受教育。我和萊蘇也這麼認爲，你的意見如何?爲什麼?這兒正進行着激烈

的運動，停止教授進化論、地質學、任何有關科學的學科。一個叫萊坡的牧師正領頭推行這個運動。這樣下去，一個男孩還有什麼前途可言？范布洛恩如何能發明火箭，如果——』她插嘴道，『考夫，把你兒子立刻送回德國，如果美國人堅持要回到黑暗時代，我們只得把我們最聰明的小孩送到德國或日本去受教育。讓他們看清眞正的世界，然後再把他們偷偷的弄回來，以使知識的命脈傳遞下去。』

『這正是我要告訴曼納士的，威拿很可能會是另一個范布洛恩，也可能是個銀行行員。我是如何教出一個孩子能把小喇叭吹得跟天使一樣好的？誰知道？但一定得給他一個機會認淸事實，不管他將來做什麼。』

萊蘇已經六十五歲了，對阿拉巴馬發生的事感到很困惑，她接過電話來問道，『莫特太太，你認爲我們做得對嗎？』

『馬上送他去吧！』

『你叫莫特博士打給我好嗎？我是個老德國人，還是喜歡聽聽男人的意見。』

當莫特回家後，知道他太太曾打電話給杭玆村後，感到很沮喪，他立刻打電話過去，『考夫，我太太的忠告不好，用不着送你孫子回德國，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瘋狂的事。』

『那我們如何抵抗這種胡鬧？』

『以邏輯，以證據，以新的發展。我們用科學來保護科學。就像我們以信心來維護信心一樣。』

『但他們正要通過法律，我們的威拿沒機會學到眞理了。』

『他們通過的話，我們要粉碎他們，這種法律不會存在多久的。我對這個國家深具信心。』

『上百萬的德國人對德國曾有過信心，結果呢？』

『讓孩子去上學，給他看一些好書，這個夏天，如果你有能力的話，送他去德國度假，讓他自己去看看那裏教些什麼，他還是會回來的。』

當他掛上電話後，拉蔻問道，『我是歇斯底里嗎？我錯了嗎？』

『我們會反擊過去，把他們打倒的。』

『我們會成功嗎？』

『我們已成功了六百萬年了，偶爾會退化個一千年。』

世界上最危險的三個機場是在南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勞德岱堡和棕櫚灘國際機場。如果一架飛機入夜之後在此降落或起飛，其失事的比率要比一些落後的國家像緬甸或印尼的機場還要高。佛羅里達的機場有最好的電子設備，訓練有素的塔台控制人員，有最寬廣的跑道，然而危險仍大，也許是因爲跑道太寬，而且四通八達，才會造成這種局面的。

一些走私大蔴煙、海洛因或可開因的人，趁着夜色，不打燈光，也不靠雷達指揮，摸黑便降在半島南端的機場的跑道上。

他們如何降落？純粹是靠運氣，他們根本不管是否有大客機起飛降落，一位曾在瓜達康奈爾島擊落日本零式飛機的飛行員說，『在勞德岱堡降落飛機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雷達上顯示地面已淸理好，機場沒有別的客機，唯一抓不準的是半路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個晚上，當克里斯多佛和一個名叫傑克的人，開了一架滿載私貨的小飛機從南美的哥倫比亞飛過來時，在棕櫚灘的上空和另一架小飛機相撞，兩架飛機在空中爆炸後墜毀到地面上，價值一千多萬的私貨便付之一炬了。

那撒最高當局是政府各部門中最有人情味的，當悲劇傳來時，他們都知道莫特需要安慰，然而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不得不把另一個壞消息通知莫特。

『莫特，這眞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但你該在今年年底退休了。』署長說。

『我早知道了，』他木然道。

『我們很感激你在最惡劣的時候挺身爲太空梭辯論。你是一個讓我們引以爲傲的人。』

『我要退休了，不用再說這些話，』莫特不悅道。

署長並未改變語氣，『我們要你知道的是當你退休後，我們還是要借重你，要你擔任我們的顧問。我們現在要你去加州，在航行者二號於八月飛往土星時，和新聞界打交道。』

莫特因這個意外的好消息而露出欣慰的神情，署長也很高興。莫特說，『我因爲一心只注意到太空梭的事，沒想到航行者已經完成了。』

『我們知道你忙，不過你稍事整理一下，很快便能進入情況的。』

『我會盡力趕上的。』

『你這次帶拉蔻去，讓她也去活動活動。』莫特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過去幾週眞是度日如年，莫特靜默了一會道，『虧你設想周到，你知道，她得去在殘骸中認屍。』

這次到加州的噴射推進器實驗室是他在那撒最後一次的任務，於是他和拉蔻收拾行李，開長途車去，在路上他們可以一面聊天一面重新去體認對方。他們在克萊稍事停留，去拜訪約翰·巴普教授。經過山區時，去看密拉德，他的同居人竟告訴他們說，『這兒的人考慮選你兒子當市長。』

等他們到加州後，喪子之痛多少減輕了些。他們很快便投入工作中，這次沒有惱人的磚塊，也沒有令人憂心而睡不着覺的事。

每天早上，他和拉蔻與六、七十個專家碰面。『莫特，你應該向新聞界强調，這次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當航行者二號離開土星時，是朝天王星飛去，會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到達，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達海王星。美國對行星的探險在本世紀將告一段落。』因此全國對太空的狂熱探險要結束了，就如他個人的生涯來到盡頭一樣。每當他看着這個太空船的模型，總像是看到自己一樣，因此他以特別敬愼的心情來準備他的演講。

『十四年前，即一九六七年，一羣有遠見的人士認爲在適當的時間，把適當的交通工具以適當的速率射入空中，它會以漂亮的圓弧飛向木星，木星巨大的引力可以鞭策它，把它推向土星。這些人認爲它可以跟着土星環一起繞行，來決定這些土星環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它們對我們的宇宙有何意義

？』

這個大膽的夢想依然使他感到興味盎然。從地球到土星的直線距離是十億哩，而實際的距離是十四億，費時只差十一天便將近四年，平均時速是四萬四百哩。

十年前，他曾問過那些擬定此一計劃的人，『如果你們到了土星後，你們會看到什麼？』他們回答道，『我們會送上去十一種精緻的儀器，是這個世界從未看過的。特別的掃瞄器可以提供給我們照片。還有測定輻射、磁場、陽離子、電離子和宇宙光的儀器。我們會做分光鏡、照片偏光計和各種無線電儀器，一些你們還不知道的東西。』

他們給他看太空船的模型，雖然他知道這具太空船會以高速飛入太空，但他對它所載的儀器仍然感到震驚。『看來像個在飛的床架。』他說。『還有四個複雜的儀器要放上去。』他問道，『你們要放在哪呢？』他們回答，『隨便掛呀！』

最吸引莫特的是磁針，它象徵着在如此不同的環境下科學的成就。它是個四十呎高的以環氧基樹脂做成的薄皮，形狀像蛛網，風一吹就會破似的。而其一端却又連附着一個極重的儀器，蛛網似乎承受不住，他看着他們把小蛛網捲起來，放在一個像裝茶的罐子裏，把沉重的磁針放在上面。到了太空後，罐蓋會被吹掉，蛛網會張開來，航行者有堅强的手臂，可以支持很重的儀器，實在神奇。發明的人向莫特保證，『在太空中，這些蛛網會硬得像加州的鋼樑一樣。』

『但我們如何由地球去命令這個太空船呢？』莫特問道，設計者說，『我們造了三具最高效率的電腦，將所有的指示輸入。譬如像「把你的掃瞄器指向另一方」「將你的焦點由天龍座對準天鵝座」「增加你讀出的速度」「拿開藍色濾網，換上紅色。」當電腦中充滿了指示後，我們以無線電聯絡，但它不像電話。因爲距離太遠，它是以光速進行，到達土星要八十七分鐘，接收土星的回答後回來也要八十七分鐘。換言之要隔三小時才收到回音。我們建立約一千三百字的特殊語言，每個字都可以操作十到十五種動作，可以送出三萬個不同的命令。』

莫特看着那個人足足有一分鐘之久，想要接納這個驚人的事實，像個小學生似的，重複着對方的

話。『三萬個複雜的命令。』

『是的，算是相當成功。而太空船會服從它百分之九十點三的命令。』

莫特從從那時起，和負責航行者一號和二號的人時有聯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終於從航行者一號送回來土星的照片。

現在，在期待航行者二號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五日抵達土星之前，他的工作是檢查他們進行的程序，確定這些有用的照片可以及時傳到，以供應饑渴的傳播界。他對拉蔻說，『你一定要看看這些神通廣大的工作人員所幹的事。』當他帶他太太到實驗室時，其中一個人告訴她，『四年前，我們把這個寶貝送到太空中，要它把土星的照片拍回來，你看牆上，這都是航行者一號在去年十一月的成就。』當拉蔻看着那些琳瑯滿目的照片時，他說，『等這些環再接近點，我們可以拍得更好。』

『你怎麼會有這麼大信心？』她問道。

『我確信我們的照相機會對準土星的大門。』

『我太太希望看一些眞正了不起的照片，』莫特說。

『莫特太太，』這個熱心的年輕人說，『你會看到一個奇蹟。當我們開始送水手四號上去時，也就是在太空時代萌芽的時期，你也許可以說——』

『不過是一九六四年的事，』莫特提醒他。

『在探測的黎明時期，我們的儀器可以在每秒中傳送六個八地到地球來，這次，每秒可以傳送四萬四千個八地，想想看，每秒鐘四萬四千個清清楚楚的資料，從十億哩外傳送來。』

『你認爲它會照出好照片嗎？』拉蔻問。

他沒理會這個問題，他熱中於他和他的助手所設計的程序中。『莫特太太，水手四號需要一週才能送回廿一張差勁的照片，在當初是令人興奮的。如今這個寶貝會在瞬間送回一萬八千張照片，這些資料够科學家們猜上十年的了。』

『別人告訴我，航行者可以服從百分之九十點三的命令，那你如何能預測照相機會工作得一如你

所要的成果？』

『我想用掃瞄機這個名字比較恰當，我認爲它可以準確到百分之九七點九八。它們會送回一批了不起的照片，我們還可以將其中一些變成彩色的。』

莫特從這些人的保證中已知道航行者探測土星的把握了。他安排了一個盛大的記者會，不少國家派觀察員來，有五十二家國外報紙、七十一家雜誌、九家電視台，分屬德、日、英、法等國，再加上美國本土的。許多世界知名的太空人也打算出席，莫特很高興，因爲他在來賓名單中看見約翰・巴普的名字。

當航行者二號快接近土星時，巴沙廸那成了全球知識的首府，男男女女都要一睹這個複雜的行星的眞面目。一片熱鬧的氣氛，辯論熱烈的進行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刻，因爲他將面對一個星球，那是早在一百萬年前便抓住他的想像力的。如今，這些掃瞄器要顯示給他看這些美麗的土星環的奧秘，遠勝過天文望遠鏡所能滿足他的。

等待的最後兩天是莫特感到最愉快的時候，好多名流來了，都是他的故舊，包括約翰・巴普在內。

『這兒是泰坦的近照，引人想像無窮。』

泰坦是土星的衛星中最大的一個，在整個太陽系中，也是唯一跟地球的環境較爲接近的星球。人們懷疑其上有生物存在。在科幻小說中，它早已是人口密集，文化發達的世界，但在現實中，它是一個氣體的集聚，不會比水的密度高，正如一個太空人說得好，『人如果生活在那裏，得有鰓才行。』

大批彩色照片洗出來了，連一些熟悉的人都會懾於土星圈驚人的美麗，也許是行星系統中最驚人的景觀。它是一件絕美的藝術品。莫特在簡報中告訴大家：

『這些圈分佈非常廣，却非常的細，大約不到半哩寬。它們是由各種大小的冰塊組成的，從小到像平常我們冰箱製造的小冰塊，到大得像卡車車廂這麼大。它們是由引力所控制的，土星是個很大的大巨人，它吸收它附近所有的東西，但這些冰塊由在它們邊緣巡邏的衛星監視着。這些冰塊是怎麼形

成的，是個未知數，但我認爲這個理論比較說得通，那就是這些物質原想凝聚成一個月球，結果失敗了。而這些冰塊一直保持這樣穩定的狀態，已不下五百萬年了，它們始終沒昇華或磨損。』

在一個大銀幕前，聚集了一羣全球頂尖的天文學家，獨自站在思想的前端，領悟出他們的無知，在這麼一個短暫和美麗的一刻，他們和土星共同來探討宇宙的奧秘。

偉大的土星，環繞着冰的光環，在太空中莊嚴的移動着，却不讓人感到可怕的疏遠。當工作人員把土星的一個衞星呈現給他們看時，其中一個人脫口而出，『看來一個皮薩餅也要比它好看些。』

那天下午，當莫特離開會議廳時，爲一羣附近大學來的天文系的學生攔阻住，『你是莫特教授嗎？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有關大氣層同溫層的報告是你寫的嗎？』莫特很高興這些年輕人知道他是誰。『這是在我拿到博士學位之前的報告。』

這句話使那些年輕人深感意外，他們要求和他談談。另外還有一個從史丹福來的老教授，以及被學生們攔下來的約翰·巴普。三個老人和十六位年輕的學生展開了一場座談會了。

『如果我是老師的話，我如何向我的學生們解釋，雖然土星的密度小於水，只是氣體的集聚，但它却不會散掉。』

有些學生笑起來，但老教授阻止他們，『這在天文學上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除非你的學生了解它的複雜性，否則他們不了解去理解這事並不簡單。你該這麼想，看看地球，觀察海洋爲何不會流光，就知道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

『那你怎麼回答？』

『我熟悉書本上每個方程式，我知道所有引力和因月球而引起的潮汐的關係，但却無法給你一個明確的解釋。多年前我告訴我自己，「你這個笨蛋，任何人都看得出它們會安於位。」因此我便接受這個事實。』

約翰·巴普說，『在海軍時，我們爲了要看看一個人是否能成爲一個好的導航員，便把他們放在一個房間中，給他們看地球，先指出我們所處的位置的時間，然後說，「你知道這兒是四點，在下一

條時間線是三點，丹佛是兩點，洛杉機是一點，夏威夷是十一點。」我們帶他們繞着地球轉，給他們看我們的時間比那些地方早，而後說，「你們從新聞廣播中知道倫敦比我們早五個鐘頭，但我們可以證明我們比倫敦早十九個鐘頭，如何去分辨出誰是對的？」我們讓他們去想一會，正如當年我們自己也想過的。直到其中一個說，「我們在某一個地方建立起一條國際時間線不就行了嗎？」當你有此結論後，所有愚蠢的問題都結束了，可以開始建立一些新的定義。』

『眞聰明，』其中一個學生說，然後記下來。

『你還沒聽出我的含意來！』約翰說，『我們站在教室前面看着這些新生的臉。他們中若能立刻抓住這個簡單的解決方法的人，就像電燈泡一樣會爲之一亮，他們就可以成爲領航員。有一些還坐在那兒發呆的，他們永遠也當不成領航員，他們可以成爲好的砲手或飛行家，但決不能成爲一個好的領航員。要不就是已明瞭國際換日線的意義，要不就是不懂，如果不懂，我也沒法解釋。』

幾張臉上出現了亮光，『爲何以前沒人這麼解釋過。』

他們又問約翰他在太空時是否經驗到一些沒有心理準備的經驗。他毫不遲疑道，『引力是我們早有所準備的。眞正令我愕然的是我們飛出了地球的陰影而在進入月球的陰影前，在我們軌道的一邊是廿四小時的白天，另一邊却是亙古的黑夜。我也沒想到所有在天空的星都應該是永遠可以看見的，天上到處都是，除了靠近太陽地區的。但當我告訴柯紀德這件事時，他說，「銀河系若不在那兒話，會很難看的。」』

『在你下到地球上時，你在想什麼？』

老教授却不許他們這麼發問。『你們一定要打破這個習慣的說法「上到月球，」「下到地球，」或「上到星球，」沒有所謂上下。只有從地球出去，再回到地球。如果以銀河系爲中心，我們是在它的盡頭，誰知道是在上還是在下。我甚至不喜歡用宇宙邊緣這個名詞。因爲在太空中是沒有所謂方向和界限的。你們不能用這些字眼來表達。你們一定要在你們的學生中演繹出一些觀念來，否則他們無法成爲天文學家。』

莫特在那撒最後的工作完成了，他晚上睡覺再也不會做惡夢了，第二天早上當他刮鬍子時他明白爲什麼了。太空梭上載着人，使人要小心從事，而航行[illegible]二號只帶了人的思想，它照樣可以探險。這時一道陽光穿過窗子，在他的床上投下像十字架似的陰影。他喊道，『耶穌故事的意義是多麼重大呀！他的身體死在十字架上，對祂或這個世界而言，其意義是很小的，但祂的思想是偉大的，傳揚到永遠。』

當他扭開收音機時，正好聽到宗教節目，聽到一個他所熟悉的人演講道，『我是萊坡牧師，』莫特仔細的聽他發表一套絕妙的救世理論，如何重建破碎的生活，是一種慷慨、慈愛和奇怪的保證。萊坡以一種誇大的南方口音，發表如雷的道理，由於他說得頭頭是道，連莫特都不免要爲他說服了。

莫特心想，不過他犯了兩個錯誤而破壞了他的講道，第一是在講道中提了四次要大家奉獻。還有便是他重複了三次那些支持他將通過禁止教授進化論和地質法案的加州立法者的地址。

由於距離登機還有幾小時，何不去一探萊坡的大本營聯合聖經協會的虛實。他還記得那個地方。當他來到以前爲太空航空大學校址的建築物時，發現裏面住的是墨西哥人，『萊坡牧師把這地方賣給我們了，我們用來做墨裔美人中心。』當莫特問萊坡現在住哪，一個漂亮的墨西哥秘書告訴他，『他有個大教堂，』她遞給他一張傳單上面印着詳盡的地址，還有一句話，『歡迎所有尋求神之光的人。』。

他按照地圖來到巴沙廸那北邊一個高級地區，萊坡在此以他從廣播和電視收到的大批基金，建了一排令人悅目的建築物。他選用最大膽的建築師，嘗試最新的設計。

莫特進去後，問一位非常美麗的女秘書，他想和萊坡牧師見面。

『先生，對不起，他現在不在這裏。』

『我才從電視上聽到他在講道。』

『那是預先錄製的帶子，他去旅行前留給我們八卷帶子。』

『他在哪？』

『到佛里蒙特去了。』

『去做什麼？』

『一羣無神論的人類學者要把我們幾年前通過的法律推翻。』

『就是教進化論是非法的法律嗎？』

『是的。』

『我是校董會的一員。你有沒有什麼小册子可以做爲武器來反駁他們的？』

『當然有，』她領他到一個圖書室中，裏面有各種小册子，莫特選了三本，內容是說明如何對付老師、民意代表和大學教授。

『要四塊錢。』

『我以爲是免費的。』

『那有免費的東西。』

『在佛里蒙特進行的戰役如何？』

『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鬬。他們可恥，把一個名叫安德生的老教授給抬出來，大聲呼籲思想自由。』

『他們會盡一切力量的，』莫特說。

當莫特看見萊坡在佛里蒙特講道時，不禁怔住了，因爲他比以前更胖了，一個體重約三百磅的大鬍子，他並不像舊約的一些先知們那樣大聲疾呼，他對那些人類學家亦未表示出敵意來，他很講道理，很有說服力，但却無情的痛擊科學。

『你們曾因爲人們宣稱他們在月球漫步而感到更快樂了點嗎？你們在雜貨店買東西更便宜了點嗎？你們的孩子是不是乖了點？當倫敦那些瘋狂的醫生培育出試管嬰兒時，你們感到很高興嗎？或是那

些墮胎主義者大行其道時，會使你過得更高興嗎？那些在岩石中的化石只會使你陷入苦惱中，我告訴你們，科學會引導你們走向何處，不過是和其他動物一起進入豬圈中。我給你們帶來解放。在你們心中，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把那些邪惡的人類學家摒棄，把他們所寫的腐敗的書拋棄，把上帝請回學校中，使這個國家恢復成一個正正當當的國家。』

莫特很訝異的得知萊坡牧師和他太太住在格蘭特參議員家中。參議員知道莫特也來了，邀他晚上過去便餐。莫特一來便開門見山的說，『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說，幾年前，參議員要我到這裏來，那時你說，「去看看那個流氓把我女兒怎麼了。」我去了，看見一個聰明的年輕人——』

『別說了！』參議員打斷道，朝一堆坐在他對面的人點了點。

『萊坡牧師，你是怎麼改變的，從科學幻想到宗教？』

『上帝召喚我。』

『上帝也召喚蓋亞那的吉姆．瓊斯嗎？』

『每個人響應不同的召喚。看看小說中那些瘋狂的科學家。』

『不錯，但我的瘋狂的科學家是在小說中，像科學怪人、化身博士等，而你的却在眞實生活中。』

『你問我怎會有此轉變。我是爲響應美國人民心中的吶喊。他們已經厭煩你們這些科學家所造成的情況。』

『萊坡，你是個非常聰明的傢伙，我看過你的記錄——』參議員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以免引起他太太不快。於是莫特立刻改變話題道，『在公開場合你說話像個粗野的文盲。你這回說起話來又像蘇格拉底……說得更好聽點，像薩佛納羅拉（義大利十五世紀宗教改革者）。』

『莫特博士，我有你所沒有的，對美國民衆所尋求的一種敏銳的感覺。由這裏的投票可以證明。他們向一個簡單的人尋求保證。他們要的是明白、簡單、恢復歷史的理想，他們祖父所知道的宗教安全，把達爾文和愛因斯坦等一切廢話都拋棄。他們尋求安全，直覺到這種安全感來自像我這樣簡單的

人，而不是像你們這種無神論的科學家。』

『我想你知道我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

『你早已離開他的敎誨了。』

『我有時在想，我已把他的道理帶得更前進了。難道你看不出來嗎？如果我們所發現的是如此的特別和美妙，那不正表明上帝自己是個偉大的科學家嗎？』

『別給上帝戴上別的帽子，祂是神，正如創世紀所說的。』

『那正是我父親敎我要相信的。』

『那你爲何要違背上帝的敎訓，用一些恐龍、地質學和進化論等謊言來敎小孩子？』

『因爲它們擺在我面前。』

『神在創世時便把這些化石放在岩石中，祂用這些石頭來指示我們。』

『我拒絕相信上帝是個愛玩花樣者。』

『祂是造物主，祂的心意難明。』

『你宣稱祂花費精力把這些化石魚放在山中，把恐龍骨頭放在不同的地方，爲何不相信祂當初是用全力一舉而造就這一切事物的？就讓我們說是八百萬年前吧。然後這宇宙便依照祂所賦予宇宙的規則而進化？』

『你若要堅持進化論的理論，你得叫我那頭猩猩是你的祖父。』

『你寧可相信上帝是個開玩笑者？』

『祂是造物主，祂在光榮的一天成就了所有的事。』

『如果整個地球的記錄使我們無可避免的回到……。』

『莫特博士，你們輸了，我們贏了。不管你們如何努力要恢復敎授進化論也沒用，因爲我們的人控制了加州和德州選擇敎科本的委員會。像這種大州都這麼做，小州會跟進的。無神論的科學會從敎科本中被掃除。不久之後，你再也不敢展示一個化石或恐龍遺骸。你更無法宣講你的無神論進化論。

你們的科學在兩個大州中已經死了，還會在新墨西哥州和佛蒙特州死去的。』

『如果我寫一本科學的書是顯示出在三千萬年前的恐龍……。』

『這分明是謊言，因爲這世界根本沒有三千萬年的歷史。它是在六千年前形成的，形成之初便有恐龍骨頭散佈各處。』

『國家公園的地質演講也要廢棄嗎？』

『一個國家公園是一個國家的教科書，我們在加州教育小孩子們，我們當然要在黃石和大峽谷教育他們的父母。』

『不久之前，我送一個小孩上德國去。他父母堅持他要學實際的科學，而不是你們所描述的垃圾。你難道不擔心這樣下去，我們優秀的青年會逃到歐洲去接受眞正的教育嗎？』

『莫特博士，我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收集一些壞人的檔案，凡想要腐敗這個國家的人都是共產黨。你讓那個男孩去德國好了，等他回來後，我們會密切注意他。』

『你難道沒察覺到自己已成了思想上的吉姆．瓊斯了嗎？你最後的結果——』

『各位，』格蘭特參議員打斷道，『這樣辯下去會沒完沒了了。莫特博士是有名的科學家。萊坡牧師是這個國家的領袖人物。我想他們都是舉足輕重的。』

『我們需要科學家來發明新藥，』萊坡承認道，『建造更好的飛機，但不是批評創世紀。』

『那是最終極的結果，』莫特說。

格蘭特太太打破她長久以來的沉默，『我很高興瑪西回來了，加州熱嗎？』

『也許是世界上天氣最好的地方，』瑪西說。她已四十二歲了，散發出一股成熟的風韻。站在她丈夫的耳邊，讓人感到她所有的興趣便是他的工作。她很高興她的角色，懇切的談着，『莫特博士，萊坡和我生活得很簡單。我們是有座豪華的大教堂，但那是大家集資建立的，那些錢我們甚少用到自己的身上。』

『私人飛機呢？』

『那是一個慷慨的商人送我們的。』

『你的賓士轎車呢？』

『用來代步。』

『你如何處理你的舊房子？』

『以一塊錢賣給墨西哥人。』

『眞的嗎？』

『我們因此而獲得墨西哥人堅定的支持，一塊錢，我們可以賣上一百萬的。』

『莫特博士，』格蘭特太太不以爲然道，『你儘是爲難萊坡牧師，你得停止。』

『我會的。』

『我比瑪西還早認得萊坡博士，他一向是光明的使者，』她伸出手去拍拍萊坡的手臂，『由於他不眠不休的努力，才使我們的政府免於被接管。』

莫特直視前方，但參議員的一席話令他大吃一驚。『從佛里蒙特的投票看來，我怕我們的月球事業進行得太遠太快了。』

『在你前一晚的佈道中，你說那撒宣稱已到達月球是什麼意思？』

萊坡說，『很多人認爲我們根本沒上過月球，他們認爲這全是政府的謊言。我給他們保證。』

『於是你集中所有沒有知識的人來反對一切的事情，建立一個集團。有一天你會發現你自己成了新的吉姆．瓊斯，……不過處在一個更慘的情況中。』

格蘭特太太以有氣無力的聲音說，『我希望我們別再談這些令人不愉快的教科書、猴子的祖父、婦權等事。回到簡單的生活中，萊坡牧師，你一定要爲我們維持這種簡單的生活。』

莫特在沉默中看着眼前這個女人，她看過太空的盛事，却把它排除了，寧可把她的生活縮成非常小和容易控制的範圍內。他認爲所有的人都有義務去探討宇宙，只有一些害怕這些呈現在面前的景觀的人，他們退到一個小角落中，想辦法去摧毀那些機器和要去刺探的人。

格蘭特參議員所了解的太空只是爲了屈辱蘇俄的戰場。而他們已盡可能的使我們受辱了。等美國人上了月球後，他便轉過身來反對太空。約翰·巴普比任何人表現的都要好，但達成了他有限的目標——月球後，他也退下來了。卡特在飛過兩次任務後，做起了地產掮客。可愛的殷姑在她丈夫去世後，便跑到奥勒岡的圖書館隱遁起來。而年華老去的黛碧·狄，終日沉醉在琴酒中。

而現在，只有他一個人來面對這個挑戰。他一生都在擴張疆土，首先是去德國，把那些在平尼孟廸的科學家救回美國來，然後是在瓦羅樸島，去探測大氣層的最遠端，然後是阿波羅計劃，最後是啓開土星之門。他一生都在誠誠懇懇的努力着，但聽聽看萊坡如何的攻擊他所信服的原則，他懷疑自己是打錯戰場了。

岱德·考夫也錯了，當其他人在聊天時，他自言自語道，他相信只要建造一具大火箭，什麼事都能做，但他却不知有多少嚇壞的人想要摧毁火箭。我想這是德國失敗的原因，他們崇拜機器，却不尊重那些操縱機器的人。也許萊坡是對的，讓老百姓無知。焚書坑儒，讓他們相信任何地方都有眞理，除了人類的腦子外。

他的沉思被格蘭特太太打斷了，『你和瑪西能在投票過後要去瑞典度假，眞是太好了。』

『我在瑞典求學的那一段時間是我的黃金時代，現在我要帶我太太去看看那些崇山峻嶺。』

『我們去的眞正原因是烏帕蘇拉大學給萊坡開了一個講座。』

『什麼題目？』莫特訝道。

『道德哲學，』萊坡說。

一九八二年的初春，班妮在參議院爲那撒的問題忙碌，婉拒了雷根政府的兩個任命，她有兩個重大的決定要和她丈夫談，於是打電話到學校去找他，要他到華盛頓來，把那輛別克車開回克萊去。『我知道這不是時候，但我只想和你一起開長途車和聊天。』由於他也有此意，立刻接受她的邀請，找人代課，便飛到她的住所。他們在一家中國餐館吃飯，很早便就寢，第二天早上四點醒來，只花十分鐘洗漱，便沿着五十號公路往西走。

他們第一天走了七百哩，不過他們着重的不是開多少哩，而是他們之間的長談。

班妮：『我看格蘭特已經老朽了。』

約翰：『再等等吧！』

班妮：『我不能再等了，他老了。』

約翰：『怎麼看出來的？』

班妮：『他跟不上別人的談話，不斷重複一個演講稿，根本不理會實際的問題。』

約翰：『如果拿這個做標準，參議院倒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老朽。』

班妮：『但他應可以表現得更好點。』

約翰：『他有很好的記錄，可以隨心所欲的再當選。』

班妮：『他不再有好記錄了，他從未給雷根建設性的支持。』

約翰：『我懷疑雷根有此需要，格蘭特只需投票贊成卽可。』

班妮：『他在太空運動中曾是一個了不起的領導者。』

約翰：『有些人只有一種貢獻，就像有些太空人只上去一次。』

班妮：『但我們不能只尸位素餐，應該有所做爲。』

約翰：『有時也許會愈做愈糟。』

班妮：『我認爲格蘭特該下台了。』

約翰：『你認爲？』

班妮：『我是公民，我是他選區的選民，我是這麼認爲。』

約翰：『那麼你要支持誰來打垮他？』

班妮：『你！』

約翰差點把車開離路旁，『蠢念頭。』

班妮：『並不盡然。你比許多參議員都有能力，像你和查理。李這種人勝過他們有多多，格蘭特一定要下台，你得在初選中向他挑戰。』

約翰：『讓我表明立場，我不是從政者，也無此野心，更懷疑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但送我進安那波利斯的是格蘭特。他救了我的命，就如當年他救了那三個人的命一樣——』

班妮：『約翰，別提那些人，他們對美國政治而言是一大恥辱。』

約翰：『如果他救了我的命——』

班妮：『他沒幫你什麼，你被安那波利斯選中是因爲你自己成績優秀。』

約翰：『是他推薦我的，所以我幫他選上參議員。我永遠欠他的債，我不能出來和他相抗。』

班妮：『你讓我說句話好嗎？他已是糟老頭了。』

約翰：『我不這麼想，他是美國參議員，有他的尊嚴在。』

班妮：『他已完蛋了。』

約翰：『我不能和他作對。』

他們的談話從俄亥俄一直進入印地安那，班妮列舉許多事來證明格蘭特的昏瞶，約翰不肯承認他會在春季初選中被擊敗。

約翰：『如果你認爲任何人可以打垮他，那你是瘋了，整個共和黨都支持他。』

班妮：『共和黨和其他黨一樣，他們支持勝利者。』

約翰：『初選只剩十週了，一個人要出來挑戰，得在兩、三週以前提出不是嗎？』

班妮：『下週二。』

約翰：『你能湊到多少錢來與格蘭特對抗？』

班妮：『錢、提名都不成問題，只要你肯出馬，我已經試過民意了。』

約翰：『那是在華盛頓，不是佛里蒙特。』

班妮：『大多數在佛里蒙特的人都知道格蘭特完了，他是一個熟爛的李子。』

約翰：『談話到此爲止，我不能出賣朋友，你應該了解我。』

班妮：『明天到伊利諾州再談。』

等他們離開林肯的家鄉後，她開始了最具說服力的辯論。這次由她駕車，他們在九點時吃過一頓豐盛的早飯。這一頓吃下來，可以不必吃中飯了。

班妮：『你是個軍人，所以我要談戰略。如果你現在不行動，會有其他共和黨的人出來，他會把脚先跨進門內，等一九八八年時，便很難打倒他了，你的大好機會便失去了。』

約翰：『我告訴過你，我不會——』

班妮：『到了一九八八年，格蘭特已是空架子了，任何一個人起來都會打垮他，因此今年是決定性的一年，爲了保有你在一九八八年的位置。』

約翰：『只要他在參議院一日——』

班妮：『就算你說得對，格蘭特在今年打不倒，但這個策略是用來建立你是他繼承人的地位。何況你現在向他挑戰，我相信你在今年就會贏，一九八八年對你而言是囊中取物。』

約翰：『讓格蘭特來決定，我的榮譽感不讓我去——』

班妮：『如果共和黨提名你呢？』

約翰：『我會拒絕。』

班妮：『我想你低估了自己，你是獨特的美國英雄，大家都認識你。』

約翰：『不是每個人都在佛里蒙特投票。』

班妮：『佛里蒙特的人都愛戴你，你有很大的本錢可以當選的。』

約翰：『你爲何這麼在乎參議院的席次？』

班妮：『因爲我是這座可怕的華盛頓醫院的病人。』

約翰：『這是什麼意思？』

班妮：『我已染上不治之症了，資本主義病。』

約翰：『你不想回家來？』

班妮：『叫我回家去？在華府待慣了，怎麼閒得住？』

約翰：『那你爲何不接受法官的職位？』

班妮：『那是在卡特政府時的事，葛嵐西讓他們相信我是個民主黨。』

約翰：『那你到底是什麼？』

班妮：『現在一九八二年，我若不是共和黨，我就是笨蛋。』

約翰：『班妮，當初那撒選了我們六個太空人家庭時，我認爲我們的婚姻是其中最幸福的，我愛你，愈老愈愛你。』

班妮：『我是多麼的以你爲榮，沒有多少像你這麼正直的人，因此我才要你出來當參議員。』

約翰：『不可能。』

他們一路走一路談，到了米蘇里東部後，吃一頓墨西哥餐，打了幾通電話，去看了一場電影。然後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班妮又回到老題目上。

『約翰，我最後一次要求你？你出不出馬？』

『我不能。』

『這是很嚴肅的事，你出來競選嗎？』

『不。』

她把車突然開到路邊的一個加油站，走到加油站去打了幾通電話。回來後平靜宣佈道，『我已要我的手下通知報紙和電視台，我要出來競選。』

約翰坐到右邊去，不知自己該說什麼才好。如果班妮已授權她的手下發佈此一消息，她是不會停止的。他的腦子轉着，想說點得體的話。他毫無疑問的會支持她。她是他太太，他也一向以她的成就爲榮。他知道她是美國少有的好女人，堅强而可愛。她絕不是咄咄逼人的，却是溫和而明暢的。葛嵐

西和格蘭特都對他說過，『約翰，在太空計劃中，你太太和你同等重要，因爲她什麼都清楚。』

他想到他們生活的安排，他還是會留在克萊，而她在華盛頓。他們是海軍家庭，早已習慣聚少離多了。當他瞥見正在開車的班妮時，突然靈機一動。『班妮，當年我和柯紀德飛雙子星時，我坐在右邊，現在我還是可以再坐在右邊。』

他們在早上十一點到達克萊，班妮一直開往那個要支持約翰出來競選的人家中，已經有九人小組在等他們了。有十六個人簽署支持約翰．巴普出來競選，班妮在巴普後面加上太太二字。

『這是不合法的，』約翰說，『他們支持的是我，你把我換成你。』

『我們昨晚已打過電話給每個人了，他們都同意改。』主席道。

他看着班妮，筆直的站在門口，臉上帶着微笑，沒有一絲倦容，他這才懷疑她是早已胸有成竹了。開完會後，他獨自去見格蘭特議員，又使他大吃一驚。

出來應門的是格蘭特太太，她沒認出他來，她領他到她先生的書房去。

格蘭特專心的聽完他說明班妮如何要推他出來競選，但他不願與一個對他有恩的人對抗，事實上，是父執輩的人。

格蘭特聽了後大笑，『約翰，你沒弄清情形，班妮今年打不倒我的，但她可以出名。到了一九八八年，我不會再競選了，她便會出頭了。你帶着我的祝福去吧！盡力支持她。我是要下來了，我要一個能幹的人來代替我的位置，而她是最佳人選。』

他走出來後心想，『當班妮强調格蘭特會被打敗是眞的嗎？』

在科羅拉多的山頂市也有擧行了一次選擧，當地商店的老闆們都支持密拉德出來競選市長，『因爲他懂得做生意，知道如何報稅，看他的店就知道。』

結果他以高票當選，他在銘謝當選的宴會上答應山頂市的市民，『更多的服務、警察、巡邏、更好的道路和更低的稅。我希望你們告訴我該怎麼做。』

一九八二年六月，約翰聽到那撒要任命查理·李爲第四次太空梭飛行的指揮官時感到很高興。他會把太空梭駕到不曾到達過的高度，檢查放在軌道上的各種儀器。查理·李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飛過三種完全不同的太空船的太空人，從阿波羅、高空實驗室到太空梭。

還有更令他感到意外的事，格蘭特在選戰方熾之際，宣佈他要在中午召開一個記者會，他打電話要約翰來參加，約翰以爲是在這次初選中，班妮的表現要比預料的好，已威脅到格蘭特的位置了，所以要他公開表示支持他。

班妮正在南邊進行競選活動，但他還是電話追踪到她了，『親愛的，格蘭特要我支持他。』

『你支持他吧！』

『我不得不支持他。不過我會在今天下午飛到卡洪去，今晚陪你一起出現在講台上。如果你想要贏得這次初選，我也希望你贏。』

『我是要贏，我需要你的幫助。』她很開心道，『如果格蘭特要你出馬，那他是有問題了。』

約翰和他太太通完電話後，回到他的辦公室，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在等他，『教授，你太太眞想贏得這次選舉嗎？』

『當然。』

『她不是做樣子吧？』

『班妮從不做樣子。』

『我太太是護士。』

『和初選有什麼關係？』

『她替不少醫生工作。』

『她在哪工作？你請坐。』

『在韋伯斯特的醫院。那兒有位史奇伯醫生，三天前到克萊來。有人生病了，他的病人是格蘭特太太。』

『她怎麼樣？』

『她的情況很糟，史奇伯給她治病時，她向他透露了不少事，她曾僞造參議員的簽名，把錢捐給萊坡牧師。』

『她爲何要承認僞造？』

『我不知道，我太太只知道格蘭特想阻止警方——』

『你爲何來告訴我這些事？』

『因爲這會使格蘭特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你太太要想……。』

約翰並沒有生氣，因爲他知道政治是要從各方面來考慮的。他拍拍那人的肩膀說，『我太太和我很感激你提供情報，但這種私事是不適宜用來做爲競選的。多謝你太太，希望你們兩人都支持我太太。』

距離記者會還有四十五分鐘，約翰需要好好理出一個頭緒來，他應如何來支持這個他一向敬重的人，因爲這是很困難的。由這次競選看來，格蘭特眞是老朽了，缺乏遠見。更糟的是文尼地又把潘左士和巴特勒請來，想要如法炮製一番。班妮直接找上文尼地。

『文尼地，別再把這一套搬出來了。』

『這是他選戰的重心，投票人喜歡這一套。』

『這已過時了，如果你們三個傀儡再上台——』

『其他兩人不是傀儡，他們都是英雄——』

『會使人們打哈欠。』

『你爲何反對？如果這主意不好，你不是會得利嗎？』

『沒有人會得利，如果你這麼做，我只得反擊，指出這事多愚蠢。』她下巴一正道，『我會的，你最好相信。』

果然不錯，當這一幕搬出來時，只引起坐在下面的三所大學的學生哄堂大笑，使整個舞台成了可笑的地方。格蘭特困惑了。在越戰時，他曾對付過一些唁唁狂吠的學生，把他們給擺平了，如今卻被他們當成笑柄而不知所措。最後還是他的對手巴普太太含淚站起來。

『各位同學，請不要笑，這四個人，格蘭特參議員和他的水手們是眞正的英雄，我們國家的安全是靠他們的。我個人向他們致最高的敬意。同時我也贊成你們的看法，我們不能只回顧過去，我們要瞻望未來，新的靈魂，新的動機，請你們好好想一想，這個國家需要一些有頭腦的人。』

當天晚上，她在旅館的房間中對她丈夫說，『我並不以今晚的事爲榮，我該槍斃那些小龜兒子，竟然把這麼嚴肅的事當成笑話看。我曾警告過文尼地，不要再搬出這一套來。我爲格蘭特感到難過，你沒看到他臉上的震驚嗎？他面對一個新的一代，却不知該怎麼辦。』

約翰不情願的走向記者會召開的地方，依舊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

但當格蘭特上了講台後，使得約翰又是大吃一驚。『我很遺憾我多才多藝的對手班妮·巴普沒來，不過我很高興她丈夫，我們偉大的英雄約翰·巴普來了。』

大家紛紛拍手，有人推推約翰，要他上台去，當他站起來後，才意識到這些掌聲是爲班妮的。

『今天邀請各位到此來是要通知你們，我因個人發生了一點緊急的事故，所以要退出競選。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退出並不是因爲我的對手太强，完全是基於個人的因素。但我要向大家推薦一位最能幹的人，我們曾共事卅六年，全國中沒有比她更合適來代替我的，那就是巴普太太。我會全力支持她競選，現在請約翰·巴普出來，幫助你太太競選，她値得被選上。』

當約翰終於找到他太太時，她第一句話是，『留住文尼地，我要他當我的助選團團長。』

史丹利·莫特要退休了，他有四個榮譽博士學位，六個學術團體的獎章，全國各地邀請他去演講，這使他頗爲煩心。由於他知道有好幾州要立法反對科學，使他感到更要小心從事。

他問自己，難道我們錯了嗎？我們沒有將整個世界帶動嗎？爲何格蘭特太太退到她的繭中，否認她丈夫所做的一切事？爲何萊坡會受到這麼强烈的歡迎？

不過他依舊不肯退讓，當初教會也曾迫害哥白尼和加俐略，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今天美國的參議院可以立法來否認科學，但他們只能把這些知識迫入地下，而無法摧毀它們。地球是繞太陽走。它是在四十五億年前形成的。恐龍曾有一段時期在地球漫步過。

更重要的是在頒獎那天，黑洞和恒星還是存在的。因此莫特用心地準備他的講稿。

『由各方面證據顯示，我很高興，人類的思想比在哥白尼的時代要進步多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年復一年，宇宙的奧妙全爲人類逐步發現而賦予它新的解釋。依照我們近來的發展，連最大膽的人也不敢預測發展的結果，但我對一九三八年羅斯福總統在位時發生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把一批最優秀的科學家召集到白宮，要他們爲他解說將來可能發生的事，好使他能適應未來。然而這些人在開了三天會後，竟無法預測到原子能、雷達、火箭、噴射機、電腦、影印機和盤尼西林這些不數年便問世的東西。他們知道會有探測研究，但他們沒料到會這麼快。我相信，今晚若將全球精英聚集在此，他們亦無法預測兩千年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但當人的思想停止向外發展時，它會萎縮和退化。十五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新世界，而且把新大陸一分爲二，但到了十六世紀，他們停止前進，便爲其他國家取代了，自此後，他們再也沒恢復過昔日的威勢。

我很擔心美國在太空探險中不肯再前進，這一來便會重蹈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覆轍

。只踏出一步是不行的，一個人要發揮他的極限。』

莫特把講稿給他太太看。她很高興他在文中列舉戰後的日本和德國爲例。這兩個戰敗國，已瀕於毀滅的邊緣，却由於聰明的應用科學，反而超越了當初打敗他們的國家。

『這世界會成爲一個較好的地方，如果我們定期的努力……。』

『爲何不能呢？』

『因爲我們無法勸服大家都這麼做。我們只好眼睜睜的看着戰敗國超越我們。』

『如果我們不斷的革新我們的產品會怎麼樣呢？』

『你可以看到歷史上有許多例子，有不少國家在快要瀕於滅亡之際，却又以新的精力重新站起來，就像一棵樹，被狠狠修剪過後，倒是會長得更加茂盛。』

『不錯，但誰要受被砍的痛苦？』

『中產階級，你、我，很有錢的不會受罪，窮人照舊。但一逢到變動時，我們便遭殃。事實上，是我們這個階級會被掃除。』

拉蔻想了一會，『如果掃除掉某一個階級，是否會使大多數人受益？』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知道，一個國家讓它的中產階級被掃除掉後，却還未遭受到多大的損失時，那麼它會成長得更强壯。』

『你相信正直嗎？』

『我想這是我一向信奉的。』

『那麼宗教呢？』

『是必須的，在任何社會中都需要它。』

『我同意，但你對萊坡牧師和他那一批人怎麼說？』

『我想你得忍受他們，如果一個社會不需要他們，他們不會搞得這麼聲勢浩大。不過他們會很快過去，也不會爲害太大的。』

『目前這種情形要持續多久？』她問道。

莫特在房中踱步，『我看這一世紀剩下的這一段時間是很壞的時期。參議院不久便會把我找去——』

『爲什麼？』

『我想會有焚書的事發生，像考夫這種人家，只有偷偷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國外去唸書了，然後再把他們偷偷弄回來。』

『當我叫考夫把威拿送去時，你還說我是歇斯底里。』

『我正在想，也許你沒錯。』

『你在發表演講之前最好講一遍給我聽，我們私下討論是一回事，公開演說又是一回事，我可不要我丈夫表現得像個傻瓜似的。』

『我並不關心一九八二年的人們想什麼，一個人對刺激如何反應是他個人的問題。我要這篇文章傳到兩千零二年去，我要那時的人們知道我因被一些無聊的事嚇倒，而我在想辦法解決。』

莫特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那就是佛里蒙特已經選出了巴普太太爲他們的新參議員。

一天下午，莫特接到巴普太太的電話，問他是否能到她的新辦公室來一趟。當他趕到時，發現巴普夫婦和格蘭特參議員正在進行嚴肅的討論。班妮跟他草草寒暄過後說，『我要求你們三位朋友給我一些忠告，我被任命爲太空委員會的委員，我希望你告訴我，那麼該進行什麼樣的計劃？莫特博士。』

莫特對新參議員一鞠躬後說，『美國在太空方面應追求一些明確的、實用的目標。』

班妮很不耐煩道，『那是什麼？』

『我可以正確的告訴你，但我不希望用强迫的方式。』

『儘量用三言兩語說明吧！』

『研究太陽，』他說。『從火星上取回岩石來，並送人上去。在太空設立永久的太空站。此外，繼續研究航空學。』

『實用嗎？』

莫特要約翰回答，他說，『每件都可以完成。』

『但有錢嗎？』這次莫特示意格蘭特回答。

『以目前而言，我們一項也負擔不起。』

『連航空學研究？』

『私人企業應負起這個責任，』格蘭特說。莫特不以為然。

『我們的錢從哪來的？那些花在雙子星和阿波羅的大把大把鈔票？』

『那時候容易，』格蘭特有點感傷道，『那時我們認為我們什麼都可以做。然而，現在可不行了。』

班妮咬着鉛筆，看着她的顧問們，『我想格蘭特參議員的話是對的。我看過預算，什麼都不能刪的結果，便沒多少剩給太空總署了。』莫特想抗議，但她打斷他道，『除了那撒已經在做的。』

『這一來，它已不能成為政府的一個主要機構了。』

『正是，』班妮看着她的老朋友道，『那撒很可能要完全結束。』

『但你是我們主要的支持者，』莫特說。

班妮沒理會他的話，問格蘭特道，『你有什麼意見？』

格蘭特說，『我從未在公開場合說過這話。但在葛嵐西快死前，他告訴我，「我看那撒最後要被埋在國防部下面了。」我也這麼認為。』

『不，』莫特抗議道。『這是大錯特錯的事，當初艾森豪是經過多方考慮才奠定下今天的基礎。』

『在他的時代，他的決定是對的——』格蘭特說，『但今天情勢變了。因此航空歸私人工業，太

空梭歸軍方，關閉其餘的。』

『那麼科學呢？』

『大學可以負起這個責任。』格蘭特說。

莫特對參議員一向很客氣，但他並不怕他們。他已經看過太多可怕的錯誤了，現在眼看這兩個人要犯下重大的錯誤，他不能再保持緘默。『如果你們真的這麼做，那你們會把美國弄成一個二流的國家。我們——』

『如果我們照你建議的話，我們會破產的。』班妮說。

『我對你的態度轉變如此之大感到很意外。』莫特說。

『我要打個岔，』約翰說，『對不起，我要借用那位韓國女記者書中的一段話。』他向他太太點點頭，後者狠狠瞪他一眼，然後微笑起來。

『一個自由的國家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中生存下去的。美國在遭遇不景氣、二次世界大戰、製造原子彈和登陸月球上已很明白的證明了。但他們很少碰到兩次同樣的挑戰，因此它在越戰中表現得很膽小。它需要改變的刺激和新的危險去克服，新的疆域去開拓。自約翰．巴普從月球黑暗面回來後，美國停止它的太空探險，退回到一個安靜的角落中，保存它的資源，以等待下一個挑戰。』

班妮點點頭，『我們向月球、火星、木星和土星挑戰，我們贏了。現在我們必須等下一個偉大的冒險。那撒有它的貢獻。』會議到此結束了。

一九七五年，當那撒在探測外太空是否有生命時，那時同一個委員會有許多同樣的專家，所以不需要再加以介紹和引導。但在這次展開的全面性的座談會中，由於有許多人，尤其是沒有受過特殊科學訓練的人參加，其中有十九個各委員會的委員們，還有四十三位對那撒有貢獻的人士，因此莫特得把討論重點列出。

『我們的責任是整理出一份簡單清楚的報告給政府，討論在宇宙中是否有生命的可能。在地球之

外的月球、其他行星、我們的銀河系和其他的銀河系、恒星和黑洞都是我們要探測的對象，只要是在地球之外的。

我們所謂的生命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低等的生物，另一種是跟我們差不多的生物。讓我們把這兩個目標記在腦中。

我們現已掌握比在我們之先的人們更多的資料。我們知道月球上是沒有生物的，火星上也一樣。我們可以肯定在行星系統上是不可能有跟我們地球一樣的高等生物存在。太陽上不可能有，在木星、土星和天王星上連低等生物也很可能沒有。因此，我們不必去操心從火星或木星上會有什麼外星人出現。

我列出一張簡單的表來，表上有廿個星球和其他天體物體，從這張表可以看出，我們要想去這些星球上旅行，或和它們互通消息是很難的。請各位在討論中，把這張表上的資料記在腦中。』

在莫特列出的表中，其中牽牛星距地球是93,850,000,000,000哩，若以時速25,000哩來旅行，需時428,544 年。若以光速來旅行，需時16年。若以光速來往返傳遞消息，需時32年。心大星距地球約2,110,000,000,000,000哩，以時速25,000哩來旅行，約需9,630,000年，若以光速來旅行，約需360年。傳遞消息往返約需720年。

『由於約翰．巴普教授在座，我特別要提牽牛星，因為當初他做單人飛行時，他的座艙便命名為牽牛星。如果約翰駕一具阿波羅上到他最喜歡的星，約需428,000年，這是單程的，就算他到了那兒，以無線電傳遞消息給我們，也要十六年的時間，我們才能收到。若我們想和其他銀河系通消息的話，得等上四千萬年才能收到回音，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星際旅行是容易的，甚至連交換信息也很難。』

『除非，』一個年輕人打斷道，『我們能征服時間。』

『對了！我們明天來討論。』莫特說。

那撒的人列出了一個事實，『我們的銀河系中包括四千億星，而在我們的銀河系之外有上千億的其他銀河系。這表示在四的後面，要再加上廿二個零的星星環繞着我們。而那些星，很可能每個都有

九個行星環繞着它，像我們的太陽一樣。這一來，在卅六後面要加上廿二個零，而每個行星很可能會像土星和木星一樣有十二個以上的衞星，是何等的壯觀。在這麼多星中要去尋找外星人的存在，現在由凱利博士給我們演講。』

『我們看看這四千億的星星，把其中一些除掉，降到一個可以理解的數字。隨便找一百顆星，其中很可能有七十個是雙星、三星或更多的星聚在一起，像這樣聚集的星是不可能有行星的，只有卅個單星是跟我們的太陽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除掉百分之七十的星。我要喚起你們注意的是邁可．哈特一個驚人的分析。哈特分析的結果，如果地球再接近太陽一點，地球會熱不可當，若地球距太陽再遠一點，便會成了一個冰凍的世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地球的位置是多重要，因此我們要找尋其他星球上是否有生物時，便要注意到它的位置。』

『先生，』從大廳後面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是萊坡的，『你們為何要驚異於地球的位置安排得如此恰到好處？這當然是上帝的傑作。祂早已算計好所有你們所考慮的因素。只要上帝願意，任何地方都可以有生命。』

演講的人列出了五、六種標準來把那些不可能有生物的星星除去後，最後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由於適於人居所必要的條件太多，因此高等生物只會在一個地方產生，那就是地球。』

『創世紀上早已說過了，』萊坡說。

『我有個小小的報告，』從大廳後傳來一個嚴厲的聲音。『明天十一點，我會提出我的報告。』

莫特去拜訪過一個加州工學院的教授，他寫了一篇有意義的論文，像是在幽谷中發出的光芒。他發言道，『我們要討論時間，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不管我們假定有多少或沒多少其他文明存在，它們一定是散佈在一段很長的時期。仙女座中是不可能會存在一個像地球這樣的星球的，而且發展出像我們一樣的高等生物——』

『他們會像我們，』萊坡打斷道，『因為他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這是絕不可能，』從加州工學院來的人說，『那麼他們會有跟我們一樣水平的文化。也許他們

在十億年前會有高度的文化，現在已衰退了，使我們無法和他們聯絡。也許他們只是開始，也許要經過四十億年才能以無線電和我們聯絡。所以我們在討論任何事情前，必須有這種概念。』他在黑板上畫上許多直線，有些直到頂，有些通到底，但沒有一條重疊和相連的，各個高度不同。

『就算仙女座中有一個有人居住的星球，各位，儘管地球已存在了四十五億年，有人類存在也有幾百萬年了，我們可以把信號送往太空也有四十五年的歷史。假定仙女座在兩百萬年前便想和我們聯絡，這兒也沒人會聽到，即使在百年前，人們都還沒發展出聽的技術來。』

萊坡平靜的問道，『我們知道宇宙沒有存在那麼久，聖經上說得明明白白的。教授，你的意思是說眞有一個文明在那兒，也是沒有溝通的機會是嗎？』

『我想是的。』

『多謝你澄清了一些以前不太清楚的事。』

『我並不認爲這些已很清楚了。』加州工學院的教授說。

第一天結束後，在晚餐中，有很激烈的討論，一些年輕的科學家發出警告，明天會有激烈的辯論，他們在晚上十點半又擧行了一個臨時會議，討論太空聯絡的遠景。

第二天一開始，會場的氣氛便像太平洋中的颱風，而且有愈演愈熾的趨向。一個從麻省來的年輕人說，『我要你們不要去管莫特博士昨天發給你們的怕人的統計表，因爲他沒有計算時間的膨脹，對你們這些非科學家而言，這純粹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推論。但太空船在太空中的時間和我們在地球上的時間完全是兩回事。換言之，若巴普教授要飛到獵戶座的星雲去，他只需要卅年的時間，而在地球上的人已過了三千一百年。』

另一位發言人說，『我認爲我們可以將太空船加速到跟光速一樣，而太空船內的人可以移進時間控制中，那麼太空船可以在一個不朽的時間中到任何地方去。』

『你認爲像這樣的旅行在什麼時候能實現？』

『公元兩千零五十年。』

『但到了公元兩千零五十年，很可能從其他銀河系有航行者過來。』

萊坡很高興聽到這種理論，這使他想起他早期在搞環球太空協會時的綠色小人時的情形。『我可是走在時代前端的人，』他自言自語道。他以前的興趣又被喚醒了。他仔細聽着一些無線電專家討論銀河系間的聯絡是否曾到過地球。

萊坡心想，當年我若讀耶魯或其他大學，今天，我很可能是在座的科學家之一。他仔細傾聽着這些人辯論。

第三天，有兩個從康奈爾來的學生，他們發明出一個方程式來，是可以涵蓋銀河系中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命的公式。

$$N=N_{*}f_{p}f_{e}f_{l}f_{i}f_{c}f_{L}$$

當公式寫在黑板上時，所有非科學家們都呻吟起來，但發言人很快解釋道，『這可以證明我們是多麼不可思議。第一個N代表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可能在現在和我們聯絡的星球。第二個N_{*}是代表我們銀河系中的星球數目，有人說是千億，也有人說是四千億，我們採用四千億的說法。以下的六個f是代表六個分數。第一個分數是代表有行星系統的恒星，昨天已有人說過了，這個數目很小，那麼我們就算它爲四分之一。第二個分數是代表行星上的生態環境是可以支持生活的，也許有二分之一。第三個分數是代表其上的生命是會進化的，生物學家認爲只有十分之九。第四個分數是代表那些生命會發展出智慧的，我們算它十分之一吧！第五個分數是代表其上有智慧的生命懂得對外聯絡的人，就算是三分之一。第六個分數是我們昨天所討論的問題，即是這種科技文化的壽命，由於我們只有地球的經驗，換言之，地球有四十五億年的壽命，而在科技上能與外太空聯絡不過才四十五年，如以四十五年來除以四十五億，變成了一億分之一。因此我們的公式如下：

$$有文明的星球數目=400,000,000,000\times\frac{1}{4}\times\frac{1}{2}\times\frac{9}{10}\times\frac{1}{10}\times\frac{1}{3}\times\frac{1}{100,000,000}=15$$

這表示在我們的銀河系中，不超過十五個行星是可能有跟我們發展層次相當的生命。』

當有些人愕然數目如此之小時，却有不少人在想眞有另外的高等生物存在嗎？發言人淡淡的說，『當然，這是我們的銀河系。我們知道還有一千億其他的銀河系，因此有文化的星球數目便要增加到上億了，足够我們忙碌了。』

第四天更形熱鬧。

『我們已有科技邏輯的原則，現在便可飛入銀河系中，』一個年輕人宣稱道。

『我們當然有，』一個保守派人士說，『那麼你計算過所需要花的精力嗎？足够啓蒙美國往後的五萬年了。』

『我們可以發明新的推進系統，』年輕人說。

『你動不動便以新發明來解決每個問題。』

『我們從四千年前不就開始解決問題嗎？』

莫特在這場辯論中沒有加入任何一方。一天晚上，當辯論進行得如火如荼時，他獨自走出會場，在佛里蒙特的星光下漫步，想起了長久以來在他腦中的一個意念，不禁脫口大聲說道，『也許我們是獨一無二的，也許我們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也許……。』

一個聲音叫住他，『莫特博士，是你嗎？我是萊坡，這種想法在你腦中轟隆作響，就像一列疾駛而過的火車。』他說。

『那是爲何我們要開這次會議的原因。』

『你認爲會有多少星球上有生物？』

當他們並肩走在星光下時，莫特誠實道，『我想地球也許是唯一的——。不，我認爲我們的算法還太寬了，依我估計，約有兩百萬個星球是我們可以探測的。』

『我的估計更小，只有一百萬，』他把手中一個紙條摺好放入衣袋中，『不過這些數目字只給看得懂的人看，讓一般人看只會感到困惑。』

『你要他們一直困惑下去？』

『我打算在用到他們時再說。』

『你是指利用他們。』

『他們需要被利用。』

『我看我們明早再談吧。』

像許多集會一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前一天的公式提出後，所有的問題都出現了，生物的、形而上學的、宗教的。提出這個公式的科學家認爲，生命的發展是基於適當因素的組合、溫度、氣壓和一般的環境，他相信這些規則可以應用到整個宇宙，只要有適合的原生質湯，任何地方都可以產生生命。

宗教家們對原生質湯這個名詞大爲反感，其中有位浸信會的牧師，也就是紅河聖經學院的凱洛戈牧師說，『人之所以在地球上出現是因爲神創造的，人是整體的，決不是什麼無聊的化學物質湊成的。』此話一出，立刻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凱洛戈牧師，你宣稱上帝只拯救那些信耶穌的人嗎？其他的人注定要下地獄嗎？』

『那是聖經寫的。』

『那麼所有的猶太人都該下地獄嗎？』

『特別是猶太人，因爲他們有機會接受耶穌，却否認他，所以他們該死。』

『所有在亞洲、非洲沒聽過耶穌的人都該死嗎？』

『他們都該死。』

『還有所有死在耶穌以前的人，他們從沒機會認識祂的也該死嗎？』

『是的。』

連萊坡都認爲這話說得太過份了。他起來反駁道，『我宣講的是希望，我是個猶太人，但我看見

光了，我相信上帝會歡迎我進入祂的天堂。但這不表示我認爲所有的猶太人都沒得救。如果上帝創造了我們這個浩瀚的宇宙，他應該會給猶太人和佛教徒一個地方。』

『反了！』凱洛戈喊道，『我後悔給予你神學學位。』

萊坡在會場中的朋友比凱洛戈多，這一來，大家紛紛爭辯起來，若不是莫特博士及時宣佈散會，恐怕會大亂起來。

不過他的災難還沒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電話鈴便響了，三個是來自那撒總部，一個是來自巴普參議員，『派你去那兒的目的便是把那些老虎關在籠子裏，給他們肉吃，把整個局面控制下來。』

『你怎麼知道的？』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頭版都是，你認爲該把那地方關掉嗎？』

『不。』

『那麼讓他們清醒點，這是你的工作。』

他沒吃早飯，草擬了一份演講稿，希望能使大家冷靜下來，然而當他站到講台上後，才發現下面的人蠢蠢欲動，還想再戰。他知道他一定要擺平他們。

『昨天晚上，我們引起了一場無謂的宗教和科學之戰，我身爲主席，認爲有說明的必要。我認爲不管宇宙是怎麼形成的，大家並沒有提出一個可以讓人接受的科學的根據。如果宗教家堅持是上帝造的，那麼他們所持的理由不會比其他理由差，依我來看，還算是比較好的解釋。我父親是個牧師，我從小便知道上帝創造世界，但儘管我篤信上帝，我也無法否認擺在我面前的許多證據。因此我的結論有三，由於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因此我把它寫在紙上，以免我有說錯的地方。

第一，一個社會若沒有一個判斷好壞的仲裁人，它就不能存在。沒有經常的指導、勇氣和考察，我們會變成野蠻人。科學沒有力量來擔任這種指導，政治也不能。只有一

個倫理的系統可以，而我們的倫理系統有一個神聖的名字便是宗教。

第二，我並不關心宗教教義的不同，也不着重科學意見的分歧，但我堅定的支持宗教在幫助建立這個社會的實際工作。我不希望住在一個沒有教堂的社區。我常想，如果今天我是個二十郎當的年輕人，被公司派往底特律的工廠做工，我絕不會到酒吧或舞廳去找太太。我會到教堂去，圖書館或是大學去。因爲我要遇見一些跟我有同樣理想的人。許多有頭腦的人支持教堂，因爲宗教的刺激創造了他們。

第三，一個科學家除非到四十多歲，他不能稱之爲科學家，因爲到那時，他才不會人云亦云。我不能否認堆積在我面前的證據。航行者二號所做的科學探測的照片業已傳到地球上，告訴我們土星的本質，這與古老的經文有所出入，這是行星的本質，我得承認事實。

我聽說，昨晚凱洛戈牧師和印第安那大學的海威德教授因辯論激烈而打起來。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爲我們面臨一個重要的決定，爲了辯論自己的觀點，激動是難免的。但在今天這麼美的早晨，我要求兩位先生握手言歡。

對所有人而言，我們得抓住問題，但我們要和諧地去解決它，而不是去破壞。我們現在可以到達最遠的銀河系了，揭開過去我們所不知道的層面，我們要如何去處理這些新知識？我們可以製造原子彈，利用它的力量做更大的建設和毀滅，我們現在能進入了人遺傳基因的結構而創造生命的新形式。我們如何來引導運用這可怕的力量？

最後，也許過不久，我們又會回到這裏來開會，討論的不是其他銀河系的探測，而是美國如何和其他幾個強權來運用它的太空站。

在我們探討事物的本質、人類的思想、社會的生存時，我們應該集思廣益，而不是

分裂，我們携手合作，可以給備受威脅的地球帶來秩序。』

當他坐下來後，大家鼓掌歡呼，他由於太疲累了，無法再領導這個會議便提早告退了。當他走到大廳後面時，萊坡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往充滿陽光的草地。『別管他們，他們在繼續他們昨天沒完的。』

『我注意到你已離開辯論了。』

『我要找出像你這樣合情合理的人相信些什麼？』

『所有的科學家都相信地球經歷了四十五億年變動——』

『這變動是誰帶來的？』

『我沒想過，很可能是上帝，或是原始力量，我並不關心是什麼。』

『像我這樣的人是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所以你要阻止教進化論和地質學？』

『不能讓普通人攪混了。』

莫特看着紛擾的會場說，『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內都是普通人。』

這場偉大的辯論持續着，這是自古以來便爭論不休的問題，從米索布達米亞平原開始，這個問題曾在底比斯的廟堂中，在古老的波隆那和牛津大學中被提起過。現在又轉移到佛里蒙特的山邊來，往後的一千年中，他們還要繼續爲這問題辯論。

（全書完）

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每週出版一種新書
優先譯介當週『全美最佳暢銷小說金榜（BEST SELLERS）』上的新書
同時譯介當代歐美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
國內讀者參加『皇冠讀書俱樂部』每週收到新書一本每季新台幣九九九元共收新書十五種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著・陳旻華譯 NT90 US5.10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美貌孤女的曲折遭遇……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著・林靜華譯 NT140 US7.30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付出心血歷經無數波折終於……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著・余國芳譯 NT110 US6.20 財富、權勢、女色的貪婪橫奪・最後終於發現了……
4	風去無痕	B. PLAIN 著・陳旻華、林靜華譯 NT100 US5.70 勇敢的醫生家族，從窮鄉僻壤走近繁華都市的路途…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90 US5.10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手執鎗走進魂牽夢縈家鄉時…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 著・張時譯 NT80 US4.50 美國的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捲進這…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 著・張時譯 NT90 US5.10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的…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著・徐鍾珮譯 NT110 US6.20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著・張時譯 NT100 US5.70 美麗機智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撲朔迷離的…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茅及銓譯 NT120 US6.80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眼神可點爆物體、人身・甚至…
11	諜夢尋謎	K. FOLLETT著・陳旻華、林靜華譯NT100 US5.70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就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張時譯 NT90 US5.10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就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著・林瀅譯 NT110 US6.20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10 US6.2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張時譯NT160 US9.0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鬪、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陳旻萃譯 NT90 US5.1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曾經愛過	I. BERGMAN 等著・張時等譯 NT90 US5.1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著・鄭光立譯(二册)NT200 US11.3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著・鄭光立譯(二册)NT200 US11.3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陶曉清譯 NT100 US5.7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著・費禮、張時譯NT110 US6.2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著・林靜華、陳旻萃譯NT110 US6.2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鈞第一部)	J. MICHENER著・施寄青譯(二册)NT220 US12.4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鈞第二部)	J. MICHENER著・施寄青譯(二册)NT220 US12.4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MACINNES著・种衍倫、戴國光譯NT110 US6.20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眞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著・劉晞儀、鄭永孝譯 NT95 US5.40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US5.7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却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20 US6.8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A HOLT 著・施寄青譯 NT100 US5.7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陳旻萃譯 NT95 US5.40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31	裸殺	TREVANIAN 著・張時譯 NT110 US6.2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持『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著・戴國光、种衍倫譯NT110 US6.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彭中原譯 NT160 US9.0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90 US5.10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US11.3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US11.3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著・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US.62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US17.00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US17.00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US17.00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种衍倫譯 NT90 US5.1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著・鄭光立譯 NT100 US5.7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欲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陳旻萃譯 NT95 US5.40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却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US5.7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US6.2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張時譯 NT100 US5.70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林靜華譯 NT100 US5.7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100 US5.70	ΟΟ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彩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著・陳旻萃譯 NT90 US5.1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US10.2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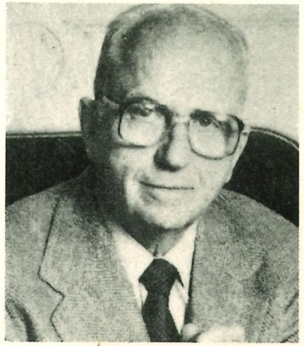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鄭光立譯 NT100 US5.70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US5.7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陳旻萃譯 NT100 US5.7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著・施寄青譯 NT150 US8.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US5.7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顚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NT90 US5.1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陳旻萃譯 NT90 US5.1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戮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施寄青譯 NT110 US6.2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US5.70	擧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10 US6.2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却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戴國光譯 NT120 US6.8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湯新華譯 NT100 US5.7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茅及銓譯 NT100 US5.7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陳旻萃譯 NT100 US5.70	一對意志堅强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魏仲凱譯 NT100 US5.7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NT100 US5.1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麥倩宜譯 NT 90 US5.10	美艷如花的女，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00 US5.7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萃譯 NT100 US5.7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US10.2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湯新華譯 NT100 US5.7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著・余國芳譯 NT120 US6.8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張時譯 NT100 US5.7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陳旻萃譯 NT110 US6.2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US6.2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著・施寄青譯 NT90 US5.1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彭歌譯 NT100 US5.7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戴國光譯 NT110 US5.7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NT120 US6.8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陳欣譯 NT90 US5.1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陳旻萃譯 NT100 US5.7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著・施寄青譯 NT90 US5.10	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王瑪麗譯 NT100 US5.70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US5.7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100 US5.70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林靜華譯 NT110 US6.20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　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著・湯新華譯 NT100 US5.70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40 US7.9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施寄青譯 NT120 US6.80	美麗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陳旻華譯 NT120 US6.8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謝瑤玲譯 NT120 US6.8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种衍倫譯 NT100 US5.7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董繼玲譯 NT100 US5.7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林靜華譯 NT110 US6.2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鬥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40 US7.9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10 US6.2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施寄青譯 NT110 US6.2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謝瑤玲譯 NT120 US6.8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US5.7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張時譯 NT 90 US5.1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情錯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100 US5.70	美麗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麥倩宜譯 NT100 US5.7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10 US6.2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种衍倫譯 NT100 US5.7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著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麥倩宜譯 NT110 US5.7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爭戰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湯新華譯 NT120 US6.8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US7.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NT140 US7.9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NT110 US6.20	本屆普立茲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瀅譯 NT120 US6.8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著・戴國光譯 NT 90 US5.1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70 US9.6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NT100 US5.70	神秘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NT130 US7.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著・麥倩宜譯 NT120 US6.8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NT 90 US5.10	三捲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張時譯 NT 90 US5.10	當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著・施寄青譯 NT100 US5.70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NT100 US5.7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著・謝瑤玲譯 NT 90 US5.1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著・施寄青譯 NT 90 US5.1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 90 US5.1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著・麥倩宜譯 NT110 US6.2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100 US5.7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著・麥倩宜譯 NT100 US5.7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張雪櫻譯 NT 90 US5.1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NT$130.00



本書原著者
詹姆士‧米契納

#1

本書英文版本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初正式出版後立登全美最佳暢銷小說排行金榜的冠軍寶座，打敗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冠軍名著、薛尼席登的『風滿樓、情滿樓』(當代名著精選一〇八)，並始終雄峙稱王，至今已逾二十周，毫不示弱。

詹姆士米契納
暢銷金榜名著

夏威夷

神約‧好望角
南極星

沙漠之戀

大太空

HK$22.00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八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二六

大太空
SPACE

原　　著：JAMES A. MICHENER
譯　　者：施　寄　青
發 行 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旻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思娜‧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苕蓉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